新派通行书 梁羽生卷
梁羽生全集通行版



－－－－－传播汉语文化，重拾民族精华！－－－－－

出品：四月桃物工作室/ 开发设计：风凉子/ 电子书版源：老广旅版

第二十五回　无意发藏书 坐行梦梦　有心求伴侣 误会重重

冯琳自那日撇开了李治之后，来到年家，交出了年羹尧的信物之后，住到那个大园子里。园子已经荒废多年，年遇龄本不敢让她去住，冯琳微笑显了一手武功，随手拾起一颗小石，将庭院中一棵槐树上的鸟儿打落，年遇龄想起自己儿子的许多异事，又见了她的本领，心想这小姑娘既然是儿子叫来的，必然大有来历，稍事打扫之后，就由她搬进以前钟万堂住过的那间书房。

冯琳走进荒园，只觉心神动荡，到了书房之后，更觉这个地方好像来过一般。苦苦思索，却是想不起来。年羹尧要她住到花园里去，原有很深的用意。因为冯琳吃了允祯的迷药，失掉记忆，对进皇府之前的旧事，再也记不起来。因此年羹尧想让她住在旧时住过的地方，好触发她的思想，恢复她的记忆。

可是冯琳失掉记忆已有多年，虽觉这园子地方好熟，仍然想不起来。住了几天，园子的每个角落都走到了，恍惚记起，这些地方，都是自己旧游之地。可是自己什么时候到过这个园子，却记不起了。再转念一想：自己和年羹尧是最近才认识的，怎么会到过他的家中？心中疑虑不定，过了半个多月，心中才渐渐安静下来。

一晚，冯琳在园子里徘徊，苦苦思索，忽见墙头上黑影一晃，先后有两个人跳了进来。

冯琳一看，见这两人身法虽颇矫捷，轻功却非上乘，她掌心本已暗扣两柄喂毒飞刀，待要发出，转念一想，却又止住。只听得前头那人道：“这里就是钟万堂生前的地方了，咦，怎么房间里有灯光？”他的同伴道：“难道那女娃子还在这里？”前面那人笑道：“绝对不会。我确实打探清楚，就在钟万堂死的那天，她己被双魔抱进皇府去了。”冯琳听得“钟万堂”三字，心头又是一震，心道：怎么这个名字好熟！后面那个夜行人又道：“莫非年羹尧留有人看守？”他的同伴道：“年羹尧现在北京，忙着替允祯夺位，他哪里还有闲心顾着这个园子。”后面那人道：“年羹尧诡计多端，不可不防。”两人悄悄商议一阵，各自取出一个形如鹤嘴似的东西，走到窗子下面，冯琳也不知道他们干些什么。过了一会，两人推门进去。冯琳悄悄的从花树丛中钻了出来，身形一起，飞上屋檐，用个“珍珠倒卷帘”的姿势，双足勾着屋檐，悄悄向下张望。

屋内的那两个夜行人面面相觑，好像甚为惶惑。原来他们以为屋内有人，所以用那形如鹤嘴似的东西，把“鸡鸣五鼓返魂香”喷入里面，不料一到屋内，却发现杳无一人，这乃是夜行人的大忌，不禁慌了。一人再跃出外面，四面张看，冯琳缩在檐脊，那人张望一回，回到屋内，道：“奇了，真没有人。”他的同伴道：“不管它有没有人，咱们快搜。”两人翻箱倒箧，看见冯琳的衣裳。十分奇怪。一人道：“难道邝师叔那个外孙女儿又回来了？”另一人道：“她在皇府里住得好好的，怎会回来，别胡猜吧。”继续搜查，用刀剑铁凿，在墙壁地上乱刺乱插。冯琳看得好生纳罕，心道：难道这里埋有什么重宝不成？过了一会，两人将她睡的那张大床也搬过一边，在床底搜探，又用铁凿挖土，忽闻得金属相触之声，一人道：“找着了！”挖出一个铁匣，左弄右弄，却弄不开。同伴道：“拿回去再设法吧。”先前那人道：“不知里面藏的是不是那本书，若然不是，岂不白白辛苦一趟。”摸出一柄缅刀，道：“待我把这铁匣斩开。”他的同伴道：“当心点，可不要弄坏匣

中藏书。”话声未停，先前那人已一刀劈下，蓦地里火星蓬飞，铁匣一开，两柄飞刀电射而出，那人猝不及防，给飞刀射中心窝，惨叫一声，当场倒地。另一人闪过一边，过了一会，见无异状，再上前去，将匣里的书拿了出来，看了一看放入怀内，大喜笑道：“终算找着了。”把尸首踢过一边，道：“师哥，明年今日，我替你做周年祭。书已找到，你在九泉之下，也当瞑目了。”反身走出屋子。冯琳心道：这人好坏，叫他也吃一刀。那人刚刚走出屋子，给冯琳一口飞刀，也正正插中心窝，倒地惨叫，片刻之后，也随着他的师兄到黄泉路去。冯琳跳了下来，先陶出那一本书，只见封面写着“金针度世”四字。又进屋内拾起那铁匣中射出的两柄飞刀，看了一看，不觉大吃一惊！

那两柄飞刀的形式和自己的完全一样，冯琳再察看那两人的伤口，中毒的徵象也相同。又惊又疑，心想：韩伯伯说我所用的喂毒飞刀乃是独门暗器，江湖之上，无人会使，何以这铁匣中所射出的飞刀，和我的完全同一家数？

原来冯琳自小跟随钟万堂，学成了夺命神刀的绝技，被双魔抱进皇府之后，本性虽然迷失，小时所学过的武艺，却未忘记，她那一匣二十四把毒刀，也仍带在身边。四皇府中高手如云，冯琳因得他们喜爱，每人都传她武艺；其中韩重山乃是使暗器的高手，见了她所使的飞刀，便知是傅青主这一派的真传，韩重山拿了她的飞刀，细心研究，不消几天，连淬炼飞刀的毒药，也研究出了。但韩重山自己是一派宗祖，不愿使用别派的暗器，所以只传了冯琳淬炼飞刀的方法和配制解药，并指点她的手法，自己却不使用。钟万堂死后，无极派没有传人，年羹尧虽也学得几成，但以年羹尧的身份，自然不会再在江湖行走，所以韩重山才会对她说那一番话。冯琳也以为飞刀之技是出于韩重山所传，根本记不起有个“钟万堂”了。

冯琳想来想去，想不明白，只好把那两个尸首悄悄埋了。收拾好房之后，展开那铁匣中的藏书一看，又吃一惊，吃惊之后，又不禁喜出望外！

这本书分上下二卷，上卷共十三篇，前三篇是内功窍要，后十篇则是拳经剑诀。下卷十二篇全是医书。冯琳先看拳经剑诀，觉得有些手法还不及自己所学的厉害，但再看前三篇时，则觉其中深藏奥义，精妙无穷。冯琳本来从李治那儿，学了一些修练内功之法，可是因为李治本人尚未达到炉火纯青之境，有许多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且又是出于口授，东鳞西爪，有如一盘散珠，串不起来。看了书后，顿觉脉络分明，以前所学的，非但能用书中之理一以贯之，而且悟了许多精义。要知傅青主乃是内家正宗，武功虽然不及白发魔女的辛辣，但照他的方法修习内功，比起白发魔女这一派来，却要事半功倍。

冯琳天资颖悟，自此在花园的静室里依书修练，过了半年，进境神速。连书中的拳经剑诀，也全学了。这一日偶而翻阅下卷，冯琳本不耐烦阅读医书，翻了十多甘页，忽见其中载有医治迷失记忆的方法，看了半天，看不明白。原来这乃是傅青主当年为桂仲明的“离魂症”所作的一个医案，傅青主精心研究医学，当年桂仲明之病，虽然是靠冒浣莲之力治好，其中经过，得意外之助颇多（桂仲明之怪病，事详拙著《七剑下天山》）。傅青主心想治病不能全凭巧合，因此殚精竭智，想出了医治这一类“离魂”怪症的方法，所用的方法大致相当于近代的催眠术，冯琳毫无医学基础，所以看不明白。

冯琳虽然看不明白，但却因此有所触发。心想：自己对幼年之事，每每想不起来，问那些叔伯，也是语焉不详，而且各人所言，颇有差异，莫非自己也患有这种“离魂”的怪症。这样看来，这本书倒大有用处呢！随手翻阅

下去，翻到最末一页，忽见有几行写道：“字谕羹尧徒儿：此书乃你傅祖师一生心血，你当珍而藏之，并凭此书为据，接掌无极派门户，钟万堂。”原来钟万堂生前，耗尽心血，把年羹尧训练成文武全材，本意就是想他继承无极派的衣钵，不过因为年羹尧还未长大成人（钟死时年羹尧方十四岁），所以没有将这本书传给他。钟万堂为了预防给仇家突然所害，在书后留下那几行字，原有当作遗嘱的用意。后来钟万堂果真被双魔所害，临死之时，发现年羹尧竟是个心术极坏，背师叛道之人，这本书的藏处，也就没有告诉他了。

冯琳看了这几行字后，才知道钟万堂是年羹尧的师傅，不觉将一些事情联想起来，想道：这钟万堂不知是什么人，但他铁匣中的飞刀和我所用的一模一样，想必和我有点关联的了。但听那两个偷书贼所言，钟万堂此人已经死去，看来只好问年羹尧了。这一晚，冯琳对卷凝思，想到深夜，直到年羹尧来了，她才惊起。

年羹尧推门进去，忽见冯琳坐在房中，正在推开一本书，怔了一怔，笑道：“这么晚了，你还未睡吗？看的是什么书呀？”冯琳突然想起，这本书是钟万堂留给年羹尧的，若然给他看见，岂不是要送回给他？冯琳心中不舍，年羹尧伸过头来，冯琳将书一卷，放入怀中，道：“你这人真是，进来也不先叫一声。”冯琳浅笑轻颦，年羹尧看得痴了。问道：“你的伤全好了吗？”冯琳愕然不语，道：“你说什么？”年羹尧道：“你的功夫俊极了，比以前高明得多啦！……”冯琳凛然一惊，心道：莫非他已知我得了这本主书，年羹尧继道：““八臂神魔的毒爪厉害非常，你服了解药之后半个时辰就行动如常，真真难得！看你现在的面色，简直像没事人一样。”冯琳奇道：“我几时受伤了？”年羹尧笑道：“你这小淘气，和我开什么玩笑。你不想见双魔，我已把他们支开了。”冯琳莫名其妙，道：“你到底说些什么，我一点也不明白！”年羹尧道：“你今日午间和谁打架来了？”冯琳奇道：“我来了大半年，未曾出过园子，几时和人打架来了？”年羹尧见她神情，不似说笑，不禁大奇，再追问道：“你今日整整一日都在这房子里吗？”冯琳道：“我骗你做什么？”年羹尧睁大了眼，道：“我今日分明见着你嘛！”冯琳见他怪样，噗嗤一笑，道：“你见着鬼啦！”停了一停，忽道：“别说这些鬼话啦。我问你，钟万堂是你的师傅，是吗？”年羹尧双眼一翻，道：“唔，怎么样？”冯琳突然把手一扬，一柄飞刀向年羹尧迎面飞去。

年羹尧大吃一惊，伸手把飞刀接着，喝道：“你干什么？”冯琳嘻嘻笑道：“你接飞刀的手法和我一样。”年羹尧心道：“我和你同出一师传授，怎会不一样。”说道：“原来你是试我来了。”冯琳道：“那日我瞧不清楚你的手法，所以再试一次。”年羹尧道：“你试这个于嘛？”冯琳手托香腮，盯着年羹尧眼睛，又笑道：“你这个园子我好像来过似的？”年羹尧心中一跳，冯琳又道：“我和你好像也是以前相识似的？怎么他们一点也不告诉我呢？”年羹尧本性多疑，心念一动，想道：“这个野丫头精灵极了，她以前的说话不可全信。若然她不是和皇上闹翻，而是皇上派来试探我的，那可糟了。”冯琳见年羹尧眼珠转来转去，笑道：“你怎么不说话啊？”年羹尧道：“你怎会知道我师傅的名字？”这回转到冯琳一怔，一时间答不出话来。冯琳舍不得那本书，势不能说是从那本书上钟万堂所留的遗言知道的。年羹尧把她尴尬的神情看在眼内，越发起疑。想道：“若不是皇府的人告诉她，就是江湖上的人物告诉她了。她逃了出来已近一年，不知和什么人物来往，这层也不可不防。”冯琳眉头一皱，笑道：“你这人怎么如此多疑，你年大将

军声名显赫，你的事情，自然很多人知道的了。”年羹尧道：“到底是谁告诉你的？”冯琳道：“我是听路人闲谈知道的。怎知那些人名字？”冯琳自以为这番话说得很为得体，殊不知又触了年羹尧之忌，年羹尧从钟万堂习技，其事甚秘，路人怎会知道。年羹尧哈哈一笑，道：“你几时学会骗人的？”冯琳道：“谁骗你啊？我问你的话你理也不理，却反过来盘问我，哼，我不和你好了！”年羹尧给她一逗，心痒痒的，拿不准她这天真无邪的神情是否假装，道：“好，你坐下来，我问你，你的飞刀是谁教的？”冯琳道：“是韩重山伯伯教的。”年羹尧摇摇道：“不是！”冯琳道：“那么是谁教的？”年羹尧正想说话，忽听得外面似有声响，急嘘声说道，“快躲起来，待我看是谁来了？”冯琳抢一个鬼脸，躲到床后，年羹尧打开书房门一瞧，忽见了因手提禅杖，大踏步走来。

原来了因和董巨川铩羽而归之后，听得年羹尧回了老家，了因等五人出宫之时，允祯曾有密旨，要他们暗中监视年羹尧。了因倚老卖老，素来不把年羹尧看在眼内，这时又恨年羹尧不等他们，和董巨川商量道，“小年要我们替他卖命，他却回家享福，咱们找他去。”董巨川城府甚深，笑道：“他是三军主帅，我们没有他的召唤，又无紧要事情，怎好找他？”了因道：“告诉他，我们捉不到那个方今明，却碰着了那个野丫头，这些事情不紧要吗？”董巨川摇摇头道：“这些都是小事。”了因双眼一翻，道：“好，你不去我去“我们领有皇上密旨，又非他的下属，怕他什么？”提了禅杖，连夜闯到陈留。

年羹尧见是了因，吃了一惊，问道：“宝国禅师，何以深夜到来？”了因张眼四望，道：“小年，你和谁说话？”年羹尧道：“我在房里读书，你听错了。”了因道：“这间房就是钟万堂以前住的吗？”年羹尧道：“不错。”了因道：“雅致极了，好，我们进去坐坐。”不待年羹尧答话，迳自推门进去。

年羹尧心中骂道：“你这秃驴，慢慢叫你知道我的厉害。”心中愠怒，面上却丝毫不露，陪笑说道：“禅师赏光，那好极了。”跟着了因进去。了因坐下来深深呼吸，笑道：“好香，像是小姐的闺房。”年羹尧道：“大师说笑了！”了因贼忒忒的四面张看，道：“绣花的枕头，大红的被褥，哦，小年，你回家秘密完婚，连我们也不告诉，该当何罪？”年羹尧道：“家母对我自小溺爱，我是独子，他怕我长不大，听一些三姑六婆的说话，把我当女儿看待，床铺被褥，都是女孩儿家用的，说这样可以化解灾殃，真真可笑极了。”那时民间风俗，把独子当女儿养大的非常之多。了因将信将疑，突然走到床前，轻摇床柱，年羹尧大吃一惊，了因笑道：“这张床也造得好精巧。我真想在这里睡一觉。”年羹尧本以为冯琳定被发现，那知了因摇了几摇，帐后一点声息都没有。

年羹尧好生奇怪，想道：“这鬼丫头怎么躲藏得这样好？”了因把禅杖一顿，坐在床上。年羹尧道：“我家中另有客房，不敢委屈大师住在这里。”说时面色已变。了因哈哈笑道：“我是个野和尚，和你说说笑话，休怪休怪！”年羹尧到底是三军主帅，了因不敢过于放肆。搭讪笑道：“我碰着那个野丫头了。她的武功比前高明得多，你说奇也不奇！”年羹尧又是一怔，道：“你也碰到她了？”了因道：“还有谁碰到她吗？”年羹尧道：“萨家兄弟吃了她的大亏。”当下两人各把日间所遇的事说了。年羹尧面色一端，道：“方今明捉不到，这事可要告诉皇上。”展开纸笔，作势要写奏折，了因不通文

墨，最不耐烦看人读书写字，道：“好哇，小年，你写奏折，要我在这里侍候你吗？”年羹尧巴不得他这样说，忙道：“我带你到那里大屋去。叫两个歌伎好好陪你。”年家是河南首富，家中歌伎，颇有名气。了因哈哈笑道：“这样还够朋友。”年羹尧将了因带出荒园，把管家叫来，吩咐他好好招待了因。然后，又一个人回到书房。

书房中灯光摇曳不定，年羹尧悄悄推开房门，梁上突然跳下一人，年羹尧道：“你这小淘气和我开什么玩笑。”跳下来的少女拔剑待刺，见来的是年羹尧，忽又缩手。年羹尧道：“刚才我和了因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吗？了因也碰到你了，你还说你今天未出过这个房子！”那少女道：“谁是了因？”年羹尧道：“你装什么蒜，宝国禅师你都不认得吗？”那少女若有所悟，道：“是那个手提禅杖又胖又凶的和尚吗？”

年羹尧哈哈笑道：“你真会说笑，你这话若教了因闻知，怕不把他气死！现在你认了吧？你是不是今日先碰见了因，后来才碰到双魔的？”年羹尧刚才在房中和了因各说今日之事,原意就是想叫冯琳听见,看看她的反应如何？那少女似乎颇为疑惑，道：“哦，原来那个胖和尚就是了因？我非但碰见他，还和他交手来了，怎么样？”年羹尧大喜道：“你到底说真话了。那么我也告诉你真话吧，你的飞刀不是韩重山教的，是钟万堂教的，我和你虽非兄妹，和兄妹也差不多。”说着，用手拉那少女，不料那少女衣袖一挥，“啪”的一声，打在年羹尧脸上。斥道：“嘻皮笑脸，动手动脚，想找死吗？”年羹尧愕然说道：“你怎么啦，装出这个凶样给谁看呀？”那少女宝剑一晃，斥道：“你是年羹尧，是不是？”年羹尧道：“我的好姑娘，这里可不是戏台呀！”那少女道：“你今日曾迫那个魔头给我解药，念在这点情面，可以饶你不死！傅青主的书呢？快拿来给我。”年羹尧道：“什么书呀？”那少女道：“你装什么蒜？不是你把书搜去了，为什么我遍找不见。”年羹尧心念一动，道：“就是你刚才看的那本书吗？哈，哈，哼！”心道：“原来我师祖的拳经剑诀是你拿去了，你的来历我也全明白了，却将我戏耍？”一手抓去，那少女横肘一撞，一个时捶，把年羹尧撞得倒退两步，刷的一剑刺去，年羹尧虎吼一声，顺手把一张椅子端起，迎着宝剑一挡。那少女剑招一发忽收，道：“恩怨分明，我不杀你！”脚尖一点，穿窗飞出。

年羹尧大怒，冲出书房，将她拦截。那少女对园中路径不熟，给他抄小路截着。年羹尧拔出允祯所赐的尚方宝剑，道：“你这丫头无情无义，你是听谁的差遣，到这里卧底来了？”那少女道：“哈，我饶了你，你还不让我走！”剑诀一领，一招“春风拂柳”，向年羹尧胸口便刺！

这少女不是冯琳，却是冯瑛。她下山之时，易兰珠吩咐她趁上邙山之便，可到陈留年家搜寻傅青主的遗书。她不知日间碰到的少年将军便是年羹尧，逃脱之后，养好精神，到了晚间，便施展绝顶轻功。偷偷来到年家，摸进荒园。她进来时，恰值年羹尧送了因出来，所以双方都没发现。

冯瑛进了房子，见灯花吐艳，锦幄犹温，分明是女孩子的闺房，而且房间的主人好像是刚走未久。大为奇怪。四处搜索，都找不到师傅所说的那一本书，搜来搜去，搜到帐后，偶然触动机括，墙上一道暗门倏然打开。冯瑛心想：这房间里古怪真多。走进暗门，但觉缕缕幽香，直扑鼻端，好似有人在这里藏过，冯瑛打亮火石，在夹墙里细细搜索，仍是找不到那本书，但却发现那另一端的暗门，可以通到外面。

原来这复壁暗门，乃是钟万堂当日为躲避仇家，暗中营造的。后来被冯

琳发现，年羹尧却不知道。当了因进来之时，冯琳已悄悄的从暗门溜走。

冯瑛在复壁中搜不到傅青主遗书，回到房间，恰巧碰着年羹尧回来。冯瑛早听得师傅说过年羹尧是个叛国枭雄，本待将他一剑刺死，无奈他日间救过自己性命，所以手下留情，只图逃脱便算。

年羹尧却误会她是冯琳，不知好歹，仍然紧紧追来。冯瑛给他逗得发了脾气，展出绝妙的天山剑法，把年羹尧杀得手忙脚乱！

但年羹尧自幼得钟万堂传授，又得少林三老的指点，武功亦非泛泛，虽然不是冯瑛对手，但斗了三五十招，仍然未曾落败。

冯瑛不愿久战，连进几招，把年羹尧迫退之后，转身便走。年羹尧对冯琳虽然有意，但此时此际，见冯瑛对他连下杀手，已起了绝大的疑心，怀疑她若不是允祯派来试探自己，便是已和自己的仇家结成一路，二者必居其一。因此必欲得而甘心，恃着自己熟悉园中道路，一路拦截和她游斗。抽空还发出两枝告急的响箭，想把双魔招来！

花园甚为广阔，两人一路游斗，翻过了几座假山，直打到了花园的西北角上。就在这时，忽听得东边也传出了叱咤厮杀之声，年羹尧一怔，继而一想，莫非是自己手下的武士，发现了她的同党，也打起来了。于是越发不肯罢手，一面紧紧缠斗，一面高声叫道：“来人呀！”

冯瑛大怒，斥道：“你真是不知好歹！”断玉剑扬空一闪，一招“大漠流沙”，骤下杀手，剑光闪烁，沙飞风起，年羹尧奋力挡了一剑，只听得“克嚓”一声，火花飞溅，自己的尚方宝剑，竟然缺了一口。冯瑛趁他剑法慌乱，又是一招“大海扬波”，剑光飞洒中，年羹尧肩头中了一剑；忽见一条黑影如飞扑来，年羹尧叫道：“快把那野丫头拿住！”冯琉已跃上墙头，跳出园外。

来的是个长身玉立的少年，冷笑问道：“那个野丫头呢？”年羹尧把手朝外一指，淡月疏星之下，蓦然发现这人不是自己帐下的武士，说时迟，那时快，那人已刷的一剑刺来，年羹尧大吃一惊，肩头一缩，使出无极剑法中的“一羽千钧”招数，意图以柔克刚，连消带打，那料敌人剑法奇诡辛辣，剑势明明向左，不知怎的，却倏然向右，年羹尧飞身闪跃中，陡觉顶心一凉，头发已被割断一绺！

这人正是李治。他自从那日得武成化救醒之后，对冯琳在危急之时舍他而去，甚为不解。见她留下解药，心中始稍稍宽慰。想道：“瑛妹”下山之后，性情虽然大变，却还不是寡情绝义之人，看她留下解药，便可知道。因此，寻她之念越急。

武成化虽然是他舅舅，但因并不住在天山，与冯瑛见面不多，因此对她的性格，也就不很熟悉。听甥儿语气，显然对冯瑛情有所钟，叹气劝李治道：“那女娃儿虽然是易女侠的心爱徒儿，面貌武功都是上上之选，但察她人品，却不敢恭维。她虽然给你留下解药，但在危险之中，舍弃至交好友，那却是武林中最不齿之事。”想了一想又道：“何况和你同行的那个女孩子，是否冯瑛，尚未可知。看她留下的解药，名贵之极，却非天山所产。”李治笑道：“除非世上有两个冯瑛，要不然就定不会错！”又道：“舅舅以大义责她，道理当然不错。可是她到底还是个孩子呢！心性未定，易为外物所诱，舅舅你是她的长辈，教诲之责，你也应当担负。”武成化见甥儿极力为她辩解，也就不再提这日他们二人适巧来到陈留。武成化想起：无极派的嫡系传人，傅青主的徒孙钟万堂曾在年家教书，听易兰珠说钟万堂的遗骨便埋在园中。

我和钟万堂虽然未见过面，但我曾得傅青主传过几手绝技，和无极派甚有渊源，既到此地，理应当祭扫他的坟墓。于是和李治趁着夜深时分，也悄悄溜入荒园。

花园当中，书房里的灯光透出碧纱窗外，武成化道：“咦，这里有人！”李治道：“这个花园也造得怪，孤零零的只有这么一间房子。”武成化道：“我听得易女侠说过，钟万堂死后，她打听得年家已把这花园封了。怎么又有人住在这里？”两舅甥蹑手蹑脚，轻轻的跑过去看。忽听得书房中哈哈狂笑，有声喝道：“哈，小年，你回来了吗？你做得好事呀！”门开处一个胖和尚跳了出来，却是了因。

原来了因此人，虽然一向莽撞，有勇无谋，这回却是粗中有细。年羹尧把他带出园子，交给管家招待之后。他忽然想起今晚之事，疑点甚多。按说若然是自小给人当女儿养大，成人之后，必然多少带点女孩儿家的气味。但年羹尧气宇轩昂，做事决断。何曾有半点女孩子气？

了因心有所疑，顾不得贪欢享乐。管家将他带进一间华丽的客房，笑道：“大师，你稍歇会儿，我叫两个歌妓陪你。”了因忽道：“且慢。”管家停了下来，道：“大师有何吩咐？”了因道，“你家的小主人是独子，自小一定很受双亲宠爱的了？”管家笑道：“这个自然。”心中暗道，这和尚何以会问这些话？了因道：“你们乡下的风俗，独生儿子，多半被父母作为女儿厮养，是吗？”管家笑道：“是有这样的风俗，可是我家的小主人却与众不同，他自小顽皮到极，最爱和人打架。你想，他怎肯给父母当女儿打扮。”了因听了，半晌不语。过了一阵，说道：“我不想要歌妓来陪了。日间来的那两位形容古怪的老人，还在府上吗？”管家回道：“在。”了因道：“我想和他们一见。烦你对他们说，宝国禅师有请。”

管家知道他们乃是同伴，毫不疑心，果然去请双魔。心中还想：主人说这个和尚贪酒好色，想来是夸大其辞的了。

双魔未睡，听说了因在此，急忙来见。了因屏退管家，对双魔道：“主公（指允祯）叫我们监视小年，我们都以为小年忠心可靠。殊不知我今晚却发现他有欺君罔上之事。”双魔惊问所以，了因将年羹尧骗他的事说了。说道：“他的房中定有古怪。我们再去搜他一搜如何？”了因以为双魔必然答应，却不料双魔因位在了因哈布陀诸人之下，了因又极傲慢，他们久已不甘。年羹尧看出他们和了因之间颇有芥蒂，早已用恩结了他们。双魔听了因的话，齐声说道：“这点小事，也算不得是欺君呀！他到底是三军主帅，岂可对他无礼。”了因大怒，道：“好吧，你们不去，我若搜出什么证据，禀告皇上之时，你们也有干连。”八臂神魔萨天刺比较老成练达，拉丁弟弟一把，道：“既然宝国禅师有命，我们岂敢不遵，请禅师先去，我们兄弟，随后就来。”萨天刺用心是想看风使舵，了因见他们既肯答应，也就不为已甚，由得让他们在后面把风。

了因再到书房之时，正是年羹尧将冯琳追到园子西角的时候。花园广阔，三人并未碰头。了因虽隐隐听得西北角上有兵刃碰击之声，但想起机会稍纵即逝，便一心搜索。一搜便搜出了冯琳日常所穿的衣服，心中冷笑：原来是小年把这野丫头收在这里与我们作对！再用禅杖敲击墙壁，又发现了复壁暗门，更是生气。正想出房去找年羹尧，却不料碰到了武成化。

了因曾在武成化手下吃过败仗，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提起禅杖，搂头便打。武成化展开虎撑，霎忽之间，连进数招，和了因打得难分难解。就在

此时，李治听得年羹尧的响箭传声，寻声觅迹，追到西北角上，遥见年羹尧和一个少女动手，赶到之时，那少女己跃过墙头。李治使出白发魔女的独门剑法，一剑割断年羹尧的一绺头发，忙去追赶那个少女。

年羹尧被李治见面一招，几乎丧命，大为吃惊，按说李治武功虽然厉害，但比年羹尧也高不了多少。不过白发魔女所传的剑法，与各家剑法相反，奇诡凶辣，天下无匹，年羹尧碎不及防，以致吃了大亏。心中凛然，猜疑是冯琳邀了高手来袭击自己，急急赶回书房去看。

这时了因和武成化打得正酣。两人都是内功深厚，神力惊人。禅杖与虎撑每一相交，便发出一声巨响！打到急时，但听得呼呼轰轰之声，园中花木，给两人兵器打得稀烂，花飞叶舞，枝断干裂，方圆数丈之内，沙飞石走。两人都给对方的兵器迫出一丈开外。

年羹尧见此威势，不敢上前。过了一阵，了因渐处下风，武成化运起内家真力，虎撑荡风，哗啷啷一响，斫在禅杖上面，喷出一溜火光，了因虎口发麻，急退两步。武成化无心恋战，迫退了因之后，转身便走。了因气红了眼，一退复上，禅杖一招“苍龙摆尾”，又是卷地扫来。武成化的虎撑一横，反手一招“星横斗转”，将了因的禅杖横封出去，喝道：“凶僧，你真个不知进退，俺可要替你超度了！”口中念念有辞，左手掏出一个铜铃，铃铃的摇个不停，铃声噪耳，把了因听得心烦意乱，杖法使开，已不似先前精妙，武成化的虎撑横射直击，越发凌厉！了因喝道：“小年，你在旁边干瞪眼吗？”年羹尧是大将身份，本就不肯和了因一齐动手，何况敌人太强，他更不愿冒此危险了。了因一喝，年羹尧心中发气，口中却冷笑道：“双魔就快来到，何必我来动手。”说话之间，东南角上两条黑影由隐而现，果然是双魔到了。

年羹尧叫道：“你们快来助战！”萨天刺颇工心计，身形飞起，在掠过年羹尧身畔之时，在他耳边轻轻说了一声：“了因曾搜你的房间！”一掠即过，待年羹尧翟然醒起之时，他己和萨天都左右分进，三个人排成品字形，将武成化围在当中。

年羹尧听了萨天刺的话，无心观战。跑进书房，只见房中衣物凌乱。心道：“这秃驴越来越无礼了！继而一想：自己是三军主帅，当今皇上最宠信的心腹大将，了因竟敢愉偷摸来搜索我的房间，莫非还有所恃？允祯手段毒辣，年羹尧素来深知，如此一层一层的推想下去，不觉冷汗直流。牙根一咬，心道，“了因此人是不能再留在身边了，允祯曾有密令。叫我西征之后，可相机除掉他，我提前动手，也没有什么不可！我现在手握兵权，与了因相比，地位重要得多，允祯绝不至于因我提早杀了了因，而和我翻面。年羹尧熟读兵书，精通谋略，到了此际，已猜出是允祯暗中摆布，叫他和了因互相监视，因此除了因之念愈急。一个人在房中盘算毒计。

年羹尧在房中算计，了因在外面打得更烈。了因功力略在武成化之下，得双魔来助，立即占了上风！萨天刺张牙舞爪，连使猫鹰扑击之技，腾跃闪扑，专攻敌手空门，萨天都恃着一身蛮力，硬冲硬打，了因的禅杖则把虎撑挡住，不让它打中双魔。

武成化又怒又急，怒者是以了因那样的名头，竟然以多为胜，合三名高手之力，围攻自己；急者是李治一去，不闻声息，也不知他是被敌人擒了，还是追出园子去了。急怒之中，无心恋战，为了要冲出包围，手法一紧，虎撑荡风，寒光闪闪，双魔给他迫得团团乱转，虽有了因敌住他的虎撑，双魔也已不能欺身进逼！

激斗之中，萨天都给他的铃声摇得心烦意乱，怒骂道：“装神弄鬼，不是东西！”用铃声扰敌乃是武成化的独门秘法。原来高手搏斗，最忌分神，武成化用铃声扰敌，而自己却不为所扰，威力无形中就增长几分。可是这种铃声扰敌的战法，只能收辅助之效，胜负之机，主要还是决于双方实力，了因与双魔三人联手合斗，实力比武成化强得多，所以虽然在百招之内，未见输赢，但却是稳持先手，显处上风！

三人之中，萨天都的功力最低，而且比了因更为莽撞，他被铃声扰得心神不定，发火怒骂，冲上来硬抢武成化的铜铃。武成化一声冷笑，虎撑起处，一招“巨舰横江”把了因的禅杖封着，左手铜铃在萨天都耳边用力一摇，萨天都陡然跳起，武成化长袖一挥，使出傅青主所传的“流星飞袖”绝招，把萨天都蛮牛也似的身躯摔出三丈开外！缺口一破，武成化立即窜出，萨天刺忙着救弟弟，了因一人不敢前追。

了因收回禅杖，气喘吁吁。年羹尧立在门前，微笑说道。“禅师辛苦了！”了因见年羹尧神态安详，若无其事，心中奇道：“他既进了书房，难道还看不出我曾搜过他的房间吗？”提起禅杖，走了过去。年羹尧道：“宝国禅师，进来坐呀！”了因大步跨进书房，禅杖顿地，铿然有声，说道：“小年，你收藏的那个小姑娘呢？咱们都是熟人，为什么不叫她出来见见？”年羹尧笑了一声，道：“宝国禅师，在你跟随皇上多年，还不知道他的心意。”了因道：“怎么？”年羹尧道：“他这人最为多疑，出京之时，他曾叫你暗中对我监视，是么？”了因睁大了眼，年羹尧道：“我早就知道了，是皇上亲自告诉我的。他说他之所以这样吩咐你，是要考验你是否忠诚？”了因“唔”了一声，似信非信。年羹尧道：“所以他并不是提防我，而是提防你啊！”了因心头一震，口中却道：“小年，你想离间我和皇上吗？”年羹尧笑道：“岂敢。不过禅师也不必担心，我断不会对皇上说你坏话。”此话用意，其实是想迫了因和他互相掩护。了因低头不语，对年。羹尧的话还未全信，心想：此事甚大，应该和董巨川商量。年羹尧见说他不服，又笑道，“那个女娃子是在我这里，而且已来了半年有多了。”了因见他但然直承，颇出意外，年羹尧道：“可是这是皇上的意思啊！”了因道：“小年，你胡说！”年羹尧道，“宝国禅师，你虽然武功绝顶，可是对儿女之事，却非深知。”了因道：“怎么？”年羹尧道：“皇上想把这女娃子收入后宫，封为贵妃，你知道么？”了因道，“我知道主公想要她。至于是否要封她作贵妃，那我就不知道了。只要主公欢喜，封她作皇后也不出奇。”年羹尧哈哈大笑，道：“宝国禅师此言差矣！这样看来，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呢！”

了因愕然，道：“我怎么说话差了。”年羹尧笑道：“本朝宫禁，汉女不准入宫，你知道么？”了因道：“那也不过是说说罢了，前朝的董小宛不是汉女么？”年羹尧笑道：“后来是放宽了，可是汉女绝不能立为皇后，难道你不知道么？”了因道：“唔，那么算我说错了。其实那女娃子被封做什么，和我都不相干。我只知道主公要她，而你却把她藏了大半年，这个怎么说法。”年羹尧笑道：“若只是皇上要她，那么事情简单得很，随便把她糟塌，也算不了什么。可是皇上是真的喜欢她呀！”了因道：“小年，你说话别兜圈子，这有什么不同？”年羹尧道：“哈，这就大大不同了。皇上喜欢她，要给她一个封诰，那么她就得是高贵人家出身，你知道么？”了因“唔”了一声，道：“我还是不大明白。”年羹尧道：“普通人都要讲门当户对，这，你是知道的了？皇帝是天下最贵最富的人家，所以立皇后选贵妃都应是

名门之女。普通人家的，只能被选作宫娥，要有了儿子之后，才能被破例升为贵妃。那女娃子来历不明，皇上又不愿委屈她做宫娥，所以只有另想办法了。”了因道：“唔，我明白啦。”年羹尧道：“所以皇上遣她出宫，叫她住到我家，认我父亲做义父，一两年后，再献人宫。”了因道：“那么主公何以又对我说她是私自逃跑的，还叫我留心寻找她呢！”年羹尧笑道：“就因为你们和她很熟，她突然不见，皇上防备你们疑心，所以故意说她跑了。将来她进宫之时，你们只以为她是我的妹子，怎知她就是那个野丫头！”了因已信了七八成，道：“但她怎么住在你的房间？”年羹尧“呸”了一声道：“你这人怎么这样心邪！这园子封闭已久，她住在这里最好没有。”了因道：“唔，那是免得给别人知道。可是——”年羹尧道：“我回来是探望她呀，你以为我住在这里么？”了因笑了起来。年羹尧道：“所以你绝不能告诉皇上，要不然皇上知道你识破他的秘密，你非但无功劳可言，而且有不测之祸！”了因凉了半截，提起禅杖，忽道：“那么那位未来的贵妃娘娘又躲到哪儿去了？”年羹尧道：“她见你来，早就吓得跑了。”说罢，携着了因的手，出到外面，招呼了双魔，四人二同回到正屋安歇。

年羹尧知道了因性情暴躁，所以先是设法拉拢，拉拢不成，就用说话把他吓住，免得他当场发作。回府之后，待了因睡了，悄悄把萨天刺叫来，说道：“皇上当年聘请你们出山，曾许夺位之后，把你封为国师，不想你们现在却身居人下。”萨天刺道：“我们技业平庸，那有什么说的。”话虽如此，年羹尧一听就知是意气之言。笑道：“萨老前辈不必自谦。论武功论资历，你最少都该和了因并列。”萨天刺默然不语。年羹尧笑道：“其实皇上的意思，是要你替代了因。”

萨天刺连连摇首，年羹尧道：“隔墙无耳，你怕什么？实对你说吧，皇上因他恃功傲慢，要我把他除了。”允祯所派的五个人：了因、董巨川、双魔和甘天龙，了因是以允祯心腹自居，平时不受年羹尧拢络，董巨川最为奸滑，知道允祯既忌年羹尧亦忌了因，但征战之事要靠年羹尧，所以他对年羹尧也甚为巴结，绝不敢以前辈自居。甘天龙唯董巨川马首是瞻，自己并无主意。双魔则早受年羹尧拢络，所以密谈片刻之后，便和年羹尧商量除掉了因之策。

了因懵然不知。第二日一早，双魔拍门把了因叫起，道：“我们兄弟今日先回军中，宝国禅师还在年府逗留？”了因心急着要回去和董巨川商量，道：“我同你们一齐回去好了。”年羹尧早备好酒菜，替了因饯行。双魔斟满了酒，先自饮了，了因嗜酒如命，片刻之间，饮了三杯，忽见双魔面色有异，年羹尧又不出来，了因试运内功，用丹田之气，将酒迫出，忽觉不如平日通畅，双眼一瞪，萨天都吓得面如土色，了因大喝一声，陡的把萨天刺抓了起来！

按说双魔武功虽较了因为弱，但弟兄合力，也可以和了因打个平手，若再加上年羹尧，那就可以稳操胜券。但年羹尧怕了因勇猛，不敢出来；而双魔长久以来，在了因积威之下，对他甚为惧怕。尤其是萨天都，因为自恃天生神力，铜皮铁骨，曾和了因较力，被了因折服，几乎扭断手腕。萨天都是性直的人，自此对了因生畏。那酒中有萨天刺采自“蛇岛”的毒药，他们兄弟二人服了解药，畅饮无妨。年羹尧因此定下毒计，叫双魔劝他饮酒，本以为了因必死无疑，不料了因内功深厚，连饮三杯，面不改容。双魔已自慌了。因此以萨天刺的武功，竟然被了因举手之间，擒了过去！

了因三指在萨天刺脉门一扣，喝道：“快把解药拿来！”萨天刺道：“不关咱们的事。”了因手指用力，萨天刺道：“解药在我袋中。”了因摸了出来，丢进口中，屏风后一声呐喊，年家的武士杀了出来！

了因把萨天刺一掷，抢了禅杖，抡得呼呼风响，指东打西，指南打北，把屏风桌椅，打得稀烂，年羹尧在炮楼上伸出头来，喝道：“萨天刺快快上前！”萨天刺跳了起来，和萨天都硬着头皮进击，了因禅杖一抖，轰的一声，打在石柱之上，顿时把大可合抱的石柱打断，柱折梁摧，墙塌屋倒，双魔在瓦石飞扬、沙雾迷漫中急退，武士们被压得手足折断，满地乱滚，了因抡动禅杖，直打出来，要打进后堂，冲上炮楼和年羹尧拼命！双魔急忙和他缠斗。年羹尧埋伏好的弓箭手，张弓搭箭，引弦待射。了因打了一阵忽觉气促心跳，口中焦渴！正是：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心腹互猜疑 双魔进酒　同门齐聚集 联剑诛凶

了因虽服了解药，但未及运气调元，便是一场恶战，解药压制不住，毒药慢慢发作，知道不能久战，一个翻身，抡开禅杖，直打出去。弓箭手发一声喊，羽箭纷飞，那里射得他中，片刻之间，给了因打出大门，大声骂道：“年羹尧你这入娘贼，撞在洒家手里，一杖打断你的狗腿！”一脚把年家大门踢烂，呼呼两仗，把大门左右的石狮子也打碎，这才扬长而去。

了因走后，年羹尧下来一看，只见满地断箭，不禁心惊。双魔道，“给他走脱，如何是好？”年羹尧道：“我即刻上摺奏他，皇上不会信他的话。我再叫车辟邪和董巨川拿他，谅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了因打出年家，越想越气。躲上附近山头，打坐一会，把毒都迫发出来，心道：“自己孤掌难鸣，再找这小子报仇，也打他们不过。不如回京去禀告皇上，把他这大将军撤了，然后再和他算帐。”了因一心还以为允祯能替他主持公道，气愤愤的独往北行。

冯琳那晚从复壁暗门中逃走之后，也向北行，第二日到了新安，沿途见路人来往，无不对自己注视，心想：我一个单身女子，难怪受人注意。殊不知她之所以受人注视，乃是生得太美之故。冯琳又想：了因这一班人都出来了，想必放我不过。我还是改装了吧。这时已将到镇上，忽听得背后马铃之声，冯琳一看，只见一个中年书生，面白无须，五短身材，穿得颇为华丽，一身锦衣，甚是夺目。看来像是个公子哥儿。心道：“这人的衣服真好看，我今晚偷他的改装便是，看他走进一间客栈，也跟着进去。掌柜的急忙招待，问道：“这位大爷，你们要一间房还是要两间房？”那书生道：“什么？”回头一看，见一个绝艳少女跟在后边，始知店主误会，笑道：“我一个人呢，怎住得两间房。”店主也笑道：“我还以为这位小姑娘是同你一路来的。”冯琳啐了一口，店主道：“姑娘莫怪，年时不好，很少单身的女子投宿。”那书生要了一间上房，冯琳也要一间，店主人皱起眉头，若然是卖艺跑江湖的单身女子也还罢了，冯琳穿的却是富家小姐的衣裳，店主起了猜疑，不敢让她住宿。冯琳道：“怎么？你欺负我没钱吗？”掏出两粒金豆，摔在柜上，店主人忙笑道：“岂敢岂敢，小店简陋，我是怕你姑娘嫌弃。”急忙也替她开了一间上房。

睡到半夜，冯琳悄悄起来，跃上瓦面，跳过邻房，优耳一听，里面寂无声息，哑然暗笑道：“这书生又不是江湖上的行家，何必这样小心谨慎，捏碎窗格，飞身进去，摸到床边，拿起锦衣。床上的人忽然一声冷笑，跳了起来，反手一勾，就把冯琳的手腕勾住！冯琳沉肩缩时，迅即用了一招“渔夫解纲”，把手脱了出来，那书生噫了一声，骈指一戳，好像长着夜眼似的，戳的竟是后颈“天柱”要穴。

昏黑之中，那书生认穴不差毫黍，当然是高手无疑，若在半年之前，冯琳定然被他点倒。书生出手如电，点到之时，忽觉软绵绵的，手指陡然一滑，歪过一旁，冯琳反手一掌，和那人右掌接个正着，冯琳给他掌力一带，几乎跌倒，而那人颇似出乎意料之外，给冯琳的掌力一震，急忙借力飘身，飞过房中那张桌子，靠门一站，“嚓”的一声，燃了火石，微微笑道：“我早料你会来的了，坐下来，坐下来，咱们好好谈谈，别惊动了店中的人。”冯琳行藏败露，甚为尴尬，只好依言坐下。

那书生将火石点燃了桌上油灯，笑道：“以你的相貌武功为何要做小

贼？”冯琳道，“你怎么会料到我来偷你？”那书生道：“自碰见你后，你就紧跟着我。这点都料不到，我还能在江湖上行走吗？哈，不过，你可走了眼了，我虽然衣着华美，那是我素性如此，我囊中所有，其实不值一偷。你若缺钱使用，我可送你一锭黄金，再多就不行了。”冯琳笑道：“谁要你的黄金？”解开外衣上面的两粒纽扣，露出一圈珍珠颈练，熠熠生光，那是皇府珍品，每粒珍珠，都是一式大小，又圆又大。只这串珍珠，便足值百两黄金。那书生吃了一惊，饶是他见多识广，也摸不透冯琳来路。

那书生想了一想，蓦然手摸剑柄，厉声说道：“你不是黑道上的女英雄，想必是公门中的女高手了？失敬，失敬！”冯琳噗嗤一笑道：“什么黑道白道，我是一概不知！”那书生道：“那你来做什么？”冯琳道：“你这套衣裳值多少钱？卖给我吧！”书生一愕，猜不透她的用意，不知她是玩笑还是正经。冯琳道：“我就用这串珍珠买你的衣服，你总不吃亏了吧？”书生怒道：“你是诚心来胡闹不是？”冯琳道：“谁有工夫和你胡闹？”书生看她说话神气，不像是开玩笑，便道：“送你一套衣裳也算不得什么。请问尊师是哪一位？姑娘大名可肯见告么？”冯琳又是噗嗤一笑，道：“咱们萍水相逢，何必查根问底。再说我的师尊多着呢，怎能一一说给你听。”书生道：“你要男子的衣裳做什么？”冯琳道：“你给不给，不给我便走了。”那书生在武林中甚有名气，摸不清冯琳来历，心有不甘，微微一笑，站起来道：“你有本事，就走出去好了。”冯琳心想：要打架我可不怕，可是惊动了人，却不大好。便道：“说给你听也不打紧，你可不许乱说出去。”书生道：“这个自然。”冯琳道：“我的父亲是个大强盗，他迫我嫁给一个我不喜欢的人，所以我便逃跑出来，但他耳目众多，我怕被人看破，只能改装逃避。”

冯琳说的当然是谎话，可是这么一说，却恰巧和鱼娘之事暗合。那书生出神的看着她，忽道：“你今年几岁？”冯琳道：“你真没礼貌，问人年岁干嘛？”那书生哈哈笑道：“好，不问，不问。你的来历也不必告诉我了。咱们心照不宣。”

冯琳道：“你愿不愿卖一套衣裳给我？”书生道：“我送给你。”冯琳大喜道谢。那书生又道：“我的技业虽然粗疏，在江湖上还有些朋友，你明日和我同行好了。保管大江南北，黑道上的人，谁也不敢对你动手。”冯琳心想：这书生口气好大，我倒要看看他是何等人物，便也笑着答应。

这书生不是别人，正是白泰官的师弟，在独臂神尼门下排行第六的李源。他是湖南的世家公子，十年来足迹不出两湖。最近得到甘凤池的传书，要他在清明之日，到邙山祭扫师傅坟墓。并说明这是同门的一次大聚集，不能不来。因此李源才单身北上。

李源虽然多年来足迹不出两湖，同门之间，却是互通声气。对白泰官这事，隐有所闻，听了冯琳的话，疑她就是鱼娘。可是看她只是十余岁的幼女，而白泰官之事，五六年前已脍炙人口，传遍江湖。据此看来，鱼娘不应如此年轻。但转念一想：女子驻颜有术，听说八妹吕四娘就一直像个廿岁左右的少女。那么鱼娘若得异人传授，保着青春面貌，也不足为奇。心道：“不管她是不是鱼娘，我且和她同走一程，后日可到邙山，只要碰着周二哥或甘七弟一问，定可知道。

第二日冯琳换了男子服饰，买了一骑健马，果然随着李源同行。路上两人各自出言试探，冯琳乖巧之极，李源哪里试得出来。走了一程，两人下马休息，在树荫下聊天。李源道：“江湖上武功好的女子屈指可数，除了吕四

娘外，就该数到鱼娘了。”冯琳微微一笑，心中大不以为然。李源又道：“你的武功也算得是上上的了。我看你纵算比不上吕四娘，也总可比得上鱼娘。”冯琳又是微微一笑，道：“你见过她们两位吗？”李源一怔，道：“没有见过。”这话确是实言。冯琳笑道：“你既未见过她们二人，又怎知她们武功深浅，胡乱来比呢。”李源本是出言试她，不料给她问倒。强笑道：“虽然没有见过，可是听江湖上朋友所谈，也总可知个大概。你见过她们吗？”冯琳笑道：“我倒真的见过，吕四娘的武功，那是人中少有。鱼娘虽会武艺，却不见得如何。”冯琳的话也是实言。她前年在杭州“三潭印月”之时，曾见过吕四娘与鱼娘和了因动手。李源听她大赞吕四娘而贬低鱼娘，越发怀疑她就是鱼娘本人。正想出言再试，冯琳忽道：“决走，快走！”李源抬头一看，见一个胖和尚提着禅杖大步走来，正是自己的大师兄了因。李源吃了一惊，了因已大声喊道：“六弟慢走，咱们快有十年不见了啦！”冯琳见李源不走，心想，我若一走，马上就要给了因看破。他武功极强，夺马追来，我定逃走不了，也便故作镇定，闲闲的倚在树旁。心中盘算脱身之计。

李源十年来未见过了因，但从同门口中，对了因近年的行事，却是了如指掌。心中暗暗叫苦。了因道：“师弟，你好？这位朋友是谁？”李源武功，同其他六位同门一样，大半出于了因所授，虽然知他已是背师叛道，还是恭敬的问好。答道：“托庇平安。这位朋友是路上碰到的。”了因“哦”了一声，定睛注视冯琳。李源道：“听说师兄近年得意。”了因道：“唔，你们做师弟的很不高兴是吗？”李源不敢答话，了因仍然望着冯琳，李源心中颇怪冯琳不懂江湖礼节，走过去对她道：“这位是我的师兄了因，你过来见见。”冯琳把手一扬，蓦然飞出三柄匕首，一柄射李源坐马，两柄却射李源，李源大吃一惊，猝不及防，闪开一把，却给另一把射中左肩，扑通倒地。冯琳飞身跳上马背，用匕首在马臀一插，那马负痛狂嘶，飞奔而去！

原来冯琳听得李源与了因兄弟相称，心中暗想：若不快逃，片刻之后，他们师兄弟一说明白，我就糟了。她年纪虽小，计谋却多，知道了因武功极高，飞刀定然射他不中，所以改射李源。心想：他师弟受了刀伤，他定然无暇追我。冯琳想得不错，可是却无辜伤了李源。

了因见冯琳上马飞奔，追之不及。果然先救治李源。了因对冯琳的毒刀来历，甚为清楚，囊中虽无对症的解药，但立刻替李源剜肉疗毒，用大内的金创圣药敷上，也可保无事。了因倒不是特别痛爱这个师弟，而是想把他医好之后，迫他听自己的话，随自己入京。了因投了允祯之后，六个师弟，无一从他，他深觉颜面无光。李源在江南七侠中的名气，虽不如甘凤池与白泰官之大，但迫得他从顺，总可挽回一点面子。免得江湖上的朋友嘲笑，说他自命是“江南七侠”之首，连自己亲手教过的师弟都不服他。

了因替李源解了外衣，剜肉疗毒，手有所触，心念一动，搜索李源怀中物件，在贴身内衣之内，搜出了一个腊丸，了因是江湖上的大行家，把腊丸掐碎，里面藏有一张字条，取出一看，却原来是湖南曾静，写给岳钟滇的密函。曾静和岳钟琪的父亲乃是朋友，这封信是劝岳钟琪在取得兵权之后，举兵抗清的。信中还抬出岳姓的先贤岳飞，劝岳钟琪学岳飞的模样，抵抗异族侵凌。了因虽然识字无多，意思却还看得明白，冷冷笑道：“瞧不出这位公子哥儿还会来这一手。”继而一想：岳钟琪乃是年羹尧的副手，有了这封密件，便可作为凭证，连年羹尧也扳倒他。心念此仇可报，不觉大喜。这时了因心思已变，只想把李源押到北京领赏、他顺不顺从，倒无关紧要了。

过了一阵。李源悠悠醒转，只见了因手中拿着那张字条，嘻嘻冷笑，得意之极。李源冷汗直流，知道事情已败露，拼命跳了起来，了因一声冷笑，轻轻一推，便将李源推跌地上。

了因喝道："你干什么？"李源嚷道："师兄，你是不是汉人？"了因道："是汉人又怎样？"李源道："是汉人就该把这张字条还我。"了因"呸"了一声，道："你乖乖的随我到北京去。"李源又道："你完全忘记了师傅的吩咐么？"了因狂笑道："师傅既死，我就是你们的师傅。"李源怒道："好哇，了因！你把我杀了吧！"

了因道："你要死还不容易，只是你也知道我的手段，你想我用分筋错骨的手法，把你煎皮拆骨；还是想我用点穴的手法，让你落个全尸，而且还可以再活三日？"这两种手法都是极厉害的刑罚，分筋错骨惨于碎剐凌迟，但若被他用毒辣的手法点穴，则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比碎剐凌迟还要痛苦。李源出身富家，不觉心悸。了因见他面色惨白，笑道。"你想清楚没有？"李源曾读诗书，想起"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两句，胆气顿壮，斥道："不必多言，我若怕死，也算不得是江南七侠了！"

了因一声狞笑，把李源拉近身边，抬起蒲扇般的大手，照李源后颈捏下。李源瞑目待死，但听得了因笑道："可惜今日以后，江南七侠，就只剩下六人。你口口声声要遵师傅的遗训，就让你去见师傅吧！哈，此地离邙山已近，你要不要我将你葬在师傅墓旁？"李源心念一动，想起明日可到邙山，又想起一众同门，都在邙山聚会。再想起惨死虽无足惧，但若有一线生机，也不该放过。了因手指已触到他的颈骨，停了一停，李源大声嚷道："师兄，我还是听你吩咐。"了因哈哈一笑，松开了手，心道："这个公子哥儿，果然经不起我的一吓！"李源道："我随你到北京去，但请你不要牵累曾老先生。"了因"哼"了一声，道："唔，这个以后说吧。只要你乖乖听话，我也许可以手下留情。"了因又问起冯琳何以会和他一道，李源依直说了。了因知他十年来足迹不出两湖，料他所言非假。不再多问，押他上路。

第二日中午时分，经过邙山山下，了因耳听山下的黄河水声轰鸣，眼看峭山邙山，迎面矗立，想起当年在此山习技的往事，不觉游目四顾，回忆旧日游踪。李源忽道："师兄，今日是什么日子？"了因道："谁耐烦去记。"李源道："今日正是清明节呀！"了因一算，果然不错。道："是清明又怎么样？"李源道："师傅死后，小弟屡次想来扫墓，都因家事羁绊，未能前来。心中惭愧已极。今日清明佳节，恰恰经过此山。小弟求师兄开恩，准我上山一拜。"了因面上一红，想起师傅死后，自己也从未来祭扫过。了因对独臂神尼之死，虽然漠不关心，但独臂神尼到底是他的恩师，既然经过此山，又恰值清明节日，也油然起了扫墓之心，慨然说道："好吧，咱们就上山一拜。"牵着李源的手，直上邙山。

邙山春日，风景绝佳，山花遍地，有红里参白像大红玛瑙的茶花；有桃红花瓣包着金丝花蕊的杜鹃花；有青丝花蕊镶着乳白花瓣的报春花。密密丛丛，满眼都是。走了一阵，已到主峰，山峰上挂下的瀑布，在丽日下洒起金色珍珠的泡沫。了因虽然贪恋繁华，到此也不禁精神一爽。抬头一望，还记得前面那座突出的山峰，就是当年师傅教自己轻功的地方，只因为自己幼年时根基札得不好，轻功总练不到登峰造极。那边流泉飞瀑之旁的大石，却是自己试杖之地，石上留下的杖痕想必还在。了因边想边走，不多一会，和李源攀到峰顶。

山顶上，独臂神尼所养的黑白二雕在空中盘旋飞鸣，似乎是出来接客。了因叫了声：“小黑小白”，黑白二雕呼的一声从了因头顶掠过，了因道：“咦，小黑小白也不理我了！”蓦然想起自己今年已近六十，离开邙山也有二十多年了，“小黑小白”也应当改称“老黑老白”了。

二雕出现，李源精神一振，走过两行槐树夹着的山道，墓园遥遥在望。了因忽道：“咦，那边有人。想是那位同门也上来祭扫了。”话声未停，吕四娘和甘凤池突然现出身形，了因骤吃一惊，翻身便抓李源，李源早已跳开，吕四娘撮唇一啸，黑白二雕凌空击下，了因大怒，这黑白二雕竟然听吕四娘的话来攻击自己；禅杖盘头一扫，喝道：“你这两个扁毛畜生也来欺我！”二雕震于他的威势，一掠下又即飞起，就在这瞬息之间，吕四娘已一剑飞前，陡然把李源抢走。

了因气红了眼，吕四娘微微一笑，山头上高高矮矮，三五成群，不但六个师弟一个不缺，连关东四侠和铁掌神弹杨仲英等人也都来了。二师弟周浔冷冷说道：“了因，你也来么？”

李源和同门见过，始知刚才抢救自己的就是师傅的关门徒弟吕四娘，十分惊讶。甘凤池看出他肩臂受伤，问他所以，李源一一说了，甘凤池极为愤怒，对周浔道：“二哥，他贵人事忙，那还有闲心到此扫墓，他是押六哥到京请赏，路经此地，六哥求他‘恩准’上山，他怕‘犯人’脱逃，所以才跟上来的。”了因面色红里泛青，禅杖一挥，把一块石头打得粉碎，怒道：“凤池，你现在对谁说话！”甘凤池扳脸不答。周浔道：“难得你今日到此，请到师傅墓前说吧。”

了因心中盘算脱逃之计，提起禅杖，傲然前行，片刻之后，到了墓园，只见墓园碑上写着“前明公主武林侠尼之墓”十个大字，左下角写着门人：周浔、路民瞻、曹仁父、白泰官、李源、甘凤池、吕四娘立。却无了因的名字。了因禅杖顿地，怒道：“立这墓碑是谁的主意？上面的字是谁写的？”

甘凤池道：“是我派人征求了一众同门的意见，鸠工建立的。墓碑上的字是大家公决推路三哥写的，怎么样？”了因道：“为何你不向我请问？墓碑上又为何没有我的名字？”甘凤池闭口不答。周浔道：“咱们一众同门都已齐集，现在依次行礼。”七个人排成一队，由周浔领前，正拟行礼。了因一跃而前，呼的一掌把周浔推开，抢在前头。说时迟，那时快，吕四娘凌空跃起，抢在墓前，横剑一封，冷冷说道：“我们同门祭扫，敬辞外人参预。你要跪拜，应等我们祭过之后。这点规矩，你都不懂么？”

了因大叫道：“反了，反了！我人师门之时你还未出世，你倒干涉起我来了！”周浔跃上一块岩石大声说道：“独臂神尼门下弟子公决，在师傅灵前祭告，逐出叛徒了因。趁各位武林前辈在此，今日昭告天下！”了因陡的跳上石岩，昌四娘已抢先一步，立在周得身边。周得续道，“叛徒了因背师叛道，弟子等今日禀承师尊遗训，清理门户。愿各位武林前辈作证。”周浔说罢，甘凤池喝道：“了因，你还要我们动手吗？”江湖上替死去的师傅清理门户，第一步是先由同门公决，把叛徒逐出门墙；然后才鸣鼓而攻，迫他在师傅灵前自决，自己给自己定罪，自己给自己执法，罪情重大的，就得自裁。若他自己所定之罪过轻，同门可以纠正。若他不服，则同门中不论哪个都可杀他。今日了因自投罗网，江南七侠遂得在一日之内，将两件事都并在一起办了。

了因嘿嘿冷笑，突然反身一跃，禅杖在半空舞了一道圆圈，路民瞻白泰

官急忙闪避，了因一掠冲出，跑上左边山峰。那边正是关东四侠等外宾观礼之处，曹仁父的女儿曹锦儿与鱼娘一道，正伏在石上，低声谈论，了因突然冲到，鱼娘惊叫一声，抽刀旁跃，曹锦儿首当其冲，给了因一手抓着，大声喝道：“谁敢上来！”

甘凤池双瞳喷火，高叫道：“了因，你要不要脸？临死还欺侮小辈！”了因哈哈大笑，把曹锦儿旋空一舞，冷笑说道：“曹仁父，你一大把年纪，不应与他们一般见识，你出来说句公道话！”

曹仁父在同门之中名列第四，年纪却是最长，比了因大两岁。曹锦儿乃是他独生女儿，痛爱异常。他曾为了女儿远游回疆，求易兰珠收锦儿为陡。易兰珠不肯答应，但后来仍然教了她一路剑法，和几手绝招。这时曹仁父见女儿在了因手中，心痛之极，颤声说道：“了因，你还是人吗？”了因嘿嘿冷笑，曹仁父须眉掀动，道：“同门的公决，绝无差错，你就是杀了锦儿，我也要说你是叛陡！叛陡！”骂声中了因突然尖叫一声，一手将曹棉儿掷下深谷！甘风池的匕首和白泰官的梅花针都向了因飞去，但哪里打得中他！

众人齐声惊叫，曹仁父几乎晕倒。吕四娘倏然跃下山谷，了因面色青白，叫道：“好哇，你们这班小辈都来暗算我了。”甘凤池怒不可遏，拔刀冲上，看看就要和了因相斗。半山腰里衣袂风飘，白泰官道：“咦，八妹上来了，她抱着一个人。”转眼之间，吕四娘抱着曹锦儿冉冉升上，曹仁父赶上去接，吕四娘道：“没事儿！”曹仁父把女儿抱在怀中，见她手足擦伤，罗裳染血，但还活着。不禁喜极而泣。

原来曹锦儿性颇刚烈，不甘受了因挟持，她武功虽然远远不如了因，但在危急之时，却记起易兰珠教的一手救命绝招，纤足向上一勾，踢中了因的寸关尺脉门要害，了因迫得向外一掷，幸得昌四娘轻功卓绝，跳下去把她脚后跟捞着，救了上来。

这时，了因的残暴更激起公愤，甘凤池首先喝道，“了因，你这懦夫，居然还有面目站在这里吗？”了因以英雄自居，斥道：“我是懦夫？你敢不敢上来和我决一死战？”甘凤池道：“一人做事一人当，你为非作恶，却不敢自行定罪，又不敢领受刑罚，不是懦夫是什么？”了因大怒，道：“好，大家都到师傅墓前，我倒要看看你们有什么能为？”了因虽然大言炎炎，其实却是色历内荏，他正在想好一套说辞，要在极险之中找出生路。

了因提着禅杖，走到师傅墓前，抢占了一块高地，冷笑说道：“你们邀了这么多武林朋友来此，我虽死何惧！”甘凤池道：“胡说，我们清理门户，绝不假手外人！”了因心中稍安，又道：“你们七人，除了吕四娘外，其余六人，可全经我亲手教过，你们说要清理门户，我也清理门户，我好坏都是你们的师兄，算得是你们的一半师傅，你们今日聚众犯上，情同弑师，我先要惩罚你们，看看你们从我这里学到的一点技业，能不能将我打死！”武林中最为讲究尊师重道，有“一日为师，百年为父”之语，了因以“半师”自居，要求先和他教过的师弟较量，武林中确是有这规矩。不过了因的情形与一般不同，他是背了师傅遗训，背国叛师，这是最大的罪名，就是师伯师叔等长辈犯了，师侄也可亲手杀他。甘凤池等本可不理，邀同吕四娘围攻，可是恨他的口气，明明是说他们六人不是他的对手，周浔首先说道：“好哇，让你死得瞑目，就依你划出的道儿办吧！”吕四娘道：“我与你可无同门情份，今日你要逃生，万万不能！”了因怒道：“我若第一场就输了，任由你们定罪，我若赢了，再和你这贱婢较量！”在同门之中，他最忌惮吕四娘，

可是心想：若然单打独斗，却准能赢她，所以用说话把她挤出之后，马上禅杖一抡，高叫道：“好，你们来吧！”呼的一声，骤向周得打去，先下杀手！

周浔在同门中虽然位列第二，武功却不精强，抽戟一架，两只臂膊全都麻了，甘凤池龙腾虎跃，右手单刀一招“拨云见日”，横斫过去，左手一勾，展开擒拿手法勾了因脉门，左虚右实，明知克他不住，用意不过是在掩护周浔。了因溜滑异常，避强攻弱，禅杖一立，把甘凤他的单刀震开，呼的一掌击出，明取正面的甘凤池，暗击左翼的路民瞻，周污滑步扬戟，乾尖已堪堪刺到了因后脑，了因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身躯一矮，禅杖向后一推，当的一声，把周浔的天方画朝震得脱手飞去，左掌一按，拍到路民瞻前心，白泰官一跃而上，虎头刀迎面劈下，白泰官在同门之中，除了了因与吕四娘外，武功仅次于甘凤池，宝刀一劈一晃，使出盘龙刀法，顿时在了因面前泛起一团银光，了因迫得撤掌防身，施展空手入白刃的手段与白泰官周旋，右手禅杖一荡，扫开了同时攻到的几条兵器。李源臂伤未愈，挥七节鞭向了因下盘缠打，了因祥杖一绞，七节鞭缠在杖上，了因大喝声：“去！”暗运内力一震，李源的七节鞭竟然被震得断为三截。李源大惊，跃出圈子，周浔已把兵器拾起，挥戈再战，曹仁父道：“六弟，你歇歇吧。”李源牙根一咬，道：“同进同退，不杀此贼，誓不罢休！”解下腰带，舞得矫如游龙，缠腕拂面，展开的仍是软鞭招数，李源在同门之中，武功与白泰官不相伯仲，只是气力较差，更兼受伤之后，所以刚才吃了大亏。现在改用腰带作为软鞭，腰带全不受力，不怕震断，在兵器上先不吃亏，盘旋缠打，虽然不能致了因死命，也收了牵制之功。曹仁父痛恨了因入骨，他使的是独门兵器铁琵琶，可以锁拿兵刃手腕，内中又藏暗器，这时拼了老命，了因也不敢不防。

这一战直打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了因把一身绝技，全都施展出来，只听得呼呼轰轰，周围数丈之内，都是风声，功力稍低的，兵器都给杖风震歪，失了准头。但周浔等以六敌一，此呼彼应，了因也不容易各个击破。加上甘凤池天赋异禀，臂力沉雄，仅仅略在了因之下，论武功也差不了许多，他和白泰官力攻中路，敌着了因的禅杖，灭煞他的锋芒。曹仁父与路民瞻力攻左翼，每到危急之时，曹仁父就按铁琵琶放出里面的暗箭；李源与周浔则力攻右翼，配合牵制。六人分成三组，把了因围得风雨不透。。

山上群雄看得怵目惊心，看到紧张之时，真恨不得拔刀助战。可是这乃是别人清理门户的内部之事，外派的人可不能插手。吕四娘气定神闲，倚在树边观战，时不时发出微笑。玄风道：“看来江南六侠，胜不了他们师兄，第二场只吕四娘一人，更难取胜，这凶僧可能死里逃生了！”

杨仲英道：“他若连胜两场，咱们等他下山之时，再行兜截。咱们是为武林除害，与他们清理门户无涉。”柳先开一笑说道：“老前辈不必担心，等下请看吕四娘出手。”关东四侠之中，柳先开领教过吕四娘的本领，对她甚有信心。

这一战打了一个时辰，周浔等六人都觉了因功力比前犹胜，了因也感到六个师弟今非昔比。激战中了因渐觉额上见汗，气喘心促，两边仍是不分胜负。了因暗道：“不好，自己本来以耐战见长，但此时此际，却不应与他们久战了。杖法一变，连下杀手。甘凤池与白泰官拼了全力，尚可抵挡得住，其他四人已不敢欺身进逼，了因呼的一杖，把甘白二人的兵器，全都荡开，大声喝道：“住手！这一场算是扯平，两无胜负，我要见见那贱婢的功夫，看她这些年来有多少进境？”他这说话仍然是以掌门师兄自居，说完话后，

拔身跳出圈子，横杖当胸，双目盯着吕四娘。

这一战了因固然耗了不少气力，周得李源等也已疲倦不堪。甘凤池心想，缠斗下去，十九可操胜券，但同门之中，必有一二人因过劳而受内伤，算作扯平也罢，抱刀退下，表示同意。周浔白泰官等也相继退下。吕四娘盈盈一笑，飞身跃进场心。

了因定了定神，喝道：“ 这一仗我若胜了，彼此不许寻仇。 ” 这话其实已有一点气馁。吕四娘笑道：“ 敬依尊命！ ” 刷的一剑刺去。了因禅杖一翻，一招 “ 翻江倒海 ”，如蛟龙般直卷过来。周浔与曹仁父李源三人都未见过这位小师妹的本领，见了因见面便下毒招，都吃了一惊！甘凤他道：“ 无妨！ ” 但听得吕四娘一声长啸，左足朝杖头一踏，借着这一踏之势，整个身子翻腾起来，疾如飞鸟，呼的一声，掠过了因头顶，身形未落，霜华剑在空中一旋，已使出：“ 鹏搏九霄 ” 的招数，照了因的秃头猛刺下来！山上群雄大声叫好，了因禅杖一抖，掠空而上，一招 “ 举火撩天 ”，把吕四娘的宝剑迫开。暗暗吃惊：这贱婢的功夫比以前又高许多了。

吕四娘见了因久战之后，余势未衰，不敢怠慢，把玄女剑法使得神妙无方，剑势如虹，着着进击。了因抡动禅杖，见招拆招，见式拆式，也是有攻有守。

打了半个时辰，未分胜负。了因又是吃惊，又是后悔：哎，早知如此，适才斗那六人，就不该多耗气力。吕四娘看他已有怯战之意，剑招越发催紧，真的有如长江大河，滚滚而上。了因咬实牙根，大喝一声，使尽内家真力，杖影如山，把昌四娘的剑光裹住！

周浔等又是大吃一惊，看了一会，但见一缕银光，好像在千万根杖林的包围之下穿来插去。已看不清那个是了因，那个是吕四娘了。

原来吕四娘早料到终须要与了因决战，所以除了剑法更加精研之外，在仙霞岭五年，又潜修内功，把师傅所传的与得自易兰珠所指点的内功窍要，悉心研习，经过五年，内功大有进境，和了因相比，己差不了多少，而了因经过刚才一战，气力耗了一半，此消彼长，吕四娘不但在轻功剑法上占了上风，即在内家功力的较量上，也尽可和了因打成平手了！吕四娘以前输给了因的地方，就在功力不如他的深厚，现在功力方面拉成平手，月四娘已是放胆进攻，毫无顾虑。

本来以了因的本领，即处下风，也还可战半日，偏偏他心情焦躁，力求速战速决，使出全力，拼命进击，月四娘以逸待劳，乘暇抵隙，一味游斗，约莫又打了半个时辰，了因渐露疲态，酣斗中群雄但听得一声长笑，了因拖杖败逃，原来已被吕四娘刺瞎一眼。

吕四娘轻功卓绝，那容得他败里逃生，身形一起，后发先至，拦在了因前面，剑光霍霍，把了因又迫得倒退回来！

了因这时俨如一头负伤的猛虎，禅杖呼呼抡开，狂冲猛打。甘凤池叫道：“ 八妹小心！ ” 吕四娘定神应付，剑似彩蝶穿花，步若灵猫扑鼠，身如柳絮轻扬，了因禅杖到东，她避到西，了因禅杖到南，她避到北；可又不是一味闪避，就在闪避之时，也仗着绝妙的身法，一口剑连连闪击。又激战了好久，群雄正看得眼花缭乱，但听得了因惨叫一声，仅剩的一只眼，也给吕四娘刺瞎了。吕四娘跨步揉身，横剑一抹，待把了因人头割下，猛然一想，他到底曾是师傅首徒，指点过自己六个师兄的武艺，应该落个全尸，剑到中途，突然改变手法，剑尖在了因胁下的要害穴道轻轻一点，了因大叫一声，禅杖呼

的掷出，临死一掷，劲道仍是大得出奇，吕四娘扭身一闪，那禅杖插入对面石壁，只露出短短的一截杖头。

了因绝顶武功，只因一念之差，走入歧途，以致落得在师傅坟前惨死，群雄无不吁嗟叹息，引为鉴戒。甘凤池想起他当日替师传艺，在独臂神尼墓前叹道：“ 若你肯遵师傅遗训，何至落得今日下场。 ”众人商议，把他埋在师傅墓旁，立碑说明此事，使后世之人，永以为戒。众人推定由吕四娘执笔，吕四娘走进独臂神尼生前所住的石室，和路民瞻共同斟酌碑文。甘凤池独坐一旁，默然不语，忽听得外面似有人声，吕四娘也惊觉，急忙推门出去。走到墓地，渺无人踪，但了因的首级，已经不见。正是：正喜邙山诛叛贼，又惊白日失头颅。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白日飞头 同门增敌忾　清流照影 玉女费疑猜

吕四娘“咦”了一声，柳眉倒竖，道：“是谁这样大胆，居然敢上邙山偷头？”甘凤池伏地听声，道：“还未去远，快向北追！”白泰官、路民瞻等同门兄弟与关东四侠纷纷追出。甘凤池道：“烦朗月禅师与元霸大哥在此镇守，三哥五哥和杨老英雄到南边出口巡视。二哥四哥在庵内守灵，其余的人随我追去。”

甘凤池是江湖上的大行家，伏地听声之技百不失一，追了一阵，果然发现有一行四人，正自飞奔下山。吕四娘轻功一展，流星陨石般直冲下去，倏忽到了山腰。定眼一看，那四人原来是天叶散人、车辟邪。董巨川和甘天龙。

原来年羹尧自逼反了因之后，心中惴惴，回到军营，只见军中气氛肃穆，想不到竟是允祯御驾亲临，年羹尧急忙进营叩见。允祯对他解决允禵之事，大加赞赏。年羹尧心中稍安，乘机禀道：“了因恃功做主，非但不听我的将令，而且在背后诽谤圣上，说圣上能有今日，全是他的功劳。我说了他几句，他负气走了。想是要回京面圣，先告我的状呢。”

允祯眼珠一转，哈哈笑道：“我倒想见他！”年羹尧一震，面色青白。允祯轻抚年羹尧肩头，道：“年大将军，你是朕擎天柱石，统率大军，昼夜辛劳，何苦与这个山野鄙夫生气。”又笑道：“他想见我？只恐他见着我时，已说不出话了！”立刻把天叶散人、车辟邪、董巨川、甘天龙四人召来，降旨道：“限你们在十天之内将了因首级带来见我！”允祯正要倚重年羹尧，趁机牺牲了因，以收怀柔之效。天叶等四人出帐之后，年羹尧跪下叩头，道：“主上洪恩，小将肝脑涂地，不足图报。”允祯一笑将他拉起，道：“朕还有大事与你商量。”和年羹尧进帐后密谈。

天叶散人等沿途查探了因踪迹，了因相貌凶恶，又是个和尚，查访并不困难。天叶等虽知了因厉害，但心想以四人之力，亦足以制他死命，放胆追上邙山。想不到上到邙山之时，了因已经死了，天叶散人等大吃一惊，慌忙把了因首级割下，飞逃下山。

吕四娘追到山腰，冷笑斥道：“你们好大的胆子，这里是什么地方，容得你们乱闯么？”车辟邪见只是吕四娘一人，心想：“人人都说这贱婢剑法厉害，我且试她一试。”长剑一指，一招“斗转星横”，斜刺横抹，吕四娘一声冷笑，霜华剑向外一展，霍地飞起一团银光，只轻轻一绞，就把敌招破了。车辟邪正想进招，吕四娘剑尖一指，疾如电闪，刷的竟向咽喉刺到，车辟邪横剑一挡，吕四娘的剑似银蛇般陡滑下来，车辟邪急退三步，还是躲闪不了，手腕被剑尖划了一道伤口，长剑几乎把握不牢。天叶散人见状危急，赶忙横攻一掌，这才解了车辟邪之危，大声喝道：“贱婢，你把师兄害了，该当何罪？”

吕四娘怒道，“干你何事？”快把了因首级还来！”刷刷两剑，与天叶散人斗在一起，车辟邪翻身进剑，侧面助攻。董巨川叫道：“点子硬，砂石多，风紧，扯呼！”意思是说：吕四娘不好对付，而且她的党羽又多，已经来了，风头不对，还是走吧！天叶散人一记“手挥琵琶”，阴掌反击，吕四娘还了一剑，天叶散人武功不在了因之下，左掌改拳，一招“卸步搬拦撞”抢攻进来，吕四娘回剑反击，车辟邪虚击一招，趁势奔出，这时甘凤池、玄风道长和柳先开已经赶到，与董巨川、甘天龙二人交上了手。车辟邪挺剑冲出，冷不防吃了柳先开一记钢环，头痛欲裂，迫得和柳先开游斗。

再过些时，群雄一齐来到，天叶散人无心恋战，双臂一分，左掌一搭，轻拨吕四娘剑把，右掌反来截击吕四娘皓腕，这一招以攻为守，甚为厉害，吕四娘一转剑锋，身移步换，变招斜戳，天叶散人就在这一瞬间，脱出了吕四娘的剑光圈外。

玄风道长和白泰官双双抢上，天叶散人大喝一声，左手一招“神鹰攫兔”，向白泰官当头抓下，右手一引玄风铁拐，趁势又避开他右手剑招。天叶散人在一个照面之间，接连避开三般兵器的夹击，还能趁势反击，玄风大怒，剑拐兼施，与白泰官左右截击。吕四娘叫道：“不把了因首级还来，休想下得山去！”天叶散人闷声不响，反手一掌，呼的一声，把白泰官的钢刀震开，转身又闪过玄风道人一剑，双臂一振，飕的窜起一丈多高，在玄风道人身旁飞掠出去！

吕四娘素知玄风好胜，所以不愿以三打一，合击敌人。这时见天叶散人以大摔碑手震退师兄，急忙挺剑追上，天叶散人迅若狂飚，衣袖一拂，将柳先开五指钢环一套，车辟邪脱出身来，飞奔下山。就在这霎那间，吕四娘已如影附形，一缕青光，剑锋急指到天叶散人身后，天叶散人一声长笑，右手一扬，喝道：“好东西来了！”一个红布包袱，向吕四娘劈面掷来，吕四娘低头伸手，一把接着，天叶散人叫道：“贱丫头，哭你的师兄去吧！”吕四娘手指触处，圆忽忽的，料包袱里是了因的秃头，怔了一怔，天叶散人直冲下山。

董巨川和甘天龙双战甘凤池，见势不好，一个盘龙绕步，风车般的一转一绕，也脱出身来，连跌带滚，自山坡上直滚下去。他练的是八卦游身掌的功夫，全身骨节，活动如意，滚下山坡，不怕受伤。来邙山的四人中，甘天龙武功最低，正想跟着逃命，甘凤池大喝一声，反手一掌，迅若奔雷，甘天龙方奔出两步，突觉背心如中铁锤，惨叫一声，口吐鲜血，在地上打滚。甘凤池还想下山追敌，吕四娘笑道：“了因的首级已经取回，由他去吧。”甘凤他解开包袱，只见了因首级颈血未干，面目狰狞可恶，陡然想起他昔年替师传艺，同门切磋等等情事，不觉滴出泪来，叹口气道：“也罢，咱们替他把首级缝上，也算叫他落个全尸。”挟起甘天龙回到师傅墓旁。

李源等到南边山口巡视的人尚未回来，这时天己黄昏，晚霞成绮，鱼娘忽道，“瞧，天边那一片红云！”那片云红得出奇，就像天边张了一张红幕，玄风道：“红云出现，定主血光之灾！”吕四娘笑道：“岂有此理！”过了一阵，红云越扩越大，南边天际，红了半天，甘凤池突然叫道：“嵩山火起！”众人登高一望，果见嵩山那边隐现火光。

邙山与嵩山遥遥相对，相距三百余里，在邙山这边看得见嵩山火起，火势可知，甘凤池和吕四娘面面相觑，白泰官奇道：“嵩山少林寺五百僧众，个个身怀绝技，为何扑灭不了野火，竟让火势燎原，真真奇怪！”吕四娘道，“只恐这把火是清廷放的！”甘凤池一阵颤栗，陡然将甘天龙一把抓起，喝道：“你是清宫侍卫，定知这把火是谁放的！”甘天龙狞笑道：“你们已自猜中，何必问我！以少林寺的威势，与朝廷相抗，尚自灰飞烟灭！你们几个人做得了什么大事？识相的快把老子放了！”甘凤池怒极冷笑，骄指朝他胁下一戳，甘天龙顿觉体内如有无数小蛇，乱窜乱咬，痛得连连哀号。甘凤池道：“你们为何要上邙山偷头，快快从实招来！不然还有苦头你受！”甘天龙迫得如实招了。甘凤池咬牙说道，“想不到允祯与年羹尧这样狠心。可惜这厮来迟半日，否则也可让了因知道，知道他所卖身投靠的皇帝，是个什么

东西！”要知道江南七侠虽然联剑诛凶，师兄弟之情，到底还有，以吕四娘那样痛恨了因，激斗之时，尚自手下留情，留他全尸，而允祯反而要取他首级，这怎不令群雄恼怒。

甘天龙供完，甘凤池一把将他抓起，摔下山谷，吕四娘道：“了因恶贯满盈，死无完尸，也是应得之报。”吕四娘知道甘凤池心事，知他对了因之死，颇有惋惜之情，所以出语开解。甘凤池道，“话虽如此，只是让允祯那厮，取去了因首级，我确是心有不甘。”吕四娘轻轻笑道：“七哥不必恼怒，他日我誓将允祯之头取来，在师傅灵前祭扫便是。”甘凤池见吕四娘如此豪迈，暗暗佩服。这时嵩山那边火势越来越大，远远望去，就如一条赤色的长蛇，把嵩山围了几匝，白泰官担心道：“三哥六弟怎么还不回来？”白泰官与六师弟李源交情甚好，知他肩上毒刀之伤未愈，又在恶斗了因之后，担心他会出事。吕四娘抬头一望，笑道：“五哥不必挂心，这不是他们回来了吗？咦，怎么多出了一个人？”到南边山口巡视的是杨仲英路民瞻和李源三人，这时却见左侧山峰现出四条人影，甘凤池奇道，“这又是那位高贤来了？”

眨眼之间，四人来到山上，吕四娘叫道：“咦，一瓢大师你也来了？在宽呢？”一瓢和尚颓然坐在地上，半晌说不出话来。吕四娘朝他面上一看，不觉惊呼：“怎么你受了伤了，幸好这伤不重，七哥，你给他活活血路。”

原来那日冯瑛离开了年家之后，问得邙山离陈留只是几百里路程，记得师傅的吩咐，想在独臂神尼墓边的树上留字给吕四娘，便也赶往邙山。一路想道：“‘这吕四娘名闻天下，连师傅也称赞她的剑术，若见着她，得好好向她请教一番。”这日到了邙山，已是黄昏时份，她从南面登山，刚入山口，山崖上突然扑下一人，恶声骂道：“哈，你这女贼居然也敢到邙山来了！你的飞刀呢？再抖一手吧。”那人口出骂言，手挥腰带，身手甚是矫捷，身后还跟着一个老头和一个少年，这三人正是到南边山口巡视的李源，路民瞻和杨仲英。须知李源身为江南七侠之一，在江湖上未曾受过什么挫折，那日中了冯琳一刀，引为奇耻大辱，正想在邙山事了之后，便去查访冯琳来历，报这一刀之仇。而今遇见冯瑛，只道是冯琳自投罗网，当然不肯放过。

冯瑛听了这几句没头没脑的话，正自莫名奇妙，李源腰带一挥，倏的向她手腕缠来，冯瑛一闪闪开，”问道：“喂，你说什么？你是谁呀？”李源扑上一步，把腰带当为软鞭施展，又是一招“长蛇绕树”，向冯瑛纤腰疾扫，斥道：“好歹毒的女贼，烧了灰我也认得你！”李源武功不在白泰官之下，更兼在怒火头上，出手又狠又快，冯瑛闪了几下，几乎给他腰带扫着，怒道：“你不讲理，休怪我手下无情。。”嗖的一声，拔出宝剑，李源一招落空，顿觉脑后生风，敌人已绕到自己身后。李源急忙移身转步，只见明晃晃的剑尖，正向自己的咽喉指来，李源腰带一抖，揉身进招，想夺冯瑛手中主剑，那知冯瑛剑法，乃是天山真传，指东打西，指南打北，在李源腰带舞成的弧圈中穿来插去，剑剑不离李源要害。李源纵不受伤，也非冯瑛对手，何况又是刀伤未愈，而且在激斗了因之后！

路民瞻见同门受困，拔刀助战，杨仲英看得甚为诧异，心道：“这女娃子的剑法怎么如此厉害，比我那个丫头强得多了！”李路二人并肩合战，兀是守多攻少，处在下风，激战移时，路民瞻刀法一变，脚尖依着八卦掌的步骤，走离宫，奔坎位，一招“神龙抖甲”，刀锋反斫敌人肩胛，冯瑛换了两招，没能碰他兵刃，颇为奇怪。原来独臂神尼毕生沉浸武学，正所谓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所以每个门徒所使用的兵器，都有所不同，而且都有独特

的技艺，路民瞻传的是八卦紫金刀法，按着五行八卦方位进招，守中带攻，乃是专为碰着强敌时用的。冯瑛进了几招，没有占得便宜，心中一急，剑招一变，竟把天山剑法中最精妙的“须弥剑式”施展出来！

路民瞻刀法虽有专长，但到底不如天山剑法的神妙，尤其是天山剑法中的“大须弥”剑式，变化奥瀚，不可究诘，每一招中都藏有许多变化。当世可与抗衡的只有独臂神尼传下的“玄女剑法”，但除了吕四娘之外，其他七人习艺之时，独臂神尼的“玄女剑法”尚未练成，当然也无从传授。路民瞻与李源被冯瑛剑法一逼，顿时手忙脚乱。杨仲英见势头不好，取下弹弓，嗖嗖数弹，连珠疾发。

杨仲英号称铁掌神弹，弹弓上的功夫自是非同小可，冯瑛的剑正使到疾处，见杨仲英发出暗器，心中笑道：我的大须弥剑式泼水不进，你这小小弹子何足道哉！剑招催紧，仍然直取李路二人，不把杨仲英的弹弓放在心上。冷不防叮当数声，剑尖颤动，冯瑛虎口隐隐生痛，剑招全失了准头，路民瞻的紫金刀与李源的腰带乘机并袭！

原来大须弥剑式，虽是神妙之极，杨仲英的神弹也的确打不进去，可是冯瑛功力到底稍差，杨仲英的神弹非但准头极好，而且劲力奇大，要不然他的弹弓怎能称为天下第一？还幸冯瑛的剑乃是宝剑，这才不致被弹弓打崩缺口。

冯瑛大吃一惊，幸在杨仲英的神弹一阵密袭，迅即过去，到李路二人进招之时，她已能缓了口气，运剑抵敌。

殊不知冯瑛固然吃惊，而杨仲英吃惊更甚，他的神弹天下无敌，竟然一颗打不进去，听那噼啪之声，密如炒豆，铁弹子想是全被敌人的宝剑劈裂了！若然敌人是享有盛名的人物，如了因、甘天龙、天叶散人等有此功力尚不出奇，但敌人却仅仅是个十多岁的女娃子！杨仲英不知，冯瑛所使的断玉剑是宝剑，加上她滴水不入的剑法，这才能够抵御。

弹弓一停，李源与路民瞻又给迫得连连后退，李源叫道：“杨老前辈，快发弹子！”杨仲英拉弓再射，如此一松一紧，李路二人才堪堪与冯瑛打个平手。

过了一阵，杨仲英一匣六十四粒铁弹已快发完，冯瑛兀是未退，杨仲英乃是北五省的武林领袖，殊不想弃弹运掌，助李路二人合攻一个女孩。而且杨仲英看了冯瑛的剑法，虽不识其名，但也暗暗佩服，怜才之念一起，大声叫道：“此地乃是独臂神尼陵墓所在，今日武林群雄在此公祭，怎可携剑上山？快给我滚下山去！”此话明是示意叫她逃走，可是冯瑛正在上风，听了此言，越发火起，心道：“我的师傅都没有这么大的臭架子，你这老头敢喝我下山？”剑招越发催紧。激战中只听得一阵断金戛玉之声，路民瞻的八卦紫金刀给冯瑛的宝剑削成两段。杨仲英大惊，顾不了身份，提起铁胎弓，上前遮挡，还未奔到场心，只见路民瞻已被冯瑛迫到崖边，路民瞻腾挪躲闪，连运几种身法，都脱不了她的剑光笼罩！

冯瑛的心意其实并不是想将路民瞻置于死地，她只是恨他们无故欺负，所以想惩戒一下他们。杨仲英一急，把最后三粒铁弹打出，冯瑛缓了一缓，山崖下突然窜上一人，路民瞻叫道。“一瓢大师救我！”那和尚一拳捣出，蓦然大叫一声，飞掠丈许，冯瑛也叫了一声，像断线风筝飘下山谷。

原来一瓢和尚与江南六侠乃是至交，听得路民瞻叫声，赶着救人，又见冯瑛只是个年纪轻轻的女孩子，未防敌，先救友，一招“排山运掌”，突推

出去，掌力虽然雄劲，但中防门户大开，冯瑛剑法通玄，剑尖一颤，已刺到他咽喉下的“愈气穴”，还幸在冯瑛并不蓄意伤人，见一瓢闪身退避，剑尖趁势一偏，在一瓢肩头刺了一剑，但自己也给敌人掌力震得立足不稳，飘下山谷。

一瓢和尚武功精湛，吕四娘见他受伤，甚为诧异，问杨仲英道：“是什么强敌来了？”路民瞻恨恨说道：“就是在杭州遇到的那个野丫头，这丫头好不狠毒。”李源也道：“我所中的毒刀，也是这丫头放的。我与她素不相识，她竟然下此毒手，小小年纪，就这样邪恶，长大了定是武林一患，八妹，咱们趁她羽毛未丰，把她除了吧。”李源一到邙山，就与众同门合斗了因，所以未有暇说及受伤之事。吕四娘听了，颇为惊诧，心想，冯琳武功虽然不错，但要说她伤得了一瓢大师，实难令人置信。在杭州见她距今不过一年，难道她的武功就精进至此？正想说话，一瓢和尚已站了起来，微笑说道：“这女孩子并不狠毒，路兄李已怪锗人了！”

此言一出，众人无不惊奇：怎么一瓢自己受了剑伤，还替敌人辩解。甘凤池也道：“依一瓢大师的伤势来看，这女孩子确非狠毒之人。”李源诧道：“此话怎说？”一瓢解开外衣，露出肩上伤痕，只见在琵琶骨边有一道浅浅的伤痕，剑尖所及，在“通海穴”上留下钉头大的一个红点，“通海穴”是上身血脉枢纽之一，所以被剑尖一点，气血不能流畅，要甘凤他替他推血过宫。

李源道：“出手便刺穴道要害，还不是狠毒么？”一瓢道。“这女孩子剑法之妙，老袖生平仅见。想是她剑与心合，所以随意所之，都是穴道要害，并不是她有意要将老衲置之死地。试想她的剑尖已刺到琵琶骨上，只要稍为用力，老衲的琵琶骨还不被她挑断？哈，那老衲可变成了废人，再不能练武啦！”路民瞻一想：以那女孩子的剑法，果然可以把一瓢大师的琵琶骨挑断。而且不但如此，事后细想，她对自己也似乎手下留情，要不然有好几次她都可以把自己刺伤。不禁大惑不解。

吕四娘笑道：“不管她是否邪恶，我们都不能除她。”李源道，“怎么八妹认得她吗？她是谁？”吕四娘道：“可能是天山易老前辈的传人，也可能是双魔的徒弟。”路民瞻奇道：“这怎么说？”吕四娘正想把唐晓澜对她所讲的故事说出，看了一瓢一眼，忽又停住。

路民瞻道：“八妹怎么不说下去？”吕四娘笑道：“这故事太长，一瓢大师远来，必有要事，咱们先听一瓢大师说吧。”一瓢道：“也没有什么要事，在宽见你久不回来，叫我携书找你。”吕四娘道：“那么只留他一人在仙霞岭吗？”一瓢道：“在宽进境真快，现在非但已能行走自如，而且内功也有了点根柢了。他已经不用别人照顾啦！”吕四娘道：“他未下过山吧？”吕四娘知道在宽性情，他若无特别事情，必不至请一瓢来找自己，因此怀疑他曾下山见过什么人物。

一瓢从怀中摸出书信，递给吕四娘，边道：“他未下过山，只上个月你的一位堂侄叫做吕元的曾找过他。”吕四娘本来面有笑容，拆信一看，登时转为惨白。原来信中报告的是：新皇帝即位之后，立即派兵将吕留良的族人全捉了去，只逃出了一个吕元。而且除了把吕留良的著作毁版焚书之外，又将吕留良吕葆中的坟墓挖了，掘出尸体，戳尸枭示。吕元间关逃上仙霞，不见吕四娘，只好对沈在宽说知此事。沈在宽知道一瓢和尚古道热肠，若然给他知道此事，必然不顾性命，闯牢劫狱，非唯无助，而且有害，思之再三，

决定瞒着一瓢，只请他带信给吕四娘。

一瓢见吕四娘面色灰白，问道，“ 在宽说些什么？ ” 吕四娘把信给他，拔出宝剑，一剑将身旁一块大石，劈为两半，含泪怒道：“ 不报此仇，誓不为人。 ” 甘凤池等把在宽的信传观看了，道：“ 既然如此，咱们都同去吧！ ”

第二日群雄同下邙山，吕四娘悲痛稍减，才把唐晓澜的故事说了，李源道：“ 如此说来，冯瑛冯琳乃是相貌极为相似的孪生姐妹，那么我所碰到的也不知是姐姐还是妹妹了？ ” 吕四娘道：“ 连唐晓澜都分辨不出她们，更不要说我们了。 ” 甘凤池道：“ 要分辨他们，只有一法，姐姐的武功较高。 ” 一瓢道，“ 假如妹妹的武功也精进了呢？ ” 甘凤池道：“ 那就无法辨认了。 ” 一瓢道 :“ 唐晓澜呢？ ” 吕四娘道 :“ 他和十二指神偷陈德泰在雪魂谷养伤。 ”

一瓢又道：“ 允祯这厮真狠，他登位不过数月，就兴大狱，而且还一把火把少林寺烧了！ ” 甘凤池问道：“ 你从嵩山经过吗？ ” 一瓢道：“ 我在路上见年羹尧的大军开往嵩山，只好绕道避过，不久就见嵩山火起，少林五百寺僧，个个身怀绝技，若然被他们一网打尽，这就真是武林旷古未有的浩劫了！ ” 甘凤池想起当年护送印宏上嵩山，曾听无住禅师预料到少林将有大劫的话，道：“ 无住禅师高瞻远瞩，但愿他能逃过这场浩劫。 ” 群雄遥看三百里外的嵩山，火势未灭，都不禁唏嘘叹息。

按下吕四娘等人不表，且说冯瑛逃出邙山之后，思前想后，觉得下山以来，种种经历，都非常奇怪。路上无端碰到一些人要追她，年羹尧又把她当成另一个女子，而今在邙山碰到的那个手挥腰带的少年，又硬说自己曾用毒刀伤他，真不知是何道理！

冯瑛想来想去，心道：“ 莫非这世上有一个相貌和我极为相似的人？ ” 走过小河，临流照影，绝世丰姿，连她自己也看得呆了，喃喃说道：“ 我不信世间上还有一个这样的人！ ” 心中狐疑已极，突然转了念头，迁向陈留行去，想再到年家，务必探个水落石出。

“ 莫非世间上有一个相貌和我极为相似的人？ ”“ 我不信世间上还有一个这样的人！ ” 冯琳这时，也是如此呆呆的想。

她那晚从年羹尧卧室中的复壁暗门逃出之后，偷了一骑马，连夜跑出陈留，想起李治把她当成易兰珠的徒弟，口口声声叫她“ 瑛妹 ”，年羹尧一回来就问她有否出过园子，还说在路上见她和双魔打架。如此看来，一定有一个人极似自己了。冯琳也不自觉的临流照影，顾影自怜，叫起来道：“ 我便是我，世间只应有一个我，那能有两个冯琳！ ” 她本来也想再回年家探个下落，但为了惧怕了因，只好茫然的向前乱走。

一日，冯琳正在路上行走，忽见前面一骑白马，马上坐着一个女子，披着大红斗篷，白马红裳，十分抢眼，看她腰悬佩剑，还有暗器皮囊，想必也是练武的人。冯琳心道：我出道以来，还未碰过几个会武艺的女子，不知此女武功如何？好奇心起，放马奔驰，跟在她的后面。那女子听得背后有得得蹄声，回过头来，盯了冯琳一眼，冯琳见她眉如弯月，眼若晨星，口唇微微翘起，美是美了，但却带着一副傲岸的神情，像是有刺的玫瑰丛中放着一颗水密桃，美艳之中却又似有不调和、和令人不舒服的感觉。冯琳讨厌她这一种神情，见她睁大眼睛盯着自己，她横了她一眼。那女子忽然“ 啐 ” 了一口，作了个鄙屑的神情，双膝一夹，刷的一鞭，把马儿打得放开四蹄，绝尘而去。

冯琳自小在皇府长大，众人把她捧得像凤凰似的，几曾受过这样闲气？不觉心中恼怒，暗道：这女子好没礼貌，好，我偏要跟着她走，气她一气。

冯琳忘记自己身上穿的乃是男子服装，那女子见她紧跟后面，以为她意存轻薄，所以发怒。

若然这女子是普通的女子也还罢了，这女子却正是以骄纵著名江湖，时时闹小姐脾气的杨柳青。江湖上的朋友，因为尊敬她的父亲——北五省的武林领袖“铁掌神弹”杨仲英，所以个个让她几分。她却以为是自己技艺出众，俨然以“女侠”自居，就益发骄纵，任性而行。这次她父亲和唐晓澜远赴京华，本来叫她留守家中，临行还郑重吩咐，不准她出门乱闯。她等了几月，不见父亲回来，又思念唐晓澜得紧——唐晓澜虽和她订了婚，但却迟迟不肯结婚，令她颇为不满，但这种事情，女孩儿家，却不便说出口来。——竟然不理父亲吩咐，单人匹马，独上京华。

冯琳却是小孩心性，见杨柳青神情傲岸，屡屡在马背上回眸盯她，越发要跟着她走。杨柳青快时，她也快马加鞭，杨柳青慢时，她也放松缰绳，不即不离，总保持在三十步距离之内。冯琳在皇府长大，不知骑过多少名马，骑术比杨柳青高明得多。杨柳青给她逼得怒从心起，七窃生烟，看着已走到林边荒僻之地，蓦然勒马横鞭，摘下弹弓，回眸叱道：“你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冯琳“哧”的一笑，道：“大姑娘，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你管我干什么？”杨柳青柳眉倒竖，叱道：“好小子，你叫什么名字？是那条线上的？胆敢跟起你的姑奶奶来啦！”冯琳伸出手指在脸上一刮，笑道：“又不是和你对亲家，好个大姑娘，你查根问底做什么？这条路可又不是你的。你能走我不能走？”

杨柳青嘿嘿冷笑，高声说道：“你知道我是谁？”冯琳接口答道：“知道你是出来找汉子的大姑娘！”杨柳青杏脸涨红，怒喝道：“好小子，年纪轻轻，口舌轻薄，饶你不得！”一拉弹弓，流星般打出三粒铁弹，冯琳一个“镫里藏身”躲过第一粒，双指一伸挟着了第二粒，轻轻一弹，双弹对撞，将杨柳青的第三粒铁弹也打落了。一翻身坐上马背，笑道：“哈，没打着！”

杨柳青大怒，弹弓再曳，弓如满月，弹似流星，冰雹般飞射过去，冯琳叫道：“哎呀，不好！”突然一个倒栽葱跌下马背，但却并不跌倒地上，而是纤足轻勾马背，倒挂起来，那匹马斜刺里冲出十余丈外，杨柳青的弹子嗖嗖的在马背上飞过，仍然没打着她！

冯琳抖露了这一手绝妙的骑术，杨柳青不禁暗暗惊心。说时迟，那时快，冯琳陡然又翻身上马，叫道：“来而不往非礼也，接刀！” 拍马一冲，两柄飞刀电射而出！冯琳的飞刀之技，得过钟万堂的真传，又得过韩重山的指点，确是非同小可。杨柳青觑准来势，柳腰一扭，待闪过她第一把飞刀然后再把第二把飞刀打落，那料冯琳的第二把飞刀后发先至，杨柳青刚向左边一闪，一道寒光已经疾飞到面前，杨柳青慌忙把弹弓一挡，只听得“咔嚓”一声，弹弓竟自当中断了。颈边一阵冰凉，第一口飞刀又贴肉飞过。这还只是冯琳意存戏耍，并不立心伤她性命，要不然这一柄飞刀早已穿喉而过。

杨柳青又惊又怒，抽出佩剑，拍马上前，要和冯琳拚个死活，忽听得背后又传来了马蹄之声，冯琳眼利，已隐隐瞧见，二三里外，来了数骑，马上的人似是“公差”。心道：若是允祯派来的人那可不好。且放过这泼婆娘吧。左手一拍马颈，那匹马乃是年羹尧所养的战马，给她一拍，蓦地长嘶。杨柳青忽见冯琳的马疾风般飞驰过来，眼神一乱，将剑朝马背上冯琳的身影疾刺两剑，那刺得着，忽觉头顶给人轻轻一拍，风声呼呼，那匹马已从身边飞过，

杨柳青一摸头顶，头上所插的两根玉簪已被冯琳取去了！

杨柳青大怒，拍马追赶，越追越远，过了些时，连冯琳的背影也不见了。

冯琳马快，半个时辰，跑出了廿余里外，遥见远处嵩山矗立，松了口气，心中想道：听说嵩山乃是少林寺所在，少林寺有天下武术总汇之称，我学了这么多各家各派的武功，不知能否与少林寺的僧人抗手，油然起了到嵩山礼拜之心，傍晚时分，走到了一个小镇，名叫郭家镇，问起镇上居民，知此地离嵩山只有两日路程，马快的大半天就到了。

冯琳在镇上找了一间最好的客店住下，吃过晚饭，正想安歇，忽听得外面有女子的声音说道：“掌柜的，给我一间最好的上房，有没有？”掌柜的恭声答道：“杨女侠，你老来要，没有也得有。小二，来呀，把贵客带到东厢上房去。”冯琳听得声音好熟，在门缝里张望出来，见果然是路上碰到的那个女子，笑了一笑，心中暗道：“这一点本领，就称起女侠来啦！”杨柳青要的房间正巧就在她的隔邻。

杨柳青进了客房，掌柜的亲来侍候，送茶送水送饭忙了半天，杨柳青道；“辛苦你啦，王老头。”冯琳在隔室听得铿然有声，杨柳青道：“这锭银子赏给你啦！”掌柜的道：“哎呀，小的可不敢要你老的银子，杨老爷子前年替我们除了镇上的恶霸，小店一年也省了二三十两规银，感激还来不及，怎好意思要你的银子。”杨柳青道：“那是我爹的事，我总不能白住白喝你的。”掌柜的推辞再三，这才接了。道：“你老早安歇吧。”说着退出房门。冯琳暗道：听这样说来，这泼婆娘的父亲倒像是个侠义中人。接着听得隔房悉悉索索之声。冯琳想道：待她熟睡之后。我且搜她一搜，看她是谁的女儿。

再过一阵，冯琳听得隔室微有鼾声，正想起身，忽听得外面人声步声，店门打开，住客们惊醒骚动，掌柜的大声叫道：“公差来查夜啦！客官们都守在房里，不要出来。”冯琳心中怙惙，披了衣裳，坐在床上，听那些公差的脚步声，似是分成两路，分头搜查两边的客房。

冯琳惴然戒备，隔房陡然传出吵闹之声，杨柳青尖声说道：“你们搜完了没有？”一个官差哈哈笑道：“你是江湖的卖解女子吗，你的汉子呢？”一个官差道：“人家是大闺女呢！”杨柳青叱道：“搜完了就给我滚出去！”先头那官差嘻嘻笑道：“没搜完呢！房间里搜完了，你的身上还没搜！”语音未落，只听得啪的一声，那官差的脸上似乎中了一掌，杀猪般叫将起来。杨柳青喝道：“给你姑奶奶滚出去！”这么一闹，搜东边客房的官差顿时蜂涌而来，杨柳青娇叱一声：“滚！”左右开弓，拍拍两掌，用家传铁掌的“力跌千斤”招数，把两名官差摔出门外，拔出佩剑，一跃而出，官差叫道：“好凶的贼婆娘啊！”

纷乱中有人喝道：“先把这贼婆娘缚了！”顿时刀剑相交，劈劈拍拍的在外间天井打将起来。冯琳听那兵刃相触之声，吃了一惊，道：“咦，官差之中居然有如此高手！”探头窥望，只见四名官差将杨柳青围在核心，为首的使一柄钩镰枪，吞退抽撤，招招厉害，杨柳青给迫得只有招架之功，形势十分危急。冯琳心道：“好，看她同是女子份上，救她一救”，双指连弹，把取自杨柳青头上的两支玉簪弹将出去，杨柳青陡见冯琳，吃了一惊，心道，“原来这坏蛋和官家的鹰犬乃是一伙！这回糟了！”

使钩镰枪的那人身形一闪，叫道：“留神！”围着杨柳青的两名官差突然倒在地上，原来是中了冯琳暗器打穴的道儿。杨柳青跃出圈子，冯琳嘻嘻笑道：“奉还你的玉簪，你怎么不接呀！”杨柳青疾风般的冲出客店大门，

拉起弹弓，劈劈拍拍的向里面乱打。使钩镰枪的怒吼一声，拨开近身的铁弹，正要追出，忽听得一个女子阴恻恻的说道：“把这小子拿下，哎，‘他’不是臭小子，他是女扮男装的野丫头，皇上所要的钦犯！”

冯琳一听，吃了一惊，这女子竟是韩重山的妻子叶横波！冯琳主剑一挥，夺路而走，左手一扬，三柄飞刀，两柄取那使钩镰枪的汉子，一柄取叶横波。叶横波冷笑道：“哈，教会徒弟打师傅啦！”一掌劈空，冯琳那口飞刀给掌风震得倒飞回来，与后发那两柄飞刀相撞，一齐跌落石阶。使钩镰枪的那条汉子已飞步上前，一招“龟蛇锁江”，钩镰枪一伸，锁拿冯琳的宝剑，冯琳一个盘尤绕步刷刷两剑，先把旁边的两名公差刺伤，回身与那使钩镰枪的斗在一起。

叶横波磔磔怪笑，大声叫道：“臭汉子，正点在这儿，快来瞧你的乖徒弟呀！”蓦地里震天价一声巨响，西边一间客房板壁倒塌，木片纷飞中惨叫之声大起，有两人先后冲了出来，只听得韩重山高声叫道：“臭婆娘，正点在这儿！”

冯琳放眼一看，在火把光中，只见一个枯黄焦瘦的和尚，双目炯炯有威，大喝一声，左手抓起一条大汉向石阶摔去，右手一掌将韩重山的辟云锄震开。韩重山在武林中已算是一等一的好手，竟然给这老和尚的掌力震得连连后退。冯琳分心一看，那钩镰枪的一枪搠来，险险给他刺中，冯琳迫得凝神一志，抵御敌人。耳边但听得韩重山叫道：“臭婆娘，快过来，王敖，你留心那野丫头的飞刀。只准捉活的，你小心些儿！”叶横波盯了冯琳一眼，抽剑助他丈夫，所有卫士，也都拥去围攻那老和尚，只剩下那个使钩镰枪的汉子缠着冯琳。

酣战中只听得连连惨叫之声，想是那些卫士给老和尚一个个打跌了。使钩镰枪的那条汉子武功甚强，冯琳双眼注定他的兵器，不敢旁观，心中暗数那不同音调的惨叫之声，霎那之间，似已有八人重伤倒地！

原来这个和尚乃少林寺以前掌经堂的首席高僧，如今身为少林寺监寺的弘法大师。弘法大师乃少林三老之下的第一人，自前任的监寺本无大师被年羹尧害死后就由他升任监寺，雍正（允祯年号）登极之后，少林寺主持无住禅师料知浩劫将临，好在他早两年已命少林寺的僧侣携带法物经卷，暗中疏散，一支走福建莆田，一支走广东南海，在少林寺被火焚的前夕，寺中僧众已十九疏散。那日，听得年羹尧驻军朱仙镇外，风声甚紧，弘法与达摩院中的长老便请主持走避，岂料无住禅师微微一笑，说道：“你们赶快走吧，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弘法等当然不肯，无住禅师说道：“允祯与年羹尧若到嵩山，不见老衲，怎肯干休？我纵苟活一时，也必累少林寺僧被朝廷追捕。佛祖云：我不入地狱谁人地狱，老衲不德，亦愿身体力行。”弘法等仍然不肯，无住庄严合什，毅然说道：“我今以少林寺主持身份，令你等速离！”少林寺寺规最严，弘法等人只好最后一批离山，第二日年羹尧的大军就把嵩山围得水泄不通。

雍正和年羹尧都曾出身少林，深知寺中僧侣厉害，早准备了最厉害的火器，以三百名配备有硫磺火筒的御林军，在少林寺周围乱扫，那喷火筒中间贮有硫磺火硝白磷等引火之物，一揭筒盖，白磷点燃，烈焰立即喷出，一扫着殿瓦墙壁，便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火光弥漫开来，在数百年前，这已是无可抵御的火器。允祯犹恐有失，在喷火队之后配以数十名大内高手，再在外围配了千名神箭手，准备寺中僧侣突围。谁知火势熊熊，少林大门紧闭，竟没

一人逃出。

允祯大感意外，对年羹尧道：“ 难道寺中僧侣甘受焚毙？ ”转眼之间，少林寺已成火海，一片墙摧栋折之声，烧了半天，只有当中那座石塔还未倒塌，忽见石塔上端坐一人，年羹尧道：“ 少林寺的主持耐不住火烧，跑上塔顶来了？弓箭手小心！ ”话声未停，无住禅师口宣佛号，突然从塔顶一跃而下，跳入火海，过了片刻，那石塔轰隆倒下，少林寺三十六大殿，与华严宝塔，尽都灰飞烟灭，年羹尧松了口气，道：“ 少林寺的主持已投火自焚，僧众想必都已在火海中化为灰烬！ ”允帧心想，无住禅师乃是五百僧众之首，连他也未逃脱，其他僧众想必没有先他而逃之理，只是还有一事未明，那石塔高十余丈，虽在火海之中，也应可多延时刻，何以这样易于倒塌？

允祯不知，华严宝塔的倒塌，半是由于火力所攻，半是无住禅师自毁。无住一级级的走上塔顶，在每一层塔基，都用掌力震松砖石，然后再在塔顶现身，让雍正皇帝亲自见他投火自焚，令雍正安心，这才保全了少林寺的许多僧侣。因为雍正见“ 首要 ”已除，纵怀疑有少数僧人逃脱，追究也不严紧了。

雍正与年羹尧放火烧了少林寺之后，留下一批人在山上看守，另外派一批人在嵩山周围三百里内搜查巡视。为的是预防有别派高人到嵩山问讯，所以在嵩山周围张下罗网。

火烧少林寺之后半个月，搜查渐宽，允祯带了哈布陀等人，另办一件大事去了。只留下韩重山夫妻在河南境内主持巡视事务。至于嵩山之上，则留下海云和尚与御林军统领秦中越驻守。弘法大师打听得清廷防范稍松，心悬无住禅师，偷偷回到河南，始知主持已壮烈牺牲，于是昏夜上山，在华严宝塔旧址，取了一掬泥土，作为少林寺的圣物，准备带回莆田，永留后代弟子瞻仰。弘法大师武功卓绝，偷上嵩山，留守的海云和尚等人，丝毫不觉。可惜逃了一关，逃不了第二关，终于在小镇的客店中，遭遇了韩重山夫妻的盘查。

与冯琳对敌的人名叫王敖，是河南抚衙中的第一高手，河南巡抚派他协助韩重山搜查。此人武功虽然不若韩重山夫妻，但却比冯琳稍高，而且他也是打暗器的能手，练有极其歹毒的独门暗器。

冯琳与王敖恶战，连用了好几派武功，都脱不了身。猛然想起韩重山要捉活的说话，心道：此人不敢伤我的性命，怕他何为？剑法一紧，全取攻势，冯琳武功与王敖相差有限，既无性命顾虑，强攻猛打，凌厉无前，王敖给她迫得连连后退，看看就要冲出门去。王敖咬了咬牙，抢先一步，堵住大门，钩镰枪一伸，格住了冯琳宝剑，左手一扬，无光无声，冯琳忽觉腕骨似给蚊子叮了一口似的，微感酸麻，也不怎样在意，用无极剑中的“ 千钧一羽 ”招数，将王敖的钩镰枪粘出外门，刷刷两剑，冲开一条逃路，一跃跳出大门。猛听得王敖哈哈笑道：“ 野丫头，你中了我的独门暗器啦！还不乖乖的弃剑投降，请我救治？ ”冯琳怔了一怔，王敖追到背后，冷不防冯琳也回手一扬，两柄飞刀，左右分到，王敖旋身一格，当的一声，钩镰枪打飞了一柄飞刀，可是第二口飞刀却斜刺掠肩飞过，上敖转身稍缓，肩上一痛，火辣辣的也着了一下。王敖大怒，喝道：“ 泼丫头你找死啦！ ”钩镰枪风狂雨骤，再把冯琳的宝剑裹住。就在此时，猛听得砰然巨响，客店的大板门碎成几块，飞出门外，几条黑影，倏然冲出。正是：初闯江湖遭暗算，隐伏危机尚不知。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矢志扶持 真情萌爱念　金针度劫 怪症触芳心

冲出来的是韩重山夫妻，他们二人与四名捕快四名卫士围攻弘法大师，四名捕快武功甚低，霎眼之间，全给弘法大师打得重伤，其他四名卫士，不及半个时辰，也相继倒地。韩重山夫妻大惊，拚力抵御。弘法大师的武功，仅在少林三老之下，韩重山夫妻虽然是一等一的好手，也占不了半点便宜。但弘法大师却是给他们缠上了。

缠战一久，弘法大师心头烦躁，诚恐敌方尚有高手。暗运内家真力，阴掌向内一圈，长拳捣出。少林寺神拳无敌，韩重山横掌一挡，哪挡得住，“ 砰 ”的一声，拳风已扫中右肋，庞大的身躯直给震出大门。

叶横波虚晃一剑，飞身便逃，弘法大师扑出门外，猛听得呜呜声响，一件黑忽忽东西自外射来，弘法听声辨器，引身一闪，那暗器好怪，竟然转折飞来，弘法大怒，一掌劈去，掌风—荡，暗器飞堕墙边。弘法举步再追，不料那暗器在墙边一撞，蓦然飞腾起来，弘法猝不及防，脚踝一阵剧痛，暗器的倒钩已刺进骨头。弘法双指一钳，把暗器拔了出来。追出门时，韩重山夫妻已经不见。弘法所中的暗器正是韩重山精心所炼的“ 回环钩 ”，形如曲尺，两端尖利，周围还装有明晃晃的倒钩，可以回环转折，上下飞腾，当年易兰珠初遇回环钩时，还几乎着了道儿，幸赖功力深湛，才能用金钢指力，强钳了去。弘法虽然武功卓绝，比易兰珠却差一筹，又不明“ 回环钩 ”的特性，因之吃了大亏。

里面王敖与冯琳恶斗，猛见韩重山夫妻呼号逃跑，弘法大师追出门来，把他吓得魂不附体，飞身也逃。冯琳正想追赶，忽听得耳边有人叫：“ 小姑娘你不要追啦！让老衲给你看看，你中了什么暗器。 ”冯琳一怔，只见那老和尚已站在自己的面前。冯琳心道：这老和尚真真厉害，一眼就瞧出我女扮男装。我中了什么暗器，难道刚才给蚊子似的叮了一口，那就是敌人所跨口的独门暗器吗？弘法大师拿起冯琳的手，轻轻摩了一下，面色倏变，“ 唔 ”了一声道：“ 这是四川唐家的独门暗器七煞白眉针。 ”

冯琳不知七煞白眉针是什么名堂，也不知道四川唐家是什么来头，笑着问道：“ 老和尚，你真有本领，能把韩重山夫妻都打跑了。你中了他的回环钩一定很痛了。我一点也不觉痛，你还是先医自己吧。 ”弘法一听，这女孩子不但知道韩重山的名字。而且还知他用的是什么暗器，不禁大为惊奇，狐疑满腹，急忙问道，“ 你的师傅是谁？你叫什么名字？ ”冯琳一愕，本不想说，但是那老和尚祥眉善目，对自己十分和蔼，脱口说道：“ 我的师傅多着呢，你赶跑的这一对韩重山夫妇也是我的师傅，不过老和尚你别害怕，我教你怎样治伤。 ”弘法听了，大感意外。

冯琳梨涡浅笑，续道：“ 韩重山的钩是没毒的，它的倒钩若折碎了嵌入肉中，你用磁铁吸出来便行了。你瞧，这多简单。他的暗器是专为擒敌用的，你的武功比他们高，没有给他们擒着，就不必怕他的暗器了。 ”冯琳心想：我给蚊子似的东西叮了一下，这和尚都这样紧张，想来他的武功虽高，对暗器却不熟习。冯琳心感这和尚对她和善，又想乘机卖弄她对暗器的知识，滔滔不绝的说了一通，不知自己竟是班门弄斧。

弘法大师给她逗得笑了起来，心道：“ 这孩子真真可爱，可惜大欢喜自恃聪明，不知天高地厚。 ”原来冯琳所中的七煞白眉针是四川唐家所炼的一种极为歹毒的暗器，针细如毛，所以叫做白眉针，刺入人体之内，顺着血管

深入，到了心窝，神仙难救。冯琳手腕穴道之处中针，大约在七天之后，白眉针便到心窝。而且若在头三天之内，不能阻住毒针上升，以后纵得解药也成残废。这解药只有唐家才有，王敖是四川唐家的女婿，他用白眉针伤了冯琳，原意并不是想取她性命，而是想要挟她投降。不料事出意外，王敖忙着逃命，这时已不知走到何方。更无从求到解药。

弘法大师一笑之后，戚然心忧，看这女孩子雪肤花貌，可爱异常，若给她知道在七天之内，便要身亡，不知多伤心呢。少林寺的灵药虽多，偏偏就没有一种能解七煞白眉针的。

弘法大师暗暗叹息，冯琳见他久久不语，笑道：“你行得动吗？你行不动，我给你找磁石去。”弘法大师合什说道：“小姑娘菩萨心肠，老衲多谢你了。我不用磁铁，你也不必为我担心。倒是你的伤，你的伤……”弘法大师不忍把真相说出，言辞呐呐，冯琳道：“怎么样？”弘法大师在身上掏出三粒丹药道：“你把这药丸吞下去，每天吞一粒。然后你到福建莆田的少林寺去，就说在路上碰到我这么一个老和尚，叫你来的，他们便会收留你了。”弘法给她的丹药，乃是少林寺秘制的“少还丹”，虽然不是对症的解药，但在三五天内，却可将毒气止着不升，一月之内，不至身亡。弘法大师打算，化一两天功夫，到河南巡抚衙中，把王敖捉来，迫他拿出解药。但不知能否成功，所以不想先说。弘法身为清廷的猎物，自是不敢携冯琳随行。

冯琳接了丹药，笑嘻嘻的道：“这药丸苦不苦？”弘法急道：“不苦，不苦，你快吞吧。有人来啦，老衲要走了！”僧袍一拂，上屋便逃，冯琳见他左足虽然微跛，行动仍是十分矫捷，这时月亮正到天心，月光下忽见两条人影如飞奔来，其中一人就是以前在四皇府要自己跟他出走的唐晓澜。冯琳吃了一惊，只恐唐晓澜和吕四娘乃是一道，要来捉拿自己。

奔逃中忽听得那老和尚的声音叫道：“唐晓澜，是你和陈大哥吗？”冯琳心道：哦，原来他们是认识的。脚底加快，越发跑得迅疾，那老和尚和唐晓澜并不追来，想是唐晓澜未曾发现自己，而老和尚也忙着和他们叙旧了。

冯琳跑了一阵，已出小镇，心道：“我何必去什么福建莆田，嵩山就在附近，要到少林寺去，何必舍近图远。而且嵩山的少林寺比莆田少林寺有名得多。

约莫跑了二三十里，天还未亮，冯琳疲倦不堪，在山坡的高地上，脱下外衣，躺下休息，也不知睡了多久，朦朦胧胧中，忽听得有脚步之声，冯琳转了个身，听得有人叫道：“咦，有个女孩子睡在这里！”冯琳跳起身来，定眼一看，吓得睡意全消，来的两人，一男一女，正是王敖与叶横波。

原来韩重山与叶横波逃脱之后，不久就与王敖会合，韩重山受了弘法大师一掌，虽无性命之忧，却要养伤几日，王敖中了毒刀，毒势也渐渐发作。韩重山道：“弘法那秃驴中了我的回环钩，轻功必受影响，臭婆娘你去缀（跟踪）他。我叫天叶师弟赶去帮你。”又对王敖道：“你中了那野丫头的毒刀，可得捉着她迫她拿出解药。”其实韩重山也有解药，但怕王敖不肯出力，所以不拿给他，只给了他两颗普通解毒止痛药丸，就催他再去追踪。

冯琳一跃而起，反身欲逃，叶横波长剑一指，拦着她的去路。冯琳一招“饥鹰掠羽”，疾刺过去。叶横波哈哈笑道：“你有多大能耐，敢与师娘对剑！”横剑一封，往外一展，这一招攻守俱备，端的厉害。但叶横波诚恐误伤了冯琳，不敢用尽全力，只随意一挡，以为冯琳的剑，必然被她磕飞，那料冯琳今非昔比，双剑相交，叶横波的剑竟给荡开，吃了一惊，暗道：“咦，

这野丫头进境，怎么如此神速？”不敢大意，霍霍几剑，将冯琳的剑势压住。

叶横波认真起来，冯琳自不是她的对手，但冯琳得了傅青主的遗书，习了玄门的正宗内功，加上本来学会的各派武艺，三五十招之内，居然未露败象。王敖提枪欲上，叶横波怒道：“不必你来帮忙，老娘不信擒不了她！”剑招一紧，顿时把冯琳裹在剑光之中。只是叶横波有所顾忌，只想生擒，不敢使出杀手，所以冯琳虽然迭遇险招，还能拼命招架。

又斗了三五十招，叶横波深觉颜面无光，拚着把她刺伤，剑掌兼施，剑刺麻穴，掌夺兵刃，冯琳力挡数招，十分吃力，看看就要被她生擒，忽听得有人叫道：“瑛妹，是你吗？”冯琳不敢回头，力架一剑，大声答道：“是呀，李治大哥，快来帮我！”叶横波剑身一压，把冯琳的宝剑压得抬不起来，左手骈指如戟，骤然向她麻穴一点！

就在此际，那少年已如飞赶到，右手长剑一格，把王敖的钩镰枪荡开，左掌一推，又将叶横波的点穴招数化解。叶横波一看，正是以前在“三潭印月”所遇的那个少年，后来查出是李自成曾孙的李治。嘿嘿笑道：“哈，又是一个钦犯来了！”剑招暴展，迳取李治，李治剑把一翻，似左忽右，刷的一剑刺到敌人左肋。叶横波使个“封侯夺印”招数，想把李治的剑封住，那料剑招方展，李治的剑已到右方，叶横波给他一连几记怪招，杀得手忙脚乱。冯琳又乘隙钻击，叶横波险象环生，大声叫道：“王敖，你对付这个丫头！”王敖展开钩镰枪上前助战，心中冷笑：“原来你连两个小孩子都打不过，还摆什么前辈架子？”

四人一合即分，李治的剑钉紧叶横波，此来彼往，各施杀手，从树林中打下山坡。李治是白发魔女的嫡系传人，剑法奇诡辛辣，天下无匹，叶横波功力虽高，一时间却被压在下风。

冯琳见李治到来，精神大振，她有了昨晚的经验，再战王敖，不图急进，只把无极剑法，霍霍展开，把门户封得非常严密，王敖连攻了二三十招，身上渐渐发热，口中焦渴，知是毒伤发作，攻势不得不缓。

冯琳嘻嘻笑道：“你这狗贼，技亦不过止此而已，呸，还不快快弃枪投降！”王敖武功实际在她之上，只因毒刀的毒性发作得快，所以不支。给她一喝，又气又怒，冷笑道：“野丫头，你中了我的毒针，七日之内，必定身亡，还逞什么能？”

冯琳哈哈大笑，道：“胡说八道！”突然转守为攻，使开的却是允祯亲自教她的少林派达摩剑法，着着抢攻，从“一苇渡江”使到“法轮三转”，不过十招，已把王敖杀得手忙脚乱。王敖叫道：“你不信我的话吗？”你的曲池穴现在是不是隐隐酸麻？”曲池穴位于肘部关节中央，王敖计算白眉针从血管上行，现在该行至曲池穴附近，因此出言警告，不料冯琳吃了弘法大师所赠的“少还丹”，白眉针已被血液胶住，暂不会上行，因此毫无痛楚，冯琳见他满头大汗，尚自虚声恫吓，“嘿嘿”笑道：“且看是谁的死期到吧！”左一剑右一剑，招招凌厉，片刻之间，王敖连中两剑，偷眼看叶横波时，叶横波与那少年厮杀正酣，两人旗鼓相当，一时间尚分不出胜，想叶横波抽出身来帮助自己是不能够的了，不觉气馁，声调转低，以恳求的口吻说道：“我死了你也不能活，不如咱们交换解药，各不相犯如何？”冯琳大笑道：“你若好好求，或许我能饶你，你意图要挟，我就偏不饶你了！”剑招一紧，一翻一绞，王敖的钩镰枪把握不住，脱手掷下山涧，给山上泻下的瀑布一冲，堕入山脚河中。王敖横了冯琳一眼，叫道：“玉貌花容，可惜，可惜！”冯

琳怒道：“可惜什么？”恨他口舌轻薄，反手一剑，把王敖搠了个透明窟窿，自前心直透后心，显见不能活了！

李治与叶横波各自使出看家本领，李治胜在剑法奇诡，叶横波却胜在功力深湛，拚斗了一百来招，李治额头见汗，呼吸紧促，叶横波正在反守为攻，连抢先手，忽听得王敖惨叫之声，不觉胆寒，想道：他们二人联手合攻，我可是斗他们不过。虚晃一招，如飞逃跑，李治气喘吁吁，停剑招呼冯琳，不再追赶。

冯琳想起以前在他受伤之际弃他而去的事，心中有愧，面色尴尬。李治笑道：“瑛妹，我找得你好苦。你和这贼婆娘不是很要好吗？还记得前年在三潭印月之时，你是和她一同来的，现在怎么和她打起架来了？”冯琳忸怩一笑，说道：“我欢喜和谁好便和谁好，这有什么奇怪呢？这个老妖妇欺负我，我不欢喜她啦。”

李治心中暗喜，想道：到底她灵根未灭，知道分辨好人坏人啦。她年幼无知，我得好好招扶她。忽见冯琳眉头一皱，问道：“瑛妹，你受伤了么？”冯琳道：“没有呀，只是在曲池穴附近，甚觉酸麻，不知是何道理？”说完之后，蓦然想起王敖的话，不觉一惊。原来冯琳在服食了少还丹后，白眉针本己给血液胶住，可是在一场激斗之后，血流快速，白眉针又缓缓上升。李治的舅舅武成化通晓医理，李治也懂得一些，伸手摸她玉腕，冯琳面上一红，李治因和冯瑛自小玩大，彼此无拘，所以毫不在意，摸了一摸，惊叫道：“你是受了喂毒暗器所伤了。唔，摸不出来，暗器必定极为细小，想必是梅花针吧？”冯琳道：“不是梅花针，是叫做什么七煞白眉针。”

李治大吃一惊，黄豆般的汗珠颗颗迸出。冯琳见他如此紧张，惊疑渐起，问道：“七煞白眉针很厉害么？我给打中时只似给蚊子叮了一口似的，一点也不觉得痛楚。”李治急问道：“是谁告诉你的？你中的暗器真是叫做七煞白眉针？”冯琳指着地下王敖的尸首，说道：“是他告诉我的，白眉针就是他射的。他还说，我过不了七日就要身亡哩！”侧头一想，又笑道：“呸，我可不信。他刚才说要与我互换解药，我也不理他。他当我是小孩哩，我可没上他的当。”李治一听，吓得面如土色，不待她把话说完，急急上前搜王敖的身，冯琳掩面说道：“吓，他死的样子好难看，把尸首拖过一边，我不要看。”冯琳到底是女孩儿家，出手虽然毒辣，见了尸骸，闻了血腥，可就不禁害怕了。

李治不理冯琳叫喊，搜了王敖尸身，取出一筒暗器，揭开筒盖，里面装满牛毛也似的小花针，比梅花针还要细小，李治心中一痛，急忙再搜，搜遍全身，却找不到解药，冯琳道：“你不听我的话，我可要跑啦！”跑到山边，面对河流深深呼吸，李治急忙叫道：“听你的话，你不要跑！”把尸首踢过一边，用落叶将它掩盖。冯琳噗嗤一笑，道：“我吓你呢，你也相信，我现在不跑啦，喂，白眉针真的很厉害吗？”

李治见她死到临头，尚自不知，还似小孩子一般的乱开玩笑，又是悲痛，又是心急。问道：“喂，这人使的兵器呢？”冯琳道：“给我打得他掷下河中去了。”江流东去，河水滔滔，水深流急，显见是无法寻找的了。王敖的解药就藏在枪管之中，李治就算找着，也识不破机关，何况根本无从寻找。

武琼瑶熟悉各家暗器，李治自幼跟随母亲，知道七煞白眉针的来历，心中盘算道：“此去四川，最少要走一个多月，就算唐家肯给解药，也是缓不济急。”心中一急，不觉滴下泪来，倏又想道：“可不能给瑛妹知道，她知

道了一定慌死，就算不能挽救，也该让她死前尽情快活。”偷偷转过了身，抹干眼泪。可是冯琳已全看在眼中，大为感动。心道：以前他受伤的时候，我抛掉他，他一点也不怪我，现在我中了暗器，他却这样关心，比我紧张百倍，哎，这人虽然不算聪明，却是真真难得。冯琳在皇府之中，虽受众人宠爱，可是这样自然流露的至性真情，她却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

李治回过头来，强笑说道：“瑛妹，你喜欢什么？我陪你玩。”冯琳道：“瞧你急成这样，连笑声也是颤抖的！笑不出就别笑，勉强装笑很是难看！”说着扮了一个鬼脸，这回李治倒给她真的引得破涕为笑。冯琳道：“我都不急呢！你急？我不信白眉针要得了我的命。昨晚我吃了老和尚一颗丸药，什么痛苦都不觉得。他还叫我到福建莆田的少林寺去找他。你想，若然我活不了七天，他怎么会叫我去？我在路上已经死啦！”李治一喜，问道：“什么老和尚？那药丸还有吗？”冯琳吞下一颗药丸，道：“武功顶好顶好的和尚嘛。”李治笑道：“他总得有个名字吧？”冯琳道：“他又未告诉我，我怎么知道？”李治心想，难道是少林寺的高僧？莫非就竟是莆田少林寺的主持。那么去嵩山不是近得多？咦，我真笨！竟然想不起少林寺来！少林寺的灵丹妙药极多，说不定就不必需要唐家的解药也可救治。李治不知少林寺已被火烧，更猜想不到冯琳碰到的就是嵩山少林的监寺，而少林监寺也无法医治。

冯琳见李治呆呆出神，道：“你想什么呀？”李治道，“我想和你到嵩山去。咱们就是不加快脚程，明天也可到达。不是比去福建莆田快得多吗？”冯琳拍手笑道：“你想的和我一样，我正想到嵩山去呢。喂，咱们求得解药之后。再约少林寺僧比一比剑。”李治道：“少林寺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你到少林寺礼拜，可不能胡闹。”又道：“你的师傅和少林寺以前的主持本空大师乃是相识的朋友，和前任的监寺本无大师也是知交，少林寺僧人一定会接待你。”冯琳道：“是么？怎的我未听师傅提过？”李治笑道：“易伯母见你是个孩子，所以什么都不告诉你是不是？”

冯琳道：“是呀，她嫌我多话，所以什么也不告诉我。”李治一愕，道：“你以前文静极啦，现在大个了才喜欢说话的是不是？你连你小时候是怎么样的都忘记了？”冯琳一惊，心道：又碰钉了。可是她心思灵敏，面上神色自如，毫不表露出来，微笑说道：“我对最亲近的人就多话啦，对一般的人谁高兴多说。”李治一想，也是道理。冯琳和易伯母有如母女，她在伯母面前絮联撒娇也是常事。冯琳见他微微一笑，不敢多说，小心翼翼的试探问道：“你舅舅呢？”李治道：“他有事情回天山去了。”冯琳心中一宽，他知道李治性情忠厚，自己冒充易兰珠的徒弟，定不致给他识穿。

冯琳又再披上男子衣裳，和李治同行，一路上冯琳尽逗他说天山上的事情，而自己则巧妙的避开不知道的话题，不消半天，冯琳对天山七剑的故事，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易兰珠徒弟的性格等等，都已了然于胸。

嵩山是太室少室两山的总称，第二日两人到了少室山山下，这时距火烧少林寺已将一月，各派武林宗主无不知道此事，严禁门徒，不许踏入嵩山周围三百里内。（也正是因此，所以弘法大师一来，那光头就先惹人注意，遂被韩重山探知；而李治则因无甚名气，韩重山料别派的人已不敢到来，所以嵩山附近，这时巡逻反而转松，才给李治偷偷溜进。）李治与冯琳遥见有一大片山头光秃秃的，大为惊奇，两人一路登山，山下青葱一片，半山花树繁茂，但一上到少室山北麓的五乳峰下，却只见一片瓦砾，和烧焦了的木炭。

冯琳道：“怎么是这个样子，你一定带错路了。这里一间房子都没有，

那儿去找少林寺？”李治道：“少林寺在少室山北麓五乳峰下，天下谁人不知，怎会走错。”指着那堆瓦砾道：“你不见烧焦了的砖瓦？定是山上大火，少林寺给火烧了。”两人甚为失望，尤其是李治更觉悲痛，心想：救治瑛妹，只有寄望于少林，于今少林寺给火烧了，教我哪里去求灵丹妙药？

冯琳笑道：“你又急了？就是没有解药，我也不见得就会死。”冯琳已吞了最后一粒的少还丹，只是微感手腕酸麻，其他并无所觉。李治跳上一块石岩，纵目察望，忽然叫起来道：“那边好像有一间房子，哦，是房子。咦，还有一个人。”跃下岩石，跑前数丈，欢然说道：“这人是个和尚。”冯琳道：“一定是少林寺僧，咱们叫他！”撮唇一吹，群峰回响，那人飞奔而来，果然是个和尚。

李治恭身问道：“请问大师法讳？”那和尚道：“你们找谁？”冯琳见这和尚头戴羊角帽，身披黑架裟，目光凶恶，手中提着一把寒光闪闪的长剑，不像是少林寺僧人服饰，手中暗扣飞刀，冲口答道：“不找谁。”李治却道：“请问少林寺几时给火烧了？无住禅师还在此么？”那和尚一声狞笑，高声说道：“你们找少林寺主持？哈，来得巧极了，我正要找你们！”

李治打了个突兀，道：“大师这话是什么意思？”那和尚道：“什么意思，叫你去见无住禅师！”长剑骤发，呼的一股劲风便扫过来。

此人正是留守嵩山的海云和尚，他在嵩山守了将近一月，今日才初见外人，心道：哈，到底有两个小贼自投罗网。他本是威震南疆的剑师，可惜运道不好，投到允祯门下之后，一出山便碰见吕四娘，被吕四娘在田横岛上截断他的剑，自此不得重用，不能与了因天叶散人等并列，只被分配到外府武士中去做个教头，也正因此，他未见过冯琳。

李治突遭剑袭，几被刺伤，幸仗轻功精妙，平地拔起丈余，这才堪堪避过。海云和尚挥剑再刺，冯琳三柄飞刀一齐出手，海云和尚长剑一转，划了一道圆弧，滴溜溜的两个转身，三柄飞刀都给剑风激上半空，远远的抛下山谷。李治叫道，“瑛妹，你别动手。你再动手，我可要生气啦！”拔剑在手，一提一翻，展出白发魔女的独门剑法，与海云和尚恶斗起来。

海云和尚本不把李治放在眼中，不料劈面几招，便觉极难化解。吃了一惊，不敢大意，长剑呼呼风响，剑光笼罩全身，李治剑法虽然奇诡绝伦，却也攻不进去。两人转瞬之间，拚了三五十招，海云和尚先是以守为攻，后是以攻对攻，双方斤两悉敌，杀得个难分难解。冯琳在旁看得跃跃欲试，只是害怕李治真的生气，不敢上前，本来以冯琳的性子，很少听人的话。只因李治对她十分爱护，不知不觉之中，令她潜移默化，令她觉得不好意思不听李治的话。

海云和尚抢攻了三五十招，仍然占不了半点便宜，只觉敌人剑法奇诡之极，无可捉摸；本来他想独自领功，而今却惧怕冯琳上来夹击了。李治心中也暗暗吃惊：敌人剑法疾如雷霆，每一剑都似有千钧之力，久战下去，只怕吃亏。正想及时摆脱，忽听得敌人连连长啸，想是招呼同伴，心中越急，刷的一剑，陡然刺去。海云和尚见敌人剑尖晃动，似是刺向上盘，又似下刺膝盖，退了一步，左掌横拨，右剑平胸，兼顾上下左右，不论对方如何变招，都能对付得了。哪料李治剑锋一颤，改向中盘，疾刺他的“笑腰穴”。海云和尚猝不及防，被剑尖点了一下，又麻又痒，登时狂笑起来。李治大喜，反身拉了冯琳，飞逃下山。

未到山腰，海云和尚的副手，御林军统领秦中越已经赶到，判官笔左右

分展，在山道要隘之处，截住去路。留守嵩山的卫士，起初本来很多，后见日久无事，而允祯又正有事于他方，渐渐减缩，最后只留下了海云和尚与秦中越二人。秦中越的武功虽然还比不上海云和尚，可是他的判官笔打穴招数，也颇有独到之处，李治想在片刻之间将他打退，却是不能。

斗了二三十招，猛听得海云和尚，连声怒吼，如飞追下。李治心中凛然，笑腰穴乃人身麻穴之一，在软腰肋骨末端，适当肾脏位置，如被点中，便会狂笑不休，绵软无力。那知海云和尚只笑了一阵，便居然能举步如飞，这功力真是非同小可！冯琳拔出短剑，手扣飞刀，李治道：“ 你站到那一边去，我若不敌，你可先逃下山。 ”说话之时，海云和尚已然赶到。

李治背腹受敌，形势顿变，走了三五十招，招数渐为敌困，海云和尚长剑一绞一旋，当的一声，搭住了李治的剑身，李治凶辣的剑招施展不开，秦中越的判官笔左右一分，“ 双风贯耳 ”，左笔虚指面门，右笔直扎胸际的“ 玄机穴 ”，这一招李治万难抵挡！

冯琳闪过一边，却并不远，这时再也不理李治的话，玉手一扬，飞刀疾射，秦中越扭身闪避，失了准头，判官笔待再点时，已被冯琳一口飞刀，将他的判官笔打得歪过一边，秦中越斜跃闪避，李治长剑向前一探，解了海云和尚的招数，大声叫道：“ 瑛妹，快走开，不准上来！ ”冯琳笑道：“ 我可不理你的话啦。你别生气，一生气你就不够这秃驴打了，慢慢生气不迟。 ”口中说话，手底丝毫不缓，短剑横挥，已和秦中越杀在一起。

冯琳武功极杂，片刻之间，连换了五六种招数，秦中越武功只能算是二流好手，给她变幻无常的招数，杀得头晕目眩，三五十招过后，竟然只有招架之功。李治连连叫喊，冯琳只是不理。斗到分际，秦中越欲图败中求胜，行险侥幸，刷的一个箭步，飞窜过来，双笔一起，双点冯琳背心的命门要穴。冯琳轻功比他高明，又精听风辨器之术，秦中越飞身窜起，她已有所准备，容得秦中越的判官笔堪堪点到背后，冯琳足尖一点，半身一转，身形斜飞，剑锋圈后，姿势美妙之极，秦中越的双笔刚好凑上她的剑锋，给她一圈一旋，借力打力，叮当两声，两枝判官笔都给短剑绞出手去。冯琳叫道：“ 你们夹攻我的李治哥哥，饶你不得！ ”回身一剑，把秦中越五指削断，秦中越惨叫一声，从半山腰直滚下去。

海云和尚和李治各有擅长，本来谁也胜不了谁。只是海云刚才被剑尖点了笑腰穴，虽然仗着功力深厚，迅即无事，可是气力到底减弱了些，本就被李治的剑法压得处在下风，而今一见秦中越丧命荒谷，更是胆怯，长剑一招“ 李广射石 ”，明是抢攻，实是退却。

冯琳叫道：“ 胖和尚，你还笑得出吗？ ”一抖手又是三口飞刀，海云和尚剑已攻出，无法回防，左掌运掌成风，震激飞刀，可是如此一来，使剑的力道减半，说时迟，那时快，李治一剑下戳，海云和尚腿弯关节之处，已被剑尖挑断筋骨，海云和尚也真了得，在地上一个打滚，竟然和衣滚下山坡。

冯琳格格笑道：“ 哈，这像什么？这像饿狗扑屎。 ”笑声未停，忽然一跤扑地。原来她在剧战之后，白眉针又向上升，毒性发作，虽有少还丹，也压不住了。

李治大惊，俯身一看，见她面如金纸，叫了几声，不见回应。李治和冯瑛本是青梅竹马之交，这时更不把男女之嫌放在心上，伸手在冯琳胸口一探，只觉温软软的，显然未曾气绝，只是用力过度，一时晕了过去。李治想起舅舅教他的急救方法，用手指挖开冯琳的樱桃小口，用嘴巴给她接气。过了一

阵冯琳悠悠醒转，这时李治方觉软玉温香，不觉心神一荡，急忙把嘴移开，低声问道：“ 怎么啦？ ”冯琳道：“ 我口渴得紧。 ”李治知是毒性发作，道：“ 我和你找一个地方歇息。 ”抱起冯琳，在山拗突出来的大石岩背后，找到了一个山洞，李治将她抱进洞中，把自己的上衣脱下，铺在地上，将冯琳轻轻放下，洞中的石钟乳滴下水珠，李治用手掌积了一些水，灌冯琳饮了。冯琳神智稍清，道：“ 你走吧，不必理我了。 ”李治道：“ 瑛妹，你放心，你会好的。我在这里陪着你呢！ ”冯琳喃喃说道：“ 我不好，我不陪你。你好，你陪我。 ”李治知她想起以前她在自己受伤之际，弃他而去的事。道：“ 你别胡思乱想啦，我给你找果子吃。 ”冯琳又喃喃说道：“ 我骗你，我有话要对你说！…… ”话未说完，就晕了过去。

李治束手无策，轻轻给她抚拍，过了一阵，冯琳又醒了过来，嘴巴张开，头颅半仰，似乎是想说话，李治道：“ 瑛妹，你别说话啦，好好儿养神吧。 ”把放在旁边的冯琳背包取来，想给她当作枕头，好让她睡得舒服一点。忽然手有所触，背包裹有一卷厚厚的东西，李治取出一看，却原来是一本书，封面写着“ 金针度世 ”四字。

李治又惊又喜，他听母亲说过，《金针度世》一书，乃是傅青主一生的心血之作。上卷的拳经剑诀还算不了什么，下卷的医书却是稀世之宝。却不知怎的会到了“ 冯瑛 ”手中？再想一想，记起易兰珠曾对母亲说过钟万堂惨死之事，说是这本书一定在钟万堂之手，可惜当时忘记搜寻。李治心想：可能是易伯母叫冯瑛去取的了。心里想道：我本不应偷看此书，但书中可能有解七煞白眉针的医法，如今处在绝境，无法可施，只好先看了它，万一邀天之幸，待瑛妹好转之后，再向她告罪。

李治把下卷医书部分，一页页的翻阅下去，看了十多廿页，忽见有一页写着“ 离魂症医案 ”。李治心道：“ 这个名称好怪！ ”但为了急于找寻所需的药方，跳过不看，又翻了十多页，忽见其中一页写道：“ 解治飞针碎片等邪毒专编。 ”李治大喜，凑到洞口亮光之处，细细阅读。冯琳忽然一个翻身，道：“ 你做什么？ ”李治道：“ 我看你那本书。 ”冯琳忽又喃喃说道：“ 离魂症，离魂症，你看得懂吗？ ”

李治心中一动，看冯琳时，冯琳已瞌了双眼，转了个身，又睡去了。李治心道：为什么她尽挂着离魂症，咦，她的性情和在天山之时很不相同，许多儿时的事也不记得，莫非也患了离魂症了？且别理她，先把这解毒专编看了再说。

李治因为舅舅武成化通晓医理，他也颇有点医学常识，读起来比冯琳容易得多。看了一遍，心中大喜，原来解七煞白眉针之法，和解其他针毒之法一样，并不需要特别解药，可以用傅青主独创的针灸之法治疗。先用银针刺有关穴道，人体本身的抵抗力会因此而受激发，可令毒性渐渐减弱，然后用巴豆令病人大泻，余毒从粪便中排出，银针细小，纵留在体内，取它不出，也无足为害了。

李治喜孜孜的将书放好，蓦然想起地处荒山，既无可供针灸之用的银针，又无巴豆可买，如何是好。想了一想，从洞口望去，满山修竹，想道：“ 我削竹为针，大约也会有效。至于巴豆，虽然无处可买，但却可用别物替代，总之能令病人大泻一场便行。记起有一种山果，在半生未熟之时采下，一吃之后，便会腹泻，想必也可替代巴豆？他在无望之际，找到希望，无论如何，都要一试了。

李治看冯琳已经熟睡，再脱下一件衣裳，给她盖上，便出洞去找山果。走出山口，俯视山谷，忽见一条人影，一拐一拐的走得非常缓慢，走两步停一步，还不时发出呻吟之声，细看之下，正是被自己刺伤的那个和尚。心道：唔，原来这厮居然未死。李治无暇理他，自去找寻那种山果，找了半天，居然给他找到。李治拣那半生未熟的摘了五六个，然后斩下竹枝，削成利针，回转山洞。

山洞中冯琳已醒，不见李治，正想道：唔，他弃我而去，也是应该。李治已经回来。冯琳道：“你还未走吗？我四肢无力，胃闷欲呕，头痛口焦，在这荒山之中，料是无救的了。你回天山去吧，回天山去找你的瑛妹。”李治以为她神智不清，乱说谵语，笑道：“瑛妹不就在这里吗？你放心啦！我给你治，包保你能治好。”将冯琳轻轻扶起，道：“瑛妹恕罪，休怪无礼。冯琳道：“什么？”李治道：“请把外裳褪下，我给你刺有关穴道。”冯琳道：“你不必费心啦！”病眼朦胧中见李治焦急的模样，忽又笑道：“好，我给你治。你这人婆婆妈妈，说什么恕罪，无礼呀，我还不知你干什么呢！”

冯琳睡了一觉，说话清爽，李治一喜，心道：“她刚才还说谵语，现在却这样清醒了。”用竹针替她刺了有关穴道，又让她睡了一觉，傍晚时分，冯琳醒觉，一开口就嚷肚饿。李治大喜道：“谢天谢地，这可好了！好，你要果子吗？这里有甜山果。”正是：一双小儿女，患难见真情。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玉女露机心 疑团莫释　君王贪绝色 险象环生

冯琳辗然一笑，道：“你真好。”把山果咬了一口，皱眉道：“你骗我，这果子是酸的。”李治道：“酸的更好，你听我的话，把果子吃了吧。”

冯琳口渴肚饿，三两口把果子咬去一半，笑道：“我听你的话啦。”过了一阵，肚子作响，冯琳面上一红，道：“你出去一会儿。”李治道：“你好点吗？”忽听得“勃”然有声，臭气四溢，冯琳顿足道：“你快出去，人家要拉屎啦。”

李治想不到这山果催泻之功，比巴豆还快，心中大喜，连臭气也不觉得，转过了身，走近洞口，说道：“好了，好了！你把毒气泻清，过几天就可以和我下山了。你能够移动吗？你把衣服换了，等下我给你洗。”冯琳掩鼻说道：“我知道啦，你这人真是婆婆妈妈。”话虽如此，心中却是大为感动，想道：“连我都觉得臭，他却毫不在乎。”又想道：“若然他知道我不是他的什么‘瑛妹’，不知还会不会对我如此？”又想道：“他待人接物，出于一片至诚，这可是假装不得。我以前在他受伤之际弃他而去，他现在还对我这样。即算他是把我当成‘瑛妹，才这样对我，也是难得的了。”心中感动，不觉滴下泪来。

冯琳换了衣服，李治把地上秽迹抹净，卷起衣服，笑道：“果子虽酸，对你却很有益，再吃两个。”走出洞外，忽见洞旁藤萝深处人影一闪，李治喝道：“谁？”拾起一块石头，向人影躲藏之处掷去。那人攀着长藤，晃了两晃，像荡秋千一般飘下半山，躲入荆棘丛中。李治瞧清楚了，原来正是被他刺伤的海云和尚，心中暗叫不妙，不敢远离冯琳去追，就在洞口附近，寻觅山泉洗涤衣服。洗完再看，海云和尚的身影，已经隐没不见。

李治将洗干净的衣裳挂在树上，让它风干，回到洞中，冯琳又已泻了一次，又换了一身衣裳，见李治回来，问道：“你刚才和谁说话？”李治道：“那凶和尚还没死。不过，你也不用慌，我就在附近洗衣服，你听到什么响动，立刻叫我。”冯琳道：

“我知道啦。那凶和尚那天不是也中了你一剑吗？他又不知道我生病，纵算他伤好了，也不敢来。”李治道：“小心的好。”卷起衣服，又出外面洗涤。

一天一夜，冯琳泻了六次，李治一点也不怕污秽麻烦，一夜未睡，细心照料。第二天冯琳腹泻止了，可以扶着墙壁走路，只是肚子饿得难受。笑道：“我想吃烤羊肉。”李治听她一说，也觉肚饿难堪，把干粮袋打开一看，所剩无几，心道：“这里野山羊有的是，要吃烤羊肉那也不难，只是凶僧窥伺在侧，我那能分身出去猎羊？”笑道：“你将就点儿，先吃吃干粮吧，嗯，还有几块肉脯，送炒米也还不错。”将干粮完全递给了冯琳，自己出外采山果吃，并生火烧水，削木为瓢，盛水给冯琳饮，干了半天，肚子也咕咕的叫了起来。

山洞附近可以吃的野果不多，果子也抵不着肚饿，李治将开水给冯琳送干粮吃，见她吃得津津有味，饥火越发上升。冯琳道：“你不吃一点？”李治咽了口水，道：“我刚才吃过了，还饱呢。”冯琳把肉脯吃完，干粮吃了一半，舔舔舌头，笑道：“真奇怪，我平时最讨厌吃干粮，那知干粮也有这样美味！简直比山珍海味还要好吃得多！”李治心道：“肚子一饿，再粗贱的东西也要说好吃。”冯琳见他面青唇白，不知这乃是因饥饿所致，好生过

意不去，道：“这两天你也够累啦，好好睡一会吧。”李治点了点头，喝了一瓢开水，坐在地上，屏除杂念，运气练功，大约是饿过了头，感觉上反而不像先前那样的饿得难受，只是四肢无力，练了一阵，听得冯琳说道：“咦，肚子真快饱，干粮又不好吃啦。我好了之后，和你到北京去，咱们去吃聚翠园的溜鸡脯，清真馆的烤鸭子，五芳斋的炒鳝糊，‘都一处，（店名）的马莲肉，然后去吃六必居的酱黄瓜……这些都是北京的老字号，菜做得呱呱叫！”

冯琳在皇府长大，时时溜出来吃东西，对北京的名菜如数家珍。李治本来饥火稍煞，给她这么一数，又饿起来，越发难熬。央求她道：“好妹子，你别说啦。”冯琳一怔，笑道：“瞧你的模样，敢情也是饿了！这里什么也没有，你又不去打羊。”李治忽道：“咦，你怎么知道那么多的店名菜名？”冯琳道：“我下山之后，在北京城里玩了半年。”李治道：“你怎么有这样闲心情？”心里有点不信。

冯琳溜了嘴，又道：“你知道羊肉有多少种吃法？我告诉你，只‘烤肉宛’一家，吃羊肉就有十八种吃法！”李治心想：她现在已嫌干粮不好吃了，那她一定不是很饿了。她中的毒已经浮尽，再吃一些东西，长长气力，就可下山啦。外面几声羊叫，冯琳道：“好哥哥，你听见啦？打一只羊来吧，打不到羊，打只野兔也好。”李治跳起来道：“好，借几把飞刀给我！”冯琳大喜，把无毒的飞刀检了几把给他。李治道：“你跳跳看。”冯琳跳了两跳。李治道，“好，快要复原啦。你把有毒的飞刀带着，记得若有什么事情，就大声叫我。”

李治在洞口装了两张踏弩，用两块石头压着机括，生人进来，一不小心，踢着石头，弓箭便会射出，弄好之后，喝了一瓢水，走出洞去，走了一会，果然见有山羊，只是山羊跑得甚快，李治没有气力，哪追得上？吃了几枚野果，心想：我不如拣一处僻静的地方，躲在岩石背后，等山羊走过，我一把飞刀就把它打死。李治依计行事，可是这样的打猎法，有如“守株待兔”，等了半天，还没有山羊走过，李治又饿又急，好不容易才听到一声羊叫。

李治在岩石后一柄飞刀射了出来，那只小羊大约是走散了的，给飞刀打中，跃过山涧，倒地哀鸣，李治闪了出来，见小羊咩咩哀叫，心中一阵难过，想道：“这小羊孤零零的，想来正是去找它的妈妈，我把它打死了，母羊晚上不见它的宝宝回来，不知多伤心呢！”又想道：“瑛妹也像这只小山羊一样，她连身世来历都不知道，她的母亲也许是正等着她回来呢！我一定得保护她，不能让她被坏人伤害了。”李治久饿之后，手劲不足，那飞刀砍在山羊脚上，嵌在肉内，李治走了近前，小山羊又是一声哀叫，李治叹了口气，屈了半膝，把那柄飞刀拔出，在背囊上取出金创药替小山羊敷了伤口，推它走开，心道：“闻其声不忍食其肉，这句话说得真不错。我宁可饿死也不吃这只小羊。”躲在岩后，想再等野兽经过，那小山羊的叫声渐去渐远，忽然又听得一声尖叫，从山风中远远传来。李治跳了起来，心道：“这不是山羊的叫声。”伏地一听，叫声断断续续，可不正是冯琳的叫声！李治叫道：“不好，瑛妹一定是碰着那个凶和尚了。”

李治顾不得身子虚软，展开家传的轻功绝技，撒腿便跑。他为了猎取山羊，离洞已远，跑了一阵，气喘心跳，两只脚就像带了枷锁一般，感觉十分沉重。这时冯琳的叫声听得越清楚了，分明是呼唤自己的名字，李治振起精神，向山洞疾奔，急忙中忽然踢着石头，一跤跌倒，爬起来时劲道消失，再

想举步，已是软绵无力。

李治大急，心道：“ 现在我毫无气力，就是赶得回去，也没用处。 ”跌坐地上，随手在身旁弯下来的树枝上，摘了两枚山果，苦思退敌之法。过了一会，厮杀之声渐来渐近，原来李治跌倒之处，离洞已经不远，冯琳与敌人一路厮杀，竟然到了李治藏身不远的地方。李治在大石后边望了出来，和冯琳厮杀的正是那个凶和尚，只见他左腿微跛，身形迟滞，也好像负伤的样子。

原来海云和尚在山谷中养了几日，剑伤渐愈，那日发现李治之后，又发现流下来的山水，水色淡黄，臭气触鼻。海云和尚是南疆的剑师，在海南岛五指山数十年，对各种毒物深有研究，一看之下，便知这是中了剧毒之后的排泄物，海云和尚心中暗喜，想道：两个小家伙中了剧毒，这可是我的机会来了。他可不知只是冯琳一人中毒。

海云悄悄的从山谷底爬了上来，在洞口窥探，一不小心触动了李治所安排的伏弩，腰腹连中两箭，痛得哇哇大叫，把茅草塞在洞口，便想放火。冯琳提剑出来，和海云和尚在山前厮杀。

冯琳上山之时，乃是男子打扮，如今换了女子衣裳，这已令海云吃了一惊，尤其吃惊的是：海云和尚本以为他们二人中了剧毒，谁知冯琳大泻之后，睡足吃饱，精神已经恢复，除了稍见清瘦之外，丝毫不显病容。海云和尚心呼不妙，暗道：莫非是他们布成陷阱，引我上钩么？虚晃一剑，转身便逃。

冯琳闷在洞中几日，乍见阳光，精神抖擞，见海云和尚负伤逃走，心道：这秃驴留在山中终是一害，我何不趁他受伤之际，把他除去。冯琳轻功，本就不错，更兼海云在剑伤之后又受箭伤，更是比她不上，跑出二三十步，便被她追上，海云和尚转念一想：这女子武功在我之下，她的同伴又不在此，我正好趁她单身一人，将她擒了，挟为人质，免得日夜心惊胆战，怕那个少年来搜索自己。

海云和尚功力深厚，虽然受了箭伤，本领还是在冯琳之上，将她引到地形险峻之处，突然回身反击，抢先占了可以逃走的路口，把冯琳堵在山石堆中，前面是峭壁危崖，万难飞越，两人就在山石堆中恶战起来。不知不觉，来到了李治的藏身之处。

李治在大石后面望出，只见冯琳剑式天矫，遮拦击刺，居然不露破绽，喜道：“ 傅青主的金针神技，真是灵效异常。看样子她是完全好了。 ”但海云和尚内功深厚，剑势雄奇，虽然身法不及冯琳迅捷轻灵，一抢了上风，冯琳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

李治看了一阵，但见冯琳在片刻之间，已连换了五六种剑法，每每在危急关头，剑法突变，避过险难，以达摩剑法的强攻最后转为无极剑法的坚守，居然与海云和尚拼了一百多招！

冯琳刚刚病愈，气力到底软弱，拚了一百多招，剑法渐见散乱。海云和尚哈哈大笑，右手运剑如风，左手便在剑光飘瞥之中，展开空手入白刃的功夫，强抢冯琳的宝剑。冯琳叫道：“ 李哥哥，快来呀！ ”海云和尚大笑道：“ 你叫了半天他也不答应你，你要我告诉你他在哪里么？ ”冯琳力挡两招，险险被他抓着，海云和尚一面进招，一面冷嘲热讽，笑道：“ 你的李哥哥在黄泉路上等着你去相会，只是我可舍不得把你也送到黄泉去哩！ ”

李治听得心头火起，吸了口气，使劲跳了出来，蓦然喝道：“ 贼秃，俺等你久了，哈哈，你今日也会自投罗网！ ”海云大吃一惊，他在全未受伤之时，也还不是李治对手，见他突然出现，只道果真陷入了敌人布置的陷阶，

强攻两剑，把冯琳迫得闪过一边，趁着李治尚未飞扑过来，回身急走。抱头一滚，就在荆棘丛中直滚下山涧。冯琳拍掌大笑，道：“李哥哥，快去打落水狗呀！”忽见李治面色苍白，摇摇欲坠，伸指示意，冯琳吃了一惊，忽而连声娇笑。

冯琳机警之极，娇笑叫道：“哈，你打了一只老虎，懒得打落水狗了？虎骨熬汤很不错呀！”李治一怔，随即明白用意，振奋精神，大声笑道：“是呀，你去剥虎皮，我打水去。咱们吃烤羊肉吃腻了，也该换换口味啦。”说完之后，一跤跌倒，幸得冯琳已到身边，双臂一伸将他抱住。在耳边悄悄说道：“你再忍一会儿，待那秃驴走远了，我再抱你回去。”

海云和尚滚下山涧，闻得他们谈笑之声，吓得魂不附体，心道：“原来果然中了他们的圈套，好险；好险！我现在若碰到老虎已无气力相斗，何况斗他。”急忙附葛攀藤，溜下山去，躲进山谷中的秘窟。

冯琳在山顶眺望，直至海云和尚的影子消失之后，才伸伸舌头，笑道：“好险，原来你也是摆空城之计。”纤手一印李治额头，歉然说道：“你一定是累够了，你觉得怎样？你可千万不能生病呀！”李治见她忧急之情，现于辞色，心中欣慰，暗道：“这小妮子也懂得要关心别人了。”冯琳道：“还好，你没有发烧。咦，你怎么不说话呀？”李治十分不好意思，低声说道：“我肚子饿，不是生病。”冯琳“哧”的一笑，伸出指头在他脸上一括，骂道：“你真傻，你肚子饿为什么不出声，却把干粮都给我吃。”李治道：“你病后体虚，不吃东西，怎能长出气力？”冯琳一笑将他背起，心中感动，只觉甜丝丝的，气力也特别大了。

回到洞中，冯琳道：“我吃剩的还有一点点干粮，你送开水吃了吧。我打猎去！”李治道：“你刚刚病好，又经过一场恶斗，也该歇啦！”冯琳道：“真奇怪，我打了一场，出了一身臭汗，反而精神好了。你躺一回，我打一只山羊给你烤。”李治忽道：“有一只小山羊，脚上中了我的飞刀，走路一跛一拐的，你见了它不要打它。”冯琳笑道：“咦，原来你已打伤一只山羊了，为什么你又不把它拖回来？”李治道：“它叫得很凄惨，我不忍心。”冯琳笑道：“你这人真是，心肠简直比我们女孩子的还要软得多。”一笑出洞而去。

李治吃了一点干粮，躺在地上，望着洞口出神。想道：“瑛妹在天山之时，十分善良，下山之后，不过年多，就变得坏了。幸好我再遇见她，这几天来她虽然患了一场大病，心灵倒似渐渐恢复健康了。”想了一会，忽然想起一事，心道：“易伯母的天山剑法何等神妙，何以瑛妹刚才和那秃驴恶斗，连用五六种剑法，却总不把本门剑法施展出来？”想来想去，疑团莫解，不觉把下山以来，几次遇到冯琳的事，都想起来，细细琢磨，只觉她的行事语气，日常一些动作上的小习惯等等，都和冯瑛有异，想得不禁呆了，“难道她不是瑛妹？不会呀，不会！世间那能有两个这样相似的人？”渐渐日影西斜，洞口阴暗，却还不见冯琳回来！

李治心中暗惊：“难道她又像上次一样，抛开我独自下山？”又想道：“自从和她同路到嵩山以来，看她说话行事，已不似下山后初见她时那样乖谬，料她今次断不会弃我而去了。”正自思疑不定，忽见洞口人影一闪，冯琳提着一只烤熟的羊腿走了进来，李治心中一宽，暗责自己不该把她想得太坏。“她年纪小，阅历少，初走江湖，误交匪人，难免受了影响，今后她在我的身边，就不会那样了。”

冯琳右手提着羊腿，左手把李治拉了起来，将羊腿凑近他的鼻端，娇笑道：“你闻闻，香不香？”李治就着她的手啃了一口，连道：“好香，好香！”把羊腿接了过来，大吃大嚼。冯琳笑道：“久饿之后，不该吃得太多，提防把你吃坏了。”李治道：“你放心，我们练过内功的人，胃脏不像平常人那样嫩弱。”片刻之间，把那只熟羊腿吃得干干净净。

冯琳看他狼吞虎咽，十分好笑。忽而想起他是为着自己才捱饥抵饿，不觉笑不出来。李治却笑道：“我还担心你不回来了呢！”冯琳道：“我不敢在山洞附近烤，怕烟薰坏了你。”李治道：“好呀，你现在很懂事了。”冯琳笑道：“你有烤羊肉吃才说我懂事，将来没羊肉吃，又该骂我啦。”李治道：“我几时骂过你来。”冯琳道：“我知道你心里骂我。”一笑燃起松枝。

火光中只见李治望着自己出神，冯琳笑道：“怎么？是不是我说错话，又惹你生气了？”李治忽道：“我在想着一招剑招。”冯琳道：“哪一招剑招？”李治道：“刚才你和那凶僧斗剑，有一招那凶僧使的是‘惊涛拍岸’，你用少林剑法中的‘一苇渡江’，轻轻卸了敌人的攻势，巧妙的避了过去，那固然不错；可是我记得易伯母演过天山剑法中的‘寒涛剑法’，有一招叫做‘浪涌金门’，一招四式，紧凑异常，正好可以对付那招‘惊涛拍岸’。不知你为何不用？但我对天山剑法并不熟习，愚见如此，对不对还要请贤妹指教。请你把那一招‘浪涌金门’演给我看，彼此再琢磨琢磨。”

冯琳一愕，强笑答道：“我已经忘记啦。”李治道：“你怎么会忘记了？”冯琳眼圈一红，说道：“我下山之后，曾生过一次大病，那时又没有你照料，一个老婆子熬生草药我喝，病好了，以前学过的很多东西部忘记了。”冯琳说的当然是谎言，李治听了，也觉难于置信。睁大了眼睛，呆呆的望着冯琳。

冯琳心中一酸，想道：“迟早都要给他看破，我何不对他说了。”李治忽然叹了口气，道：“可惜，可惜！天山剑法奥妙之极，你却把它忘了。”冯琳走近两步，拉起李治的手，忽然笑道：“如我对你说谎，你恼我吗？”

李治骤闻此语，蓦吃一惊，急问道：“你说了什么谎话呢？”冯琳道：“我根本不懂天山剑法！”李治大笑道：“这才是最大的谎言，你不懂天山剑法还有谁懂？”冯琳泪光莹然，忽道：“我知道你的心思，你怀疑我不是你的瑛妹，你对我细心照料，觉得不值了，是么？”李治跳起来道：“你这是哪里话来？咱们以侠义自许，即算见了毫不相识之人，患病受伤，也该救护。何况我与你呢？你这样说法，当我是什么人了？”冯琳本想说出真相，见他如此，忽又忍住，噗嗤笑道：“我和你闹着玩儿，你就当真了？”

这一晚两人都辗转反侧，不能熟睡。冯琳从未见过如此至诚的君子，心中有感，反覆思量，一会儿想把真相全告诉他，一会儿又想仍然瞒着。不知怎的，突然想起了年羹尧来，年羹尧雄才霸气，言行举止，自有一种威仪，冯琳心底里非常佩服，在此次上嵩山之前，总觉得李治不能和他相比，但经了这场病后，年羹尧的影子忽然渐渐淡了。冯琳又想起允祯迫婚之事，蓦然发了一个怪想，心道：“人为什么要结婚，我也不知道。但女孩子总得有一个丈夫，大约是不可避免的了。假如要我选择一个丈夫，选择谁呢？是年羹尧呢？还是这个有点傻气的李治？唔，最好他们能像泥人一样，可以打碎了和水捏成一个。呸，真是傻想法！我现在又不要结婚，想这些做什么？”不觉笑了出来。

李治也正在胡思乱想，回味冯琳所说过的话，疑云笼罩心头，突闻冯琳笑声，坐起来道：“怎么，你还未睡吗？”冯琳道：“我想起那个秃驴被你

吓跑，现在还觉好笑。”石壁上插着的松枝，烧得噼啪作响，李治道：“晚间很冷，你当心点，要不要烧一堆火？”冯琳道：“不要，我又不是弱不禁风的小姐。”她睡不着，坐起来想与李治聊天，推开当作枕头的包裹，手触书本，抽了出来，李治笑道：“全靠这本书救了你的小命。”

冯琳想起李治恩德，无可言报，把那本傅青主的绝世奇书递过去道：“你欢喜这本书，我送给你吧。”李治心念一动，奇道：“这本书不是易伯母叫你去取的吗？”冯琳道：“是呀，你怎么知道？”李治道：“她老人家要你取这本书，当然是想留给无极派的传人。你怎么可以私将授受？”冯琳信口胡说，不想又碰了钉。要知易兰珠是一派宗师，辈份极尊，她断无要别派的书据为已有之理。冯琳在皇府长大，却不知这种武林中最为看重的事情，说谎之时，顺着李治的口气，以为这本书既然是易兰珠要的，那么自己这个“冒名弟子”也就有权处置了。给李治一说，急切间竟想不出话来自圆其说，李治瞧着那本书，忽然叹了口气。

冯琳心道：“糟了，这回定是给他识破谎言，所以才连连叹气。”李治叹了口气，说道：“想当年易老前辈和无极派的傅祖师从中原一同来到塞外，与无极派说得上是数代交情，而今却眼见傅青主身后凋零，连传人也没一个，这本书将来也不知要给谁才好，她老人家若见此书，不知多伤心呢！”顿了一顿，又道：“不过以她老人家的地位，也可行武林大典，以一代宗主的身份，替别派物色传人，传书赠剑。”冯琳眼珠一转，笑道：“这事何必你来操心，无极派的传人早就有了。”李治道：“谁？你说是年羹尧吗？年羹尧虽然是钟万堂的徒弟，但他叛师求荣，为武林所不齿。我听母亲说过，易老前辈有一次和她闲话，还曾想邀她一同具名，通告武林同道，替钟万堂清理门户，把年羹尧逐出无极派的门墙呢！”

说话之间，忽见冯琳双盾紧蹙，面色不预，李治愕然停口，拉起冯琳的手问道：“怎么你不舒服吗？”

冯琳心中难过之极，她绝未料到她所佩服的年羹尧原来在武林侠义的眼中，却是一个坏蛋。她想问李治年羹尧怎样叛师，可是又怕李治说出令她更伤心的事情，终于忍住。李治问道：“你说无极派早有传人，若不是指年羹尧，又是谁呢？”

冯琳已把谎话编好，定了定神，笑道：“你认识的。”李治道：“谁？”冯琳笑道：“是我！”李治大吃一惊，道：“易伯母怎舍得你改投别派？你是她唯一传人，你改投别派，她不是白费十年心血吗？”冯琳道：“我的师傅说她本想替无极派另找传人，可是若找不到好的便对不住傅青主，要找好的，她年纪老迈，又没有这份精神。所以才想叫我替无极派重开门户。至于天山一派的传人，不是还有我的唐叔叔吗？”冯琳早从李治口中，知道。天山各人的关系，所以说来头头是道。

李治一听，心道：“易伯母一代宗师，行事非我辈所能料及。她古道热肠，女中英雄，竟肯舍弃爱徒，真真难得！”又想起冯琳精通无极派的剑术，想是易兰珠要她学的，因此对她的话，竟然深信不疑。笑道：“如此说来，你竟是无极派未来的宗主了，可喜，可贺！”

冯琳笑道：“所以我有权把这本书送给你。”李治笑道：“我又不想改投别派，你给我做什么？”心中暗笑她小孩脾气。

冯琳道：“我没东西送你，这本书你非要不可。你放心，我不要你改投无极派便是。”李治笑道：“不要这样孩子气。这是你门户中的宝物，不该

随便送人。”冯琳道：“上卷的剑诀拳经，我己熟记心中。下册的医书，我却是一点不懂，看着也觉厌烦，要它何用？”

李治听她提起医书，眼睛一亮，忽然起了一个念头，在微弱的松枝光中，“金针度世”四个金字特别触目，李治想起医书中所载的离魂怪症，心道：“瑛妹所说的生病后忘了天山剑法之事，不知是真是假。”念头一转，微笑说道：“那么你就把下卷医书送给我吧，”冯琳见他肯要，喜孜孜的把下卷递给了他，笑道：“好啦，你看通了，将来我有什么病都找你医。”两人相对一笑，各自睡眠。

第二日一早，李治醒来，冯琳已经不在。李治心道：“他一定是打猎去了。”李治昨晚吃了一只羊腿，又睡了一觉，精神已完全恢复，跑出洞口，吸了一口新鲜空气，春阳烂灿，鸟语花香，满山都是生气。李治打了一套“龙形八掌”，舒散筋骨，便跑到山中寻觅冯琳。

嵩山峰峦，千态万状，如丛笋插天，列戈耀日。李治爬上一处山峰，箕踞石上，脚底韵流泉飞瀑，恍如泻玉鸣金，头顶的淡雾轻云，俨若笼纱飘带。山景雄奇秀丽兼而有之。只是这座山峰的对面，便是少室山北麓的五乳峰下，大火过后，草木焦黄，一片光秃秃的，在群峰翠拥之中，显得非常不调和，非常之令人难受。李治心道：“这场火不知是怎样烧起来的，真煞风景！”看着碍眼，索性跑入林中，采摘野花。

静寂空山，突传来人声笑语。李治一闪，闪到大石后面。一行人远远走来，走到石前，忽然站着。李治偷眼一瞧，只见一个三十来岁的汉子，锦袍绣带，气度高华，一只脚踏在石上，睥睨顾盼，双目闪闪有光，其他的人，分列左右，似乎是他带来的随从，最靠近他的人，长相十分威武，李治一见，几乎叫出声来。

这人正是新掌兵权的征西大将军年羹尧，只见他谄谀笑道：“皇上神机妙算，威德兼施，登位以来，不过数月，即四海翕从，群丑怯服，允禵统率廿万雄师而束手受擒，少林寺空夸技击无双，亦灰飞烟灭，即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也不能与皇上相比。”李治大吃一惊，想不到这人竟是当今皇帝（允祯）。

允祯微微一笑，说道：“这也是年大将军你的功劳。”年羹尧指着下面五乳峰下的瓦砾场，说道，“少林寺的五百寺僧，被烈火所焚，无一人敢出来抵抗，足见皇上圣威。”允祯哈哈大笑，忽喟然叹道：“少林寺的千年古刹，毁于一旦，虽云自取，朕亦心伤。”年羹尧忙道：“皇上宽洪仁厚，只可惜少林寺的僧人不懂朝廷礼法，不能早早体会圣恩。”李治听了，只感到一阵恶心，不期然打了个寒噤。

允祯又道：“少林寺毁了也颇可惜，待朕回京之后，当再命河南巡抚重修庙宇，另招一班有德的僧人主持。”李治听到这里，忽觉前面遮着他的那块石头，微微摇晃。

李治身子一缩，突然闻得巨声喝道：“什么人快滚出来！”大石轰然倒下，李治纵身跳出，已陷在包围之中！

原来允祯自火焚少林之后，留下海云和尚看守，过了一月，不见他回报，又想看少林寺火化之后，情形如何，一时兴起，带了天叶散人、哈布陀等再上嵩山。此时突然发现埋伏，允祯仍是神色自如，淡淡一笑，挥手说道：“少林寺被焚之后，武林各派宗主，无一敢来，此人居然敢上嵩山，胆量不小。你等且暂退下，待朕问他。”

李治傲然说道：“你问什么？”允帧道：“你是少林寺的俗家弟子吗？”李治道：“不是。”允祯道“那么你和少林寺的长老有什么交情？”李治道：“少林寺的长老德高望重，我还不配和他们拉上交情。”年羹尧面色一变，允祯哈哈笑道：“那么你为什么要上嵩山？”

李治道：“你和少林寺有什么纠葛，为什么你又要火焚古刹，两到嵩山？”随从喝道：“大胆匹夫，顶撞皇上！”允祯眉头一皱，心道：“好个强项不怕死的小子，若能将他收服，倒是个可用之才。”

一个随从禀道：“御林军统领秦中越的尸身已经发现，海云和尚则还未找到。请皇上赐命将这小贼擒下，严加审问。看是他一人所为，还是另有同党？”

李治心想：看来今日万难逃脱，可不要牵累了瑛妹。于是不待允祯问他，率先答道：“全是我一人做的！”允祯问道：“秦中越被你杀了，那和尚呢？”李治道：“被我刺伤，无人救治，想必也死了！”随从均怒，便想动手。允祯忽又笑道：“小伙子，你可别乱吹牛，凭你一人，就能逃得过韩重山的搜查，又能杀伤朕的两个高手吗？”

李治一怔，心道：这个皇帝难道竟是个深通武艺之人？年羹尧道：“皇上明见，这小子一定还有党羽。请传令叫御林军搜山！”

李治一急，冲口说道：“什么高手，不过是脓包罢了！那两个脓包就是你派来看守嵩山的人吗？哈哈！”旁边的天叶散人怒道：“皇上，若不教训这个小贼，咱们宫廷卫士声名扫地。”允祯微微一笑，将哈布陀招了过来，低声咐吩几句，道：“小伙子，你别以为能上嵩山便有了不起的能力，别以为能杀伤朕一两个人便骄妄自大，朕今日带来的随从，随便你选一个来斗，只要你能斗个平手，朕便放你下山。”李治自念横竖一死，何必怕他，拔剑喝道：“我也随便你派出人来！一个来便斗一个，两个来便斗一双！”声音故意说得十分宏亮，想叫冯琳听到，好见机躲藏。

允祯笑道：“这小子口出大言，哈布陀你斗他吧！”哈布陀应声而出，在腰间取出两个流星锤，呼的一抛，向李治左右夹击！

李治见他来势凶猛，揉身一闪，突似灵猫扑鼠，一剑急进，剑把一颤，剑尖闪电般的向哈布陀中路刺去，哈布陀顺着剑势，脚跟一旋，左手流星锤砸向剑身。那知李治的剑法与众不同，看他刺向中路，却是戳向下盘，哈布陀一锤砸空，敌人的剑尖已戳到膝盖，大吃一惊，左足腾地飞起，鞋底一沾剑尖，倒退三步。允祯喝采道：“好剑法！”

哈布陀乃宫中卫士的总管，与了因天叶散人等并驾齐驱，听得皇上给对方喝采，深感颜面无光，双锤旋风急舞，交叉进扑。他的功力之高，与了因不相上下，刚才那一剑乃是轻敌大意，一时疏忽，如今要在皇上面前，争回面子，双锤急舞，呼呼挟风，威力煞是惊人。李治的剑法虽然奇诡之极，被他双锤紧迫，却是施展不得。幸喜李治下山以来，经了几次阵仗，本领又比在杭州斗了因之时高了不少，要不然早就被他擒了。

两人辗转攻拒，斗了六七十招，允祯对天叶散人笑道：：“这小子年纪轻轻，居然能与哈总管斗这么久，也算是难得的了！”天叶道：“不过他气力渐衰，最多也只能支持五十招了。”允祯忽道：“他的剑法颇为怪异，你认得吗？”天叶散人面上一红，他乃一派宗师，见多识广，却认不得李治的剑法。允祯心思过人，想了一想，道：“天山剑法和玄女剑法我都见过，此人剑法无天山剑法变化之繁复，亦无玄女剑法变化之精微。但奇诡之处却又

似在两家之上，看来不是达摩剑法便是白发魔女的独门剑法了。”允祯在少林出身，对各家剑法，未曾目击亦有耳闻，故此说来甚有见地。天叶散人一想，悚然暗惊，道：“皇上，此人的剑法定是白发魔女的独门剑法，只怕他便是武琼瑶的儿子。武琼瑶出手狠辣，比易兰珠更为难斗。我们不要随便伤他。”允祯笑道：“我早就吩咐哈总管了。我倒不管他是谁的儿子，只是此人有此胆量，却是难得的人才。”

又斗了三十来招，李治气力不加，果然现出败象，但哈布陀要想把他生擒，却也颇不容易。须知高手较技，攻拒之际，间不容发，那能伸进手去。哈布陀虽技胜一筹，但非把李治打伤就无法将他生擒，偏偏允祯又不让哈布陀伤他。李治的剑伸缩不定，变化莫测，哈布陀几次想把他宝剑打飞，都被他巧妙的避了开去。

哈布陀心头焦躁，突然想出一个妙法，双锤一紧，杀手连施，看看就要把李治毙于锤下。哈布陀每展一招杀手，就大声喝他投降。岂知李治是拼了死命来斗，丝毫不惧，急斗中，哈布陀的流星锤每每只从他头顶五寸之上飞过，端的非常惊人。李治怒道：“你想要我投降，那是做你妈的春秋大梦！”剑诀一领，转守为攻，拼命反扑，正在紧张之际，忽听得一声尖叫，冯琳已出现林中。

李治叫道：“瑛妹，你快逃！”心神一分，宝剑竟给敌人一锤打飞。耳边听得允祯喝道：“停手！”

冯琳听得厮杀之声，摸到林边，突见允祯带领许多高手，旁立观战，吓得魂不附体，本来想逃。但一瞥之下，见李治给哈布陀困住，危险之极，心道：“我不救他，他性命难保。”此时此际，冯琳再也顾不得允祯迫婚的威胁，拔出毒刀，蓦然跳上前去。

允祯又惊又喜，笑道：“琳丫头，你玩够了吧，还不随我回去！”冯琳将毒刀对着心窝，尖声叫道：“你若把我的李哥哥伤了，我也不再活啦！”允祯笑道：“谁要伤他，你过来吧！”

李治刚才在敌人包围之下，兀然不惧，此际见冯琳向皇帝求情，这一惊却是非同小可！几乎疑心在恶梦之中。蓦觉手腕一麻，哈布陀三指已扣紧他的脉门。

冯琳一步步走将过来。年羹尧心中一震，生怕冯琳说出曾躲在他家，向她抛了一个眼色。冯琳好似全无知觉，木然的走到皇帝身旁。

允祯道：“琳丫头，把你的毒刀放了。”冯琳不理不睬。允祯道：“君主无戏言，你收了毒刀，我不伤他便是。”冯琳眉毛一扬，把刀放回暗器囊中，道：“四贝勒，我向你请安来啦！”哈布陀道：“你见了皇上还不下跪？”用意是提醒她改换称呼。允祯笑道：“她淘气惯了，不必拘礼。”又笑道：“你到处乱闯，吃够了苦吧。咱们以前的皇府，改了雍和宫，你的房间还是原来的样子。”冯琳道：“你把他放了，我便回去。”允祯笑道：“你跟我回到京后，我便放他。”冯琳道：“君主无戏言，我跟你回去！”

李治目瞪口呆，冯琳连叫两声，他都未曾答应。允祯把手一挥，哈布陀拖了李治，先行下出。允祯道：“他是你的什么人？你和他很要好是不是？”冯琳道：“他是我的结义哥哥，当然是很好的了！”一面回答，一面在心中盘算对策。

允祯骤然感到一阵酸意，冷笑不语。年羹尧心中惴惴，却喜冯琳并不说他。年羹尧禀道：“请圣上先到小臣家中。”允祯点了点头，冯琳滴溜的眼

睛，朝他面上一扫，年羹尧急忙低下了头。

年羹尧的家离嵩山不远，下山之后，换乘快马，当晚便到年家。允祯道，“你把她好好安置了。”年羹尧领命，将她关在以前所住的书房。书房外有哈布陀和天叶散人把守，那是万逃不了。

自年羹尧回家后，花园已修茸一新，添了好多间房屋，不再像以前那样荒凉了。雍正皇帝（允祯）和李治也都住在花园里面。晚饭过后，雍正忽命人将年羹尧招来。

年羹尧惊疑不定，入见皇上。雍正道：“我想把琳丫头立为贵妃，你看怎样？”年羹尧道：“这是皇上家事，小臣不敢说话。”雍正道：“你知道琳丫头来历不明，汉女禁止入宫的规例虽然放宽，朕的太后还在——”欲言又止。年羹尧何等机灵，暗道：当年我猜度皇上意思，果然没有猜错。奏道：“小臣冒昧，想认琳贵人做义妹。”雍正笑道：“你果然聪明，好，要认干脆认做堂妹好啦。你派人送她入宫，太后一定没有话说。”年羹尧心中暗喜。雍正忽道：“西征之行，可以再缓。你后天和我一同回京吧。”年羹尧本想趁机会会冯琳，闻言如浇冷水，问道：“那么鱼壳之事又如何？”原来年羹尧当日解决允禵之后，原定回家只住三日，后来雍正一到，叫他把西征之事暂缓，暗中布置大军对付鱼壳，所以往在如今。

允祯笑道：“让鱼壳多做两月大王吧。”年羹尧道：“他要求皇上践约，将山东归他管辖，这又如何对付？”雍正笑道：“张廷玉并不湖涂，交接之事，文书往来，最少也得数月，那时他已是甕中之鳖。”年羹尧只好唯唯称是，躬腰告退。心道：琳丫头若然进宫，迟早都会将我收藏她之事泄露出来，这却如何是好？回到房中，屏退左右，苦心思虑对策。

冯琳被关在书房，见锦帐如新，鸳鸯被暖，不觉又把旧事回忆起来。心道：年羹尧待我不错，怎能再一见他？又想道：这花园好像我许多年前曾住过的，但我怎样想都想不起来，若能再住半年，或者可以寻出一些线索。正思量间，雍正已派了哈布陀召她入见。

冯琳一面行一面想法，雍正住在园子西首新建的大房，冯琳进来，雍正微微一笑，挥手叫哈布陀退下，房中只剩下他和冯琳两人。

雍正道：“你在皇府多年，我一向待你不错，你为何逃跑？”冯琳小嘴一呶，说道：“我住得腻呢，出来走走，这犯了什么天条了？”雍正心神一荡，笑道：“好啦，既往不究，你以后可不要走啦！”冯琳道：“我又不是你家的人，为什么你要管我？”雍正笑道：“以后你就是我家的人啦！”上来想亲冯琳，冯琳一闪闪开，道：“你当我是下贱的宫女吗？”

雍正凛然一惊，陪笑说道：“我把你策封为贵妃，除了皇后之外，宫中就算你最为尊贵了。”冯琳甚为生气，忍着不便发作。雍正道：“如何，今晚你别走了吧！”伸手又来拉她。

冯琳心道：他武功在我之上，动强起来，可是难于对付。回眸一笑，说道：“堂堂皇上，干偷偷摸摸的事，你不羞么？你就是要把我策为贵妃，也该得我心甘情愿才行。”那知雍正对冯琳垂涎已久，如今见她又长大了许多，越发长得天姿国色，心痒痒的按奈不住。正是：天生丽质惹灾殃，愁入深宫岁月长。欲知冯琳能否逃脱虎口，请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密室藏奸 将军露真相　深宵喋血 君主费心机

冯琳退了两步，雍正笑道：“朕做的事，谁敢闲话！”踏前一步，伸手又拉。冯琳忽道：“四贝勒登了大宝，我还未贺。恭喜皇上呀！”雍正一怔，道：“你何必来这一套？”冯琳道：“光明大殿的遗诏改得真好！”雍正一惊，想起遗诏正是她和天叶散人去偷，由隆科多改的。变色说道：“你在外面乱闯，对什么人说了没有？”冯琳道，“我还知道大体，怎敢乱说。不过若是有人招恼了我，那我便要嚷出来了。”允禩虽除，众皇子的羽翼还未完全剪除，此事若宣扬出来，雍正皇位不稳，欲焰登时熄了一半，笑道：“好啦，那么我以贵妃之礼，正式接你入宫，咱们再为夫妇，”冯琳道：“那以后再说。”雍正道：“你不依我，我就把你的李哥哥杀了！”

冯琳一惊，心道：入宫最少还有半月，能避过一时就算一时，一笑说道：“夜深啦，你不睡我也要睡了，我回去啦。”雍正见她口气已软，心道：富贵繁华，谁人不想。这丫头不过是自高身份，一定要正式受了册封才愿意罢了。心中一喜，挥手说道：“好啦，你回去吧！”

冯琳走了两步，还未跨出房门，雍正忽又招手说道：“回来！”

冯琳一惊，回头说道：“皇上真难伺候，你又有什么事情要吩咐我？”雍正迟疑半晌，说道：“你在江湖闯荡，也顾不得修饰颜容，头发乱了不理，饰物掉了不管。我要叫宫娥替你修饰一下。”

冯琳甚为奇怪，为何皇上要管到这些事情？

雍正进入内室，过了一会，带了两名宫娥出来，一个手捧梳妆盒，一个手捧脸盆，替她梳头整衣，冯琳甚不耐烦，忍着气由她们去做。一个宫娥在梳妆盒中取出一个小盒，里面装的好像是胭脂，宫娥挑了一点，抹在冯琳臂上。冯琳道，“胭脂为何涂在臂上，一团红的，多么难看！”举袖一擦，竟然揩拭不去。雍正哈哈笑道：“你用水洗吧！”冯琳颇为诧异，在宫娥手中，抢过手中，在脸盆里一浸，用力揩抹，不料越抹颜色越红，雍正哈哈大笑，得意之极。

原来雍正见她如此关心李治，醋气攻心，生了好多疑虑。所以叫宫娥用守宫砂试她一试。“守宫”就是壁虎，守宫砂的制法据说是以珠砂和牛羊脂喂壁虎食，日久之后，壁虎腹作赤色，通体透红，把它的血取了出来，混入胭脂，涂在女子臂上，若是妇人的话一抹便去，若是处女的话，则无论怎样洗抹，颜色越发鲜艳。有一首咏守宫砂的诗道：“谁解秦宫一粒丹，记时容易守时难，鸳鸯梦冷肠堪断，晰蜴魂消血未干；榴子色分金钏晓，茜花光映玉鞲寒；何时试卷香罗袖，笑语东君仔细看。”这首诗说得很“风稚”，但拆穿来说，不过是侮辱女性的把戏。

冯琳年纪还小，怎知皇帝是用守宫砂试她，洗抹不去，气愤愤的道：“你捣什么鬼？”雍正一笑叫宫娥扶她出房。冯琳一气，摔掉宫娥的手，自己跑出去了。

第二日，年羹尧将父母请到园中，举行收“女儿”的庆典，冯琳任由他们摆布，年羹尧的母亲痛惜冯琳，知道此番认了“女儿”之后，她便被送入宫中，甚为难过。替冯琳梳头时，险险滴出眼泪。冯琳瞧在眼内，低声说道：“姆妈，我实在舍不得你。”年羹尧的母亲道：“孩子，我也舍不得你，只怨——”她本想说：“只怨年羹尧这孩子没福。”底下的话，到了口边又咽回去。冯琳何等聪明，早知其意，道：“羹尧哥哥，为何不来看我？”年羹

尧母亲道：“你今后是贵妃啦，没有皇上之命，他怎敢私自见你。”冯琳道：“你告诉他，我挂念他。”年母道：“好孩子，我知道啦，以后你在皇帝跟前多招扶他。”转过身，偷偷抹了一滴眼泪。

晚饭时换了双魔看守，萨天刺捧饭入来，愤然说道：“琳贵人，请用膳！”冯琳道：“萨伯伯，你为何这样叫我？”萨天刺道：“哈，你又叫我做伯伯了？你不是要把我刺个透明窟窿吗？”萨天刺以前将冯瑛误认冯琳，几乎吃她刺伤。此恨至今未消。冯琳诧道：“我岂敢跟你动手，你这是那里话来？”萨天刺见她态度自然，不像出于假冒，奇道：“就是上一个月，就在年家附近，你不是大骂我们，还将二伯（萨天都）刺伤了吗？”

冯琳跳起来道：“真奇怪，这事情我现在还未弄清，那天我根本未出过房门，年羹尧一回来就说我曾与你们交手，我还以为他是活见鬼，而今你们又这样说，莫非世间上真有一个与我极为相似的人，你们把她当成我了？”萨天刺一怔，他也不知冯琳还有一个孪生姐姐，十六年前，他在太行山上抢了冯瑛，后来被易兰珠偷去，再后来他在钟万堂手里又抢了冯琳，始终把两姐妹误为一人。闻言奇道：“那天真不是你？世间上那会有两个这样相似之人？”

冯琳忽道：“萨伯伯，是你抱我进宫的是不是？”萨天刺道：“怎么？”冯琳道：“请你告诉我，我的父母到底是谁？”萨天刺一惊，心道：“我就是你家仇人之一，怎能说给你知。”干笑一声，说道：“我不是对你说过许多次吗？你是路旁弃婴，我将你拾回来的。”冯琳小嘴一扁，道：“我不信！”萨天刺道：“你不信我也没法。”冯琳忽道：“若我是弃婴，你将我抬了回来，那么你就等于我的重生父母，我就等于你的女儿了。你没有女儿，我做你的女儿好不好？”萨天刺心中一酸，道：“你是贵人啦，我怎敢高攀！”冯琳忽道：“萨伯伯，你年纪也一大把了，还在宫中执役，是何苦来？不如你助我逃出去，我侍奉你终生。”萨天刺心中一动，他投靠允祯，本来是想做“国师”，不料中原能人甚多，在允祯门下，一直被了因哈布陀等人压着，出不了头，十多年来，始终是个卫士，而今还要听年羹尧使唤。闻言心动，想道：“与其郁郁不得志，倒不如有个女儿侍奉天年。”但想起皇上与年羹尧手段之辣，他虽有魔头之号，也自胆寒。

冯琳眼睛露出哀求的眼光，萨天刺打了一个寒噤，急忙避开，道：“你别胡思乱想啦，我出去了。”冯琳好生失望，吃过晚饭，趺坐床上，好像老僧入定，面壁出神。听得园外打了二更，忽然想道：“这房中有复壁暗门，通到外面，我何不出去看看？”又想道：“出去也没有用，外面有人把守，我如何能够逃脱。而且李治哥哥又还在他们的掌握中。”死了此心，又坐了一个更次，听得三更鼓响，门外有脚步之声，似乎是双魔换班，冯琳心道：“我在此呆坐也是无法，不如出去看看，双魔对我不错，若然是他们换在园中把守，也许不会拦我，我再见一次李哥哥，那时死也甘心。”走到帐后，一按墙壁，开了暗门，走入复壁。

复壁中黑黝黝的，冯琳正摸索间，忽觉有一团黑影向自己移动，冯琳大吃一惊，把喂毒的匕首夹在掌中，只听得有人低声说道：“琳妹，噤声，是我！”

这时入了复壁一阵，眼睛已渐习惯，黑暗中依稀分辨得出年羹尧的面影，冯琳收了毒刀，蠕动身子，慢慢凑近，双手相握，静寂中年羹尧听得冯琳的心卜卜的跳。

良久，良久，冯琳才说出一声：“ 你来了？ ” 年羹尧道：“ 我知道你挂念我，我冒死也来。 ” 黑暗中冯琳面上掠过一丝笑意，说道：“ 嗯，我知道你会来的！ ”

冯琳自从在杭州见了年羹尧后，就觉得此人似曾相识，后来又到年家来住，情苗本已暗生，这时被年羹尧宽大的手掌握住，面热心跳，想道：年羹尧也未必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坏，也许他是像我一样，和师傅合不来才离开师门的呢！

喘息中但听得年羹尧问道：“ 你想逃吗？ ” 冯琳道：“ 你怎么进来的？ ” 年羹尧笑了一笑，道：“ 我劝你不要逃了，今时不同往日，皇上亲在这儿…… ”

原来自那次冯琳在复壁逃后，年羹尧细心检查门户，发现秘密，暗赞师傅用心之巧，初时想把暗门堵塞，后来一想，也许还有后用，索性增设机关，又从外面掘了一条地道通了进来。

冯琳听了年羹尧的话，心中一冷，道：“ 你统率大军，也怕他吗？ ” 年羹尧道：“ 我偷偷进来，不能耽搁，咱们先把要紧的话说了。 ”

冯琳一厢情愿，尽从好处着想，以为年羹尧既肯冒险到此，一定是设法救她来了。笑道：“ 有什么紧要的话呢？ ” 年羹尧迟疑半晌，尚未想好说辞，冯琳挨近了他，悄悄说道：“ 我也有要紧的话要问你，我好像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你的，不知是不是在梦中？ ” 年羹尧道：“ 我也好像见过你的，那么说来，咱们很有缘份。 ” 冯琳道：“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缘份，我总觉得你是我一个很亲近的人，就像兄妹那样的亲近的人。 ”

年羹尧心中暗笑，想道：“ 小时候咱们一同玩耍，那时师傅骗说你是我的疏堂妹妹，我也信呢。 ” 冯琳续道：“ 现在我真是你的妹妹了，我很高兴。我真的不想进宫里去，嗯，你还能像以前在杭州的时候一样，偷偷放我们逃走吗？或者你不能救我，也请你设法救他，我说的是那位李哥哥，一个非常好的好人。年哥哥，我会一生感激你的。大约咱们真是曾在梦中相逢，所以我一见你，就信托你。 ”

年羹尧心神动荡，猛然想道：“ 我现在羽毛未丰，好容易才弄到兵权，不能为了一个女子坏了大事。 ” 冯琳滔滔说个不停，年羹尧急道，“ 咱们以后还有许多机会，你先听我说。 ” 冯琳仰面望他，年羹尧道：“ 你不会对皇上说出我曾收藏你吧？ ” 冯琳道：“ 绝对不会！ ” 年羹尧心中一宽，道：“ 皇上说话，无人敢抗。你入宫后，他对你一定宠爱万分，那时你就比皇后还有权力，咱们一里一外，互相照应，嗯，你是聪明人，我不说啦！ ”

年羹尧冒险进来，真意在此。冯琳听了，如受雷殛，顿时身躯麻木，脑子空洞洞的，什么也说不出来，她绝未料到年羹尧用心如此卑劣。

更鼓声声，年羹尧道：“ 你回房中去吧，不要露出这里的复壁暗门。咱们心心相印，彼此扶持，大家都有好处。妹子，你是聪明人，我不多说了。 ” 其实正是他不放心，又多说了一遍。冯琳听到 “ 心心相印 ” 之语，突觉一阵恶心。年羹尧摔脱了她的手，道：“ 我也该走啦！ ”

静夜中忽闻得脚步之声，哈布陀拍门道：“ 琳贵人，开门接驾，皇上来看你啦！ ” 原来雍正准备明日启程回京，心痒难熬，临睡前来看她一次。

年羹尧这一惊非同小可，手按墙上机括，便待开启地道暗门，冯琳忽然一手将他抓着，沉声说道：“ 不准走！ ” 外面雍正大声叫道：“ 琳儿，你睡了吗？ ”

年羹尧冷汗迸流，生怕碰撞声响，不敢用力摔脱冯琳的手，只好低声央

告，“好妹子，别开玩笑，快些放手！”雍正在外面等了许久，不见开门，叫道：“你在里面做什么？”又自言自语道：“咦，没人答应！”“喂，你再不开门，我可要打门进去啦！”

冯琳握紧年羹尧的手腕，在他耳边说道：“你带我出去，将李治救出，然后我放你走。”年羹尧又惊又怒，冯琳又道：“你不答应，我马上大声叫嚷！”门外“砰”的一声，雍正一拳击在门上。

年羹尧背脊一撞，开了墙壁暗门，将冯琳拖进地道。气呼呼的道：“你想害死我吗？”冯琳道：“我只有一句话，你不答应去救李治我就叫嚷！”年羹尧道：“我也不知道他关在何处。”冯琳道：“好，我要叫啦！”门外又是“砰”的一声！

年羹尧跑了两步，恶念顿生，心道：“不如把她杀了！”冯琳突叫了一声，雍正在外面道：“啊，我还当你不在里面呢，快开门！”

年羹尧急道：“好，我答应你，快别乱嚷！”心想：“她武功不弱，杀她不成，那可更糟。而且在地道中就算能将她杀了，也难逃掉关系。一被发现，能进地道的疑犯，除了我就没有第二个人，那时非但大将军做不成，说不定还有灭门之祸。”

雍正在外面等了一阵，里面又无声息，哈布陀垂手旁立，眼睛偷看着他，雍正甚觉不好意思，心道：“这丫头也太骄纵啦。她理也不理，我这皇帝的面子搁到那里？”叫了两声，里面仍是无人答应。雍正一气，暗运排山掌力，将房门打塌！

年羹尧在地道中听得外面轰然巨响，魂不附体，拉着冯琳急跑。冯琳道：“把李治放了出来，我马上就走，走不脱我也决不供你！”

年羹尧走出地道，和冯琳隐在假山背后，指着西边的一间小屋道：“李治关在那儿。”冯琳道：“你替我把看守的人支开！”年羹尧稍现犹疑，冯琳笑道：“你干不干，你不干我可要回去见皇上啦！”

再说雍正踏进房中，杳无人影，大吃一惊道：“难道刚才那叫声不是她的？”哈布陀更是吓得面无人色，呐呐说道：“奴才接班之后，还见窗帘上她的人影，委实并无逃走。”雍正聪明绝顶，道：“既然如此，她必定还在屋中。”

复壁暗门之类的机关，在宫中是司空见惯，雍正十分在行，推开大床，从哈布陀手中取过流星锤，在墙壁四围一扫，触动机纽，暗门打开，雍正道：“想不到小年还有这手！”哈布陀道：“园内遍布皇上亲信，就是年将军和她一起也逃不掉。他们一定还在地道之中。”雍正道：“你入去看，若然发现，就把他们‘请’出来，不准声张。”

过了一阵，哈布陀面色仓皇，从地道中跳出，报道：“里面没人！”雍正忽道：“今日之事，你知我知，可不许对第三人说！见了年大将军，也要恭敬如常，决不能露出半点辞色！”雍正城府极深，此时心中虽已萌了要杀年羹尧之念。但西域未平，鱼壳未除，异己未锄，他绝不会就此和年羹尧决裂。

哈布陀一身冷汗，颤声说道：“奴才知道。”雍正挥手道。“快到外面搜索。我料小年也不敢这样大胆，敢和琳丫头一起偕逃。”哈布陀“喳”的一声，立即出门，片刻之后，警号大作！

年羹尧给冯琳迫得没法，听得警号声，心生一计，倏然跑出，看守李治的乃是车辟邪，正是年羹尧所收服的心腹武士，年羹尧朝东边一指，道：“那

边报警，你快去帮手！”

车辟邪一走，冯琳跳了出来，年羹尧道：“你自己救。”冯琳道：“你乖乖的给我坐在那边太湖石上，别想打坏主意啦。待我出来叫你走你才许走。”提剑跳入房中。

雍正试了守宫砂后，已知李治和冯琳并无关系，而且又想将他收服。所以对他并无虐待，连枷锁也未上，冯琳跳人房中，叫道：“机不可失，快随我逃！”

李治这两天恍如发了一场梦，万千疑问，塞满心胸，但此时此际，也容不得他发问，随着冯琳，穿窗跳出。

园中人影幢幢，纷向冯琳所住的地方跑去。冯琳跳到假山背后，对年羹尧笑道：“你可以走啦！”她对年羹尧的爱意，虽然如白云遭遇狂风，被年羹尧的一席话扫得干干净净。但到底还有一些朋友情份，所以也不想过份把他难为，只想凭自己的运气逃跑。

年羹尧伸出手来，道：“但愿你逃出虎口，咱们若是有缘，来生再相见吧！”冯琳心中一酸，伸手与他相握，年羹尧反手一拿她的脉门，突然一掌向她脑门击下。

原来年羹尧权衡利害，心想：他二人一定逃不脱，就算逃脱，她对自己情义已绝，留着也是祸殃。眼看她就要和李治冒险偕逃，心中一急，暗道：“与其让她负我，不如由我负她。而今出了地道，我一掌把她击死，谁敢疑是我杀？”他知冯琳武功不错，所以故意用说话激动她的心弦，趁她分心之际，突施杀手。

李治走在前头，见她与年羹尧有说有笑，惊疑不已，关心过甚，偶一回头，大惊叫道：“你做甚么？”反手一掌，将年羹尧手臂格开，右手剑挽了一个逆花，反身疾刺年羹尧胸肋，年羹尧身子一缩，拿着冯琳的手自然松开，转身便走。

这一来登时惊动了园中侍卫，立刻有人跑来，李治气呼呼的犹想追杀，冯琳急忙扯他躲入花树丛中，李治道，“这奸贼如此阴毒，真是人间少见！”冯琳避开李治眼光，低声说道：“不要理他，咱们快走！”心中羞愧之极！

年家花园甚大，假山树木，布局奇巧，不熟悉道路的人，走半天也未必走得出去，冯琳带着李治穿花绕石，借物障形，一路急走，忽听得天叶散人大叫道：“你们快来呀，守着左边的亭子和右边的假山，然后向中央搜索！”冯琳偷偷望出，只见年羹尧与天叶散人，站在太湖石上，把手指向自己藏身之地。冯琳暗中叫苦，心道：“他比我更熟园中道路，这却如何是好？”李治便想闯出，冯琳道：“且慢！”只见十多人分三面包抄而来，冯琳心中盘算道：“他不仁我不义，谅那些人不敢伤我性命，我见了皇帝立刻揭破他的奸谋，然后自杀。”主意打定，反觉胸中泰然，只见那些侍卫三路包来，越来越近。冯琳牵着李治的手，只觉他的手心已在淌汗。

冯琳心道：“可怜的李治哥哥，他那日身陷重围，尚不畏死。而今手颤脚震，那决不会因为自身的安危，而是为我担心的了！”横了心肠，便想单身跳出引开敌人。忽见那些侍卫三路穿插，从旁边不远之处走过，却没一人走近假山，不觉大奇！

原来不但冯琳与李治心惊，年羹尧更是心惊胆战。他也料想到冯琳若然被捕，一定会把他的作为抖露出来。这时他只有极力想法暗助他们逃脱，虽不得己，亦要为之！

年家花园，布局本极奇巧，假山花木把道路间得弯弯曲曲，一座假山，明明就在目前，可是要绕几个弯才走得到，又值时当午夜，月暗星稀，更难看得清楚。年羹尧指点道路，将那些侍卫都引到园子的中央，恰恰让冯琳避过。

冯琳松了口气，牵着李治从假山洞口穿出，蛇行兔伏，东闪西躲，过了一会，园门已经在望，冯琳对李治道：“前面是一片荷塘，一定要舟揖才能通过，此外别无通路。不过荷塘两边各系有数只莲船，塘中心有一块露出来的石头，这荷塘宽约十丈，塘中心的石头离两岸最近的那只莲船约三丈多，你瞧准了石头的位置，看我一打手势，你立刻跳出，跃上莲船，借石头为踏脚，飞过对岸。你瞧准了？”李治点了点头，冯琳一看对岸无人，打了一个手势，李治立刻依言跃过对岸。

岂知对岸有双魔埋伏，李治人在半空，脚未落地，萨天刺突从暗黝之处跃出，十爪齐伸，凭空掠起，向李治腿弯疾抓，要把他硬拉下来！

好个李治，临危不乱，人在空中，一剑刺下，萨天刺手掌一缩，李治身子下坠。岂知萨天刺擅长猫鹰扑击之技，离了地面，身子尚可伸屈自如，他手掌一缩一翻，避过剑锋，十指长甲一弹，蓦然搭上了李治肩头，两人一齐坠地。

李治骤然一痛，左时一撞，摆脱敌人，刷刷两剑，还攻过去。萨天刺道，“哈，小贼，你还想逃？”进招再扑。萨天都大吼一声，从旁掩出，呼呼两掌，把李治震得身形不定，萨天刺又是一抓抓下！忽地眼睛一亮，冯琳也已跃过对岸，裙带风飘，箭一般飞射过来，萨天刺心中一震，一抓抓空，耳边只听得冯琳叫道：“萨伯伯，哈布陀他们都在对岸，你何苦定要拦截我们？”萨天刺略一迟疑，冯琳已拉了李治从他爪底掠出，萨天都一掌劈去，萨天刺小声道：“由她去吧。”冯琳李治的身法何等快疾，眨眼之间，己躲进花丛。

可是，园中侍卫闻得萨天都那声大吼，也已纷纷赶来，哈布陀的副手彭云应把守园门，首先来到。萨天刺任凭是怎样想暗护冯琳，也不敢隐瞒了！

彭云应问道：“那丫头已逃到这里吗？”萨天刺道：“正是，她和那小贼一齐逃了。”彭云应道：“在哪个方向？”萨天刺道：“她两人十分溜滑，我与他们交手一招，已将那小贼抓伤，但还是给他们溜脱，黑夜中看不清楚，大约是走向那边。”胡乱一指。彭云应道，“好，大家小心搜索！他们插翼难飞！”发了两枝响箭，片刻之间，哈布陀与天叶散人首先赶到。冯琳心中一凉，这两人武功卓绝，而且这半边园子地方远不及荷塘那边之广，假山树木也远不及那边之多，包围圈渐渐紧缩，那是万难逃了。

李治道：“咱们与他们拼了吧！”冯琳摇了摇头。喧闹声中，忽听得哈布陀大声叫道：“琳贵人，皇上请你回去！”冯琳大吃一惊，心想：自己与哈布陀距离尚有数丈之远，难道他己看出了我藏身之所？正想挺身而出，忽闻得侍卫们纷纷叫道：“在这里了，在这里了！”脚步声却向西北角奔去，连哈布陀和天叶散人的声音也似到了那里，冯琳奇道：“今晚之事，真真令我莫名其妙！他们见鬼了么？”伏在花中，仍然不敢乱动，过了一阵，忽听得兵刃碰磕，呼喊厮杀之声，自己周围数丈之内空荡荡的什么人也没有了。冯琳道：“这真是天赐良机，你随我来，咱们快快逃出这个园子！”

厮杀声中闻得有女子的声音，那声音和冯琳的十分相似，但群声嘈杂，女声虽然特别刺耳，却是听不不清楚。李治在天山长大，时时登高远眺，眼力甚好，远望过去，忽然低声叫道：“咦，真奇怪，那边有一个女子十分似

你！”

冯琳心中一震，抬眼望时，那女子陷在重围，又已被人遮着，看不见了。冯琳日思夜想，希望探出自己的身世之谜，而今已现了曙光，世间真有一个和自己十分相似的人！这霎那间冯琳惊喜错愕，思潮澎湃，但身在龙潭虎穴之中，虽然伸手可以揭去神秘的帘幕，冯琳也迫得放弃了。他们二人就在众侍卫攻那女子的喧闹声中，悄悄逃出园去。

冯瑛也正是为探索自己身世之谜而来，她到年家，也正是要找寻世界上的另一个“自己”。不料一进园子，便陷重围，有人叫她“琳贵人”，有人骂她“野丫头”，有人劝她回去，有人迫她就范，喧嚷纷闹，几乎令她以为进了疯狂世界。冯瑛一阵迷茫，心想大约有一个人名字中有一个“琳”字的和自己十分相似，可是这人在那里呢？就在这园子里吗？她想喝问，可是在包围之中，她的问话被淹没在声音的海洋，有人要伸手来捉她了。冯瑛迫得把天山剑法施展开来，嗖嗖连声，冷电精芒，迫得侍卫们纷纷退后，天叶散人冲入重围，左手划了半个圆弧，一招“风卷残云”，向冯瑛的手腕疾抓！冯瑛吃了一惊，此人手法之迅疾刁毒，远在一众侍卫之上，香肩微晃，侧身还了一剑。

这一剑又准又快，所戳的方位恰到好处，顿时攻守易势，天叶散人“咦”了一声，迫得变招后退。对冯瑛的剑法之精，惊异不已！心道：这“野丫头”出了皇府之后，不过年多，哪里学来的这手剑法？

侍卫虽多，可是因为大家都把她当做冯琳，冯琳乃是皇帝所宠爱的未来贵妃，谁敢伤她？一有顾忌，反而被冯瑛戳伤几人。天叶散人道：“你们退下，待我擒她！”

天叶散人武功虽比冯瑛高明，可是掌力不敢尽发，被冯瑛剑法一迫，反而险象环生，哈布陀弃了铜锤（怕流星锤势劲，会打伤她。）也来助战，两名大内高手，用尽精神，小心翼翼，才能在既要避免伤她又要避免为她所伤的情况下，将她困住，可是要想抢去她手中的宝剑，却还是不能。

雍正闻声往视，在假山旁碰到了年羹尧，年羹尧心内虽慌，神色不露，奏道：“听说琳贵人逃跑了，皇上放心，天叶散人和哈布陀已追下去了。”雍正道：“卿家辛苦了！”年羹尧心中一震，看雍正时，雍正若无其事，拉起年羹尧的手笑道：“你是大将之材，今晚却要委屈你在这个园子里做指挥，追捕一个丫头，说来也是佳话，哈哈！”年羹尧见皇上对他如此宠信，心中大为宽慰，雍正续道：“女子玉帛，不过是遣兴寄情的玩物，失之也不足惜。”年羹尧力摄心神，对道：“皇上胸襟宽广，无人可及。琳贵人年纪太轻，也许是一时贪玩走了出来，皇上把她招回，可以交家母看管。”雍正笑道：“若然截得她回来，那时再麻烦年太夫人伴她回京。”年羹尧道：“皇上放心，她决走不出这个园子。”其实他心中却在请祖宗保佑冯琳能逃出这个园子。

走了几步，荷塘那边厮杀声起，侍卫报道：“琳贵人已找到了，哈总管和天叶散人正在劝她回来。”雍正道：“很好，我亲自去叫她回来。”笑着对年羹尧道：“咱们都去瞧瞧。”年羹尧心神才定，又起恐慌，饶他是一代枭雄，也已微微发抖，极力压住。这刹那间，雍正己觉他手指微动，只当不知。仍然和他并肩携手，同上莲舟，直放对岸。

冯瑛力敌哈布陀与天叶散人二人，手中宝剑，几次险被夺去。正在紧张，忽听得有人叫道：“你们都退下来！待朕问她。”冯瑛绝未料到来人就是皇帝，紧张之际，更无闲心去思索他说的那个“朕”字的字义，只听得有人喝

退，周围顿时鸦雀无声，与自己交手的两个敌人也倏的跳出园子，心道：什么人有这样大的威势。把眼看时，但见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气度高华，双目有一股令人不敢迫视的威仪，向自己微微发笑，说道：“阿琳，你今晚这样胡闹，不怕笑话吗？快快随我回去！”

冯瑛心想：与我对敌这两人，武功之高，世所罕见。对他却如此恭顺，他若不是一派宗主必是朝廷贵官，我反正逃不脱了，且和他讲去，看他讲不讲理。便道：“好呀，我本来不想和他们争斗，你来得很好，我正要问清楚你。”雍正不知她要问何事，生怕她口没遮拦，胡说乱道，便道：“好，回去再说。”

年羹尧心中打鼓，震恐难言。冯瑛和他们同下莲船，荷塘池水泛出银光，冯瑛忽道：“咦，你是年羹尧，我认得你！”年羹尧一惊，冷汗湿衣，几乎把不稳舵。

雍正笑斥道：“傻丫头，你疯了吗？年大将军你怎会不认得？你今日才拜了义父义母。”冯瑛一怔，心道：一定又是把那个什么“琳贵人”的帐算在我的头上了。

回到园子这边，雍正笑道：“年将军，你今晚累啦，早点睡吧。”年羹尧心中惴惴，只好告退。

雍正将她带上花厅，左右无人，冯瑛道：“你们这里是不是有位‘琳贵人’，她是位小姑娘吗？在不在这里？”雍正这一惊非同小可，道：“你中邪啦？”冯瑛道：“你们才是中邪，一定是你们把她当成我了，你叫人找找看，把她找了出来，事情就明白啦！”雍正哈哈笑道：“你真有趣，把笑语讲得这样认真，像你这样绝世美人，莫说人间，天上也难再找，怎能还有一个像你的人？”任冯瑛如何说法，雍正只是不信，冯瑛苦恼非常，道：“你既然不信，那我只好走了！”

雍正笑道：“你倒说得容易，你逃了一次，已经是大失身份，你还想再逃，把朕的面子放到哪里？”

冯瑛这回听清楚了，大吃一惊，问道：“你是何人？你说的什么身份、什么面子？是怎么回事？”

雍正大笑道：“装疯作傻也不应尽装下去！你已答应了朕要随朕回京，又想反悔吗？你想想贵妃的身份何等尊荣，怎可随便抛头露面，荒唐胡闹？”

冯瑛颤声道：“你是皇帝？”雍正笑容一收，拉长了脸孔道：“我是皇帝，你是贵妃，你今年十六岁也不算小了，应该学点皇家的礼法啦！”

冯瑛退了一步，圆溜溜的眼睛朝他面上一扫，这时她再不怕雍正那慑人的目光了，“哼”了一声道：“哈，原来你是个荒淫无道的暴君呀！”

雍正怒极强笑，道：“我怎么荒淫无道呢？”冯瑛正色说道：“听你说来，那个什么‘琳贵人’一定是怕了你的淫威，给你迫走了。你既是当今天子，不想法致天下于太平，却要逼迫女子，不是荒淫无道是什么？”

雍正怒极气极，冷笑道：“好，你说我荒淫无道？今晚我便要召幸你！”伸手来拉，冯瑛勃然大怒，反手一掌，向雍正面门痛掴！

雍正的武功，得自少林寺前任主持本空大师的苦心传授，冯瑛出手虽快，却被他一闪闪开，但掌风触脸，也自辣辣作痛。

雍正怒叫道：“反了，反了！好，我先把你的李治哥哥杀了！”冯瑛一惊，说道：“你说什么？谁是李治哥哥？”雍正道：“哈，你怕了吗？哼，你爱上了那臭小子是不是？我偏要叫你断念。我数三声，你若不从，我马上

传令把他杀掉。”

冯瑛和李治乃是青梅竹马之交，闻言心道：莫非是李治哥哥已落到了他们的掌握之中？雍正大声数“一”，见冯瑛凝目思量，心中又酸又喜，以为威胁生效，又大声数“二”，“三”字未曾出口，冯瑛拔出短剑，一剑向他刺来，叫道：“你不把我的李治哥哥放了，我叫你今日血溅庭阶！”

雍正大吃一惊，冯瑛闪电般连刺两剑，雍正险险被她刺中。冯瑛第三剑跟着急刺，雍正旋风一闪，随手拿起一张椅子，用力一荡，那椅子是檀木所造，甚为坚实，冯瑛一剑劈它不断，只觉虎口生痛。雍正道：“你这点武功就想造反了吗？”冯瑛大怒，展开追风剑法，向他猛袭，雍正初以为冯琳武功，绝不是他对手，那知挡了几招，只觉她的剑招又狠又快，和唐晓澜的如出一家，剑势如虹，奇幻无比，招招刺向自己要害。雍正把椅子舞得虎虎生风，竟自磕不飞她的主剑！

冯瑛也是吃惊不小，她本以皇帝之尊，长在深宫，娇生惯养，定然不懂武功，料想能在三招之内把他刺伤，将他擒获，作为人质，那知雍正用椅子作为武器，展开的竟是少林派的“凳拐”招数，横扫直劈，劲力奇大，竟然是一等一的功夫。

转瞬之间，冯瑛已和他斗了二三十招。年羹尧无心睡觉，这时正在外面和哈布陀闲话，哈布陀谨依雍正所嘱，对他恭敬如常。正闲后问忽闻得里面僻僻声响，两人面面相觑，未闻皇上召唤，又不敢进去救驾。哈布陀道：“这丫头好大胆子，听声音，居然是和皇上动起手啦！”年羹尧心中暗喜，想道！她和皇上闹到如此地步，想来不会讲我的坏话了，讲了皇上也未必相信。

哈布陀忽叫：“不好！”年羹尧道：“怎么？”哈布陀道：“那野丫头剑法精妙，只恐皇上不是她的对手。皇上又不召唤，咱们进去又怕惹起尴尬。如何是好！”年羹尧此时的心又恨不得“冯琳”一剑把皇帝杀掉，顺着哈布陀的口气道：“是呀，这不是普通的刺客，她是未来贵妃，皇上和贵妃动手，咱们可不好意思进去。”

里面斗得似乎越发激烈，桌椅倒地之声，响成一片，哈布陀忽道：“好，我宁愿受皇上怪责，也要进去救驾！”哈布陀是卫士总管，皇帝最亲信之人，到了此际，非去不可，哈布陀冲入房内，年羹尧心念一动，也抢着进去救驾！

雍正初初以为可以把冯瑛降伏，又觉若然召了卫士进来，事情更不可收拾。因此一味和冯瑛恶斗。那知斗了五六十招，椅子到底不如宝剑灵便，被冯瑛紧紧追逼，几乎受伤，心中大急。正想召唤卫士，哈布陀和年羹尧已经冲进。雍正道：“卿家来得正好，替朕把这贱婢擒了。生擒固佳，杀伤朕亦不加罪责！”

哈布陀得令，猛勇直搏，年羹尧不甘落后，也去助战。冯瑛剑法虽妙，和雍正恶斗时气力已耗了一半，那禁得住两名高手的围攻，走了三五十招、被哈布陀一掌扫中手腕，宝剑脱手，年羹尧欺身直进，骈指一戳，点了她的左腰“精促穴”，精促穴在由下数上的背后肋骨第二第三条骨缝中，左穴适当脾位，右穴适当肝位，一被点中，浑身瘫痪。

雍正见冯瑛倒地，甚觉尴尬。年羹尧请了“圣安”，低声禀道：“贵妃心怀叛逆，留在身边，恐非皇上之福。”雍正道：“卿家护驾有功，直言无忌，真是朕的忠臣。卿家且退，肤自有处置。”年羹尧优喜交半，叩头退出。

雍正招手叫哈布陀道：“你把她麻穴解了，另换一间监禁，你亲自看守她。”哈布陀垂手“喳”了一声，雍正唤出一名随行太监，叫他背起冯瑛跟

着哈布陀走。

哈布陀未走出房门，雍正想起一事，忽又把他叫回，问道：“ 那个李治呢？有没有出事？ ” 李治逃脱，哈布陀也是适才知道。叩头禀道：“ 奴才死罪，督责不严，车辟邪擅离职位，给他逃了。奴才也是刚刚知道，怕皇上有事心烦，不敢进禀。 ” 雍正挥手道：“ 好，你退下去吧。 ”

哈布陀去后，雍正独坐房中，反覆思想，心道：“ 一定是这贱婢见她心上之人已经逃脱，所以敢放胆和朕相斗，哼，想不到她和那小子相爱如此之深。 ” 心中酸溜溜的十分难受。一忽儿想：“ 她刚才听朕要杀那小子，神色紧张之极，绝非矫情可比，她若知道他已逃脱，不应这样。 ” 再想道：“ 她既这样倔强，不肯依从。那么年羹尧就说得不错：‘ 留在身边，终须非福 ’。 ” 杀机方起，忽又想道“ 如此绝代美人，杀了岂不可惜？ ” 思来想去，在杀与不杀之间，兀是决断不下。正是：丽质天生难舍弃，君主也自皱双眉。欲知皇帝杀不杀冯瑛，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巧计救佳人 深恩图报　疑心生暗鬼 醋气难消

唐晓澜那日在雪魂谷中和车辟邪搏斗，为了抢回游龙剑，扭伤肚骨，因此不能和群雄同上邙山。十二指神偷陈德泰也因受了董巨川掌力所震，不能走动。两人同在谷中养伤，养了一个月，方始恢复。杨仲英托人捎了口信来，叫唐晓澜速回山东东平家中。唐晓澜闷闷不乐，心想：师傅叫我回去，一定又是催我结婚的了。可是恩师有命，不能违背，只好和陈德泰一道，离开雪魂谷，同往山东。一不料走了两天，便在小镇的客店碰到了少林监寺弘法大师，弘法说起有那么一个女孩子，中了七煞白眉针，刚刚离去。弘法虽然不知道冯琳的名字，但唐晓澜听他所述，已知必是两姐妹中之一无疑。

唐晓澜曾立誓要将两姐妹找回，听了消息，立刻和陈德泰寻找，一路打听，直寻到陈留年家附近。唐晓澜想起冯琳曾在年家长大，便想到年家探访，可是陈德泰打听得年羹尧正在家中，高手甚多，恐防打草惊蛇，反为不妙，因此将唐晓澜劝止。两人就在年家附近的山头埋伏，意欲等待年羹尧离家之后，再行探访。

这一晚唐陈二人伏在附近山头，见年家花园火光点点，厮杀声声，陈德泰偷偷出去，将园外一个看守点了麻穴，擒回山头，讯问之下，始知皇帝也在年家，而且今晚捉拿的正是冯琳。

唐晓澜听了大吃一惊，想道：“ 若然冯琳给他们捉回深宫，再想救她出来，可是千难万难！ ”心念一动，突然得了一个主意。对陈德泰道：“ 陈大哥，今晚我可要到年家走走了。 ”陈德泰吃一惊道：“ 你想去送死么，只年羹尧的手下，便非我们二人可敌，何况皇帝也在年家，高手如云，怎容你闯进闯出？ ”唐晓澜微微一笑，说道：“ 正因为有皇帝在那里，才是最好的时机。 ”低声和陈德泰说了几句，陈德泰连连点头称妙，于是两人依计行事。

唐晓澜独自去叩门求见，其时已是冯瑛被擒之后，随从卫士，闹了半夜，各自散去歇息。下半夜在园中负责轮值的，是天叶散人，天叶散人见深夜有人求见，己感奇异，开门见是唐晓澜，更是惊讶。唐晓澜道：“ 我有紧要事情，非见皇上不可，烦你通报。 ”天叶散人想起此人乃是康熙老皇帝的卫士，以前曾奉老皇帝之命到过四皇府，和当今皇上也是旧交，莫非真有什么机密的事情，不敢怠慢，赶忙给他通报。

雍正在房中思来想去，想杀冯瑛，又舍不得，在杀与不杀之间，兀是决断不下。忽报唐晓澜求见，不耐烦的道：“ 又是这个家伙，你把他拖去打五十大板，明日朕再问他。 ”天叶散人正想退下，哈布陀道：“ 此人曾受先皇诏书，又曾随十四贝勒到过畅春园探先帝之病。只恐真有什么机密事情？ ”雍正心中一凛，道：“ 好，那么这五十板权且记下，你唤他进来。 ”

唐晓澜见了雍正，长揖不跪。雍正怒道：“ 哼，你好大胆，居然还敢前来见朕！ ”唐晓澜将康熙给他的那块汉玉，放在手中抚弄，微微笑道：“ 恭喜皇上登了大宝，皇上想还认识这块玉吧？ ”

雍正面色一变道：”你有什么机密要说？ ”唐晓澜道：“ 请皇上屏退左右。 ”雍正心想，唐晓澜武功虽是不凡，但亦不能伤我。便道：“ 哈总管和天叶散人，你们暂且退下。 ”

宽阔的客厅中，雍正和唐晓澜面面相对，唐晓澜仍然抚弄手中汉王，雍正道：“ 先皇遗诏，曾要朕好好待你。你且坐下。 ”唐晓澜也不客气，坐了下来，雍正又道：“ 那日先皇驾崩，你随十四贝勒闯进畅春园，意欲何为？ ”

唐晓澜微微一笑，道：“ 皇上真好手段。 ” 雍正以为唐晓澜是指那日被他所擒之事，冷笑道：“ 朕在少林寺出身，也不怕你知道。 ” 又道：“ 你和吕四娘那贼婢是否同党合谋害我？你从实招来，朕决不计较旧恨。 ” 那一夜（雍正初登大宝之夜），雍正未及审问，唐晓澜便被吕四娘救走，雍正甚多疑问，盘塞心中，所以想问个明白。

唐晓澜长笑不答，雍正面色一沉，便想发作。唐晓澜忽道：“ 康熙五十九年三月十六之事，皇上还记得么？ ”

那一日晚上，正是唐晓澜初次入宫，碰见冯琳偷入正大光明殿的晚上。唐晓澜当时还不知道是允祯叫她偷看遗诏，直到允祯即位之后，唐晓澜记起前事，才起了疑心。故此出言相试。

雍正听了，面色一变，“ 哼 ” 了一声道：“ 你对十四贝勒倒很忠心。 ” 他一直以为唐晓澜是先帝的卫士，允禵的心腹。

唐晓澜听言察色，心道：“ 看来我猜得不错！ ” 想起在畅春园中所见的先帝死时的惨状，暮地颤声说道：“ 允祯，你干得好事！ ”

雍正吃了一惊，霍地起立，右臂一抬，向唐晓澜咽喉抓去，雍正的武功得自少林前任主持本空大师的真传，极为厉害，唐晓澜肩头一缩，脚步不移，避了这一招，朗声说道：“ 你杀死我也没用！ ”

雍正面色青白，忽地哈哈笑道：“ 你瞧见了我也不怕，你有什么本事能摇动我的宝座，抢夺我的江山？俗语云：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从实说来，你是受谁的指使？是八贝勒还是九贝勒？你若想替他们夺位，那你的主意就打得错了 !现钟不打你反去练铜吗？你从实说来，总有你的好处，你自己想想。”

十四贝勒允禵被解了兵权软禁之后，在众皇子中，雍正最惧的就是八贝勒允祀了。允祀精通武艺，而且颇得人心。至于九贝勒允唐则是允祀的一党。雍正谋夺了皇位之后，生怕其他皇子也“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谋夺他的皇位，因此处处提防，疑心甚重。

那一日在畅春园中，雍正扼杀了康熙之后，唐晓澜才冲入来，虽然见康熙死状可疑，还不敢料到是允祯所施的毒手，如今见允祯如此口气，分明先帝是他所弑无疑。

这刹那间，唐晓澜几乎按捺不住，就想拔剑和他厮拼，雍正目露凶光，嘴角挂着冷笑。唐晓澜打了一个寒噤，心念这不是逞匹夫之勇的时候。雍正迫前一步，追问道：“ 你说不说？指使你的人是八贝勒还是九贝勒？ ”

唐晓澜强抑怒火，仰天一笑，道：“ 我是何等样人？你也不知道！他们岂配指使我？你把皇位看得如此之重，难道别人也得像你么？ ”

雍正怔了一怔，道：“ 你是说八贝勒不想皇位吗？ ” 唐晓澜哈哈一笑道：“ 我是说我自己，与他何涉？我为自己庆幸，好在我不长在皇家，哈哈，哈哈，哈！ ”

雍正斥道：“ 你疯了吗？ ” 他怎知唐晓澜也是凤子龙孙，只因目睹皇室黑幕之多，骨肉相残之惨，一时控制不住，发为悲愤之声。

唐晓澜狂笑一阵，雍正又问道：“ 你既然不是想替八贝勒争夺皇位，那么你深夜到此，意欲何为？所说机密，又是何事？ ”

唐晓澜道：“ 你派人偷入大光明殿，又在畅春园迫死父皇，这还不算是机密吗？哈，在你，这不算是机密，但若众皇子知啊，可就是天大的秘密，他们岂肯与你干休！ ”

雍正目露凶光，“ 哼 ” 了一声道：“ 你是借此要挟我了？来——“ 来人

哪”三字尚未说出，唐晓澜忽地一声冷笑，笑声刺耳穿心，饶是雍正绝代奸皇，也觉寒栗，只听得唐晓澜道：“你今晚若杀了我，十日之内，你的秘密，就要传遍京华！”

雍正狞笑道：“你单身到此，我把你化骨扬灰，谁能知道？你好好听朕的话，不失你的功名富贵。先帝还有什么遗诏交给你吗”？雍正正想软硬兼施，再加盘问，唐晓澜忽地长笑一声，双掌一拍，屋顶突然有声叫道：“唐兄弟你放心，你们的话，我都听到了！”雍正大叫：“捉刺客！”屋顶上的人哈哈大笑，门外哈布陀与天叶散人飞身追赶，笑声散入花木丛中，转瞬不见。

这人正是陈德泰，他号称“神偷”，自有日走千家夜劫百户的神出鬼没本领，唐晓澜与他算准，在园中大闹之后，武士歇息，戒备必松；而且唐晓澜单身求见，哈布陀与天叶散人的注意必然放在唐晓澜身上。守在门外，留心的是屋内的声息。因此陈德泰得以从容埋伏，大胆发言！这在江湖百计中属于“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转移注意，深入敌人腹地之计，本来是极险的一着，侥幸竟得成功。

雍正面色青白，颓然坐在太师椅上，不发一言。片刻之后，哈布陀与天叶散人回来请罪。说是刺客已经逃逸无踪。哈布陀悄悄禀道：“皇上，请把唐晓澜这小子交给我，我用毒刑迫供，不怕他不说出刺客来历。”雍正怒极。一掌向哈布陀掴去，忽地想起哈布陀忠心耿耿，不应太伤他面子，一掌拍出，未到面门，方向忽改，一掌将靠椅的扶手打断，道：“你们出去，朕自有主意，不必你们多言！”

唐晓澜神色自如，待哈布陀与天叶散人走后，淡淡说道：“皇上，这脾气可发不得哪！”

雍正怒极气极，眼珠一转，反而面色缓和，大笑说道：“哈，有你一手，这交情可得卖给你了。你说，你既然冒死见朕，而又不是听人指使，那必定是有所求于朕了。你爽直的说，你所求的究是何事？”

唐晓澜道：“皇上知机善断，果然比十四贝勒高明，难怪你得了皇位。”似赞似讽的说了几句之后，忽地面色一端说道：“我斗胆请皇上将琳姑娘交给我带回去！”

雍正怔了怔。他绝未料到唐晓澜冒险犯难，为的竟是这个女子。想起冯琳月貌花容，十分难舍。但听得唐晓澜道：“我带她出去之后，发誓跳出是非之场，再不管你们皇家之事了。”雍正心念一动，想道：“怎么听此人口气，竟似与我们皇室大有渊源？为什么父皇这样宠信于他？他到底是什么来历？”

唐晓澜见雍正沉吟不语，朗声说道：“君子一言，快马一鞭。说过便算。咱们今后井水不犯河水，我言尽于此，你还有什么顾忌么？”这话斩钉截铁的说明；若然雍正将冯琳放出，他就决不揭穿雍正的秘密。。

雍正哈哈一笑，掩饰窘态，举手说道：“你既然要她，我便赐给你吧。美人儿人见人爱，想不到朕以万乘之尊，也竟无福消受，你今后可得好好看待于她！哈，来人哪！”唐晓澜想不到他心思如此淫邪，满面通红，“呸”了一口道：“怪不得本无大师骂你是采花淫贼！你做了皇帝，我真要为爱新觉罗氏的列祖列宗叫屈！”

雍正面色一沉，忽又笑道：“你的记性倒不坏，还记起朕在山东时候做的风流韵事。对啦，咱们还是老朋友呀！”

说话之间，哈布陀与天叶散人又已双双走进，雍正挥手道：“哈总管。你把琳姑娘带来。”又对天叶散人道：“你将朕的金波玉液琼浆酒拿来。朕要与唐兄痛饮几杯。”

两人接旨退下，唐晓澜想起年羹尧毒杀本无大师之事，冷笑说道：“我事情一完便走，谁要喝你的酒？”

天叶散人捧壶走出，斟了两杯，垂手退下。雍正举杯笑道：“最难相识故人来，咱们在青岛的滨海楼同饮以来，霎忽又近十年，光阴如白驹过隙，思之令人感叹！”

唐晓澜仍然端坐不动。雍正忽笑道：“你怕朕毒杀你吗？朕要杀你，何必在酒中下毒？”将杯酒一饮而尽，掷杯笑道：“你如此多惧，叫朕如何能信托于你？”

唐晓澜心想：不饮恐生枝节。他有秘密在我手中，料他不敢杀我，这杯酒饮又何妨？看他又有什么花样？也举杯一饮而尽，将空杯摔下庭心。雍正哈哈大笑。

唐晓澜但觉酒香浓例，亦无异状。雍正大笑声中，哈布陀己将冯瑛带上。冯瑛大声嚷道：“你要杀要剐，随你的便。要我听你摆布，可万万不能。你如此荒淫无道，我看你的皇位也不久长！”

唐晓澜听冯瑛痛骂皇帝，心中喜道：“这丫头恢复了本性了。”冯瑛忽见唐晓澜也在堂上，惊喜交集，骂声顿止，叫道：“咦，唐叔叔，你也在这儿！”

雍正道：“原来你们还是叔侄，好呀，琳姑娘，你不愿回京，就随你的叔叔走吧。”

冯瑛睁大眼睛，看着唐晓澜，目光中带着无限疑虑。唐晓澜听了她那声“叔叔”，已知她是冯瑛而不是冯琳，问道：“师傅好吗？你到了邙山没有？”冯瑛道：“是师傅叫你来接我的吗？”这时她己确知不是在梦中，神情顿然喜悦。

唐晓澜道：“咱们走吧！”雍正忽然斟满一杯美酒，道：“琳姑娘，这是你最喜欢的金波玉液琼浆酒，你不喝一杯么？”冯瑛怒道：“谁是你的琳姑娘？谁希罕你的酒？”伸手一扫，把酒杯扫落台阶，砰然一声，酒杯碎裂，忽地泛起一团火光，唐晓澜心中一凛，想道：“这酒入口并不呛喉，为何如此厉害？

冯瑛袖子一拂，走下台阶，雍正忽道：“唐晓澜，你且慢走。”冯瑛霍地回转头来，怒道：“我早知你不怀好意，你想把我的叔叔留下么？唐叔叔，这个皇帝坏得很，他的话不能相信，他哪肯容我们好好的走，一定是另有诡计，你不要给他骗了。”拔出短剑，便待再拼。

雍正把手一挥，哈布陀将冯瑛拦住。雍正低声笑道：“唐兄，不是我信你不过，事关重大，我总得在你身上留下一点凭记。”唐晓澜狂笑道：“好呀，你至尊皇上，也要行江湖上黑道的规矩么？那就来吧，我既敢到此，即算三刀六洞，决不皱眉。”

所谓留下“凭记”，乃是黑道上的术语，例如削掉一只耳朵，刺瞎一只眼睛之类，都算在身上留下的“凭记”，这乃是辈份尊、武功高的一方，要惩戒对方时所下的辣手，但这种手段，只有黑道上的霸主才会使用，一般武林的正派人物，是决不愿施为的。

雍正得意笑道，“我早在你的身上留下恁记了，你不知道么？唐晓澜一

怔，心道：你的武功也不见比我高明，怎能在我的身上做下手脚？

雍正道：“唐兄，你休怪我，刚才那一杯酒乃是毒酒！”唐晓澜道：“你言而无信，可休怪我不守诺言！”雍正笑道：“虽是毒酒，可对你全无伤害。这毒酒要一年后才发作，在未发作时，你一切都如常人。发作之后，三日眼盲，七日残废，到第十日便呕血身亡！所以你至迟在明年今日，便当入宫见我求讨解药。

唐晓澜气得浑身战抖，半晌说不出话来。雍正得意笑道：“你在这一年之内，若然安份守已，明年今日，你来求我之时，我自然把解药给你。若你妄图生事，乱造是非，挑拨众皇子与朕作对，那么，哼，哼！你就别想活命了！”雍正这一手确是非常毒辣，他心中早已算定，在一年之内，必能将各皇子的羽翼全部剪除，那时就算唐晓澜与冯琳泄露他的秘密，他也不怕了。那时，唐晓澜来求解药，生死之权，可就全操在他的手上。

唐晓澜骂道：“好不要脸的下流手段！”雍正大笑道：“若非如此，朕怎能安心！”面色一沉，挥手说道：“一年后再见，到时你还要把琳贵人也带来，你听清楚没有？哈总管，别动手啦，让他们走！”

冯瑛给哈布陀拦着，冲不上台阶，正自发急，忽见哈布陀退过一边，唐晓澜走下堂来，又喜又疑，问道：“唐叔叔，怎么这狗皇帝又肯放你走了？”唐晓澜一言不发，将冯瑛拉下台阶，出了年家花园，这才吁了口气。

冯瑛道：“这是怎么回事？”唐晓澜恐说了出来，徒令冯瑛伤心，于事无补。淡淡说道：“没什么。他有把柄在我手里，所以才不得不放咱们出来。”

唐晓澜转问冯瑛下山之后的事情，冯瑛约略说了一遍，忽道：“唐叔叔，世界上会不会有两个相貌完全相似的人？”唐晓澜道：“若然是孪生的兄弟姐妹，相貌完全相同，那也是有的。”冯瑛低头沉思，良久，良久，抬头问道：“那么，想必我还有一个孪生的姐妹了。师傅不肯将我的来历身世说出来，唐叔叔，你可知道么？”

唐晓澜下山之时，易兰珠曾有吩咐，要他在找到师嫂邝练霞与冯琳之后，才能将冯瑛的身世之谜说破。因为冯瑛自小性情刚烈，未到其时，让她知道，不但妨碍了她的练功，还得恐防她闯出事来。

唐晓澜听了冯瑛所述，想道：“听她所说今晚的遭遇，冯琳想必先已逃出这个园子。她不肯做皇帝的贵妃，可见她本性未泯，还有志气。以前师傅不让我告诉阿瑛，除了怕扰乱她的心思，妨碍她的练功之外，还怕她冒险闯入宫廷，或者引起骨肉相残。现在她的功夫已经练好，冯琳又出了宫门，告诉她想亦无妨。”

冯瑛见唐晓澜久久不语，又追问道：“唐叔叔，自从我知道这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极为相似之后，我的心总是不安。不论她在什么地方，我总要探出她的下落。唐叔叔，你先把你知道的告诉我，好不好？”

唐晓澜迟疑不决，见她焦急之情，现于辞色，心道：“暂时还是不要告诉她好。待她再长大一两年，江湖阅历更多的时候，那时再说也不迟。”因此欲说还休，勉强的笑了一笑。

冯瑛急道：“唐叔叔，到底是怎么回事？”唐晓澜笑道：“你的急性子还没改掉。我也不知道那个琳姑娘是不是你的姐妹，既然这样相似，是也说不定。既然她逃走未久，咱们就在附近找一找她。”冯瑛好生失望，道：“那么，你也不知道我的来历吗？”唐晓澜含糊应了一声，道：“将来总有水落石出之日，你放心好了。”

陈德泰在附近等候，见唐晓澜带了一个女孩子同来，大喜相会。唐晓澜道：“这小姑娘是我的侄女，但又是我的师妹，还有一个相貌和她极似的姑娘，刚从年家逃出，咱们在附近地方再找一找。”

这一找就找了三天，三人把陈留通往邻县的几条大路都踏遍了，兀是得不到半点消息。陈德泰道：“我劝你还是回到你丈人的家中去吧。他人面极熟，托他打听，那要比咱们瞎找可强得多！”

冯瑛噗嗤一笑，小指头在脸上一刮，羞唐晓澜道：“唐叔叔，你几时订了亲也不告诉我知道。婶婶姓什么？一定是又漂亮又会武艺的女英雄了？”唐晓澜面上一红，这门亲事他实在很不愿意，听人提起也不舒服。

陈德泰笑道：“哈，你看你这个叔叔，还像小孩子一样，提起新娘子就脸红。他不告诉你，我告诉你，铁掌神弹杨仲英的名字你听说过没有？”冯瑛道：“我在路上曾听人说过。说是南有甘凤他，北有杨仲英。南甘北杨，都是领袖武林的人物。”陈德泰道：“对呵，你叔叔的新娘子就是杨仲英的女儿。这样的好亲事他都不肯说，真该罚。瑛姑娘，你和他同到杨家，可得好好巴结你这未来婶婶。”冯瑛笑道：“她是我的婶婶，我当然该尊敬她。但也不必特别巴结啊！”唐晓澜道：“你别听这陈伯伯的胡说。”陈德泰一笑说道：“你的叔叔最怕她，你不巴结她，那怎么行啊！我偷偷告诉你，你的婶婶脾气可不大好，但只要你晓得奉承她，那么她也一定很疼你。”陈德泰为人喜欢说笑，却很爽直；杨柳青的坏脾气名闻江湖，陈德泰甚为欢喜冯瑛，怕她将来和杨柳青相处不好，所以预先将杨柳青的脾气告诉她听，教她应付。他是唐晓澜的兄长之辈，直言无隐，也不怕唐晓澜怪他。

冯瑛大笑道：“陈伯伯，我不信。”陈德泰道：“你不信？你不信你问你叔叔。”冯瑛道：“叔叔，你真的很怕婶婶吗？”唐晓澜面红直透耳根，连道：“胡说，胡说。陈伯伯为老不尊，你别信他的话。”

冯瑛见陈德泰态度似颇认真，将信将疑，心道：“唐叔叔人很纯厚，若然真个娶了个雌老虎，那可是令人为他叫屈。哈，我看没有这个道理。若然婶婶脾气不好，唐叔叔又怎肯要她？”冯瑛孩子之气未泯，虽然不信，也拿唐晓澜取笑，一路上弄得唐晓澜甚为不好意思。

过了半月，唐晓澜等三人从陈留北上商邱，进入山东境内，到了定陶，陈德泰道：“送君千里。终须一别。此地离你岳家不过数天路程，你的熟人甚多，料无意外发生，即算有事，也有人照应，恕我不远送了。”折向南方，自去找寻甘凤池等江南七侠。

唐晓澜和冯瑛一路同行，未到杨家，已有人先报信给杨仲英知道。杨仲英迎了出来，唐晓澜道：“青妹妹呢？”他倒不是惦记杨柳青，而是不见她出来，甚为奇怪。

杨仲英瞧了冯瑛一眼，叫道：“咦，咱们不是在邙山会过吗，姑娘，你的剑使得真好！”冯瑛道：“哦，原来是杨老前辈，怪不得你的弹弓打得这样好，那天不是你老手下留情，我的宝剑都几乎给你打崩。”唐晓澜奇道：“你们竟在邙山会过么？”杨仲英道，“贤婿，你过来，我有话问你。”

唐晓澜心道：“怎么丈人今日如此不近人情。他平日极为好客，为何见了我的侄女，反而不悦。刚谈得几句，就要撇开她。幸而她不是冯琳，要不然定闹性子。”

冯瑛也瞧出了几分，心道：“难道北五省鼎鼎有名的武林领袖，气量也这样狭窄？那天和我莫名其妙的打了一阵，就怀恨在心了。”上前拢袖一揖，

说道："唐叔叔；杨老前辈，我不打搅你们了。"杨仲英哈哈一笑，道："小姑娘，你别多心。你来了，正好和你的姑姑作伴。"叫一个丫环带她入门，自己则携着唐晓澜的手，在门外的柳林谈话。

唐晓澜满腹狐疑，只听得杨仲英问道："这小姑娘怎么会是你的侄女？"唐晓澜道："我不是对你老说过么？我的师傅收留有一个孤女，这孤女就是她。我们在天山之时，一向以叔侄相称。"杨仲英道："如此说来，她既然是易祖婆扶养大的关门弟子,就应该是个明理之人,为何却与江南七侠作对？唐晓澜奇道："她怎么会和江南七侠作对？"

杨仲英将那日在邙山之上，冯琳把李源和路民瞻杀得狼狈败逃之事说了。又道："李源在路上中了她的飞刀，几乎残废。为什么小小年纪，这样残忍？"

唐晓澜怔了一怔，忽而笑道："这一定是误会了。"杨仲英道："怎么会误会呢？"唐晓澜道："因为还有一个和她极为相似的姑娘。李源大哥碰着的想是另一个人。"

杨仲瑛将信将疑，忽道："那么，难道欺负青儿的也是另一个人吗？"杨柳青那日被冯琳戏弄，连头上的玉簪也给拔去，回家之后，气得不得了，几次央父亲给她报仇，杨仲英知道对方是个小姑娘后，把女儿骂了回去，但后来听得女儿描述冯琳颜容，和自己在邙山遇的那个小姑娘似是一人。心中极不舒服。若非年老，真想亲自出马，打听她的来历。

唐晓澜听了丈人的话，想道："这事不能不说了。"当下将冯瑛冯琳原是孪生姐妹，父亲被血滴子所杀，母亲被擒入皇府，后来又逃走了，现在尚未知下落，等等事情都详细说了。

杨仲英听得炫然泪下，道："我几乎错怪了这个孤儿！"

"唐晓澜道，"她们身负血海深仇，又是年羹尧和宫中卫士所要搜捕的人。师傅，你不要说给青妹知道。"

杨仲英点点头道："我知道青儿的口不牢，连你的身世我也不敢告诉她呢。贤婿，你放心。"

杨仲英揩了眼泪，忽而笑道："青儿气你和她一同回来呢。"唐晓澜道，"有人先告诉她了？"杨仲英道，"这几县的武林朋友，都是我的知交，昨天已有多事的人，从邻县到来，说起你和一个小姑娘一路同行。她问清相貌，气得不得了。"唐晓澜恍然大悟，笑道："所以她生了气，不肯出来见我了。"

杨仲英也笑道："这丫头的脾气，不知什么时候才改，贤婿，你将来可得多包涵她。"唐晓澜尴尬一笑，忽道："师傅，那么你叫瑛儿先进家门，只怕青妹会和她动手。咱们可得回去劝架。"杨仲英笑道："那不至于。我已再三叮嘱了她，叫她无论如何，不准动手。"

"唐晓澜心中稍宽，杨仲英道："吕四娘和甘凤他很惦记你。吕四娘遭逢惨变，赶回浙江，我本想和她同行。但她说不愿因一人之事，劳动大家。而且人去多了，也无济于事，所以在邙山祭扫了独臂神尼的墓后，我们就分路了。"

唐晓澜听得丈人提起了吕四娘，不觉黯然神伤。杨仲英见他没精打采，只道他旅途劳顿，道："你长途跋涉，也该歇歇了。"翁婿两人步出柳林。

冯瑛闷闷不乐，随丫环进了杨家，无人招待，更觉不安。坐定之后，问道："杨姑娘不在家么？"丫环道："在家呢！"冯瑛道："她不舒服么？"丫环道："我不知道。她今天整天躲在房内。"

冯瑛心道：“ 她是我的婶婶，我又到她家作客，应该先去拜候。 ” 便道：“ 烦你带我到她房中。 ” 丫环心道：小姐的脾气，我可不敢招惹。冯瑛已站了起来，等待丫环带路。

丫环无奈，带她走入后堂，指着一条冷巷道：“ 东首那一间房，便是我们小姐的闺房。我还有点事情，恕我不陪你了。 ”

冯瑛心道：“ 这丫环也不懂礼貌。真是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杨仲英和他的家人，怎么都是这个样子！她到底还是小孩，不通世故，穿过冷巷，揭开门帘，直入杨柳青的房间。

只见一个女子，坐在床上，气鼓鼓的圆睁双眼，看着自己！

冯瑛吓了一跳，赶忙施礼，叫道，“ 婶婶。 ” 杨柳青怒道。

“ 谁是你的婶婶？ ” 冯瑛心道：“ 是啊，她和唐叔叔还未成婚，所以不高兴我叫她婶婶。 ” 改口叫她 “ 姑姑， ” 杨柳青又道：“ 不敢当，你本领高强，我那有福气有你这样的侄女！ ”

冯瑛愕在当场，心道：“ 这是什么话啊！脾气再怪也没有一见面便怪人的道理。哦，现在是夏秋之交，天时不正，莫非她中了邪了？ ” 滴溜溜的眼珠在杨柳青面扫来扫去。

杨柳青越发愤怒，道：“ 是谁叫你进来的？ ” 冯瑛道：“ 我和唐叔叔同来的。 ” 杨柳青更气，心道：“ 晓澜岂有此理，带了这个野丫头回来，他自己不先来见我，却叫她来气我。 ”

冯瑛道，“ 姑姑不舒服么？房中闷热，为何不出去散散心呢？ ” 杨柳青一跃而起，在壁上取下弹弓，道：“ 很好，我就和你到外面散心去。 ”

冯瑛虽觉她的行动奇怪，仍然笑道：“ 练练武舒散筋骨也好。杨公公以铁掌神弹威震河朔，姑姑的弹弓也一定打得非常之好了！ ”

杨柳青哼了一声，心道：“ 你还说风凉话儿。 ” 面色铁青，揭帘而出，不一刻到了屋后面的练武场中。

冯瑛道：“ 姑姑的弹弓怎样打法？给我开开眼界。 ” 杨柳青勃然大怒，喝道：“ 小贱人，你别猖狂，你那天侥幸逃过，就敢轻觑我杨家的神弹绝技了么？ ” 冯瑛一愕，气往上冲，道：“ 什么话？ ” 杨柳青道：“ 叫你开开眼界！ ” 弹弓一曳，疾似流星，嗖嗖嗖，上中下三路齐到，全奔冯瑛的穴道打来！

杨柳青那日受了冯琳的折辱之后，回家苦练弹弓，自信已有十分把握，一动手便用连珠打法，毫不留情。

冯瑛纤腰一摆，团团一转，杨柳青的弹丸全落了空，叫道：“ 喂，你且慢动手，我有话说！ ” 这时，她己想起可能又是误会，是那个什么 “ 琳姑娘 ” 所干的事，杨柳青算到她的头上来了。

杨柳青恼怒异常，毫不理会。弹弓再曳，这一番来得更急，每三粒布成一个品字，迎面打来，冯瑛也给她弄得怒了起来，展开空手接暗器的功夫，伸手一抓，将先来的三粒弹子抓在手心，还敬过去，噼噼啪啪，将杨柳青的第二组弹丸全部碰落，如是者边接边发，瞬息之间，杨柳青的半袋铁弹，己在空中对撞粉碎。

杨柳青骑虎难下，兀是发个不休，最后一招，竟用出 “ 满地花雨 ” 的打法，一大把一大把的迳射出去，冯瑛心中气道：“ 不给你点厉害，你也不知进退。 ” 脚尖一点，身形凭空飞掠起来，真的赛似弹丸，杨柳青忽见一团白影迎面扑来，措手不及，弹弓竟给冯瑛一把抢去，折为两段，丢在地上。

杨柳青又惊又怒，反手一掌，扫敌中盘，莲翘一起，又踢，膝盖。冯瑛闻得外面脚步之声，心念一动，身形一侧，用了个“燕子斜飞”之势，让开了杨柳青的腿，却避不过她的铁掌，“卜”的一声，结结实实打在冯瑛胸上。

杨柳青得意大笑，忽见父亲和未婚夫婿飞奔而来。杨仲英面色铁青，气急败坏的道：“你，你，你怎么不听我的话！”唐晓澜却跑去拉冯瑛的手，问道：“你觉得怎么样，被打伤哪里了，我给你推血过宫。”

杨柳青气道：“爹，别人找上门来，欺负你的女儿，你也不理，却反而怪起我来。晓澜，过来！过来呀！哼，你在我家这么多年，如今却吃里扒外，和这小贱人一道来欺负我了！”杨仲英喝道：“闭口，你再胡骂我就打你耳光！”

冯瑛一笑过来，长揖说道：“姑姑，你怎么一见面就骂我打你？我不是什么小贱人，我是天山易女侠的徒弟，几时冒犯你了？”杨仲英和唐晓澜见冯瑛面色如常，丝毫不显受伤之态，放下了心，杨仲英更是奇异，心道，“青儿本事虽是寻常，但她得我所传的铁掌功夫，这一掌少说也有三五百斤力量，这小姑娘接了这掌，若无其事，功力之深，连我也未必能及。”

杨柳青见冯瑛受了这掌，若无其事，也觉心慌，唐晓澜道：

“青妹，你认错人了。”杨柳青瞪眼说道：“什么？我又不是孩子！”

杨仲英道：“你比小孩子还胡闹！你跟我学了这么多年武功，江湖阅历也不少了。你就算看不出这位姑娘的武功门户，也该看出她的手法与你以前所碰到的不同。”杨柳青一想：冯瑛的武功精纯，果然在那日碰到的那小姑娘之上。”唐晓澜笑道，“天下相貌相同之人，在所多有。也怪不得青妹认错。”这话原是给她开解，不想杨柳青接连吃亏，这口气咽不下去，又给父亲诃责，索性放刁说道：“就算我认错了人，她也不该把我的弹弓折断，我们杨家以铁掌神弹名闻天下，她折断了我们的弹弓，就等于把镖局的镖旗撕了，爹，你受得了我受不了，来，来，咱们再斗！”

杨仲英气得面色紫黄，一把将女儿拉开。冯瑛道：“姑姑掌法高明，我已输招，何必再斗。我为了自卫，迫得折断你的弹弓，我再给你赔礼。”其实冯瑛是故意受她一掌，好让她落台的。冯瑛身上，穿有钟万堂在她周岁之时所赠的金丝软甲，受一两掌满不在乎。

杨仲英斥女儿道：“你瞧，这小姑娘比你年纪小许多，却比你懂事。你不害臊，我也害臊。快给这位小姑娘赔罪，要不然我就不认你做女儿！”杨柳青见父亲脖子涨红，胡子翘起，知他是真的发了脾气，越发下不了台。

唐晓澜一笑解围，左手拉冯瑛，右手拉杨柳青，笑道：“不打不成相识。瑛侄女，你瞧你的姑姑是不是像你一样小孩子气？你们在一起玩，不愁没伴啦！”冯瑛又叫了声“姑姑”，杨柳青只得应了一声。杨仲英这才放宽面色。

冯瑛正想说话，杨柳青侧脸一边，故意避她眼光，唐晓澜甚觉不安，只听得杨柳青道：“晓澜，你来！”不理冯瑛，迳自把唐晓澜拖回房中，关起房门，大加盘问。

冯瑛碰了个钉，目睹杨柳青真如雌老虎一般，将唐晓澜拖去，想起陈德泰的话，不觉噗嗤一笑。杨仲英摇摇头道：“真没办法。姑娘，叫你见笑了。”冯瑛道：“没什么，我下山之后，叫人误会，已不止一次啦。”杨仲英歉然说道：“瑛姑娘，论世俗的辈份，你是我孙女一辈；论武林中的辈份，你我却是同辈。咱们不理这些，你既到了我家，咱们就如自己人一般。我女儿脾气不好，你不要放在心上。我己叫人替你收拾好房间，你去歇歇吧。”冯瑛

道：“杨公公，你是我叔叔的丈人，怎么和我客气起来了。我怎么敢怪姑姑呢。”随着杨仲英回到正宅，隐隐听得杨柳青责问唐晓澜的声音，不觉甚为替他难过。

是夜，冯瑛翻来覆去，总睡不着。想起日间之事，心道：“这个婶婶凶得不近情理。我何必在这里受她的气？”悄悄收拾好包袱，又想：“不辞而行也不大好。但若然辞行，杨公公必然挽留。我又不好说怪他的女儿，不如我去告诉唐叔叔一声，叫他代我向杨公公告罪也便罢了。”她日间已知唐晓澜所宿的书房在那一边，为了避免惊醒杨家家人，索性飞身踪上瓦面，直奔唐晓澜的书房。

书房灯光未灭，房中有人谈话。却是唐晓澜和杨仲英的声音。冯瑛伏耳一听，只听得唐晓澜道，“师傅，不是我要悔婚，实是我怕耽误了青妹青春。”杨仲英道：“什么？你有何难言之隐？你是嫌她脾气不好，还是别有原因，对我直说了吧！”

唐晓澜道：“我性命只能保一年，若然成婚，岂不累青妹守寡。所以不如早早将婚约解了。请师傅另选英才。”

杨仲英急声问道，“你受了内伤吗？”唐晓澜道：“不是。”杨仲英道：“那是什么？”唐晓澜道：“我饮了皇帝的毒酒，毒性潜伏在血液之中，一年之后才发。到时若不入宫求他解药，十日之后，便毒发身亡。师傅，你知道我的性情，咱们侠义中人，头可断而志不可辱。我宁教身死名灭，也不愿向皇帝哀求！”杨仲英颤声说道：“你怎么毫无戒备之心，喝了他的毒酒？”唐晓澜道：“若然不喝，他也不放心，让我把瑛侄女带出来。”

冯瑛听到这里，心儿卜通一跳，几乎要跌下瓦面。急忙强摄心神，伏耳再听。

杨仲英又道：“难道除了他的解药，就别无他药可解吗？”唐晓澜道：“天山的碧灵丹是解毒的圣药，我将师傅给我的几粒，全都吃了，亦是无效。不知道这毒酒是什么制炼的。这样厉害。平时不觉什么，运气之后，再接丹田，便觉隐隐作痛。想来那皇帝说话，绝非虚声恫吓！”停了一停，又道：“我饮毒酒至今，已将一月，明年蝉鸣荔熟之时，便是我的死期到了。”

杨仲英啪的一掌把书案打得“砰”然作响，怒道：“好狠毒的皇帝。”顿了一顿，又道：“我不信别无解药。贤婿，你安心静养，我派人去替你访问天下名医，在一年之内，总可以设法替你救治。”话虽如此，其实却是毫无把握。

唐晓澜道：“你老人家别费心啦。我求你不要将此事说给青妹和瑛侄女知道。免得她们为我担心。”

冯瑛心痛如绞，想道：“原来唐叔叔竟为我而喝了毒酒，我岂可舍他而去。”又想道：“我听师傅说，唐叔叔在天山三年，虽然得了她的剑法真传，对本派内功的秘奥，尚未深悉。所以唐叔叔只是她挂名弟子，而我辈份虽小，却反是她衣钵传人。我何不将内功诀窍，都传了给他，若他功力增强，也许可以抵御毒力。”

冯瑛反覆思量，决定不走，当下无心再听，又悄悄溜回自己房内。

第二天冯瑛和杨柳青见面，杨柳青宿气未消，对冯瑛淡淡点头，爱理不理。冯瑛为了叔叔，强自忍住。对她殷勤招呼，杨柳青心道：“唔，你这个小丫头也知向我讨好了。”火气渐消，而且觉得怪一个“小孩子”也不好意思，便也和她说笑。

可是早餐过后，杨柳青又生气了。冯瑛跑进唐晓澜房中，关了房门，大半天都不出来。杨柳青叫了三次，要他出来陪她玩，唐晓澜每次都说：“就来啦，就来啦！”却总不出来。

杨柳青气得将客厅里的一对大花瓶摔得粉碎，骂道：“十六七岁的姑娘，也不小啦，又不是亲叔叔，哼，真不要脸，躲在男人房中不肯出来。”故意骂得让冯瑛听见。

冯瑛在房中听得她这样的骂，果然生气，唐晓澜急道：“瑛侄女，她说话不知分寸，你别生气。”冯瑛想起内功窃要，叔叔尚未完全领会，眼泪滴了出来，道：“叔叔，那么晚上我来看你。”打开房门，气呼呼的跑出，杨柳青见她小嘴紧绷，双眼圆睁，怕她发作，反而不敢说了。

唐晓澜等杨柳青进入房中，面孔一扳，说道：“你连我的侄女也不能容，你还来见我作甚？”杨柳青一怔，想不到唐晓澜竟然也会向她发气。哭道：“好呀，你要侄女就不要妻子了！”

唐晓澜怒道：“胡说！你当我们是何等样人？她是个孤女，你还要折磨她吗？我告诉爹爹知道。你容不得我们，我们今天便走！”杨柳青虽然骄纵任性，心地倒并不坏，闻言一震，哭声顿止。唐晓澜半哄半骗，软硬兼施，将她劝住。以后杨柳青果然不敢当面发冯瑛的脾气了。

冯瑛白天也不敢到唐晓澜房间。仗着轻功神妙，每晚三更之后，便偷偷去和唐晓澜相会，将天山一派的练神练气练精之法，细心传授给唐晓澜，托言是师傅要她代教的。唐晓澜也想到内功却病这点，用功甚勤。但他却并不知道冯漠已将他与杨仲英的话听去，教的学的都有深心，大家都不说穿。

如是者过了一月，冯瑛与杨柳青相安无事，唐晓澜内功颇有进境，也甚喜欢，一日白天，唐晓澜想与冯瑛研讨天山剑法中的精微之处，一早与她往后山，杨柳青四觅不见，在家中正自生气，忽闻得外面有拍门之声。杨仲英交游广阔，时有江湖上的奇人异士相访，杨柳青心想：“不知是哪位客人来了？”偷偷到厅后屏风，向外张望。只见爹爹已候在客厅，三位客人，一男二女，大步走上台阶。男的是个光头，头发虽白，面色却是红润有光，两个女的一老一少，跟在后面。那个少妇面有悲愤之容。似乎是寻仇来的一般。

只听得杨仲英霍然起立，欢声说道：“唐二先生，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那老头道：“我带小女来给你老叩头，向你求情来了。赛花你还不给杨伯伯叩头么？”那少妇“哇”的一声哭了起来，果然跪下磕头。杨柳青看得极为纳罕，心道：“这是什么事啊？”

杨仲英更为纳罕，又不好伸手去扶，只得欠身还了半礼，道：“有话好说，有话好说！难道有什么人还敢欺负你们吗？”

那老头咳了一声，道：“孩子，哭哭啼啼有什么用？有杨老前辈给你主持公道，你还怕你的大仇不能报吗？”

杨仲英眉头一皱，道：“唐二先生，你们千里迢迢，从四川到此，为的是要我替你们报仇吗？我年纪老迈，对江湖上寻仇殴斗之事，已不愿插手其间，再说凭你们的本领，还怕有什么仇不能报呢？”

随同来的那个老妇，忽然从旁插嘴，冷冷说道：“他们的仇人藏在一个有大势力的人家里，不经过你老人家，他们不敢去找。”

杨仲英奇道：“有人敢与你家结仇？这事已经奇了。到底是什么仇恨？仇人是谁？他又靠谁包庇？唐二先生，你说出来，我虽然不愿插手，这里的武林人物，都是朋友，有什么为难之处，也好商量。”

那老头眼睛一亮，朗声说道：“那么我们多谢杨老英雄了。小女要报的是杀夫之大仇，仇人就在你老府上！”正是，晴天来霹雳，大祸起萧墙。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箭发弹飞 剑光惊巨擘　舞休歌罢 杀气隐华堂

杨仲英大吃一惊，心道：“这事真真奇了！难道是青儿闯下的祸么？”想到此处，不禁寒意直透心头，颤声说道：“我家中只是我父女二人，我封刀已久，女儿本事平平，料她也不能伤了令婿。二先生，你恐怕找错仇家了！”

那老头干咳一声，徐徐说道：“令婿回来了没有？”杨仲英道：“晓澜所做的事，我都知道，他上月还在雪魂谷养伤……”那老头不待他说完，接续说道：“令婿和一位姑娘上月从河南同回，可有此事？”杨仲英道：“有此事！”那老头道：“这位小姑娘便是我的杀婿仇人，请老英雄将她交出！”

原来冯琳以前在陈留附近所杀的王敖，便是唐二先生的女婿，唐家老一辈的兄弟三人，都以暗器的歹毒名闻江湖。冯琳以前所中的七煞白眉针，便是唐家秘传的暗器之一。

这唐二先生名叫唐金峰，在三兄弟中性情最为狂傲，他只生一女，名唤赛花，唐金峰对她溺爱非常。唐赛花听得丈夫惨死，哭哭嚷嚷，寻死觅活，要父亲替她报仇。唐金峰也觉得爱婿被杀，大有损于唐家威名，便携了女儿，离开四川，寻到河南，找寻杀女婿王敖的凶手。

消息并不难得，韩重山的妻子叶横波便是当日在场之人。但当时清宫已传下密令，在一年之内，不许搜捕晓澜和冯琳。至于原因如何，除了哈布陀一人之外，其他人都不知道。叶横波恨极冯琳与她作对，见唐家父女找来，正合心意。她格于清宫密令，正好假手唐家父女将她除掉。

唐金峰父女，靠了叶横波的带引，寻到山东，一探便探出唐晓澜曾携同如此这般的一个小姑娘，同住杨家。叶横波和唐家父女，那知道这是姐姐不是妹妹，因此不假思索，便到杨家来要凶手。

杨仲英也不清楚冯瑛是不是凶手，闻言吃一惊。问道：“令婿在什么地方被杀害的？怎的会与那小姑娘结仇？二先生怕听错了别人的话吧？”唐金峰怒道：“在河南陈留被杀的，这位韩太太便是证人，”杨仲英打量了叶横波一眼，见她年虽半百，却妖里妖气，不像正人。道：“这位韩太太当日在场么？可否将经过情形说给老夫知道。哎，我老糊涂啦，还未请教尊夫人的名字。”

叶横波冷冷一笑，道，“我夫妇贱名，提起来也许老英雄听人说过。”唐金峰道：“灵山派的名宿韩重山夫妇，江湖上知道的人不少，凭她的身份，还会胡赖你收留的那位小姑娘吗？”

杨仲英仰天一笑，道：“老夫眼拙，该责该责。韩重山听说是当今皇上得力之人，那么令婿想必也是在公门中当差的了？”

唐赛花道：“是在公门当差又怎么样？”杨仲英道：“公差追捕犯人，这样的仇杀，事极寻常。也很难说谁对谁不对。二先生是武林名宿，也当知道官差杀贼或贼杀官差，都不能与私仇结怨等同看待。武林中人也很少会插手其间。二先生，不管是不是她杀的，我看这冤仇还是解开为是。”

杨仲英一顿轻描淡写，唐赛花哭嚷道：“难道我的丈夫平白给人杀了不成？老匹夫，你今日不将凶手交出，那可万万不成！”

杨仲英又是仰天一笑，唐金峰道：“赛花，你别闹，我自有分数。”杨仲英道：“二先生，我言尽于此。你若要与我叙旧日交情，咱们同饮一杯。报仇之事，请你别提了！”

唐金峰冷冷一笑，道：“杨老英雄，你忘了一事了。”杨仲英道：“什

么？”唐金峰道：“被杀的人是我的女婿，是我女儿的丈夫。我们父女和死者的关系，可不是普通的武林朋友可比。我们替他报仇，谁也拦阻不了！杨老英雄，你既然不愿插手其间，那我们也不能勉强于你。但我可要请你恕我们无礼，我们可要自己动手搜捕了！”

杨仲英勃然作色，大声说道：“二先生，你也忘记一事了。”唐金峰道：“忘记什么？”杨仲英道：“你忘记了这里是在我杨仲英的家中！我的家岂容人随便搜查？”唐金峰道：“那么，你是诚心要拦阻我们了？”杨仲英道：“我收留的人便是我的家人，有什么关系，我一肩挑起，便是皇帝问我要人，我也不给！”

唐金峰磔磔笑道：“哈哈，那么咱们是白来一趟了，赛花，你记得出家门时，我对你说过什么话？”唐赛花道：“爹爹，你说过若不能为女婿报仇，就不回四川。”唐金峰道：“是啊，你记性不坏。杨老英雄，你忍心看我这把老骨头埋在外乡吗？”

杨仲英道：“好，那就请你动手，让我埋骨家中吧。”唐金峰道：“哈哈，不敢！但杨老英雄既然这样执拗，庇护凶徒，我也只好请你恕我冒昧，我可要请教你的铁掌神弹了。”

杨仲英道：“很好，我也要见识你们唐家的暗器。”背上弹，走下台阶，唐金峰随着走下庭心。杨仲英道：“请！”唐金峰衣袖一拂，一招“时底看锤”，猛然捣出，杨仲英双臂一振，身随掌走，迅若狂飓，呼呼两掌，横扫出去。唐金峰肩头一缩，霍地转身，双拳交错，使的是长拳招数，拳风猛扑面门。杨仲英见他功力甚深，低喝声：“好！”侧身分掌，一个虎跳。抢到了唐金峰右侧，一记“惊涛拍岸”，掌风飒然，拂面拍到。唐金峰疾退两步，小臂一圈，一招“弯弓射雕”，半守半攻，将杨仲英的招数解去。两人越斗越狠，空庭虽只两人，但听那拳掌劈风之声，就如数十人相斗一般。杨柳青在屏风后看得甚为心急，悄悄的跑回去，把弹弓取了出来。

这时两人斗得更酣，渐渐不闻拳掌僻啪之声，只见人影飘飘，盘旋来往，声势似不若适才惊人，却是生死存亡之斗，两人都用上了内力，拆招破招，拳脚未沾，招式即换，虚虚实实，变化繁复之极！

斗了一阵，但闻袍袖拂风之声，杨仲英掌法倏变，闪缩不定，若按若拍，在外行人看来，似是轻飘无力，但却是掌含内劲，柔中带刚，一按实了便刚劲非常，这掌法兼采铁沙掌和擒拿手两家之长。在唐金峰看来，不啻是铁锤巨斧，凿石开山，竟迫得他不敢硬接。

杨柳青在屏风后看得眉飞色舞，弹弓也垂了下来。场中两人斗到分际，唐金峰改用磨身掌游斗，显见力己不支。唐赛花叫道：“爹，改斗暗器吧！”杨仲英蓦地一声长啸，双掌一引一拂，身形一晃，左掌一招“铁骑突出”，右掌一招“长鼓齐鸣”，唐金峰一拳捣空，对方掌风飒然，已到胸际。好个唐金峰，临危不乱，右足一旋，借拧之势，沉身闪避，杨仲英双掌在他面门劈过，掌风劲掠，唐金峰眉心辣辣作痛，眼睛都几乎给震荡得不能睁开，一个倒翻，退出丈许，叫道：“杨家铁掌，名不虚传！看暗器！”反手一扬，只听得铮铮两声，两支银镖，破空飞出！

杨仲英身回势转，但见镖贴肋旁，倏然穿过。刚说得一个“好”字，蓦见寒星飞溅，迎面扑来，杨仲英知是唐家的拿手暗器七煞白眉针，急运内家真力，双掌齐推，掌挟劲风，呼呼两声，白眉针未能近身，纷纷坠地。唐金峰道：“好呀，再接这个！”手扬处，呜呜怪响，五团黑忽忽的东西，当头

罩下。杨仲英弹弓一曳，连珠打出，暗器在半空相撞，唐金峰所发的五个圆球，一碰即裂，忽然射出数十道火光！

杨仲英和身一滚，翻起身时，已扯下了身上的长袍，旋风急舞，火星飞溅，幸未伤身，但已沾了满身泥土。

杨仲英知道唐家暗器，层出不穷，只有争取机先，控制主

动，才能幸免。唐金峰三斗暗器，未能伤敌，窒了一窒。杨仲英大叫一声：“来而不往非礼也！”弹弓一曳，铁弹子已似冰雹一样打来。

唐金峰叫道：“好呀，今日才撞到对手！”改用金钱镖应敌，以满天花雨洒金钱的手法，将铁弹子也碰得纷纷坠地。杨仲英的神弹虽打不着他，但已迫得他忙于应付，自己可以喘口气了。

打了一阵，双方俱无损伤，忽然静止下来，一个在西，一个在东，似斗鸡般互相注视，一个是手扣弓弦，沉腰作势，一个掌藏暗器，双眼圆睁。两人此进彼退，绕场三匝，兀是不发一弹。杨柳青看得暗暗纳罕，却不知这已是他们两人决战的关头！

两人都知难伤对方，所以大家都寻瑕抵隙，等机会施展杀手。绕场多匝，蓦地发一声喊，两人都跳了起来，杨发弹丸，唐施毒箭，所拟的都是对方咽喉要害，手法之快、劲、准，令人叹为观止。换了一招，仍然各自避开，又停了下来，两人都俯伏作势，目不转睛的凝视对方。

柳青见父亲紧张之极，汗珠沿着面颊滴下，却仍是手扣弹弓，宛如石像，动也不动。那唐金峰也是如此。杨柳青心道：

“那老头目不旁视，我用连珠弹暗袭，取他穴道，岂不甚好。”弹弓一曳，连发三弹，一取唐金峰上盘的“眉尖穴”，一取中盘的“灵府穴”，一取下盘的“窍阴穴”，三弹齐发，蓦听得父亲叫声“不好！”杨柳青吃了一惊，忽觉一股劲风扑来，屏风碎裂，唐金峰发了一枚铁弹，又将杨柳青所发的三枚铁弹子反震回来。幸得杨柳青见机，屏风倒时，她也扑倒地上，弹丸从她头顶飞过，嵌在后面的墙壁之中。

到杨柳青再站起身时，庭院中暗器已是满空飞舞。唐赛花左手发白眉针，右手发毒蒺藜，助父袭敌。他们唐家的规矩，从不以二敌一。可是对方有人助战，这禁例就可解除。唐赛花的功力可比杨柳青深得多，父女俩一夹攻，顿时如虎添翼。唐金峰喝道：“杨老儿，还不服输吗？”杨仲英闷声不响，唐金峰双手一扬，蝴蝶镖夹着毒蒺藜四方飞到，那蝴蝶镖中藏机括，忽地斜飞，忽走直线，防不胜防！杨仲英顾不得发弹，运掌成风，将蝴蝶镖击落，蓦地腿弯一麻，脚跟一软，扑空倒地。唐金峰叫道：“赛花住手，他两腿都己中了我的毒蒺藜了！”

杨柳青一跃扑出，唐金峰道：“是此人吗？”叶横波道：“不是！”唐赛花一口飞刀，将杨柳青的弹弓劈成两截。杨仲英道：“青儿，不准上来！”翻身坐起，面色灰白。

唐金峰碟碟笑道：“杨大哥，这番真真得罪你了!请你将凶手交出来吧！”杨仲英抗声说道：“唐老二，你想我向你低头，那是万万不能！”唐金峰道：“你不是不知我们唐家暗器的厉害，你中了毒蒺藜，没有我的解药，纵不身亡，也要残废！”杨仲英哈哈笑道：“我杨某若然怕死，也不能在武林中混几十年了！”唐金峰翘起拇指说道：“好，你有种！若你与凶手有过命的交情，为朋友两肋插刀，那还值得！但我们已查知你与那小丫头一无亲，二无故。你凭什么要庇护她？”杨仲英道：“江湖上道义为先，她是一名孤女，

既然到了我家，那就不能容外人欺负。”唐金峰大笑道：“事到如今，你就不容她给人欺负也不能了。你自己性命难保，还凭什么包庇凶徒？哈！对不住，我们可要动手搜你铁掌神弹的贵府了！”

杨仲英气得眼睛发黑，忽听得叶横波道：“不必搜了。”大门外走进了两个人，正是唐晓澜和冯瑛。

杨仲英叫道：“晓澜，你快带她逃走！”唐金峰道：“是这个小丫头吗？”叶横波道：“正是！”身形一晃，抢先却堵了大门。冯瑛兀然不惧，和唐晓澜飞步抢进，齐声叫道：“公公。师傅，你怎么啦？”杨柳青横了冯瑛一眼，道：“都是为你，我的爹已中别人的毒蒺藜啦！”冯瑛双眉倒竖，叫道：“好！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有什么事我来承当！唐叔叔，你扶公公回去。”

冯瑛这几句话原是江湖上的口头禅，唐金峰听了，却以为她就是凶手，杀了人还口出大言，大怒喝道：“野丫头，你小小年纪，出手这样毒辣，杀了人还不服罪吗？”唐赛花已忍耐不住，扬手就是三柄飞刀！

唐晓澜和杨柳青将杨仲英扶进静室，杨仲英跌坐床上，气喘喘的道：“晓澜，有青儿服侍我就够了。你快出去，用宝剑开路，一定要把瑛姑娘救出去！我们杨家的人，绝不能容人捕去！”

冯瑛身形一晃，小手一抄，避过两把，接了一把，唐赛花再度出手，打出三把毒蒺藜，冯瑛把飞刀还掷过去，正拟再接，忽听得唐晓澜叫道：“他们的暗器有毒，不能乱接！”冯瑛肩头一缩，一个镫里藏身，三把毒蒺藜也打空了。

唐金峰见冯瑛身法奇快，心道：“怪不得王敖会丧在她的手中。”叫道，“赛花，你让我来！”双指连弹，用金钱镖打冯瑛穴道！

冯瑛一听风声，已知劲疾，嗖的一声拔出宝剑，横剑一拔，只觉剑尖乱颤，火星飞溅，心道：“这人的腕力不在杨公公之下！”

唐金峰见三枚钱镖都给宝剑劈碎，勃然大怒，左手金钱镖，右手蛇焰箭，纷纷射至！冯瑛展剑磕钱镖，腾身避火箭。蛇焰箭落处便是一溜蓝色的火焰，蓬然炸裂！

冯瑛听了他刚才的喝骂，明知又是一场误会，可是一来对方的暗器如雨，欲解释已不可能。二来她恨唐金峰伤了杨仲英，起了同仇敌忾之心，哪肯向敌人低声下气，求他停手。

冯瑛身法轻灵，剑招紧密，唐金峰打了一阵，伤不到她，心头火起，展出绝招，暗器满空乱发，互相击撞，有的斜飞，有的直落，冯瑛全身已在暗器笼罩之下，唐晓澜叫声：“不好！”正待拔剑助阵。忽见冯瑛宝剑一舞，骤的飞起一圈银虹，护着头面，顿时卜卜连声，暗器纷纷打在她的身上。

冯瑛身上穿的是钟万堂所送的金丝软甲，刀枪不入，何惧暗器？冯玻虽给暗器的力道震得跳荡不休，一阵如雨般的暗器过后，冯瑛倏然提剑冲去，身上竟是全无损伤！

唐金峰大吃一惊，心道：“她的身躯难道是铁铸的不成？这仇万万不能报了！”唐金峰的暗器虽多，经了两场恶斗，也已是所余无几！

冯瑛趁着唐金峰一窒之际，身形骤起，疾如飞鸟，剑光掠处，迳取唐金峰左肋的“魂门穴”，唐金峰飞腿一踢，左掌疾斫，两人换了一招，冯瑛喝道：“你也接我的暗器看看！”左手一扬，一把飞芒，闪电射出。

唐金峰是暗器的大名家，接暗器的本领也已到了出神入化之境，但见他双袖一挥，把飞芒卷得无影无踪。但冯瑛剑法何等厉害，她是以暗器扰敌心

神，剑招随至。唐金峰才挡了暗器，便觉冷气森森，剑风刺面。饶他是武林名宿，也自心慌！疾退之时，顶心一凉，头发已被削去了一绺。

唐赛花见父亲危急，急发飞刀袭敌，冯瑛道：“你也尝尝我的暗器！”唐赛花见飞刀射中她的心窝，却忽地反弹回来，已自目瞪口呆，飞芒骤至，待闪避时，右肩一阵剧痛，软骨已被飞芒透过！

唐金峰拉起女儿便走，冯瑛如飞追扑。叶横波绝未料到唐家父女也会落败，大为震惊，冯瑛扑来，叶横波横剑一封，退后一步，冯瑛杀得性起，刷，刷，刷，连刺三剑，都是追风剑法的绝招，迅捷无伦，叶横波武功虽高，挡了几剑，亦已无心恋战，抽身退出大门。这时庭院中已被蛇焰箭所引发的火烧了起来。唐晓澜深知叶横波的武功绝不在冯瑛之下，而那唐老头更难对付，冯瑛虽然幸胜，追出去必定吃亏，急忙叫道：“救人救人要紧！”冯瑛心中一凛，大声叫道：“你们这批贼男女，再敢来扰我杨公公住宅，我剑下决不留情！”

奔回来时，杨家的人已纷出救火。冯瑛急忙跑进后堂，入了静室，只见杨仲英双腿肿得如水桶般大，杨柳青低头饮泣。冯瑛好不难过，说道：“杨公公，都是我累了你了。”

杨仲英极为奇异，问道：“他们呢？”冯瑛道：“他们都给我打跑了！”杨仲英道：“是真的吗？”冯瑛道：“怎么不真！”杨仲英大喜道：“好孩子，这回全靠你保全了我杨家的威名了！”

说话之间，唐晓澜也已进来。杨仲英笑道：“杨家总算未吃过败仗，我死也瞑目了。”唐晓澜见他双腿又肿又黑，急道：“阿英，快把碧灵丹拿出来！”

杨仲英道：“这唐家的暗器，最为歹毒，除了他们的本门解药，任谁也不能救治。这碧灵丹可以治别的内伤暗损，别糟塌了吧。”冯瑛哪里肯依，仍是要他服了。服后果然稍好一点，毒气不再上升，但双腿麻木不灵，所中的剧毒仍是未能消解。杨柳青唐晓澜冯瑛三人急得团团转，毫无办法。

杨仲英吸了口气，道：“死生有命，我不急，你们替我急什么？何况它也未必能致我死命。这碧灵丹虽非对症解药，但只要毒气不再上升，那我就绝死不了。”

冯瑛道：“既然只有他本门解药才能救治，那么我与唐叔叔去追他们便是。”杨仲英道：“他们既与韩重山的婆娘同来，想必还有大内好手在后，你们只有两人，如何可去？”冯瑛心想：我与唐叔叔拚死无妨，但住宅空虚，若他们有人乘虚侵袭，那岂不是害了公公与姑姑性命。因此虽然焦急万分，却也不敢离开杨宅。

其实杨仲英与冯瑛都猜错了。允祯有把柄在唐晓澜手里，一年之内，绝不会派大内高手前来捕捉。这次叶横波带唐家父女前来，不过是她个人的行动。而唐金峰也只是为女婿报仇而来，并非清廷的走狗。

唐金峰数十年威名，被一个女孩子杀得惨败，又羞又气，逃出杨家之后，默不作声，叶横波与唐赛花都不敢逗他说话。走了十多里，唐金峰突然问道：“真是这个女孩子吗？你有没有看错？”他想起叶横波曾告诉他，王敖当日曾剧斗半天，而且是中了那女孩子的飞刀才被杀的。不禁起了疑心，想道，“王敖本事还在赛花之下，若然是今日和我恶斗的那个丫头，只怕不到三招就要送命，何须半日之久？而且那女孩子所使的暗器也并不是飞刀。

叶横波也起了疑心，冯琳当年在四皇府时，叶横波也曾传她技艺，对她

的本领，极为熟悉。后来在陈留附近相遏，冯琳的技艺虽然大进，也还不是她的对手。但今日看冯瑛的武功，决不在她之下，叶横波心想：相隔不到三月，纵有神仙传授，进步也不能如此神速。

叶横波正在疑心，被唐金峰一间，沉吟良久，呐呐说道：“相貌极似，武功不似。我也不知是何道理？”唐金峰拍掌说道：“糟了，若然不是，那岂不白白害了杨仲英的性命。杀王敖的仇人是谁，以后我们再查个水落石出。杨仲英的性命，我却不能让他枉死在我的手上。”

唐赛花一怔，道：“爹，那你欲如何？”唐金峰道：“送解药给他！”唐赛花给冯瑛的飞芒刺穿软骨，虽无大碍，恨在心头，立即说道：“纵然不是这个丫头，但我们都吃了她的大亏，这梁子是结定了。如何好给他再送解药。”唐金峰道：“又不是送给她，是送给杨仲英。”唐赛花道：“杨仲英和她还不是一样？我们送解药给他，总是先向他们低头，这岂不折了我们唐家的威风。”

唐金峰只有这个女儿，很听她的说话。想想也不无道理。便不再言语，继续前行。可是心中越来越是不安，蓦然站住对女儿道：“好，我另有主意了！”

唐赛花问道：“什么主意？”唐金峰道：“我们不必亲送解药给他，托人转送便是。杨老头在武林中也算一等人物，我们虽不怕他，但江湖上的朋友若知他是死在我们手上，麻烦却免不了！”唐赛花一想，父亲的顾虑确非虚言，不敢拦阻。唐金峰立近叫住一个过路行人，拿出一两银子，请他代送东西给杨仲英。那人笑道：“杨老爷子这几县的人谁不钦佩。银子你收回去吧，我代你送到便是。”取了解药立即奔去杨家。

偏偏这人是个胖子，跑了半里，便觉气喘。他又不知解药重要，他想亲手交给他所尊敬的人，不肯托其他小伙子代送。行行歇歇，走到杨家，已是掌灯时分。

这时杨仲英的双腿已完全麻木，用刀刺腿，放出毒血，也不觉痛。这人气喘喘的敲门跑进，叫道：“杨老爷子，有人送东西给你。”杨仲英一瞧，是镇上熟人，笑道：“李大胖，辛苦你了，是谁托你送来的呀？”那人见杨仲英这个模样，吃了一惊，说道：“是一个姓唐的客人托我送的！”

唐晓澜这一喜非同小可，杨柳青道：“那老头居然还有这样好心？”疑那解药是假。杨仲英一面叫家人备马送那胖子回家，一面拆开解药，看了用法，立刻内服外敷，正色对杨柳青说道：“唐老二虽然有时行事乖谬，但凭他身份，岂肯送假药害人。”服了之后，肿毒果然渐消，但因时间隔得太久，肿消之后，两腿仍然麻木不灵。

过了三日，毒性化净，可是杨仲英腿血管已经硬化，走路不能用力，一拐一拐的，还要扶着墙壁而行，看来已是残废定了。

家人和冯瑛等当然难过，不过杨仲英得以拾回一条性命，也算不幸中之幸。杨柳青心中暗暗埋怨冯瑛，认为父亲的残废，都是因她而起。

这一晚冯瑛又偷到唐晓澜房中，他们在这三日之中，衣不解带，在杨仲英病榻之旁看护，未曾研习武功。

也是合当有事，这一晚杨柳青半夜醒来，想到父亲房中一看，走过回廊，忽见唐晓澜房中尚有灯火，放轻脚步，悄悄走近，贴耳一听，忽听得冯瑛和唐晓澜低低谈笑之声。

杨柳青这一怒非同小可，火气上冲，哪还把冯瑛的本领放在心上，呼的

一掌，击碎窗门，就指骂道：“贱丫头，好不要脸！”

冯瑛愕然起立，道：“姑姑，你听我说！”杨柳青这时已失了理性，一手便抓冯瑛头发，大声骂道：“你还说什么？三更半夜，你在这里干什么？哼，好不要脸！”冯瑛霍地点头，避过杨柳青一抓，杨柳青兀是哭骂不休，动手再抓，冯瑛勃然大怒，斥道：“你当我是什么人？”杨柳青骂道：“我当你是个偷汉子的小贱人！”话刚出口，冯瑛手掌一扬，拍的一声，结结实实打了她一个耳光。杨柳青痛得倒地滚叫，冯瑛已经冲出房门去了。

冯瑛性情纯真刚烈，本来不是一个能受人气的姑娘，只因为了叔叔，才忍了这么些时日。她打了未来的婶婶一个耳光，亦不后悔。回到房中，心中想道：“唐叔叔对本门的内功窍要，已全领会。今后只要肯下苦功便行了。但内功是否能助他解消毒性，却还是未可知之数。我何不到京城一走，拚了性命，也得给他取到解药，以报他相救之恩。至于这个“婶婶”，以后我永不理她，也算不了什么。”她想了便行，马上写了一封书信，叫他在一年之内不要离开杨家，候她取回解药。并叫他代向杨公公赔罪，写好之后，再到唐晓澜房中，唐晓澜和杨柳青都已不在。冯瑛把信用端砚压在他的书桌上，逕自走了。

杨仲英听得唐晓澜房中吵闹，叫家人把唐晓澜和杨柳青唤来，问明原委，把杨柳青骂得狗血淋头。杨柳青哭道：“爹，你总帮着外人，你也不知他们是多么亲热！”杨仲英拍床大骂：

“你还说，你还说！她是一个小孩子，会抢你的汉子不成！你不要脸，还胡骂别人！”杨柳青从未受父亲这样骂过，撒赖哭道：“小孩子？十六七岁的姑娘还是小孩子？”杨仲英捶胸叫道：“都是我不好，纵坏了你这个丫头，滚出去！”唐晓澜尴尬之极，上前扶道，“爹，你别生气！”杨柳青面色灰白，哭哭啼啼，跑了出去，越想越恨，跑入唐晓澜房中，将书籍乱摔，发现桌上冯瑛留下的信，心道：“哼，还敢偷偷送信来哩！”拆开一看，见上面说什么解药之事，莫名其妙，一把撕了。

唐晓澜劝了好久，杨仲英火气渐消，流泪叹道：“都是她母亲死得早，要不然也不会如此。”唐晓澜一阵心酸。杨仲英忽然说道：“晓澜，我平生最重言诺，我本来答应过你代找瑛姑娘的妹妹，只是我如今残废，走不动了。你走一趟吧。我一面托人代你访问名医，你在外面也可自寻解药。一举两得，岂不甚好。而且经过了这场大闹，你离开之后，我可以好好管教青儿，待你回来之时，事情已成过去，便好说话。”唐晓澜道：“只是你老人家——”杨仲英道：“你不必为我担心，武林中的朋友若然知我受伤，一定会来看我。你还怕没人守护我么？”唐晓澜道：“那也要等武林的朋友来了再说。”

第二天一早，唐晓澜知道了冯瑛出走的消息，更是心忧，气在心头，和杨柳青见面也不招呼。杨柳青本想问他要取什么解药，见他如此，也不说了。到了中午，得了消息的武师果然陆续前来问候。唐晓澜放下了心，候杨柳青入她父亲的房中招呼客人之际，悄悄出走。

过了半月，唐晓澜已出现在济南市上。济南市上正传说纷纷，说是有个美若天人的小姑娘，在市中酒肆伤了张巡抚的儿子和抚衙的教头，公差正要捉她。唐晓澜听了大吃一惊，心道：“这小姑娘不是冯瑛便定是冯琳。

唐晓澜在济南市访寻几日，毫无消息。一日忽见城门大开，几驾十分华丽的马车，上饰黄盖，前有仪仗，后有随从，前呼后拥，直奔抚衙。唐晓澜好不奇怪，心道：“难道是皇室中人么？挤到人丛中一望，忽见中间那辆马

车，有人揭开车帘，身披绣袍，顶戴珠冠，缨络纷垂，俨然王者打扮，得意洋洋，向看热闹的人招手。唐晓澜见了，又是一惊，此人非他，正是在山东海外称王的鱼壳！

唐晓澜看得出神，目睹那几驾马车入了抚衙，看热闹的人渐渐散去，忽然有人在唐晓澜肩上一拍，唐晓澜回过头来，喜出望外，拍他肩头的人竟是甘凤池。甘凤池低声说道：“ 此地不是谈话之所，你随我来。 ”

唐晓澜到了甘风池所居的客寓，甘凤池关了房门，这才笑道：“ 刚才你也瞧见了？鱼壳还妄想接收山东，做他的藩王呢！据我所知，允祯此际已派水师，直捣他的巢穴去了。 ”唐晓澜道：“ 四娘呢？ ”甘凤他道：“ 八妹还在浙江。白五哥夫妇前几天还在这里，现在已乘船出海，赴田横岛了。 ”唐晓澜道，“ 为什么？ ”甘凤他笑道：“ 鱼壳聚有几万水寇，粮食财宝，积聚甚多，未尝不可利用。所以我要他们偷偷回去。鱼壳不在，他女儿也可指挥部众，抵御敌兵。 ”

唐晓澜道：“ 那么鱼壳在此，岂不甚险？ ”甘凤他道：“ 所以我要请你帮忙了。你知道我与大江南北各处的帮会龙头都熟，抚衙中也有我的弟兄。我正想混进去伺机行事，但有本领的帮手不多，你来得正好，可愿与我一同冒险么？ ”唐晓澜除了吕四娘外，最佩服的便是甘凤他，当下一口答应。

鱼壳满肚密圈，带了凌云岛主卫扬威、太湖寨主孟武功等前来赴会，山东巡抚张廷玉请他先歇三日，谈交接之事，当晚抚衙红烛高烧，华堂夜宴，一队歌伎，载舞载歌，称觞劝酒，鱼壳兴致甚豪，笑道：“ 靡靡之音，教人难受，换一个调子唱唱。 ”张廷玉道：“ 请大王点唱。 ”鱼壳道：“ 就唱张于湖的六州歌头吧！ ”歌伎唱道，“ 长淮望断，美塞莽然平，征尘暗，霜风劲，悄边声。 黯销凝。追想当年事，殆无数，非人力，诛泗上，弦歌地，亦膻腥。隔水毡乡，落日牛羊下，区脱纵横。看名王宵猎，骑火 一川明。笳鼓悲鸣，遣人惊！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 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渺神京…… ”长歌未完，鱼 壳已哈哈大笑，道，“ 这才听得入耳。 ”此词是南宋张孝祥（于 湖）悲愤神州失陷，托壮志于词章之作。鱼壳曾听白泰官歌过， 觉得甚好，所以点唱，其实他也不解其意。张廷王听了，面色 微变。鱼壳大笑一阵，举杯欲饮，忽然一柄匕首，横里飞来，呛 啷啷一声响，将鱼壳的酒杯打得粉碎。正是：华堂腾杀气，壮 士见先机。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中伏难逃 英雄入圈套　改装代嫁 玉女弄玄虚

鱼壳大吃一惊，忽听得有人叫道：“ 留心暗算！ ” 张廷玉身旁的韩重山与天叶散人不约而同，飞身掠起，俨如两头巨鹰，向阶下的卫卒丛中急抓！张廷玉喝道：“ 速闭大门，快捉奸细！ ” 随即听得阶下武士纷纷叫道：“ 哎呀，是江南大侠甘凤池！ ” 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一阵阵暗器嘶风之声，堂上阶下，烛光全灭！只有筵席上的那支巨烛，因有鱼壳用掌力震飞暗器得以保存。

席上烛光摇曳，阶下人影凌乱，鱼壳定睛看去，果然见是甘凤池和韩重山打在一起，另外还有一个少年，被天叶散人迫得连连后退，看那背影，似乎是曾一度到过田横岛的唐晓澜。

张廷玉笑道：“ 听说甘凤池与令婿都不愿鱼老称王。 ” 鱼壳眉头一皱，太湖寨主孟武功道：“ 我们助韩重山师兄一臂之力吧。 ” 鱼壳摇了摇头，将张廷玉给他换的金酒杯搁过一边，斜着眼睛，看阶下混战。

筵席上有烛光，看下台阶，还可以约略看出面形人影，阶下一团漆黑，卫士们那敢插手。韩重山与天叶散人，仗着武功超卓，听风辨影，紧缠着甘凤池与唐晓澜。

甘凤池力敌韩重山数掌，蓦然打了一个暗号，与唐晓澜往人堆中一钻，天叶探身抓拿，忽地里不知从什么地方掷来一条板凳，几乎砸伤他的脚踝。韩重山双臂一振，推开众人，唐晓澜反手一把飞芒，韩重山是暗器的大名家，衣袖一拂，把飞芒荡得四处纷飞，卫士们纷纷走避。甘凤池与唐晓澜趁着这一阵哄闹，溜过角门，早有帮会中的兄弟接引，悄悄躲藏起来。韩重山与天叶散人追出来时，连他们的影子也不见了。韩重山心中大怒，情知抚衙之内必有奸细，可是却无可奈何。

片刻之后，堂上阶下灯火重明。张廷玉道：“ 给甘凤池这厮败了雅兴，真真可恨！咱们再喝酒。 ” 鱼壳按杯不动，道：“ 小王路上染了一点风寒，酒是不能喝了！ ” 张廷玉道：“ 既然如此，不便勉强。 ” 自己斟酒，连喝三杯，笑道：“ 甘凤池这厮欲施离间之计，幸大王不放在心上。大王远道而来，不免疲劳，早安歇吧。 ”

鱼壳一颗心七上八落，他利令智昏，对甘凤池的出言示警，竟然判断不定是好意还是坏意。但他乃是久历江湖之人，经此一来，自己是小心防备。及至见张廷玉自斟自饮，又宽了心，觉得自己未免太过多虑。

张廷玉亲自带鱼壳入内安歇，鱼壳忽道：“ 与我同来的人都是我的手足，你不必为我单独布置住所，我们都住在一起吧。 ” 要知鱼壳也不是好相与的人，他何尝不提防到有意外之事。所以带来的十余人如太湖寨主孟武功、凌云岛主卫扬威等，个个都是武功高强的人物，要聚在一处，用意自然是防备暗算，张廷玉岂有不知？但见他眼珠一转，口里频频道好。

鱼壳与他的随从十余人，都被安置在张廷玉新建的飞翠楼中，飞翠楼在抚衙后园的当中，四周都有假山回廊，前面还有一所水谢，池上飘着玻璃镂空的荷花灯，树上挂有红纱宫灯，景色甚美。楼高三层，每层都有三个精致的小房间和一个大客厅，安置十多个人，绰绰有余。鱼壳和孟武功卫扬威三人要了三楼，开窗眺望，披襟迎风，商谈大事。

卫扬威道：“ 大王，你看甘凤池来意如何？ ” 鱼壳道：“ 泰官不愿我做藩王，甘凤池大约是想施离间之计。 ” 这其实乃是张廷玉的说法。孟武功沉

吟道：“ 甘凤池有江南大侠之名，以他身份，未必肯用谎言离间。 ” 鱼壳抬头望天，久久不语。卫扬威道：“ 据我所知，了因其实是给年羹尧迫走，以致命丧邙山的。年羹尧之敢迫走了因，必得允帧默许。想允祯与年羹尧对付了因尚且如此，他们岂肯甘心裂土分封，将山东送给我们。 ” 鱼壳道：“ 不然，我们与了因不同。了因虽然是绝世武功，究竟孤掌难鸣，我们在海外与太湖洞庭等处，都有部众，允祯不践诺言，他不怕我们扰他沿海一带吗？ ” 卫扬威道：“ 话虽如此，不可不防。 ” 鱼壳笑道：“ 这个自然。想我们十多个兄弟，都是以一敌百的好汉。张廷玉便是想施毒手，我们也不伯他。 ”

说话之间，忽见园中人影走动。过了一阵，有人上楼报道：“ 韩重山求见大王。 ” 鱼壳道：“ 这样深夜，他还来做什么？ ” 道声：“ 请。 ” 韩重山格登格登的大踏步走上楼来，见了鱼壳，双拳一拱，状甚倨傲。

鱼壳一怔，只听得韩重山道：“ 年大将军无暇来见你们了。 ” 鱼壳道：“ 听张巡抚说，皇上不是要派他来和我谈交割山东之事吗？ ” 韩重山道：“ 他在青岛督师，怎有空见你？ ” 鱼壳吃了一惊，道：“ 什么？他督什么师？ ” 韩重山道：“ 黄海水师，现在也归他指挥。他要我向你传达将令！ ” 鱼壳面色大变。韩重山冷冷一笑，大声说道：“ 年大将军不忍多杀无辜，叫你速写降表，命令你的部属投降。我们必定好好安置。这是一。 ”

鱼壳愤极，怒道：“ 还有什么？ ” 韩重山道：“ 听说你半年劫掠搜刮，藏宝甚多。这些不义之财，理宜解归国库。你将藏宝之处细细绘出图来，派一个人送给年大将军，免得他要费神搜索！两件事情，你做了之后，皇上会好好待你，接你到北京去，仍然封你为王。 ”

鱼壳愤极狂笑：“ 哈哈！大清君主竟是无信无义的小人！这不是谋财害命的下三流小贼所为吗？ ” 韩重山斥道：“ 闭嘴，你敢诽谤皇上！不怕碎剐凌迟吗？你到底听不听年大将军的将令？ ” 鱼壳“ 哼 ” 了一声，叫道：“ 年羹尧是什么东西？敢向我下令！好，咱们闯出去先把这抚衙烧了！ ” 把手一挥，卫扬威孟武功双双扑上，韩重山振臂一格，退后三步，冷笑说道：“ 你们还想闯出去吗？可别做梦啦！飞翠楼下面埋有千万斤炸药，你们之中，只要有一人敢跨出去半步，你们便要立刻被炸成粉碎！ ”

鱼壳又惊又怒，作声不得，韩重山道：“ 我让你们好好商量，愿依从的话，便把白旗挂出来。要不然性命难保！哼，哼，你对皇上有什么功劳？让你在海外称王，已经是天恩浩荡，你还贪心不足，想要山东！ ” 冷笑一阵，呼的一掌打开窗门，飞出去了。

鱼壳面色发育，良久，良久，始叹气道：“ 韩重山虽然可恨可杀，他也还骂得真对。想我们在海外称王，何等自由自在，何必受允帧的笼络，真真是与虎谋皮，自投罗网。 ” 卫扬威道：“ 过去之事，不要说他了，今日之事，如何应付？ ”

鱼壳道：“ 我一生闯荡江湖，从未向人低头认输，他就是把我剐了，我也不能向他递降表！ ” 卫扬威与孟武功凭窗外眺，只见一排火箭手张弓搭箭，对准飞翠楼，只要一声令下，火箭飞来，飞翠楼便要炸成粉碎。焦急愤怒惊恐张惶等等情绪，都在两人面上表露出来。鱼壳瞧在眼内，叹了口气，说道：“ 我年已花甲，死不足惜。只是累你们粉骨碎身，却是于心不忍！ ”

孟武功道：“ 听韩重山口气，他们一是想不战而胜，二是想大王藏宝，看来不会立施辣手。咱们给他一个‘ 拖 ’ 字。 ” 鱼壳道：“ 拖，能拖到几时？ ” 孟武功道：“ 能拖到几时便拖到几时。 ” 鱼壳心想：闯出去既不可能，扯白

旗心又不愿。除了拖延之外，已无别法。只好点头不语。

甘凤池与唐晓澜靠抚衙中帮会兄弟的掩护，逃过了韩重山的搜查。当晚便知道了鱼壳被困在飞翠楼之事，甘凤池道，“想不到以鱼壳这样的人，也会利令智昏，中人毒计。”问抚衙中那个帮会的小头目道：“火箭手中有否咱们的人？”那小头目道：“只有一两个，济不了什么事。火箭手是韩重山与天叶散人轮班指挥，只要有一枝火箭触发炸药，飞翠楼便要粉碎。”甘凤池虽然有勇有谋，也无法可想。

鱼壳一拖便拖了七天，对韩重山的威吓置之不理。甘凤池得知消息，对鱼壳之硬也颇佩服。可是拖延究非良法，只要年羹尧的水师把鱼壳巢穴荡平，韩重山必施杀手。只好寄望鱼娘与白泰官能平安到达海岛，抵抗官兵。

这一日抚衙中喜气洋洋，到处打扫，并在园中搭起戏台。甘凤池向那小头目打听，始知过几天便是张廷王替儿子完婚的佳期。甘凤池随口问道：“新媳妇是哪一家的？”那头目道：“听说是浙江巡抚李卫的千金。”甘凤池吃了一惊，心想：李卫只有一个女儿，那么张廷玉的媳妇一定是李明珠了。李明珠与三哥路民瞻矢志相爱，如何肯嫁到山东？那小头目见甘风池面色有异，问道：“甘大侠有何心事？”甘凤他道：“没什么，你的消息是真的吗？”那小头目道：“怎么不真？听说还是皇帝做的媒人呢！李卫派人把女儿送来，至迟在大后天，便一定可以到了。”

甘凤池低首思量，唐晓澜问那小头目道：“听说张廷玉的儿子曾被一个小姑娘打了一顿，有这回事吗？”那小头目道：“有，那已经是十多天以前的事了。抚衙的教头‘陪太子读书’，也捱了一顿好打。”唐晓澜问道：“他们为什么捱打？”那小头目笑道：“我们这位宝贝少爷最是好色，平日见姿首平整的民家女子，也要偷偷摸摸弄到手。听说那日他在酒楼碰到了一个十分美貌的小姑娘，他跑去调戏人家，还未说上三句话，就给人家摔下楼去。抚衙的教头上去，也给打断了胫骨。大少爷悄悄跑回来养伤，幸好所伤不重，要不然他还要捱一顿打。”唐晓澜道：“为什么？”那头目笑道：“张廷玉自号理学名家，平日道貌岸然，对儿子的管束倒是很严的。”唐晓澜想起张廷玉当年让允祯抢劫美女及他暗算鱼壳等事，心道：“这样的理学名家，若然孔孟有灵，程朱复生，也要打他耳光。他管儿子，不过是做给人家看的罢。”

当晚唐晓澜和甘凤池商量，想去探寻那小姑娘的踪迹。甘凤他忽道：“我要出去一趟，你的事暂搁一搁罢。”唐晓澜虽然挂心冯瑛姐妹，也只好答允。

打伤张廷王儿子的正是冯瑛。她最初动手之时，只道是普通富家的轻薄子弟，下手不重。打了之后，知道是山东巡抚的儿子，想道：“早知如此，我该把他的两只腿都打折。”当晚便离开济南。

过了几天，她在路上听途人谈讲，知道鱼壳到济南晤见张廷玉要接收山东。冯瑛心想：素闻鱼壳藏主甚多，也许他会有能解唐叔叔毒伤之药。冯瑛初闯江湖，想法天真，胆子又大，竟然再折回济南。

这一日她在官道上走，忽见前面尘头大起，一大队官兵护送许多车辆，远远走来。官道倚山面河，冯瑛避上山上，跳上一株大树，眺望下来，忽见中间一辆大车，挂着一对灯笼，车上结着彩绸，车的前面，还有一对虎头牌，看不清上面的字迹。那辆车分成两节，前面这节敞开，端坐着一个青衣妇人，手中提着一柄长剑。冯瑛认出这正是在杨仲英家中，和自己交过手的妇人，后来听杨仲英说她便是什么灵山名宿韩重山的妻子，名叫叶横波的。冯瑛不禁大奇，想道：“咦，她怎么又干起保镖来了？看她这个样子，可真神气。”

冯瑛不知，叶横波乃是李明珠的师傅，她这回却是护送徒弟来成亲的。

过了许久，那队官兵方才过尽。冯瑛又等了一会，看那队官兵已走过前面山拗，看不见了，这才下来。正想走下山去，忽然又闻得脚步之声。冯瑛再跃上树梢，只见一个中年书生，在林中唉声叹气，引领外望，面色沉郁。

冯瑛一见，心道：“怎么今日尽碰着熟人，这又是一个和我交过手的。待我想想他叫做什么名字？是了，他叫做路民瞻。唐叔叔说，他是江南七侠之一。咦，他在这里叹气做什么？”

冯瑛以前上邙山探访吕四娘，路民瞻与李源把她当成冯琳，因而交手。路李二人被她杀得大败，后来和唐晓澜说起，冯瑛才知又是一场误会，心中甚是不安。这时，见路民瞻唉声叹气，想道：“不知他遇到了什么为难之事？”只听得路民瞻叹道：“‘明珠啊明珠，我在为江南七侠中人，却毫无办法救你。”冯瑛想跳下来道：“我帮你救人。”可是却又不好意思。路民瞻又叹道：“路民瞻啊路民瞻，你胆子也太小了，为什么不去和官军拼呢？咳，有那青衣妖妇看守，我去也是白白送命。送命也好，总胜于现在连见她一面也不能够。”冯瑛听了一怔，心道：“哦，原来他是想念情人，这，我可帮不了忙了。不，不，帮得了忙。他说什么青衣妖妇，莫非就是指那叶横波吗？他的意中人是被叶横波看守着么？叶横波的本领我见识过，我不怕她。”

路民瞻听得消息，从浙西赶来，但因官军警备森严，他千里追随，只能远远的跟在官军尾后，一直不敢下手。这时离济南已近，焦急无计，是以唉声叹气。

冯瑛在树梢上向下望，目光及远，忽见一个和尚，头戴羊角帽，身披黑袈裟，提着一把长剑，悄悄的掩入林来，这和尚旨光凶恶，看看就走到路民瞻背后，路民瞻仍是丝毫不觉。冯瑛折下一枝树枝，双指一弹，其疾如矢，骤的从路民瞻头顶射过，路民瞻吃了一惊，回头一看，骂道：“呸，不要脸的秃驴，敢施暗算！”那和尚一愕，随即笑道：“哼，路民瞻，佛爷要取你的小命，易如反掌，何须暗算？”

路民瞻拔出腰刀，叫道：“报上名来！”那和尚又哈哈笑：“人说江南七侠见多识广，你连海云大师的名字也未听说过吗？你一路跟随小姐的香车，似耗子似的不敢露头，你当我们不知道吗？我们只因为是办喜事，所以不愿大开杀戒：你却不知进退，跟到这里。佛爷纵有慈悲之念，也要替你超度了。”

原来海云和尚因几次失利，不为雍正所重，将他调到浙江，听李卫差遣。李卫这次嫁女，他也是护送人员之一。

路民瞻勃然大怒，手中刀一提一翻，一招“樵夫问路”，当胸便扎，海云和尚一个转身，喝声：“小辈看剑！”呼的一股劲风，横扫过来！路民瞻不敢硬接，唰的将刀掣回，刀锋一转，又取中盘。路民瞻武功虽然比不上甘凤池等同门，所得的八卦紫金刀法，也颇精妙。只见他遮拦击刺，一口刀夭矫飞舞，居然挡了三五十招。

可是海云和尚的剑法曾独霸南天，更有精到之处。三五十招一过，但见海云和尚一剑紧似一剑，势如长江大河，滚滚而来，路民瞻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刀之力。

斗到分际，海云和尚喝道：“着！”剑把一翻，向外一挥，一招“金雕展翅”，疾如电掣，路民瞻拼力一架，腰刀竟给震飞，看看右臂就要给他硬生生切断！

就在此性命呼吸、生死俄顷之际，路民瞻忽觉眼睛一亮，人影一晃，随即听得“ 当 ”的一声，所受的压力忽松，但见一个白衣少女，手挥短剑，把海云和尚的长剑封出外门，再一看时，不觉呆了。冯瑛道：“ 路大侠，不必害怕，待我将这秃驴打跑之后，再向你赔罪。 ”

冯瑛突然从树下跃上，海云和尚也不觉愕然。当日海云在嵩山吃了李治大亏，几乎丧命，至今犹自胆寒。他把冯瑛当成是当日和李治同在一起的冯琳，心头一震，被冯瑛一连几剑，杀得手忙脚乱。

到看清楚只是冯瑛一人，海云惊魂方定，可是冯瑛的追风剑法何等迅捷，一得上风，连绵不断。海云又是一惊：怎么连这小丫头的剑法也精进如斯？

路民瞻拾起腰刀，在旁看两人斗剑，心中怀疑之极，不知冯瑛何以会突如其来，帮自己这个大忙？

海云和尚究是成名的剑师，功力火候，非同凡响，一招一式，全蕴藏着惊人的内劲。可是冯瑛的天山剑法精妙之极，稍沾即走，不与海云和尚硬碰，剑尖所指，全是穴道要害，数十招过后，渐渐主客势易，杀得海云和尚只有招架之功。可是路民瞻却看不出来。

他见冯瑛剑法虽然精妙，所采的却是乘虚捣隙、缠身游斗的战术，只道冯瑛功力不如敌人，久战必然落败。心道：“ 这小丫头不知是何等样人？但她今日总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岂能让她毁在凶僧之手？ ”当下不假思索，提刀便上，一披一斩，从侧翼进攻。

海云和尚正感不敌，见路民瞻杀到，心生一计，长剑一点，喝声：“ 看拳！ ”一记“ 愚公移山 ”，骤向冯瑛香肩打去，这一招只是移开冯瑛的剑势，并非实招，他右手剑一点一压，就在这刹那间将路民瞻迫到冯瑛的下首，令两人身体接近，招数施展不开，冯瑛经验尚浅，冷不防着了海云和尚的道儿，正拟反手刺出，海云和尚乘机窜到她的背后，猛喝声：“ 着！ ”长剑一颤，剑锋刺到冯瑛身上！

路民瞻一声惊呼，就在这刹那间，猛见冯瑛反手一剑，其疾如风，海云和尚惨叫一声，肩头鲜血喷出，落荒便走。冯瑛抛剑坐在地上，闭目不语。

原来冯瑛身上穿有金丝软甲，刀剑不入，海云和尚的剑尖给反弹开来，因而措手不及，反给冯瑛刺伤。可是海云这一剑劲道十足，虽然伤不了冯瑛，也令她受了震荡。冯瑛怕受内伤，是以盘膝静坐，闭目调神。

路民瞻甚为惊恐，过了一阵，冯瑛一跃而起，路民瞻道：“ 怎么？ ”冯瑛笑道：“ 这秃驴怎伤得我？ ”路民瞻明明见她中了一剑，如今却是若无其事，只道她的武功已练到深不可测之境，不禁大骇，心里十分佩服！

冯瑛道：“ 路大侠，那日在邙山冒犯你了。 ”路民瞻惊疑不定，问道：“ 你和了因不是一路的么？ ”冯瑛道：“ 什么了因？我不知道。 ”路民瞻诧道：“ 那么用飞刀伤我的李源六哥的难道不是你么？ ”冯瑛哈哈笑道：“ 我从来不用飞刀。你看错了。那是另一个和我极为相似的人所干的事。晓澜叔叔早就对我说了。 ”路民瞻愕在当场，想道：天下那有如此相似的人？

忽听得林外一声大笑，甘凤池走了进来。路民瞻跳将起来道：“ 七哥，你也来了？ ”甘凤池道：“ 我跟了你半天，你不知道么？ ”路民瞻暗暗叫声：“ 惭愧 ”，问道：“ 那么我们刚才和秃驴厮拼，你也看到了？ ”甘凤池笑道：“ 连你们所说的话，我也听到了。瑛姑娘，你的剑法真好啊！ ”甘凤池早从唐晓澜口中知道冯瑛来历，听她说话，立刻知道她的身份，顿然得了一个主意。

冯瑛愕然问道：“ 这位是—— ” 甘凤池笑道：“ 你的唐叔叔没有对你说过么？我是甘—— ” 冯瑛没待他说完，大喜叫道：“ 你是江南大侠甘凤池。 ” 甘凤池笑道：“ 不敢。那是江湖上的朋友替我捧场胡乱叫的。 ” 冯瑛想起一事，忽道：“ 刚才你为什么不出来打那秃驴？ ” 甘凤池道：“ 我还要留他一条狗命替我干一桩事哩。 ” 冯瑛道：“ 他能替你干什么事情？ ” 甘凤池道，“ 我叫他替我送个口信。我刚才守在林外，你把他打跑之后，我又把他打了一拳。 ” 冯瑛笑道：“ 你打了他他还会替你送信？ ” 甘凤池忽道：“ 喂，你也替我干一桩事情好不好？ ” 冯瑛道：“ 只要我干得了，但凭吩咐。 ” 甘凤池道：“ 干得了，你一定干得了。这是一桩非常的趣的事情，你附耳过来。 ” 冯瑛好奇心起，果然附耳过去，一面听一面格格的笑。

叶横波和李明珠同一辆车，海云和尚去找路民瞻，她也是事后才知。知道之后，颇为不悦。黄昏时分，送亲的车队在离济南五十里外的小镇驻扎。海云和尚气急败坏，一拐一拐的跑回来见叶横波。叶横波怒道：“ 送亲的事，由我主持，你怎么不听号令，私自离开？好呀，你现在吃了亏，才来找我！ ” 海云和尚与叶横波本来是同辈的人，忍着一肚气回道：“ 路民瞻这不知死活的小子老跟在车队后面，你难道不知道么？ ” 叶横波冷笑道：“ 我还用你提醒？路民瞻这小子武艺平平，干不了什么大事，何必理他？千里送亲，侥幸平安渡过，你却要分心去对付一个傻小子，万一给人乘机捣乱，有所疏失，那时我问你有何面目再见皇上？你被贬到浙江，还不好好争气，前程坏了不打紧，你不怕江湖上笑话吗？哈，看你这个样子，你是不是给路民瞻这小子打伤了，要老娘替你出气？ ” 海云和尚怒道：“ 打伤我的人也正在找你晦气呢，我看你也未必对付得了！ ” 叶横波怒道：“ 谁？ ” 海云和尚道：“ 甘凤池！他今晚便要来拜访你，他问你敢不敢和他单打独斗？ ” 其实海云和尚是先给冯瑛刺伤然后才给甘凤池打了一拳的。他怕说出是给一个小姑娘打伤更伤体面，所以完全推到甘凤池身上。

叶横波冷笑道：“ 甘凤他又怎么样，老娘还能怕他？不过咱们现在送亲要紧，甘凤池诡计多端，可不要着了他的道儿。你去叫各营统带小心防卫。待我把小姐送到山东抚衙之后，那时甘凤他若还未送命，我再和他单打独斗让你开开眼界。 ” 海云和尚限她骄傲，不发一言，便行退出。

是夜，叶横波督饬官军，小心防卫，过了三更，尚无动静。叶横波暗笑道：“ 甘凤池又不是三头六臂，他单身怎敢探营，想来只是扰乱军心之计罢了。 ”

浙江巡抚李卫为护送女儿，派出精兵一千，车辆三十多乘，安营之时，车辆围在四周，纵有大股盗匪也难进攻。叶横波甚觉安心，不料过了三更，突报粮车起火。叶横波一惊，心中狐疑：难道是有了奸细？急忙传令下去，叫海云和尚抽调出一小队官兵扑灭火头，其他各营不准乱动。偏偏那夜刮西北风，粮草易燃，火势竟然越来越大。

叶横波大为恼怒，正想亲自查看，忽见一个官军统带如飞跑来，叶横波喝道：“ 你不守在汛地，乱跑做什么？ ” 话犹未了，那名统带忽然哈哈笑道：“ 贼婆娘，你看我是准？ ” 呼的一掌，横胸劈到。

叶横波喝道：“ “ 甘凤池，你好大胆！ ” 身形一闪，掌风掠面而过，辣辣作痛。但她也在这一闪之间，抽出剑来，一招 “ 神龙掉尾 ”，反手疾刺。甘凤池暗道：这婆娘果然身手矫捷，名不虚传，怪不得李卫将女儿付托给她。跨上一步，手指一拂，向她右腋击去，叶横波侧身一剑，仍然没有刺着。甘

凤池身形一矮，左掌一穿，施展擒拿手的恶招，硬来抢她的宝剑，右手一个印掌，掌风飒然，飘动胸衣。叶横波大怒，侧身斜退，喝道：“甘凤他，你好无礼，胆敢戏侮老娘。”刷刷两剑，连环反击，甘凤池哈哈大笑，纵身一跳，跃上一辆大车，横时一撞，将车顶了望的一名清兵撞下车去，大笑道：“贼婆娘，你敢和我见个高下么？”

两人这一动手，大呼小叫，官军全都惊起，叶横波喝道：“乱箭射他！”官军原是各依车辆，结成三十多个小队，阵形布置十分严密，这一来顿时大乱，矢箭纷飞，甘凤池脱下号衣，随手一挥，矢箭四处飞射，却无一箭伤得了他。叶横波大怒，想道：若然叫他这样安然逃出，我颜面何存？提剑追去，甘凤池一跳，又跳上西首一辆大车，好像故意和她捉迷藏似的。叶横波怒火攻心，一面挥手发箭，一面扑去追赶。

李明珠本来不愿嫁张廷玉的儿子，她爹娘哄她是调职山东，骗她上车，叫她先行。上了车后，她看出势头不对，可是叶横波看得甚严，莫说逃跑，连寻死也不可能。李明珠也是个精灵的姑娘，寻思，我到了山东抚衙，再想法逃脱也不迟。但她虽然如此打算，心中到底惶恐不安。

是夜，李明珠正在凝思默想，忽闻得外面厮杀之声，心中一动，想道：“如果我能趁混乱之中逃出，岂不甚妙？”揭开帐幕一角，但见各队官兵，依车集结，阵势不乱。叶横波呼喝追逐，似乎正在与人拼斗。李明珠想道：“刁斗森严，阵形未乱，我如何逃得出去？”黯然叹息，对镜一照，镜中少女宝气珠光，容光艳发，又不禁哑然失笑：如此衣着，如此打扮，只要一窜出去，立刻便要受人注视，军中定会哗然惊呼。这时，叶横波正被甘凤池激得燃起怒火，指挥士兵放箭。李明珠听外面声响，官军阵脚已动，心中跃跃欲试，可是几次思量，仍然不敢逃走。

忽地一股风来，帐帘一卷，外面突然走进一个少年兵士，李明珠吃了一惊，正想喝问，那少年兵士把号衣一脱，再扯下军帽，李明珠叫道：“咦，你不是琳姑娘吗？”冯琳以前在浙江抚衙住过，常和李明珠荡舟西湖，所以李明珠错将冯瑛当作冯琳。

冯瑛微微一笑，这等误会之事，如今她已司空见惯，也不以为怪了。李明珠道：“琳妹妹你怎么来的？是我的师傅叫你来的么？”冯瑛道：“你休多问，快换上我的衣服，趁外面混乱，私逃出去。”将那身号衣向她面前一掷。李明珠心道：“咦，她怎么知道我的心事？”时机紧迫，无暇细问，急急换衣，珠宝首饰，抛弃满地。冯瑛一一拾起，穿戴起来，李明珠改了服装，她也改了服装。李明珠道：“你做什么？”冯瑛笑道：“我替你出嫁呀！你舍不得这身华服和珠宝吗？”

这正是甘凤池定下的计策，他先借海云和尚之口，声明今晚独探军营，令叶横彼全神贯注，对他防备，这样就放松了对李明珠的看管。送亲的官军中，有浙江“海阳帮”的弟兄，甘凤池与他们相熟，悄悄混入营中，和冯瑛都换了官军的服饰。

冯瑛见李明珠换好衣裳，一面和她开玩笑，一面催她快走。李明珠向她一揖，道：“我有一个心腹婢女，叫做杏花，明日你只要她服待便是，多谢你了。”揭开帐幕便走。冯瑛笑道：“步子跨大一点，对了，这才像个男儿。”冯瑛扮过男子，对这些微细之处，比李明珠精明得多。

叶横波追逐甘凤池，甘凤池在大车上跳来跳去，挥衣扑箭，偷空还放暗器，过了一阵，官军中不知是谁吹了几声口哨，甘凤池哈哈笑道：“你倚多

为胜，我懒得和你缠了。”身形一落，随手抓起两名统带，旋风急舞，直冲出去，叶横波紧迫不舍，官军们却投鼠忌器，不敢阻拦，霎时冲出营地。叶横波用透骨钉打甘凤池脚踝，连发三枚都没打着。甘凤他喝道：“臭婆娘，你中了我调虎离山之计，今晚来的，你以为只是我一人么？”叶横波一惊，心道：“对呀，可不要中了他的暗算。”甘凤池趁她一怔，蓦然大喝一声，将两名人质向她抛去。叶横波闪身一让，腿弯突然一阵剧痛。

叶横波咬牙一拔，却是一柄五寸多长的匕首，幸好所伤之处，并非要害，叶横波的丈夫是暗器名家，治暗器的金创药她也随身携有，眼看甘凤他身影已渺，恨恨说道：“老娘终日打雁，今日叫雁叮了眼睛。”那两名统带被甘凤池掷得头破血流，刚刚爬起，又被叶横波各扫一记耳光，骂道：“都是你这两个脓包，不是为了怕误伤你们，老娘也不至于中了那厮暗器。”把金创药敷裹伤口，一拐一拐的回到营内，这时粮车之火已被扑灭，也未再发现敌踪，叶横波拐回李明珠的帐幕，揭帘一看，见“李明珠”侧身向里，睡得正酣。心道：“这小妮子倒不管外面翻天覆地哩。”甘凤他的匕首虽然无毒，但因劲力甚大，匕首几乎透过腿弯的筋骨，疼痛不止。叶横波心道：“莫不要被它弄碎筋骨，变成残废，就麻烦了。”急忙叫人弄来两只生公鸡，准备用公鸡血接合骨头的碎裂部分，自回帐幕治疗，也无心再把“李明珠”叫醒了。

唐晓澜在山东抚衙内躲藏，等了两天，仍然不见甘凤池回来。鱼壳也还是被困在飞翠楼和他们相持。唐晓澜甚为心急。第三日忽报浙抚李卫己派人将女儿送到，抚衙内处处张灯结彩，喜气洋洋。

张廷玉给儿子安排婚期之时，未料到有鱼壳之事，今日李家将女儿送到，欢喜之中也有几分戒惧。中午时分，香车到门。张廷玉命令打开中堂，叫儿子亲自迎接。

礼堂内外，人头簇拥，雍正派来致贺的钦使也已到达，真是热闹非常。韩重山听得妻子到来，将指挥火箭手之责，交给了天叶散人，也出来迎接。叶横波道：“昨晚我中了甘凤他的暗算，你替我用暗器报仇。”韩重山诧道：“甘凤池这厮曾在这里大闹，我正寻他，不想他又去和你捣乱。吕四娘有没有出现？”叶横波道：“只他一人。”韩重山道：“只他一人还易对付。”说话之间，只听得三声礼炮，张廷玉的儿子已打开车门，将新娘接出。

冯瑛的身裁和李明珠相著，又披着头纱，大家都看不出来。唐晓澜用了易容丹变换面貌，也挤在人丛之中观礼，忽觉这新娘子背影好熟，看了一阵，心道：“这一定是她，她怎么这样淘气啊？”

除了天叶散人之外，京城派来的好手和山东巡抚的教头，都齐集警卫，目不转睛的看着这对新人缓缓的走上堂来。叶横波和丈夫说了几句，便走进去，准备以师傅的资格，受新人磕头。

一对新人缓缓走入礼堂，叶横彼忽地一惊：李明珠的走路姿态和平日甚不相似。在大堂广众之中不敢作声。外面又是三声礼炮。赞礼唱道：“新人上堂，五世其昌。新人叩拜祖先，叩——”还未唱完，新娘子把头纱一扯，嗖的一声拔出短剑，冷笑道：“谁是你们的新娘！”张廷玉的儿子本来扶着她的手，给她用力一捏，顿时杀猪般的大叫起来。正是：喜筵腾杀气，玉女闹华堂。欲知后事，请看下回。

第三十四回　红烛高烧 喜筵腾杀气　寒潮低拍 海角盼孤舟

变出意外，满堂宾客哗然惊叫，抚衙高手，纷纷扑上。冯瑛叫道：“张廷玉，你想要你儿子丧命，便尽管叫人上来。”短剑抵着张公子后心，说道：“带我到飞翠楼去。”

张廷玉只此一子，视同宝贝，急忙喝止手下。眼看冯瑛押着儿子离开礼堂，直趋后园。唐晓澜又惊又喜，腰间被人轻轻触了一下，只听得甘凤池道：“咱们快到外面接应。”

冯瑛昂然从人丛中穿过，片刻之间，来到后园。韩重山气红了眼，暗器扣在手心，却不敢动手。

天叶散人见冯瑛到来，大为吃惊，张廷王哀求道：“让他们进去吧。”天叶散人挥手令火箭手散开，叶横波问丈夫道：“你为何不用暗器？”韩重山道：“你忘了吗？她是皇上宠爱的人，皇上曾吩咐我们最少在一年之内，不许碰她。”天叶散人过来商量，道：“走了鱼壳，此事非同小可，你看如何？”韩重山道：“若然只是张廷玉的儿子，那么咱们把飞翠楼毁了，让他陪丧，也算不了什么。但，你不见那野丫头吗？”天叶散人默然不语。叶横波忽道：“这女子未必是琳丫头，待我试她一试。”韩重山道：“什么？她不是琳丫头是谁？”叶横波道：“有一人和她极为相似，也许这女子是另一个人。”韩重山道：“还是不要冒这个险吧。弄不好，咱们吃不了兜着走。”天叶散人再三思想也不主张冒险。这时，冯瑛已走上飞翠楼，见到鱼壳了。

鱼壳大为惊奇，冯瑛道：“是甘大侠叫我来请你速回黄海的。”鱼壳一跃而起，道：“你话可真？”冯瑛道：“你不见我押着张廷玉的儿子吗？”鱼壳叹道：“我鱼某相识满天下，上自皇帝，下至走卒，都有我的熟人，今儿才交上一个肝胆照人的朋友。”对甘凤他的不计旧恨，苦心相救，甚为感激。

冯瑛忽道：“鱼大王，听说你藏宝甚多，是吗？？”鱼壳道：“什么？你问这个干嘛？”心内狐疑，想道：难道甘凤池还会觊觎我的宝贝？冯瑛尴尬一笑，道：“我有个叔叔，被人暗算，吃下了很厉害的毒酒，不知你有否解药？”鱼壳道：“什么毒酒？”冯瑛道：“过一年才发作的毒酒。实在告诉你吧，暗算的人就是皇帝。”鱼壳道：“我可从没听过有这样的毒酒。”冯瑛道：“暗算的人是皇帝呀！他们的古怪玩意儿多着呢！”鱼壳侧头一想，道：“我有千年芝草，能不能解，可不知道。”冯瑛道：“好坏让它一试。”鱼壳若在平时，一定笑她稚气可哂，千年芝草，哪有随便乱试之理，但现在却毫无晒笑心思，道：“小姑娘，蒙你相救，这些身外之物算得什么？不过芝草不在身边，咱们先回去再说。”

冯瑛因为太过挂心唐晓澜的毒伤，所以一见鱼壳，便出言相间，这时想起别人正是死生逃命之际，自己拿这些事去麻烦他，岂非不识时务，不禁哑然失笑。当下和鱼壳等一行十余人走出飞翠楼。

冯瑛走在后头，剑尖仍然抵着张廷玉儿子的背心，走到园中，过了炸药埋藏的危险地带，经过叶横波面前，叶横波突然把手一扬，数枚三棱透骨钉齐向冯瑛飞来，只要冯瑛用剑遮拦，立刻便可知道她的身份。那知人丛中突然跳出一人，一举手就将叶横波的透骨钉全收了去。这人却是甘凤他。

张廷玉韩重山齐道：“使不得！”急把叶横波推开，甘凤池喝道：“哼，现在你还想暗算吗？”唐晓澜也跳了出来，和鱼壳等人围成一圈，甘凤池道：

“你若不服，咱们就在园中再斗一斗。”张廷玉忙道：“好汉们请走。我的儿子你们放了他吧！”甘凤池冷笑道：“到了海边，我们自然放走你的儿子。”叶横波估量，这时两边拼斗，未必能赢，何况还不知道这女子是不是冯琳，也便不敢作声，悄悄溜开。

过了十天，鱼壳等一行人到了海边，冯瑛将张廷玉的儿子打了两记耳光，甘凤池训诫了他一顿，依约将他放走。鱼壳找到了部属，乘了一条大船，扬帆出海。甘凤他等人和他同往。到这时才知道年羹尧的水师，围攻水寨已一个多月，想从正面偷渡，实不可能。鱼壳熟悉水道，叫绕道旅顺口外的海面转过黄海，联络海外各岛水寇，准备聚兵解围。

冯瑛自幼居住天山，乍见大海，十分高兴，海洋中的生物五花八门，无奇不有。鱼壳一一替他们解释：那像伞子一样，在海面飘浮的叫做水母；尾巴像一条细长而坚韧的带子，牙齿伸开像山鸡嘴巴的叫做“塘鹅大嘴鱼”，它永远张开嘴巴，就像一个天然的大鱼网，可以以逸代劳地等待一些小鱼自投罗网；那一张嘴便吐出一大团漆黑的墨水，接着就在烟幕中逃得无影无踪的叫做墨鱼；还有一种张了翅膀的飞鱼，在海面上空像一只海燕似的敏捷飞舞，但眨眼之间，它又在海水里自由自在地游泳了。冯瑛目不暇接，听鱼壳说得津津有味。

航行两天，到了渤海与黄海连接之处，这日早晨，天色甚好，远处海面闪耀着一片蓝绿色的磷光，随彼起伏，星群稀落，天色微明，天空初露鱼肚白色，忽而变为淡紫，慢慢又放红光；云彩金黄，海波明亮。冯瑛看得出神，笑对唐晓澜道：“我只道天山日出是世上无双的奇景，哪知在海上看日出还要美丽得多。”鱼壳笑道：“你看得多了，但不觉得稀奇了。我倒很想到天山看看日出呢！”唐晓澜道：“看来今日又是平静无波了。我常听说海上风浪险恶，原来也不过如此。”鱼壳皱眉不语，原来这时节正是渤海风暴的季节，若非为了急事，鱼壳还真不敢扬帆出海。这几天天气异常晴朗，鱼壳预感到这正是海上酝酿着大风暴。果然到了中午时，天上响了几声闷雷，天色突变，旋风骤起，片刻之后，便闻得海啸如雷。卫扬威惊道：“海上风暴来了！”

片刻之后，台风扬波，浪涛像一个个山峰般的冲来，浪花飞上半天，声势惊人之极，鱼壳叹道：“我累了你们了。”甘凤池笑道：“同舟共济，此正其时。”助鱼壳扶着舵柄，强力把持。那船东倒西歪，海水溅入，船中各人即刻动手，把水舀出，又卸下风帆，手忙脚乱。冯瑛忽然惊叫道：“啊，大海怪来了！”

鱼壳抬头一看，只见一条大鲸鱼像一座小山般浮出海面，喷出一条水柱，正向大船游来。鱼壳急道：“快转舵避它！”百忙中还安慰冯瑛道：“这是鲸鱼，不是海怪。鲸鱼性子和善，不吃人的。”其实鲸鱼虽不吃人，可是船只给它一碰，十九覆没，那可要比吃人的鲨鱼还可怕得多。

忽地呼喇巨响，洪峰压顶，大船给浪一抛，撞在鲸鱼的尾部，被鲸鱼一摆，船上诸人，虽然都是武功绝顶，全都给震倒船上，幸喜不是和巨鲸的头腹相撞，要不然定沉没了。但虽然如此，船舱已给撞破一个大洞，桅杆也断了。鱼壳叫道，“快堵着裂口。”甘凤池等人各抱棉被，和身塞着裂口，海水灌鼻，甚为难受，裂洞虽给堵住，海水还是缓缓浸入。

鱼壳叹道：“我一生在海上称王，难道也要死在海上？”台风又起，大船虽然卸了帆，仍然给风刮得如箭飞走，这时纵有千钧之力，也难将舵把稳。

鱼壳道：“ 这船无法救了，甘大侠。请在临死之前受我一拜。 ” 甘凤池喝道：“ 一息尚存，决不放手。咱们要死里逃生。 ” 一面指挥人继续堵着裂口，一面运“ 千斤坠 ” 的内家功力，稳着船身，虽然船身仍是动荡不已，可是却比前好了一些。鱼壳暗暗叫声：“ 惭愧 ”，心道：甘风池虽然不似自己精通水性，可是在生死之际，却比自己镇定得多。

船上诸人合力坚持，漆黑中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忽地一声巨响，船身触礁，甘凤池大吃一惊，心道：“ 尽了力还不能挽回劫难，也只好由它了。鱼壳却大喜叫道：“ 有救了。渤海这段水面，没有巨礁，我们的船现在搁底，想必是飘浮到什么海岛来了。 ” 跳下水去，水浸至喉，定睛察看，果然是个小岛。

鱼壳道：“ 困在海岛，船上还剩下的东西，都不能丢了。也许咱们要过野人的生活了。 ” 和甘凤池等合力将船拖近陆地，这时海上风暴己止，东方又现出鱼肚白色，原来他们在海上飘浮，已过了一天一夜了。

众人在沙滩上歇了一阵，吃了干粮，恢复体力，海风吹来，异香扑鼻，香气中却又带着腥味，远望过去，只见绿荫覆全岛，花开树上，灿如云霞，鱼壳心道：这是什么花？我在各处海岛，从未见过，怎么香气如此奇怪。

太阳升起海面，众人体力恢复。鱼壳背了药囊，带领众人步入海岛。鱼壳的一个随从忽道：“ 你看那是不是榆树，怎么长得如此奇怪？ ”

那榆树枝干弯弯曲曲，严然蛇形，有一个随从禁不住用手去摸，鱼壳心中一凛，急叫道，“ 快走！ ” 那随从突然惨叫一声，身子仆倒，树上飞起了一条长蛇，唐晓澜拔出游龙剑将蛇斩断。同行中忽地又有两人大叫，原来是踏着了盘在路上的大蛇，幸喜没有给它咬着。

鱼壳道：“ 决退出外面沙滩。 ” 树林中沙沙之声大作，无数长蛇窜了出来，鱼壳叫甘凤池唐晓澜与他殿后，用石头打死几条追来出的蛇退到海滩，那被蛇所咬的人，已是全身紫黑，不能救治。众人大骇。鱼壳在袋中取出一大块雄黄，叫每人分孽一块，悬在身上，忧形于色，说道：“ 咱们到了天下的第一魔岛了！ ”

甘凤池骇然问道，“ 什么魔岛，岛上难道有魔怪吗？鱼壳道：“ 甘大侠有所不知。旅顺口西北海面有个小岛，叫做蛇岛，岛上毒蛇无数，看此情形，这个岛是蛇岛了。毒蛇的口涎可治麻疯，岛上有一种树便叫麻疯树，开的花经霜不调，所以又叫避霜花。我刚才闻得那麻疯树上的花香，一时省觉不起，要不然我也不会冒昧进去了。蛇性喜欢林中潮湿之地，除非是出来晒太阳，否则很少到海滩干燥之地，咱们可以暂安。 ” 唐晓澜省起一事，问道：“ 蛇岛附近是不是有个小岛叫做猫鹰岛？ ” 鱼壳道：“ 是呀，本来叫做海猫岛的，因为它飞时发出似猫的叫声，所以被人叫做海猫，其实它并不像猫。这两个岛自古以来，无人敢到。尤以蛇岛更甚，别人听到这个名字也害怕了！ ” 唐晓澜道：“ 那萨氏双魔不是在猫鹰岛出来的吗？ ” 鱼壳笑道：“ 我记起了，那次在田横岛聚会时，双魔还想收你做徒弟呢！ ” 突然想起当年开府称王之事，不禁黯然。歇了一歇，才继续说道：“ 这两个岛自古以来，无人敢往，但到了近几十年，却给三个怪人盘踞，住在猫鹰岛的乃是萨氏双魔，他们武功虽高，也还不足令人震骇。盘据在蛇岛的人，听说武功却是深不可测，虽然没人见过，但他能驯服众蛇，只此一点，已是令人骇异。 ” 甘凤池道：“ 听江湖前辈传言，住在蛇岛的异人名叫毒龙尊者，真有这样的人吗？ ”

鱼壳道，“ 如何不真！允祯曾几次请他出山他都不允，我也曾叫双魔约

他相见，他也不肯。听双魔说此人本来是一个患了大麻疯的病人，恃着一武功，心想反正不能容于人世，何不到蛇岛碰碰运气，取毒蛇液和麻疯病树上的花来治。后来他在岛上住了几年，麻疯医好了，他和蛇也厮混熟了，想起以前患了麻疯之时，世人对他的冷淡，反而不愿出去了。他的性情也越来越怪，连双魔那样的两个魔头，虽然和他有来往，对他也非常忌惮。”

说话之间，岛上蛇声又作。卫扬威惊叫道：“毒龙尊者来了！”甘凤池睁眼一看，只见一个野人披头散发，背后跟着一大群蛇，将到海滩，忽把蛇群喝住，大步走上前来。

鱼壳急忙迎上，拱手说道：“黄海鱼壳与江南甘凤池偶遇台风，误闯宝岛，敬乞尊者见谅。”毒龙尊者翻着一双怪眼，不理不睬。鱼壳又道：“鱼某以前曾托萨家兄弟修函问好，谅邀尊鉴。”

毒龙尊者瞪眼环扫众人，忽道：“你们之中有患麻疯的吗？”鱼壳道，“没有。”毒龙尊者嘿嘿怪笑，喝道：“你们既然不患麻疯，来这岛做甚？都给我滚下海去！”鱼壳吃了一惊，忙道：“我们的船己给台风毁坏，待修好之后，自当离岛。”毒龙尊者怪眼一翻，发出一种刺耳的声音，蓦然斥道：“谁理你们的事，这岛，不许你们逗留，你们立刻给我滚下海去！”鱼壳一向在海上称王，对皇帝也未曾如此低声下气，不觉怒道：“你怎么这样不通人情？

我们没有船只，如何可以出海？”

毒龙尊者忽然仰天大笑，叫道：“哈哈，什么叫做人情？我豢养的毒蛇也要比你们人类好得多！”毒龙尊者以前患麻病时，受尽世人白眼，族中的伯叔兄弟扬言要把他丢下大海喂鱼，不是他有一身武功，几乎险死。后来他的师傅也不以他为徒弟，父亲也不以他为儿子，亲戚朋友见面即避，同门兄弟要将他活埋，种种冷酷，都遭受了。要知几百年前，麻疯病无药可医，一般人又以为麻疯易于传染（其实麻疯不易传染。）见了麻疯病人，比见了鬼怪还要恐惧，所以将麻疯病人活埋、浸死，或烧成灰烬之事常常发生，世人也视为当然，不以为怪。可是，毒龙尊者身受这种种冷酷的待遇，刻骨铭心，却永不能磨灭。因此他冒险到蛇岛来，治好麻疯之后，就竟然甘愿自绝于人类，永不到外间去了。这时忽然听鱼壳提起“人情”两字，几十年在人世间所遭受的种种事情，突然闪电般的从脑海中掠过，登时暴怒起来。

鱼壳与甘凤池哪能体会到毒龙尊者这种感受，都觉得此人怪僻得无可理喻。鱼壳向甘凤池打了一个眼色，朗声说道：“这岛又不是你买下来的，谁都可以居住，你凭什么要把我们赶下海去。”毒龙尊者冷笑道：“那你们为什么又要把我赶下海去，外面那么多地方还不够住吗？这个小岛你们休想插足！”鱼壳奇道：“你疯了吗？谁要把你赶下海去。我们最多也只是借住几天。”他怎知在毒龙尊者心目之中，把外面尘世的人，都看成当年迫害他的人一样。

毒龙尊者见鱼壳哓哓抗辩，越发愤怒，蓦然喝道：“好，你们不滚，待我把你们一个个抛下海去！”身形一起，长臂暴伸，一抓照鱼壳顶心抓下，甘凤池早已准备动手，暗运内家真力，足尖点地腾空一格，双臂相交，甘凤池突觉火辣一阵麻痛，又似给一股大力一推，凌空跌了下来，毒龙尊者“噫”了一声，道：“哈，原来你们会武功，怪不得如此强项。”更不换招，疾抓如风，仍然探爪直抓鱼壳顶心！

唐晓澜与冯瑛都吃了一惊，游龙断玉双剑出鞘，两道寒光，齐卷过去，

追风剑法，奇快无比，毒龙尊者怪叫一声，长袖一挥，劲风疾迫，双剑稍稍斜歪，毒龙尊者竟然就在间不容发之际，在双剑缝中，骤然窜出，左掌变抓为拿，硬夺唐晓澜的游龙宝剑，右掌一翻，信手劈出，冯瑛急忙退闪，胸口竟似两日前在海上遇着风暴一样，受掌力所压几乎透不过气来！

甘凤他功力深湛，虽然坠地，一个鲤鱼打挺，立即跃起，双掌用力，一招"劈山断流"，猛推过去，双掌之力与毒龙尊者迫唐晓澜的左掌相碰，这才刚刚抵挡得住。毒龙尊者又"噫"了一声，脚跟一旋，右拳横打，甘凤池急急撤招。唐晓澜与冯瑛双剑齐到，毒龙尊者哇哇大叫，侧身分掌，同时进击二人，鱼壳飞起一脚，"魁星踢斗"，猛蹴敌人胯骨，毒龙尊者竟不回身，腰扳一挺，"蓬"的一声，鱼壳脚尖所到如触钢铁，反弹回来，若非鱼壳武功也是上上之选，这一脚踢不伤敌人，自己先要折断！鱼壳一震，急拔宝刀，护着下盘。

甘凤池大惊，飞抢上前，以擒拿手的截手法来切毒龙尊者手腕，毒龙尊者横时一撞，没有撞着，双方各换一招。冯瑛飞身跃起，刺他左肩，唐晓澜侧身进剑，戳他右肩。毒龙尊者迫得再放过甘凤池，呼呼两掌，强力荡开剑点，与四人大战起来！

甘凤池内功深湛，几达炉火纯青之境；冯瑛与唐晓澜得天山剑法真传，奥妙无匹；鱼壳稍低，但也不在白泰官之下。四人合力，要比江南七侠联手之力还强劲得多。可是毒龙尊者却也要比了因高出不知多少。甘凤他只觉得比在邙山恶斗了因之时，还要吃力。

毒龙尊者越斗越勇，斗了一个时辰，仍是着着抢攻，掌风到处，当者辟易。甘风池内功深有火候，虽然吃力，尚还不觉怎样。冯瑛轻功超妙，趋闪得宜，也不觉怎样。唐晓澜却已有点气喘。鱼壳则更是觉得心头烦躁，口中焦渴，渐渐招架不住！

冯瑛忽道："唐叔叔，你用须弥剑式，我用追风剑法，夹击这个野人！"须弥剑守多于攻，施展开来，全身给剑光护着，游龙宝剑有断金切玉之能，毒龙尊者不敢伸手进光网之中；冯瑛的追风剑法狠准快捷，与毒龙尊者对攻，天山双剑，配合得宜。威力陡然增加一倍，更加上甘凤池雄劲的掌力，鱼壳老练的刀法，顿时主客易势，四人处境不似先前困蹙，和毒龙尊者已有守有攻。

再斗了半个时辰，天山双剑的威力尽量发挥。毒龙尊者渐渐被迫转处下风，可是仍无疲态。斗到分际，毒龙尊者突然撮唇"嘘嘘"两声，排在他后面的蛇群，突如万箭齐发，向众人冲来！

鱼壳急叫道："排成方阵，不要慌乱！"海滩上的十余人，由卫扬威、孟武功、路民瞻、李明珠四个武功较高的人分占四角，各展兵器，对毒蛇迎头痛击，片刻之间，打死百数十条，群蛇嘘嘘吱叫，在方阵外蓄势待攻，形势极险。但这十余人只对付毒蛇，形势虽险，却尚未如甘凤池等四人之甚！甘凤池等四人合战毒龙尊者，也不过堪堪打个平手，而今又要对付毒蛇，真是死生系于一发，稍有疏忽，立刻丧命。幸在游龙断玉二剑，都是宝物，紧急之时，剑光一撩，便是十条毒蛇被斩为两截。毒龙尊者加紧掌力，力迫四人防守，尤其加紧对唐晓澜和冯瑛进攻，想令二人不能抽出剑来斩蛇！

甘风池忽地冷笑道："哼，要靠毒蛇之力，算什么英雄！"毒龙尊者眉头一皱，忽而也冷笑道："我本来就不是英雄，谁说我是英雄来了，哼，哼，若你们把我当是英雄，也不至于把我迫到荒岛上来。"甘凤池想用江湖上的

激将之法，岂知毒龙尊者与江湖上的人物完全不同，不单如此，他和一般人都好像分处两个世界之中，甘凤池的激将法毫无效果。

又支持了半刻，形势更险，林中毒蛇听得同伴嘶叫，来得更多了。众人想片刻之后，便要受千万毒蛇啮体之刑，无不心悸。

忽地里海外隐隐传来一种噪音，群蛇忽然疾退，首尾相衔，排成圆阵。毒龙尊者仰天一望，也突然跳出圈子，远远离开了蛇群，蹲在崖石之上。众人大为惊异，个个翘首长空，但觉万里无云，淡烟笼碧，也不见什么异样。

再过片刻，噪音更强，头顶上“嘎嘎嘎”的响成一片，听出是禽鸟鸣声，冯瑛忽然叫道：“啊呀！，你看！”天边一大堆怪鸟，疾飞而来，黑压压的压在海面上有如一大片黑云，鱼壳叫道：“猫鹰来了，快躲，快躲！”但海滩光秃秃的无处可躲，众人只好聚在一处，拔出刀剑等兵器自卫，心中惴惴，想那猫鹰凌空下击，一定比毒蛇还难应付。

这时群蛇盘成圆阵，昂头空际，身体扭曲成弹簧之状，好像是准备随时窜出迎击。

又守片刻，那一大群猫鹰飞到海岛上空，盘旋一阵，突然扑下。毒蛇纷纷窜起，顿时蔚成奇观。只见无数低飞的猫鹰，给毒蛇一口咬着，跌了下来；但也有无数毒蛇，给猫鹰一啄啄着蛇头，把它吊到半空，然后扔下，摔死海中，长蛇满空飞堕，众人惊心骇目，甚怕猫鹰会把蛇摔到自己头上，却喜那些猫鹰扔得极准，竟无一条掉在地上。原来猫鹰与毒蛇常常恶斗，在台风之后，困了数日，出动之时，规模更大。而这次尤其是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众人适逢其会，看到这场恶战。猫鹰知道陆地上的蛇摔到海中必死无疑，所以啄着了蛇头之后，一定飞到半空，然后把它扔到海上。

这一场猫鹰与毒蛇的恶战，打了半个时辰，渐渐分出胜负，猫鹰虽然死亡甚多，但因它能凌空飞翔，到底占了便宜，蛇群嘶嘶乱叫，纷纷窜回岛上密林深处，躲进石隙。这一大群猫鹰低飞盘旋几匝，又“嘎嘎嘎”的叫了好一会子，好像庆祝胜利，然后横空飞过海面，有好些猫鹰因为疲卷不堪，飞到中途掉下海来。

毒龙尊者面色灰白，把岩石捏碎了好大一把，握在手中，却不敢向猫鹰射击。因为若然有人动手，猫鹰一定转移目标，向人攻击，那时就算绝世武功，也难幸免。

猫鹰群去后，毒龙尊者一言不发，默默走回林中，甘凤池笑道：“真是一物治一物，想不到这些扁毛畜生，救了咱们性命。”鱼壳道：“猫鹰与毒蛇大打一场之后，最少也要休战半月，毒蛇再来，咱们可要设法防御了。”但如何防御，可是想不出法儿。

鱼壳苦苦思索，冯瑛脱险之后，又到海滩去玩，海滩上无数贝壳，十分美丽，冯瑛见一个爱一个，拾满了一个衣兜，见到再好的时候，才恋恋不舍的丢了兜中原有的贝壳，将好的补进。有一种贝壳，叫做“虎斑宝贝”，光滑晶亮，壳面的花纹如虎豹皮一样，十分鲜艳，冯瑛不知其名，极为喜爱，为了找寻这种贝壳，渐走渐远。

唐晓澜叫道：“阿瑛，回来，当心潮水把你卷去。”冯瑛回首作个怪脸，忽然“嘘”了一声，跑回来道：“鱼老公公，你快去看，好大的海龟！”鱼壳心中一动，道：“不要惊它！”过了一阵，那大海龟缓缓爬上沙滩，好像一把巨伞，覆在沙上。鱼壳笑道：“大海龟最易捉，你只要把它推翻个身，让它四脚朝天，它就乖乖的听你捉了。不过，像这样的大海龟，若是普通的

人，也得有四五个人合力，才能把它推翻。”

甘凤池也未曾见过这样的大海龟，闻言兴起，跑上前去，一掌将它推翻。鱼壳道：“将它拿到这里来。”甘凤池依言将大海龟捉回。鱼壳道：“你捏它颈脖。”甘凤池道：“干嘛要虐待它？”鱼壳笑道：“你捏它一捏，咱们今晚少受好多惊恐。”甘凤池知鱼壳对海上事情经验丰富，便依言捏了一下，过了一会，鱼壳将海龟一脚踢开，微闻臊味，原来是海龟撒了一圈黄尿。鱼壳道：“蛇怕龟尿，这种大海龟的尿，尤其有效。咱们今晚挤在龟尿圈中，就不怕蛇了。”冯瑛抿嘴笑道：“我可不干。”鱼壳道：“你怕臊，不在圈子里也行，不过不能离开三丈，三丈之外，蛇闻不到臊味，它就可能来骚扰你了。”

鱼壳又道：“咱们今晚可以饱餐一顿了。”甘凤池道：“这样大的海龟，三日都吃不完。”海龟的肉味极似牛肉，众人吃了，都很喜欢。

是夜，果无毒蛇来犯，毒龙尊者也不来扰。第二日又是个大好晴天。鱼壳道：“咱们今日把船修好，速离此地。”大船破烂不堪，众人干了一天，尚未完工。

晚上，甘凤池与鱼壳、卫扬威等轮流守夜，约莫三更时分，忽闻得海滩上木头碎裂之声，甘凤池急将众人唤醒，点燃松脂，赶赴海滩，只见毒龙尊者提着一根铁拐，在船身上乱扫，一拐击下，木片纷飞，众人赶到来时，那条船已四分五裂，破碎得不成样子，想重修也无从修起了。

甘凤池大怒，喝道：“你不许我们留在此岛，我们走便是。你为何将我们的船只破坏？”毒龙尊者嘿嘿冷笑，说道：“你们要走也不成了。我还没有玩够呢！咱们再来松散松散筋骨！”原来毒龙尊者在蛇岛几十年，常睹群蛇与猫鹰、巨鼠三类搏斗，自创了许多奇特的武功，但他几十年足不出岛，自己也不知武功到了何等地步。十余年前，双魔到猫赝岛隐居，卑辞结交，说他武功盖世无敌，他亦是半信半疑。

这次，他骤遇甘凤池等一班高手，打了半天，十分畅快。回去一想，忽然改了主意，心道：“我何必将他们立刻赶尽杀绝？难得他们都晓武功，不如就留下他们给自己试招，玩得够了，那时再扔他们下海，或任由毒蛇将他们咬死，也还未迟。”

甘凤池听得七窍生烟，喝道：“妖人无理可喻，合力将他毙了！”毒龙尊者哈哈大笑，道：“我还不想杀你们呢，你们就想杀我了？”哈哈，这就是你们所说的道理人情？”铁拐一抡，呼呼风响，甘凤池不敢空手接招，拔出厚背斫山刀，斜斩过去，　的一声，碰个正着，虎口发麻。冯瑛、唐晓澜双剑齐展，毒龙尊者身形微动，铁拐向唐晓澜一点，唐晓澜识得厉害，退后一步，横剑一封，不料毒龙尊者武功奇特，腕劲一发，钢铁铸成的拐杖突然像腰带般一弯，刷的一下，打旁边的冯瑛。冯瑛万料不到他的铁拐杖也会转弯，几乎给他扫着。幸在冯瑛轻功卓绝，绝险之时，剑尖向他拐杖一点，身子突然反弹开去，唐晓澜和甘凤池吓出一身冷汗，急忙左右夹攻，解了冯瑛之困。

这一番毒龙尊者有兵器在手，如虎添翼，甘凤池、唐晓澜、冯瑛、鱼壳四人，使出浑身本领，兀是处在下风！鱼壳一声呼啸，卫扬威、孟武功两人也加入战团。这两人的武功与鱼壳不相上下，以六敌一，首尾呼应，才渐渐把主客之势扭转过来。

斗到天色微明，双方都已筋疲力竭，毒龙尊者哈哈大笑，又跑回林中。

甘凤池愁道：“打他不死，天天给他捣乱，咱们怎能生还陆地？鱼老前辈的水寨之围又有何人解救？”

鱼壳叹道：“我那水寨由它去吧，只是累了诸君。”甘凤池道：“我看还是冒险再造船只，方有出路。”鱼壳道：“还未造好，他就给你毁了，造又何用。”甘凤池道：“以我们众人之力，打他不死，胜他却无问题。咱们白天造船，晚上派人轮值守夜，造船的工场就在我们营地之旁，闻警即呼，合力斗他，不让他破坏，总有造成之日。只是那些毒蛇却无法对付。”鱼壳道：“岛上毒蛇，经了前日那场惨败，料不敢大举窜出海滩。其实毒蛇大半胆小怕人，最毒的蝮蛇胆子最小。它们除了怕龟尿雄黄之外，还怕响器，烂船上还有几个面盆，可以拿来乱打吓蛇，只要它们不是成群而来，准可将它吓退。”

众人一想，造船虽然未必能成，总胜于在绝望中等死，于是听从甘凤池之计，白天伐木造船，晚上派人守夜，如是者过了三天，除了少数毒蛇窜来骚扰，立刻给打死之外，毒龙尊者却是形影不见。

这晚下半夜轮到唐晓澜和冯瑛看守，两人自从在山东抚衙相见之后，虽然一路同行，却未尝单独晤对。这晚两人值夜，将近天明，仍无响动。冯瑛笑道：“那个野人今晚大约不会来了。唐叔叔，我问你，你偷跑出来，不怕婶婶生气吗？”唐晓澜面上一红，道：“我不是偷跑出来的。”冯瑛笑道：“难道是婶婶准你出来的？我才不信。”唐晓澜道：“是我的师傅叫我出来找你的。”冯瑛道：“杨公公真好，怎么婶婶却这样凶？”唐晓澜尴尬之极，目光移开，避而不答。冯瑛又道：“我那天打了婶婶一个耳光，叔叔不恼我吗？”唐晓澜道：“那是该打的。”冯瑛忽道：“叔叔，你也真可怜……”

冯瑛心直口快，不知不觉，将内心的话说了出来，在松枝的微光下见唐晓澜窘态毕呈，赶忙收口。唐晓澜心情激动，伸手握住冯瑛的手，道：“阿瑛，我的命苦是铸定了的。你日后可不要似我，为了报答什么恩情，就将自己许给人家。”这下，轮到冯瑛面上飞红，道：“叔叔胡说。我压根儿还未想到这桩事情。嗯，其实嘛，若是别人对你有恩，那就是别人对你关心，只要不单是为了报答，那又何尝不可相配？”冯瑛尚是小孩脾气，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唐晓澜心中一荡，笑道：“小小年纪，就爱谈论这些！”冯瑛截着说道：“叔叔，你胡赖，是你先引我谈论的嘛！”

正谈得入神，忽地里一声怪笑，毒龙尊者不知什么时候到了身边。铁拐一抡，当头劈下，唐晓澜和冯瑛左右跃开，双剑交击，相距已近，躲闪艰难，叮 两声，双剑都斫在拐杖上，火星飞起，冯唐二人给震得几乎跌倒，但毒龙尊者的拐杖也给斫了两个缺口。

唐晓澜大叫：“妖人来啦！”毒龙尊者磔磔怪笑，突然伸开蒲扇般的大手，一抓向唐晓澜手腕抓到，笑道：“你这把剑倒是宝物，借给我看看！”

唐晓澜手腕一振，剑锋倒挂，毒龙尊者本不把唐晓澜看在眼内，自恃过甚，想不到天山剑法神妙无匹，败里救招，剑锋一拉，登时在毒龙尊者手臂上划一道伤口。这一来毒龙尊者真个发了野性，五指一紧，抓着唐晓澜手腕脉门，唐晓澜全身软麻，无力再刺。

毒龙尊者疾跑如飞，叫道：“宝剑我也不要了，我要将你丢到大海喂鱼！”冯瑛飞身急赶，甘凤池等也闻声来救。

冯瑛轻功较好，三起三伏，箭一般窜到毒龙尊者身后，举剑便刺，毒龙尊者反手一拐，冯瑛冲上三丈退后两丈，屡屡给他震退，仍是紧迫不舍。

甘凤池道：“ 瑛姑娘，不可冒险。 ” 冯瑛那里肯听，追到海边，只见毒龙尊者左手一抛，把唐晓澜连人带剑抛落海中，冯瑛哭道：“ 妖人，我与你拼了。 ” 运剑如风，刷，刷，刷，连刺三剑，剑剑凶辣，毒龙尊者呼呼两拐，横里扫来，冯瑛仍是挺身直上，毒龙尊者心道：“ 这女娃剑法精绝，可不要将她击毙，劲力已发，强自缩回一半，但虽然如此，冯瑛也已禁受不住，给他拐杖一挑，飞到半空，也落下大海。毒龙尊者摇首叫道：“ 可惜，可惜！ ”

这时，早潮乍发，浪涛汹涌，冯瑛虽通水性，却非极精，给一个旋转的水涡一卷，顿时卷到海心，只见唐晓澜载浮载沉，正在自己面前不远。冯瑛插好宝剑，力划过去。一个浪头突从侧面抛来，两人的身子就像腾云驾雾一般，给浪头抛上几十丈高空，落下来时，离岸越发远了。

甘凤池又惊又怒，赶到海边，两人的身影已卷没在洪涛骇浪之中。毒龙尊者喝道：“ 你也想到大海喂鱼吗？ ” 甘凤池举刀硬研，刀拐一交，立被震退，甘凤池强抑怒火，施展八卦游身刀法，避实击虚，与他游斗。片刻之后，鱼壳等人都到，集十余人之力，将毒龙尊者围在核心，从早至午，拼斗何止千招，仍是仅仅打个平手。毒龙尊者哈哈笑道：“ 我要睡午觉，明日再会。 ” 拐杖一动，杀出重围，疾跑回去，甘凤池追不上他，只见他跑到还未造好的船边，呼呼两拐，又将船身的龙骨打断了。鱼壳与甘凤池面面相觑，目送他跑回林中，毒蛇夹道相迎，谁敢追赶？

甘凤池大痛道：“ 这两人如此丧命，实在不值，叫我如何心安？ ” 鱼壳举刀说道：“ 罢了，罢了，与其受他折磨，不如死了算了吧。 ” 甘凤池忍着眼泪，急忙将他劝止。这时众人中已有因疲累过甚，倒地便即呼呼睡熟的。鱼壳本非有心自杀，只因听了甘凤池刚才那番说话，内疚过甚，所以一时萌了短见，如今见部属如此，凄然下泪。甘凤池心中盘算道：“ 少了唐晓澜冯瑛二人，实力大减，以后更不容损失一人了。我们这十余人的攻守配合还未得宜，还该再细心研究对敌之法。呀，可惜，他们真是死得太不值了！

甘凤池和鱼壳等人都以为冯唐二人已死，其实此时二人正在海上漂流。两人内功虽非极好，但也已颇有火候。被浪涛一卷，闭气不呼吸，也捱得一些时候，冯瑛追上了唐晓澜，拉他浮出水面，问道：“ 叔叔，你有没有受伤？ ” 唐晓澜道：“ 没有？ ” 说话之间，一个大浪头又抛过来，两人急忙潜在水底，让海底的潜流将他们卷走，过了一阵，待波浪过后，再露出头来换气。这时已到海洋中央，四顾茫茫，不见陆地，蛇岛座落何方，也不知了。

漂浮半天，风浪渐止，两人因划水吃力，仍用前法，潜水任它漂浮。上面海波不兴，两人所受的压力已减，心情稍松，这时才发现海底真是一个奇妙的世界。透过浅蓝色的海水，只见海底长着各式各样的珊瑚，有菊花型，有牡丹型，有鹿角型，有的甚至如松如柏，枝叶繁茂，赤橙黄绿青蓝紫，各种颜色都有，千变万化，在水底幻成花的世界。

冯瑛大悦，什么危险全都忘掉，说道：“ 叔叔，我下去采珊瑚。 ” 水底说话，唐晓澜但见她嘴皮开合，听而不闻。见她潜下，只好跟踪。海底的珊瑚看似触手可及，其实极深，潜了一阵，太阳的红色光彩已无法看见，只有一片黯黯的深黑色，什么也看不见，更不要说什么珊瑚了。

冯瑛心道：原来越潜越深，反而无趣，正想上浮，忽见海底萤光闪耀，原来深海水族，体上都能发光，如同萤火一般。例如 “ 琵琶鱼 ” 用放光来引诱异性，“ 大食鳗 ” 在尾巴未端放光诱另一种鱼做它俘虏，还有一种“ 龙鱼 ”，身长不及五寸，体上却有二百颗左右能放光的骨珠，就如遍布明灯一般。这

些鱼类冯瑛见所未见，又流连忘返。忽地足踝似给什么东西缠着，冯瑛痛极乱跃，唐晓澜发现了，原来缠她的是一条八爪鳟鱼，急忙拔剑将鳟鱼的爪斩断，将她拉出水面。冯瑛受了这次教训，才不敢再潜下深海。

漂浮了大半天，两人体力消耗太甚，渐觉疲劳，闭气也不能支持了。唐晓澜暗道不好，如此下去，纵不丧身鱼腹，也会累死饿死渴死（海水不能止渴）。正自焦急，忽见相距不远的海面，有一条水柱喷上半空，一个小山峰般的东西，露出水面。冯瑛已知这是鲸鱼，忽然得了一个主意，道：“ 咱们骑上它的背面。”唐晓澜也觉这是死里求生之法，竭力抵受鲸鱼鼓浪的冲激，潜到它的身边，爬上鲸背，那巨鲸有如一座小山，有两个人爬上，它丝毫未觉。

巨鲸游了一阵，唐晓澜发现有一个小岛，急忙招呼冯瑛，待鲸鱼游过之时，急忙跃下，游到岛上。两人有过蛇岛的经历，都小心翼翼。这小岛绿荫覆盖，禽鸟甚多，更可喜的是一条蛇都没发现。原来这小岛乃是珊瑚礁上结了许多层鸟粪层所形成，年深月久，岛粪有如泥土，因其肥沃，所以岛上杂花丛生。

冯瑛爬上小岛，这才松了口气，看自己湿淋淋的衣服，笑道：“ 这怎么好？”环岛巡视，岛的西面有一处凹下去的池沼，冯瑛掬水一尝，清凉之极，喜道：“ 这是淡水。叔叔，我要在这里洗澡，待衣服晒干了再起来。”唐晓澜转过了身，走出外面看海。过了许久，冯瑛换好晒干的衣服，叫他也去洗澡。这一晚，两人打了几只海鸟，擦石生火，烤熟来吃，味道甚好。

两人在小岛上日日盼望有过往船只，总盼不着，渐渐由秋至冬，气候寒冷，冯瑛将岛上的野麻，编成衣服御寒。看着白昼日短，黑夜渐长，两人都非常焦急。又不知蛇岛座落何方，纵敢冒险，也无从寻找。

两人日夕相对，修练内功剑法，日子十分易过，转眼之间，岛上的花树又绽蓓蕾，似乎是春天又到了。冯瑛见唐晓澜一日忧似一日，心中想道：“ 一年易过，五月便是他毒酒发作的期限。现在虽然不知日子，但大约总是春天了。越想越忧。一日，对唐晓澜道：“ 咱们冒险造船出海吧。”

唐晓澜摇摇头道：“ 你我都不会使船，又不是精通水性，如何能在大海航行？你还想再碰到一条巨鲸，将你安全载回陆地吗？”冯瑛黯然不语，忽问道：“ 唐叔叔，你的内功精进甚速，近来吐纳之际，胸臆如何？”唐晓澜闻言知意，强笑道：“ 生死有命，你替我担忧做什么？”冯瑛道：“ 难道咱们就在这小岛束手待毙？还是冒险出海吧！”唐晓澜毅然说道：“ 我便是死在此地，也不累你冒险。待它一两年，总会有船只经过，岛上又不愁食。你怕什么？”

冯瑛心中感动，眼圈一红，道：“ 不是我怕自己，是我怕你……哎呀，唐叔叔，为什么你处处替我设想？是我累你饮了毒酒，现在又要累你丧身荒岛。”说着，忽然大哭起来，双臂环抱晓澜颈项。唐晓澜默然不语，良久，才把她双臂拉开，说道：“ 傻孩子，就算我五月身死，来日无多，咱们也该快乐呀，哭着等死，多不值得！”

冯瑛眼泪一收，忽然跳起来道：“ 是呀，叔叔，咱们应该快活！叔叔，你告诉我，你有什么不称心顺意之事，咱们设法补偿。”唐晓澜想起自己的凄凉身世和不如意的婚事，悲从中来，不可断绝，却强笑道：“ 没有什么！”

冯瑛道：“ 瞧你的眼睛，我知道你是骗我！”过了一阵，忽道：“ 叔叔，你心地善良，处处替人着想，为何婶婶还要时时发你脾气？”唐晓澜道：“ 我

怎知道？别提她好吗？提起她我就心烦。”冯瑛垂首不语，过了一阵，忽然拍手笑道：“叔叔，小时候你教过我不要说谎，是吗？”唐晓澜道：“怎么啦？”冯瑛道：“那你自己就不该说谎。你刚才说没有什么不称心如意之事，现在又说提起婶婶就心烦，那岂不是你实在有着不称心不如意之事？”

唐晓澜心情震荡，脑海里先飘过吕四娘，心道：“处处替人设想，这是吕四娘教我的。我现在只把她当成师长，以前的痴恋，已过去了。”霎忽之间，脑海里又现出了杨柳青，影子一掠即过。跟着睁眼一看，却见着这个“小侄女”巧笑顾盼，说话却像一颗颗弹子似的，打动着他的心弦，他脸上突然发烧，不敢再想下去。

冯瑛又拍手笑道，“看啦，叔叔脸红哩！”追问道：“你当初为何和婶婶订亲？”唐晓澜低头道：“她爹爹对我好。”冯瑛道：“那么，你是迫于无奈的了。假如你不会死，你住一世荒岛，她又不跟着你，你心中还把她当是妻子，守候她吗？”唐晓澜心魂动荡，摇手说道：“叫你别提这个，你提这个，我又不快乐啦！”

冯瑛笑道：“好，不提，不提。叔叔，我要设法使你快乐！”要知冯瑛已是十七八岁的少女，正是情苗初茁之时，这几个月来，她和唐晓澜朝夕相对，心中又感激他相救之恩，竟然不知不觉爱上了他，她自己也未有意识的想过要做他的妻子，只是觉得“叔叔”若娶那个“婶婶”，实在不值。她在天山长大，性子纯真，胸中并无世俗之见，对异姓“叔侄”的名份，根本不放在心上。

自这日起，一种奇妙的感情在两人之间滋长起来。唐晓澜和她一同玩，好像是和同一辈的朋友玩似的，“叔侄”之间的拘束已渐渐消灭了。他们一同采摘野花，捉树上的小鸟，在海边钓鱼，早上看日出，晚上看星星，日子果然过得非常快活。

他们也日日盼望有船只经过。但有时唐晓澜也会有一种奇怪的感想：如果真有船只把我载回陆地，而我又不会死，那时怎样？思念至此，忽又觉得似乎在这个小岛上和冯瑛尽情玩乐，还有意思得多。

一日，他们又如常的在海边眺望，这天，春寒料峭，天色阴霾，他们心想一定不会有船只经过了。谁知看了一阵，忽然发现海的上空有十多只怪鸟飞来，冯瑛道：“咦，又不是晴朗的天气，麻鹰也出来觅食。”过了一阵，海面露出桅杆，冯瑛喜道：“啊，日盼夜盼，终于盼到船来了！”

唐晓澜道：“你别高兴，你看那些飞在船前面的鸟，你认得吗？”冯瑛看了一看，也诧异道：“这是猫鹰呀！”唐晓澜：“是呀，猫鹰为什么飞到这里来？”冯瑛道：“也许猫鹰岛和蛇岛都离我们这里不远。”唐晓澜道：“猫鹰一出便是一大群。这小群猫鹰，随着船只，好像带路一般，我怕这些猫鹰，是船上的人养熟的。”冯瑛道：“那又怎么样？”唐晓澜道：“你想能养熟猫鹰的还有何人？除了双魔外，就是毒龙尊者了。蛇岛离猫鹰岛很近，他能养蛇，也能养猫鹰呀！双魔在年羹尧帐下，我看船上的人多半是毒龙尊者了。若是他来，我们还有命么？”冯瑛想起毒龙尊者那日恨猫鹰杀他毒蛇的神情，心道：“他既恨猫鹰，船中的人应该不是他吧？”虽然如此心想，心中到底惴惴不安，看着那只小船越来越近。想起毒龙尊者的凶相，更是心慌。正是：仙岛尽情消岁月，只防魔手又伸来，欲知来者是谁？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一死解冤仇 魔头送药　片言开梗塞 良友谈心

小舟如箭，越来越近。只见两个面色焦黄的干瘦老头，穿着一身黄麻衣裳，立在船头，赫然竟是双魔。冯瑛跳起来道：“又是这两个老贼，唐叔叔，他们的指甲有毒，等下你要当心。”唐晓澜道：“你认得他们吗？”冯瑛道：“他们在年羹尧的家门前曾和我打了一架。我吃了他们的大亏，这回咱们有两个人，只要不给他们抓着，咱们是稳操胜算。”

唐晓澜心念一动，正想问冯瑛，双魔曾对她说过什么话，小舟拍岸，双魔跳了下来。八臂神魔萨天刺叫道：“琳丫头，你别慌，我救你出去。”冯瑛道，“你是什么人，谁要你救？”萨天刺一眼瞥见唐晓澜也在旁边，叫道：“咦，你也在之儿，大海茫茫，你出不去了，不如跟我回猫鹰岛，做我的徒弟吧！”

唐晓澜暮然叫道：“冯瑛，这是你的仇人，天可怜见，在我临死之前，教他们撞到这岛上来。截着他们的去路，不要放他们走了！”唐晓澜估计自己死期不出百日，早就想在临死之前，把冯瑛的身世向她细说，如今见了仇人，不暇细说，立刻拔剑上前。

大力神魔萨天都叫道：“好哇，哥哥，我叫你不必找这野丫头，你不听我的话，你看，他们现在把好心当作恶意了！”萨天刺道：“晓澜，十几年前之事，提它作甚？再说她的家人也不是我们兄弟杀的！”

冯瑛一听，恍如晴天打了一个霹雳，叫道：“唐叔叔，我的家人是惨死的么？”唐晓澜道：“嗯，你的爷爷和父亲是血滴子杀的，你的母亲是他们劫去的。你也曾被他们劫到强盗窝里住了几年！”冯瑛大叫一声，飞身一跃，宝剑一挥，向萨天刺横削过去，剑尖颤动，寒光点点，顿如浪花飞洒，直扑过来！萨天刺横身一跃，箭一般的飞射出去，叫道：“琳丫头，不论好坏，我也曾对你有过养育之恩。你的母亲虽然是我所劫，但其后却是王陵迫死的，与我们无干！”其实冯瑛的母亲邝练霞是到了北京之后，私自逃走的。原来王陵因职位卑微，不能与双魔同住，他想迫师嫂在外面赁屋成婚，岂知邝练霞在路上不敢逃走，乃是忌惮双魔，双魔不在，王陵一人，哪是她的对手？给她痛打一顿，便自逃了。王陵是个爱面子的小人，当时正想巴结皇府的武士，力图“上进”，目己给一个女子痛打，说出来惹人笑话，所以吃了大亏，也只好哑忍，向外只是说那人不服水土死了。双魔不知邝练霞逃走之事，只道她是被王陵迫死的。

冯瑛这时急痛攻心，也无暇再问王陵是谁，挥剑又向萨天刺急刺！

萨天刺急展猫鹰扑击的绝技，陡然跃起三丈多高，冯瑛跟踪窜上，给他一个迴旋，又避了开去。冯瑛再刺，只听得萨天刺又叫道：“琳丫头，你不是说过要做我的女儿吗？”萨天刺仍是把冯瑛当做冯琳，将冯琳在年家向他求情的话提出质询，冯瑛怒不可遏，喝道：“谁做你的女儿？我乃天山门下，岂是认贼作父之人？”萨天刺一怔，叫道：“什么，你是天山门下？”冯瑛的追风剑法何等迅捷，刷刷两剑，鹰翔隼刺，有如狂风骤起，暴雨突来，萨天刺大吃一惊，暗道：“这野丫头的剑法越发厉害了！”连闪三剑。萨天都蓦地一声大喝，在奇岩怪石丛中，拔下一根石笋。当成兵器，纵身飞起，拦腰一扫，冯瑛短剑一拔，被石笋尖端碰着锋刃，只见石屑纷飞，火星溅起，冯瑛虎口流血，宝剑却幸无损。萨天都大叫道：“哥哥，你不杀她，她便杀你，事到如今，你还手下留情吗？”

冯瑛与萨天都换了一招，知他力大无穷，不能硬接。剑诀一领，突扑空门，萨天都反手一扫，只见剑光绦绕，冯瑛已自变招易位，剑尖在左侧晃动，萨天刺回掌一震，冯瑛又到了右方，一缕青光，又指向了他的右肋要穴。萨天都虽然力似金刚，轻功却逊冯瑛远甚，给她一连三记快狠之招，迫得手忙脚乱。萨天刺仰天一声长叹，十指一伸，长甲一弹，展开猫鹰扑击之技，顿如巨鹰盘空，龙蛇疾走，狂风暴雨般的向冯瑛撕抓，解开了萨天都之危。

你道双魔何以会到这个荒岛？原来雍正皇帝自了因死后，急思招觅能人补了因之缺。这次他命年羹尧出兵黄海，忽然想起了双魔以前说过，在黄海渤海交界之处，有天下的第一魔岛——蛇岛，蛇岛上居住有天下第一的奇人毒龙尊者来。雍正心想，双魔武功殊非泛泛，既然是他们力赞之人，纵算言过其实，亦当不在了因之下。十多年前，当他还是“四贝勒”之时，亦曾请双魔到蛇岛礼聘，当时毒龙尊者不允出山。此时他已位登大宝，做了皇帝，自思以皇帝之尊，何求不得，因此又命双魔前往。

岂知双魔因久受冷淡，又不愿屈居人下，竟然起了异心。他们明知毒龙尊者不会答允，也愿衔命前往，乃是想藉此离开雍正，重归猫鹰岛称霸。他们先到蛇岛，蛇岛上毒龙尊者正在天天和甘凤池他们比武，毒龙尊者乐此不疲，那肯出山。双魔告诉毒龙尊者，说他的对头是江南七侠中最负盛名的甘凤池。毒龙尊者笑道：“我管他什么七侠八侠，我独居荒岛十几年，难得有懂武功的人到来，我要消遣他们一年半载，然后再驱使毒蛇咬他们！”毒龙尊者又谈起曾把一个美艳如花的少女摔入海中。毒龙尊者道：“可惜你们没见着她，这女娃儿真逗人爱，我本不想杀她，可惜她不知进退。”

萨天刺细问那少女容貌，料想必是冯琳无疑。萨天刺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头，但对冯琳却似别有缘份，加以他年纪已老，无儿无女，因之对冯琳更为思念，闻言吃了一惊，当下告别毒龙尊者，和弟弟回到猫鹰岛后，便驶舟出海，到附近各小岛找寻，希望冯琳未死。谁知见了冯瑛之后，却引起一场剧斗。

萨天刺见冯瑛剑剑辛辣，伤心不已。暗道：“她已知我是她家的仇人，这结是万万不能解开的了。冯瑛一剑紧似一剑，天山剑法，精妙异常，剑剑指向双魔要害，萨天刺心念：此仇既不可解，我不杀她，她必杀我。他本来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被冯瑛剑剑紧迫，恶念顿生，抓、点、勾、撕，用神对付，身法掌法，一使开来，四面八方，都是身影。冯瑛剑法虽然神妙，难敌双魔进攻。

唐晓澜听了双魔之言，一阵惊愕，这时见冯瑛情势不妙，拔剑相助。唐晓澜此时已得天山剑法的真传，武功非复当年可比，双剑一合，只见两道剑光，盘空飞舞，倏合倏分，乍进乍退，攻似雷霆，守如山岳，恶斗了一百来招，萨天都大吼一声，飞掠数丈，鲜血沾衣，发声嘘叫。其声急促，凄历无伦。原来是肩头上中了冯瑛一剑。

冯瑛从未闻过此等怪叫之声，不觉一阵心悸。猛然间，头顶上怪声大作，十几只猫鹰发出吱吱怪叫之声，和萨天都的叫声呼应，连翩下扑，那猫鹰的利爪，实似银钩，冯瑛曾见过它们抓裂毒蛇，不觉胆寒。幸喜游龙断玉二剑，乃是晦明禅师苦心所练的宝剑，双剑展开，光芒四射，宛如在头顶上布了一层光网。那些猫鹰也似颇畏剑光，不敢沾近，只是在头顶上空，盘旋飞叫，想趁着剑光露出空隙之时，才飞扑下抓，但唐冯二人，把剑使得风雨不透，猫鹰虽然厉害，却是无可奈何。

犹幸双魔离开猫鹰岛已十多年，以前经他们训练好的猫鹰就只剩下这十多只，要不然他们万难抵敌。

僵持了一阵，冯瑛渐渐心安。萨天都见猫鹰久攻不下，心。

中焦躁，又发出嘘嘘的怪叫声，似乎是指挥猫鹰强扑。那些猫鹰果然越飞越低，利爪几乎触着宝剑的光芒，冯瑛突然一跃，剑光掠起，矫如游龙，把两只低飞的猫鹰的利爪斩断，那群猫鹰虽受了惊，见主人呼唤，仍扑下来助战。

冯瑛唐晓澜道声苦也，与那十几只猫鹰缠斗，已是吃力，何况又加上这两个魔头。两人打了一个招呼，合展天山剑法中的大须弥剑式，把门户紧紧封闭，真如江海凝光。两人在剑光笼罩之下，只守不攻，又僵持了半个时辰。幸喜那些猫鹰怕误伤主人，扑击之时，不能施展全力，两人虽处下凤，尚能支持不败。

两方苦斗了二三百招，萨天都大呼小叫，连番猛扑，但冯唐二人，守得极稳，双魔与鹰群的联合攻势，虽如狂风骇浪，却冲不破他们大须弥剑式所布成的铁壁铜墙。萨天都耗力过多，后劲不继，他肩头中了一剑，跳跃不灵，唐晓澜觑个破绽，候他近身之际，突然迈前半步，反手一剑，只听得萨天都又是一声大叫，左肩的肩骨给游龙剑穿过，伤得比前更重。萨天刺挽扶着他，带着猫鹰撤退，躲到小岛的东边养伤。猫鹰就在他们身边盘旋，担任警卫。

唐晓澜吁了口气，忽见冯瑛目中蕴泪，插剑归鞘，凄然说道：“ 叔叔，你不该瞒我。 ”唐晓澜道：“ 瑛妹，你别怪我，我另有苦衷。 ”这几个月来，两人朝夕相对，尤其在冯瑛表达了爱意之后，唐晓澜在不知不觉之间，已解除了那种“ 叔侄 ”的拘束，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改口叫她“ 瑛妹 ”了。可是冯瑛习惯已久，一时改不转口，仍然称他“ 叔叔 ”。称呼不同，本来可笑，但在荒岛之中。更无第三者在旁，两人也就听其自然，各叫各的。

剧战移时，天色已暮。唐晓澜道：“ 咱们先弄点东西吃，今晚大家都不要睡了。十几年来的事情，一夜之间，也不知能不能把它说完。 ”

冯瑛捉了两尾鳍鱼，烤熟了吃，草草吃过，暮色已合。海风吹来，饶有寒意。唐晓澜道：“ 嗯，天色又变了。看这天色，似乎海上又在蕴酿风暴。 ”两人在小岛数月，对海上气候，渐渐熟悉。冯瑛听那风声呼啸，掠过海洋，海涛拍岸，浪花闪烁，说道：“ 是将要刮风了，可是今晚大台风还不会来，我们不必躲到岩洞里去。 ”唐晓澜忽然叹道：“ 天色变幻正如人事无常。想不到几个月前我们还在陆地，现今却困在荒岛。更想不到我会和你在这样的深夜，相对听海洋呼啸。 ”眼神奇特，也不知他是欢喜还是感伤。

冯瑛似懂非懂，慢慢靠近唐晓澜的身旁，拉着他的手道：“ 叔叔，你说。我很小的时候，你就认识我么？我的爸爸妈妈是怎么死的？他们都和你很要好么？ ”唐晓澜道：“ 嗯，你周岁之前，我几乎天天抱你。你的爸爸妈妈是我的师哥师嫂。你别心焦，你别震抖，你定一定神，你听我说呀！是的，你的爷爷和父亲都是惨死的，你的妈妈，生死却还未知。傻孩子，哭什么呀？你要报仇。好吧，哭就哭吧，哭了会舒畅一点。这十几年来，我想起你们的一家和我自己的时候，我也有时哭的。 ”说着，说着，唐晓澜也滴出眼泪来了。

冯瑛哽咽说道：“ 叔叔，你说，你说，你说什么，我听不清楚。好，歇一会儿，咱们都别哭了。你说给我听。我听你的话。师傅也教过我，叫我要像个女中丈夫，宁可流血，不可流泪的，我现在不哭了，叔叔，你说吧。 ”

黑夜中，冯瑛双眼闪着泪光，似金钢石般的放着光芒。凝视着她的“叔叔”。

唐晓澜接触着她的目光，急避开去，心头赞叹道：“真是个好样的姑娘啊！又苦命又倔强的姑娘啊！”接着冯瑛颤抖的声音之后，唐晓澜把她的手握得更紧，缓缓说道：“你听我说。那是十七年前的一个夜晚，还有三天便是中秋佳节。那一天正是你们姐妹的周岁……”冯瑛叫起来道：“嗯，我还有一个姐妹，就是那个样貌和我极为相似人么？”唐晓澜道：“是的，你别打岔，你听我说。那一天是你们姐妹的周岁，你的爷爷和爸妈都非常欢喜，突然来了一个奇怪的客人！……”

凤在呼号，海在叫唤，星星渐渐西移，冯瑛在凝神听着唐晓澜的说话。唐晓澜有时说得很慢，有时说得很快。说了他们一家的悲剧，也说到了自己的身世。说到伤心之处，有时就停顿着说不下去，慢慢揩干了眼泪，又再续说。说呀说的，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好艰难的终于说完了。

“好苦命的爷爷和爸妈啊！啊，叔叔，你也好苦命啊！”冯瑛叫道。她紧紧倚偎着唐晓澜，道：“怪不得我总觉得你是我的亲人，原来我们真是这样亲切。”唐晓澜轻轻用衣袖替她抹了眼泪，冯瑛埂咽道：“我要找我的妈妈，我要找我的妹妹。”唐晓澜道：“是啊，你是该找她们了。这小岛虽然荒僻，总会有船经过，你一定能回到陆地，找着她们的。瑛妹，你性情刚烈，将来独走江湖，可得要自己当心啊。”冯瑛道：“叔叔，你不和我一同回去么？”唐晓澜苦笑道：“我还能回去么？”冯瑛一想起唐晓澜死期不远，悲从中来，不可断绝，突然痛哭失声，揽着唐晓澜的肩头，伏在他的身上。

软玉温香，哀乐交织，唐晓澜只觉一阵迷茫，推开她又不是，不推开她又不是，面红耳热，身心震撼，过了好一会子，只听得冯瑛抽噎说道：“叔叔，这十几年来你为我操心，为我奔跑，在茫茫的人海里，你寻觅我们姐妹，甚至舍出性命救我出来，这恩情我该怎样报答你呢？”唐晓澜轻轻推开她的身子，说道：“傻孩子，你我之间，也用得着‘报答’这两个字么？”冯瑛仰着脸庞，痴痴的望着唐晓澜，忽然说到：“叔叔，你欢喜我么？”唐晓澜心头一震，半晌说不出话。他们虽然有爱意，可是以往都是说得非常含蓄，彼此只是心照不宣，唐晓澜尤其避免明说出来，除了世俗之见对他心灵的束缚之外，他也不愿在临死之前，在一个少女心上投下阴影。

冯瑛仰面又道：“叔叔，你不欢喜我么？”唐晓澜轻轻说道：“嗯，难道你自己不知道吗？”冯瑛道：“叔叔，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唐晓澜道：“孩子气的糊涂话。”冯瑛道：“谁说这是孩子气的糊涂话？海枯石烂尚不可移，生离死别又焉能阻隔？”唐晓澜心弦颤抖，不知不觉之间，和她相拥在一起了。

两人如痴似醉，也不知相拥了多少时候，忽闻得头顶上空“嘎嘎嘎、吱吱吱”的一片噪音，冯瑛道：“真讨厌，那些猫鹰又来了。”唐晓澜抬头一看，叫道：“不好了，火，火！”

冯瑛正垂首闭目，在唐晓澜的怀里，陶醉在少女初恋之中，忽被推开，睁开眼皮一看，只见四面的树林都射出火光，唐晓澜道：“这一定是双魔干的好事。快把他们截住，抢他们的小船！”两人提剑往东面树林一闯，林中传出了萨天都哈哈大笑之声。

原来萨天都吃了冯瑛一剑杀机陡起，见海上风起，生了一计，他们精通水性，待放火之后，就扬帆逃走，让唐冯埋葬在火海之中。萨天刺本来有点不忍，但见此仇既不可解，也只好由他。两兄弟在四边点起火头，唐晓澜与

冯瑛已提剑闯到。

火光中映出冯瑛红滟滟的脸孔，萨天刺叫道：“琳丫头，你随我们走吧！”冯瑛恨极，一剑挪去，萨天刺闪身急避，冯瑛振剑疾刺，势如抽丝，绵绵不断。萨天都叫道：“哥哥，快走！”可是冯瑛的轻功不在萨天刺之下，剑法紧极，萨天刺一时之间哪脱得出身。

萨天都心中焦躁，陡然大喝一声，折了一技烧着的树枝，劈面向冯瑛掷去，唐晓澜飞身纵起，长剑一拔，把带火的树枝撩开，挽了一个剑花，凌空下刺，萨天都左掌一推，劲风贯胸，右掌一勾，便施展擒拿手法来扭唐晓澜的胳脔关节。萨天都号称“大力神魔”铁骨铜皮，在受伤之后，仍然勇猛非常，锐不可当！

唐晓澜一个盘龙绕步，避过凶锋，手起处，剑光暴长，“金门鼓浪”、“白虹贯日”。“飞渡阴山”，一连几记追风剑法的绝招，有如长江大河，滚滚而上。萨天刺怕他的游龙宝剑，不敢硬接，身手不如他矫捷，饶是外家功夫已练得登峰造极，也只得步步后退。

这小岛方圆仅是数里，地方甚小，海面的大风急劲吹来，瞬息之间，已成燎原火势。树木被烧得僻啪作响，浓烟呛喉，眼睛被烟所刺，几乎睁不开来。唐晓澜向冯瑛打了一个招呼，夺路奔向海边。

萨天都发一声喊，撮唇一啸，怪声陡起，那些猫鹰又冲下来，唐晓澜与冯瑛若避猫鹰，势便不能夺路。他们两人虽通水性，却不甚精，若然夺不到小船，必定烧死。

萨天都又是一阵哈哈大笑，一面指挥猫鹰纠缠敌人，一面夺路奔跑。冯瑛气红了眼，一声叱咤，连人带剑，飞纵起来，从一丛“火树”旁边飞窜而过。那些猫鹰畏惧火势强烈，不敢扑下。冯瑛何等快捷，得此空隙，一下子便到了萨天都身后，剑光一闪，快如电掣，萨天都惨叫一声，背后心又中了一剑！

萨天刺怒叫道：“琳丫头，你好狠！”使出猫鹰扑击的凌空绝技，陡然跃起三丈多高，伸出十指长甲，兜头抓下！冯瑛飞身跃起，剑势一荡，横空便削，那知萨天刺身子悬空，仍可屈伸如意，一个回旋，十指又插，冯瑛猝不及防，肩头给他指甲碰着，幸仗轻功超卓，强力一扭，避了致命之伤。飞身堕地，猫鹰又跟踪扑来。

萨天都背心中了一剑，若是常人，必死无疑，但他铜皮铁骨，虽被宝剑插伤，狂叫几声，居然又跃起应敌。唐晓澜见了，也不禁心惊。这时火势越来越大了！

萨天刺叫道：“弟弟，不要蛮打，跟我出来！”择火势小的地方急闯。靠着猫鹰卫护，居然冲出了数十丈地，遥遥望见海边。只见狂风怒号，海浪滔天，猛听得轰啦一声巨响，那泊在岸边的小舟，系船的绳缆被风刮断，给巨浪一冲，抛上岸来，撞着巨石，顿成粉碎！

唐晓澜一阵心凉，以他们的水性，绝不能在无所凭依的情况之下游出海去。冯瑛叫道：“唐叔叔，我们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却可同年同月同日死了，我们纵死，也不能叫这两个老贼逃生！”不理猫鹰扑击，将主剑舞起一圈银虹，倏忽追过了头，回身截击！唐晓澜也迫到双魔身后，前后夹攻。这时火势更大，小岛上的树木株株着火，有些小树，着火之后，被狂风一刮，整株飞起，好像火龙一般，掠过头顶，更加上风声浪声大火烧裂树木之声集成一片，就好像死亡的交响乐。小岛上栖息的海鸟，全都给火势惊得振翅乱

飞，宁可飞到海面去受狂风吹打。那些猫鹰虽然凶狠，被烟火所熏，也不敢飞下来了，“嘎嘎嘎”的狂叫一阵，纷纷飞开。小岛上只剩下四个人在拼命厮杀！

双魔恃着精通水性，还想夺路奔逃，可是冯唐二人以死相拼，剑剑辛辣，那能容他逃脱？萨天刺急红了眼，展出平生绝技，抓、点、勾、撕，狠攻狠扑，时而凌空下击，时而贴地擒拿，性命呼吸，死生俄倾，大家所想的都是怎样击倒对方，寻求生路，一切爱憎恩怨，都搁在脑后。

两方就在火光的空隙中舍命恶斗。带着火焰的枝叶，时不时飞坠下来。萨天都连中三处剑伤，跳跃不灵，冯瑛也觉肩头有点麻痛，料想是被毒爪抓伤之处已经发作，存着必死之心，攻得更狠。萨天都狂呼暴叫，拳打脚踢，全带劲风，把烟焰煽向冯瑛这边。冯瑛忍着眼睛疼痛，骤然穿过烟雾，唰的一剑，又在萨天都胸膛开了一道口子，萨天刺飞身来救，冯瑛反手一剑，喝声“着！”萨天刺被烟雾遮眼，骤见剑光闪耀，急闪避时，十指长甲全被削断。双魔哇哇怒叫，忽听得迅雷突发，天空中响起了轰轰的巨鸣！

霹雳一声，电光疾闪，怒雷下击，将一棵大树劈断，萨天都被雷声一震，跳起来时，那被巨雷劈断飞起的大树正正压在他的身上，萨天都大吼一声，双臂一振，将燃烧着的大树抛过一边，可是他身上的衣裳毛发已全着火焚烧。萨天都痛极狂嗥，带着熊熊的火焰，突然跃起，向唐晓澜了头撞来，唐晓澜飞身急闪，只听得震天价一声巨响，树木摧裂，火焰飞舞，萨天都这一撞正巧撞在一棵千年老树身上，树倒人亡，火舌一卷，顿时烧成黑炭！

萨天刺大叫道：“天都，天都！”不见回响，睁圆了眼，在烟雾弥漫中看见惨相，一声狂叫，十爪齐扬，向唐晓澜疾撕疾抓，要知双魔如同一体，几十年来从不分离，而今手足伤亡，痛极如狂，决心死拼。唐晓澜几乎给他抓着，连连后退，冯瑛挺剑迎击，萨天刺明知不敌，仍是狠攻猛打，大声叫道：“还我弟弟命来！”

冯瑛冷笑一声，短剑披荡，瞬息之间，疾进数招，冷笑骂道：“我家人的性命又向谁去讨？你们兄弟杀死了多少人，那些冤魂又向谁讨债？”

萨天刺蓦吃一惊，冯瑛这几句话如巨雷轰鸣，击在他的心上。怔了一怔，手脚略缓，冯瑛剑法何等快捷，唰的一剑，插入心房，萨天刺怪叫一声，双眼翻白，动也不动，形如僵尸，冯瑛打了一个寒噤，急忙把剑拔出，只听得萨禾刺叫道：“好，我不怪你！”翻身便倒。

唐晓澜叫道：“瑛妹手下留情。”可是已经迟了。唐晓澜道：“这人似有悔悟之心，可惜可惜！”上前察看，天空电光疾闪，雷声大作，倾盆大雨，从天而降，唐晓澜松了口气，跑到萨天刺身边，只听得萨天刺道：“叫琳丫头来，我有话说。”

唐晓澜向冯瑛招了招手，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且听他说些什么？”冯瑛怕见萨天刺的惨相，把脸扭过一边，缓缓行近。只听得萨天刺道：“琳丫头，你说得对，我，我……”声音断续微弱，听不清楚。

唐晓澜叹了口气，道：“将他好好埋了吧。”萨天刺忽然翻了个身，挣扎说道：“我身上有个药球，你拿出来，在我抓伤你的伤口上一滚，便可无事。这药球还有很大用处，很大用处……”气力微弱，又说不下去了。

冯瑛心中一酸，想不到这个有“魔头”称号的老怪物，在临死之前，居然还有善良之心。不觉回过脸来，说也奇怪，萨天刺死前的形貌本极可怕，但此时在冯瑛眼中，却已似一个慈祥的老人。冯瑛道：“你是我家的仇人，

但你又对我有过数年养育之恩。恩怨抵销，我也不怪你了。”萨天刺淡淡一笑，唐晓澜伸手摸他胸口，已是气绝。

冯瑛道：“人真奇怪。”唐晓澜道：“比起年羹尧这些人来，他要好得多了。”伸手到他的怀中摸索，果然取出一颗黑黝黝的药丸。

这药丸有酒杯那么大小，发出一种强烈的异臭，唐晓澜褪了冯瑛的外裳，将药丸在她伤口上滚了两滚，冯瑛觉得好似给熨斗烫过一样，热气直透心房，那条胳膊顿时挥动自如，麻痒也止了。唐晓澜道：“想不到这药球如此灵效，想必是双魔的独门解药了，他说这东西还有大用，你留着吧。”冯瑛掩鼻说道：“我不要。”唐晓澜笑了一笑，知她怕臭，便把药丸放入自己的囊中。

暴风雨来得快，去得也快，这时风声未停，雨声已小，小岛的大火，幸好给这场大雨一压，差不多全熄灭了。小岛上积水盈尺，杂花异草都已烧光，只剩下许多烧焦了的光秃秃的树木。冯瑛笑道：“真煞风景，给这场大火一烧，不好玩了。”唐晓澜道：“双魔的小船已成粉碎，咱们只好再耽搁下去了。”想起自己死期大约不过百日，不觉黯然。

两人默默无言，以剑挖土，将双魔掩埋。大雨过后，寒潮涌至，海风透骨，甚觉寒冷，冯瑛倚在唐晓澜身上，不觉睡去。唐晓澜脱下一件衣服，覆在她的身上。心道：“这孩子亏她也睡得着。”唐晓澜虽然疲倦，可是这两日来的变化，令他大受刺激，一忽儿想到自己的死期，一忽儿想到冯瑛对他的爱意，一忽儿又想到萨天刺临死的情景，思潮汹涌，瞌了眼睛也睡不着。风声渐止，海面上忽似传来呼喊之声。唐晓澜侧耳一听，将冯瑛一推，跳了起来，叫道，“瑛妹，好像是又有船来了！”

冯瑛抹抹眼睛，喜道：“好呀，咱们可以脱险了。”唐晓澜道：“你别欢喜，还未知来的是谁呢？”冯瑛道：“但原不是毒龙尊者！”两人跑到海滨，黑夜沉沉，海面浪花闪耀，却不见船只影子。冯瑛道：“你是做梦吧？”唐晓澜道，“咦，奇怪，我明明听到是人的叫声。”

过了片刻，忽然又有啸声远远传来，音细而清，宛若游丝袅空，自遥远的海边，隐隐传到。唐晓澜和冯瑛都大吃一惊。冯瑛道：“这是传音入密的功夫！”极目远眺，看了一阵，才发现海面远处有一个黑点飘动。冯瑛道：“你说得不错，是有小船来了！”唐晓澜道：“在这样远的地方，啸声居然能传到这里，发声的人内功深不可测！若然来的又是敌人，你我二人都不是他的对手！”

冯瑛道：“那么咱们不去理他。”海面波涛汹涌，黑点越来越大，看清楚是只小船了，小船飘摇在风浪之中，冯瑛想起自己所曾受的风浪之苦，毅然说道：“不管他是谁，救他！”唐晓澜笑道：“你我想的正好相同，他一定是见着咱们这里的火光，急于着陆，所以向这里驶来。现在大火已给暴雨所灭，他找不到方向，所以叫喊。咱们把火生起来吧。”冯瑛拾了一堆烧残的枝叶，依言把火生起，过了好一会子，小船果然似箭飞来。唐晓澜出声呼唤，海面上传来极清脆的女声：“是晓澜吗？”

唐晓澜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声音是如此熟悉，如此温柔，这声音在过去曾经给他以力量，令她在颓唐绝望之际振作起来，而今他又面临生命中的第二次难题，想不到又听到这声音了。冯瑛见他呆呆的凝望，眼中流露出又惊又喜的光彩，不禁问道：“这船上的女子是你认识的吗？”唐晓澜道：“嗯，认识的！”那女子又叫道：“是晓澜吗？”唐晓澜大声应道：“是我，吕姐姐！”

过了一阵，小舟泊岸。船上跳下一男二女，男的是白泰官，女的是吕四娘和鱼娘。白泰官和鱼娘倦容满面，衣裳湿透，显然是曾经和暴风浪搏斗过。吕四娘虽然也露疲态，但态度却甚安详，唐晓澜道：“ 我不是做梦吧，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小岛来了？ ”

吕四娘笑道：“ 什么风？还不就是这场台风！要不是瞧见这里有火光，我们几乎以为定要给鲸鱼吞掉了。 ”鱼娘笑道：“ 我们三人中吕姐姐水性最差，但却数她最镇定，最经得风浪。呀，你们又怎么会在这个小岛？咦，这个小姑娘，这个小姑娘不是以前和了因在一起的那位小姑娘吗？ ”鱼娘和白泰官以前曾在杭州湖心亭碰过冯琳，这时不觉变了面色。

唐晓澜笑道：“ 不是，那位是她的妹妹。 ”招手叫冯瑛过来，说道：“ 这位就是你想见的吕四娘姐姐了。 ”冯瑛向吕四娘望了好一会子，忽然问道：“ 她真是吕姐姐吗？ ”唐晓澜道：“ 为什么不是？ ”冯瑛从师傅口中知道：吕四娘已成名多年，又听唐晓澜说过，吕四娘比他还大几岁，在冯瑛想像中，吕四娘一定是个中年妇女，但现在一看，却是个美艳如花的少女，看来竟和自己不相上下，不觉呆了。

吕四娘笑了一笑，拉起冯瑛的手道：“ 小妹妹，我就是吕四娘。我曾经得过你的师傅传过敛精内视的内功，所以也算得你的一半师姐。 ”冯瑛道：“ 吕姐姐，你真年轻。 ”吕四娘笑道：“ 是吗？那得多谢你的师傅。 ”“ 敛精内视 ”的功夫要内功很有根抵之后才能修习，所以易珠兰还未曾传给冯瑛。不过冯瑛也听师傅说过有这种功夫，见吕四娘说出此事，这才相信。

唐晓澜问道：“ 白兄夫妇不是到田横岛去抵御清兵吗？现在怎么样了？吕姐姐又怎会和你们一道？ ”白泰官黯然说道：“ 我岳丈几十年的基业己全毁了。 ”吕四娘道：“ 我族人被清廷搜捕杀害，只逃出一个堂侄吕元。大半年前，我将他送给玄风道长为徒，从辽东半岛回来，恰巧碰着白师兄夫妇，是他邀我同往田横岛的。可惜去迟了一步，清军水师已把各处岛屿水寨包围，我们千辛万苦混了入去，水寨的弟兄已死亡过半，我们虽然极力抵敌，但已是回天乏术。不过，清军水师也给我们杀伤几万，小小的田横岛便守卫了三个多月。寨破之后，我们夺了船只，靠着五嫂（鱼娘）精通水性，在黄海渤海绕了好大一个圈子，才避开清军水师，逃到这里。 ”

鱼娘在旁静听，问道：“ 唐兄，你怎么知道我们在田横岛？ ”唐晓澜道：“ 我在济南碰着了甘大哥。 ”鱼娘急问道：“ 那么你见着了我的父亲没有？ ”唐晓澜道：“ 我和他同处了数月。 ”白泰官道：“ 他现在在哪里？ ”唐晓澜道：“ 想必还在蛇岛。 ”鱼娘跳了起来，叫道：“ 什么，蛇岛？怎么会漂流到那个魔岛上去？ ”怀念老父，心惊胆战，面如死灰。白泰官问道：“ 那么凤池呢？ ”唐晓澜道：“ 甘大哥也在蛇岛。还不止他两人，孟寨主，卫岛主等一班人都在那里。 ”鱼娘听了心中稍宽，问道：“ 你们怎么又会离群至此？ ”唐晓澜道：“ 说来话长，你们换了衣服，吃过东西，休息一会，我再说吧。 ”

吕四娘看着冯唐二人所穿的用野麻缝成的衣裳，笑道：“ 你们被困在这里一定很久了。 ”唐晓澜面上一红，吕四娘续道：“ 你们的衣裳也该换了。 ”冯瑛笑道：“ 我本来不会缝衣，是这几个月自己摸索学的。我用鱼骨作针，搓麻丝作线，胡乱缝补，拈针弄线，比弄刀使剑还难得多。 ”吕四娘道：“ 不，你缝得很好，真能干。不过有现成的衣服，拿来替换，就不须你辛甘了。 ”冯瑛缝的麻衣，其实不成样子，衣裳上又沾满泥泞血污，自己看水中的影子，也觉好笑。

吕四娘到小船上取了衣裳，生火煮食。唐晓澜和冯瑛换好衣裳，吕四娘等也吃过了东西，唐晓澜将这几个月的遭遇说了出来。鱼娘听得父亲已经悔悟，非常高兴，听到他们被困在魔岛，日日被毒龙尊者折磨，又非常焦急担心。吕四娘道：“五嫂，明天我们到蛇岛去斗斗那个毒龙尊者。听晓澜说，这人原是个大麻疯，怪不得他愤世嫉俗，据我看，他虽然表面凶恶，也许还不像双魔那样坏。”唐晓澜道：“双魔也不是顶坏之人。”又将萨天刺临死之前送药丸疗伤等事说出，众人无不嗟叹。

这晚冯瑛和吕四娘同睡，冯瑛很喜欢吕四娘，问道：“姐姐，你和唐叔叔很早认识的吗？”吕四娘道：“是呀，你周岁刚过，我就和他认识了。”冯瑛道，“那么，我该叫你姑姑才是。”吕四娘笑道：“我们的师傅是同辈，你不必客气了。”冯瑛忽又问道：“你和我的婶婶熟吗？”吕四娘道：“你说的是杨仲英的女儿吗？认得的，但不很熟。”冯瑛若有所思，忽道：“如果我的婶婶像你一样，我就欢喜了。”吕四娘笑道：“你不欢喜那个婶婶吗？”冯瑛点点头道：“嗯，是不欢喜！我觉得她和唐叔叔不配。”冯瑛说这两句话时充满情感，眼睛闪闪发光，似乎是在期待着吕四娘的同意。吕四娘心念一动，道：“嗯，我也不喜欢她。”冯瑛大喜，吕四娘忽问道：“你不喜欢那个婶婶，有没有和你的唐叔叔说呢？”冯瑛小脸晕红，期期艾艾答道：“说过的。但我不知该不该说。”吕四娘一笑将话题拉开，和她谈论剑法，冯瑛更是高兴，和她谈了半夜，这才睡觉，第二日一早醒来，却不见了吕四娘。

吕四娘这时正和唐晓澜坐在岩石上看海上日出。风暴之后。天朗气清，只见海波浩淼，天连水水连天，水平线上闪耀着一片强烈的橙色光芒，云霞也变得艳红了。一瞬间，红色的太阳跳出水平线上，随着海浪波动，忽上忽下，接着就渐渐升出海面，光色鲜红但并不刺眼，有时它因水气的折射会成为扁圆形，有时又那么浑圆得令人喜爱。海面上万道金光，变化多彩，令人目不暇接。两人看得出神，唐晓澜道：“吕姐姐，还记得数年前我们在仙霞岭同看日出吗？”

吕四娘一笑说道：“记得那时你正因身世问题而苦恼，迢迢万里赶来，和我谈了半天。现在没事了吧？”唐晓澜道：“那次多谢你的教诲，身世的苦恼早已消散，但现在却又另有一种苦恼了。”吕四娘料到了三四分，笑问道：“又有什么苦恼呢？”

唐晓澜面上一红，期期艾艾，说不出口。吕四娘笑道：“你有什么事情不能对我说的？哎，且待我猜猜。唔，你和杨柳青吵架了是不是？”唐晓澜老大不好意思，点了点头。吕四娘道：“未婚夫妻吵吵架也很稀松平常，为何你老记在心头呢？”唐晓澜低头不语，过了好一会子，低声说道：“我总觉得我和她的性情合不来。”

吕四娘又笑了一笑，问道：“你的那位侄女，我是说冯瑛这小姑娘，她也很讨厌柳青，是不是？”唐晓澜的心怦然一震，点头道：“是的！”吕四娘道：“假如我猜得不错，你的苦恼便在此了，是么？”

唐晓澜又默然不语，吕四娘道：“一个人做事但求心之所安。你没有什么对不住杨姑娘的地方吧？”唐晓澜道：“她父亲于我有恩。”吕四娘笑道：“那是另一回事，你们既然合不来，将来彼此苦恼，杨老前辈恐也不会心安。”唐晓澜心弦跳动，道：“姐姐说的是，但我和她订婚已多年了。”吕四娘道：“订婚不比成亲。成亲之后，若非妻子犯了七出之条，不能令之下堂。但订婚之后退聘，古礼亦不禁止。哎，我又和你说起儒家的礼法来了。其实男女

爱慕，发乎情，止乎礼，顺其自然，谁人也不应责怪。”唐晓澜喜道：“姐姐真是通情达理之人。”这数月来所想不通之事，给吕四娘一言点醒，但觉心胸舒畅，喜悦莫名。

吕四娘又道：“你既然认定和杨姑娘合不来，那么就不宜拖延下去。”唐晓澜眉头一皱，想到不知该如何向杨仲英开口，又觉心烦。吕四娘微笑道：“待蛇岛之行过后，你们回到大陆，我试试替你说项吧。”唐晓澜低低说了声：“谢谢。”忽然想起了另一件事，眉头又皱起来。吕四娘瞧了他一眼，问道：“还有什么想不通的呢！”

说话之间，忽闻得头顶上空，“吱吱吱，嘎嘎嘎”一阵噪音，十几只猫鹰在海岛上盘旋低飞，倏忽飞去。

唐晓澜道：“这是双魔带来的猫鹰，想必是寻觅它们的主人来了。”歇了一歇，又低声问道：“长幼不同，尊卑有别，古礼之中也可通融么？”吕四娘哈哈笑道：“你读了几年书，倒想做孔夫子的门徒了。但孔夫子也未说过异性叔侄不能联婚的呀！现在的习俗世法是同姓不婚，你和她又不是什么真正的叔侄，有何不可？说到年龄相差，那更不成问题了。你和她相差多少？哦，是十五年吧。古人云：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可见相差十年是很平常的事。那么就再多五年，又有何妨？我们古老的医书说过：女子七七不宜再婚，男子八八不宜再娶。那是根据男女体质的不同而立论的。七七是四十九岁，八八是六十四岁，其间相差正好是十五年。”

唐晓澜茅塞顿开，但“道理”虽说得通了，想起人情面子，心中仍是烦乱。想了一想，忽喟然叹道：“只要道理说得过去，我做的不是错事，那么我死日也可心安！”

吕四娘怔了一怔，道：“什么？你正当盛年，为何言死！”岩下人影一闪，冯瑛钻了出来，原来她躲在下面，已偷听多时，吕四娘早已察觉，故作不知。见她出来，招手笑道：“上来呀！这里看海景好极了！你瞧，海景多美，鸟飞鱼跃，生意盎然。你的叔叔和我谈到死亡，真是大煞风景！”

冯瑛面蛋红扑扑的，眼角闪有泪光，拉着吕四娘的手道：

“姐姐，你真好！”吕四娘奇异的看着她，想道：“这小妮子是因喜极而泣呢，还是有什么感触悲伤？”只听得冯瑛颤声说道：“姐姐，你见多识广，有什么可救唐叔叔的吗？他被皇帝所骗，吃了毒酒，死期真的不满百日了。”吕四娘惊道：“真有此等事？”唐晓澜将情形说了。吕四娘沉吟道：“曾闻烟瘴南荒之地，有放蛊之事，以毒虫为蛊，下于饮食之中，中蛊者期满即死，期限或长或短，自百日以至数年均有。但亦仅见诸传说而已，是否真确，尚未可知，难道皇帝也会放蛊吗？她不敢轻信，但以允祯手段之毒，又不敢不信。问道：“你平日呼吸之间，可觉有什么异样吗？”唐晓澜道：“也不觉有什么异样。死生由命，我只求无愧于心，拍手而去，又有何惧？”吕四娘道：“你放心，百日之内，我们定可赶到京师，那时我自有办法。”说得甚为笃定。冯瑛虽不知她的办法为何，也是大为高兴。

过了一刻，白泰官夫妇寻来，叫他们同进早餐，准备出海寻觅蛇岛。大家谈起毒龙尊者，都觉难斗。吕四娘细细查问了毒龙尊者的武功，沉吟有顷，忽道：“瑛妹，你演一路天山剑法我看！”冯瑛把天山剑法攻守各路三百六十一种剑式全都演了出来，吕四娘凝神观看，待她演完之后，朗声笑道：“可以去了！”此一去也，有分教：共施伏虎擒龙手，点化天涯海角人。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以爱消仇 魔头复人性　为朋冒险 侠女入京华

甘凤池一班人被困在蛇岛上，不觉数月。这数月来，每日早潮退后，毒龙尊者就来和他们厮杀“游戏”，几乎成了“功课”。鱼壳看着秋尽冬来，又看着雪融花开，想起自己的水寨被清军围攻，不知如何？更想起了女儿女婿，命运难测；度日如年，十分焦躁。

可喜的是，经过了这数月厮杀，大家的武功都提高了不少，每日战后，甘凤池都检讨得失，帮助大家练技，并教以攻守配合之道，天天练习。这十多人中，本来只有甘凤池能硬接毒龙尊者掌力，鱼壳、卫扬威、孟武功能用兵器硬挡三两招。数月后大家都可稍为招架了。更加上攻守配合得宜，渐渐每战都占上风，可是仍不能制毒龙尊者死命，每到他将露败象之际，就给他强力冲出。众人也曾试过分出一部分人力造船，另一部份担任警卫，可是力量一分之后，又不能抵御，结果所造的船仍是给他打成粉碎，毫无办法。

这一日早潮过后，毒龙尊者又来挑战，激战三百回合，未露疲态。天空中传来了“嘎嘎嘎”的噪音，片刻之后，十余只猫鹰横海飞来，甘凤池颇为诧异，心想：难道这些猫鹰又来和群蛇作战？猫鹰一出必是一大群，为什么这次来的却是这样少？

猫鹰飞到蛇岛上空，盘旋两匝，有两只特别大的猫鹰，好像是它们的头领，低飞哀鸣，在众人头上盘旋不已。毒龙尊者忽然大叫一声，铁拐抡回，呼呼数拐，荡开众人兵器，疾冲出去。一招手，那两只猫鹰停在他的肩上，鹰爪上似乎抓有东西。

这十几只猫鹰正是双魔带出海的猫鹰，最大的那两只更是萨天刺的老伴。萨天刺以前常常带它来蛇岛找寻毒龙尊者，所以毒龙尊者一见便能认得。看那猫鹰爪上，抓着一握指甲，还抓着一片血污麻衣。毒龙尊者见了，面色倏变，问道：“你的主人被害死了吗？猫鹰不懂回答，只是“嘎嘎嘎，吱吱吱”的乱叫。

毒龙尊者在海滨角隅弄鹰，众人远望，看不情猫鹰抓的是什么东西。但见毒龙尊者咕噜的说了几声，双手一放，大猫鹰便带着小猫鹰离岛飞去。毒龙尊者忽然暴怒跳起，呼的一拐，把一块岩石打塌半边，大叫道：“好，让你们再活多一日，明日不把你们杀绝，难消我心头之恨！”一路挥舞铁拐，乱打树木，退入林中。众人看了他那凶神恶煞的样儿，无不心惊胆战。

卫扬威道：“真是邪门，这些猫鹰与我们何干？何以他见了猫鹰，对我们发这么大的脾气？”孟武功道：“毒龙尊者本来就不是人，他就像毒蛇一样，逢人便啮，咱们不必白费心思猜度他了。想想明日怎样应付他吧！”甘凤池低首沉思，想以武功制胜，实不可能。若然毒龙尊者真下杀手毒招，这十多人中难保无人伤亡。若他更驱使蛇群助战，就连逃生也不能够了。搔头无计，忽见鱼壳在海滩上走来走去，望着潮水出神。

甘凤他道：“鱼老前辈可有法子可想么？”鱼壳道：“我想那毒龙尊者自恃武功，不是斗到筋疲力竭之时，未必肯驱群蛇助战。”甘凤池道：“咱们在这海岛上插翼难飞，他什么时候驱出群蛇，咱们都是死路一条。何况只他一人，已难对付。”鱼壳道：“不然，若在他驱出群蛇之前，将他打倒，再对付蛇，那就容易了。”甘凤池道：“毒龙尊者武功超卓，除非是天山的易兰珠和武琼瑶两位前辈，随便一位到来，才可将他收拾。除了这两人，当今之世，谁能是他敌手？鱼壳道：“你听那海涛拍岸之声，海水之力总比他

大吧。”甘凤池道：“海水之力如何可用，愿闻良策。”鱼壳道：“他在中午时分，从未出现过，咱们就利用这点空隙，做一些机关，”甘凤池道：“什么机关？”鱼壳道：“容易得很！这小岛上有许多巨竹，咱们斩下十条八条，挖通孔节，装了开关，灌满海水……”甘凤池笑道：“那不像小孩子玩的水枪一样吗？”鱼壳道：“是呀。我想这样的水枪，若是出其不意，骤然发射，一条壮汉，都会给水力撞倒。十条八条一齐喷射，毒龙尊者也会栽个筋斗。咱们将那中空的巨竹灌满海水之后，用浮沙掩盖，这里的沙滩形如斜坡，咱们引他到中央凹陷之地，突然发动，利用水龙之力冲扫，只要他一栽筋斗，马上用重手法伤他。”甘凤池道，“他内外功夫都登峰造极，能不能成，实未可料，不过，事到如今，别无他法，姑且试他一试。”

第二日潮水一退，毒龙尊者又从树林中走出，背后跟着一大群毒蛇，黑压压的一大片，怕不有千条万条。甘凤池叫道：“糟了，咱们这次是死无葬身之地了。”毒龙尊者撮唇一啸，群蛇游到海滩，突然停止前进，首尾相连，排成圆阵。就像初来之日所见的那般。毒龙尊者哈哈笑道：“咱们今日打最后一场，我要教你们死得心服。蛇儿呀蛇儿，待我打完之后，再请你们吃早点。”铁拐一抡，呼的跃起，向甘凤池当头便扫。

甘凤池虚挡一招，向海边疾跑。毒龙尊者道：“喂，你怕了么？陪我好好的再打一架，等下我可叫你死得好受一点。”甘凤池把手一扬，三柄匕首在他身边飞过，毒龙尊者大笑道：“这些破铜烂铁岂能伤我？”拐杖一振，三柄匕首断为六截，左掌呼的向鱼壳拍去，鱼壳也不接招，扭头便走，跑到甘凤他的西边，距离颇远。毒龙尊者叫道：“你们分开更不能抵敌我了。哼，哼，你们居然不愿陪我玩最后一场，真真可恶！我要把你们一个个撕裂了喂蛇！”铁拐披风，飞奔追逐，鱼壳等十多人在沙滩上乱窜乱走，待引得毒龙尊者到了中央凹陷之地，突然一声号令，众人早认清了做好记号之处于用脚一拨浮沙，开了“水枪”，十几条水柱齐向毒龙尊者冲去。毒龙尊者猝不及防，被水力一撞，一阵晕眩，眼睛睁不开，摇摇欲倒。甘凤池乘此时机，飞身急进，施展全力，呼的一掌击下，毒龙尊者肩头一缩，这一掌结结实实的打中了他的后心要害。毒龙尊者大叫一声，翻身便倒！

甘凤池掌力有洞穿牛腹、碎裂山石之能，右掌击中，左掌又起，说时迟，那时快，鱼壳卫场威等人也到，鱼壳一刀斩下，毒龙尊者突然大吼一声，挺肩一撞，甘凤池左掌未落，已给他凌空抛起，众人纷纷走避，鱼壳那刀斫中他的脚踝，■嚓一声，刀锋倒卷，也给他的反力震倒。毒龙尊者跳了起来，大喝道：“鼠辈敢施暗算！”撮唇一啸，后面蛇群突如万箭齐发，冲了上来！毒龙尊者摇摇晃晃退了出去，盘膝坐在一块大岩石上，不时发出低低嘘叫之声。

甘凤池给他一摔，运气护身，在半空一个筋斗，消了恶劲，饶是如此，跌下地时，仍是头晕眼花，呼吸几乎窒息，幸他功力深湛，只是给毒龙尊者猝劲所抛，未受内伤。群蛇扑至，他已和鱼壳退守内线，和众人一处联防。

毒龙尊者盘膝运气，胸口作闷，亦是不禁骇然。运气数转，睁眼一瞧，只见群蛇虽如潮水般涌去，但敌人个个都是高手，排成方阵，刀劈杖打，剑斩手撕，毒蛇死亡无数，有些小蛇且已退出蛇阵逃走。毒龙尊者突然站起，嘘声怪叫，手舞铁拐，冲入阵中。群蛇被他一迫，又再群集向前。甘凤池大吃一惊，想不到毒龙尊者在受了自己一掌之后，居然还勇猛如斯！

这一来形势大变，众人既要防备毒蛇，又要抵御强敌，阵势大乱。正当

紧急之际，海面忽传来清脆的啸声。甘凤池侧耳一听，面有喜色，发声相和。毒龙尊者骂道：“你捣什么鬼？”一拐击去，甘凤池挥动宝刀，侧身一挡，鱼壳也一跃而前，横刀疾劈，毒龙尊者怒道：“你这老儿也可恶得紧！”右拐一振，将甘凤池格退数步，左掌一削，同时进招，掌风如刀，横劈鱼壳手腕。鱼壳叫声“不好！”急闪避时，手腕一痛，腰刀飞上半空，卫扬威孟武功双双抢救，毒龙尊者铁拐一封，拦着去路，嘘叫一声，说时迟，那时快，两条大蛇，蓦然窜起，缠着鱼壳身子。

甘凤池挥刀急斫毒蛇，毒龙尊者铁拐展开；将甘凤他的宝刀也裹在杖力圈内，冲不过去。鱼壳双手各叉蛇颈，拼命往外撕拉，形势险极！毒龙尊者碟碟怪笑，招数催紧，猛然一喝道：“今日叫你们死无葬身之地！”拐挟劲风，呼呼两拐，孟武功的单刀和卫扬威的双钧全给震飞，大笑声中，毒龙尊者又是一拐向甘凤池击下！

海上啸声又起，甘凤池力敌三招，只听得毒龙尊者叫道：

“什么人不知死活，居然还敢来闯我的宝岛？”小舟泊岩之声未停，舟中已窜起五条人影！

毒龙尊者“咦”了一声，领先的少女快逾疾风，霎眼之间来到跟前，毒龙尊者舍了甘凤池，一拐击去，突觉冷气森森，直扑头面，撤掌不及，反手一推，退后数步，头顶的蓬蓬乱发已给剑光削得纷飞，刺眼沾裳，好不难受。只听得甘凤池叫道：“八妹，你来得正好，把这妖人先杀掉再说！”接着忽又听得群蛇嘘叫逃跑之声！

来的正是吕四娘、白泰官、鱼娘、唐晓澜、冯瑛等五人。吕四娘来得最快，见面一招，便解了甘凤池之危。白泰官和鱼娘去援救鱼壳，鱼壳正在吃紧，忽觉压力一松，只听得女儿在耳边叫道：“爹，蛇已给斩掉了！”鱼壳喜极叫道：“鱼娘，是你来了！”把女儿揽入怀中。白泰官叫道：“岳丈小心，还有蛇来！”提刀劈了两条，鱼壳神智一清，急松开手，忽见群蛇嘘嘘怪叫，向后奔逃。

你道群蛇何故逃跑？原来就在白泰官夫妇去援救鱼壳之时，唐晓澜和冯瑛也去援救被群蛇扑攻的卫扬威等人，群蛇见有生人到来，纷纷扑上去咬，刚刚接近唐晓澜身边，忽然似碰到什么可怕的怪物似的，掉头便逃，弄得唐晓澜也莫名奇妙。原来八臂神魔萨天刺临死前送给冯瑛的那颗药球，乃是用猫鹰的口涎混了蜈蚣末雄黄精等制炼而成，猫鹰涎是克毒蛇至宝主，更加上蜈蚣未和雄黄精，厉害非凡，毒蛇只要闻到那股臭味，便立刻消失斗志，闻风远避。当日双魔之敢到蛇岛拜访毒龙尊者，便是仗着身上有这种克制毒蛇的猛药。

毒龙尊者见群蛇逃跑，骤然间还想不起来，大声呼喝，群蛇无一听令。毒龙尊者心中一震，顾不得再和吕四娘缠斗，提杖冲出。唐晓澜纵身上来，毒龙尊者站在下风，风中送来药丸的臭味，毒龙尊者大吃一惊，当头一拐，冯瑛飞身跃起，凌空下刺，天山双剑，攻守齐施，毒龙尊者未能得手。吕四娘叫道：“毒龙前辈，你已累了，让你歇息，再来斗吧！”毒龙尊者怪叫一声，奋拐把双剑荡开，跑到海角的小山上，暮然抓着了一条逃跑的蝮蛇，撕裂蛇腹，口吸蛇血。被削断一半的短发，根根竖立。他虽然败阵而逃，但那股凶神恶煞的模样，众人看了，无不寒心。

吕四娘刚才那剑，乃是乘其不意，骤然发难，以绝顶的轻功，配上最上乘的剑法，这才能得手。可是吕四娘受他掌力所推，如受巨压，也知他功力

确比自己高得多。

甘凤池道：“ 八妹，幸得你来，要不然我们今日都葬身蛇腹。那些毒蛇也怪，见了你们便逃，不知是何缘故？莫非是此怪气数当尽，上天保佑我们么？乘他疲倦，咱们合力杀了他吧！ ” 吕四娘微笑道：“ 七哥，你是江南的武林领袖，岂不闻乘敌之弊，虽胜不武么？ ” 甘凤池一愕说道：“ 此人自绝于人类，和他还谈什么武林规矩？ ” 吕四娘笑道：“ 天下无自绝于人类之人，咱们要叫他败也败得心服。 ” 甘凤他对这位师妹素来敬佩，闻言虽尚不以为然，却也不再反对。

只见那毒龙尊者连撕了三条蝮蛇，饱喝蛇血，在岩石上盘膝静坐，似乎是默运内动，培养气力。甘凤池道：“ 此时不除他，等下定有麻烦。 ” 吕四娘把冯瑛拉在身边，和她低声谈论。其余的人，都屏了呼吸，注视着毒龙尊者。

过了一会，毒龙尊者又磔磔怪笑，拾了铁拐，飞身纵起，跳到海滩，扬声叫道：“ 是谁杀了双魔，抢了他的宝物？ ” 冯瑛和唐晓澜应声说道：“ 是我们杀的！至于什么宝物，我们可没见过！ ”

毒龙尊者忽然纵声长叹，铁拐顿地，铿铿有声，摇首指着冯瑛骂道：“ 看你年纪轻轻，貌美如花，却心如蛇蝎！双魔怕你们葬身鱼腹，出海寻你，你却将他杀了！哼，哼，你们这些人哪，真是比我的毒蛇还凶。受我一杖！ ” 吕四娘叫道：“ 你想和这位小姑娘单打独斗吗？ ” 毒龙尊者怒道：“ 你们一齐上来，我不用毒蛇，也能杀得你们！ ” 吕四娘笑道：“ 这位姑娘是我的小妹妹，我可不能让她受你欺负，好吧，我就陪她和你走上几招！ ”

甘凤池道：“ 八妹，可得小心！ ” 唐晓澜也道：“ 瑛妹，你若吃紧，便休恋战。 ” 吕四娘和冯瑛道：“ 我晓得。 ” 各亮宝剑，并肩一站，立好门户，等候毒龙尊者来攻。

毒龙尊者看了两人一眼，心道：“ 这大的武功最高，我先把她杀了。那小的自逃不掉。 ” 拐杖一起，一招 “ 大鹏展翅 ”，拐杖呼挟劲风，向吕四娘拦腰急扫！

吕四娘道：“ 好！ ” 霍地晃身上跳，铁拐在她脚下一掠而过。说时迟，那时快，冯瑛的短剑一指，“ 白虹贯日 ”，疾如电掣，猛点敌人命门要穴，吕四娘身子悬空，招数也急，一招 “ 鹏搏九霄 ”，凌空下刺。双剑一上一下，同时刺到，好不厉害。毒龙尊者大吼一声，不待将杖抽回，只是随手一抖，那铁拐竟然直弹起来，改横扫为上戳，杖尖指向吕四娘的丹田，杖身又横截冯瑛的宝剑，一招两式，分敌二人，吕四娘和冯瑛都避了开去。

一退复合，吕四娘剑走偏锋，冯瑛抢攻中路，双剑交叉剪下，毒龙尊者又是一声大吼，拐杖往下一沉，斜拍冯瑛脉门，下击吕四娘双胫，冯瑛身躯瘦小，身形一缩，游鱼般的滑了开去，吕四娘旋身一转，长剑点到毒龙尊者的左 “ 肩井穴 ”，毒龙尊者大喝一声 “ 着！ ” 一个 “ 回身拗步 ”，龙头铁拐往上一抽，顺势反展，疾如骇电奔雷，杖身崩砸吕四娘的长剑，杖尖却点到面门！旁观诸人，心惊胆战。哪知毒龙尊者已快，吕四娘更快，毒龙尊者一杖打出，只听得叮当一声，吕四娘长剑在拐杖上一按，身子已弹到半空。冯瑛唰的一剑，边锋急进，一招 “ 白鹤梳翎 ”，斜切出去。毒龙尊者兵器来不及收回，左掌拍出，运掌成风，以攻为守，解了冯瑛招数。

斗了片刻，毒龙尊者占不了上风，勃然大怒！运了内家真力，杖法一变，呼呼轰轰，左攻右拒，左一掌右一杖，着着抢攻，但见杖影如山，剑光似练。

走马灯似的风车旋转，海滩那边，群雄观战，但觉剑光杖影，耀人眼目，金铁交鸣，震耳欲聋，端的是百年难遇的一场恶斗。饶是甘凤池那样镇定的人，手心也觉淌汗。

越斗越烈，众人还望过去，只见三条迷糊的人影在银光波涛之中上下往来，再看下去时，连人影也隐没在“波涛”之中了。众人中甘凤池和唐晓澜武功最高，凝神注视，还分辨得出优劣形势，其他各人连人影也辨不清。

唐晓澜看了一会，道：“甘大侠，她们走了下风了，咱们出手吧！”甘凤池道：“再等些时，”蓦然形势又变，毒龙尊者的杖势渐缓下来，吕四娘剑势如虹，奇幻无匹，连连反攻。冯瑛使出大须弥剑式，一团剑光，笼罩身躯，在毒龙尊者身前，滚来滚去。甘凤池吸了一口凉气，道：“八妹剑法又精进了，师傅复生，也不过如此！”唐晓澜连声赞叹，也道：“冯瑛这小丫头，剑法在数日之间，竟然也精进如斯！咱们不用出手了！”

原来吕四娘在先几天查问了毒龙尊者的武功后，心中便已盘算对策。心想：天山剑法博大精深，玄女剑法精奇奥妙，我们两家剑法乃是武林双绝，配合起来，威力无比，以此拒敌，何敌不摧？毒龙尊者武功虽高，也未必挡得了双剑的威力。因此几日来都在指点冯瑛应敌之时，攻守配合的窍要。冯瑛聪明绝顶，一点即透。

但冯瑛剑法虽高，经验尚浅。加以吕四娘只是口授机宜，在船中未能练习。所以临阵初时，双剑合攻，不够紧凑，几乎给毒龙尊者打败，到走了三五百招之后，冯瑛渐渐镇定，意与剑会，凝神使剑，不躁不惧，果然把形势扭了过来。

毒龙尊者屡攻不逞，渐渐被迫转处下风，不敢轻敌，杖法又变。势似比前缓了，劲道却是加强，力透杖端，杖风激荡，吕四娘和冯瑛双剑联攻，又走了一百多招，兀是攻不进去。冯瑛功力较浅，斗了半天，汗湿衣裳，给杖风震荡，胸口如受千斤巨石所压，极不好受。吕四娘无计可施，瞥见冯瑛辛苦神情，正想撤退。急攻数剑，想把毒龙尊者迫开，然后叫冯瑛先走。

哪知事情颇出意外，吕四娘急攻数剑，忽觉毒龙尊者铁拐的力道已不若先前遒劲，冯瑛也似觉察到了，振起精神，配合吕四娘急攻，过了片刻，但见毒龙尊者额现红筋，汗下如雨，面色灰白，连走劣招！吕四娘和冯瑛大喜，左一剑右一剑，前一剑后一剑，越攻越紧，越打越快，把毒龙尊者的拐杖直压下去。

你道毒龙尊者何故突然不支？原来他受了甘凤池那掌，内脏已伤。若然当时就急退回去，静坐数天，尚可自疗。偏他好强成性，仗着深厚的内功，运气强禁。再吸了蛇血，振起精神。表面虽看不出来，其实元气已经伤损，和吕冯二人拼斗千招之后，内伤发作，心痛如绞，毒龙尊者本来是仗着内功深厚，强力支持，至此功力渐消，有如坚固的城墙，墙脚已给白蚁蛀坏，哪还禁受得起风吹雨打？

甘凤池和唐晓澜见状大喜，不约而同，都吁了口气。但见吕四娘剑走连环，扬声喝道：“毒龙前辈，你还要再打吗？”甘凤池笑道：“我们的八妹真是侠骨柔肠，对这样的妖人也招降起来了！”话声未了，忽见冯瑛惨叫一声，给毒龙尊者一掌打翻地上！这一下，变化太过突然，非但是旁观诸人意料不及，即吕四娘也万想不到，大吃一惊！

原来毒龙尊者愤世嫉俗，对一切人等，都视同蛇蝎，心念若给吕四娘等擒获，不知要受何等苦刑，因此拼了一死，竟然动用了从未给人见过的“金

角神蛇”助战。这金角蛇乃是蛇岛的特产，蛇头微凸若角，毒性最大。毒龙尊者选最毒的毒蛇交配，一连培养了十几代，培养出一条头有硃色的尖角蛇来，其他毒蛇给它一咬便死。毒龙尊者宝贝非常，将它命名为“金角神蛇”，经常携带在身。毒龙尊者之养毒蛇，等于平常人之养猫狗，原意本是养作玩物，并未想到要用作克敌制胜的，直到他被迫得无法可施之际，始想起此蛇之毒，用来一试，竟告成功，冯瑛给蛇一咬，复受了一掌，登时倒在地上，口角流出黑涎。

吕四娘大吃一惊，瞪眼一看，毒龙尊者挥杖再攻，吕四娘接了一招，猛见地上一条金光灿烂的小蛇婉蜒而来，地下冯瑛呻吟叫道：“蛇，蛇！毒蛇！”吕四娘身形急闪，在这瞬息之间，唐晓澜与甘凤池双双抢到，唐晓澜来救冯瑛，那条金色小蛇昂首人立，蛇头摆动，原来蛇愈毒便愈畏双魔所练的药丸，这条小蛇来不及逃走，已给那股气味重得瘫软，只能在原地上拼命抗拒，无力游走。唐晓澜一剑撩去，把它斫为两段。

吕四娘挡了两招，甘凤池已至，前后夹攻，毒龙尊者此时已是强弩之末，不能再战，咽了口气，拼尽全力，一声大吼，右手一甩，铁拐笔直向吕四娘胸口掷去，左手反身一掌，与甘凤池迎个正着。吕四娘轻功卓绝，焉能给他掷中，斜身一跃，便已避开。甘凤池则运双掌之力，与他相低，毒龙尊者气力已尽，被甘凤池神力一迫，狂叫一声，吐出一大滩鲜血，仆倒地上。

甘凤池道：“八妹如何？”只见吕四娘云发蓬乱，面有汗珠，显见比大战了因之役，更为吃力。吕四娘气喘吁吁，说道，“我无妨碍，你去看看冯家妹子吧！”甘凤池道，“好，你歇歇运功，我就去瞧冯家妹子。”吕四娘盘膝运功，流通气血，忽听得唐晓澜放声痛哭，甘凤池叫道：“好狠的妖人，好毒的恶蛇！鱼老，你看他死了没有？好，不论他还有无气息，我都要将他化骨扬灰！”

吕四娘一跃而起，叫道：“且慢！”鱼壳踢了毒龙尊者两下，见他寂然不动，摸他心口，尚有微温。甘凤池道：“八妹有何高见？”吕四娘道：“暂时不要动他。晓澜，冯瑛怎么啦？”甘凤池恨恨说道：“她已无法救了！”

唐晓澜抱起冯瑛，哀哀痛哭。吕四娘上前一看，只见她面目紫黑，口角流出腥涎，胸前衣裳碎裂，吕四娘贴耳在她胸口一听，道：“还未气绝。”甘凤池道：“她受了两种剧伤，一是毒蛇所咬，此蛇之毒，我平生未见；一是受毒龙老妖掌力所伤，已及内脏，纵有华陀再世，扁鹊重生亦无能为力！”

鱼壳等人都围上来看，鱼壳被围在山东抚衙之时，乃是冯瑛冒险来引他们出去的，故此鱼壳对冯瑛甚为爱惜，听甘凤池断她必死，不禁流下眼泪。

吕四娘忽道：“晓澜，八臂神魔所送的药丸，在你身上吗？”唐晓澜瞿然醒起，道：“此药可治蛇伤，刚才群蛇奔逃，莫非就是因它？”吕四娘道，“我看定是。”唐晓澜将药丸取出，在毒蛇咬伤之处滚擦几遍，毒气果然渐退。吕四娘道：“此蛇太毒，把这药丸擘下一半，给她吞下！”唐晓澜依言将药丸塞入她的口中，过了一阵，只听得她肚子咕咕作响，面上的黑色也渐渐褪了，可是仍是昏迷不醒，脉膊微弱，气若游丝！

鱼壳定了定神，叫道，“鱼娘！”鱼娘道：“爹，我在这儿！”鱼壳道：“我的藏宝你带了出来没有？”甘凤池听了大为不满，心道：“怎么经此风波，鱼壳贪性仍是未改！别人性命呼吸，死生莫测，他却问起藏宝来！”

鱼娘道：“爹，带了一些。大寨夜间被破，仓皇逃走，只带了十颗夜明珠，一株劈水犀角，一个商代三脚香炉和一株千年芝草。其它都来不及带了，

埋在田横岛孤峰之上，但愿他们没有发现。”鱼壳喜道：“行了，把那株千年芝草拿出来。”鱼娘正想向父亲提出，试用芝草疗伤，不意父亲已先说出。

鱼壳接过芝草，说道：“此草功能起死回生，试它一试。”看了伤势，叫唐晓澜将半株芝草碾碎，纳入冯玻口中，过了一阵，冯瑛面色渐见红润，哇的一声吐出一口瘀血！鱼壳叫鱼娘支起帐蓬，将冯瑛抱进帐蓬将息。又对唐晓澜道：“尚有半株芝草，你留着吧。瑛姑娘曾问我要过。说是可派用场。”

吕四娘忽道：“把那半株芝草给我！”甘凤池道：“你要它作甚？”吕口娘道：“救毒龙尊者！”甘凤池道：“你，你……”想说的是：“你疯了吗？”几字，因他对小师妹一向尊重，没说出来。

唐晓澜道：“姐姐拿去！”他对吕四娘佩服非常，只要是她说的，莫说半株芝草，即赴汤踏火，也所不辞。鱼壳道：“唐兄，你不要用吗？”唐晓澜把芝草交到吕四娘手上，摇了摇头，笑道：“我用它做什么？”吕四娘瞥了唐晓澜一眼，欲言又止。

甘凤池道：“八妹真要救他吗？将他治好之后，谁人能再将他收服？”吕四娘道，“你我都能将他收服！事不宜迟，七哥，撬开他的牙齿！”

甘凤池苦笑说道：“我可没有这大能耐。”吕四娘道：“七哥领袖武林，难道不知以德服人之理？”甘凤池道：“但此人乃化外妖邪，岂通人性？”吕四娘道：“他比年羹尧如何？”甘凤池道：“年羹尧乃人面兽心，如何可比？”吕四娘道：“他出过蛇岛害过人没有？”甘凤池道：“没听说过。”吕四娘道：“可不是来？是你们到了蛇岛之后，他才和你们打的。”甘凤池道：“别人受台风灾害，流落荒岛，稍有人性的，都该相救，他反而驱使毒蛇，要吞食我们，难道还不该死吗？”吕四娘道：“着啊，你说的话，正好替他辩护了。”甘凤池诧道：“这话怎说？”吕四娘道：“当年他患了大麻疯，就如你们遇上台风一样，是受了一种灾害，并非自己做错了事情而受的灾害。但旁人非但不救治他，反而要将他驱逐，将他活埋，这又怎能不令他愤恨？他见人便打，正如你们因受了他的迫害，因而要将他化骨扬灰一样！”

甘凤池本是俱有仁心侠骨之人，听了这番话后，细想一想，拍手说道：“八妹到底是读书明理之人，见识远在我辈之上，若非你今日开道，我几乎做错事情。”愤气全消，反觉羞惭，上前撬开毒龙尊者的牙齿，将芝草喂给他食，时间过迟，芝草虽然灵验，不过使他心脏恢复跳动，气息仍是微弱，甘凤池撬开他的嘴巴，不理他口气腥臭，度气给他，过了好久，毒龙尊者悠悠醒转，眼中露出奇异的光彩。甘凤池道，“你现在还不能运气，躺两天吧！”仍然度气给他。吕四娘分出人来，一批服侍冯瑛，一批服侍毒龙尊者，十分周到，过了三日，冯瑛已能起床，毒龙尊者也能说话了。

吕四娘和甘凤池极力劝他安心休息。毒龙尊者心中充满疑惑，问道：“我本来要死，怎么你们反而救我？你们不是人么？”吕四娘笑道：“人也有许多种，有些人幸灾乐祸，投井下石，有些人却是以救天下之人为己任，怎能一概而论呢？”毒龙尊者似憧非憧，卧床几日，不禁细想前事，想起自己在未患麻疯的少年之时，果然是见过有些人很好，有些人很坏，但在自己患了麻疯之后，便任何人都对自己冷淡了，甚至仇视。一日又问道：“在外面还有人患麻疯吗？”吕四娘道：“有的。”毒龙尊者道：“还未有药医么？”吕四娘道：“未有。”毒龙尊者忽道：“假如我今日仍患麻疯未愈，你们仍会对我好么？”吕四娘道：“一样。”毒龙尊者摇首不信。吕四娘笑道：“你试想想。你曾驱使毒蛇啮咬我们，你又要仗武功打死我们。你在我们眼中是

不是比麻疯更可怕，麻疯未必能令人死，而你与毒蛇却能致人死地。我们既然愿救今日之你，又何至恨昔日之你？”毒龙尊者闻言细想，忽然痛哭起来。吕四娘与甘凤池退出帐外，让他哭个痛快。待他哭完之后，再回来给他换衣裳。

如是者又过数日，毒龙尊者也时不时问起外面人世间的事情，渐渐知道分辨善恶，野性日消，人性日长。又过了几天，冯瑛已先痊愈，与唐晓澜过来探望，毒龙尊者一见他们，面色又变。吕四娘道："双魔是好人还是坏人？"毒龙尊者道："听你们说，当今的皇帝乃是坏人，他们帮助皇帝，想来不是好人，可是对这位小姑娘，总不能说不好。"吕四娘道："这不是了？他们帮助皇帝曾杀了许多善良的人。"将昔年双魔在太行山上杀害抗清义士，摆人头宴之事说了。毒龙尊者人性已复，听来也不觉毛骨悚然。吕四娘道："所以不能因一点小善而掩大奸，也不能因一点小不是而毁大贤。"毒龙尊者虽然不能完全领悟，亦觉其中颇有道理。吕四娘又道："尚有一事你还未知，这小姑娘的家人，是双魔遣人害死的。这小姑娘的母亲是双魔劫去的。"毒龙尊者锤床说道："该死，该死！"冯瑛道："我一点也不知道八臂神魔尚有一点善良之心，若然知道，我也不杀害他了。"吕四娘道："还有一事，你亦不知！"毒龙尊者道："何事？"吕四娘道："救你性命的那半株芝草，本来是鱼壳留给这小姑娘的。这小姑娘要用来救她一个亲人。她的亲人被皇帝所骗，误服毒酒，无药可医，指望试用芝草来救。这亲人便是他。"指了指唐晓澜，道："是他宁愿给你，这小姑娘知道了也毫不怨责。"吕四娘故意漏了一点：这主张是她出的。毒龙尊者呆了一呆，不觉又掩面流泪。

在这十多天之中，鱼壳已督工将大船造好，到毒龙尊者复元之后，吕四娘等人和他告别。毒龙尊者恋恋不舍，忽然跪了下来，向吕四娘、甘凤池、唐晓澜、冯瑛等四人行了大礼，众人急忙扶起。毒龙尊者指天誓道："我在这里已经住惯，到外面去混我是不愿了。但我发誓每年必要救治麻疯者十人，每年外出三月，将麻疯病者扛回此岛。治好之后，再送出去。你们别瞧我的毒蛇凶恶，他们却是医治麻疯的圣药。"吕四娘合什道："善哉，善哉！尊者既有此念，也就不必限定十人，尽力而为便是了！"

众人离开蛇岛，扬帆归国，舟中说起毒龙尊者之事，众人无不佩服吕四娘见识深远，同表赞叹。

舟行两日，绕过唐冯二人以前住过的小岛，岛上树木光秃秃的，只有新长的野草一片青绿。唐晓澜倚栏遥望，触景伤心，想起在此小岛数月，乃是平生最欢乐的日子，而今重归大陆，忧虑复生，不觉百感交集。吕四娘窥见他临风洒泪，上前笑道："世外桃源，究是幻境。喧嚣尘世，却是家乡。唐兄弟何故恋恋不舍？"唐晓澜强笑了笑，愁怀仍未解开。只有冯瑛心无杂念，但觉能在"叔叔"身边，便已心满意足，不管它是世外桃源还是喧嚣尘世！

过了此岛，再行数日，已到了黄海海面，鱼壳遥望海外隐隐现现的几个岛屿，都是以前自己所创的基业，而今却如海外神山，可望而不可即。想起以前海外称王，有如恶梦，不禁老泪纵横。此时他们翁婿已和好如初。白泰官上前劝慰，鱼壳收泪笑道，"我暮年晚日，得佳儿佳婿，侍奉身边，胜于海外称王多矣！我有何忧？只是适才遥望各寨，为伤难的兄弟悲伤，亦为自己醒悟太迟痛悔而已。"

出了黄海，一路顺风，登陆之后，众人改装易容，偷入京师，到了京师，已是端阳节后，甘凤池带众人到一个帮会龙头的家中住宿，问起近事，始知

年羹尧在山东班师之后，已远征青海去了。京中各皇子，或被杀害，或被贬黜，或被剪除羽翼，均已无能为力。雍正广招武士，大修官殿，挑选秀女，点缀得一片 “ 升平 ” 气象。

吕四娘到京师后，第二日便去拜访一个名医，这医生姓叶，乃是吕留良的故交，医术精湛，当世无两，只是生性怪僻，平日读书自娱，不轻易给人治病，吕四娘以前劝慰唐晓澜时，力说有法可想，原是寄望于他。不料到了京师访问，这个姓叶的医生却因不肯医治贵人，几乎被投下狱，幸有他以前治好的病人报讯，星夜弃家出走，而今己不知遁迹何方了。

冯瑛闻讯大为沮丧。吕四娘慨然说道：“ 我入宫一探如何？ ” 唐晓澜力劝不可，吕四娘道：“ 允祯这厮，乃是我家的大仇。我此番入宫，并非专为你去。若有机可乘，我就将他杀了。 ” 甘凤池力劝慎重，吕四娘以身负家国深仇，并要为良友窃取解药，艺高胆大，坚持要去。冯瑛初生之犊，也跃跃欲试，要与吕四娘同行，吕四娘知她轻功超妙，点头应允。甘凤池托人接应，约好二人若五鼓不归，甘凤池便要率众大闹皇宫。

是夜，甘凤池等在家守候，焦急异常，过了四更，吕四娘与冯瑛忽如一叶轻堕，飘落庭阶，淡月疏星之下，只见两人满身血污。甘凤池问起经过。吕四娘叹道：“ 这狗皇帝防备真个严密异常，武士遍布。比起他去年窃位之初，已是大不相同！我们入宫未久，便被发现。要不是仗着师门绝技，几乎逃不出来！ ” 冯瑛兴奋说道：“ 吕姐姐胆子真大，我们看看已给包围了，全仗着她开路。她杀了三名武士，我也杀了两名，弄到满身血污。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皇宫，噢，皇宫真是大极了！ ” 甘凤池道：“ 你们可有见着允祯么？ ” 吕四娘愤然不语，冯瑛道：“ 你是说那狗皇帝么？见着了！我在年羹尧家中见过，我认得他！他远远的向我们喊话，他说他料到我们会来。他说唐叔叔还有七天便是死期。说我们要想窍取解药那是休想。叫我快和唐叔叔入宫求他。 ” 甘凤池喃喃说道：“ 七天，只有七天？ ” 冯瑛咽泪说道：“ 是啊，只有七天，怎么好呢？ ” 冯瑛在庭阶谈话，越说越大声。唐晓澜忽然从内房走出，惨笑道 :“ 莹姐瑛妹，你们不必为我费心了。甘大侠，我要求你一件事。”。正是：公恨私情两愁绝，那甘黄土葬英雄。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寄语送遗书 情怀怅惘　舍身图救难 心力空抛

甘凤池道：“ 唐兄请说。 ”唐晓澜道：“ 我有一封遗书请甘大侠送与我的恩师杨仲英。 ”甘凤池道：“ 还有七天，大可设法，唐兄安心，切勿胡思乱想。 ”唐晓澜苦笑道：“ 死生有命，人力已不可为，还是早早安排后事，免得误了人家。 ”甘凤池不知唐晓澜与杨柳青之间，已闹至不可收拾。道：“ 你与杨老乃是至亲翁婿，但只怕七日之期大速，不能请他赶到京师。 ”甘凤池还以为唐晓澜是想在临死之前，见杨仲英父女一面。唐晓澜道：“ 杨恩师中了唐家的暗器，已成残废，不必请他来了。我只是想在临死之前，解除婚约，免得误了他女儿的青春。 ”要知旧日守礼之家，若然婚约未除，即算未婚夫死后，还是不好改嫁的，故此唐晓澜有此一言。

甘凤池还在劝慰。吕四娘道：“ 就让他写吧。他既有这番意思，不让他办，反令他心中不安。 ”甘凤池听说，也便罢了。

唐晓澜告了个罪，回房去写遗书，吕四娘一望，只见冯瑛紧蹙双眉，泫然欲泣。

吕四娘轻携冯瑛玉手，步至庭心，冯瑛忽道：“ 为报大恩，舍身事仇，算不算失节？ ”吕四娘怔了一怔，道：“ 不算失节，但何须如此？ ”冯瑛道：“ 现在已是山穷水尽…… ”吕四娘截着道：“ 焉知不会柳暗花明……咄，什么人？ ”吕四娘话未说完，屋顶上忽然一阵哈哈大笑，哈布陀和一个身穿大红僧袍的喇嘛陡然现身，高声说道：“ 皇上御旨促驾，请唐侠士和琳贵人快快入宫！ ”说完之后，双双跳下庭心，睥睨四顾。

这红衣喇嘛名唤额音和布，乃红教的大喇嘛，雍正奉喇嘛为国教，自了因死后，雍正急须一人补缺，额音和布武功在红教喇嘛中首屈一指，雍正乃是识货之人，召他一试。见他武功不在了因之下，轻功尚在了因之上。立即封他为大国师，并将以前的四皇府改为雍和宫，给在京的喇嘛居住。

这一晚吕四娘和冯瑛大同皇宫，额音和布赶来时，她们已杀出宫外，额音和布与哈布陀急急追踪，虽然追赶不上，但尚不至相差太远，吕四娘的身形隐在东华门外的一条胡同，却已被他们发觉。他们便逐屋窥查，终于发现。

唐晓澜正在屋内写好遗书，忽听得哈布陀大声“ 宣诏 ”，勃然大怒，一跃而出，朗声斥道：“ 我宁死不辱，你想我入宫哀求，乃是妄想，给我滚开！ ”吕四娘忽道：“ 叫他滚开，那太便宜他了！难得哈大总管到此，咱们可要请他屈驾暂留了！ ”甘凤池一听，便知吕四娘的用意，乃是想把哈布陀擒着，换取解药。当下首先发难，双臂一圈，呼呼发掌。哈布陀接了一招，各退三步。额音和布冷笑道：“ 不知死活的家伙，你们凭什么敢留人？ ”吕四娘身形微动，唰的一剑，疾如电闪，直指咽喉，道，“ 凭这口剑就要叫你留下！ ”

岂知额音和布武功确有独到之处，吕四娘的剑堪堪刺到，忽觉剑尖一移，滑过一边，只见额音和布，手挥拂尘，一挥一绕，竟然使出借力打力的上乘武功，将自己宝剑缠着。吕四娘微吃一惊，霍地一个晃身，借势一拧，剑发如风，弹指之间，连发三剑，额音和布凝身不动，拂尘左右摆动，也连接三招。两人以上乘武功相搏，各不相让。额音和布想把吕四娘的主剑夺出手去，固是不能；吕四娘想把他杀伤，却也不得！

哈布陀和甘凤池也是功力悉敌，不相上下，片刻之间，已拆了十余廿招。唐晓澜拔出游龙主剑，上来助战。哈布陀哈哈笑道：“ 你的毒伤已开始发作，你想早点死吗？ ”冯瑛一把将唐晓澜衣袖拉着，道：“ 叔叔，你且退下，我

有主意。”唐晓澜摇了摇头，冯瑛道：“你不听话，我就先死给你看，快快回去！”

唐晓澜叹了口气，腹中忽觉一阵绞痛，只好退回屋内。额音和布与吕四娘各以上乘武功相搏，斗了五七十招，兀自不分胜负，冯瑛拔出短剑，正拟相助，忽听得额音和布一声长啸，墙头上又现出了四名红教喇嘛，一式大红僧袍，黑牛角帽，十分刺目。哈布陀又喝道：“敬酒不吃你们要吃罚酒吗？琳贵人，你听不听皇上宣诏？”

冯瑛把剑一插，迎上前去，四名喇嘛，一齐跃下，冯瑛叫道：“你们休得无礼，我和你们进宫面圣！”甘凤池大吃一惊，叫道：“什么？冯姑娘你岂可轻身前往？”哈布陀道：“唐晓澜呢，皇上要的是你们两人一道进宫。”冯瑛已跑到喇嘛队里，扬声答道：“我自和皇上说个清楚。你是什么东西？要你插口？你再罗唆，连我也不去了。”哈布陀忙道：“是是，奴才陪琳贵人回宫。”甘凤池与吕四娘待要拦阻，无奈敌手太强，都被绊住，冯瑛已随四个喇嘛翻过墙头。

唐晓澜在屋中听得清清楚楚，心中大痛，又再跑出，高叫道：“瑛妹！瑛妹！”冯瑛在墙外应道：“唐叔叔，你快回去。我替你去拿解药了！”声音与脚步声渐远渐杳，唐晓澜忍着疼痛，跃上墙头，额音和布喝道：“你来得好！你也随我回去！”身形一起，手中拂尘当空卷下，唐晓澜横剑斜削，只觉一股劲风，拂腕如刀，宝剑几乎给夺出手，额音和布左手一扬，五爪齐下，唐晓澜招架不住，翻身跌下墙头。额音和布一个“猛鹰扑兔”，跟踪下击，吕四娘展剑挡住，瞬息之间，又对攻了十来招。哈布陀道：“琳贵人已回宫，还和他们歪缠作甚？”流星双锤卷地一收，飞出墙外，额音和布心想，再打下去也未必讨得了便宜，宫中高手未集，刚才来的只是他的四名徒弟，本事有限，也便见好即收，跳出墙外。

甘凤池气呼呼的道：“冯姑娘怎的这么孩子气？我就不信皇帝会给她解药！”吕四娘叹口气道：“她本来还是个孩子嘛，这叫做病急乱投医，她没法可想，只好如此。她也是一片侠骨柔肠，咱们岂可怪她！”甘凤池道：“话虽如此，只恐她此去只是送羊入虎口，非唯无补于事，且要身受其害！”唐晓澜心中百感交集，道：“反正我是要死的了，待我也进宫吧。”甘凤池道：“一个送死还不够吗？”唐晓澜道：“她若舍身为我，我又岂能腼颜偷活？”甘凤池听了此言，不觉一愣，这才觉出其中尚有别情。吕四娘温柔一笑，道：“晓澜，你不要胡思乱想了。七哥，咱们且再设法。这里是不能再住的了！”

甘凤池与吕四娘商量什么办法，暂且按下不提。且说哈布陀与额音和布带了冯瑛回宫，已是黎明时分，皇帝坐朝未回。哈布陀将冯瑛交与宫娥打扮，自己在外监守。冯瑛按下火气，任由宫娥替她打扮，轻匀粉脸，细点铅华，更换宫装，佩带饰物，打扮得明艳照人，千妖百媚，冯瑛一声不响，只是那口短剑，却不准宫娥拿走，仍是紧藏怀中。

这日政事甚多，雍正一一处理完毕，又召见了两个外放的大臣，回到内苑，已是晌午时分。听得额音和布和哈布陀进禀，说是琳贵人自愿回宫，心中大喜，立刻在诩坤宫召见。

过了片刻，四名宫娥将冯瑛引进。雍正一见，哈哈笑道：“一年不见，你出落得越发标致了！”冯瑛怒上眉梢，却不发作。雍正又笑道：“美人儿，你怎么不开口呀？”对宫娥道：“将她的衣袖卷起来，待朕验看她的守宫砂还在不在？”两名宫娥上前动手，冯瑛双臂一振，两名宫娥“哎哟”大叫，

给弹出一丈开外。冯瑛怒道：“你干什么？”雍正道：“验了之后，朕才好册封你做贵妃呀！”冯瑛道：“你不先把解药给我，休想得我依从！”雍正道：“嗯，是了。你认的那个唐叔叔呢？为什么他不来求我？”冯瑛道：“他是铁挣挣的汉子，岂能求你！解药你愿给就给，不愿给也由你。”雍正道：“给了如何？”冯玻道：“给了，我就在宫中做你的奴婢。”雍正眉开眼笑，道：“岂敢委屈你做奴蝉，你就要是皇后之下的第一人了。”倏又变色问道：“不给又如何？”冯漠道：“拼着与你血溅庭阶，绝不为你所辱！”

雍正眼珠滚转，哈哈笑道：“好，好，瞧在你的份上，这解药我还能不给吗？哈布陀——”哈布陀与额音和布在翊坤宫外面伺候，听得皇帝叫唤，“喳”的应了一声，雍正大声吩咐道：“你不必进来。你速将解药送给唐晓澜吧，叫他快快出京，不准对他留难。”哈布陀应道：“奴才遵命！”格登格登走出翊坤宫外的长廊，脚步声故意放得非常之响。

雍正满面堆欢，好笑道：“如何？天子无戏言，你说话可也得算数啊！”伸手来拉冯瑛，冯玻柳眉一竖，衣袖一拂，啪的一响，拂到雍正胸前，雍正那么强的武功，也感到辣辣作痛，急忙闪开，喝道：“怎么？你要反悔了吗？哈布陀还未出宫，你反侮得未免太早了，我立刻便派人追他回来。”

冯瑛道：“咱们说一句算一句，可不许你玩花招！”雍正道：“岂有此理，你连朕也不信吗？”冯瑛道：“就是不信。谁知你送的是不是解药？我要等得到了唐叔叔的亲笔信件，说确实是痊愈之后，才能依你。你现在骗我，那可不成！你当我还是小孩子吗？”

雍正惧她武功厉害，不敢硬来，眉头一皱，又生诡计，笑道：“你既然定要唐晓澜的书信，朕给你取来便是。”冯瑛道：“那你还在这里做什么？得了书信，你再见我。”雍正道：“啊，好大的架子！”冯瑛面挟寒霜，目光中自有一股凛不可犯的神情，雍正打了一个寒哗，道：“好，都依你，谅你也逃不了我的掌心。”悻悻然退出宫外。

冯瑛虽然阅历无多，但对皇帝却是久具戒心，精细得很。宫娥送来的饮食，她都要别人试过，然后再尝，雍正另有打算，饭菜中倒没有放下迷药。

不觉又到晚间，宫中红烛高烧，幽香满堂，雍正又进来了。冯琅扳脸问道：“你将解药送到没有？我唐叔叔的信件呢？”雍正笑道：“取来了！”冯玻心中忐忑，既喜且忧。道：“拿来我看！”雍正道：“来人哪！”门外“喳”的一声，额音和布推门走进，手中拿的果然是一封信。

冯玻心头一震，想道：“罢了，罢了。看完信后，便是我血溅之时！”她早决定自杀以报晓澜，只待看完信后，便要拔剑自刎。

雍正道：“把信交给琳贵人亲阅。”额音和布缓缓走近，冯瑛全身颤抖，伸手去接。忽听得雍正大喝道：“把她的武功废了！”

说时迟，那时快，额音和布手掌一翻，双指一夹，信封里藏的乃是一口银针，这时穿了出来，银光闪闪，向冯瑛疾刺。这一下变出意外，猝不及防，冯瑛拼了性命，双掌急击，呼呼两掌，都打到额音和布身上，但她身上也被额音和布一连刺了几针。

这正是雍正皇帝布好的圈套，原来额音和布有一种独门的武功，能用银针隔衣刺穴，将敌人的真元之气泄掉，多好武功，也会消失。非重练三年五载，不能恢复。但这种武功，在和高手对敌之际，却难运用，只能用之于暗算，或对俘虏施刑。雍正心知冯瑛（在他眼中，则以为是冯琳）不愿从他，因此想出这毒计！

额音和布突袭虽告成功，也捱了冯瑛两掌，天山掌法，厉害非凡，而且距离又近，两掌都正中要害，饶是额音和布那样精强的武功，也抵受不住，只觉胸口剧痛，慌忙运气保护，不让瘀血当场呕出。雍正道：“好，没你的事了，放你三日假期，你自己静养去吧！”

冯瑛被刺了几针，有如给大蚂蚁咬了几口似的，也不觉怎样疼痛。只听得雍正哈哈笑道：“琳丫头，你以后在宫中坐享荣华，不必再懂武功了。来，来，咱们亲近亲近呀！”

冯瑛双眉倒竖，雍正狞笑道：“你的武功已全消失了，你还”作这个恶样子给谁看？来，来，我看你的守宫砂还在不在？”动手来摸冯瑛臂膊。

冯瑛悚然一惊，心道：“难道他这样乱刺几针，我的武功便消失了？”她性情刚毅，本已拼了一死，也不管它武功是否还在，反手一掌，横掴过去，雍正“啊呀”一声，竟来不及避开，只觉这一掌力道奇大，给她打了一记耳光，两颗大牙，登时甩掉，半边面孔，红肿起来。

雍正大吃一惊，这哪里像是武功消失的模样？说时迟，那时快，冯瑛嗖的拔出短剑，分心便刺，雍正衣袖一拂，嗤的一声，衣袖又给割去一段，雍正拔剑一挡，叮当一声，双剑相交，各退几步，两口宝剑都缺了一个口。冯瑛的武功，竟然丝毫没有消失，雍正心中骂道：“该死的额音和布，怎么搞的？”冯瑛连迫数剑，天山剑法，精妙绝伦，雍正心中又慌，给她杀得手忙脚乱，急忙大叫道：“来人哪！”

原来并不是额音和布手法失灵，而是冯瑛身上穿的有钟万堂所送的金丝软甲，这软甲乃是傅青主留下来的异宝，刀枪不入，何况银针。冯瑛所学的又是正派内功，一遇袭击，肌肉本能内陷，额音和布刺时又不敢用力，只求消了她的武功便算，不敢将她刺伤，故此连身上所受的震力也并不大，可说是毫无损伤。

雍正叫了几声，宫外两名值班的武士遥遥答应。雍正这才想起额音和布已回去静养，哈布陀出差未回，外面值殿的卫上不是“冯琳”对手，更觉心慌。

雍正心慌，冯瑛也有顾忌。她连进十余招，未能得手，心道：唐叔叔既未得解药，我白白送死便毫无意思，我总得在他临死之前，再见他一面，听得外面脚步声渐近，陡然一招“惊雷闪电”，将雍正格退，穿窗飞出！

两名卫士刚刚赶到，冯瑛信手两剑，杀伤一个，飞奔出外，雍正叫道：“快吹警号，务必要把这丫头擒住！”冯瑛跳到了御花园，听得内苑哨声四起，黑幢幢的影子四边奔来，她又不熟悉宫中道路，只好拣花木深处乱走。

陡然眼前一亮，前面一片荷塘，旁边一堵围墙，高可数丈，围墙外有一扇铁门，门上有一个小窗，一名太监，正在将食物塞进窗口，并对着窗口叫道：“阿其那，快些塞饱肚子，老子不耐烦久候！”冯瑛心道：“这里面关的定是犯人。阿其那是什么意思？是那犯人的名字吗？”背后脚步声渐来渐近。一个念头突然从冯瑛脑海中升起，迅即窜出，手起一剑，将那个太监刺了个透明窟窿，将他的尸体掷下荷塘，一剑将那铁门的大铁锁斩断，竟自推门进去。

黑牢中忽听得一人厉声叫道：“过来！你是哪一个宫的宫女？”那人久在黑牢，眼睛习惯，藉着牢外湖光的反射，已看出冯琳面貌；冯瑛却看不见他。心想：他既然被皇帝禁在高墙之内，定是好人。大声说道：“你不要慌，我来救你！”黑暗中蓦地一声怪笑，一股劲风急扑而来，冯瑛肩头一痛，已

被那人抓着，冯瑛自幼练习内功，遇敌便即反击，已成习惯，当下沉肩一推，倒退数步，那人咦了一声，道：“你不是宫女吗？”随着听得脚镣手铐碰撞之声，原来那人被锁在墙角，不能移动。

冯瑛心道：怎么这人如此凶恶。那人又喝道：“你既说救我，为何还不过来？”冯瑛将宝剑晃动，藉着剑尖吐出的碧莹莹的寒光，凝神一看，只见那人蓬头散发，突出两颗金鱼般的眼睛，如若不是冯瑛闯荡过几年江湖，真会被他吓死。那人又叫道：“你手上拿的是宝剑吗？快，快，快将我身上的铐镣斩断！”冯瑛略一迟疑，听得牢外又有脚步之声，那人怒道：“你来不来？不来我就将你打死，你别瞧我不能移动，吠，你瞧！……”说话之间，指尖已在地上挖出两颗碎石，”双指一弹，挣然声响，两颗碎石打到铁门之上，激出一蓬火花，那人磔磔笑道：“你若敢逃跑，我就在你的背心打两个透明窟窿！”

冯瑛心中大起反感，朗声说道，“我不是怕你才来救你，我是瞧在你被狗皇帝幽禁的份上，才来救你！”那人又“咦”了一声，随即叫道，“好，好，那么你快救吧！”冯瑛一跃而前，宝剑上下挥动，转眼之间，将那人的脚镣手铐全都斩掉。那人赞道，“好一把宝剑！”外面脚步之声，已到牢前。那人忽道：“喂！你知道额音和布在宫中吗？”冯瑛道：“在的！”那人道：“看你样子，武功不弱，你记着，额音和布的命门是坎火离水之穴，你用宝剑刺他！”冯瑛正想问坎火离水之穴在人身那个部位，只听得外面人声嘈杂，惊叫道：“是谁打开了牢门？”又有人急声叫道，“来，你瞧那荷塘上的浮尸，咦，呀……那不是送饭的太监么？”那人对外面的嘈杂，全不在意，自己伸拳踢腿，舒展筋骨，冯瑛听得他的骨节格格作响，知他的外功已到登峰造极之境，心中虽然对他厌恶，但想到“同舟共济”之语，也喜得一高手相助，有望逃脱。正想说话，那人已自沉声说道，“你用宝剑替我开路，你听不听话？”抻手推她。冯瑛正想骂他：患难相助，何必如此？话未出口，忽听得外面有人叫道：“八贝勒，八贝勒？怎么，难道逃走了吗？”更高声叫道：“八贝勒，八贝勒！”冯瑛惊然一惊，身形一闪，躲过一边。但听得那人低声说道：“你已知道我的身份了，你助我逃难；他日我若登大宝，封你做正宫娘娘！”

原来此人乃是当今皇上的弟弟，康熙的第八子允祀。在夺位的诸皇子中，允祀也是图谋极力者之一。他虽然不似十四皇子允禵手握兵权，但他自幼学西藏红教喇嘛的武功，又是天生神力，所以雍正对他也甚为顾忌。雍正登位之后一年，根基已固，才敢对他动手。他和红教喇嘛本有同门之谊，当他还是皇子之时，额音和布还是他的心腹。到雍正夺嫡之后，暗中收买了额音和布，才利用额音和布之力，出其不意，将他擒获。其时雍正还未将诸皇子的羽翼完全翦除，杀之恐生变乱，故此只削掉他的亲王封号，禁于高墙，将他改名为“阿其那”，即是满语中“狗”的意思。每日喂以狗食，对他百般凌辱。

冯玻被允祀威胁利诱，迫她相救，不觉大怒，哼了一声，道：“你们狗咬狗，骨肉相残，关我什么事，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当今皇上我尚且不放在眼内，谁稀罕做你的正宫娘娘！”允祀骂道：“好一个不受抬举的小贱人！”牢门外的人惊惧允祀神勇，不敢闯进，但听那脚步之声，却是愈来愈多。允祀忽道：“好，咱们同闯出去，彼此相助，逃难之后，各走各的！”冯瑛道：“这还像话。”

牢门外火光一闪，似是已有高手赶来，开始进入黑牢，允祀目露凶光，突然向前一扑，喝道：“借你的宝剑给我！”冯瑛轻功卓绝，且有防备，焉能受他暗算，反身一跃，掠过他的头顶，允祀回身又扑，迅如疾风，冯瑛身形飘动，陡然双掌一带，使出借力打力的内家柔劲，就用允祀猛扑之力，将他的身子趁势一抛，抛出牢门！允祀虽是武功精强，但却万万料不到冯瑛小小年纪，却会这样上乘的内家功夫，顿时头下脚上，翻到地上！

冯瑛心道：“我本有意相助，你却这样自私。”拔出短剑，隐在墙角。但听得牢门外叫声四起，原来允祀练有金钢手铁布衫的功夫，众武士正想合力将他擒拿，被他猛然一个翻身，随手一抓，便将两人甩下荷塘！随着听得哈布陀大声喝道：“阿其那，你胆大包天，皇上宏恩，赦你不死，你还妄想逃走吗？”允祀回骂道：“你才是阿其那！吃我一掌！”随着噼噼啪啪的打斗之声，脚步追赶之声，似乎是允祀已冲出重围，哈布陀正在率众追赶！

过了一阵，人声渐远，冯瑛松了口气，想道，“他们骨肉相残，正是我脱险的机会。”沿着墙壁摸索，向外面窥探。门外人影一闪，蓦地里又有一人闯进牢来，冯瑛身形一弓，唰的一剑向人影刺去，冯瑛这剑，又狠又快，不料却搠了个空，“铿”然声响，剑尖刺入一石壁，急切间竟拔不出来！

冯瑛这一惊非同小可，忽听得那人低声道：“冯姑娘，你不要慌，快跟我来。”冯瑛指尖运劲，拔出宝剑，凝神一看，只见对方白发苍苍，手持拐杖，一派老迈龙钟之态，身上穿的却是卫士服饰。冯瑛右剑待敌，左掌护胸，喝道：“你这样一大把年纪了，还要替狗皇帝卖命吗？”冯瑛以为这老卫士是要带她去见雍正，左掌右剑，都已蓄劲待发。那老者微微笑道：“不错，你小小年纪，倒很精细。可是谁说我要替狗皇帝卖命呵？”冯瑛见他也骂皇帝，愕然间道：“你是谁？”那老者道：“我是奉甘大侠之命，接你出去的！”冯瑛未敢相信，仍然捏着剑诀。那老者又笑道：“你听过侯三变的名字么？我就是他！”侯三变乃是以前救过唐晓澜的老卫士，后来叛变出宫，随冷禅和尚隐居的。这段故事，冯瑛早听唐晓澜说过，不禁又惊又喜，道：“啊，原来你就是侯老伯伯。”插剑归鞘，上前施礼，冷不防，那老者却拍的一掌打到她的脸上，顺手一抹，冯瑛只觉湿腻腻的，有一股臭味，眼睛都几乎睁不开来。

但这一掌轻飘飘的，打在冯瑛脸上，丝毫也不见痛，只是把冯瑛吓了一大跳，宝剑还未拔出，那老者已先说道：“冯姑娘，你别见怪，不给你涂一面污泥，你怎么走得出去？荷塘里的烂泥是有点臭，你忍着点儿。”冯瑛一想，这老者武功甚强，若然真个暗算，那一掌便可把自己的头颅打碎。信他没有恶意，那老者将手揩抹干净，又把一个小布包掷到冯瑛眼前，道：“快换上这套衣裳。”说罢背转身子。

冯瑛展开一看，却是一套太监的服饰，笑道：“你真想得周到。”边换衣边谈话，这才知道，原来甘凤池和吕四娘在她进宫之后，焦急异常，想来想去，才想到侯三变和冷禅隐居西山，他们和宫中的一些卫士甚熟，或有办法。同时，以前落脚之点，已被识破，亦不可再居，因此甘凤池等一班人便连夜搬往西山，找着了冷禅和侯三变想法。

侯三变虽然年老，仍极热心。本来他已叛变出宫，若被捉着，便是死罪。他恃着熟悉宫中情况，有几个老卫士又是他的心腹之交，受了甘凤池的请托，不辞冒险，居然在第二天便混入宫中。可是宫中上一辈的老卫士所剩无几，而且势力已微，根本不受重用，无法接近皇帝。要不是这晚闹出允祀破牢之

事，侯三变休想探出冯瑛下落。

冯瑛换了衣裳，正拟随侯三变出去，忽听得车门外又有人声，冯瑛挥动宝剑，便想冲出，却被侯三变一把拉住。

门外的人嚷道：“老侯，你好大胆！”冯瑛捏了一把冷汗，只听得侯三变笑道：“雷老二，进来吧，外面怎样了？”片刻之后，牢门外又走进了一个老卫士，燃着松枝，照见冯瑛，惊愕不已。侯三变道：“我要护这小哥出去，你有法子吗？”那雷姓的老卫士正是收藏侯三变的人，道：“原来你是为了他冒险进宫的吗？”心中奇怪为何侯三变会为一个小太监甘冒性命之险。上前来拉冯瑛，冯瑛身子一缩，那老卫士何等精细，己看出她脸上泥水淋漓。笑道：“原来是个妞妞。外面虽然天黑，你的脸可还该涂得均匀一点，这样在霎眼之间，还可骗过。喂，老侯，她到底是谁？”侯三变道：“她是当今皇上新册封的贵妃！”那老卫士“啊呀”一声，矫舌难下，讷讷说道：“你，你，你这不是要闹出大事吗？”侯三变道：“他不止是皇上新册封的贵妃，又是天山剑派的唯一传人，易老先辈的关门弟子！”那老卫士怔了一怔，恍然说道：“啊，啊！怪不得你这老头儿如此卖力。原来是为了救天山女剑仙的弟子，天山剑派，我心向往之，已数十年矣，难得有此机会，我也当为易老剑仙尽一点力。”要知易兰珠辈份之尊，并世无二，剑法之妙，天下知名。武林中人仰之如泰山北斗，所以尊称她为“女剑仙”，以有机会效劳力荣。

侯三变笑道：“雷老二，你也要走了吗？”那老卫士道：“在宫中吃饭等死，也没有什么意思，不如随你走了。”侯三变道：“那允祀如何了？”老卫士道，“正在外面与哈布陀等恶战。西华门外，卫士最疏，要逃走正是机会。喂，你怎么如此精灵，会知道她藏在牢里？”侯三变道：“允祀练的是红教武功，那荷塘中的浮尸，颈有指痕，骨却未碎，显然不是他弄死的。除了她还有谁？”冯瑛也正有此疑问，听了疑团顿释。当下放心随侯三变走出牢门。

皇宫殿宇连云，地方广阔，众人都被允祀之变吸引去了，对搜索冯瑛之事，反而放松，侯三变带了冯瑛专拣僻路走出西门，月明星稀，他们穿的又是卫士和太监的服饰，加上有那雷姓的老卫士在前探路，竟然容容易易的走到了西华门。

西华门守门的卫士名叫雷海音，是管血滴子一个大头目，遥见侯三变走来，以为他是宫中卫士，问道：“喂，听说允祀已被哈布陀生擒，里面正闹得天翻地覆，你们为什么不去瞧热闹？”侯三变道：“我们正是奉命去搜捕他的党羽，你快开门。”雷海音道：“有文书吗？”侯三变道：“给他！”冯瑛一跃而前，倏然一剑刺去，那雷海音就是当年捕拿周青之人，武功颇是了得，冯瑛一剑刺去，居然给他避开，大声叫道：“快捉反贼！”冯瑛连环疾刺，唰，唰，唰，一连三剑，雷海音施展全身本领，仅仅避得两招。

第三招冯瑛使出天山剑法的绝招“明驼千里”，剑锋一旋，向下反刺，雷海音向上一跃，脚跟正好被剑尖刺着，登时一个倒栽葱跌翻地上，侯三变立刻扭开铁锁，冷不防城墙上又有两人跃下，人未到，剑先到，双剑齐刺侯三变颈项，这两人却是海云和尚和他的徒弟黎族酋长火云峒主龙木公。

海云和尚本来是威震海南的剑师，可惜他时运不济，自应允祯之聘，出山之后，连吃了几次败仗，降到只做一个普通的卫士统领。心中愤愤不平，久图立功自显。这一剑乃他平生功力所聚，凌厉非凡，满以为一剑便能将敌

人了结。那知侯三变功力亦极精纯。见他剑势既凶且劲，竟不救敌招，先攻敌手，身躯一矮，右拳捣敌小腹，左脚又向上一挑，踢他肾门命穴。这两招都是攻敌之所必救，海云和尚迫得身形一闪，剑锋斜偏，贴着侯三变颈项刺出，虽然是只差毫厘，却已给侯三变平安度过。

龙木公的剑势来得较慢，一剑刺下，扑了个空，正待换招再刺，说时迟，那时快，冯瑛的剑矫若游龙，已从旁杀到，剑光飘瞥，弹指之间，已连下几次杀手，龙木公虽非庸手，却哪能挡得了这妙绝天下的天山剑法，不到五招，手腕便被刺伤，长剑叮当堕地！这时侯三变和海云和尚正打得难分难解。冯瑛运剑如风，鹰翔隼刺，海云和尚见不是路，越墙便跑。侯三变与冯瑛急急开了城门，从皇宫后面的景山逃跑。到卫士们追出来时，他们已越过景山，不知去向了。

甘凤池、唐晓澜等在西山等得正急，直至第二日早晨，才见侯三变和冯瑛回来。问起经过，唐晓澜不禁吓出一身冷汗。吕四娘微微笑道：“以后你可别再胡闯了，要做什么事情，大家先商量了再做不好吗？”冯瑛好不惭愧，低头说道：“累你们担心了。”吕四娘一笑将她拉近身旁，替她整理蓬松的云鬓。至于脸上的污泥，她早已在途中揩抹干净了。

冯瑛在宫中一天一夜，时间如此之短，便能脱险，说来实属万幸。可是经此一来，唐晓澜七日之期，只剩下五天了。冯瑛一想起来，不由心中大急，问唐晓澜道：“你觉得怎么样？”唐晓澜道：“也没什么，只是气力好像一天不如一天。”冯瑛目蕴泪光，泫然欲滴。唐晓澜哈哈笑道：“其实这样死法，也是佳事。天下能有几人预知死期。又得良友在旁，从容话别！”唐晓澜故作旷达之言，冯瑛听了，越发伤心。吕四娘道，“瑛妹，事情还未绝望，你随我走一趟吧。”冯瑛一跳而起，道：“水里火里，我都随去。”正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费尽心机 名医解奇症　浪抛精力 妙药付东流

吕四娘笑道：“用不着如此紧张，我只是要你陪我去请医生罢了。”冯瑛奇道：“请医生？是不是那个姓叶的医生？你不是说他得罪权贵，已弃家远走了吗？”吕四娘道：“弃家则有之，远走却未必。七哥已查出线索来了。你休息一会，就随我走吧。”

原来这医生名叫叶寿常，别号废园，今年已近八十。他是六七十年前京都名剑客石振飞的外甥，石振飞和无极派上两代的宗祖傅青主乃是至交。叶寿常二十来岁之时，傅青主尚健在，叶寿常酷喜医术，曾得傅青主指点，因之乃成一代名医。他少时文武全才，本来颇有志于功名，得傅青主指点之后，又明夷夏之辨，自此甘心澹泊，遂号“废园”。到他六十之后，人都尊他为“废园老人”而不名。月前皇帝的一个贝勒迫他治病，他不愿去，星夜弃家出走，向外扬言是到江南投亲，以息那贝勒之怒。其实是避到怀柔县一个朋友的家中。甘凤池托在京的一个帮会龙头查探，已查知他那个朋友是怀柔县一个小士绅，名叫陆康，平生读书明志，不求闻达，善弹古琴，废园老人每年总有一两次要到他家听琴的。

冯瑛问道：“怀柔县离这里多远？”吕四娘道：“约莫二百里吧。以我们的脚程，一日可到，两日或至迟三日便可来回。绝对不会误了期限。”冯瑛大喜，放心睡了一觉，吃过了午饭，便和吕四娘动身。

傍晚时分，到了昌平，离怀柔县仅有五六十里，依冯瑛之见，连夜便要赶去。吕四娘笑道：“他们是住在怀柔的一个乡下。乡人习惯早寝，我们又未知他的家门。半夜要找乡人打探，甚是不便。而且那老头子已近八十，就是找到了他，也不好意思要他半夜动身呀，急也不急在这晚，明天一早再去吧。”冯瑛想想也是道理，便和吕四娘同在昌平投宿。

一宿无话，第二日一早，天色微明，吕四娘便和冯瑛施展轻功，一口气奔了三十多里，天色大白，已入怀柔县境。冯瑛呼吸晓风，身心舒畅。她们两人因不便在大路上施展轻功，走的乃是山路捷径。吕四娘遥指着山外一片平野，说：“在那平野尽头，不是有一座山吗，在山下的小村，便是他们隐居的黄竹村了。大约还要再走三十多里，以我们的脚程，到达之时，他们还未吃早饭呢。”冯瑛忽担心道：“你不是说那废园老人脾气很怪僻吗？假如他不肯医，那可怎办？”吕四娘道：“你放心，他和我的祖父乃是文字之交。我们说出来历，他没有不来之理。”说话之间，忽见山下田亩之间，人影追逐，清晨人静，遥闻叱咤厮杀之声。吕四娘大奇，登高远望，忽然惊愕叫道：“瑛妹，你快来看！”

冯瑛随着吕四娘指点望去，只见山下远处，追逐的人群之中，有一个女子，相貌虽然看不清楚，背影却甚熟悉。冯瑛心魂动荡，突然如受巨雷所击似的，呆在山头。吕四娘道，“你看她是不是极为似你？”冯瑛道：“呀，她一定是我那失散的妹妹了！咱们快去追她！”可是那山下田野，距离她们所在的山头，少说也有十多廿里，那群人追逐厮杀，倏忽散入山谷，看不见了，冯瑛定了定神，心想：救唐叔叔紧要，可不能分出身来，追踪那个女子。只好叹了口气，喃喃说道：“又错过一次了。”吕四娘安慰她道：“既然知道她在此间出没，咱们请了医生，救好晓澜之后，再来查访不迟。”

两人走下山坡，经过平野，到达黄竹村的时候，果然尚未过午。两人向村民打探陆家，一探便知。那陆家就在村子西边，门口有一道小溪流过，屋

后是一大片竹林，十分幽雅。两人走近门前，只见大门敞开，里面人声嘈杂。

吕四娘依晚辈之礼谒见，在大门上拍了几下，无人出来，只听得里面好似吵架似的，有人叫道：“咱们好意相请，你去不去？”有人叫道：“不去就绑他去！”有人叫道，“凭你和无极派的渊源，你不去对得住人吗？”那些声音嘈成一片，其中杂有一个苍老的声音，被其他的声音盖过，听不清楚。吕四娘道：“不好，一定是有人迫叶老头于医他所不愿医的人了。”冯瑛道：“咱们进去，将这群恶客赶跑。”里面又传出人声道：“你不是谁是？你别骗我们啦!我们早知你躲在这里。贝勒贵人你可以不医，我们你却不能不医！”又有人道：“医者父母心，你忍心叫我们的弟兄残废吗？”冯瑛心急如焚，叫道：“你们这群凶徒，岂有如此延医之理？”拔出短剑，旋风般的直闯入中堂。

客厅上有四个人正围着一个老者。冯瑛一到，那四个人忽然都放开那个老头，迎了出来。这四个人之中，有三个是魁梧大汉，甚是粗野。另有一个却也是老者，却是祥眉善目，不类凶徒。那三个魁梧大汉同声喝道：“你这女强盗伤了我们的弟兄还要赶尽杀绝吗？”冯瑛莫名其妙，那三人已拔出兵器，一哄而上。那老者却叫道：“且住；你是年羹尧的什么人？”那三个粗鲁汉子来势甚凶，冯瑛也正是心急如焚，满怀气愤，两边都如箭离弦，那喝得住？只听得一阵断金戛玉之声，冯瑛的宝剑左右披荡，将那三人的兵器，全部削掉，出手太快，控制不住，其中一人还被刺伤了肋骨。那老者勃然怒道：“小小娃儿，如此狠辣！”提着一根铁烟袋，蓦然向冯瑛迎头一砸，反手一滑，又斜点她的“肩井穴”，冯瑛心道：“看你这老儿相貌和善，原来也是一丘之貉，居然一出手就打我的三十六道大穴哩！”短剑一旋，更不打话，以牙还牙，立刻便反刺他的魂门要穴！

那老者一个旋身滑步，铁烟袋往上一迎，左右一磕，“云麾三舞”，居然是一招三式，功力非凡。冯瑛不敢轻敌，手中剑一提一翻，猛展追风剑法的绝招“流星飞驶”、“野马操田”，上下两剑，上刺双目，下刺丹田，剑势凌厉。那老者烟袋一横，改攻为守，冯瑛的剑被他一磕，只震得手臂酸麻。那堂上的老人气呼呼的道：“岂有此理，我这里又不是战场，你们到这里来撒野！”

冯瑛一点不知，这和她对敌的老人，却正是她的外祖父邝琏。原来在她周岁之夜，邝琏到她家中吃酒，夜遇血滴子搜捕周青，殃及池鱼，将她的祖父、父亲都杀死了。钟万堂抱了冯琳，和邝琏一起逃脱，钟万堂因在年家教馆避仇，不便和邝琏同住，便将他介绍到天台山张灵风寨主那里去，张灵风比钟万堂尚高一辈，独创天台派武功，是绿林中著名大盗，邝琏是个老实的乡下武师，本来不愿落草，可是事到其间，被迫上梁山，也无可如何了。

张灵风性情豪爽，甚喜邝琏的朴实，邝琏既来之则安之，两人倒很投机。张灵风闲时便指点他的武功，后来还让他做副寨主。邝琏和张灵风年纪相差只七八岁，张灵风本不好意思收他为徒，却是邝琏感知遇之恩，坚要行拜师之礼，终于在张灵风临死之前，行了拜师之礼。

张灵风死后，由他的儿子张天池继为寨主，邝琏仍在天台山辅佐他。张天池才具不及父亲，屡次被官军攻击，势力日蹙。其时钟万堂已死，消息传来，邝琏极为伤悼。派人打听，才知冯琳也早已失踪。一日邝琏和张天池闲话说起，说钟万堂死后，无极派武功失传，傅青主的剑谱医书不知落在何人之手了。张天池贪念顿起，派了两个徒弟，偷偷到年家搜查遗书，却不料被

冯琳杀死，事过半年，张天池才知消息，不敢再派人去。

又过了好几年，张天池被官军围袭，山寨被焚，只带得十余名手下和邝璉逃出来。自此在江湖流窜，境况更差。还幸他虽失了山寨，尚是天台派的掌门，武林中人对他尚算尊重。官军搜捕他时，往往有人先给他通风报讯，就这样的在江湖上混日子过活。

这年张天池又想起了傅青主的遗书，再到河南陈留查探，适值李治和冯琳从年家逃出，张天池早已查知冯琳面貌，知她便是杀自己徒弟的仇人，便派人一路追踪，直追到北京附近。这日邝璉和张天他的几个徒儿走在前头，在怀柔的平野和冯琳李治相遇，张天池的几个徒弟上前邀斗，被冯琳毒刀连伤三人，幸有邝璉掩护，才不至全军覆没。冯琳和李治一来不知他们的来历，二来亦怕闹出事情，惹动宫中卫士注意，匆匆动手之后，也便走上附近山头躲避了。

冯琳出手极狠，被伤的三人不但中毒昏迷，而且骨臼折碎，有残废之虞。张天池随后到来，见状大怒。可是救人紧要，无暇搜敌。张天池流窜各地，依照绿林习惯，必定要把当地名人（包括武师，豪绅以及其他奇才异能之士）调查清楚。张天池所带的金创药无法治伤，想到那名医废园老人正在黄竹村陆家隐居，便要邝璉带人去把他请来。张天池素知废园老人和无极派有渊源，而邝璉则是无极派前往掌门钟万堂的好友，因此派邝璉前去，也有套交情之意。不料邝璉却在陆家遇到了自己的外孙女冯瑛。

邝璉学了天台派的武功，加上十八年来的锻炼，技业自是比前大进，不同凡俗。冯瑛连进十余甘招，未能得手，剑法一变，连用追风剑法的精妙招数，配以轻功，乘暇抵隙，一柄剑指东打西，指南打北，恰如紫电青霜，绕着邝璉飞舞。邝璉年己老迈，身法远不及冯瑛灵敏，被她的追风剑法杀得手忙脚乱。冯瑛追迫越紧，看看就要把邝璉刺伤。吕四娘在旁观战，忽然一跃而起，插进两人当中，左手一拉，将冯瑛拉退。右手一伸，将邝璉的铁烟袋拿到手中，又递过去道：“你这位老人家歇歇吧。请医生也得两相情愿，不能硬来，我这小妹子脾气不好，你快走吧！”

吕四娘这手武功，超凡入圣，邝璉活了六十多岁，见所未见。当下不敢再打，接过烟袋，转身便走。同来的人，背起受伤的同伴，也跟着走了。

吕四娘上前施了一礼，堂上的老人怒道：“你们闹够了没有？”吕四娘道：“叶公公……”正想说出身份，延他行医。那老人双眼一翻，蓦然起立，拍案怒道：“我已再三说我不懂行医，我也不是你什么叶公公，你们在这里罗唣什么？你们干脆把我杀了吧，省得我受聒噪。”

吕四娘骇道：“你不是叶公公？”那老人道：“说不是就不是，我坐不改名，行不改姓，姓陆名康，生平只会弹琴，但不弹给你们这些人听！怎么，你要杀便杀，不杀我便要回去睡觉了。”长袖一拂，气呼呼的便要进入内堂。

吕四娘和冯瑛都不禁冷了半截，想不到闹了半天，却不是废园老人。冯琅跳到门口，拦住问道：“那么请问叶老先生呢？”陆康翻眼说道，“不知道，知道也不告诉你听！我给你们麻烦得已经够了，还要叫你们再去麻烦他吗？”

吕四娘慌忙说道：“浙东吕留良的孙女儿向你老请安！”陆康吓了一跳，回转身来，问道：“什么，你是吕留良的孙女儿吗？”吕四娘道：“先祖生前，常道及叶陆两位前辈，叫我若到京都，必定要去拜候。”陆康面色登时不同，问道：“什么？你祖父也知道有我这个人吗？”

吕四娘道：“ 老丈古琴妙绝天下，准人不知！ ” 陆康忽道：“ 高山流水，真意如何？ ” 吕四娘道：“ 除了咏叹之音之外，钟子期还有藉此以劝伯牙之意。 ” 陆康道：“ 劝什么？ ” 吕四娘道：“ 劝他抛了功名，怡情山水。只有故乡山水，才能激发琴音。 ” 陆康 “ 唔 ” 了一声，取出一具古琴，放在桌上，道：“ 你还配听我弹琴。 ” 闭目端坐，弹了一阵，道：“ 你听得出什么吗？ ” 吕四娘流泪道：“ 多谢老丈吊唁，也多谢老丈激励。 ” 原来陆康弹的第一首乃是悼念贤人的 “ 黄鸟之歌 ”。是将诗经《秦风》中一首挽歌改成的，其中有 “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 之语（即：如果准我们赎他的命，我们愿意拿一百个换他一个。）第二首是 “ 于田之歌 ”，是用诗经《郑风》中一首歌颂武士的赞歌改成的，用意是鼓励吕四娘学那武士的进取精神。看来吕四娘的侠名，他也是早有耳闻的了。

吕四娘妙解琴音，一说即中。陆康睁眼说道：“ 你没有冒名骗我，你的确是吕留良的孙女儿了！ ” 吕四娘道：“ 我有一位至交好友，危在旦夕。急着要请废园老人诊治。 ” 陆康道：“ 他在半月之前，已离开我这里了。 ” 吕四娘道：“ 去了哪里？老丈可愿见告么？ ” 陆康笑道：“ 看在你祖父的份上，我只好让你们去麻烦叶老头了。叶老头还有一个好友陈画师在八达岭东面的康庄，另有一个姓杨的徒弟在八达岭西面的南口。那两人请他轮流去住。我也不知他现在谁家。反正是在这两家之中便了。康庄和南口距此地都有一百多里，你们在此歇一晚吧，明日再去。 ” 吕四娘道：“ 不必了，待我们见了叶公公之后，再回来听你老弹琴。 ” 陆康道：“ 也好！ ” 继而叹口气道：“ 现在能听得懂我琴声的也不多了！ ”

吕四娘告辞出门，已是午间时分，便和冯瑛商量道：“ 想不到有此波折，事情紧急。你我分途去吧。我到康庄去找那姓陈的画师。你到南口去找那姓杨的徒弟。记着，你对前辈一定要非常恭敬，心中再急，也不能火燥。 ” 冯玻面上一红，道：“ 这个当然。 ” 当下两人分道前往。

冯瑛一算，假如到了南口，能找得到，立刻雇车请他回来，四天刚可赶到。那岂不正是唐晓澜最后的期限。心中甚急，忙中有错，偏偏又走错路，幸得一发觉便立刻问人，直到午夜时分，始摸到南口。冯瑛想吕四娘告诫她的说话，叫她不要深夜扰人，但却又忍耐不住，心道：“ 我且到那姓杨的家中探探看。看废园老人在也不在，也好安心。 ” 便去拍一家农家的门，问杨家地址，乡下的人甚为诚朴，听说她是急病延医，便告诉她道：“ 在村东头那家青砖屋便是了。杨大夫的医道可高明哩，你请得他动，多重的病也能医好。 ” 冯瑛道谢一声，立刻便走。

冯瑛跳上瓦面，忽见屋中露出灯火，冯瑛心道：“ 这老头儿精神真好，现在都还未睡。 ” 想下去谒见，又怕吓了他们。便伏在瓦面上向下窥望。

屋子下面点着两盏琉璃灯，桌子上放着一个檀香炉，炉香统绕。只见一个老头端坐桌子前面的太师椅上，另一个老头侍立在旁。冯瑛心想：那端坐的老头想必是废园老人了。

废园老人双目紧闭，摇头晃脑，说道：“ 医者意也，意到病除，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采古人之长，探病人之短，运本身之智，不必为古人所固，亦不必为病家所蔽。须知病症日增，有为古代所无者，故曰不必一切皆从医案中寻；病家陈述病情，或失于夸张，或因并发之症而转移重点，故曰不必为病家所蔽。老弟，你对汤头口诀都能背诵如流，今后应对医理更下苦功。 ” 那侍立的老头连声应道：“ 是，是！ ” 废园老人又道。“ 时间无多，我今传

你心法。”提起狼毫，在书桌上边讲边写，冯瑛对医学一无所知，听得十分烦闷，正想走开，废园老人突然昂首叫道：“喂，你已偷听多时，还不下来吗？”

冯瑛大吃一惊，心道：糟了，这回定给他见怪了。只好飘然堕地，上前施了个礼，道：“请老前辈宽恕，我本想明朝来的，但，但……”正在措辞解说，废园老人忽道：“拿手过来，我给你把脉。”冯瑛愕然伸手，废园老人三指按她脉门，过了半盏茶的时分，忽然松手说道：“怪，怪。你的亲人之病，没有一年，也有半载，为何你不求医？”冯瑛奇道：“叶公公，你如何知道？”废园老人又道：“你的内功根基甚厚，足当得别人二三十年的功力，你的师傅是谁？”冯瑛不敢隐瞒，答道：“我的师傅是天山易老仙婆。”废园老人道：“晤，那怪不得，原来你是易兰珠的徒儿。”闭目半晌，然后说道：“你胸中有一股郁积之气，由来已久，而肝火又燥，定当是有极重大疑难之事，久未能释。你既深夜访我，想来定是延我治病。若非亲人，你不会如此着急；若非怪症，你不会疑团塞胸。你说说看，你的亲人是什么病？”冯瑛喜道：“叶老公公，你真是医道通玄，料事如神。我正是想延你治病，我的亲人……”话未说完，那在旁侍立的老头忙载着道：“师傅，你如何还可劳心？”冯瑛忙道：“我是吕姐姐叫我来的。她叫我替她的爷爷问候你老人家。”废园老人见她突然插这几句闲话，不觉诧道：“你哪位姐姐？她的爷爷是谁？”冯瑛道：“我的姐姐叫吕四娘，她的爷爷是吕留良。”废园老人哈哈一笑，突然面呈不悦之容，道：“吕留良的孙女儿怎么也是这般俗人见识。她岂不知医家若逢奇症，除非万不得已，必定会去诊治的么？何必用她爷爷的情面请托。”冯瑛一喜，连道：“是是！”不料废园老人双眼一翻，道：“可惜我不能去！”

冯瑛急道：“你不是说非万不得已才不去的吗？”废园老人道：“我正是万不得已！”冯瑛急得流泪道：“他还有三天零半日，便是死期，你若不救，就没有谁能救他了。”废园老人微微一愕，苦笑道：“哦，他也能自知死期？”冯瑛道：“不是他能自知，是别人迫得他自知的。”废园老人更觉奇怪，道：“有这等事，我还未听说过，你说迫他的那人是谁？”冯瑛道：“是当今皇帝。”废园老人道：“哦，那我一定要医他了。”冯瑛道：“那么我背你老人家走，到天亮了咱们再雇马车。”废园老人又摇摇头道：“不，我不能去！你把他得病的经过和症状详细说给我听。”那侍立的老头又道：“师傅，你六十年来行医如一日，今晚可不要再操心了。”废园老人嗔道：“胡说，我听了奇难杂症，若不想法医治，死了也不能安心。”那侍立的老头无法，苦笑道：“好吧，那么我替你纪录医案。”

冯瑛将唐晓澜一年前被雍正骗饮毒酒和近日的症状（身子发软，气力渐消，视物渐觉模糊……等等症状）都详说了。废园老人道：“居然有这样的毒酒？古今医案可都没有记载。这是什么毒酒呢？”又闭目想了半晌，似乎仍是想不出来，睁开眼睛，叹口气道：“可惜我不能亲去望闻问切。”冯瑛急极，颤声说道。“那么就无法可想了吗？”废园老人道：“别忙，你让我再想。”又闭目静坐，动也不动。冯瑛和那老头都甚着急，侍立在旁，听着鸡啼了一遍又一遍，他竟然坐了一个更次，才咳嗽一声，睁眼说道：“杨老弟，你给他配药。用我的六合宁神丸捣碎配上其他七味药。用秋天的桐叶和一对雌雄蟋蟀做引子。”那侍立的老头是他的高足弟子，家中藏有许多珍贵药品，依方配了，包成一包，说道：“好险，这七味药中有两味刚刚够用。

秋桐叶只剩一片，雌雄蟋蟀也只剩此一对，刚配得这一剂，再配就没有了。”废园老人道：“这药也只能吃一剂试试。”又提起笔来开了一张方子，道：“吃了那药，若见效的话，再配这方子连吃三剂。这方子上的药都是普通的宁神安眠之药，容易配的。”

冯玫大喜，接过那包药和药方，正想道谢告辞。废园老人忽道：“喂，给你看了病，你不交诊费吗？”冯瑛料不到他有此一着，脸红说道：“我身上没有带钱，我，我给你这珠饰吧。”废园老人道：“我年纪这么大了，谁还要你这女孩儿家的东西？哪，你要替我做一件事，算作诊费。”冯瑛道：“请公公吩咐。”废园老人道：“我的医术是傅青主指点的，这几十年来，我总算不辜负他老人家的期望，也医好了不少病人，积下了不少医案，可惜不能让老人家过目。唉，唉。”那侍立的老头道：“师傅你不要伤心，傅老宗师知道咱们能继承他的衣钵，在天之灵，也一定欣慰。”

废园老人忽冷笑道：“什么，你居然敢说咱们能继承傅老先师的衣钵？”那侍立的老头惶恐说道：“弟子愚鲁，医道浅薄，比起先辈自然是相差甚远。但师傅一生心力所萃，在医道上承先启后，也可以比得上当年的傅老宗师了。”废园老人摇头道：“还差得远呢！在医理上我还有甚多未明之处，像刚才这一桩就是如此。每当我在想不通之时就恨不得起傅老宗师于地下而问之。不过，我所积存的医案，却自信能超过前人。”顿了一顿，忽道：“你知道傅青主的武功医术，传给谁吗？”冯瑛道：“听说他的徒孙钟万堂，武功医术，均得其传。钟万堂将武功传于年羹尧，医术有没有传他，就不知道了。”废园老人叹息道：“传非其人，传非其人！”顿了一顿，又道：“你是易兰珠的徒弟，以易兰珠的徒弟，以易兰珠的身份，及她当年与傅老宗师的渊源，她大可以替无极派觅衣钵传人。”冯瑛道：“我也听师傅闲话说过，是有这个心愿。”

冯瑛心中颇为奇怪，废园老人既说有事要她代办，何以却尽谈这些武林中废立之事。废园老人又咳了一声，面容端肃，沉声说道：“傅老宗师有一本遗书名为《金针度世》，乃是医学的宝藏。将来若你师傅代无极派立了传人，或有人已得了这本遗书，而行为又属正派的，你就带他到这儿来，叫他承受我的医案。傅老宗师当年奔波国事，浪迹江湖，医案积存无多。得了他的遗书，再参看我的医案，才能把医学发扬光大。我今生已矣，但愿有人能超迈前贤。这事十分重要，你知道吗？”冯瑛躬腰答道：“知道！”废园老人道：“我因你是武林侠女，所以才将这事重托于你。我将在临死之前，了此心愿，真是大慰生平。”

冯瑛微微一愕，道：“晚辈定当做到。”废园老人忽又瞑目不动，渐渐垂首几及胸臆。那在旁侍立的老头上前替他把脉，忽然跪倒地上，恭恭敬敬磕了三个响头，道：“先师遗志，弟子定当继承。你的医案我替你好好保藏，以待贤者，你放心去吧！”

冯瑛大骇，道：“叶老公公怎么啦？”那老头道：“他已死了！”冯瑛垂泪道：“是我累他劳心过度么？”那老头道：“不关姑娘你的事。先师精太素经，他早已料到今夕寿元即终。所以连夜传我心法。不过，在他临终之前，还替你的亲人开方治病，却是意想不到。”冯瑛感激之极，也跪倒地上磕了三个响头。

那老头送冯瑛出门，郑重说道：“这包药你千万不可遗失了。失了无可再配。但愿你的亲人能药到病除。”冯瑛拜谢，一看天色己白，急急告辞。

心想以自己的轻功，尽可在期限之前大半天赶到，心中大力欣悦，一路上摸那包药，生伯遗失，后来索性把药捏在手心。

不说冯瑛一路紧张。且说邝琏被吕四娘与冯瑛从陆家撵走之后，心中大愤。那几个头目道：“ 这女娃子好狠辣，咱们请寨主来，绝不能放过她。 ”邝琏默然不语，忽而想道：“ 这女娃子先前在田野之中与我们厮杀时，出手更毒，毫不打话，就用飞刀伤了三人。后来在陆家之时，出手虽狠，但却只是削掉他们兵器，轻伤一人，比起先时，似乎己是手下留情了，不知是何原故。咳，看她小小年纪，大约只有十七八岁，武功却如此高强，我的两个外孙女儿若然还在世的话，年纪大约也和她差不多。 ”

张天他等人在八达岭附近的一个山头等他，邝琏请不到医生，又被伤了一人，很是羞愧，一路行走，一路思量让不让张天池率众报仇。张天池武功比邝琏高，但邝琏却比他老成持重。邝琏心知以张天池性子之躁，今次手下被伤了四人，定然要找那女娃子拚命。但那女娃子本事甚高，而且和她同行的少女，武功神奇，更是深不可测。张天池多半不是她们对手。邝琏想道：现在已是势穷日盛，如何还可招惹强敌？我受张灵风大恩，又怎能让他的儿子糊里糊涂去送死。心中盘算不定，不知该如何才能拦住他。黄昏时分，遥见八达岭绵亘目前，张天池藏匿的山头，便在附近。正行走间，山坳处忽然闪出一人，大声喝道：“ 你们是什么人？给我站住！ ”

邝连一看，只见来人鹰鼻狮口，相貌狰狞，此人非他，正是十六年前率众追捕周青，杀了他的亲家冯广潮的龙木公。龙木公是黎族酋长，相貌奇特，邝琏一见，心中火起，仰天打了一个哈哈，道：“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龙大卫士，幸会，幸会！ ”

原来在侯三变带走冯瑛之后，宫廷震怒，生怕侯三变熟悉宫中道路，再引人来，而且怕他在宫中尚藏有内线。于是一面整肃卫士，幸喜剩下几个老卫士，经此一闹都已逃了；另一方面哈布陀又广派心腹武士，到处搜查侯三变和冯瑛下落。京畿一带，由哈布陀亲自率高手搜查，邻近县份，则派海云和尚与他的徒弟龙木公去查探。这日他们穿过八达岭，海云和尚先上岭了望，让龙木公在下接应。

龙木公起初以为邝琏等只是黑道中的无名之辈，想顺手擒来，立一小功。不料给邝琏一口道破来历，不觉愕然。睁眼一扫，依稀认得。邝琏喝道：“ 你狗眼瞧清楚没有？河南汝州冯武师一家，被你们弄得死的死，逃的逃，这笔血帐，你还记得么？ ” 龙木公怪眼一翻，喝道：“ 哈，我道是谁？原来是你这漏网的老匹夫。老子生平杀人不计其数，哪记得许多！你有什么能力，要替冯广潮报仇？ ” 长剑一翻，便先动手。

十六年前，邝琏被龙木公杀得狼狈逃生，两人武功可说相差极远。龙木公哪里把他放在心上，一动手，便脚踏中宫，欺身进剑。那知十七年间，变化极大，今日的邝琏，已远非昔日可比，铁烟袋一招“ 举火燎天 ”，便立刻把龙木公的长剑封了出去。龙木公吃了一惊，邝琏的烟袋往下一滑，疾点他的“ 天枢穴 ”，龙木公被迫得连退三步，高声叫道：“ 师傅快来！ ”

邝琏大笑道：“ 为何不叫师娘救命？ ” 跟踪急进，铁烟袋往外一甩，点打他的后心。龙木公反手一剑，身躯半转，斜锋进剑。邝琏烟袋往下一压，将龙木公长剑压着，喝声：“ 去！ ” 烟杆一抬，将龙木公震出一丈开外。龙木公本领也算不弱，居然井未跌倒。又高叫道：“ 师傅快来！ ”

邝琏换招再打，龙木公力敌数招，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邝琏

越打越狠，拼斗了约三五十招，旁观的人叫道："副寨主，有一个和尚来了！"邝琏道："好，让他的师傅替他送丧！"龙木公精神陡振，奋力一剑，反刺邝琏腰胁邝琏早料他有此一招，烟杆一抽，龙木公一剑棚空，重心不稳，身子前倾，邝琏一声长笑，铁烟袋一招"倒打金钟"，卜的一声，将龙木公颈骨敲碎，狂笑道："冯亲家，小弟今日替你报了仇了！"

就在这一瞬间，海云和尚己如飞而至，大声喝道："谁敢伤我徒弟？"邝琏的四个手下（其中一人轻伤），哪知厉害，迎上前去。邝琏刚收拾了龙木公，立即便听见惨叫之声，连续不断。只见那和尚剑光疾卷，血雨腾空，片刻之间，四名大汉都毙在他的剑下。

邝琏大怒，铁烟杆往前疾点，海云和尚也向前疾进，剑光疾展，划他手腕，邝琏往外一格，海云和尚身形快极，剑招如电，倏的横截过去，邝琏一缩肩头，反打他的"背梁穴"，海云和尚身形一闪，剑势略偏，呼的一声，剑风掠肩而过，邝琏暗叫一声"好险"！斜跃三步，回身再战。

邝琏虽然苦练了十八年，比海云和尚，到底还相差一筹。幸在天台派的武功，颇多新奇招数，那杆铁烟袋既可当五行剑用，亦可作点穴撅使，半守半攻，居然也挤斗了一百来招。

这时天将入黑，暮色阴霾，鸦声噪林，野风撼树，邝琏支持不住，渐觉心寒。拚了性命，蓦然反击，海云和尚正使到一招"仙人换影"，一招两式，一虚一实，虚刺面门，实削胸胁，以为邝琏不是上格便是下挡，那时虚实并用，互相转换，敌人绝逃不了。那知邝琏拚了性命，突然扑身击他中盘，只听得咔喇一声，邝琏的胸骨被他剑锋削断两根，海云和尚的前心也被他的铁烟袋重重击了一记！

海云和尚内功深厚。吃了一记，尚支持得住，不过胸口亦已剧痛如割，不由大怒，腾的飞起一脚，将邝琏踢翻，邝琏胸口所受剑伤，本己甚重，加上这一脚，登时晕了过去。

海云和尚发出狞笑，捧着胸口，正想去割敌人首级，忽听得山上一人喊道："海云秃贼，往那里跑？"海云一听，吓得魂销魄散，心道："这厮料不能再活了，对头太强，还是逃命要紧。"忍着胸口剧痛，急急遁逃。来人乃是李治。

李治和冯琳自那晚从年家逃出之后，李治已知她不是冯瑛，但相处多时，情根早种，虽知她不是冯瑛，也舍不得离开她了。

冯琳逃出年家之际，正是冯瑛撞入年家之时，虽是惊鸿一瞥，但已触目难忘！冯琳这才相信世界上真有一个和自己相像之人！可是她还不知道这人便是自己的姐姐！

冯琳对自己幼时之事，全记不得。李治再三诱发她的记忆，都属徒然。但冯琳却记得到了四皇府以后的事。李治虽然也不知道冯瑛便是她的姐姐，但幼时却听得母亲说过，冯瑛是易兰珠从四皇府中抱回来的。不免想道："世界上哪有如此巧合之事？两人面貌如此相似，而且又都曾在四皇子的府邸渡过童年？这种奇事，倒不能不探个水落石出。

李治为人朴厚，最重友情。他与冯瑛乃是青梅竹马交，虽然幼时不解男女之情，但两小无猜，心中早已把对方当成最好的伴侣。这时李治虽已爱上冯琳，但对冯瑛究是忘怀不了。心想：瑛妹既然下山，我怎么样也得找着她，一来我要对她说明下山之后的经过，让她也为我欢喜；二来我也该让她见见琳儿，好叫她知道世界上有一个人和她这般相似。她们两人实在应该结拜成

为姐妹。

因此李治渴望找见冯瑛之心就如冯琳一样，两人都以为冯瑛一定被皇帝捉人宫中去了，冯琳心想冯瑛是代自己受难，甚是不安，因此愿冒大险，偷进京城，希望能有机会找到一些线索。

但冯琳又是皇帝所要捕捉的人，两入都不敢抛头露面在大路上走，只是选择乡村僻径，东绕西绕，转来转去，走了一年有多，才来到北京城外的怀柔。

在这一年当中，李治一有空就看傅青主遗下的医书，将医理背得滚瓜烂熟。对治疗离魂症的病案，更是潜心研讨。只是他在未有十分把握之前，可不敢轻易拿冯琳来试验。

冯琳在这一年当中，也将傅青主遗下的拳经剑诀研习了几遍。冯琳本就精通好几派武功，而今得了内家真传，融会贯通，武功更是大非昔日可比！

这一日他们在怀柔县乡下的田野，遇见了邝琏这一班人，来向冯琳讨取傅青的遗书。冯琳出手伤了三人，与李治逃上山头。李治想起一事，忽道：“ 不好！ ”

冯琳笑道：“ 傻哥哥，打了胜仗，有什么不好呀？ ”李治蹙眉说道：“ 我想起来了。原来你并不是无极派的传人。 ”冯琳道：“ 我本来是骗你的嘛，你早就应当知道了，为什么现在才想起？ ”李治苦笑道：“ 我学医学得入了迷，你以前说过的话又多，我就无暇细想你那一桩是骗我，那一桩不是骗我的了，傅青主的遗书除了无极派的衣钵传人之外，别人实在不应窃取。 ”冯琳怔了一怔，笑道：“ 难道你要将他的书交回年羹尧吗？ ”李治道：“ 年羹尧固然不配据有此书，但我们也不应据为己有。 ”冯琳道：“ 反正这是无主之物，我们要了又有何妨？ ”李治道：“ 非份而得，君子不取。 ”冯琳恼道：“ 你已把医书熟记心中，我也把新经剑诀都研习了，难道还能把它从心中挖出去吗？ ”李治十分苦恼，道：“ 早知如此，我也不该去读它了。 ”冯琳道：“ 你不是说你的易伯母可以为无极派代立传人么？就叫她立我好了。 ”李治啐了一口道：“ 你和无极派有什么渊源，你又不是钟万堂的弟子。 ”冯琳忽道：“ 我第一次听到钟万堂的名字时，已经觉得甚熟，不知什么缘故？或许我和无极派有渊源也未可知。 ”李治笑道：“ 你又来骗我了！ ”

冯琳虽是百端开解，李治心中总觉不安，冯琳后来也就不理睬他了。近黄昏时分，两人来到了八达岭。忽听得深山密林之中，传来寺院晚钟。李治道：“ 咱们且去投宿。 ”冯琳笑道：“ 又可去求佛祖宽恕，就说信女冯琳累善男李治犯了罪，请求我佛慈悲，替他解脱。 ”李治被他逗得笑了起来，道：“ 你什么时候才改得掉这油嘴啊！ ”

两人循着钟声寻去，寻到了一座荒凉的古刹，晚钟梵呗，就从古刹之中传出。李治上前轻敲寺门，里面念经之声即止，门开处只见一个中年尼姑，持着念珠道：“ 山下不远尚有农家，我单身尼姑，不便留客人住宿。 ”

古刹里透出灯光，冯琳抬头一望，忽觉这尼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似的，心中一震，不觉定了眼神，那尼姑见了冯琳，面色倏然一转，身躯微微颤抖，道：“ 啊，原来还有一位女居士同来，请进，请进！ ”

李治不知她何以转得如此之快，只见冯琳已跟着她走进寺院，便道了声谢，也跟着进去。古刹虽然荒芜，寺中却收拾得非常干净，那尼姑忽吁了口气，口头说道：“ 两位可肯将名字见告吗？ ”

李治和冯琳一路上用的都是假名，尼姑一问，李治就将两人的假名说了，

尼姑面上好像露出一丝失望的神色。

李治好生奇怪，冯琳则只觉迷迷惘惘，心中所触，就如初到年羹尧家中一样，总像有什么事情和自己极有关联，自己不知在哪一个梦中曾见过这一个人，这一片地。那中年尼姑招呼两坐下之后，道：“请问这位女居士，今年多大年纪？”冯琳道：“十八岁了！”李治心道：“这尼姑好无礼，又不是替人做媒，一见面就问别人的年纪干嘛？”

奇怪的是，以冯琳那样的顽皮任性，对这中年尼姑却似甚为顺从，她间什么就答什么，毫不恼怒，也不乱开玩笑。李治倒怕她说出宫廷秘事，泄露了钦犯身份，不时常用说话打断她们。过了一阵，那尼姑仍然在逗冯琳说话，絮絮不休。李治不客气的道：“我们走了一天，腹中饥渴，可肯见赐一些斋饭吗？”

那尼姑瞿然醒起，道：“请居士恕罪，我怠慢贵客了。”进入香积厨中。

尼姑走开，李治赶忙在冯琳耳边说道：“你可不能乱说话呀，记着，绝不可将你在四皇府中住过之事说出。此地密迩京畿，准知道这尼姑是什么人？”冯琳好像颇为反感。道：“这尼姑非常和善，又亲切又慈祥，就像我的亲人似的。”但见李治面色不豫，只好笑道：“你放心，我不乱说便是。”

那尼姑又出来了，手上持着半钵斋饭，笑道：“不巧得很，只剩这一点儿。米和菜蔬都没有了，趁着天还未黑，你肯为我下山化一点米吗？”这真是不情之请，但李治一向老实，却又想不出话来推辞，冯琳道：“你快去吧，你不是和尚，不必化缘，用钱去买好了。”李治道：“不如我们到山下投宿，免得打扰师太。”那尼姑道：“不要紧，我喜欢你们在这里住宿。”冯琳道：“是呀，我也喜欢在这里住宿。你快去吧！”

李治没法，只好捧了斋钵出门，到了外面山头，暮色已合。

李治心中暗暗埋怨：天下底居然有这种不近情理的尼姑。正不知到哪里讨米，忽闻得山下厮杀声。其中一人的声音，听得出乃是海云和尚。李治叱咤一声，立刻奔下山去。

到了山下，海云和尚已经逃跑，只见地下尸横遍地，只有一人还在挣扎转动。李治慌忙过去将他翻转，那人满脸血污，突然睁大两只眼睛，叫道：“呀，原来是你！你痛痛快快给我一刀吧！”

此言一出，李治先是愕然，再一想，才听出这正是今日要来劫书之人，颇为内疚，道：“我与你无冤无仇，杀你做甚！”邝琏道：“你不杀我也不能活了，不如你给我一刀，我还领你的情。”李治轻轻替他揉了两把，道：“你别慌，我替你治。”邝琏似乎舒服了些，又道：“我师弟想抢你们的书，你们不要和他作对，见了他时，避开他吧！”

李治心中正在为傅青主遗书之事不安，问道：“谁是你的师弟？”邝琏道：“天台派的掌门张天池。”说话太多，气力不加。声息渐弱。李治擦燃火石，替他检视，见受伤虽重，估量自己还能医治，便道：“你不要说话了，我背你到附近寺院去，替你医治。那书我们都不该有，我和你师弟和解了吧。”邝琏深深吸了口气，道：“你不必安慰我了，我胸骨已断，又受内伤，纵有名医，也难医治。你以德报怨，确是君子。临死之前，我要求你两事。”李治道：“你死不了！”邝琏仍道：“你不答应，我死不瞑目。”李治熟读医理，知道病人若有事郁结在心，就该让他说出，便道：“你说吧。”邝琏道：“我死之后，你将我遗体交给我的师弟。他今晚不见我回，明朝一定从山下经过，你见了他，叫他从速遣散众人，隐居了吧。”李治道：“你又说要我

避他。”邝琏道：“好，我给你留下书信。”以指蘸血，扯下衣襟，写了几十个字血书，写完之后，气力已尽，只说了句：“我还有两个外孙女儿……”就晕死过去。

李治慌忙给他把脉，只见脉息虽微，却还不是死脉，便折了松针，替他刺穴，让他血液流通，再取出随身携带的金创药，替他止血。心中想道：“他现在伤势甚重，不能搬动，受了内伤。最好的治疗乃是静养，他若能安眠，对他的病势大有帮助。”便蹲下来替他推拿，令他神经宁静，沉沉熟睡。过了好久，李治松了口气，才觉自己饥饿已极，好在邝琏等人都带有粮囊。李治胡乱寻几个胡麻饼嚼了。吃饱了肚子，也倚树假寐，不知不觉之间，竟睡着了。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李治忽被人推醒，睁眼一看，只听得冯琳埋怨道：“吓死人了，你怎么伴着死人睡觉？”李治跳了起来，问道：“什么时候啦？”冯琳道：“什么时候啦？天都快亮啦！我急得不得了，以为出了什么事了。那位师大也很不安，本来要陪我找你，是我见她不会武功，怕反而不便，所以单独下山乱找。”李治道：“我走之后，她又和你说了什么？”冯琳道：“她问我小时之事，我全记不得，能说什么？不过，我告诉她我会武功，她很高兴。”李治道：“你告诉她这些做什么？”冯琳噘着嘴儿道：“这也不许说那也不许说，未免太没道理，那尼姑又不是坏人。”

李治不和她争辩，起身替邝琏把脉，见他脉象颇好，可以背他到寺院去治了。略一踌躇，对冯琳道：“你替我在这里办一件事。”冯琳问道：“这是什么人？”李治道：“就是今朝抢劫我们的人。”冯琳道：“那你这么费心替他医治做甚？”李治道：“慢慢再说给你听。现在我要你听我的话。”冯琳赌气道：“好，请说！”李治道：“你不准胡闹，可一定要照我的话啊！”冯琳道：“行啦，依你便是。你要我把强盗接回来当爹爹供养都行！”

李治笑道：“你还是赌气。不过我却是真要你在此等候一个大强盗。”冯琳道：“我在强盗窝里长大的，等就等，怕他吃了我不成。”李治让冯琳看那血书，道：“那强盗叫张天池，是这人师弟，你见了他，带他来寺院见我。还有，他若先和你动手，你不准伤他。赶快对他说明。”冯琳道：“好啦，又是你那套化敌为友的道理啦。那张天池是不是好人还不知道呢！不过，你既然要与他们和解，我帮你便是了。”李治一笑，背起邝琏上山，天色已经大白了。

冯瑛取得了那包药，一路心情紧张，将药捏在手心，生怕遗失。天亮之时，从八达岭下经过，前面忽地冲来十余骑快马，有人叫道：“伤我们兄弟的，就是这野丫头！”

这批人正是张天池和他的党羽，张天池不见邝琏回来，情知必有意外，那受伤的三人又毒发将死，只好将伤者驮在马背，出来找寻。刚出山口，就遇见冯瑛。张天池听说她就是凶手，不觉怒从心起，把判官笔一亮，立刻冲上去痛下杀手！

这一下大出冯瑛意外，不及辩解，敌人已杀到跟前，冯瑛把剑一撩，张天池武功甚强，双笔斜飞，左一笔点她的“曲池穴”，右一笔点她的“玄机穴”，冯瑛迫着要接敌招，百忙中竟记不起自己左掌掌心捏着那包药物，右手短剑一封，抵御敌人兵器，左手一张，骈指还点敌人穴道，这两招是抵敌使判官笔之类点穴兵器的要着，冯玻不用考虑，倏忽便连发两招，张天池几乎给她点着，连连后退。就在这时，冯瑛一声骇叫，那包药已掉到地上，慌

忙去拾，高手对敌，只争瞬息之间，哪容得冯瑛腾出手来。张天他正在心寒，忽听冯瑛骇叫，还以为她中了同伙的暗器，机不可失，立刻展笔点打冯瑛背心。

冯瑛反手一剑，奔他右肩，情急叫道：“我与你们无冤无仇，你让我取药即走，我不伤你！”张天池道：“哈，你还想走吗？”双笔疾点，把冯瑛缠得脱不了身。他的手下见冯瑛这么一嚷，立刻有人将那包药拾起，笑道：“是什么宝贵的药？”边说边撕破纸包，将那几味药摊在手心，又笑道：“哈，连树叶和蟋蟀都拿来作药，吃这药定是女妖！”随手一摔，把冯瑛那包千辛万苦讨得来的药，丢下山涧，随着流水冲下山去，无影无踪！

冯瑛心痛之极，想起唐晓澜生命的期限已不满三日，这包药不能再配，废园老人又已死了，连求他再设法都不可能，真是己到完全绝望之境！只觉眼前一阵发黑，几乎给张天他双笔所伤。旁边的喽罗笑道：“好呀，这妖女不是我们寨主对手，咱们等会儿一人所她一刀，替三位兄弟报仇！”

冯瑛大痛之后，继以大恨，叫道：“今日我不杀你，誓不为人！”剑法倏变，凌厉无前，张天池武功虽高，怎挡得妙绝天下的天山剑法。何况冯瑛又是豁出性命，所使的都是猛烈杀着。三五十招一过，险象环生。张天他的党羽见剑光飞舞，寒气沁肌，人影不辨，那敢上前插手。

张天他绝料不到冯瑛如此厉害，被她杀得手忙脚乱，心胆皆寒。忽然听得手下喊道：“又一个妖女来了。呀，白日见鬼，快逃，快逃！”张天他拚力招架，不敢斜视，但听得一个娇滴滴的声音叫道，“你是天台派的掌门，张天池张寨主吗？”张天池应道：“是呀！是那条线上的女英雄来了！”

只听得那声音又道：“你不要慌，我来帮你。”声到人到，一团青光，倏然滚到面前。冯瑛大惊，剑锋一转，痛下杀手，唰的一剑，将张天池琵琶骨刺穿，回剑一挡，不觉呆了，双剑一交，两人都同声喊道：“你是准？”

张天池痛彻心肺：右臂垂下，举不起来，抬头一望，只见两个少女面貌一模一样，双剑相交，各自凝望。吓得魂销魄散，失声叫道，“见鬼，真是见鬼！”

后来的人正是冯琳，她也料不到无意之间，竟然在此地遇着自己所要苦心寻觅之人。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相见还疑在梦中。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历劫喜团圆 家人聚首　奔驰图一面 玉女惊心

张天池没命奔逃，冯瑛恨他毁了唐晓澜的解药，正是怒上心头，见他逃走，顾不得先认姐妹，身形一起，俨如飞鹰扑兔，挽了一个剑花，向张天池背心便刺！

忽听得冯琳叫道："剑下留人！"冯瑛怔了一怔，但见冯琳亦是飞掠而来，凌空下击。冯瑛的剑尖刚刚吐出，被她往下一格，叮当一声，双剑荡开。两姐妹横跃三步，张天池又往前跑。

冯琳因李治要她救人，见冯漠身法太快，一时心急，竟然施展从八臂神魔那里学来的猎鹰扑击绝技，这一下，虽然救出了张天池，却令冯瑛疑心大起。

冯瑛曾与八臂神魔在海岛数度恶斗，对他的猎鹰扑击之技，印象最深。一见冯琳的身法正是那魔头的家数，不觉呆了。心中想道：她出手救这恶贼，用的是八臂神魔的歹毒招数，难道她是坏人一党？不觉心痛如割。睁大眼睛，瞪望冯琳。要知冯瑛自幼受易兰珠教诲，对是非正邪之辨，极为认真，这时忽发觉自己苦苦寻觅的妹妹，却是坏人，一时间，惶惑、悲痛、恼怒等等情绪，交集心头，不知如何是好！

偏偏冯琳又是非常淘气，见冯瑛横眉怒目的怪模样，不觉噗嗤一笑，心中想道：她相貌和我如此相像，却不知武功比我如何？存心试招，笑道："兀你是哪里跑出来的野女郎，瞪眼望我做什么？"反手一剑，疾刺冯瑛穴道，同时足尖一起，踢她腿弯关节。这两招，一招是采自海云和尚的南天剑法，一招是董巨川的灵山派家数，用得十分歹毒。冯瑛哪知她是试招，迫得以攻为守，一个"怪蟒翻身"，唰唰两剑，解了冯琳招数。

冯琳笑道："好剑法！"手捏剑诀，左一招"彩凤旋窝"，右一招"云龙掉首"欺身直进。冯瑛喝道："你为何如此不知自爱，与奸人为伍，不怕辱没你的父母么？"冯琳招数十分溜滑，挡了几招，张天池已跑出半里之地了。

冯瑛大为生气，喝道："你再拦我，我就要掴你了！"冯琳笑道："你有本事，就试试看！"冯瑛身形一起，剑锋一颤，只见银光飞洒，耀眼生花，冯琳叫声不好，剑光人影中，冯瑛一掌掴到，见冯琳闪缩惊叫，心中不忍，掌锋斜斜掠过她的面门，冯琳一个盘龙绕步，避了开去，笑道："我说你打不着就打不着！"冯瑛面挟寒霜，"哼"了一声，身形一伏即起，如箭离弦，又向张天池追去！

冯琳叫道："他已中剑受伤，你为何还要欺负他？你不懂江湖规矩吗？"又再施展猫鹰扑击之技，凌空下击，与冯瑛纠缠，一面叫道："张寨主，你往山上逃，山上有个小庙，庙中有人救你。"张天池惊魂稍定，回头道了一声"多谢，"忍着疼痛，疾跑上山。

冯瑛怒道："你这个野丫头，我非好好教训你一下不可！"展开天山剑法，连环疾进，专刺冯琳手腕，想要迫她弃剑求饶，冯琳腾挪闪展，连用好几派武功，都只有招架的份儿。

酣斗中冯瑛喝声"撤剑！"剑尖一挑，又准又疾，冯琳忽笑道："不见得！"手中剑往外一封，剑势甚缓，冯瑛却觉得有一股劲力反推回来，不觉"咦"了一声，只见冯琳剑法又变，身躯如花枝乱颤，剑势柔中带刚，竟是内家的上乘剑法。

原来冯琳精研了傅青主的无极剑法，如今初次拿来使用，无极剑法虽仍不及天山剑法的精妙，却擅于以柔克刚，冯瑛一时之间，竟奈何她不得。

又斗了三五十招，冯瑛心中一气，把天山剑法中的大须弥剑式展开，只见一团剑光，压在冯琳头上，有如泰山压顶，好不难受，冯琳的功力究比冯瑛稍逊，剑势渐渐施展不开。

冯瑛暗中运劲，又喝道：“还不撤剑么？”剑锋自上而下，直压下去，冯琳身子向后一射，宝剑向后一引，双剑相交，叮当一下，冯琳突然向后一退，叫道：“好险！”回头扮了一个鬼脸，向山上疾跑。

冯琳这一招乃是无极剑法中的精华所在，先用柔力消解强敌的急劲，然后反攻，但冯琳见冯瑛剑法奥妙无比，知道再打下去必然落败，所以不求反攻，趁势后退。这样一来，自然更容易脱出冯瑛剑光笼罩的范围。

冯瑛见用了大须弥剑式，也不能夺她手中兵器，不觉吃了一惊，心道：“她武功如此了得，我更不能让她误入歧途，助纣为虐。”提剑便追。冯琳轻功虽然不及冯瑛，但冯瑛追得近时，她便反身一剑，用无极剑法中精妙的防身招数抵挡，冯瑛在数招之内，无法将她打败，只好衔尾紧追。追了一阵，山上的小尼庵已经在望，当当的钟声随风飘来，冯琳撮唇长啸，用意是想把李治引出，叫他惊喜，冯瑛则以为她是招唤同党，更是紧迫不舍。

李治将邝琏背回山上尼庵之时，天色已经大白，只见那中年尼姑，盘膝坐在大殿的蒲团上。李治因昨晚之事，颇不高兴，说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师太，恕我又来打搅你了！”那尼姑起立说道：“救人性命，甚是应该。那位小姑娘呢？”李治道：“她等一位朋友，要迟些时候才能回来。”

邝琏这时已经醒了，忽然在李治背上叫了一声，问道：“是谁在说话？是练霞吗？”邝琏的声音虽然微弱，在那尼姑听来却如晴天霹雳，急忙跑上前去，扶着邝琏，眼泪盈眶，好半天才叫出声道：“啊，爹，真的是你吗？”李治愕然，放下邝琏，正待询问，只见两人已抱在一起，邝琏身躯颤抖，忽然叫了一声，晕倒地上。

那中年尼姑哭道：“爹，你不要走呀！”李治上前替邝琏把脉，道：“他是欢喜过度，一时激动，所以晕倒，这并不碍事。”那尼姑见邝琏衣裳染血，面如金纸，甚是担忧。李治道：“他受伤虽重，却非死症。我担保他三天之后，便能起床，一月之后，即可康复！”那尼姑止了哭声，帮李治将邝琏抬入静室，李治道：“我在这里替他推血过宫，让他再静静睡一个时辰。”

那中年尼姑在旁啜位，过了一阵，邝琏鼾声大起，李治道：“咱们出去吧。”那中年尼姑目中含泪，奔出大殿，忽然燃点香烛，在菩萨像前，喃喃祷告。李治站在一旁，隐约听得她道：“信女门练霞多谢菩萨保佑，赐我父女团圆。敢求菩萨再施佛力，保佑瑛儿琳儿也平安无事，早早回到我的身边。”李治心中一动，急问道：“你还有两个女儿吗？”这时尼庵外已传来厮杀之声，那尼姑缓缓起立，撞了儿下铜钟，一步一步走出寺门，这刹那间，李治只觉她眼光中充满无限慈爱，就像自己的母亲一样。

李治也默默的跟了出去，厮杀追逐之声，隐隐从山谷外面传来，李治想道：“莫非是琳妹遇着强敌了？”往下眺望，忽见一个身材魁伟的汉于，肩衣染血，神情萎顿，踉踉跄跄的奔来。李治问道，“你是谁？”那人答道：“天台派掌门张天池。”李治道：“你的老朋友在里面等你。”将邝琏所写的血书递过，张天池面色大变，问道：“邝琏遇难了吗？你是谁？你从那里得的这封血书？”李治道：“邝老先生受了点伤，并不碍事。我是他吩咐来

救你的。你见着一位小姑娘吧？”张天池道：“不止一位，一个要救我，一个要杀我，她们都是一模一样！”话一说完，咕咚一声，就倒了下去。他受伤之后，拼命奔逃，已经支持不住了。

那中年尼姑一直没有说话，这时忽地喃喃自语道：“嗯，一模一样，天下有这样巧的事情！”李治心神动荡，那尼姑又道：“嗯，他的琵琶骨给人刺穿了，你懂得医道，快救救他吧，他是我爹爹的朋友，一定不是坏人。”李治又是一惊：姨，这尼姑也会武功？要知琵琶骨乃手臂与肩膊相连的脆骨，若然折断，不早救治，那就多好武功，也会残废。李治道：“那么请师太在这里等我的那位朋友，我给他急救之后就出来。”那中年尼姑仍然眺望前方，头也不回，曼声答道：“我知道，我会等的，我已经等了十七年啦！”那声音充满无限幽怨，李治悚然一震，背张天池回庵内静室，既感奇异，亦感惶惑，料知必有非常意外之事，便将发生。

冯瑛一路追逐冯琳，不知不觉之间，已追到尼庵外面，忽听得一个十分严厉却又似十分慈爱的声音斥道，“住手！”

这声音似乎有不可抗拒的力量，两姐妹都不约而同的停下手来，呆然注视，只见尼庵外立着那中年尼姑，目中蕴着泪光，长叹一声，摇头说道：“骨肉相逢，也不知道，自相残杀，岂不可怜！”

这中年尼姑正是两姐妹的生身之母邝练霞，她初见冯琳之时，己疑心她是自己的女儿，但见姓名不同，不敢相认。如今见她们一模一样，料想人间上除了自己这对孪生女儿，再无如此相似之人。

冯瑛冯琳都觉心灵震荡，冯瑛抬头间道：“你是谁？你怎么知道她是我的妹妹？”冯琳也叫道：“师太，你知道我的来历吗？昨晚你力何不说？她真的是我的姐姐？”邝练霞又是欢喜，又是辛酸，忽地跑上前去，左手拉着冯瑛，右手拉着冯琳，端详了好一会子，含笑道：“你们两都笑一笑给我看，让我看你们谁是姐姐，谁是妹妹。”

冯瑛呆呆望着母亲，急切间笑不出来，冯琳却噗嗤笑了一声，又突然伸手在冯瑛腋窝一抓，道：“师太叫你笑，你为什么不笑？”冯瑛酸痒难当，不觉格格失笑。只听得那中年尼姑道：“琳儿，不许顽皮，你是妹妹，以后应该听你姐姐的教导！”冯瑛冯琳都是聪明透顶的姑娘，见此情形，不约而同的叫了一声：“妈妈！”三个人拥作一团，六行泪珠在笑声中簌簌落下。

母女相逢，恍如隔世，邝练霞又哭又笑，搂着两个女儿，紧贴胸前，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忽听得一声：“瑛妹！”李治从尼庵里走出，见此情形，又是欢喜又是错愕。邝练霞笑道：“你来见见我这两位女儿，多谢你救了我的父亲，又将琳儿带来，让我们一家团圆。”

冯瑛冯琳拭了眼泪，各自叫道：“李哥哥！”抢上几步，又是不约而同的双双站住，李治眼花镣乱，一时间分不出谁是姐姐，谁是妹妹，正在思索冯琳今早穿的是什么衣裳。邝练霞道：“瑛儿琳儿，你们再笑一笑。”这回冯瑛冯琳都笑了，邝练霞指着她们道：“你瞧，她们长得一模一样，小时候有时连我也分不出来。不过她们笑时都有一个酒涡，姐姐的酒涡在左边脸上，妹妹的酒涡在右边脸上，你瞧清楚，以后就不会认错人了。”

冯琳又是格格轻笑，抢上前去，拉李治的手，道：“妈，再过些时候，你就分别得出来了。我比姐姐顽皮淘气得多呢！”邝练霞想起她们小时“抓周”之事，性格之别在那时已有端倪，却笑道：“你们以前见过面吗？你怎么知道姐姐的性情？”冯琳伸了伸舌头，做个鬼脸道：“妈，你不知姐姐多

凶，她今日第一次见我就要教训我呢！李哥哥，你赶快对姐姐说，那个张寨主是你叫我救的，她骂我结交奸人，要打我呢！”

冯瑛见妹妹和李治亲热的样儿，心有所触，不觉想道：“看这样子，他们定是爱侣无疑。李治天性纯厚，妹妹终身有托。可是我却不知今后如何？”又听冯琳提起那个什么张寨主，正是那人将自己万苦千辛求得的解药弄毁，想起唐晓澜命在须臾，越发感伤，禁不住泪如雨下。

李治见此情景，心头一震，想道：“瑛妹和我是青梅竹马之交，虽无盟誓，但女儿家的心事却是难料。我下山之后，不到三年，便爱上了别人。莫非她因此而怪我么？”思如潮涌，怔怔地呆望冯瑛。

邝练霞和冯琳也是惊愕不已，冯琳心道：“姐姐呀，你若是想要他，就明说了吧，哭什么呢？”心中盘算，若然他们二人真是另有儿女之情，就将李治让与姐姐，想是这样想了，心中隐隐悲酸。

冯瑛一试眼泪，道：“李哥哥，那个张寨主是什么人？你为何要庇护于他？叫他出来，我不把他双手斩掉，难消心头之恨！”

李治骇道：“你和张天池有什么深仇大恨，如此恨他？他是天台派的掌门，虽无大善，亦无大恶，而且他又是你外祖父的好朋友，有什么仇恨，也该看在你外祖父的份上，饶恕了他！”

冯瑛又是一怔，邝练霞道，“儿呀，他说得不错。你们的外祖父也在里面养伤，等会儿你们都去拜见他吧。”她却没有想到，两个女儿不但都见过外祖父，而且还都与外祖父交过手了。

冯瑛听了此言，又是泪如雨下，邝练霞道：“瑛儿，你到底有什么冤屈之事？”冯瑛道：“这人不是好人，他把我的解药毁了。”邝练霞道：“什么解药吁？”冯瑛埂咽道：“我要去救一位好朋友的，那个什么张天池却没来由的和我动手，将解药抛下山涧，永远也找不回来了。”冯琳却忽然问道：“你那好朋友是男的还是女的？”冯瑛面上一红，道：“李治哥哥，这人和你也很熟的。你还记得我的唐叔叔吗？他在天山上住了三年。”李治道：“啊，原来是唐晓澜！”见冯瑛着急的情形，不似仅仅是叔侄之间的关怀，心中大喜，又暗暗责备自己胡乱猜疑，甚是惭愧。

冯琳也不觉笑出声来，道：“姐姐，又累你替我受过了，那张天池本来是要找我动手，因为他的手下想抢我们的一本书，被我用飞刀伤了三人，所以他要找我晦气。”冯瑛诧道，“那么你们却又救他？”李治道：“冤家宜解不宜结，其实那书也不是我们的，无主之物，也怪不得他们觊觎。”

冯瑛这时火气已渐渐消下，想起唐晓澜性命难保，越发伤心。李治道：“唐大哥有什么病，是中了什么有毒的暗器吗？你说给我听，说不定我能医治。”李治和唐晓澜、冯瑛都是平辈，但冯瑛因唐晓澜曾跟她祖父习技，所以称他“叔叔”，而李治则称他“大哥”。

冯琳插口道：“刚才我说的那本书，就是傅青主的遗书，听说是医学的不传之秘。”冯瑛一听，希望又生，道：“那么你快去看看他吧。哎，只是那秋天的梧桐叶和雌雄蟋蟀却到哪里去找？”李治道，“为何定要那两味药？”冯瑛道：“那是废园老人开的方子，废园老人是傅青主的徒弟，他就要用这些药才能见效。”

李治道：“哦，废园老人。是不是叫做叶寿常的？傅青主的书上曾提过他的名字，说叶寿常别号废园，乃他寄名弟子，书里还有一宗他们二人合诊的医案，想来已是五十年前之事了。瑛妹，医道不拘一格，你还是把唐大哥

的症状对我说一说吧。”

冯瑛将唐晓澜误饮毒酒和近日的症状详细说了，李治眉头一皱，自觉毫无把握。

要知李治只是熟习医书，精通医理，却毫无临床经验，像唐晓澜这种怪症，非但医书上从无记载，医理上亦想不通。但为了安慰冯瑛，仍强笑道：“我明早就和你同去替他诊治便是。”

冯瑛道：“现在不能去吗？”李治道，“何须如此之急？、冯瑛垂泪道：“你不知道，明日午时，再不救治，便是准死无疑。”李治道：“你们住的地方离这里多远？”冯瑛道：“约莫有二百里吧？李治道：“那么今晚三更我便和你动身，想来明日午时之前定能赶到。那张天池琵琶骨碎了，若然不及早给他救治，他的武功便要废了。他好坏也是一派掌门，我们不能今天台派的武功因此而断呀！”冯瑛一想，张天池的琵琶骨乃是自己刺穿，又想起吕四娘以前救毒龙尊者之事，再想起母妹初见，还有好些话要说，外祖父也该问候便慨然说道：“好，也只好如此了。唐叔叔说死生有定，我们已是尽力而为了。”

说话之间，忽见又有十多人爬上山来，李治一看，笑道：“琳妹，你的顾客上门了。这是你用毒刀所伤的人，你替他们医治。”冯琳迎上前去，那些人发一声喊，又想逃走。冯琳道：“你们的寨主在这儿，来，来，我给你们解药。”张天池的手下曾见她救过寨主，又分辨不出她们谁是姐姐，谁是妹妹，是友是敌，均所不知，但江湖上化敌为友之事，亦属常见，便将伤者抬进尼庵。冯琳给了他们解药，笑道：“妈，你这小尼庵成了医局了。咱们出外面谈去。”邝练霞到静室去看看邝琏，邝琏仍然未醒，便和两个女儿到尼庵的后面谈话。李治则上山去替张天池张罗续骨的东西。

邝练霞一手拉着一个女儿，在阳光普照之下，听她们滔滔不绝的诉说，除了冯琳忘记童年的事之外，两姐妹将十几年来的情事都一一说了，邝练霞知道冯瑛竟是夭山女剑客易兰珠的徒儿，非常欢喜；冯琳虽然命途多舛，在四皇府困了将近十年，但却也因此因祸得福，学了各派武功，而且最近又得了无极派的真传绝技，也足以大慰慈母之心。

两姐妹说了之后，邝练霞也将她的遭遇，告诉女儿知道。冯瑛对自己的身世，由唐晓澜口中已略有所知，冯琳却还是第一次知道，听了之后，把雍正皇帝更恨得人骨，道：“原来他才是差遣血滴子杀害我们爹爹，迫我们母女分开的人，我非亲手杀他，难消心头之恨。”

邝练霞又道：“我自从逃到这里之后，十几年来不敢下山，天幸能遇见你们。将来我带你们回故乡看看。”停了一停，忽道：“琳儿，和你同来的那小伙子很不错呀，他叫什么名字？”冯琳道：“他叫李治，是天山七剑中武琼瑶的儿子。”

邝练霞微微一笑，道：“琳儿，你选得不错，想不到我的两个女儿都和当世武功最高的两位女剑客攀上关系了。”冯琳嘟着小嘴儿道：“妈，他还没有向我求婚呢！”邝练霞哈哈一笑道：“小妮子真不害臊，你急什么？迟早他总会向我提的。”又笑道：“瑛儿，你呢？”冯瑛垂首胸臆，默然不语。冯琳突然伸出一只指头，刮她的脸皮，道：“姐姐害臊啦！你那位唐叔叔呢？”邝练霞笑道：“哦，是唐晓澜吗？我以前叫他做小弟弟的，我们家遇难之日，他还舍命保护过我和你呢，后来到了太行山上才拆散了。他虽比你大十多年，但人却非常之好，真当得上侠骨柔肠四字。这十多年，我也很惦记他。异姓

叔叔，没什么关系。”冯瑛滴了两颗眼泪，道：“妈，不要说啦！”冯琳道：“你别担心，唐叔叔的病症，李治去医，一定能够医好。”冯瑛把头别过一边，又滴了两颗眼泪，邝练霞在欢喜上头，还以为女儿是为唐晓澜的安危担心，便也说道：“李治的医道确属高明，你外祖父受那样重的伤，他也能救治，我想他也定能医好晓澜。”冯琳暗眼偷窥，但见冯瑛目蕴泪光，眼角眉梢，隐藏无限幽怨，冯琳是个鬼灵精，而且她也曾偿过爱的苦味，见此情景，料知姐姐必然还有难言之隐，却也不再言语。

三母女各诉平生遭遇，不知日影西移，也不觉腹中饥饿，三人都陶醉在快乐与悲伤交织的“幸福”中，而两姐妹又各有不同的心境。正不知过了多产时候，忽见李治远远跑来，含笑问道：“你们还没有谈完吗？”

冯琳抬头一望，只见李治右手提着一只山鸡，左手拿着一根柳枝，笑喜喜的走来，冯琳道：“你这人真是，不和我们一起，又不去做医生，却有闲心情去打山鸡！”李治道：“救张天他就全要靠这鸡呢！师太，我可要犯你的忌了。”冯琳截着说道：“还叫什么师太，伯母也不叫一声，犯什么忌？”李治道：“伯母，我要在你的尼庵中杀生，要续骨没有生鸡的血可不能够。”冯琳笑道：“妈以前伤心才做尼姑，现在一家团聚，还做什么尼姑呢？妈，你说是不是？”邝练霞道，“你这小淘气，倒很知道妈的心事，妈依你说，明天便还俗。”

李治行入尼庵，邝练霞也入内去看父亲，冯琳却道：“妈，我再和姐姐谈一会，你看外公醒了，就叫我们。”

冯琳拉着姐姐轻轻谈话，邝练霞见她们姐妹亲热，很是欢喜。行入庵堂，还听见她们俩姐妹格格的笑声。

冯瑛知道妹妹比自己受过更多的苦难，适才又是锗怪了她，对她非常疼爱。冯琳拉她到树荫底坐下，小声问道：“姐姐，你有什么心事可以对我说吗？”冯瑛道：“我的心事，就是要找你。”

冯琳笑道：“不，你还有的！”

冯瑛默然不语，冯琳道：“我小时也以为自己是无父无母的野孩子，在皇府里，有的人讨我喜欢，叫我做小‘格格’（满洲语，对亲王女儿的尊称。）有的人讨厌我，骂我做‘野丫头’，我也不管别人欢喜或是讨厌，我就是这么长大了。我不高兴的，就是皇帝老子我也不卖帐；但我想要的，那就不管它是天边拿不到的明月，我也要设法架起天梯把它拿下来。”

一声轻轻的叹息随风飘起，冯瑛道：“我欢喜的东西我也想拿到手的，但我却不愿损害了别人来取得所欲。”冯琳忽道：

“你和那位‘唐叔叔’很要好吗？”冯瑛道：“嗯，他很喜欢我，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玩得很好。”冯琳想笑却又忍着，说道：“那不是很好吗？你们相好，关别人甚么事？”冯瑛面上一红，低声说道：“你不知道，他有了未婚的妻子。”冯琳怔了一怔，冯瑛续道：“可是他们二人脾气很不相投。”冯琳一笑道：“这么说，你那位唐叔叔做事也真不爽快，既不相投，为何不干脆分了。”冯瑛道：“那位婶婶很凶，缠着他不肯放。而且她的父亲对他曾有大恩。”冯琳一听，笑道：“凶女人我也见过很多，你说说看她怎么凶法？”冯瑛道：“你在江湖上也闯了儿年，没听过杨仲英女儿的名字吗？武林同道也很怕她，也不革是怕她，而是碍着她父亲的面子。”冯琳几乎笑出声来，心道：“我道是谁？原来是杨柳青。”却不把自己曾和杨柳青动手的事说出来，心中另打主意。

冯瑛把自己怎样受杨柳青的气，后来又怎样和她冲突的事说了，冯琳边听边笑，却不作声。冯瑛气道：“别人和你说正经事儿，你却尽笑，我不说了。”冯琳道：“谁说我不正经呢？我是在用心听吁！管她什么杨柳青不青，唐叔叔是你的总是你的！”冯瑛气得要呵妹妹的胺窝，冯琳笑道：“哎呀，你报复啦，我最怕痒，你是姐姐呀，姐姐也不正经，难怪妹妹淘气啦！”

李治和邝练霞进入尼庵，先替张天池治伤，把剥剩了皮的柳枝整成骨形，柳枝中间打通成骨腔状，然后安放在两段碎骨头的切面中间，代替被切除的骨头，在安放时，木棒的两端和骨头的两个切面都涂上热的生鸡血，再把一种能生长肌肉的“石青散”撒在肌肉上，把肌肉缝好，然后又在接合部份外面敷上接血膏，夹着木板以固定骨位。这种方法叫做“柳枝接骨法”，乃中国古代医学中的不传之秘，只须七日骨木就可以接在一起。张天池十分感激，对李治一再道歉。

替张天池动了手术之后，他们再去看邝琏，邝琏已经醒了，经过了一天一夜的休息治疗，生机恢复，精神转好。邝练霞把两个女儿都回来了的喜讯告知父亲，邝琏更是欢喜。

暮蔼含山，山下农家，炊烟四起。冯瑛冯琳携手同回，只见母亲正在庵前呼唤。冯瑛问道：“外公醒了吗？”邝练霞道：“正等着你们呢。”

邝练霞将女儿带进静室，邝琏一见，不觉叫出声来，两姐妹都顿时呆了。邝练道：“爹，你瞧她们长得这么高了！右边的是瑛儿，左边的是琳儿。我不说你一定分不出来。”

冯瑛道：“外公恕罪。”冯琳尴尬一笑，说道：“幸好我没有用飞刀伤你。”邝琏一愕之后，哈哈大笑。邝练霞诧道：“你们都和外公交过手了。”邝琏道：“不知不罪。你们的本事都很了得，比我们老一辈的强得多了！”顿了一顿，又道：“我也老糊涂了，他们中了钟万堂独家所有的夺命神刀，我十分奇怪，却想不起你来！”

冯琳心念一动，急问道：“为什么要想起我来？”邝琏道：“你的夺命神刀不是钟万堂所传的么？”邝练霞道：“你周岁之时，就看上了他的夺命神刀，爷爷还不很高兴呢。”冯琳“咦”了一声，道：“怪不得我第一次听见钟万堂的名字，就觉得非常之熟，这样说来，莫非我真是他的嫡传弟子？”

邝琏诧道：“什么，你自己也不知道吗：钟万堂没有将他的真姓名告诉你吗？”邝练霞叹口气道：“琳儿说，她对小时候的事情已全忘了。”邝琏奇道：“有这样的事？”于是将遇难之晚，钟万堂如何抱她冲出重围，又怎样将她带到年家等事说了。这些事邝练霞也不知道，听得怔怔出神。

邝琏续道：“后来我派人探听你的消息，始知你早已不在年家，钟万堂也莫名其妙的死了。从此没有得到你的音讯，想不到现在才会面。”

冯琳听得呆了，众人只见她以手扶墙，眼珠好像定住一般，邝练霞轻轻抚摸她的头发，她也毫无反应，就像靠着墙壁的一尊石像。

邝琏打了一个寒噤，停口不说。邝练霞在她耳边唤道：“琳儿，琳儿！”冯琳动也不动，也不回答。李治急忙走过去，悄悄对邝练霞说道：“伯母，她正在思索往事，你别间她，我带她出去一回儿。”

李治轻轻扶着冯琳，走出庵外，冯琳呆呆的跟着他走，走到一棵柳树下，李治拉她坐下，看着冯琳的眼睛，过了一阵，冯琳垂首胸臆，李治在她耳边道：“我带你到年家去。”冯琳叫道：“我不去，我不去！”李治道：“到了，到了，啊，这座花园好大，怎么没人住的？小姑娘，你今年是六岁还是

七岁，认字了吗？”冯琳突然用一个孩子的声音答道：“我七岁啦，钟老师前两年已经教我识字啦！”

李治用的正是从傅青主医书中学来的“返璞术”，“返璞术”是原始的催眠术之一，虽不能如现代催眠术那样灵效，可以控制受术者的精神，但像冯琳这样的情形，对自己身世来历已明白之后，再施用此术，那就很容易帮助她将遗失的记忆，像缝补一片片碎布一样，连缀起来。

李治见开始生效，停了一停，让她精神集中，轻轻的从她腰间抽出那匣毒刀，问道：“这是什么？”冯琳仍然用孩子的声调答道：“喂，你不要乱动我的飞刀，这是钟老师送给我的夺命神刀，刀尖有毒的！”李治道：“你不是常常和年羹尧同玩飞刀吗？”冯琳道：“年哥哥也有一匣飞刀，他昨天还指点我手法。”李治道：“年哥哥对你好吗？”冯琳道：“好，很好！”李治道：“真的吗？嗐，你现在是十六岁的大姑娘了，皇帝要迫你做贵妃，年羹尧来了，他是不是来救你的？”

李治提起的己是这两年的事情，冯琳一下子就记起来了，忽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叫道：“年羹尧不是好人，他帮忙皇帝迫我骗我。”说话之时，声音已变成少女了。

李治道：“你怎么会认识皇帝的？皇帝就是四贝勒，你知道吗？”冯琳点了点头，李治道：“钟老师为什么肯让你给皇帝戏侮？”冯琳忽然静默下来，露出一片茫然神态。李治逼视她的眼睛，轻轻的道：“唔，有一天，你正和钟老师一起，有什么人冲进来了？”李治猜想一定是有人到年家劫她出来，因此用术试探，冯琳果然又“哇”然的哭了起来，突然又变回了孩子的声调，叫道：“我怕，我怕！那两个人穿着麻衣，丑怪，丑怪！他们把钟老师打死了，把我抱走了。”李治道：“咦，这里是四皇府，嗯，那两个人也在这里。”李治问道：“他们是谁？”冯琳道：“萨伯伯！别人叫他们做双魔。嗯，我不喜欢。他们都不是真心对我好的。四贝勒迫我，他们也都帮他迫我。”

李治心中暗喜，冯琳已把往事全记忆起来了。想了一想，忽又问道：“他们都对你不好，那么谁对你好？”冯琳面上露出喜悦的光彩，叫道：“李治哥哥！李哥哥！”李治笑了一笑，温柔的贴着她耳边道：“琳妹，你睁眼瞧瞧，你看谁在这里？”

冯琳有如大梦初醒，徐徐张开眼睛，夕照空山，晚霞投影，所想念的人就在身边！冯琳定了定神，道：“我不是作梦吧？”李治道：“你的梦已经醒了！你再想想你小时候的事。”

冯琳定了定神，小时候的事情霎那间都涌上心头，以前种种，历历如在目前。不禁含泪笑道：“嗯，我都明白了！”李治道：“那么咱们也该回去了。你的妈妈和姐姐一定等得心急了。”

冯瑛的确等得非常心急，她耳听宿鸟归林，目送晚霞消逝，想起明日午时，便是唐晓澜最后的期限，正是极目心焦，柔肠欲断。恨不得和李治早早动身。

李治也知她等得心急，和冯琳回来之后，草草吃过晚饭，打了个盹，还未到三更，就和冯瑛动身。冯琳则留在庵中帮母亲照料外公。她们送冯瑛下到半山，邝练霞一再叮嘱道：“晓澜好了之后，你马上带他来见我呀！”冯琳在旁笑道：“妈，这个还用你嘱咐吗？”

冯瑛展颜一笑，急急和李治下山，趁着淡月疏星，各施绝顶轻功。天色

还未大亮，他们已下了八达岭，到了居庸关外。李治忽然放缓脚步，细细问她废园老人如何判断唐晓澜的病情，冯瑛一一说了。又将废园老人的另一张方子交给他看。李治心道：“萧瑟秋风，梧桐叶落。用梧桐叶作药引，想是要病人的燥气下沉，归神宁静。那几味药也是宁神之药，而非解毒之方，不知是何道理？”

李治苦苦思索，脚步越来越慢，冯瑛大为心急，知他用神，又不好催他。李治想了好久，仍是想不出所以然来。偶一抬头，只见朝阳已从那边山间冉冉升起。冯瑛道：“想通了吗？快点走呀，要不然午间就不能赶到了。”

山坡上忽然有人接声应道：“哈，琳贵人，你急什么？皇上等着你呢！”又一人笑道：“好小子，你拐带贵妃，还敢刺伤佛爷，幸好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如今又碰见你啦！好小子，你还不拔剑？”李治冯瑛大吃一惊，睁眼看时，只见这两人一是韩重山，一是海云和尚。

海云和尚前晚受邝琏铁烟袋打伤，又被李治的声音吓走。他仗着内功深湛，调治之后，并无大碍，赶回来搬请救兵，正巧年羹尧派天叶散人和韩重山两师兄弟从青海回来报告军情，雍正听说在八达岭上发现以前和冯琳在嵩山的那个李治，因额音和布受了冯瑛掌伤，正在练功，还须十二个时辰，才能复原，便叫韩重山和海云和尚同去。

海云和尚以前在嵩山中过李治一剑，此仇久已思报，而今有韩重山在旁，有恃无恐，料想二人已是网中之鱼，神态嚣张之极！

哪知冯玫正是心急如焚之际，哪容别人阻路，海云和尚话未说完，冯瑛已闪电般的拔出剑来，叱咤一声，连人带剑，就如、道电光，向海云和尚咽喉疾刺！

海云和尚将她当作以前的冯琳，”并不怎样在意，岂知道一剑准疾异常，海云和尚长剑一翻，竟然格它不退，急闪身时，肩头已中了一剑，气得哇哇大叫。那一边李治和韩重山也各亮兵器，交上了手。

海云和尚气极狂攻，但冯瑛为了救人，比他更为拼命，以攻对攻，毫不退让！

冯瑛的内力虽然稍逊于海云和尚，但剑法却比他精妙得多，情急拼命，真如雨骤风狂，龙蛇飞舞。海云和尚在未够两日之间，连受了两次伤，虽非致命，元气亦伤。初时还能以攻对攻，渐渐便只有招架的份儿。

那一边，李治却不是韩重山的对手。韩重山的功力与了因在伯仲之间，一柄辟云锄纵横飞舞，有如千钧压顶，万马奔腾。李治仗着白发魔女的独门剑法，连走险招，但却苦于无法近身，韩重山见他剑法奇诡，也不敢轻敌，他比较稳重，胜券既然在握，便不急攻杀，想把李治弄得力竭筋疲，然后方施杀手。

可是这如意算盘却因海云和尚敌不住冯瑛而被打破，酣斗中海云和尚又中了一剑，这一剑伤得更重。胸口处被剑锋掠了一道长长的伤口，海云和尚急忙挪近韩重山身边，韩重山气道：“你先回去！”辟云锄一展，将冯瑛李治双剑敌住。海云和尚疼痛难当，急急逃命。

这一来形势又变，冯瑛李治双剑联攻，锐不可当，韩重山功力虽高，却顾此失彼，迭遇险招，不觉暗暗吸了一口凉气。冯瑛喝道：“你让不让路？”韩重山侧身横锄，一招“横云断峰”，格剑锄腰，不料李治剑锋一颤，似虚似实，韩重山几乎中剑，退避时袍袖竟被削去一截。冯瑛李治双剑疾进，韩重山奋力一架，猛地跳出核心，把手一扬，两件奇形暗器，破空射出，分取

冯瑛李治。

这暗器正是他独门秘制的“回环钩”，可以回环转折，上下飞腾，好不厉害，李治听易兰珠说过这种暗器，不敢用剑去挡，连运几种身法，堪堪避开，冯瑛见韩重山武功高强，暗器厉害，心道：“以我二人之力虽可将他打胜，但一定要耗不少时候，不如吓他一吓。”回环钩呜呜发响，斜里射来，冯瑛用剑一撩，那钩被外力一撞，忽然坠下，一个翻腾，射到冯瑛胸口，韩重山大叫一声：“不好！”他本意仅是想把冯瑛弄伤，以便擒拿，岂知冯瑛这一撩，恰恰将回环钩迫射到她胸口致命之处。要知韩重山以为她是冯琳，而冯琳正是皇上所要之人，韩重山迫于无法，才敢用这种歹毒暗器，自念将她打伤犹可，若然将她毙命，那可是大罪一桩。

暗器飞快，韩重山想赶上前收回亦已无及，只听得“波”的一声，回环钩射正冯瑛胸口，钩着衣裳，竟然挂在冯瑛胸前。冯瑛双指一籍，将回环钩取了下来，神色自若，冷冷笑道：“这种暗器也能伤人吗？”随手一抛，将回环钩抛到韩重山脚下。

韩重山哪知她贴身穿的，乃是钟万堂所赠的异宝金丝软甲，刀枪不入，何况暗器？不由得大惊失色。冯瑛李治一个冷笑斥骂，双剑又上。

韩重山是一派宗祖，心念暗器伤他们不得，再斗也敌不住他们双剑联攻，若然败在两个小辈手下，殊不值得。虚架一锄，急急忙忙逃走。

冯瑛抹了额上冷汗，叫声“好险”。李治看韩重山逃的方向，正是入京城的大路，对冯瑛道：“咱们不能走大路了，若然追上了他，只恐又有一翻缠斗。绕山路走吧。”

冯瑛一看日影，蹙眉说道：“小路远些还是近些？”李治道：“大约也差不多，不过较为难走、但总胜于给他厮缠。“冯瑛一想，确是无法，一言不发，跟着李治便跑。

以两人轻功，若然一路平安，本可大午前半个时辰赶到，偏偏给韩重山这么一阻，日头已上三竿，冯瑛心中急极，也不顾山路崎岖，一路纵高窜低，赛似风驰电掣。李治的轻功本来已得家传心法，世间罕有，也几乎追她不上。

跑了个多时辰，日头已渐至天心！冯瑛道：“还有多少路程？”

70 李治喘气道：“四十里！”冯瑛五内如焚，看日影午间便到，四十里最少还要跑半个时辰。脑海中幻出唐晓澜临死的影象，心痛如绞，忽而想道，“他不见我，只恐死不瞑目！”这时她已不敢再希望将他救活。而是想在他临死之前，赶去和他见最后一面了。

冯瑛拼命赶路，就如一团白影，挟着风声，在山野之间飞过。李治也急了，紧紧跟在冯瑛后面。一面给她指路，一面运气支持，四十里路，竟似转瞬之间便在脚底飞过，两人到了西山，唐晓澜所住的、冷禅隐居的那间寺院已然可以望见了。

冯瑛忽然叫了一声，李治抬头一看，只见日头正正悬挂天中，随着听得轰然一声巨响，那是每日午间，长陵（明成祖陵园）所放的午炮，炮声传到西山。

李治道：“到了，到了！”冯瑛面色惨白，加紧疾跑，心道：“到了又有何用？迟了，迟了！”心儿卜卜的跳，转瞬之间，已到寺院面前，只见冷禅和尚正在寺前眺望。

冯瑛忙问道：“我的唐叔叔怎么样了？”冷禅眼有泪珠，低声说道：“在里面。”冯瑛一看他的脸色，心中冷了半截。汗下如雨，身子如发冷般的颤

抖不休。

李治道：“瑛妹，别怕，还未断气，尚可急救。”冯瑛一言不发，带李治进入内间，只见甘凤池迎面走来，道：“你来迟了，不用进去了！”正是：霹雳一声传恶耗，只愁碎了女儿心。欲知唐晓澜性命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嬉笑逞奇能 飞刀削发　临危施妙手 联剑惩凶

冯瑛突闻此语，有如巨雷轰顶，哭不出声，颤巍巍的，冲入门去，甘凤池伯她伤心，本想拦阻，见她如此，只好长叹一声，让开了路。

冯瑛冲人内室，只见鱼壳、白泰官、鱼娘、路民瞻等默默环绕在病榻之前，一见冯瑛，都挪开身子。冯瑛这时才哭得出声，叫道：“唐叔叔，是我来了，你听得见吗？”病榻上的唐晓澜双目微开，身子好像轻轻抽搐了一下，却无言语。李治随后进来，只听得白泰官道：“你们来迟了，他刚刚咽气！”

李治这时也不由得大惊，叫道：“绝无此理！”排开众人，只见冯瑛哭得泪人儿似的，鱼娘和李明珠两人揽着她，不许她扑到唐晓澜身上。

李治伸手把脉，只见脉息弱如游丝，又伏在他胸口上一听，胸口尚有微温，心脏也还微微跳动。再仔细听脉，脉息毫无半点病象，只是微弱如斯，鼻息亦几乎不能分辨，确是无可理解。这刹那间忽然想起了废园老人的断症经过，和他所要用秋桐叶、秋蟋蟀、宁神药等等理由，忽然跳起，对冯瑛道：“快些止泪，你一哭他就没救了！”

冯瑛道：“还有救吗？”李治点了点头，冯瑛顿时止泪。众人都极诧异，明明已经断气，何以尚说有救？而且迫切之间，又哪来的药？

李治拉冯瑛行开一边，低声对她道：“你用手指戳他人中，在他耳边叫道：“我求得灵丹来了！”<

冯瑛满腹疑惑，道：“哪来的灵丹？”李治道：“今日之事，你一切都要听我所说，包你立见功效。”

冯瑛将信将疑，依李治的话说了，只见李治倒了一杯开水，随手在香炉里取了一点点香灰，弹入杯内，道：“给他喝！”

冯瑛面色大变，正想骂道：“这个时候，你还骗我！”李治双眸炯炯，道，“快给他喝，这就是灵丹！”面容肃穆，说得极为认真。冯瑛不由自主的接过了那杯开水，李治又道：“灌给他喝，说灵丹来了！”

冯瑛依言在唐晓澜耳边说道：“灵丹来了！”唐晓澜身子又抽搐了一下，李治接口道：“马上就好！”冯瑛将混着一点点香灰的开水灌下，过了一阵，只见唐晓澜鼻息渐粗，脸色也渐见红润，徐徐张开眼道：“咦，我是作梦吗？我明明见着两个鬼卒将我拉去，怎么又回来了？”

众人见此情形，个个奇怪。只见李治微笑，说道：“唐大哥，你认得小弟吗？”唐晓澜望了一下，道：“啊，贤弟，你也来了！”声音仍很微弱。李治忽道：“各位听我说一个故事。”

众人更是奇怪，冯瑛又喜又奇；他居然还有闲心情说故事？

李治缓缓说道：“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大将，屡为国家立功，朝廷倚为柱石，皇帝视如手足。我已记不清是哪个朝代，也记不起大将和皇帝的名字了，总之是有那么一回事，且是书本上记载的。

那位大将军力敌万人，武功盖世，可是就怕老婆！”

路民瞻和白泰官都笑了起来。冯瑛心道：“李治一向朴实，不苟言笑，怎么今天说起怕老婆的笑话来？难道他是讥刺唐叔叔怕杨柳青吗？不，他是忠厚之人，不会如此取笑。”

只听得李治续道：“那位大将军年将半百，膝下无儿，皇帝劝他立妾，他怕老婆，连这个念头都不敢有。”

鱼娘插口道：“怕不怕老婆，有没有儿女，总之都不应该立妾，”

白泰官曾在前人笔记上读过这段故事，笑道：“他是说故事呀，你别打岔，这故事和唐兄大有关系。”

冯瑛面上一红，又以为他是取笑。李治续道：“有一天，皇帝把那个大将军的老婆传进宫来，把一杯东西摆在她的面前，对她说道：‘这是一杯毒酒，吃了之后，十二时辰之内，七窍流血而死，无药可救！你若许丈夫立妾，我就将一名宫女赐给他，要你亲自将宫女带回家去。你若不许丈夫立妾，朕便将这杯毒酒赐你自尽！’

那位大将军的妻子哈哈笑道：‘我宁死不让丈夫立妾！’举杯一饮而尽。话虽如此，到底心慌，当时敢饮毒酒，乃是一时气涌，回家之后，想起如此枉死，十分伤心。于是一面卧床等死，一面要丈夫替她带孝念经，岂知十二时辰过后，丝毫无事。第二天，大将军上朝，皇帝笑道：‘卿妻如此，朕亦无法。立妾之事，只好休提。’大将军仍是忧心忡忡，问道：‘皇上不是要赐臣妻自尽吗？’皇帝笑道：‘朕虽无道，怎能擅杀功臣之妻？昨天她吃的乃是醋呀！’”

李治说完之后，众人哈哈大笑。唐晓澜突然坐起，问道：“莫非雍正当日给我饮的，也不是毒酒么？”

李治笑道：“以前我不敢断定，现在试了，我敢说那绝不是毒酒！我刚才给你吃的也并不是灵丹。”

冯瑛奇道：“你怎么推断出来？”

李治道：“雍正这个狗皇帝，其实是个最阴险的小人，他当日怕晓澜和你将他阴谋夺嫡之事泄露出去，所以施用这个鬼计。试想宫中纵有这种怪药，他又岂会随身携带？”

唐晓澜问道：“那么为什么这几天我又确如重病？”

李治道，“试想那位大将军的妻子，受吓不过一天，回家之后，尚自心惊胆战。何况你在这一年之中，无时无刻，精神不受威协，心中既不敢怀疑所饮的不是毒酒，自然相信他的恐吓之言。你虽然不怕死，但心中已存了个某日某时必死的念头，因此临到了这个期限，心灵自然受了他的控制，生机停顿，又怎能不如重病？幸而你不比常人，要不然只恐未到期限，就被他吓死。”

唐晓澜暗暗道声惭愧！甘凤池早已走了进来，听了李治这番话后，道：“其实惜生畏死乃人之常情。我辈侠士之不畏死者，乃是因义之所在，故愿舍身以赴。心中自有一目的在。那位将军的妻子，因妒而不畏死，与我辈虽不能比，但究其根源，亦是有一目的在，若无因而死，冤屈而死，若说尚能但然视之，那就非人之常情了。”

李治又道：“我最初也想不出所以然来，后来推敲废园老人所用的药，只是宁神静气，并非解毒疗伤，这才敢大胆怀疑，然后小心求证。废园老人因为没有亲自把脉，所以尚不敢确切判断，只在宁神解躁上头去想；而我则在解除唐兄的精神恐惧上去想。这也正是古人所说心病还须心药医的道理。冯瑛是你亲近相信之人，她说那香灰之水乃是灵丹，你也便会当它是灵丹。”

白泰官哈哈大笑，道：“怪不得有些神棍，利用香灰水骗人。一定是有些轻病的人，本来不用药就可以好的，吃了他的香灰水后，因为信它能够治病，就更易好了。于是便给他颂扬。只可惜那些重病的，吃了香灰水死去，别人反以为他命该如此，不去怪那神棍。”众人都笑起来。

唐晓澜却在笑声中沉思默想，待众人笑过之后，昂头说道：“雍正狗皇

帝这一手确是狠辣，我也猜到他的用心了。他给我规定期限一年，要我到时至宫中求他解药，他则在这一年中布置，剪除众皇子的羽翼。若到时他主座已固，不再怕我泄露秘密，就可将我杀掉。若还未固，那就胡乱给我服食‘解药’，再施故技，将‘死期’延长一年，这样我就不能脱他掌握了。而且他又可藉此骗瑛妹入宫，正是一石两鸟之计。”冯瑛想起前几日自己冒险入宫，准备牺牲自己以救晓澜真是幼稚愚昧，心中暗叫好险。

唐晓澜虽告无事，可是这七天来眠食不安，身子仍是虚弱。李治便用废园老人方子中所开的那些普通的宁神之药，叫人到附近小墟镇中采办，煎给唐晓澜服。唐晓澜这一年来内功大有进境，药疗自疗双管齐下，料想在一二日间，便可恢复如初。

到了确知唐晓澜平安无事之后，冯瑛这才觉得自己头晕目眩，疲累欲死，正想去睡，忽然又想起一事，举目四望，座中不见一人。

冯瑛想起四日之前，他和吕四娘分道求医，当时曾约好不论求得与否，都回西山相见，吕四娘轻功比她高明许多，照理早应回来，但却不见她在此，莫非又出了什么事了？不禁问道：“吕姐姐呢？”甘凤池诧道：“我正要问你呢！”冯瑛道：“她未回来么？”甘凤池道：“我正奇怪，为什么你和她同去，却和这位大哥一同回来。”

李治这时才和从人互通姓名，一说出来，彼此都识。冯瑛也将吕四娘和她分道求医之事说了，甘凤池大力奇怪，心道：以八妹和唐晓澜的交情，纵她中途另有他事缠绊，也会摆脱赶回来的，而今不见回来，难道是遇上更紧要之事？或者是碰上强敌脱身不得么？但八妹轻功绝顶，剑术无双，照理亦不会遇难。百思不得其解。

唐晓澜道：“多日来吕姐姐为我忧劳奔跑，我还未得向她道谢。今日她若不回来，明日我就和你一同去找她吧！”

冯瑛歇了一晚，第二日将在八达岭上巧遇外公母妹，一家团聚等情事说与唐晓澜听，唐晓澜听得眉开眼笑，道：“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今天我才把十多年来的心事全放下了。”想起师嫂邝练霞，更恨不得立时相见。冯瑛道：“妈也很挂念你。他欢喜你呢！”说罢低眉一笑。

唐晓澜问道：“吕四娘去的地方离八达岭远吗？”冯瑛道：“她去找废园老人的好友陈画师，就在八达岭东面的康庄。妈住的尼庵在八达岭的北峰。当日我去找废园老人所住的南口，则在八达岭西面。距离都不远。”唐晓澜道：“那么我和甘大侠找到了吕四娘后，再去看望你们。”忽然想起师嫂当年叫他做小弟弟的情景，不觉一阵面红。冯瑛猜到他心中所想，又微微一笑，道：“我先和李哥哥赶回尼庵，告诉妈妈知道，好让她接你。”

冯琳恢复了记忆之后，心灵越发开朗，活泼更胜从前。她和母亲对李治的医道部坚信无疑，因此也不似冯瑛那么为唐晓澜之病而烦恼。

邝琏和张天池倒是有些烦恼，他们十几个人挤在尼庵之内，其中又半数受伤未愈，甚怕官军来袭。因此便叫冯琳时不时到山口了望。

过了两个白天，幸告无事。第三日早饭时分，众人正在弄饭，张天他的琵琶骨虽未接合，亦可走动。吃饭之时，忽然抛下碗筷，伏在地上，冯琳奇道：“咦，你做什么？”

张天池在地上伏了好久，站起来道：“有好几簇人马，似是分批在岭的东面疾驰而过，好在他们不是上山，担亦不可不防。琳姑娘，只好又麻烦你一次，你到东面山口看看，看外面有什么事情，那些人又是什么人？”

张天池是个江湖大盗，伏地听声之技百不失一。冯琳到东面山口了望，果然见山脚底下，时不时有三五骑马，飞驰而过，看样子似是公差。过了好久，公差过尽，冯琳正想回去，忽见又有几骑马如飞而来，看清楚时，前面一骑，竟然是个女子，白马红裳，十分抢眼。后面有三骑公差紧追，那女子骑术甚精，可后面那三人亦是不弱，追到山下，那红衣女骑士纵马窜入山谷，胯下坐骑忽然惨厉嘶鸣，四蹄屈地，红衣女子一个翻身，跳下马背，拉开弹弓，朝谷口追兵乱打。那三名公差也都跳下了马，拔出兵器拨打弹丸，转瞬之间，就将那女子围住了。

冯琳不觉笑出声来，心道：原来又是这个婆娘，前次在客店中碰到她和公差打架，现在又重演了。我正要找她，这岂不是送上门吗？唔，她的功夫似乎比以前高明一些了；但这三个公差却也不似普通公差！

那女子一剑力敌三人，渐露败象，大声喝道：“你们好大胆子，你们未听过铁掌神弹杨仲英的名字吗？我就是他的女儿！”杨仲英是北五省武林领袖，不论黑道白道，全都给他几分情面，声名之响，就如甘凤池之在南方一样。不料这几个人听了，却是一阵哈哈大笑，其中一人大笑道：“杨老头儿吗，咱们正想和他对亲家，喂，小娘子，我看你一路在马上垂泪，十九是死了女婿，未得新人，你自己挑选吧，我们三兄弟你喜欢哪个？”杨柳青大怒，手中剑一阵泼风刺杀，那三人围着她嬉笑戏弄，缠斗甚紧。

原来在十多天前，甘凤池受唐晓澜之托，派遣快马传书，向杨仲英报告恶耗，唐晓澜“遗书”中先说自己身受大恩，无可报答，继道现在遭遇奇祸，必死无疑，然后向他们父女致歉，请求解除婚约，免误杨柳青青春。

杨仲英读了此信，大惊失色，可是他已残废，不能走动，只好叫杨柳青飞骑入京，探听消息。并交代她道：“若他未死，你可在京中广延名医，替他诊治；若然已死，也要将他的骸骨带回来。因此又给了她几十个金元宝，准备作延请名医之用。并写了好几封信，介绍他见京城的武林名宿。

山东向出好马，杨柳青那匹，尤其是千中选一的好马，日行五百余里。杨柳青马不停蹄，飞驰入京，可是因接信过迟，到了怀柔，已过期三日，杨柳青一想自己到时，唐晓澜也许已经入殓，从此不能与他相见，极是伤心，放马飞驰，泫然泣下。

像她那样的单身女子，纵马飞奔，已是惹人注视，何况她又在马上垂泪，神情异常，更引起人们揣测。

这日，正巧有一班血滴子和禁卫军头目到南口外面办案，他们要追捕一个极重要的钦犯，本来无暇理会闲人。但其中有三人是采花贼出身，见杨柳青美貌，而且马上驮的又看得出是金银宝货，遂动了劫财劫色之念，因此擅离大队，紧紧追踪，先用暗器将她的白马射杀，然后围攻。

杨柳青正在吃紧，忽听得一阵“格格”的笑声，冯琳似一团风的从山上飞掠下来，手扬处，三柄夺命神力破空射出，这三个血滴子小头目虽非庸手，但却怎能防这种独门的歹毒暗器，飞刀疾劲，远非小小的弹丸可比，其中一人武功较低，飞刀来时，伏身一闪，被飞刀从颈项穿出，登时毙命！另一人用刀碰磕，飞刀从旁激出，伤了他的肩胛；剩下的那人武功较强，一磕之后，即用北派“燕青十八翻”的功夫，在地上连打了几个筋斗，堪堪避过，但已吓得魂不附体，急急奔逃。

杨柳青好生惊讶，抬头一看，只见冯琳笑嘻嘻的站在她的面前，眼角眉梢，露出一派轻视的神气。

杨柳青只道她是冯瑛，去年她被冯瑛打了一个耳光，恨在心头，迄未稍减，而今虽得她救了性命，但却又要受她轻视，气上加气。但无论如何，她总是救了自己，可又不好发作。

冯琳瞅了杨柳青一阵，笑问道：“姑姑，你这么急赶路干嘛？公公的病可好一点么？姑姑，你的弹子又比前打得高明了。”冯琳两天已从姐姐口中知道了一切情形，不待她先出声，便冒姐姐的身份和她说话。

杨柳青气往上冲，“哼”了一声，道：“你这是明知故问。这一年来，你不是和你的叔叔在一起吗？”冯琳道：“是呀！我们朝朝晚晚都在一处，快活极了！”这一下，顿令杨柳青醋气冲天，不觉一连冷笑了几声，冯琳睁大眼睛瞪她，杨柳青窒了一窒，不敢发作，又急于知道唐晓澜的消息，只好忍气问道：“晓澜怎么啦？你和他既是这样要好，为何在他病得要死之际，还到这里闲逛？”

冯琳格格的笑个不休，问道：“你听谁说的？唐叔叔根本就没有病！”冯琳心中早想好了一套说话，胡说一通，她自己也料不到她所说的竟是事实。

杨柳青惊奇不小，问道：“什么，晓澜根本没病？”冯琳应道：“是呀！”杨柳青道：“那么他又写信给我爹爹说是在大前天就是他的死期，我还以为他已死了呢！”冯琳故作惊讶之状，道：“是吗？我昨晚还做樱桃蜜饯给他食呢，咦，他为什么要写那样的一封信给你？”装作诧异寻思，过了一阵，忽然拍手笑道：“呵，我知道了，晓澜真坏，也不告诉我一声。”

杨柳青听她说得这样亲热，“叔叔”也不叫了，改叫“晓澜”，而且听她口气，似乎唐晓澜什么事情都和她商量，不觉面色大变。但为了想知道唐晓澜何故要写那样的信，只好咬牙忍着，咽了好几口气，沉声问道：“你知道什么呢？”

冯琳问道：“他信中是不是提到要和你解除婚约？他早就对我说过，叫我帮他想，看有什么藉口可以避免和你成婚！”

话未说完，杨柳青已气得怒叫出声，骂道：“好一个忘恩负义的小畜牲！”冯琳道：“喂，你再骂我叔叔，我可不和你客气！”杨柳青这时已是不顾一切，拍的一掌，就向冯琳掴来。冯琳一跳跳开，叫道：“你是姑姑，我让你一掌！”这种神情行动，和冯瑛以前让杨柳青的情形一模一样。原来是冯琳故意模仿，连姐姐的性格神气也学得十足。

杨柳青大叫道：“我和你拼了，你有本事，就把我打死吧！”一头撞去，冯琳又一跳跳开，道：“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打死你？”杨柳青一头撞空，几乎跌倒，拉开弹弓便打，骂道：“你这不要脸的小贱人，天下多少男人，你为何偏缠上叔叔？”弹弓似冰雹乱射，冯琳笑道：“你这弹弓也打得了人吗？前两次我都没有给你打着，你还要在孔夫子门前卖百家姓！”一面闪展腾挪，一面施展韩重山以前所教的接暗器手法，把杨柳青所发的铁弹子随接随抛撒满一地，过了一阵，杨柳青的弹子竟打完了。

冯琳双眉倒竖，这才回骂道：“我说你才是不要脸的小贱人，天下多少男人，你为何偏要缠上晓澜？他不欢喜你，你还要缠，这才是不要脸！”杨柳青面色灰白，痛极恨极，拔剑乱刺，叫道：“好，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她心中也料定冯瑛不敢杀死自己，因此甚为撒泼。

冯琳哈哈一笑，陡然身形一起，施展猫鹰扑击的绝技，冷不防把杨柳青手中的利剑夺去，用重手法一拗折为两段，抛下山谷。朗声发话道：“喂，你听着。凭你的本事，你想杀我，那是万不能够；我也不想杀你，但你再撒

泼，我就用飞刀刺破你的脸皮，射瞎你的双眼，叫你永远做个见不得人的丑妇。我说得到做得到，先给你瞧！瞧着！第一刀，我要把你的弹弓削断！”把手一扬，杨柳青的弹弓应声折断，冯琳又喝道：“第二刀，我要把你的头发削掉！”杨柳青慌忙躲闪，只觉冷风疾至，刀光闪影，头上一片沁凉，一摸头顶，头顶的青丝已被削去了一大片，露出了头盖，四边头发稀疏，中间一片光头，不伦不类。冯琳又喝道：“你再不走，第三刀我便画破你的脸皮！”杨柳青一时气急，虽不畏死，但却真怕冯琳毒手毁容，教她永远见不得人，不觉惊喊一声，回头疾跑。

冯琳把杨柳青气走吓走之后，得意之极，放声大笑，在山涧旁临流自照，笑道：“天生我两姐妹如此相似，虽然有许多麻烦，但却也有许多好处！”冯琳好洁，打了一架，脸上沾了泥沙，头发也有点乱了，于是便用涧水抹一抹脸，又理了理蓬乱的头发，忽然想起了杨柳青那片不伦不类的光头，又忍不住笑，笑 了一阵，忽听得耳边有人说道：“哈，我道是谁？原来是你！这样好笑，回宫去笑给皇上看吧！”冯琳惊然一惊，抬头看时，只见一个红衣喇嘛，毗牙裂嘴的向自己恶笑。要知冯琳这时的武功造诣已是不凡，而这个喇嘛居然能悄无声息的走到她的身边，若非有惊人的本领，怎生能够？

冯琳颇是机灵，情知遇了强敌，镇定笑道：“你是皇宫里的大法师么？”那喇嘛双眼一翻，冷笑道：“真是贵人善忘，幸好俺还有点儿能耐，要不然就给你的天山掌力废了。”

冯琳心道：“我常常给姐姐惹麻烦，这回是姐姐给我惹的麻烦了！”那喇嘛伸手便想抓她，冯琳一跳跳开，道：“我正想回宫去见皇上，不必你来劝驾，你敢抓我？我就对皇上说你调戏我。”那喇嘛把手缩回，道：“好呀，琳贵人，你还未得宠，就想咬我一口么？这回饶你猾似狐狸，也不能逃脱我的掌心。你既然要见皇上，那就快走。”冯琳道：“你不见我头发还未理好么？”蹲下去用山泉洗发，那红衣喇嘛站在她的身后，正自盘算要不要用硬功夫擒她。

冯琳洗了头发，又整整衣裳，道：“好啦，我随你走。”反手一场，三柄夺命神刀骤然射出，相距甚近，又是出其不意，那红衣喇嘛武功极高，也只闪开了一把，其余两把，都射中了他的胸前要害。

冯琳拍手笑道：“倒也，倒也！”不料那两柄飞刀触及他的身体，竟然发出铿锵之声，如同碰着石头铁板一般，随即掉落。冯琳大吃一惊，双手齐发，连射出六柄飞刀，那红衣喇嘛只是护着眼睛，接了她射向头面的两把，其余四把，都给他的身体震落。红衣喇嘛大笑道：“佛爷乃金刚不坏之躯，岂惧你这些破铜烂铁！”身形一起，俨如巨鹰扑兔，伸开蒲扇般的大手，向冯琳头顶便抓。

这喇嘛正是额音和布，他也是奉命去捉拿那个极重要的钦犯的，途中遇到那逃脱性命的血滴子，告知他山谷里有这么一个厉害的小姑娘，他一听便急急赶来，心想：若能把琳贵人捉回，只怕比捉了钦犯，更能令皇上开心。

冯琳用猫鹰扑击之技，避他两抓，额音和布第三抓又到，冯琳在半空中一个屈身，挽了一朵剑花，向他眼睛急刺！

额音和布一低头，双掌斜出，扭她手腕，冯琳一剑平挽，喝声：“去！”她这一年来精修无极派的上乘内功，这一剑劲道奇大，额音和布虽然练有金钟罩铁布衫的绝顶硬功，也不敢给她的剑截着脉门，双掌一变，斜抢两步，猛地反手一掌，喝道：“撤剑！”这一掌扫得劲风疾起，冯琳虎口疼痛，宝

剑几乎坠地，急忙腾身飞跑。

额音和布见这一掌打不掉她的兵器，也颇为惊诧，冷笑道：“你这野丫头是有点能耐，可是要想逃脱佛爷掌心，那还是难于登天！”飞身一跃，双掌平推，这一下劲道加大，掌风更强，冯琳骤然如受猛力所撞，急忙向前一仆，顺着他的掌风，飘出数丈开外，一跤跌倒！

额音和布哈哈大笑，道：“美人儿没跌伤吧，我给你医！”冯琳一个鲤鱼打挺，跳了起来，扬手又是两把飞刀，射他双目，额音和布大怒，一举手将两把飞刀打落，正拟三度发掌，忽听得有人叫道：“谁敢欺侮我的妹妹！”

额音和布一看，只见山坡上一团白影，疾若飘风，瞬息之间，一个女郎如飞赶到，来的正是冯瑛。额音和布见她们一模一样，不觉呆了。

冯瑛声到人到，刷的一剑，向额音和布咽喉疾刺，额音和布闪身反掌朝她脉门一扣，冯瑛的剑法何等神妙，剑锋一转，已刺向他胯骨“三元穴”，额音和布大怒，自负是钢铁之躯，不畏刀剑，双掌一合，抓着冯瑛肩头。却不料冯瑛手中的短剑，乃是晦明禅师当年采五金之精，所炼的镇山之宝，一剑刺去，入肉数寸，额音和布只觉一阵剧痛，急运内功，使肌肉内陷，迫剑尖退了出来，他腿上运劲，双掌力道自减，冯瑛也趁机挣脱，只觉肩头火辣作痛。幸喜额音和布拿不准她是否皇上所要之人，不敢十分用力。要不然肩上的琵琶骨也会被他捏碎。

“三元穴”乃人身死穴之一，额音和布被宝剑刺个正着，居然仍是纵跳如飞，冯瑛也不由得大骇！额音和布运气闭穴，痛仍未止，动了真怒，叫道：“好，不管你是贵人贱人，佛爷都要送你归西。”凝身立定，猛燃一喝，双掌平推，冯琳道：“姐姐小心！”这一掌，额音和布用了十成力量，真如掌挟风雷，骤然劈到。冯瑛喝声：“来得好〕”身子平空掠起三丈，劲风从她脚底扫过，毫发无伤，她在半空中使出天山剑法绝招，一招“冰河倒挂”，银光飞洒，急奔而下。

额音和布吃了一惊，不敢再空手对敌，取了拂尘，扬空一挡。冯瑛这一剑凌厉非常，却不料忽然被拂尘缠着，用不出力来，只见额音和布又是哈哈大笑，骈指点她的“肩井穴”。

冯琳见姐姐危急，早已抢了上前，刷的一剑，刺他背心，额音和布反掌一击，冯瑛香肩一缩，避开他点穴的双指，左手五指一拢，向他胸口疾扫，额音和布吃过苦头，急急闪身避开，让冯瑛把剑抽出。

冯瑛冯琳双剑疾进，紧紧缠迫，额音和布的掌力虽然厉害之极，但每发一掌，都要先行运气，被双剑联攻，无暇发掌。可是他的那柄拂尘，更是武林罕见的兵器，可软可硬，可夺刀剑，可拂穴道，冯瑛冯琳都不敢给他缠着。额音和布欺身进逼，两姐妹虽互为呼应，也是险象环生。还幸打了一阵，两姐妹身形疾转。额音和布已分辨不出谁是冯瑛，谁是冯琳，自然也就辨不出谁人手上拿的乃是宝剑，心有顾忌，不敢硬抢。只用一柄拂尘，迫着二人的剑，伺机才施杀手。

打了一阵，山上又下来一人，这人乃是和冯瑛同来的李治，他本以为有冯瑛出手，姐妹联攻，什么强敌，也可以抵挡，不料看了一阵，只见额音和布那柄拂尘夭矫如龙，厉害之极，以冯瑛天山剑法的神妙，冯琳无极剑法的沉稳，也只有招架的份儿。

额音和布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狞笑道：“你们再多来几个，佛爷也不放在心上。”拂尘横扫，迫开两姐妹的剑，尘杆直指，趁着李治刚到，便骤

然点他胸口的“ 漩机穴 ”。岂知李治的剑法，奇诡之处，天下无双，明明见他剑势奔左，中路门户敞开，不料倏然一变，剑锋已戳向右首，剑势变，步法变，虚者变实，实者变虚，额音和布非但点不中他的穴道，还几乎给他刺了一剑。幸在额音和布武功确属高强之极，一招扑空，方位立变，才堪堪避开了李治的绝招。

这一来形势又变，李治和冯瑛冯琳，三个人三种剑法，都是当今之世最上乘的剑法，额音和布顾此失彼，再不敢似以前那样肆无忌惮。两方有攻有守，又拼斗了一百来招。

但李治加入之后，也是有利有弊，利者乃是三剑联攻，此呼彼应，不久就占了上风。弊者却是额音和布久战之后，试出李治的剑不是宝剑，竟用金刚指力，拼受一时之痛，硬抢李治的兵器。他右手拂尘，力敌两姐妹的两口利剑，左手却以擒拿手法，欺身进逼李治。

这一来双方险招迭出，杀得难解难分。冯瑛心头焦躁，忽然想起在宫中黑囚牢中所碰见的那个允把，允祀曾说额音和布的命门是坎火离水之穴，但她却不知坎火离水之穴，在人身那个部位。忽想起妹妹武功甚杂，正邪各派，都曾学过，于是在激斗之中，突然问道：“ 妹妹，坎火离水之穴，你懂不懂？ ”

冯琳应道：“ 坎火之穴在龙尾骨下三寸，离水之穴，哎，离水之穴，就是他的命根子呀！ ”原来离水之穴乃是男子肾囊之下的部位，冯琳不好意思说出。

额音和布大吃一惊，不知这两姐妹何以会懂得红教喇嘛的穴道用语；更不知她们何以会知道自己的命门要穴。冯瑛这时还不知道究竟在那个方位，却装作懂得的样子，叫道：“ 好呀，咱们就刺他的命门要穴！ ”

额音和布心胆俱寒。本来照他的武功，若然以一对一，纵遇上了一等一的好手，又让对方知道了他的命门要穴，他也可以防护周全，有恃无恐。但现在是以一敌三，三人剑法又都是神妙凌厉，只恐难以兼顾，万一防御不周，那就要一命呜呼，无法可救了。

冯瑛运剑急刺，只见额音和布力抢两招，作势扑攻，身趋走势。冯瑛故意让他逃走，身形一闪，额音和布连忙逃走。冯瑛松了口气，按剑不追。

冯琳笑道：“ 姐姐，你怎么也懂得邪派的武功？ ”冯瑛将允祀之言说了。冯琳道：“ 允侦做皇子之时，就喜与红教喇嘛来往。所以现在他把以前所住的皇府，也改作了雍和宫，当作红教喇嘛的上院。我还是在他的四皇子府中，懂得红教喇嘛的点穴用语的，他们的点穴手法，与中土甚是不同，极为残酷，咱们日后与他们对敌，也得小心。不过额音和布却不是他们教中的点穴名手。我也听过他的名字，据说内外功夫，在红教之中，都是第二把好手。 ”李治道：“ 谁是他们的第一高手？ ”冯琳道：“ 他们的掌教昆甸上人。 ”接着又在姐姐耳边将坎火离水之穴的方位细细说了。

激战之后，三人坐在谷中歇息。冯琳问道：“ 你的唐叔叔呢？ ”冯漠道：“ 幸得你的李治哥哥医好了。 ”冯琳一笑道：“ 姐姐你也学得伶牙俐齿了。 ”忽然想起了杨柳青，不禁又格格乱笑。冯瑛道：“ 你怎么这样欢喜笑啊？ ”冯琳问道：“ 你们在路上有没有碰到一个光头的女人，不是尼姑，只是头顶中间没有头发的。 ”冯瑛莫名其妙，道：“ 我和李治上山先见了妈，妈说你在这里了望，所以我们找来，那里会见这样的怪女人？ ”

冯琳道：“ 啊，原来你们见过妈了。你们从那边上山，怪不得碰不着她了。 ”冯瑛道：“ 你的闷葫芦里卖什么药，她是谁呀？ ”

冯琳笑道：“姐姐，我帮了你一个大忙，你如何谢我？”冯瑛道：“你说说看，到底是帮了什么忙？”冯琳将气走杨柳青之事说出，一面说一面笑，忽见姐姐面色大变，冯琳吃了一惊，不敢再笑，问道：“难道我又做错了事吗？”冯瑛叹口气道：“妹妹，你也太淘气了，这么一来，可要糟啦！”正是：小女儿家不解事，飞刀削发惹麻烦。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噩耗传来 悬头惊侠女　奇人忽现 铁掌败妖僧

冯琳愕然不知所以，李治道：“ 阿琳，你做事只图一时痛快，可不想想那杨柳青的父亲曾是唐大哥的恩师。俗语说得好：不看僧面看佛面，你怎么一动手就用飞刀削掉了人家的头发。这一来，事情可不更麻烦吗？ ” 冯琳气道：“ 有什么麻烦，是我结的梁子，待我去解开便是。 ” 冯瑛忙道：“ 妹妹，你可别再生事了。 ” 冯琳不再言语，暗中却又盘算主意。

冯瑛叹口气道：“ 咱们先回去吧。 ” 正说话间，忽见西南角天边突然升起一朵焰火，接着又是几朵。冯琳道：“ 咦，这是韩重山的蛇焰箭，他又和谁交上手了？ ” 话犹未了，忽又听得 “ 呜呜 ” 的响箭之声，随着天风隐隐传来，一长二短，响了两次。李治凝神细听，道：“ 不好，这是甘大侠呼援的讯号，我在杭州听过。 ” 冯琳遥望火焰升处，道：“ 就在外面那一座山峰，看来不远。 ” 李治在天山长大，对山路素所熟悉，望了一下，笑道：“ 看来不远，走起来可得半天。 ” 冯瑛道，“ 既然是甘大侠的呼援讯号，咱们理应去看看。 ”

吕四娘那日与冯瑛分手，分道求医，到八达岭东面的康庄，求见废园老人的好友陈画师，那画师一派名士派头，竹门半掩，在里面饮酒作画。吕四娘敲门敲了好一会子，但见他在里面的竹林下饮一口酒画两笔画，聚精会神，好像不知门外有人似的。

吕四娘悄悄的推开竹门，走进园中，抬头一望，不觉呆了。那陈画师画的正是她祖父吕留良的肖像，画中吕留良端坐执着《春秋》，双目炯炯有神，旁边侍立二人，一个是严洪逵，一个是沈在宽。沈在宽的像尚未画好，但从着墨的轮廓已分辨出来。

吕四娘咳了一声，那画师竟是 “ 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仍然在聚精会神作画。吕四娘一皱眉头，大声说道：“ 喂，你画得不像呵！ ”

那画师犹如被人突然打了一拳似的，跳将起来，睁眼说道：“ 你是谁？我画的有哪点不像？ ”

吕四娘微微笑道：“ 你先告诉我，废园老人现在何处？我再告诉你哪点画得不像。 ” 吕四娘已摸到他艺人乖僻的脾性，因此也就不以普通的客套说话和他交谈。

那画师又瞪了她一眼，道：“ 我也正要找废园老人呢，你找他做什么？ ” 吕四娘笑道：“ 自然是找他治病了，还用说吗？ ”

那画师道：“ 治一个人的病有什么紧要？而且他也不肯随便医人。 ” 吕四娘道：“ 他是一代名医，若然碰到疑难怪症，就如你碰到绝妙山水一样，岂肯不施展身手？ ” 那画师哈哈一笑，道：“ 你说的很有道理，废园老人若碰到疑难杂症，那的确是你不请他也要去的。你说的是什么病症，是麻疯吗？ ”

吕四娘不觉一愕，问道：“ 什么麻疯？ ” 那画师道：“ 废园老人很久以来已在思索医治麻疯之法，他常说世人都把麻疯当作绝症，我偏要想出医绝症之方。 ” 吕四娘笑道：“ 他想出了没有？ ” 那画师道：“ 没有呀！所以我昨天才派人去请他。 ”

吕四娘听他话里有因，好奇之心大起，不禁问道：“ 难道是你想出了么？ ” 那画师道：“ 我对医事一窍不通，不过我却知道麻疯并非绝症了。 ”

那画师说得兴起，放下画笔，续道：“ 前几天我们这里来了一个怪人，

把村子里的几个麻疯病人抢去，有人追他，岂知他力大无穷，随手劈断几棵大树，把那些人吓了回来。”

吕四娘心中一动，想道：“这必是毒龙尊者无疑。”那画师续道：“你猜这怪人把患麻疯病的抢去做什么？你一定猜不到。”吕四娘笑道：“他要将这些麻疯病人医好，这有什么猜想不到？”那画师拍手道：“对呵！你猜着了，我当时却猜不到。他把那几个麻疯病人安放在一个山洞里，就是八达岭西南面积石山的那个大岩洞，你去过吗？”吕四娘摇了摇头，心道：“毒龙尊者来到此间，少不得我要去探他。”那画师续道：“我又扯远了，你听我说，这怪人长相凶恶，心地却好。不过两天，就把三个病患较轻的麻疯病者医好了放回来，皮光肉洁，完全和平常人一样。还有一个较重的，现在还给他留在山洞里。”歇了一歇，又道：“叶老头儿（废园老人）本来是要到我这里住的，但却被他的那个姓杨的徒弟请去了，住在南口。他若不赶快来，又要错过机会了。”他哪里料想得到，他和吕四娘说话之际，正是废园老人毕命之时。

那画师说完之后，见吕四娘露出笑容，拍腿说道：“我尽说麻疯，忘记问你了，你要他医的是什么病？”吕四娘笑道：“不用了，打扰了你许久，我告辞了！”吕四娘心想：废园老人既在南口杨家，那么冯玻一定已找到他了。这画师昨天才派人去，绝对不会赶过冯瑛的前头。

吕四娘满怀高兴，脱口说出告辞的话，不料那画师一把将她拉着，怒道：“喂，你说的话不算数么？你说！我哪点画得不像！”

吕四娘拾起画笔，道：“你这幅画有个极大的漏洞。严洪逵是吕留良先生的得意弟子，你画严洪逵侍立在他的身边，那自然可以，可是沈在宽乃是吕葆中的学生，吕葆中是吕留良的儿子，沈在宽连吕留良先生的面都没见过，他又怎能侍立在他的身边！”那画师哈哈笑道：“你懂什么？这真是妇人孺子之见！”吕四娘生平最恨别人轻视女子，冷笑说道：“不止是这个漏洞。你画也画得不像！”

那陈画师名满天下，听吕四娘矢口说他画得不似，甚为恼怒，冷笑说道：“你有多大年纪？谅你也未见过晚村（吕留良字）前辈，你怎知我画得像与不像？”吕四娘笑道：“你画的吕老先生，形是极似了，神却不似，你画得他道貌岸然，一脸肃杀之气，但实在他却是平易近人，脸上常带笑容的。我知道你是想描绘他凛然不可犯的正气，但却画不出他的神情笑貌。”那画师少时曾随父执听过吕留良讲学，闻言惊然一惊，心念果是如此。吕四娘续道：“吕老先生还是形似神不似，那侍立的沈在宽却是形神都不相似。”那画师怒道：“岂有形也不似的道理？”吕四娘道：“沈在宽的脸型不是如此，你画的只有两三分相似，我代你画吧。”拾起画笔，几笔描成。

那画师忽然哈哈大笑，道：“你画的是谁？”吕四娘道：“吕留良第二代传人沈在宽。”那画师道：“你是谁人？”吕四娘道：“你画的吕留良便是我祖父，沈在宽在我家中长大。”那画师道：“你骗谁？你画的根本就不是沈在宽！”

吕四娘笑道：“我画的若还不似，天下也无第二个画得相似了！”那画师冷笑道：“你若真是吕留良的孙女儿，沈在宽的好朋友，今日也不该有此闲心与我论画！”忽然取出一卷宣纸，上面写满蝇头小楷，面色一沉，道：“你瞧，这是什么？”

吕四娘接过一看，却是一份传抄的“谕旨”，谕旨道：“为吕留良案并

刊刻大义觉迷录颁偷天下。”吕四娘一看，变了颜色，只见那“谕旨”写的是：

“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由怀保万民，恩加四海，膺上天之眷命，协亿兆之欢心，用能统一寰区，垂麻奕世。盖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生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殊视？……乃逆贼吕留良好乱乐祸，私为著述，妄谓德枯以后，天地大变，亘古未经，于今复见。而逆徒严洪逵等，转相附和，备极猖狂……”以下便是连篇累牍驳吕留良的话，所以名为“大义觉迷。”满纸胡言，吕四娘也无心细阅，那“谕旨”最后写道：“朝议吕留良吕葆中俱戮尸枭示，严洪逵沈在宽皆斩决，族人俱诛殛，孙辈发往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仰天下亿万臣民，凛垂为戒。”

吕四娘看了，有如巨雷轰顶，颤声说道：“沈在宽被杀了么？”那画师道：“大前天严沈两位义士被处斩之时，我刚好在京，随众在法场瞻仰遗容，得见一面。哼，你还有心肝说我画得不像！”

吕四娘面色苍白，摇摇欲倒，那画师续道：“我岂不知沈在宽乃吕葆中学生，非晚村前辈亲授？但他既为此案成仁，而他又广传晚村学说精义，则我写他侍立在晚村先生之旁，又有何不可？”正在絮絮叨叨之际，吕四娘忽然一手将他拉着，问道：“你真个瞧清楚了？沈在宽的样子就像你所画的那人么？”那画师摇头晃脑说道：“老夫别的不敢夸口，这画笔传真的雕虫小技，难道还有不似么？严沈两位义士之头，现在还悬在城门之上，你若还不信，可以去看！”话未说完，吕四娘猛然把他一推，纵步奔出门外。那画师爬了起来，连道：“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冒充晚村先生的孙女也还罢了，还敢妄自讥评我的丹青妙品，信口雌黄！”

吕四娘素性娴雅，应付大事，从不心慌。这次闻讯心惊，急乱失态，还是生平的第一次。跑出了大门之后，才猛然醒起，对那画师甚为抱歉，心道：“到底是我修养功夫，还未到家。”可是她怕那画师书呆子的脾气，怕被他缠个不休，因此也就顾不及再回去道歉了。

过了好一会，吕四娘渐渐抑止激动之情，静心细想，想沈在宽隐居仙霞岭，七八年来足不出户，外人如何知道？又想起那画师所画之像，只有三分相似，也大是可疑。心道：“我何不就进京城看看？冯瑛必能请到废园老人，晓澜之事，我暂可不必挂心。”

吕四娘脚程极快，傍晚时分，已到京城。北京城有九个城门，案情重大的叛逆，被朝廷枭首之后，便排日将首级在各个城门悬挂，名为“悬首九门”。吕四娘转了几个城门，走到西华门外，果然见着城门之上，竖着两枝高高的木竿，每枝木竿上悬着一个人头。暮色苍茫中看不清楚，吕四娘心头卜卜乱跳，看了一阵，见城门上只有四名普通的卫士看守，心中更是怀疑。

吕四娘哪把这几名卫士放在心上，看了一阵，觑准时机，足尖一点，单掌在城墙上一按，疾如鹰隼的平空掠上，四名卫士发一声喊，还未看得清楚，已被吕四娘旋风般的一个盘旋，逐一点了穴道。

片刻之间，吕四娘已揉升到右边那枝木竿之上，将头取下一看，虽然头颅已被割下几日，还依稀看得出是严洪逵！这刹那间，吕四娘如受雷击，急痛攻心，险险跌下，急忙定了定神，施展轻功绝技，在右边木竿上一荡，飞到左边木竿之上，伸手取那悬挂的头颅。却不料就在这瞬息之间，木竿突然从中断为两截，吕四娘头下脚上，冲跌下来，木竿中空，内里竟然藏着机关，

断为两截之时，中间突然射出无数飞箭！

吕四娘挽着两颗头颅，无可抵御，就在那木竿倒折，短箭纷飞之中，莲翘向下一勾，轻轻一点那上截正在向下飞堕的木竿竿尖，凭着这一点之力，身如燕子斜飞，陡然间又腾空而起。只听得呜呜声响，一件奇形暗器，竟在下面盘旋飞上，吕四娘一听，知是韩重山的独门暗器“回环钩”，就在这瞬息之间，她已在半空中一个转身，双头并交一手，拔出了霜华宝剑，迎着那回环钩直冲下去！

回环钩走的是之字路，吕四娘一冲下来，剑尖轻轻一撩，那回环钩呜的一声从旁飞出又掠回来，但吕四娘这一冲之势，何等快捷，她落下城墙，回环钩尚在半空中盘旋，追她不及。

这晚只有一弦新月，几点疏星，吕四娘在百忙之中，一瞥手上所挽的头颅，只见与沈在宽果有几分相似，但因割下多日，头颅干缩，面形已改，一时间瞧不清楚。吕四娘正待仔细辨认，忽听得下面哈哈大笑，城墙南面的缺口凹处，突然窜起三人，分布在东西北三个方位，这三人乃是天叶散人、韩重山和哈布陀。

要说吕四娘的本领，如今已是比这三人都要高出少许，可是无论如何，尚不能以一敌三。可是这三人也忒奇怪，窜出之后，都是各守方位，并不包围合击。吕四娘无暇考虑，向没人把守的南面缺口便跑，身形一起，便待跃下，陡然间一股大力迎面推来，吕四娘在半空中翻了一个斤斗，回环钩挟着呜呜怪啸之声，向她背心急袭，同时有一团红影，也疾如闪电的当头罩下，吕四娘一个回旋，先避敌攻，再挡暗器，忽觉劲风贯胸，手上一松，两颗头颅都给来人的掌风扫落城墙，那回环钩的呜呜怪响也已停止。吕四娘脚尖点地，旋过身来，只听得有人说道：“这女娃儿长得好俊，用暗器毁了她岂不可惜，待佛爷将她生擒献与皇上立个功劳。”

吕四娘大怒，定睛一看，只见一个红衣喇嘛，龇牙裂嘴的向她怪笑，却不是额音和布。吕四娘叫道：“还我头来！”唰的一剑，平胸刺去。那喇嘛双掌一伸，作势牵引，吕四娘这剑本来快捷如电，被他掌势一引，竟然似被什么吸着似的，往旁一带，剑势失了准头，吕四娘大吃一惊。这喇嘛的内家功力竟然远胜额音和布，在己之上。那喇嘛又笑道：“佛爷无暇替死人念经超度，叛逆之头我已打碎，经过我的法掌，也是恩泽。你还不多谢我么？”

吕四娘柳眉倒竖，暗运内力，又是一剑刺去！那喇嘛仍然作势牵引，吕四娘的剑尖刺不过去，可是也不像先前那样被他引开，竟然成了僵持之势。那喇嘛骤的一声怪笑，双掌一松，吕四娘重心不稳，向前倾扑，那喇嘛倏然一掌向她背心的“志堂穴”按下。

那喇嘛这“单掌按穴”，本来厉害非凡，更兼吕四娘身向前倾，以为绝无不中之理；那知吕四娘轻功超卓，除了易兰珠之外，江湖之上，己无对手。那喇嘛劲力一松，她已趁着前扑之势，身子倏然变了一个方位。反手一剑，刺他胸口“璇玑穴”，那喇嘛吃了一惊，要运掌力牵引，已来不及，急急吞胸吸腹，脚步不动，身子凭空挪后几寸，吕四娘一剑搠空，立刻跃下。只听得哈布陀大叫道：“又给她逃走了！”随即听得那喇嘛哈哈笑道：“让她逃走正好！”吕四娘心想：“你不让我走也不行，谅你追我不上！”岂知背后呼的一声风响，那喇嘛也跳了下来，犹如一片红云从天而降，人未到地，掌力先发，吕四娘脚尖点地，疾掠数丈，若不是她内功造诣高深，几乎给掌风震倒。这一瞬间，哈布陀天叶散人韩重山等三人也都跳了下来。吕四娘吃了

一惊，心想：哪里来的这个扎手强敌？

吕四娘不知此人乃是红教喇嘛的第一高手，额音和布的师兄昆甸上人，内外功夫，都已到达炉火纯青之境。他本来是坐镇雍和宫执行掌教之职的，雍正皇帝被吕四娘冯瑛等大闹皇宫之后，忌惮吕四娘到极，所以特地请他出来，并用严洪逵沈在宽的头颅布成陷井，专等她来，要不是因为昆甸上人托大，不愿哈布陀等相助合攻，吕四娘早已被他们擒了。

昆甸上人率哈布陀等急追，吕四娘心念一动，想道：“ 此人武功在我之上，若他适才以掌力相困，只怕我还当真逃走不了。听他说让我逃走正好，莫非他有意相让么？既然说了那话，何以又率众追来？ ” 吕四娘一时间猜想不到，昆甸上人乃是想趁此机会，追踪吕四娘到她的 “ 巢穴 ”，把甘凤池等一班好汉，全部 “ 歼灭 ”。

但昆甸上人武功虽是登峰造极，轻功却只是和天叶散人韩重山等在伯仲之间，追了一阵，和吕四娘的距离已拉开了七八丈外。昆甸上人眉头一皱，韩重山笑道：“ 瞧我的！ ” 一抖手，只见嗤的一道蓝火冲天而起，吕四娘肩头一缩，那道蓝火从她的头顶掠过，吕四娘正在奇怪：何以韩重山的暗器，如此失却准头，忽见那道蓝火掉头飞回，蓬的一声，爆炸开来，无数铁砂，似冰雹乱落。吕四娘急急避开正面，斜窜出三四丈外，就在这闪避之间，昆甸上人又已追到身后。

原来韩重山自从吃了吕四娘的亏之后，更苦心修练暗器，就用“ 回环钩 ”的原理，用甩手法，在蛇焰箭之中装了无数铁砂让它可以倒飞，袭击敌人。吕四娘轻功虽高，但因要走斜线避开正面的暗器，而昆甸上人则走直线追击，这样一来，形势立刻改观。

吕四娘被暗器所阻，轻功优点，已被抵销。韩重山屡用此法，每当追不上吕四娘之时，便用蛇焰箭铁砂子迫她改走斜线。那蛇焰箭一起便是一道蓝火浓烟，久久不散，又正好作了一种信号，指引宫中的卫士跟踪追击。

吕四娘绝顶聪明，逃了一阵，也猜到他们的毒计，心道：“ 我若逃回西山，他们也必跟踪而至，这四人武功都是非同小可，那红衣喇嘛更是无人能敌，何况他们一定还有后援。西山虽有甘凤池冷禅等一众高手，只恐也抵挡不住，这却如何是好？ ” 忽地想起了那画师所说的 “ 怪人 ”，想道：我不如引他们到毒龙尊者藏身之所，毒龙尊者的武功尽可抵敌得住这红衣喇嘛！

吕四娘在前，昆甸上人等四人在后，奔逃追逐，都是快如电掣风驰，在天色微明之前，已跑了二百余里，来到了八达岭西南面的积石山。这时韩重山的火焰箭已经用完，但吕四娘也累得香汗淋漓了。

昆甸上人见吕四娘逃入林中，道：“ 叛贼的巢穴原来就在这里。 ” 与哈布陀等分四面袭入林中，只见吕四娘身形飞起，疾似猿猴的揉升上一棵十余丈高的大树，竟然坐在树梢之上，大嚼干粮。韩重山抖手打出几枚金钱镖，被吕四娘弹指打落，昆甸上人大怒，也施展轻功，攀上大树，哈布陀大叫道：“ 上人小心！ ” 吕四娘折了两枝树枝，向昆甸上人双眼疾射。昆甸上人虽然练有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但双眼却是不能抵挡，急急闭目俯首，那两枝树枝倏然贯耳而过，把昆甸上人两只耳朵，都穿了一个小洞。昆甸上人大叫一声，松手跃下，仰头看时，只见吕四娘神色自如，盘膝坐在树梢，仍是大嚼干粮。昆甸上人武功虽极高强，但吕四娘居高临下，首先占了便宜。昆甸上人轻功又不如她，试了一次，不敢强行攀登与她作对。

吕四娘吃饱之后，蓦地一声长啸，声音不大，但却清脆尖锐之极，昆甸

上人冷笑道：“ 我正要找你的党羽，再打招呼吧！ ” 吕四娘长啸数声，过了许久，竟是荒林寂寂，杳无人声。吕四娘叫道：“ 毒龙尊者，毒龙尊者！ ” 昆甸上人大笑道：“ 什么尊者？就算真的来了一条毒龙，上人也有屠龙手段。” 吕四娘叫了几声，过了许久，仍是杳无人声。心中不觉发慌，想道：“ 莫非是那画师传错，或者是毒龙尊者已走了么？ ”

昆甸上人养好精神，不见有吕四娘的同党出来，不觉笑道：“ 原来是你施展空城之计。 ” 吕四娘不理不睬，仍然盘膝坐在树梢，闭目调神。昆甸上人一声冷笑，道：“ 你以为如此一来，佛爷就奈何不了你么？ ” 脱下大红袈裟，双臂运劲，蓦然一声大喝，双掌横击树身，那一棵两人合抱不过的大树，顿时如受刀斧！

吕四娘坐在上面，就如一叶小舟，在大海之中受风浪袭击。急忙攀紧树干。昆甸上人连击数掌，把树根震松，猛地双掌奋力一推，喝道：“ 倒！ ” 那棵大树如受巨斧所劈，轰的一声巨响，树身弯倒。只见在泥土飞扬、枝叶纷落之中，一条俏生生的人影腾空飞起，又飞到数丈外另一棵更高的树上，纵声笑道：“ 笨秃驴，你有多大气力，你能把满山大树都斫伐了吗？ ”

昆甸上人击倒大树，不过是想泄一口气，岂知怒气未泄，又受敌人讥诮，气上加气，却是无可如何。这时天色大明，宫中高手陆续赶到，数十人搭箭上射，那大树高十余丈，力气稍弱的根本就射不到，射到的也都给吕四娘拂落。昆甸上人气道：“ 好吧，看你能耗到几时？ ” 过了一阵，额音和布也赶来了，集五大高手与数十卫士之力，却仍然只能望树搔头，除了和吕四娘僵持之外，别无他法。

昆甸上人叫卫士把守树林周围，防备外敌窜入。自己仍然守在树下，烤野兔食。吕四娘所带的干粮已经吃完，看他们吃得津津有味，饥火渐渐上升。心念毒龙尊者，又发了几声长啸。

不知不觉，日头已经过午，猛听得树林外一声巨喝，接着是呜呜的响箭声，有两人冲了进来，当先的是一个短小精悍的汉子，臂力大得惊人，但见他一手一个，像捏稻草人一样，将两名卫士摔得筋断骨折。韩重山叫道：“ 是甘凤池和唐晓澜来了，这两人都是重要的钦犯！ ” 昆甸上人道：“ 你们都不要动，待我看看这两人有什么本领？ ”

昆甸上人大摇大摆走了出来，甘凤池大喝一声，仍用摔倒卫士的大力金刚手法，右掌朝他颈项一勾，那料却扑了个空，猛然间一股大力反推过来，甘凤池急忙变招，运掌一抵，腾的一声，给震得倒退数步，虎口流血，昆甸上人也给甘凤池的掌力震得摇摇晃晃。甘凤池内功深厚，在同门中数一数二，不禁大吃一惊。只听得昆甸上人叫道：“ 你能挡我一掌，不愧江南大侠！ ” 正要横掌再劈，忽见一道寒光，斜锋急刺，快疾绝伦，林子里额音和布叫道：“ 师兄小心，这是游龙宝剑！ ”

天山的游龙宝剑，天下闻名，昆甸上人本来是想硬抢唐晓澜的宝剑，闻言悚然一惊，来不及暗运内劲牵引，急忙闪避。唐晓澜使出追风剑法，剑锋一转，剑尖上的光芒，暴长几寸，剑光绕处，昆甸上人头顶一片沁凉，所戴的牛角帽竟被削为两片。甘凤池趁机一跃，双拳疾扫。昆甸上人大怒，袍袖一挥，把唐晓澜的宝剑裹着，左掌往外一登，又把甘凤池震退。唐晓澜剑法虽然精妙，功力到底与昆甸上人相差尚远，被他长袖裹住，竟然进退不得。昆甸上人一声冷笑，长袖越卷越紧，左臂一伸，双指微屈，一招“ 游龙探爪 ”，向唐晓澜手腕寸关尺处一勾，硬抢游龙宝剑。

甘凤池见状大惊，奋起神力，双拳一冲，昆甸上人迫得伸开手指，平掌应敌，甘凤池内劲沉雄，双拳一冲之力，何止千斤，昆甸上人虽然厉害之极，以单掌平挡之力硬接他的双拳，却是有些抵挡不住，拳掌相交，昆甸上人晃了两晃，倒退一步，唐晓澜忽感压力一松，剑锋微颤，嗤嗤声响，又把昆甸上人的长袖割断。昆甸上人大怒，合掌运劲，往外一推，甘凤池久经大敌，交手三合，己是知己知彼，知道若然较量内功，自己尚非他的敌手，早已料他有此一着，昆甸上人刚刚变招合掌，他已一个盘龙绕步，绕过一旁。昆甸上人双掌推出，沙飞风起，枝叶纷飞，声势猛烈非常，却是伤他不着。

掌风未息，剑影斜飞，唐晓澜趁他一招既出，未及再运内家真力之际，倏然一剑横飞，剑锋斜抹，甘凤他也快速抢攻，煞他威势。昆甸上人身子滴溜溜一转，在剑影拳风之下，转了两圈，蓦然间又是一声大喝，双掌左右一分，分击甘唐二人，潜力一发，有如排山倒海！甘凤池运掌一挡，纵步急退，唐晓澜首当其冲，几乎给他震倒。昆甸上人手不留情，将两人合攻之势拆开之后，立刻连连反击！

甘凤池倒吸一口凉气，心道：此人功力不在毒龙尊者之下。

与唐晓澜打了一个招呼，分进合击。由甘凤池抵挡他的掌力，唐晓澜则以迅捷的剑法游斗牵制。这样一来，他既不能以全力压制甘凤池，也不能硬抢唐晓澜的宝剑，还要防备给宝剑刺伤，只能用金刚手迷踪掌半攻半守，厮斗了一百余招，兀是不分胜负。

可是昆甸上人到底胜在内功深厚，内劲悠长，斗了一百来招，闲若无事。唐晓澜却已有些身热心跳。还幸他在这一年中招，闲若无事。唐晓澜却已有些身热心跳。还幸他在这一年中苦习天山正宗内功，大有进境，要不然更难支持。

又斗了数十招，昆甸上人蓦地发声怪啸，左掌连扬，把唐晓澜的宝剑震得四边摆动，攻不进来，右掌一伸，掌拍指戳，专向甘凤他的三十六道大穴连下杀手。

普通的点穴多是运劲力透指头，猝然袭击。指劲有限，若是遇着甘凤池这样的高手，运气抵禁，纵被点中，亦可无伤。而且甘凤池掌力沉雄，对方伸指点他，若然碰着他的铁掌，更有断指裂腕之危，是以甘凤池平生对敌，从来不畏点穴。但不料昆甸上人的“ 拍穴 ”另有一功，他能以掌力震荡穴道，甘凤池出掌相抵，不过等于互较内劲，但若稍有疏忽，他就能乘虚而入，或拍或戳，令人防不胜防。更兼昆甸上人“ 拍穴 ”的手法怪异非常，甘凤池见所未见，一时间竟不知如何应付。

唐晓澜正待去帮甘凤池，树林中天叶散人与哈布陀亦已双双纵出，天叶散人身法轻快，抢在前面，看看就要迎上唐晓澜，却忽然脚步一停，哈哈笑道“ 琳贵人，你也来了吗？ ”

唐晓澜朝林外一瞥，只见冯瑛疾走如风，剑光似练，天叶散人笑声未已，她已闯了进来。唐晓澜大叫道：“ 瑛妹，吕姐姐在林子里头！ ”昆甸上人右掌挥了半个圆弧，骤然向唐晓澜一引，唐晓澜立脚不稳，一跤跌下。

昆甸上人哈哈大笑，伸手便抓，猛见剑光一闪，又是一个少年冲了进来，昆甸上人不以为意，右手仍然前抓，左掌一挥，迎着来人之势，扭他手腕。那知这人乃是李治，他的独门剑法乃是白发魔女这一派的嫡传，奇诡之处，天下无双，剑势一偏，似左忽右，陡然奔向昆甸上人正在抓唐晓澜的右腕，昆甸上人大吃一惊，急忙缩手。唐晓澜翻身跳起，与李治双剑联攻。

另一边天叶散人挡了冯瑛几招，大为惊诧，想道：想不到这野丫头的剑法，竟然精进如斯！他把冯瑛误作冯琳，冯琳乃布陀跳上两步，正想帮忙天叶散人将冯瑛生擒，忽然林子又跳进一个少女，哈布陀大吃一惊，先后两上少女竟是一模一样！天叶散人也发觉了，两人面面相觑，不知哪一个才是真的“琳贵人”！

原来冯瑛冯琳李治三人听见了甘凤池的响箭，急忙赶来，冯瑛轻功最好，赶在前面，和天叶散人交上了手，李治其次，也及时赶到，恰恰解了唐晓澜之危，冯琳最后，但却机警异常，一眼便瞥见了甘凤池，叫道：“姐姐，你再抵挡一阵，我和甘大侠一同帮你。”冯琳通晓西藏红教的“拍穴”，跑到甘凤池身边，啪啪两掌，打在“伏兔”“玉山”两个穴道方位，甘凤池气血流通，精神大振，挥掌便向昆甸上人进搏，李治与唐晓澜正在吃紧，甘凤池这一加入，以三敌一，立刻转了上风。

哈布陀一见，哈哈大笑，道：“原来你是琳贵人”，纵身来捉冯琳，天叶散人这时也知道了谁是冯琳，谁是冯瑛，顾忌一消，立刻反击，和冯瑛打得难解难分。

哈布陀武功当年与了因并称双绝，舞动流星锤一阵盘打，把冯琳迫得急走。这时林子里吕四娘的啸声又起，甘凤池发啸相应。冯琳听得吕四娘啸声，心道：“我何不先进林中与四娘姐姐会合？”展开猫鹰扑击之技，三伏三起，冲进林中。

吕四娘听得甘凤他的啸声，猛然跳下，向韩重山疾刺，韩重山举起辟云锄横扫，吕四娘人在半空，剑招已变，剑锋一偏，冲刺他的手腕。韩重山急忙缩手，肩头突然一阵剧痛，原来是被吕四娘的弓鞋踹个正着，吕四娘藉着这一踹之势，飞掠出十余丈外。

额音和布叫道：“外面又有敌人来了，你出去看吧，让我来。对付这个女贼！”拂尘飞展，连抢三招，各不相让。额音和布武功稍逊于师兄昆甸上人，与吕四娘则在伯仲之间，吕四娘被他缠着，急切之间冲不出去。

冯琳奔入林中，忽见韩重山冲出，吃了一惊，飞身斜闪，哈布陀狠狠追来，大声叫道：“野丫头你还想走吗？”韩重山抖手发出三支甩头飞箭，将冯琳迫到林中较为空旷之地，免得被她利用林深树密来捉迷藏。哈布陀扬锤急上，冯琳一转身便是三把夺命飞刀，哈布陀大笑道：“你这点微末之技，还敢在我的面前施展么？”左手一抄，便想将她这三把飞刀全接过来，哪知冯琳这一年多来习了无极派的上乘内功，已是大非昔比，虽然还要略逊于哈布陀韩重山等人，但亦已相差不远。哈布陀刚一伸手，忽见飞刀啸风，来势猛极，吃了一惊，急急缩手躲避，三把飞刀，一口从他头顶掠过，两口从耳边穿过，刀风刮耳，虽未受伤，亦觉疼痛。冯琳格格一笑，头也不回，仍向前奔。哈布陀大怒，流星锤倏然飞出，竟然飞到冯琳前面，将一块拦路的大石头打得粉碎！

哈布陀用意是想把大石打碎，迫得冯琳不敢前窜，非走回头束手就擒不可。那知这飞锤一击，大石是打碎了，却出现一个谁也想不到的事，在那大石的后面，竟然是个极深的洞穴，大石打碎之后，露出黑黝黝的洞口，里面竟然似有呻吟之声。

冯琳被哈布陀迫得急了，不愿后退就擒，在那石块纷飞之时，使了一招无极剑的精妙招数“八方风雨”，剑势四面展开，在沙雨石屑之中往前一窜，将砂石荡得四边激射，人也窜入了洞内。

洞中冷气森森，伸手不见五指，冯琳打了一个寒噤，听得洞口哈布陀啧啧称怪之声，过了一阵，又听得哈布陀叫道：“你就是逃入了虎窝蛇穴，我也要把你掏出来。”冯琳生来怕蛇，听他说出“蛇穴”二字，又是一惊，可哈布陀已经摸索走进，容不得她再迟疑，只好以剑防身，仍然向洞口走进。

这洞很深，走了一阵，又清清楚楚的听得两声呻吟，接着又有嘶嘶怪响，冯琳毛骨惊然，起了鸡皮疙瘩，心道：“难道这里真是蛇穴，那呻吟之声，是人被蛇吞啮时所发出的声音吗？”抬头一看，忽见黑暗中闪着两点碧绿的光，绿光闪闪烁烁，嘶嘶之声就在绿光中发出，这分明是毒蛇的眼睛！

冯琳大叫一声，一剑向前斩去，猛然间手腕一痛，宝剑　啷堕地，只听得有人低声喝道：“你为何伤害我救人的蛇儿？”冯琳运劲挣扎，却是浑身软绵绵的发不出劲来，忽觉有又软又滑的东西婉蜒上身，吓得她魂飞魄散。

昏暗中冯琳忽又听得那人咦了一声，道：“啊，我道是谁，原来是恩人来了，恩人别慌，我这蛇是再也不会用来伤人的了。金儿，回来！”低叱一声，那条蛇从冯琳的身上婉蜒而下，那人又问道：“冯姑娘，你何以知道我在这儿？”冯琳在外面光处走入洞中，眼睛仍然不能见物，不知前面的究是何人，惊魂未定，那人又道：“又有一人入来，冯姑娘，他是你的同伴吗？”冯琳稍摄心神，想道：“他既然称我做恩人，又有这么高的本领，我不如请他一救。”外面哈布陀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并发声恫吓道：“野丫头，你再不滚出来，我就用流星锤飞进去打碎你的头颅。”那人又咦了一声，道：“原来他是你的敌人！”冯琳急忙说道：“是我的仇人，他恶得很！”那人一声冷笑道：“恩人别慌，我专收服恶人！”

哈布陀走入这样阴沉的怪洞，又听得嘶嘶之声，亦是不觉心头颤栗。但他自持艺高胆大，将流星锤舞了一个圆圈，护住身躯，想道：“就是有毒蛇突然扑来，也会给我的锤风震死！”边舞锤，边摸索，走到洞中深处，忽听得冯琳和人低声谈话，不觉大奇。

哈布陀将流星锤盘头一舞，大声喝道：“什么怪物，躲在这里吓人？”黑暗中发出一阵阴沉沉的冷笑，那人应道：“我在这里比你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干出邪恶勾当的要好得多！”哈布陀喝道：“你是谁？”流星锤向前一摆，只听得那人又道：“唔，是有一点门道，怪不得敢恃强欺负我的恩人，只可惜你这马回回的锤法还未学全！”哈布陀大吃一惊，想道：在黑暗中一个照面，他就瞧清楚了我的家数，倒是不可轻敌。运足内劲，流星锤突然向前一扫，猛然间，只听得那人一声大喝：“你敢伤害我的病人？”哈布陀功力深厚，这流星锤一扫之力何止千斤，不料扫出之后，忽然被拿着锤头，不能移动，哈布陀这一惊非同小可，双手一松，扭头便跑，那人一声冷笑，声到人到，夹手一下扭着哈布陀的颈脖，向前一挥，喝声：“去！”哈布陀那样高的武功，竟然毫无办法动弹，被他摔出了洞外。

冯琳又惊又喜，问道：“你是谁？”那人笑道：“你还未看清楚吗？你瞧不见我的面也该听得出我的声音。你料不到我会到此吧？”冯琳莫名其妙，只听得那人又问道：“你的吕姐姐呢？”冯琳忙道：“她在外面，被恶人困住了。你去救她吧！”那人道：“哦，怪不得我似乎听见她的啸声。什么人，有本领将她困住，我倒要去看一看！”旁边又有人呻吟了两声，那人摸了一摸，道：“你们已经好了，再躺半天，我就送你们回家！”

这人正是毒龙尊者，这一年来他到处救治麻疯病人，十日之前，刚巧来到此地。他怕惊世骇俗，因此携带麻疯病人躲入了这个洞中，又用大石塞住

洞口。其中两个患得最轻的已被他医好送回家中，留下两个较重的还在洞中。这两人身体虚弱，毒龙尊者刺蛇血用药物替他们医治，麻疯渐好，可是却因耐不住地洞潮湿寒冷，发了虚损之症，两日中不省人事。毒龙尊者除了懂得医麻疯之外，对于其他医道，却是一窍不通，而且也无从觅药。只得用自己的真元之气，度入病人口中，帮他加强抵抗，这道理就等于输血救人一样。在这一天一夜之中，毒龙尊者凝神静气医治病人，所以听不到吕四娘先前的啸声。至冯琳来时，那两个病人已能出声呻吟，脱了险境，毒龙尊者更无挂虑，立刻便和冯琳出洞。

哈布陀被毒龙尊者强摔出洞，韩重山在洞口守候，正好一把接着，见他颈脖指痕深陷，面色灰白，狼狈非常，连流星锤也不见了，骇然问道：“洞中藏的是什么人？”哈布陀摸摸颈项，气吁吁的道：“怪物，怪物！快请昆甸上人来！”韩重山知他吃了大亏，此惊非小，撮唇一啸，急叫昆甸上人。说时迟，那时快，洞中突然窜出一人，披头散发，相貌怪异，韩重山守在洞边，正是要等他出来，突施杀手，一见人影，立刻一锄劈下！

正是：海涯来异士，双掌斗群凶。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托子拜奸儒 将军远虑　借刀诛恶贼 侠士见机

韩重山一锄劈下，毒龙尊者麻衣大袖一甩，喝道：“好不要脸！”韩重山的辟云锄被他一甩，震得歪过一边，大吃一惊，心道：怪不得哈布陀吃他的大亏，此人功力果然是比我辈高出许多。毒龙尊者大袖一甩，没能将他的辟云锄甩飞，也微微吃了一惊，心道：原来吕四娘招来这么多强敌，怪不得被困住了。

韩重山的功力与哈布陀在伯仲之间，何以哈布陀一见面便吃大亏，而韩重山虽吃了亏却尚不至跌倒？其中有个道理。适才哈布陀从外面光处走入黑洞，等于是毒龙尊者在明处他在暗处，而且哈布陀未见识过毒龙尊者的本领，防备也不周全，因此吃毒龙尊者冷不防的一记擒拿，便将他摔出。而今韩重山躲在洞口暗袭，乃是他在明毒龙尊者在暗，他已知来人本领极为高强，未料胜先虑败，一锄劈下，身形立退，所以不至于像哈布陀的那样吃了大亏。

可是这一交手，强弱己判，韩重山不敢抵敌，拖锄急走。毒龙尊者哈哈大笑，叫道：“吕女侠，吕女侠！”吕四娘正在林中和额音和布相持不下，听得毒龙尊者的叫声，精神大振，刷刷几剑，连刺额音和布要害，额音和布挪过一边，吕四娘立刻如飞冲出，额音和布急急追赶，追到外面，只见他的师兄昆甸上人和毒龙尊者已是两阵对圆，即将动手。

原来昆甸上人力敌唐晓澜甘凤池李治三人，久战不下，哈布陀与韩重山双双跑来，将他替出，叫他去对付强敌。昆甸上人立刻撤出，迎头兜截，只见毒龙尊者披头散发，状若野人，昆甸上人颇感诧异，心道：哪里钻出这么一个野人，叫哈布陀与韩重山吓成这样？

毒龙尊者见吕四娘跑出，一声欢呼，甘凤他与吕四娘齐声叫道：“毒龙尊者！”冯琳这才恍然大悟，她听姐姐说过蛇岛之事，料想是毒龙尊者把她当作冯瑛，所以才会出手相救！

额音和布追了出来，听了毒龙尊者之名，不觉一愕。他比师兄先入皇宫，一日在偶然谈话之间，听雍正皇帝说过叫双魔聘请毒龙尊者，请他不动之事，不禁叫道：“皇上请你，你不来也还罢了，却来助逆犯上吗？”

不说犹可，一说之后，毒龙尊者赫然震怒，这一年来他重履中土，听到了许多雍正暴虐之事，大怒喝道：“哈，原来你们都是皇家鹰犬！”伸手一折，折了一枝树枝，双指一弹，便向额音和布飞去，昆甸上人横里跃出，招手一抄，将那枝树枝抄在手中，纵声笑道：“原来你是毒龙尊者，你这手功夫不俗，来来，咱们见个真章！”双掌一抱，以泰山压顶之势，向毒龙尊者推去。

毒龙尊者双掌一挡，双方都感到一股强劲之极的力道向自己进迫，谁也不敢变招撤手。两人四掌相交，钉在场中，四目对视，状若斗鸡，竟是不相上下。

甘凤池等人都跳出了圈子，看毒龙尊者与昆甸上人恶斗。唐晓澜跑到吕四娘身边，低声道谢。吕四娘见他安然无事，十分欢喜，道：“你好了，我便安心了。”冯瑛也跑了过来，挨着唐晓澜身子向吕四娘低声道谢，吕四娘见他们二人亲热神气，想起沈在宽不知生死如何，心中一酸，低声说道：“我辈相交在心，何必道谢？看毒龙尊者前辈与那厮相斗吧！”

这时林子周围把守的卫士都走了回来，站在昆甸上人身后。毒龙尊者与昆甸上人仍在苦苦相持，双方汗如出雨，却是动也不动。在场高手，无不触

目惊心，知道这种内家真力的拼斗，实是非同小可，谁若稍有疏忽，便是不死即伤，比明刀明枪的恶战，还要危险得多。

两人相持了约半个时辰，昆甸上人渐觉对方压力加强，外人还未看得出来，他却知道若然再以真力拼斗下去，必无幸理。昆甸上人临敌的经验丰富，心思也较灵敏，知道不能变招撤掌，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突然一口唾涎，向毒龙尊者眼睛吐去。毒龙尊者不防有此一着，不觉低头一闪，昆甸上人乘他心神分散，双掌一推，滑了出去，蓬的一拳，击在毒龙尊者肩上。毒龙尊者大怒，反手一掌，也击中昆甸上人小腹，两人都大叫一声，倒纵丈许，在叫喊声中，只见一棵大树蓬然倒下，背后的卫士纷纷躲避。原来昆甸上人用巧计避开了毒龙尊者的内家真力，那股力量却把一棵大树折断了。

两人都是修练得钢铁般的身躯，彼此捱了对方一下，虽然疼痛，却是无事。毒龙尊者愤怒之极，一跃向前，搂头便抓。昆甸不敢再以真力和他相拼，低头一闪，突然围着毒龙尊者的身躯，大转圈圈。霎忽之间，只见满场都是昆甸上人的影子。

毒龙尊者不曾见过这样的战法，给他转得眼花缭乱。昆甸上人这一手乃是西藏红教的“迷踪掌法”，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教敌人摸不着自己的踪迹，所以名为“迷踪”。这种掌法，若然碰着吕四娘等轻功绝顶之人，那是无所施其伎俩。偏偏毒龙尊者，轻功并非特别擅长，加以长处海岛，对敌的经验亦不丰富，只能靠着功力深厚，硬打硬拼。这一来却着了昆甸上人的道儿，毒龙尊者的身形跟他转了几转，不觉有了昏眩之感，竟然又捱了昆甸上人两掌，虽然能够抵挡，却也痛得哇哇大叫。

额音和布等齐声喝采，鼓掌助威。吕四娘皱起眉头，看了一阵，突然叫道：“以静制动，反主为奴！”

毒龙尊者正被昆甸上人打得昏头昏脑，得吕四娘一言点醒，如拨云雾。心道：“是呀，我何必跟他团团乱转？”战法一变，兀立如山，坚守不动，一掌在前，一掌在后，昆甸上人身形一近，毒龙尊者便运内力给他一掌。毒龙尊者武功已到化境，凝神待敌，立刻恢复了耳聪目明，任昆甸上人的迷踪掌法如何溜滑，他都能注定了敌人的身形，见机发掌。与先前的迷乱大不相同。

昆甸上人内力本来就不及毒龙尊者，迷踪掌法无效，顿时自己反感吃力起来。毒龙尊者一掌紧似一掌，每一掌都夹着极大的威力，昆甸上人迫不进去，被他掌力所压，呼吸渐促，暗暗叫声不好，如此对耗下去，敌未败己先败，绝对占不了便宜。

昆甸上人眉头一皱，掌法又变，左掌擒拿，右掌“拍穴”，身子仍是团团乱转，可是却在乘暇蹈隙，以擒拿手来化解敌人的攻势，以“拍穴”法来威胁强敌。“昆甸上人乃西藏红教中的第一高手，确有几种独门武功，毒龙尊者虽然内外功夫都登峰造极，但出奇制胜的旁门左道功夫却是远远不如昆甸上人，他见昆甸上人按打拍挤，掌掌不离自己穴道要害，也吃了一惊，一面运气闭穴，一面坚守拒敌，两方兼顾，掌力威势渐弱下来。昆甸上人着着抢攻，一守一攻，又成了旗鼓相当之局。

唐晓澜看得心急，与吕四娘谈论道，“毒龙尊者的真功夫胜过这个妖僧，却反而为妖僧所制，真是莫名其妙。”冯琳插口道：“那妖僧用的是拍穴的功夫，也很厉害呀。毒龙尊者不知应付，也能和他打个平手，已很不错了。”唐晓澜摇了摇头，道：“你不见他的掌力已渐渐减弱了么？久战下去，只恐

要糟。”吕四娘笑道：“那也不见得。毒龙尊者虽因分神兼顾，掌力减弱；但那妖僧也因同时要施展三种武功，他的迷踪掌法也已不大如先前的溜滑了。彼此相消，尊者也不见得会输给他。”

吕四娘等谈话声音虽然不大，毒龙尊者却是听得清清楚楚，暗里留神，心中雪亮。掌法一变，脚踏五行八卦的方位，突然着着抢攻。昆甸上人本来是以“擒拿手”、“拍穴法”配上“迷踪掌”的飘忽身法，三者合用来克制毒龙尊者，但毒龙尊者内功比他为高，“拍穴法”只能收威胁之功，而不能致敌死命；擒拿手仅可应付毒龙尊者的飞龙掌，也不能取胜。如今“迷踪掌”的身法又被毒龙尊者看破，毒龙尊者既不坚守，亦不乱攻，踏稳五行八卦方位，心神自不迷乱。这样一来毒龙尊者威力大增，打来头头是道，只见他踏“坎”位，转“离”方，呼的一掌横扫，昆甸上人晃了两晃，转了半圈，反手拍敌人的“期门穴”，毒龙尊者向“离”方一跃而至“民”位，双掌合拢，左右一分，喝声“着！”这一招名力“双龙入海”，正是毒龙尊者的杀手绝招！

拳风掌影之中昆甸上人大叫一声，唐晓澜正欲喝采，却不料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紧接着又是“蓬”的一声，毒龙尊者捧腹弯腰，摇摇欲倒。吕四娘叫道：“不好！”冯琳尖叫道：“蛇，蛇！”猛然间，昆甸上人又大叫一声，毒龙尊者突然挺腰前扑，一拳将他打倒！

原来昆甸上人情知无法避开敌人这双掌的猛击，心头一横，拼个两败俱伤，一转身以肩背硬接了两掌，反手一拍，却也拍中了毒龙尊者前胸的“当门穴”。这“当门穴”乃是人身死穴之一，昆甸上人料他不死亦必重伤。

哪知毒龙尊者怀中藏有一个铁管，铁管中养着两条最毒的蛇，这两条蛇是毒龙尊者用来医治麻疯病人的。昆甸上人一掌拍下，铁管碎裂，毒蛇飞出，竟然在昆甸上人左右眉尖咬了一口。昆甸上人虽然立刻将两条毒蛇捏死，可是在身受内力震伤之后，复受蛇咬，任是铁铸身躯也难抵敌，顿时间眼前金星乱冒，不辨东西。毒龙尊者早已运气护穴，又得铁管替他一挡，受伤不重。他提了一口气，奋力一拳，立刻将昆甸上人颚骨打碎，倒毙地下。

毒龙尊者俯身一看，见两条毒蛇已死，勃然大怒，随手一拔，拔起一棵大树，便向韩重山等人猛扫。韩重山等人见昆甸上人被他击毙，吓得魂飞魄散，发一声喊，急急奔逃。只苦在那些本事低微的卫士，被毒龙尊者一阵猛扫，翻翻滚滚，滚下山坡，惨号狂嗥，声震山谷。吕四娘道：“尊者，饶了他们吧！”毒龙尊者对吕四娘最为敬服，闻言立刻止手，摔了大树，弯腰向她致敬。

吕四娘躬身道：“尊者不必多礼。”毒龙尊者滴泪道：“我以前独居蛇岛，仇恨世人，若不是得你和甘大侠点醒，尚不知要造多少冤孽。生我者父母，知我者良友。我对你们的恩情实是无可报答。”冯瑛笑道：“你替我们打死了这个妖僧，我们也是感激不尽。”冯瑛冯琳并排站立，毒龙尊者发现她们相貌一样，颇为诧异。冯瑛笑笑道：“她是我的妹妹。”冯琳好奇问道：“尊者，你那两条毒蛇如此厉害，为什么不早些放它们出来，不是可以省许多手脚吗？”

毒龙尊者面色倏变，忽而叹一口气道：“我得了吕女侠的教训，发誓不再将所养的毒蛇害人，只用它们救人，那厮打碎铁管，激怒它们，乃是自寻死路，那厮死不足惜，只可惜我这两个最好的帮手，竟也死于非命。”冯琳又好奇问道：“怎么它们会是你最好的帮手？”毒龙尊者续道：“我得了吕

侠女的教导，这一年来也救了不少麻疯病人。起初我本想把病人扛回蛇岛的，后来想起这太费事。因此带了这两个助手出来，每当医治病人，就将它们的血刺出来应用，然后用药喂它，在几天之内，便能恢复。”冯瑛听了，心中不觉起了感慨。

冯瑛想起当日在蛇岛之时，吕四娘用鱼壳的千年芝草救毒龙尊者，而那芝草却是自己想求来救唐晓澜的，当时得知之后，心中颇不舒服。如今看来，吕姐姐确是救得对了。救他一人，也就救了千百的麻疯病人。自此对于“侠义”两字，认识又深了一层。

毒龙尊者又道：“世上的麻疯病虽然不少，但也并不很多。大约每县也不过十个八个。我带这两个助手随行，尽可够用。可惜它们却枉死在那厮手下。”李治问道：“普通的毒蛇可用吗？除了蛇血之外还要什么药，怎么用法？”毒龙尊者道：“普通毒蛇虽然可用，功效却远不及我这两条毒蛇，而且我也不耐烦遍山遍野寻找毒蛇。”当下又将其他的药物与用法说了，李治紧记在心。除了“避霜花”一味只产于蛇岛之外，其他药物，却也并非难得，而这一味药想来还可用其他东西代替。毒龙尊者又道：“我的助手死了，我还要回蛇岛一次，带更多的助手与药物来。”吕四娘合什道：“善哉，善哉！尊者一念之转，大益世人。”毒龙尊者道：“那都是你指点之功。”想起还要送两个麻疯病人回家，便向吕四娘告辞道：“我不懂说客套话，我只能尽量治病人来报答你们当日不杀之恩。”吕四娘点头微笑道：“这样最好！”众人目送毒龙尊者背起两个麻疯患者下山，无不赞叹。

甘凤池问起吕四娘何故会受围攻？吕四娘道：“我正有事想请七哥替我一断。”甘凤池诧道：“八妹聪明过人，愚兄远远不及。不知八妹有何事不能决断？”吕四娘将几日来的事说了，道：“我就断不定那沈在宽的头颅到底是真是假？你说我好不好赶回仙霞岭去看看？”这正是份属至亲，关心者乱。以吕四娘那样的沉着冷静，也给这件事弄得心神不宁。

甘凤池想了一想，道：“八妹也不能判断真假，我更不能判断了。这几日我们忙于救晓澜，想不到京中发生如此大事。不过这件事既轰动四方，必有线索，不如咱们回到西山之后，再行查问。你现在回转仙霞，也没有用。”吕四娘一想：若然在宽真个死了，回转仙霞，徒增心伤；若然未死，那就迟几日回去，也没什么，便点头答应了。

甘凤池又对冯瑛姐妹道：“经此一战，八达岭必为朝廷注目，可能怀疑我们聚集此间。令堂与令外祖尚在山中，不如都请他们到西山去。”唐晓澜也欲一见师嫂，便和冯瑛姐妹同行。冯瑛又道：“我们还可顺道到南口去要那废园老人留下的医案，如今既知妹妹是傅青主一派嫡传，无极派的传人非她莫属，那医案理应归她所有。”冯琳向李治輾然一笑，道：“傻哥哥，你现在不会因看了傅青主的遗书，而心感不安了吧！废园老人的医案我也一并送给你，你拿什么谢我？”李治嘻嘻一笑道：“那医案上又增添一个医麻疯的方案了。我要像毒龙尊者一样，将来多医病人谢你。”话刚说完，忽见甘凤池面色一变。

吕四娘凝神一听，突然跳上高处张望。众人吃了一惊，甘凤他道：“远处有军马行走，难道雍正这小子竟为我们兴师动众？”

众人跑上山头遥望，只见山脚的官道，军马排成两列，望不尽头。旌旗蔽空，军容甚盛。甘凤池道：“这是大军，望之不尽，想来不是对付我们。”吕四娘道：“咱们走山路回去吧，避免和大军碰头。”又嘱咐冯瑛等小心。

甘凤池道：“ 看来这支大军总有几万，所过之处，附近州县必然惊恐。不过如此一来，地方官吏也必然都去迎接军队，你们绕山路走，反而不会有人注意。 ”

吕四娘甘凤池一路，唐晓澜和冯瑛姐妹一路，吕甘二人回到冷禅所居的寺院，只见侯三变鱼壳诸人都在紧张等候。侯三变一见甘凤池回来，立刻问道：“ 你们碰到了年羹尧的大军么？ ”鱼壳也问道：“ 冯瑛姐妹呢？被年羹尧捉去了么？ ”鱼壳甚欢喜这两姐妹，不见她们同回，甚是优虑。吕四娘道：“ 她们去接母亲了。 ”甘凤池听说是年羹尧的大军，愕然说道：“ 原来是他，他带这么多军马回来作甚？ ”

侯三变是前朝的老卫士，消息甚灵，答道：“ 年羹尧这小子官运亨通，居然在一年之间，将青海之乱平了。皇帝封他为‘ 一等公 ’，除了帝王苗裔之外，异姓不能封王，因此‘ 一等公 ’这封号对汉人来说，是最尊荣的了。皇帝又赐了他一所府邸，叫他班师回朝，接受封爵。听说年羹尧不大愿意回来，却要求做陕甘总督。陕甘总督怎当得上公爵之荣，也不知他打什么主意？ ”甘凤池点头道：“ 这正是年羹尧的聪明！想来他是不愿放弃兵权。 ”侯三变道：“ 也没听说皇上要削他的兵权。 ”甘凤池心道：“ 枉你做了这么多年的卫士，还不知道皇帝的狠辣，现在正是年羹尧得势之际，如何可以骤然削他兵权。 ”侯三变又道：“ 听说皇上又准他兼领陕甘总督，还把他的父亲年遐龄也封做‘ 一等公 ’，又加‘ 太傅 ’衔。叫他先班师回京，然后再去赴总督之任。年遐龄那老头儿平白做了‘ 太傅 ’，欢喜到不得了，已先到京师，住进公府。因此年羹尧也只好班师回朝了。 ”

吕四娘心挂沈在宽之事，道：“ 年羹尧这厮狼子野心，多行不义必自毙，咱们且莫说他。侯老先生可知严洪逵沈在宽被害之事么？ ”侯三变道：“ 此事也与年羹尧有关。 ”吕四娘诧道：“ 年羹尧领兵在外，何以与他有关？ ”

侯三变道：“ 女侠有所不知，这事乃因曾静而起。 ”吕四娘道：“ 曾静？这位老先生也被害吗？ ”曾静平生最佩服吕留良，他未及得见吕留良于生前，却于吕留良死后到吕家访求遗书，自附为吕留良的弟子，在当世颇有文名，与严洪逵沈在宽等都很熟识。侯三变道：“ 曾老先生是被捕了，但却并未遇害，他现在便在年羹尧军中。 ”

吕四娘诧道，“ 这又是何故？ ”侯三变道：“ 这位曾老先生妙想天开，遣他的学生张熙去游说年羹尧的副手岳钟湞，附会穿凿，力证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 ”甘凤池噗哧一笑，侯三变道：“ 因此曾静便写密函叫张熙带去，说岳氏和金人乃是世仇，岳家子弟不应做胡虏的大将，居然劝岳钟湞和他密谋举事。岳钟琪佯为答应，将曾静诱来，迫他供出同党之人！ ”吕四娘急问道：“ 供出了没有？ ”侯三变道：“ 我也只是听说，他有没有供或供出什么就不知道了。只知道岳钟琪拿了曾静之后，便立刻飞摺上奏，因此掀起轩然大波，朝廷到处搜捕吕留良遗党。在曾静未解到京之前，便先将首要二人严洪违沈在宽拿到京城处斩吕四娘心头震动，问道：“ 那么沈在宽是真被处斩了？ ”侯三变道，“ 如何不真，皇上也下了谕旨了，他们的头也在九门悬挂了！ ”吕四娘听了，原来侯三变所知的亦不过和自己一样，那人头是否沈在宽的，还是未能确知。便道：“ 那谕旨我也见到了，其中没有提到曾静。 ”侯三变道：“ 也许是要等年羹尧将他解回京师再行定处吧。 ”

甘凤池低头思想，至此忽道：“ 侍我入年羹尧军中一看。 ”吕四娘道：“ 七哥无谓冒此大险。 ”甘凤池道：“ 你忍心见你爷爷的弟子全都受害吗？ ”

吕四娘道："曾老先生道德文章名满天下，想他不会屈服，招供出来。"甘凤池道："话虽如此，也不可不防。我就是想去探探，看他到底有没有招供，若是招供，那名单有没有已呈给允祯？老实说，我就信曾静不过。当年我见他时，他极力主张要用煽动清军中的汉人将领之法，以谋复国。此策略虽然未可厚非，但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其间，却是因人成事，毫无出息的想法。这样的人大半不是硬骨头。"吕四娘惊然一震，心想自己生长在书香门第，对读书人可能看得过高，而忽略了他们软弱的缺点。甘凤池在这一方面，却比自己强得多，但仍不可相信以曾静这样的人亦会屈服于敌人的淫威之下，只道："既然如此，去看看也好。可是年羹尧军旅森严，如何去得？"甘凤池笑道："我自有办法。不过我还要一个帮手，待今晚唐晓澜回来之后再说吧。"说完之后，自去布置。吕四娘知道甘凤池相识满天下，他说有办法就一定有办法。

晚上，唐晓澜和冯琙姐妹果然接了邝练霞等一大班人回来。冷禅将他们安顿之后，吕四娘便叫唐晓澜去和甘凤池商议，甘凤池道："我们今日在八达岭所见的乃是年羹尧的先头部队，现在已探听清楚，年羹尧这次带回来的大军竟有二十万之多！大军行程素来缓慢，每天至多只能走六十里。他们还要四天才能到京，晓澜，你敢和我到军营中一探么？"

唐晓澜道："如何不敢！我曾在允禵军中混过，对军营中的情形，也很熟悉。"甘凤池道："正因如此，所以我要你去。我已算定，他们明天会到房山，房山的地方官必然派遣民夫，牵猪宰羊供应他们，我们混作民夫，到了他的军前，我一定可找到机会。"

唐晓澜依计而行。甘凤池使用易容丹，扮成民夫，第二日混到军前，果然找到了一个以前在江南帮会中的小头目，名叫韩七，现在军中充当军厨管事之职，手下有十几名火头军。大军中有几百个军厨管事，负责供应伙食，韩七供应的恰恰是年羹尧的亲兵，因此正在年羹尧的"帅营"之内。甘凤池迳道姓名，直说来意。甘凤池自己虽然并不开山立舵，却是江南所有帮会都奉为首领的人，韩七听了，虽然事情极险，也愿依从。当下便叫甘唐二人当作他新收的伙头军，混入营内。

年羹尧治军极严，甘凤他虽在"帅营"，却无法混入年羹尧所住的"虎帐"。是夜三更过后，只听得军营中刁斗声声，偌大的军营，别无声息。甘凤池叹口气道："年羹尧也的确算得上大将之才，可惜竟甘心为允祯所用。"韩七悄悄说道："你们可知道在年羹尧帐外吹角守夜的人是谁？"甘凤池道："打更守夜的难道会是什么高手吗？"韩七道："这人倒不是以武功见长。但他却是个大官。"唐晓澜道："什么大官？"韩七道："他是军门提督富山，年羹尧这次带妻子回来，一路上作威作福，夸耀自己的权力，我们都笑他是做给妻子看的。比如吹角守夜的人，起初是用中军裨将，后来用到统带副将，今晚临近京畿，竟然用起提督军门了。"唐晓澜咋舌道："提督军门，与巡抚（一省长官）平行，皇帝也不敢用来打更守夜。年羹尧如此弄权，不怕皇帝知道了罪责么？"韩七笑道："现在年大帅功高震主，谁敢参他。这个提督军门还是个满人呢！"

唐晓澜问道："年羹尧什么时候讨的妻子？"韩七道："在西征至西宁之时讨的。年羹尧有个极坏的脾气，每到一个地方官衙门里，非但要地方官出来迎接，连地方官的妻子姐妹女儿都要出来迎接。西宁有一个蒙古藩王名叫藏古七信，生有一个女。儿名叫佳特格格，美貌如花。蒙古藩王带了女儿

拜见，年羹尧一欢喜便把她留下了。藏古七信没法，只好送给他做妻子。朝廷老例，本来不许大将带妻子出征，他也不管。前两个月还在军中养了个胖小子呢！”

甘凤池无心听他闲话，谈了一会，便和唐晓澜冒充外营的更夫，冒险去探年羹尧的营帐。韩七道：“甘大侠可要小心。”甘凤池笑道：“绝不连累你们便是。”年羹尧的“虎帐”之外有三层营帐卫护，甘唐二人冒险到了第一层营帐之外，往来巡逻。

年羹尧治军极严，手下之人动辄得咎。那外营的更夫突然见添了两个新人，虽然诧异，可是想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都不敢声张。唐晓澜又知道军中的规矩，故意诳说是中军因为临近京畿，所以增添他们守夜。外营的更夫平素连见中军的面也不敢，更兼又知道年羹尧脾气古怪，连提督军门也敢派去打更，说不定这两人也是军官，更不敢多问。

甘凤他绕了两圈，觑着没人，对唐晓澜道：“你在这里把风，我到年羹尧帐中去看。”飞身一跃，跳上帐幕。甘凤池轻功虽不及吕四娘，却也是上上之选，飞身上去，有如一叶轻堕，帐幕纹丝不动。甘凤池一路蛇行兔跃，不一刻便到了年羹尧的帐顶。

帐中静悄悄的，甘凤池正自盘算如何可以探出曾静之事，也曾想到下去要挟年羹尧，但又想到年羹尧武功亦是非同小可，万一不成，后果更坏。正盘算间，忽听得帐下唔唔声响，有个娇滴滴的声音道：“几更了？”年羹尧道：“四更啦！”帐门外呜呜声响，一声高一声低的吹着号角；那娇滴滴的声音道：“今晚是谁吹角守夜？”年羹尧道：“我的好格格，说出来吓你一跳，今晚守夜的是富山提督呢 !你说，你好不好福气？有提督军门替你把门！”佳特格格小嘴一噘，说道：“我不信，哪有做到提督还要守夜的？”年羹尧笑道：“是我叫他守夜，他岂敢不从？”佳特格格道：“我还是不信，你真有这样胆子？”

年羹尧道：“好，你不信我就把他叫进来让你看看！”帐中亮起灯火，吩咐亲兵将外面打更的人唤来。

甘凤池慌忙缩在帐角，藉倒卷起来的帐蓬掩敝自己。过了一会，听得新兵领了一个人走入帐中。底下佳特格格嘻嘻笑了两声，忽听得年羹尧喝道：“你是谁？”甘凤池吃了一惊，心道：“这人准不会是富山提督。

那人颤声说道：“我是富山军门帐下的刘参将。”年羹尧喝道：“富提督到什么地方去了？”那人知道事情不妙，忙跪下来道：“富提督因有要事，回帐去一趟，叫卑职暂时替代。”实是富山因自己身为提督军门，吹角守夜，被部下看到，太不好看，因此命令一个参将替代。以为年羹尧未必会亲身来查。

那知年羹尧今晚偏偏查问，听了参将的说话，冷笑一声，道：“好一个大胆的富山，他敢不守军令，给我一齐斫了！”话一出口，便有刀斧手进来，将这个参将揪出营去，过了一会，送进两个血淋淋的人头，一个是提督，一个是参将。年羹尧笑道：“格格，你瞧清楚了，这个是不是富山提督？”佳特格格掩面说道：“吓死人了，我不要看，快拿出去！”年羹尧把手一挥，叫亲兵将首给拿去号令。

甘凤池见年羹尧如此残忍，甚为气愤。营帐外又有人传报道：“陆将军求见。”年羹尧道：“进来！”来的人名叫陆虎臣，是年羹尧一个心腹大将，也有提督军衔，进帐行礼之后，便开声问道：“富提督呢？”年羹尧道：“我

已把他杀了！”陆虎巨大吃一惊，跪下去道：“大帅听禀，我们作战，全仗军心，军心一散，万分危险，如今大帅杀了无罪的富提督、刘参将，岂不令军士寒心。而且皇上得知，也有不便。”陆虎臣实是一番好意，犯颜进谏，岂知年羹尧听了，勃然怒道：“俺如今替皇上打下江山，便是皇上见俺，也要畏惧三分，你是什么东西，胆敢煽动部下来反对我吗？刀斧手来，都推出去斩了！”陆虎臣魂飞魄散，大叫冤枉。也是他命不该绝，岳钟琪听得杀了富提督也急急赶来，恰恰遇到陆虎臣被推出帐外，问了原故，急忙止住刀斧手，进帐向年羹尧求情，甘凤池伏在帐上，听得他们低声细语，说些什么，也不清楚。听了一会，只听得年羹尧传令下去道：“看在岳将军面上，饶那厮一死。但死罪免了，活罪难饶，着令打五十军棍，罚他替富山守夜三晚！”令下之后，营帐外便听得军棍卜卜之声，打得陆虎臣一面喊痛，一面还要“谢恩”。

经此一番喧闹，帐外已打五更。年羹尧将岳钟琪送出营帐 忽然问道：“曾静还在你帐中吗？”岳钟琪道：“是，大帅。”年羹尧笑道：“你这番干得很好，皇上定然赏识你了。”岳钟琪毛骨悚然，急忙说道：“全仗大帅提携。”年羹尧道：“明日你将他送到我这里来。”岳钟琪道：“是，大帅。”年羹尧将岳钟琪送出。回帐再睡。甘凤池见天色将亮，急急离开。

这一晚甘凤池虽没有探出什么，却知道了曾静下落。但军中防范极严，日间实是无法再探，军行一日，晚上已到北京城外的芦沟桥，第二日便可入京了。大军便在芦沟桥附近驻扎。甘凤池到了晚上，仍和唐晓澜冒充外营更夫，又偷偷飞上了年羹尧的营帐。

这一晚与前一晚又是不同，只有陆虎臣在营外吹角守夜，帐外连一名卫士都没有。只在外帐与“虎帐”相接之间，有卫士巡逻。帐中亮起灯火，甘凤池伏在帐上，可以看到年羹尧的影。子在下面走来走去，帐中只他一人，佳特格格也不在内。

过了一会，亲兵带进一人，正是曾静。年羹尧道：“你出去吩附，不准闲人走近虎帐。”亲兵应了一声，急急走出。

年羹尧坐在虎皮椅上，冷笑一声，说道：“曾老头儿，你可知道严洪逵与沈在宽已被斩决，悬首九门了么？”曾静瑟缩一隅，答不出话。甘凤池暗暗骂道：“真是脓包，比沈在宽差得太远了！吕留良地下有知，一定骂他谬托门墙，自称弟子！”

年羹尧双眼一扫，冷笑道：“按说你所犯的罪名也该抄斩九族！”曾静嗫嚅说道：“全仗大帅开恩。”年羹尧道：“这就全要看你自己了！”曾静道：“请大帅指示。”年羹尧面孔一板，道：“皇上要你将功赎罪！”曾静道：“我不是已将严洪逵和沈在宽供出来了吗？”年羹尧道：“这两人是吕留良的得意传人，天下皆知，何须你说？”曾静辩道：“但那沈在宽隐居仙霞山顶，却是无人知道。”甘凤池听了，又惊又怒，暗骂“该死！”惊的是，如此说来，那沈在宽的头颅当不是假的了。怒的是：曾静这老儿欺世盗名，竟然临难屈服，毫无气骨。

年羹尧笑了一笑，道：“这算你一桩功劳，但只这点功劳，还不能赎你的罪。皇上要你将其他的人也说出来。”曾静道：“信奉吕留良之说的人不可胜计，我也不尽知道。”年羹尧道：“只要你将各地首要说出来便行。”曾静道：“杭州车鼎丰，温州孙克用，青州周敬舆，襄城黄补庵等都是。”年羹尧道：“还有吗？”曾静又说了几个名字，年羹尧过目成诵，不须纸笔，

将几个名字紧记心中。

曾静供了之后，年羹尧哈哈大笑，道：“曾老头儿，你想做什么官？”曾静面色灰白，叩头说道：“求大帅开恩，千万不可迫我做官！”年羹尧诧道：“这是为何？”曾静道：“我一做官，天下之人，定知我卖友求荣。可怜小老儿数十年来所积的声名，便要一旦付之流水了。”甘凤池气愤之极，又暗骂了几声该死。

年羹尧道：“好，我将你的心意告知皇上。你不做官更好！”后来雍正皇帝果然对曾静张熙毫不处罚。吕留良一案，在清代是有名的大案，株连甚众，连刊刻吕氏书籍的人都被下狱或处死，反而是发动谋乱的曾静张熙二人，却安然无事，后世读清史之人无不奇怪，却不知其中别有原故。

曾静说完之后，小心看年羹尧的面色。年羹尧忽然哈哈一笑，道：“曾老先生真是非同凡俗，请受我年某一拜！”曾静大吃一惊，避开说道：“这岂不折杀老儿！”年羹尧把他强按椅上，拜了三拜，道：“曾老先生，我这一拜乃是替小儿行拜师之礼。皇上必然恕你之罪，你可以终老林泉，但我求你将小儿带走。”曾静讷讷欲言，年羹尧道：“大丈夫一言为定，我可代皇上先作主张，明日我就遣人携同小儿，随你同走。可是你得记着，绝不可以向人说是我的儿子，否则就算我不追究，也自有人取你的首级！”曾静吓得冷汗直流，连道：“承大帅深恩，我岂敢泄漏。”

原来年羹尧深谋远虑，他岂不知雍正机心极重，虽然自己掌握重兵，谅皇帝不敢加害。但也不能不预防万一。自从有了儿子，就千方百计，要为儿子安排一条后路，但却始终想不出可以托妻寄子的人选。今晚见了曾静的行事，心中暗喜，想道：把儿子托他，那真是最好不过。皇上既不会疑心我把儿子托给他，江湖上与我对头的反清之士又都以为曾静是他们一路的人，更不会想到他会收留我的儿子。他又怕死，我派心腹跟他，他更绝不敢对我的儿子不利。这真是最理想不过的了。

甘凤池却猜不透年羹尧的用意，甚为诧异。正在思疑，忽见外营的帐幕上人影一闪，定睛一看，却是董巨川。董巨川奉雍正之命随年羹尧出征，暗中又奉命将年羹尧监视。他得知年羹尧提讯曾静，也起了疑心，可是又不敢像甘凤池一样到年羹尧的营帐之上探听，只敢远远的在外营帐幕探望，不料在淡淡的月光下，却发现年羹尧的虎帐上伏有一人，董巨川武功甚高，人又老奸巨滑，心中顿时有了主意，想道：“不管他是否刺客，我且藉捉刺客为名，过去一看。”当下立刻施展轻功，悄没声的飞掠过去。

岂知甘凤池也是机灵到极，伏在帐角，动也不动，假装没有发现。待董巨川到了帐顶，陡然将帐幕一掀，叫：“有刺客！”倏然飞出，横掌一扫，董巨川骤然受惊，被帐幕一卷，又被掌风一迫，立足不稳，跌落地下。外面的卫士纷纷呼喊赶人，年羹尧闻声出来，”甘凤池已掠出两重帐幕之外，和唐晓澜悄悄溜回伙食房去了。

年羹尧一见是董巨川，立刻变了颜色。董巨川道，“小人来拿刺客。”年羹尧道：“刺客呢？”董巨川道：“已经走了！”年羹尧道：“何以你不叫喊？”董巨川道：“是刺客先叫！”年羹尧冷冷一笑，道：“军中尽是我的心腹，何来刺客？天下也没有如此大胆的刺客，敢先叫喊的道理。这分明是我的卫士发现了你，疑是刺客？他们对我忠心，所以叫喊。”有些争功的卫士，纷纷说道：“是呀，我们没料到是董大爷。”董巨川面青唇白，急急分辩。年羹尧冷笑道：“我又没有叫你守夜，何以你会半夜出来巡逻。瞧你

衣履齐整，断断不是知有刺客，才突然从床上跳起的，难道是你早就料定有刺客么？”董巨川适才一时心急，欲藉口侦查，没想到这一点，无从分辩，只叫冤枉。年羹尧冷笑道：“即算你不是刺客，私到我的营帐，也是心怀不轨。刀斧手，将他砍了！”董巨川无从分辩，也无法抵抗，任他猾似狐狸，也终于死在年羹尧刀下。

甘凤池知道董巨川丧命，与唐晓澜抚掌而笑。唐晓澜道：“当年董巨川偷下毒手，令沈在宽残废，如今受了此报。叫吕姐姐知道，一定称快。”

经此一闹，又是一夜。甘凤池无法走出军营，只好随大军进城。到了北京城外，忽听得轰隆隆三声炮响，军中有人报道：“皇上御驾亲自出城来了。”

正是：将军战罢班师日，正是君王起忌时！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毅力虔心 十年待知己　盗名欺世 一旦现原形

这时正是三伏天时，赤日炎炎，犹如在天上张着一把大火伞，雍正皇帝摆动銮驾，迎出城来，在銮舆里热得一把一把汗淌个不住，出了城门，皇帝又弃轿乘马，火毒的日头直晒下来，热得越发厉害。雍正是练过武功的人，体质强壮，在毒日蒸蒸之下，虽是难受，也还不觉怎么，有些随行的小太监，几乎在赤日之下晕倒。

幸好在北京城外，有一片大树林，雍正回顾随同来迎接年羹尧的文武百官，哈哈笑道：“ 赤日炎炎，你们也辛苦了，就在这里设帐，等候年大将军吧。 ”大臣张廷玉道：“ 皇上龙马精神，真非微臣等所能及。 ”国舅隆科多接口道：“ 皇上下辞炎热，御驾劳军，这真是旷古未有的殊恩，将士们为皇上赴汤蹈火，也是心甘情愿的了。 ”雍正微微一笑，他御驾劳军，用意就正在笼络军心，隆科多趁机奉承，正合他的心意。

片刻之间，林子里已搭起黄缎子的行帐，中央设着皇帝的宝座，雍正下马就坐，太监们在周围服侍，有的打扇，有的递手巾，有的献凉茶，过了一些时候，听得远远的军号响声，接着是轰隆隆三声炮响，前站迎接的大员飞马回来报道：“ 年大将军班师回朝！ ”

雍正整了整龙冠凤带，踱出行帐，只见前面旌旗对对，剑戟森森，二十万大军，四人一排，迤逦十余里，望不尽头！那前锋部队，在热日下一队一队的走着，除了整齐之极的脚步声外，连一声咳嗽都听不见。那些兵士们脸上的汗珠，一颗颗像水珠一样滴下来，却无一人敢用手抹。雍正见了，又是喜欢，又是心慌。年羹尧治军之严，果然名不虚传！

一队队甲胄鲜明的前锋部队走到皇帝跟前，行过军礼，左右分开。军中又是轰隆隆三声炮响，中间现出一面大纛，旗上绣着一个硕大无朋的“ 年 ”字，只见年羹尧顶盔贯甲，乘着纯白色的骏马，立在门旗之下，岳钟琪则勒马立在年羹尧右手偏旁，两人都是神采飞扬，丝毫没有疲倦的风尘之色。

皇帝御驾出迎，非同小可，两旁文武百官，文自尚书侍郎以下，武自九门提督以下，都按品级穿着蟒袍箭衣，虽然个个都热得汗透重衣，却动也不敢一动。皇帝背后还跟着一班王公贝勒和殿阁大学士（按：清代不设宰相，几个“ 大学士 ”分掌相权。）也都是一个个面容肃穆，热得暗暗喘气，却又不敢弄出声来。

年羹尧一见雍正，立即跳下马来。雍正抬手说道：“ 卿家远征辛苦了，免礼，平身！ ”年羹尧跳下马背，本该匍匐行礼，听了雍正之言，微微一笑，欠了欠身，道：“ 微臣劳动圣驾，肝脑涂地，不足言报！ ”岳钟玫虽然也得雍正叫他“ 免礼 ”，却还是匍匐在地，恭恭敬敬的行过大礼。

雍正口中虽叫他们“ 兔礼 ”，其实只不过是一种客套之辞，不意年羹尧果然恃功而骄，不行大礼。雍正甚不舒服，但表面上却不现出半点辞色，反而责备岳钟琪不听他的吩咐，太过多礼，说道：“ 这里又不是朝堂之上，但行军礼已足，何必行朝廷上的君臣之礼呢！岳将军，你身披重甲，匍伏行礼，不觉得不便么？ ”打了两个哈哈，似是玩笑，又似责备，岳钟琪连声告罪，心中却是暗暗喜欢。想道：不怕你年羹尧锋芒毕露，我终须以“ 愚拙 ”胜你的聪明！

年羹尧岳钟琪行过礼后，接着就是那些总兵、提镇、协镇、都统等一班武官，一个个上来朝见，雍正吩咐赐宴，年羹尧跟着雍正走进行帐，一同坐

席，那班王公大学士贝勒等在左右陪宴。岳钟琪及一班出征将军，则由九门提督兵部尚书和一班在京的武官在帐外坐席。席中雍正问起西征的情形，年羹尧滔滔不绝，夸耀武功，雍正听了，更加不悦。年羹尧又奏道：“提督富山不听军令，侍卫董巨川对臣无礼，微臣不及上禀，都已先行赐死了。”雍正吃了一惊，却微笑道：“军中以军令最尊，大将在外，可以专权，这点小事，不禀报也罢了。”年羹尧急急谢恩，雍正又道：“如此说来，朕当日派遣了因、萨天刺、萨天都、董巨川、甘天龙五人随你西征，如今已全死了。”年羹尧道：“正是。”雍正一笑道：“也好，他们都是野性难驯，除了也好。”年羹尧骤然想起出征之时，雍正也曾讲过这番说话，但却特别提到董巨川较识大礼，叫他分别对待。而今听皇上又再提起，心知不妙，但细察皇上面色，却无异容。心中暗道：“董巨川是你派在我军的坐探，你当我不知道么？只要我一日兵权在手，你终不敢杀我。”

皇帝郊迎，赐宴统帅，不过是一种仪式，三杯酒吃完之后，便告撤席。雍正和年羹尧并行出来，慰劳大军。这时日当正午，热得越发厉害，林子外面，二十万大军列队整齐，直挺挺的站在日头底下。雍正抬头一看，只见那班兵士，个个甲胄重重，脸上被日光晒得油滑光亮，却动也不敢一动。雍正道：“他们万里长征，捱受雨林日晒，也太辛苦了。”叫一名内监过来，吩咐他道：“传谕下去，叫他们快卸了甲吧！”雍正吩咐了内监之后，仍和年羹尧说话。年羹尧虽然见到皇帝吩咐内监，但不敢凑过去听，所以不知他吩咐什么，仍然兴高采烈的大谈西征战绩。

那内监得了圣旨，忙走出去，跨上高头大马，在队伍面前扬声叫道：“皇上有旨，兵士们卸甲！”声音飘散，那些兵士们如听而不闻，仍然直挺挺的站着，动也不动！那内监慌了，提高声音再叫道：“万岁体恤你们，叫你们卸甲！”二十万大军静悄悄的，毫无一点声响，只有内监的声音在空气中震荡。

这真是旷古未有之事，皇帝亲下的圣旨，竟然却失效力，那名内监吓得心胆俱裂，涨红了脸，掣大喉咙，第三次叫道，“圣上有旨，兵士们卸甲！”岂知那班兵士个个似木头人一样，对他所传的圣旨，仍然不理不睬！

这情形雍正也注意到了，饶他是一代暴君，深沉机智，这时也不觉心慌，变了颜色。那名内监纵马驰回，一到皇帝面前，立刻滚下马来请罪。年羹尧在旁微笑道：“这不关你的事，罪在小将。”雍正何等聪明，立刻便知道了兵士们不肯奉命卸甲的原因，对年羹尧道：“天气太热，大将军可传令兵士们卸了甲吧！”

年羹尧听了，答声“遵命。”缓缓走出，到了队伍面前，从袖子里掏出一角小小的红旗，只轻轻一闪，便听得华啦啦一阵响，如波浪一般，从前锋传到后队，二十万大军，一齐卸下甲来，一片平阳上，盔甲顿时堆积如山！

雍正看了，不觉心中一跳，想道：“这还了得？若然年羹尧变起心来，朕的性命岂不是在他的掌握之中了么？”年羹尧却是十分得意，走回来对雍正道：“军中只知有军令，不知有皇命，还请陛下明鉴！”随侍皇帝左右的亲工贝勒与及各部尚书九门提督，无不变了颜色，雍正却哈哈大笑道：“指挥大军，如臂使指，年大将军，你真算得是自古以来的第一名将了，天降奇才，为我朝保护江山，真乃朕之福也！”笑声中隐蔽杀机，那些大臣却还懵懵然不知皇上真意，纷纷向雍正和年羹尧道贺，连国舅隆科多也拉着了年羹尧的手，对他大拍马屁，雍正一一瞧在心内，却不作声。

笑闹了一阵，雍正又叫年羹尧传下旨去，每名兵士赏银十两，西征有功将士各加一级，全军放假十天。年羹尧这回不敢过份卖弄，带领将士三呼万岁。这御驾亲迎，慰劳大军的一幕，便算终了。

甘凤池与唐晓澜杂在后队的伙头军中，对这幕活剧，看得清清楚楚，大军放假，他们也趁机逃出军营，两人离开大伙已有三日，恐防吕四娘记挂，急急赶回西山。

在这三天当中，西山的冷禅僧院，平添了许多客人，冯瑛冯琳将母亲邝练霞，外祖父邝琏以及张天池等一班人都接了过来。邝琏、张天池等经过数日休养，已可走动，僧院里热闹非常，大家都在等甘凤池的消息。甘唐二人一回，众人纷纷来问，甘凤池把探年羹尧军营之事约略说了，接着又说雍正劳军之事，鱼壳摇头道：“年羹尧这厮也太胆大了！”吕四娘道：“这不正好吗？咱们要对付的两个大仇人，一个是雍正，一个是年羹尧，今后只须专心对付雍正便行了。年羹尧这厮自然有人杀他。”鱼壳道：“他拥有大军，淮能杀他？”白泰官道：“功高震主，必然死于非命。想那汉朝的韩信，助刘邦开国登基，功劳比年羹尧更大，也免不了兔死狗烹之难，何况年羹尧呢？”

鱼壳笑道：“到底是贤婿读过书的人有见识。好在我得诸位之助，没有上雍正这小子的当。”

众人议论纷纷，甘凤池将吕四娘拉过一边，把曾静如何贪生怕死，屈服招供等等事情说了，吕四娘一听，顿如万箭攒心，花容失色。甘凤池道：“看来此案必兴大狱，曾静已把首要诸人招供出来，我们必须及早通知他们逃避。”吕四娘半晌说不出话来，甘凤池道：“这事由我来办好了，八妹，你身负国仇家恨，还望节哀为好。”吕四娘低首如痴，木然不语。甘凤池道：“八妹，你是女中丈夫，人中俊杰，还要愚兄劝么？”吕四娘突然昂头说道：“我若不手刃允祯这狗皇帝，誓不为人。”甘凤池拍手道：“着啊，这才不愧是吕留良的孙女。可是，宫中防范正严，年羹尧大军又近在京畿，只恐不易行事，报仇不争迟早，看这情形，年羹尧必有与允帧冲突之一日，等到那时，才是我们下手的好机会。”吕四娘道：“七哥说的是。”甘凤池见她声调较前平静，略略宽心。吕四娘叹口气道：“料不到曾老头儿竟会如此！可是，我还未肯相信在宽已死。”甘凤他心中一酸，想道：“八妹，你也太痴情了，在宽被曾静出卖，被捉至京师处决，布告天下，悬首九门，死事焉能有假？”可是见吕四娘庄重的样子，不忍令她伤心，话到口边，又收了回去。

唐晓澜瞥见吕四娘面色有异，走了过来，问道：“吕姐姐不舒服么？”吕四娘道：“没什么。”随即一笑道：“你也该到山东去见杨仲英了。”唐晓澜面上一红，吕四娘笑道：“丑媳妇终须见翁姑，你这傻女婿就不敢见泰山吗？”唐晓澜道：“姐姐休开玩笑。”吕四娘瞥了唐晓澜一眼，又对甘凤池道：“七哥，我还有几句话和你说。”唐晓澜知趣告退，甘凤池道：“请说。”

吕四娘将唐晓澜婚姻上纠纷说了，甘凤池道：“唔，原来如此！杨柳青我见了也讨厌，可是，既然订婚了这么多年，现在才退，怕不大好吧？”吕四娘道：“现在不退，将来同处一生岂不更难。”甘凤他在婚姻问题上比较古板，一心以侠义为重，心想杨仲英对唐晓澜有恩有义，订婚订了这么多年，忽然一旦说不要人家的女儿，殊非厚道。可是又想不出话来驳吕四娘，只好默然不语。

吕四娘道：“ 我明日要回仙霞，探望在宽。不怕你见笑，无论如何，我不相信在宽已死。本来我是要到山东亲自见杨仲英，替唐晓澜解了这个难题的，现在只有劳烦你替我一走了。 ” 甘凤池一向敬重这个师妹，吕四娘亲自求到，无可奈何，只得答应。但道：“ 我不懂说话，更不懂替人退亲，我只依事直说。说唐晓澜与他的女儿性情不合，现在已另有了心上之人。杨仲英若然大发脾气，我就马上开溜。 ” 吕四娘微微笑道：“ 也好，你就这样说吧。 ”

甘凤池沉吟半晌，又道：“ 事有缓急轻重，我先得设法通知已被曾静招供出来的诸人避祸，然后才能管到晓澜的儿女纠纷。 ” 吕四娘道：“ 这个自然。 ”

吕四娘与甘凤池商量未已，众人也在议论纷纷，冷禅嚷道：“ 甘大哥，你毁了我们的佛门圣地，你须得赔给我安身立命之所呵！ ” 甘凤池诧道：“ 什么？你这破破烂烂的寺院，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嘛。 ” 冷禅笑道：“ 亏你是老江湖了，连这点都不明白吗？你们在京中接二连三的大闹，这地方又不是荒僻之所，这么多人聚在此地，焉能避得过朝廷的耳目。雍正这小子连少林寺也敢烧，何况我这烂庙。 ”

甘凤池笑道：“ 原来你是这个意思。不错，这里不能长住下去了，咱们都另外找地方吧。 ” 冷禅道：“ 你有什么现成的地方，可以容纳这么多人？ ” 甘凤池道：“ 你别打岔，我早已有了安排。前些日子我接到周浔二哥的口信，说他与曹四哥已到邙山隐居，看守师傅的陵墓。邙山绵延数百里，山高林密，形势险峻，山谷土地肥美，可以耕种。我们都到邙山去如何？ ” 张天池首先说道：“ 既有这样好的地方，如何不去？我做了半生强盗，无法下台，正好和兄弟们隐居邙山，耕种渡活。 ” 鱼壳也道：“ 我以前做海上霸王，大不了将来再做山大王，有这么多武艺高强的好汉，我和张寨主再召集一些旧部，便在邙山占山为王，谅朝廷也不敢小觑。 ” 甘凤池笑道：“ 那是后话。现在不必急于开山立舵。那么，安身之地便决定是邙山了。 ” 冷禅笑道：“ 好。我们都替你的师傅守陵去。她是前辈神尼，我们替她守陵，也还值得。 ”

第二日，吕四娘一个人先回仙霞，正与众人辞行，握手道别之际，单单不见了冯琳。冯瑛道：“ 妹妹真不懂事，明明知道吕姐姐今日远行，却不知到哪里去玩？ ” 吕四娘心念一动，道：“ 冯琳妹妹不是不懂事，恐怕是太懂事了。你们不必去找她了。我看她一定是偷偷溜走，于她想干的事去了。 ” 冯瑛吃了一惊，道：“ 她有什么事情要干？为何连我也不告诉？ ” 吕四娘微笑不语。李治想了一想，道：“ 她昨晚间我是否随大伙到邙山，我说是。她说邙山很好，她曾从山下经过。我当时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 ” 吕四娘道：“ 这就是了。她将来会上邙山找你们的，不必心焦。 ” 冯瑛再三问吕四娘可知冯琳想干什么，吕四娘道：“ 我也只是胡猜一气，不能作准。她做的你日后自知，先说出来反而不好。 ” 冯瑛甚是聪明，想了片刻，猜到几分，不觉面红耳赤。

吕四娘一笑告辞，离开京城，赶回仙霞，她脚程快捷，一个月后己从河北经过山东，再穿过江苏浙江二省，进入福建北部。

仙霞岭横亘浙江福建两省交界之处，挺拔秀丽，一入福建北部，已是遥遥可见。吕四娘虽然坚信沈在宽没有死，可是行程越近，心情也不觉动荡不安，生怕揭开了的 “ 谜 ” 和自己的料想相反。

一日中午，吕四娘正在路边一间茶亭歇脚，忽见大路上尘沙飞扬，一匹马飞奔而来，马上人是个虬髯壮汉，貌颇威武，走到茶亭，勒马四顾，茶亭

内只有寥寥几个茶客，吕四娘搽了易容丹，扮成乡下的采茶姑娘，那人看了一眼，也不在意，便下了马进来喝茶。过了一阵，又来了两乘小轿，都到茶亭面前歇脚。轿门开处，吕四娘不由得大吃一惊，从先头那乘轿走出来的竟是曾静，从后头那乘轿走出来的却是一个长随模样的人，背着一个小孩。

吕四娘背过脸去，低头啜茶，按说此时吕四娘若要取曾静性命，易如反掌。只因一来顾念他年已老迈，二来念及他与自己的父亲叔伯总算做过一场朋友，所以怒上心头，仍然抑住。过了片刻，又有一骑马来茶亭歇足，马上人又是一个武士。

曾静是湖南人，曾在两湖江西福建等省讲学，名声甚大，知者颇多。坐了一会，便有一个秀才模样的茶客，恭恭敬敬的上前行礼，问道：“这位可是曾老先生么？”曾静微微点了点头，那人道，“晚生以前曾随乡中前辈听先生讲过学。”曾静又微微点头，显得心神不属的样子。那人又问道：“什么风把曾老先生送到这里？可有再在县城里讲学几天之意么？”曾静道：“我在北方有位好友，他死了遗孤没人照管，我此次特地北上把那孩子收养，路经此地，心急还乡，顾不得讲学了。”那人连连赞道：“先生高义，可风古人，晚辈不胜佩服。”曾静微微一笑。吕四娘侧耳听他说话，蓦然和曾静目光相接，曾静与吕四娘甚熟，虽然她搽了易容丹，神态之间，却尚依稀可认。曾静一见，笑容立敛。放下茶杯道：“我该走了。”先前进店的那名虬髯壮汉立刻策马先行，曾静上轿走后不久，后来的那名武士也上马走了。曾静与这二人始终没有交谈，装做不相识的样子，吕四娘心中暗笑，知道这两名武士一定是年羹尧派来暗护曾静，兼监视他的。

那秀才模样的茶客目送曾静走后，还自不断的和茶亭内的几个茶客说道：“这位曾老先生，道德文章，名满海内，而又清”高淡泊，不求闻达，真是国中贤人，山中高士。”吕四娘心中连连冷笑，不耐烦听，匆匆付了茶钱，走出茶亭。

吕四娘看曾静他们去的方向是蒲城，方向乃是背着仙霞岭而行，心中想道：“好在我和他的方向不同，这老匹夫，我实在讨厌见他。”

吕四娘脚程甚快，日落之前，已到仙霞岭下。但见峰峦间云雾镣绕，千变万化，幻成各种景物。心情顿时紧张，想起了昔日和沈在宽同看云海的情景。只不知如今在宽做些什么？是独倚丹枫，还是遥观云海？吕四娘一路思量，不觉已到半山，迎面一大片岩石，石的颜色一片通红，这是仙霞岭上一处名胜，名叫“丹霞嶂”，吕四娘以前在仙霞岭时，最喜欢在“嶂”下散步。而今经过，免不了抬头一望，却不料这一望，又发现了惊人的奇迹。

那片岩石总有七八丈高，本来是平滑无尘的，而今岩石上端却有人画了一朵兰花，淡淡几笔，美妙非凡。画兰花的人不但有绝顶轻功，而且有丹青妙技。吕四娘也不禁啧啧称异。

见了这朵兰花，吕四娘料知必有高手曾经来过，心中更急，看了一下，顾不得细心欣赏，便即离开。“丹霞嶂”下是个水帘洞，水由石壁奔泻而下，珠沫四溅，声如金石，随风飘忽，疏密不定，汇成水潭。唐晓澜当年曾在此处向她倾吐身世，而今经过，回首前尘，恍惚如梦。

过了山泉飞瀑，一瓢和尚的禅院已然在望。吕四娘引吭长啸，却不见一瓢出来迎接，吕四娘不由得吃了一惊，加快脚步，奔入禅院，但见寺门倒塌，壁倒墙坍，花谢水干，一片萧索。吕四娘叫道：“一瓢大师，一瓢大师！”只闻荒刹回声，野鸟惊起。吕四娘又叫道：“在宽哥哥，在宽哥哥！”同样

也听不到有人回答。
　　吕四娘不觉呆了，她本来坚信在宽没有死亡，这一下大大出乎她的意外。前次离开在宽之时，在宽虽说已可走动，但到底不很方便，而且他又是避祸此山，按说无论如何不会下山，难道，难道——吕四娘不由得打了个寒噤，不敢再想下去。
　　这刹那间周围的空气都冷得好似要凝结起来，吕四娘机械般的移动脚步，扶着墙壁，走出禅堂，穿过回廊，走进沈在宽以前居住的静室。室门半闭，一推便开，一股久未打扫的腐气冲鼻而来，但见里面床铺书桌，摆设依旧，但已积了厚厚的灰尘。有儿只老鼠听闻人声，急急逃跑。
　　吕四娘面向窗外吸了口气，定了定神，心想这不是做梦吧？她仍然不愿相信在宽已死，又机械般的移动脚步，走遍了寺院的每个角落，真个是寻寻觅觅，寻之不见，觅之不得，这才蓦然间觉得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终而忽似一切空无所有，一切清寂。
　　过了许久，吕四娘才好似从恶梦中醒来，不知什么时候，珠泪己湿衣衫，但心中仍然想道：“那头颅明明不像他的，莫非他在鹰犬上山之日，拼命逃避开了？”心存一线希望，又在寺中细心察看，这才发觉寺中家具没有一件完整的，分明是在这寺中有过一场恶斗。再细看时，禅堂的石阶之上还有一滩血痕，日晒风干，仍是淡红一片，触目惊心。
　　这时吕四娘纵有万分自信，也自心慌。寺院外鸦声噪树，日头已落山了。吕四娘定了定神，又强自慰解道：“知道这是谁人的血？一瓢和尚武功不凡，也许是他杀伤鹰大的血呢！”趁着天还未黑，吕四娘走出禅院，又从寺院背后下山，一路查看。
　　走了一阵，忽在前面一片岩石上又发现了一朵指画的兰花，与在“丹霞嶂”上的那朵，显出一人之手。吕四娘心念一动。走过峭壁底下，不久又发现一朵指画的莲花，仙霞岭上层峦叠障，山涧错杂，不是久居此山，常会迷路，看来这些指画的莲花，竟似是江湖客的标记，拿来当作指路之用的。吕四娘不禁疑心大起，心道：“此山并无宝物，画莲花的人自是高手，他若不是为着再来时要到某一隐秘的处所，当不会留下标记。我倒要看看莲花指向什么去处？”
　　吕四娘脚程飞快，经过了三处莲花标记，只见前面山势渐趋平坦，现出一片斜坡，斜坡上现出两堆土丘，形如馒头，吕四良娘一见，心儿卜卜的跳个不停，看来这两堆土丘竟是新建的坟墓。
　　吕四娘飞身掠去，定神细看，果然是两座新坟，每座坟前都立着一块白石墓碑。左边那座墓碑写的是：一瓢大师之墓。吕四娘眼前一黑，想不到以一瓢大师那样的武功竟也遭难，先前的推断，已是成空。再定一定神，看右边那块墓碑，不看犹可，这一看更魂飞魄散！墓碑上写的竟是“仙霞处士沈在宽衣冠之家”。沈在宽到仙霞养病之后，尝自号“仙霞处士”，看来这一定是他好友所立。号为“衣冠冢”者，必是因为建墓之人已知他在京师被斩，无法收尸，因此只能埋葬他的衣冠，留为纪念。只凭这墓碑上的几个字，既切合沈在宽的身份，又切合他的死难情况，便可知道沈在宽之死是万无可疑的了。
　　这刹那间，吕四娘全身麻木，欲哭无泪，前尘往事都上心头。想不到沈在宽以前大难不死，而今却被同道前辈所卖，死在奸人之手，身首异处，家中只剩衣冠。更想不到他以将近十年的恒心毅力。刚刚战胜病魔，免了残废，

一旦之间又死于非命！真是天道宁论！吕四娘昂首问天，拔剑斫地，天既不应，地亦无声。

宿鸟投林，瞑色四合，吕四娘独坐坟前，如痴似醉，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这才渐渐清醒，蓦然跳起来道："都是曾静这个老贼，要不然谁会知道他在仙霞？这没骨头的老贼便是害他的凶手，我为什么还要手下留情？"吕四娘本无杀曾静之心，这时一腔怒气都发作出来，恨不得亲自把曾静拿来，杀了为在宽，报仇。她知道曾静今晚定在蒲城投宿，蒲城离仙霞虽然约有百里，在吕四娘看来，可不当作什么一回事。报仇之心一起，立刻下山，施展绝顶轻功，直奔蒲城，三更才过，便到了城内。蒲城是个小县城。三更过后，万籁俱寂。

曾静此人，本来不是立心作坏，只因贪生怕死，一时软弱，通不过考验，遂屈服于淫威之下，以致铸成大错。事情过后，内疚神明，心中十分不安。这日在路旁的茶亭瞥见了吕四娘，心中更是惊恐。所幸离开了茶亭后，一路上不再见吕四娘踪迹，心神方得稍定。自我慰解道：四娘怎知我招供之事，她适才不敢与我招呼，定是因为有那两名武士在旁，所以不愿露出身份。倒并不一定是因对我有敌意啊。虽然如此慰解，可是一想到吕四娘武功卓绝，既然发现了自己踪迹，一定暗中跟来，将来相见之时，怎生和她谈话？思念及此，又不禁惴惴不安。

这晚，到了蒲城，一件令他更不安的事情又发生了。一进城门，便有两人截着他的轿子道："是曾老先生吗？"那两名轿夫，也是年羹尧的人，久经训练，一见有人截轿招呼，立刻停下轿子。曾静揭开轿帘，只见那两人递进一张拜帖，道："曾老先生，请到小店歇足。房间已备好了。"曾静一看拜帖，原来是一个名叫"长安客店"的迎宾拜帖，那时的风俗，客店若知道有达官富商过境，常常派出得力伙计，在城门接待，这也是招来生意的一道，不足为奇。可是以曾静一介穷儒，虽然名满仕林，一生却未曾受过这种招待，见状倒颇感意外了。

曾静不禁问道："你们怎么知道我今日到来？"长安客店的伙计回道："曾老先生的朋友今早已通知了我们，房间也定好了。请曾老先生随我们来吧。"曾静愕然说道："我有什么朋友？"那伙计陪笑道："曾先生相识满天下，见了面自然知道了。"曾静正待拒绝不去，那两名暗中护送他的武士，这时也都已入了城门，抢先问道："你们的客店中还有房吗？"客店的伙计忙道："有，有！"那两名武士道："好，我也住你们的客店。"这话明明是对曾静示意，非住这间客店不可。曾静没法，只好随那伙计行了。

"长安客店"虽然是小县城中的客店，布置得倒也雅致不俗，在曾静的房中，还有书台等家私摆设，伙计道："贵友说曾老先生是一代名儒，叫我们布置得像书房的样子。"曾静更是惴惴不安，问道："这位先生呢？为何不见露面？"伙计道："我们也不知道呀，他叫人来定房，丢下银子就走了。"曾静道："什么人来定房。"伙计道："是个麻子。"曾静一愕，伙计续道："那麻子是个长随，他是替他的主人为你老定房的。他主人的名字他也没有留下来，想来一定是待你老歇了一晚后，明早才来拜会。"

曾静见问不出所以然来，也便罢了。那两名武士要了曾静左右的两间房间，吃过饭后，二更时分，装作同路人来访，进入曾静房间，悄悄说道："曾老先生，今晚你可得小心点儿！"曾静吓道："你们两位发现了什么不妥吗？你们可得救救我的性命，我说，不如换了客店吧！"

那两名武士乃是年羹尧的心腹武士，俱有非常武艺，听了曾静之言，淡淡笑道：“替你定房的人不问可知，定是吕留良的遗孽，我们定要等他到来，怎好换店？”曾静不好言语，心中暗暗吃惊。想道：“这两人不知是不是吕四娘的对手？咳，吕四娘杀了他们固然不好，他们杀了吕四娘更不好。吕家兄弟和我到底是生前知交，我怎忍见他家被斩草除根。”曾静这时，满心以为替他定房的必然是吕四娘，谁知却料错了。

这晚，曾静那里还睡得着，他看了一回“春秋”，春秋谴责乱臣贼子，史笔凛然，只看了几页，便不敢再看。听听外面已打三更，客店一点声响都没有，曾静内疚神明，坐卧不安，打开窗子，窗子外一阵冷风吹了进来，夜色冥冥中，隐隐可以见到仙霞岭似黑熊一样蹲伏在原野上。曾静不由得想起沈在宽来，冥冥夜色中，竟似见着沈在宽颈血淋漓，手中提着头颅，头颅上两只白渗渗似死鱼一样的眼珠向他注视。曾静惊叫一声，急忙关上窗子，眼前的幻象立即消失。

曾静叹了口气，心道：“平生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门也不惊，这话真真不错。”抹了抹额上的冷汗，漫无目的的在房间内踱起方步，不自觉的念起了吴梅村的绝命词来：“……吾病难将医药治，耿耿胸中热血。……敌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一声高一声低，断断续续，恍如秋虫呜咽。吟声一止，忽又自言自语笑道：“我比吴梅村到底还强一些，人人都知吴梅村晚节不终，可是千古之后，有谁知道我曾静干过错事？”

曾静哭一会笑一会，忽听得房门外“笃、笃、笃！……”敲门声响，曾静以为是邻房武士，随口问了一声：“谁？”没待回答，便抽开了门栅，房门一下开了，曾静抬头一望，吓得三魂失了两魂，七魄仅余一魄，叫道：“你，你，你是人还是鬼，不，不，不是我害你的，你，你……”

不仅曾静吃惊，另一人吃惊更甚。这人便是吕四娘。吕四娘三更时分，来到蒲城，蒲城没有几家客店，一查便着。吕四娘轻功绝顶，飞上这家客店的瓦面，真如一叶轻堕，落处无声，连那两名聚精会神一心等待的武士也没有发现。

吕四娘先听得曾静念吴梅村的“绝命词”，心中一动，想道：“原来他还知道自怨自艾。见他年迈苍苍，不忍下手，后来又见他自言自笑，忍不住怒火燃起，正想下手，忽见尾房房门轻启，走出了一个书生模样的人，青巾蒙面，来到曾静房前，轻轻敲门，随即把青中除下，这人烧变了灰吕四娘也认得，正是吕四娘以为己死了的沈在宽！刚才他走出房时，吕四娘已是疑心，如今除了青巾，更证实了！

吕四娘这一下真是又惊又喜，想不到沈在宽不但没死，而且面色红润，行动矫捷，比平常人还要健壮得多。吕四娘心情欢悦，杀机又泯，心道：“我且看曾老头儿有什么脸皮见他？”

曾静吓得魂消魄散，问他是人是鬼，还说：“你，你不要向我索命！”

沈在宽微笑道：“我不是鬼！那日在仙霞岭上被鹰犬捕去的是我的堂弟在英。”面色一沉，低声又道，“可怜他第一次上山探我，便遭毒手！唉，还连累了一瓢和尚。在英，你不是也认得的吗？”

曾静一听，沈在宽似乎还未知道是他出卖，定了定神，也低头叹了口气道：“是呀，在英不是很似你吗？大好青年，可惜，可惜！”

沈在宽面色凝重，接口说道：“死者已矣，生者更要小心。曾老伯，你

身在绝险之中，赶快随我逃吧！”

曾静刚刚宽心，听了此话，面色又变。只听得沈在宽续道：“邻房的两个武士一路跟你同行，他们认不出你是谁吗？听说朝廷正在大捕我们这一班人，严叔叔也已经遇害了，你是我党中的首脑人物，怎么还随便到处乱走？”

原来那日年羹尧派遣武士上山，捉拿沈在宽时，沈在宽刚好因为身体已经康复，一早到山腰散步，行得高兴，不觉离寺庙十余里远，仙霞岭山路迂回，离寺庙十余里已隔了两个山头，年羹尧武士来时，他连知也不知。到了兴尽回寺，才见一瓢和尚尸横寺中，急急下山逃避，其后又知他的堂弟那日恰巧上山探他，竟然做了替死鬼。沈在宽悲愤莫名，可是吕四娘不在，他一人也不能报仇。只好把一瓢和尚埋了。同时又故意替自己立了一个衣冠之冢，故布疑阵，好让再有清廷的鹰犬上山查探时，可以不必再注意他。

一瓢和尚在蒲城相识颇多，其中也有同道中人。沈在宽便在一家姓叶的人家居住，这叶家又是帮会中人，曾静坐着轿子从浙江来到福建的消息，已有人飞马告诉于他，同时也把两个武士跟在轿前轿后的情况说了。沈在宽一听，深恐曾静也遭毒手，因此预早布置，将曾静引到长安客店来。

曾静听得沈在宽连声催他速走，真是啼笑皆非。又不便将真情向他吐露，正在支支吾吾，尴尬万状之际，门外一声冷笑，左右两个邻房的武士都冲了出来，那虬髯壮汉横门一站，朗声笑道：“好大胆的贼子，老子等你已久了！”伸臂一抓，向沈在宽的琵琶骨一扣！

这名武士长于鹰爪功夫，见沈在宽一派文弱书生的样子，以为还不是手到擒来。那知沈在宽得了吕四娘传他内功治病之法，近十年来日夜虔心修习，内功火候已到，所以瘫痪之症才能痊愈。这时，他虽然对于技击之道丝毫不懂，可是内功的精纯，已可比得了江湖上的一流好手！

那虬髯汉子一抓抓去，触着沈在宽的肩头，沈在宽的肌肉遇着外力，本能一缩，虬髯汉子只觉滑不留手，有如抓着一尾泥鳅一样，顿时又给他滑脱开去，不觉大吃一惊，叫道：“这点子扎手！”横掌一拍。沈在宽出掌相抵，那虬髯汉子竟然给他震退两步，这分际，虬髯汉子的同伴已拔出单刀，一招“铁犁耕地”，斩他双腿，那虬髯汉子也再扑上来，抓他手腕，踢他腰胯。

沈在宽到底是不懂技击之人，被两人一迫，手忙脚乱，忽闻得瓦檐上一声冷笑，挥刀的汉子首先倒地，沈在宽喜道：“四娘！”虬髯汉子回头一望，吕四娘出手如电，一剑横披，一颗头颅顿时飞出屋外。这时里房的孩子哇然哭了起来，曾静吓得面如土色，叫道：“贤侄女，贤侄女！”

吕四娘面色一沉，冷冷说道：“谁是你的侄女！”沈在宽愕然道：“莹妹，你怎么啦？”吕四娘道：“你差点死在他的手上，还不知道吗！曾静，我问你：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你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为何临难欲求苟活？毫无气骨？”曾静面皮通红，突然向墙壁一头撞去，沈在宽双臂一拦，将他抱着。曾静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又哭又喊道：“我年纪老迈，熬不着苦刑，人谁无错？咳，咳，你，你就让我一死，以赎罪衍了吧！”

沈在宽这时骤然明白，但见着曾静这副可怜的模样，甚不忍心，忽而叹口气道：“百无一用是书生。莹妹，我幸还没有死，饶了他吧！”吕四娘气愤未息，但见沈在宽替他求情，也便不为已甚，“哼”了一声，走进内室，手起一剑，又把那名“长随”刺死，将年羹尧的孩子抱了起来，骂声“孽种”，低头一看，但见这孩子天庭饱满，气宇不凡，沈在宽过来问道：“这是谁家孩子？”吕四娘道：“这是年羹尧的孩子。”语声已不似先前愤恨。沈在宽

道：“ 父母之罪不及孩子。 ” 曾静听他们口气已将自己饶恕，这时再也不想自杀了，颤抖说道：“ 是年羹尧迫我要收养他的孩子的，不，不关我的事。 ” 吕四娘道：“ 君子一诺千金。年羹尧有罪，他的孩子没罪，好，你小心替他抚养了。 ” 懒得再看曾静那副可憎的嘴脸，蘸血在墙上大书：“ 杀人者吕四娘也！ ” 写完之后，拉起沈在宽，跑出客店。

出了客店，吕四娘道：“ 在宽，我真料不到还能见你。 ” 沈在宽黯然说道：“ 可惜已见不着一瓢大师了。 ” 吕四娘忽道，“ 在宽，咱们上仙霞岭去祭扫一瓢大师之墓，在岭上盘桓几天，以前你不能走动，许多山上的美景，咱们不能一同赏玩，这回难得偷得浮生几日闲，可不要错过名山胜景了。 ” 辗然一笑，把个多月来的担心害怕，以及对曾静的气恼，对一瓢的悼念，等等不愉快的心情，全都一扫而空。

这晚，吕四娘和沈在宽在叶家住了一晚，第二日中午，他们又再回仙霞岭上。吕四娘心情愉快，一路看花看鸟，和沈在宽谈论别后的情形，又称赞沈在宽内功进境的神速。沈在宽笑道：“ 若不是你，我这生残废定了，还谈到什么内功呢？莹妹，你还记得我以前那首集前人之句的小词吗？吕四娘道：“ 怎不记得？ ” 念道：“ 谁道飘零不可怜，金炉断尽小篆香，人生何处似尊前？

见了又休还似梦，坐来虽近远如天，断来能有几回肠？ ” 这是沈在宽以前自伤残废，自惭形秽，深觉自己配不起吕四娘，所以集前人之句表达自己心中的伤感。吕四娘念完之后又笑道：“ 现在，你该不会再有这种自卑的心理了吧？ ” 沈在宽微微一笑道：“ 想不到十载坚持，终偿宿愿。莹妹，咱们都是家散人亡，孤零零的人了。咱们什么时候了父母的心事呢？ ” 这话的意思，其实乃是向吕四娘询问婚期。吕四娘面泛桃红，忽柔声说道：“ 待我把雍正这狗皇帝杀了，咱们再行合藉双修，你等得吗？ ” 沈在宽心中一凛，正色说道：“ 大仇未报，就想室家之好，那是我的错了。莹妹，报仇乃是正事，我岂有等不得之理。 ”

两人谈谈说说，不久便从 “ 丹霞嶂 ” 下经过，吕四娘抬头指着那朵指画的莲花道：“ 此人功力不在我下，你可知道是谁留下的吗？ ” 在宽看了，也颇惊诧，道：“ 出事之后，我便到蒲城逃难，不知有谁会入此山。 ”

吕四娘携着沈在宽的手，转过几处山坳，循着指画莲花的标记，来到了一瓢和尚的墓地，忽听得锄头掘地之声，抬头一望，只见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正在掘一瓢和尚之墓。

吕四娘大怒，叱咤一声，拔出宝剑，双脚一点，身如飞鸟。一掠而下，喝道：“ 好狠毒的鹰犬，杀了人还要掘墓偷头吗？ ” 吕四娘认定了此人若不是大内的卫士，便是年羹尧帐下的武士，此来定是要把一瓢和尚的首级掘去献功。

吕四娘的玄女剑法精妙异常，这一剑尤其是平生的绝学，那料凌空一击，那人霍地避开，“ 咦 ” 了一声，欲说又休。吕四娘一击不中，大为诧异，刷刷刷一连三剑，全是玄女剑法中的厉害杀着，那人足尖一旋，团团乱转，吕四娘一连三剑，都扑了空，说时迟，那时快，那人也拔出剑来，扬空一闪，竟然从吕四娘绝对料想不到的方位，攻了进来。吕四娘大吃一惊，幸而仗着轻功超卓，身形微闪，立刻反攻，沉剑一引，反剑一挑，两招正反相成，攻守互辅，纵是高手也难逃避。那人却也怪，忽然往地下一坐，闪电般的打了几个盘旋，剑势有如珠滚玉盘，吕四娘双足几乎吃他斩着，慌忙跃了起来，

用“鹏搏九霄”的剑势，剑光霎时荡开丈许，向那人头顶一罩，只要剑光一合，便是绝顶高手，也难逃飞头滴血之灾！

剑光下罩，那人身形暴长，突然窜出剑光圈外，反手一剑，又从吕四娘料想不到的方位攻了入来，吕四娘竟未曾见过这种怪异的剑法，大为吃惊，急急闪避。退了两步，剑法一变，把玄女剑法尽情施展，剑光护着全身，剑势滚滚而上。玄女剑法的奥妙精奇之处，与天山剑法的博大宏深，同是天下无匹，每一招都是凌厉非凡，剑剑指向那人要害，那人脚步踉踉跄跄，有如醉汉一般，时而纵高，时而扑低，有好几次都似乎要碰着吕四娘的剑尖了，却不知怎的都在千钧一发之际，避了开去。他那口剑东指西划，看来不成章法，其实都是招里套招，式中有式，变化繁复之极。竟是吕四娘自出道以来，在剑法上从所未见的强敌。

棋逢对手，精神倍振，吕四娘的玄女剑法渐展渐快，更配上绝顶轻功，乘暇蹈隙，与那人对抢攻势，斗了一百来招，剑法上各有所长，大家都奈何不了对方。可是吕四娘轻功较高，占了六成攻势，稍占上风。但虽然如此，还是不能将对方制服。

斗了一百来招，两柄剑矫若游龙，乍进乍退，忽分忽合，时而双剑相交，纠缠一处，时而各自游走，一沾即离，把沈在宽看得眼花镣乱，连谁是吕四娘也看不清了。

吕四娘心念一动，那人忽然跳出圈子，叫道：“不必斗了，你的玄女剑法果然精妙，你敢情是吕四娘？”吕四娘也道：“你使的定是达摩剑法了，你是武当派的么？与桂仲明老前辈什么称呼？”

那人道：“正是家父。”吕四娘吃了一惊，道：“你既是有名剑客之后，如何甘心做朝廷鹰犬，这岂不是堕了天山七剑的家声么？”那人笑道：“女侠差矣，怎么说我是朝廷鹰犬？”吕四娘道：“那么你为什么掘一瓢大师之墓？”那人道：“一瓢大师是我掌门师兄武当山孤云道士的好友，我的师兄得知他被害，恐防有人伤残他的法体，故此叫我将他的金骨移到武当迁葬。”吕四娘笑道：“你何不早说？我几乎一出手就要你的命！”那人也笑道：“正因我见你的剑法，所以才多领教几招，开开眼界。”吕四娘笑道：“原来你是试招来了！请教师兄大名。”

那人道：“小姓冒，名广生。”吕四娘一愕，那人笑道：“我是跟母亲的姓。我父所生三子，各各姓氏不同。”吕四娘道：，“这是为何？”冒广生道：“我父本来姓石，随义父姓桂。生下我们三兄弟，大哥复姓归宗，名石川生，我随母亲之姓，承继我外祖父冒辟疆的香烟。三弟才随父姓，名桂华生。”

吕四娘道了声得罪，道：“将一瓢大师迁葬也好，免得无人替他守墓。”冒广生道：“除了迁葬，我尚有一事，正想请教女侠。”吕四娘道：“不必客气，冒兄请说。”

冒广生道：“你可认得天山易老前辈的关门弟子，一个名叫冯瑛的女子么？”吕四娘笑道：“岂止认得，而且很熟。”冒广生道：“那好极了，你知道她在哪里？”吕四娘问道：“你要找她？”冒广生点了点头。吕四娘颇为奇怪，她从未听冯瑛说过认识此人，便问道：“你找她做什么？”冒广生道：“我弟弟要找她晦气，我怕弟弟会误会伤了她，因此想及时赶去劝阻。”吕四娘奇道：“这是为了什么？令弟和她有何过节？”

冒广生摇了摇头，道：“我们兄弟都不认识她，哪能有什么过节？”吕

四娘更奇，笑道：“ 既然如此，令弟岂不是无端生事吗？ ”

冒广生道：“ 女侠有所不知。我们三兄弟小时都在天山长大，那时冯瑛还未来，所以彼此不相认识。我父亲死后，我们三兄弟奉父亲遗命，离开天山，各散一方，发扬达摩剑术，重整武当门户。我接了武当北派分支，经常在陕甘各省；大哥在武当山协助本支掌门，三弟在四川照管老家。三弟和四川以暗器驰名的唐家交情很好。 ”吕四娘道：“ 是了，唐家三老中的老二唐金峰前两年曾到过山东，听说是为他的女婿报仇。 ”冒广生道：“ 就是为了此事。 ”吕四娘插口道：“ 可是唐金峰的女婿不是冯瑛杀的，是她妹妹杀的。而且唐金峰的女婿在公门当差，公差杀贼或贼杀公差，都不能与私仇结怨等同看待。这种寻常之事，在武林之中是很少会因此寻仇互斗的，更不要说请人助拳了，令弟难道还不知武林中的规矩么？ ”

冒广生道：“ 唐二先生也弄不清楚杀她女婿的人是谁，只知道不是冯瑛便是冯琳。起初他连冯瑛还有个妹妹之事也不知道，是后来才调查出来的。唐金峰最宠爱他的独生女儿，他被女儿所缠，非替女婿报仇不可。可是他前两年到杨仲英家去寻仇时，曾吃了一次大亏，知道自己不是冯瑛姐妹对手，所以强邀了我的弟弟去助拳。他把冯瑛姐妹说成是自恃剑术高强，无恶不作的女贼，我的弟弟生性好强，听说有如此剑术高强的女贼，立心去见识见识，他不知道冯瑛竟是易老前辈的爱徒。 ”

吕四娘问道：“ 你是怎么知道的？ ”冒广生道：“ 我今年年初，曾到天山去祭扫我父亲之墓，听易老前辈说起。并说将来准备立冯琳做无极派的传人。这么说来，冯家姐妹和我们都是天山七剑的后代传人，怎可互相残杀？我从天山回来后，才知三弟刚刚被唐老二邀请出山，适逢武当山本支掌门又委托我来迁葬一瓢大师之骨，所以我便先到此地。 ”

吕四娘想了一下，笑道：“ 在宽，我们在仙霞之事已了，名山胜景留待他日再赏玩吧。我们也随冒大哥走一趟，做做鲁仲连。我们可以先到山东杨家，唐金峰多半会先找铁掌神弹杨仲英。 ”冒广生大喜道：“ 得女侠同去，那好极了！ ”正是：无端卷起波千尺，铸错成仇不忍看。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魂断洪波 生难偿宿愿　心伤大变 死却惹思量

冯琳那日，离开众人之后，独自到山东去见杨仲英。她虽已长大，却还是一片孩子心情。她因为曾用刀削了杨柳青的头发，频受姐姐埋怨，便起了一个孩子的念头，心中想道：姐姐在是女中侠客，对自己的婚姻大事，却不敢爽爽快快，自作主张。不如我再冒充她一次，找上门去，直截了当，对那杨老头儿说了，省得许多麻烦。我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替她撮成好事，看她还埋怨我不？

冯琳就是抱定这个主意，来到山东东平，杨家远近皆知，并不难找。夏秋之交，颇多霖雨，这日雨后天青，冯琳来到了杨仲英的山庄，但见杨家背山面湖，风景颇为佳丽，只是那湖水因受山洪倾注，黄泥泛起，一片混浊，有点儿煞风景。杨家是几座平房，依山建筑，冯琳也无心赏玩风景，走上山坡，迳自来扣杨家的大门，心中在想：等下我见了那杨老头儿，第一句话说什么好呢？

不料敲门许久，里面却无人答应。冯琳一急，顾不得什么礼貌，一飞身便从围墙跳入，只见里面庭院深深，一个小丫头大约是才听见敲门之声，正在里面慢慢的走出来。那丫头见了·冯琳，怔了一怔，嚷道：“ 咦，原来是你，你还来做什么？ ”冯琳道：“ 杨老爷子呢？他老人家的腿可好点了？ ”那丫头面色一沉，爱理不理。冯琳心道：“ 这个一定是杨柳青的贴身丫头，把我当成姐姐，所以对我恼恨。 ”笑道：“ 你家小姐的头发长全没有？你带我去见她吧，我给她赔罪来了。 ”那丫头手儿一摔，摇头说道：“ 你自己去见她，哼，哼，你还好意思到这里。 ”说完，一溜烟的跑了。冯琳一气，想用泥丸弹她。转念一想：“ 关这小丫头什么事？ ”缩住了手，自己穿房入室，去找杨柳青。

冯琳不熟门户，走人内进房屋，但见一片黯淡气氛，家私杂物，凌乱无人整理。冯琳心道：“ 杨仲英在是北五省的武林领袖，怎么一点也不懂持家，叫人看到，岂不笑话？ ”站在内堂，叫道：“ 杨公公，杨公公！ ”她完全模仿她姐姐的称呼，心道：“ 仅有这几间房屋，杨仲英一定会听到我叫他了。 ”

内房隐隐传来啜泣之声，冯琳竖耳一听，奇道：“ 咦，杨柳青这泼婆娘听得我来便哭了，难道是向她的父亲撒娇，要对付我么？哼，好不害羞，撒娇也不该哭呵！ ”又叫了两声“ 杨公公 ”，仍然是只闻杨柳青的啜泣之声，却不见杨仲英回答。

冯琳心道：“ 好，我就先去见见杨柳青。 ”听得哭声发自西首第一间房，便揭了帘子自闯进去，但见杨柳青坐在房中，眼睛肿得像胡桃一般，没精打采。冯琳闯进来，她只冷冷的瞧了一下。啜泣声是停止了，面上的表情却更叫人难受。冯琳虽早料到她对自己不满，但却料不到她竟是这样一副好似死了人的神情，不禁愕在当场，仔细向杨柳青打量。

杨柳青一身白衣，被飞刀削过的头发早已长了出来，但因与两边的头发参差不齐，仍然难看。冯琳“ 喂，喂！ ”两声，杨柳青倏然抬起头来，面上全无血色，双眼一睁，忽又垂下了头，低声问道：“ 晓澜呢？ ”

冯琳故意气她道：“ 唐叔叔不愿见你了，你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对我说也是一样。 ”心中准备她大叫大嚷，马上发作，却不想杨柳青忽然长叹一声，道：“ 晓澜真是这样全没心肝吗？枉我爸爸痛他一场了。 ”语调凄凉之极，冯琳也不觉打了个寒噤，问道：“ 杨公公呢，我要替唐叔叔向他问安。 ”

杨柳青陡然站起，恨恨说道：“好，你来吧，你来向他请安吧！”带冯琳穿房过屋，来到后园，在园子东面有一所八角亭，亭中停着一副红木棺材，棺材头一张白张，写的是：前明义士山东侠客杨仲英之灵位。

冯琳这一惊非同小可！她万万料不到杨仲英已死，这个突然的变化完全摧毁了她的计划，看着那副棺木，好久好久才说得出声，“杨公公怎么死的？”

杨柳青头发一披，道：“晓澜真个不来了么？”冯琳一时间答不出话来，杨柳青怒道：“好，我爹死了，你们该心满意足了吧？”冯琳道：“这是什么话？”弯腰下拜。杨柳青道，“不要你拜，你气死了爹还不够，又要气死我吧？”伸手欲打冯琳，冯琳不躲不闪，杨柳青手掌伸出，忽又缩住，叹口气道：“好，好！你快走吧！你们以后别再上我杨家的门了！”声音虽然愤懑，却似缓和许多。冯琳奇道：“咦，杨仲英一死，他女儿的脾气也变了！”

冯琳有所不知。原来杨仲英年纪老迈，中了唐金峰的暗器后，虽说仗着数十年的功力与唐家送来的解药，得以不死，可是生机已是渐渐衰退。五月时分，接到唐晓澜的信，说是死期将至，无可挽救，又受了一吓。他本来已风烛残年，经了这些变故，身体更是衰弱。

杨柳青粗心大意，对父亲的日趋衰弱，还觉察不出来。她被冯琳飞刀削发之后，跑回家中向父亲哭嚷，想激动父亲出头作主，谁知杨仲英深知女儿脾性，料她必是自取其咎，经此一闹，反而伤感交集，杨柳青回家的第二日，他立刻寒热交作，竟然一病不起，至冯琳到时，他死了已将近一月了。

杨仲英是个饱经世故之人，临死之前，神智清明，回想自己一生行事，无甚过锗，只是对女儿太过宠爱，以致养成她那副骄纵的脾气，却是最大的遗憾。他细细思量，觉得女儿和唐晓澜的脾气，的确格格不入。又想道，“冯瑛知书识礼，年纪虽小，做事甚有分寸，她必不会无缘无故侮辱我这丫头。”又想起昔日冯瑛在他家中之时，杨柳青种种令她受气之事，不觉叹口气道：“如此一来，迫得他们弄假成真，也实在怪责他们不得！”

于是杨仲英在临死之前，对女儿痛加劝责，说道：“女孩儿家，应以性情温柔为主。你这副刁蛮的性儿，难怪晓澜不愿要你。你再不改过，我死不瞑目。”声泪俱下，杨柳青不敢说话。杨仲英历数她平日骄纵的不是，杨柳青又羞惭又悲痛，伏在病榻之旁，听她父亲数说。杨仲英数说完后，长叹一声，说道：“我后悔以前没有好好的教训你，这次恐怕是最后一次了。爸总是望你好，你得记着我今日的教训。你与晓澜是否能够和好，这是未可知之数。不过，你应知道，你越任情使性，你就越无法令他亲近。你放大胸襟，温柔对他，也许事情还有转机，若然你们终不能和好，那也就算了吧。不过，无论如何，你的性情总得改了，青儿，以后没人再教训你了，你改不改？”杨柳青哭得死去活来，决心改过，杨仲英就在她的哭声之中死了。

杨仲英死后，杨柳青遵从遗嘱，停灵后园，要待唐晓澜和另外一个人来过之后才安葬。不料唐晓澜没有来，冯琳却先来了。

杨柳青记着父亲的教训，不敢胡乱发气，可是性情究非旦夕之间便能全改，见了冯琳，仍然忍不住几乎要发作出来，以至在杨仲英之灵前，两人都感到尴尬，僵在那儿，想不出什么话说。

杨仲英之死，乃是冯琳始料所不及，心道：“姐姐之事怎么说呢？这岂不是愈弄愈麻烦了？”正在为难，先前那小丫头忽然气急败坏的走了进来，道：“小姐，唐家的人又来了！”

杨柳青眉毛一扬，道：“我父亲虽死，我也不能堕了家声。冯瑛，你快

从后墙脱走。我拼死替你担承！”冯琳道：“什么，我有什么要你替我担承！”杨柳青道：“你还装什么傻，你自己杀的人你不知道吗？你别以为你上次能将他们打跑，要知唐家的人，岂是容易将与？他这次若非稳操胜券，也不会再来了。我父亲生前，不愿你在我们这里被他们要去，而今我是此家之主，我不能让父亲在泉下骂我折堕了杨家的威名，你还不快走吗？”

冯琳一听，气往上冲，怒道：“我一人做事一人当，谁要你来庇护？我为什么要跑？”冲出亭子，抬头一望，只见外面来了三人，一个老头，一个少妇，还有一个三十岁左右的汉子。这三人正是唐金峰、唐赛花，和唐金峰邀来的帮手桂华生。

唐金峰父女本来想向杨仲英要人，不料一进园门，便见冯琳，真是意料不到的顺利。唐金峰哈哈笑道：“你这小贼也真胆大，居然还在杨家没有逃走。”冯琳道：“你这老贼，出口伤人，我为什么要逃走？”唐金峰道：“好，好！你若不想连累杨老头儿，我有两条路给你自寻了断！”

冯琳道：“什么两条路？你说说看。”唐金峰道：“一条是立即随我们走，任由我们处置。一条是立即自裁，免得我们动手。”冯琳刚骂得一声：“岂有此理！”唐赛花嚷道：“爹，和这万恶的女贼多说做什么？快动手吧！”恃着有高手在旁，扬手一柄飞刀便射过去。

冯琳一闪闪开，道：“哈，原来你也会飞刀！你这泼婆娘，我杀了你的汉子吗？你这样蛮不讲理！”冯琳还不知道唐赛花就是王敖的妻子，自己正是杀了她的汉子。

唐金峰一听，也动怒了，骂道：“好女贼，你杀了我的女婿，还说风凉话儿？”心念一动，忽又问道：“你是不是还有一个姐妹，你们姐妹，谁是杀人的正点？”冯琳吃了一惊，道：“你的女婿是谁？”唐金峰道：“河南钩镰枪王敖是不是你杀的？”冯琳“呸”的一声，笑道：“我道是谁？原来你的女婿是公门鹰犬，我杀的鹰犬不止一个，你的女婿大约也是我剑下之鬼吧！”

唐金峰勃然大怒，长袖一挥，便待扑去，忽见杨柳青如飞跑来，唐金峰缩手叫道：“青姑娘，叫你的老子出来，这女贼我们要定了。”杨柳青叫道：“好呀，我的父亲刚死，你们就上门来欺负我了么？”唐金峰与杨仲英上次虽曾动过手，可是彼此有二十年以上的交情，私底下唐金峰对杨仲英还是十分佩服的，闻言不由得大吃一惊，叫道：“什么，你的老子死了吗？”杨柳青道，“我父亲虽死，杨家威名还在，除非你把我杀死，否则休想要人！”唐赛花叫道：“爹，管它杨仲英死与不死，咱们动手。杨柳青，凭你这点功夫想来拦阻，真真笑话！”左手一抬，呜呜两声，放出两枚响箭，要把杨柳青吓走，岂知杨柳青动了蛮性，迎上前去，伸手便接。唐赛花暗器上的功夫甚为了得，响箭挟风，又劲又疾，冯琳一抖手，一口飞刀横截过去，将两枝袖箭，一齐截断，叫道：“杨柳青，我不用你帮！”随手又是一柄飞刀，向唐赛花还敬。

桂华生一见飞刀带黑色的光华，吃了一惊，拔出长剑一拍，双指一箝，将飞刀接下，看了一看，道：“果然是个狠毒的女贼！”冯琳挥剑前扑，佳华生转了两转，先不发招，看她剑法。

杨柳青叫道：“冯瑛，我不准你在我家中被人捉去，你退下，先让我拚了再说。”唐金峰拈须笑道：“好，两人都有志气。青姑娘，你不愧是铁掌神弹的女儿！”突然伸手在杨柳青的肩头一按，道：“你的父亲真的死了吗？

带我去看！”杨柳青被他一按，动弹不得，怒道：“好，你以大压小，羞也不羞？”唐金峰道：“带我去看！”半拖半拉，将杨柳青拉到八角亭中。

桂华生转了两转，冯琳刺他不着，剑法一变，使出无极剑中的绝招“愚公移山”，剑势甚缓，平平一削，劲力却是贯注剑尖，左右兼顾，桂华生叫声：“好！值得与你一斗！”剑柄一抖，剑锋光华一闪，一下子便从头顶上绕过去！

冯琳大吃一惊，百忙中施展猫鹰扑击之技，身子一屈一伸，箭一般的飞掠出去。桂华生道：“哈，你还有这一手！”飞身扑上，迎面一剑，冯琳连用几种剑式，挡了五招，桂华生的达摩剑法怪异绝伦，每一招都是出人意表，冯琳的无极剑法虽然也是内家正宗，可是究因所习时日尚浅，挡了五招，险象迭见，情知万难抵敌，想起杨柳青之言，心道：“好，我纵战死，也不在你杨家受辱。”抖手连发三柄夺命神刀，迫得桂华生闪避，立刻施展猫鹰绝技，飞身跳出墙外。

桂华生轻功超妙，迅即追出，在半山坡上又把冯琳截住，高声喝道：“你这无极剑法是从那里偷来的？”冯琳道：“我偷不偷要你管么？”桂华生道：“我偏要管！”脚步踉踉跄跄，冯琳连用几种身法，跑到那个方位，都恰恰被他截着！且猫鹰扑击的绝技，也只能躲闪一时，始终被他跟在身后。

桂华生自小离开天山，伏处川中，不知冯琳来历，见冯琳既会各种邪派武功，又通无极剑法，颇为惊异。心道：“看来她不应是傅青主这一支的嫡传。傅青主是内家正宗，那肯让后代子弟习邪派武艺。”施展达摩剑法，将冯琳困住，却不即刻施展杀手，立心看她到底懂得多少种武功。

霖雨过后，山路甚滑，冯琳轻功虽然不弱，可是既要抵挡桂华生怪异绝伦的达摩剑法，又要留心脚下，抵挡更是艰难。正在心慌，忽然听得有人叫道：“妹妹休慌！”冯琳大喜叫道：“姐姐快来！”原来是唐晓澜和冯瑛来了！

冯瑛自吕四娘走后，稍稍一想，就猜到妹妹必然是去山东杨家，恐防她任性胡闹，更出乱子，也顾不得害臊，便和唐晓澜说了。唐晓澜道：“反正我们总不能躲着不见杨恩师，我既无事，于理于情，都该回去见他，让他老人家放心。我与杨柳青的婚姻，那是另一回事。”冯瑛天真无邪，笑道：“只要咱们永不分离，你就和杨柳青结婚，那也算不了什么。”唐晓澜苦笑摇头，道：“我与她绝难结合，此话休提。不过，咱们还是要去杨家。”两人和甘凤池说了。甘凤池最怕处理这种男女纠纷，见他们自己要去，正是求之不得。当下约好他们在邙山见面，便由他们去了。

唐晓澜与冯瑛乃是熟路，脚程又快，所以虽然迟了两天，还是及时赶到。一到就遇见冯琳在山坡上与人恶斗，处境甚险，冯瑛正待拔剑相助，唐晓澜道：“此人敢在我恩师门前动手，事甚可疑。莫非我恩师家中也出了事么？瑛妹你先去见杨公公，我帮琳妹。”冯瑛知道唐晓澜的内功剑法都已大有进境，和自己实是不相上下，便道：“也好。此人剑法非比寻常，你小心了！”走下山坡，从正门进入杨家。在她进入杨家之时，杨柳青却正好从后园跳出来，两人没有碰头。

唐金峰拖了杨柳青，同上园中的八角亭，果然见着一副红木棺材，写着：“前明义士山东侠客杨仲英之灵位。”唐金峰老眼泪流，道：“杨大哥，你果真死了么？”杨柳青被他手答肩头，现在才放，半身麻痹，极不舒服，闻言怒道：“棺材在此，难道还会骗你么？在你与我父亲称兄道弟，既打伤了

他，今日趁他”死了，还上门来欺负我！”唐金峰听了，好不难受，翻眼问道：“我不是给了你父亲解药么？”杨柳青道：“你的解药迟迟才来，顶什么用？他残废经年，而今死了，你才来猫哭老鼠假慈悲。”唐金峰眉头打皱，道：“你父亲真是因伤至死的么？”杨柳青道：“难道我父亲还会自己寻死不成！”杨柳青伶牙俐齿，想把唐金峰骂走，不料唐金峰忽然哈哈大笑，道：“杨大哥呀，小弟这厢有礼了！”一手将杨柳青推出亭外，立刻在灵前跪下，双掌拍的一声，击在棺材之上。

原来江湖人物，为了避免敌人寻仇，常有诈死之事。唐金峰熟悉江湖勾当，听了杨柳青负气之言，心中一动，暗想道：“莫非杨仲英料到我会再来问他要人，故意诈死，令我不好意思动手么？”心有怀疑，暗运内力，在棺材上轻轻一拍，棺材板立刻裂开一条大缝，一股尸臭直冲出来，唐金峰本以为棺材内装的是砂石之类，见状心头一震，慌忙揭开棺盖，杨仲英的尸体用香料药物护着，停棺仅仅一月，面目尚如生前，只是掩不着尸体发散的臭味。再一看时，尸体胸前，还放着一封信，写的竟是“唐金峰贤弟亲拆”几字。唐金峰吃了一惊，心道：“原来杨仲英不是诈死，但却早料到我有今日之事。”取了信封，盖好棺木，拆信一看，只见上面写道：“仲英风烛残年，旦夕就木，不及与老弟道别，慨何如之。兹有恳者，冯家孤女，幼遭孤露，身世堪怜，天山易老前辈收为爱徒，愚兄亦视同己女。俗语云：冤家宜解不宜结，且贤婿亦非此女所杀，愿我弟念在昔日交情，不再追究，则存殁均感矣。”杨仲英不擅文墨，但写来自有一股真挚之情。唐金峰看了，踌躇不决，想道：“好不容易才请得桂华生相助，如何能轻轻罢手？但若不罢手时，又难却杨大哥之情，何况她还是易老前辈的爱徒，这事怎生是好？”又念及杨仲英昔日为己所伤，他今日之死未必与自己无关，更是难过。当下拜倒灵前，痛哭了一阵，抬头看时，杨柳青早已走了。

唐晓澜拔出游龙主剑，上前相助冯琳，主剑一挥，光芒电闪，桂华生吃了一惊，一转手腕，斜刺出去，唐晓澜见敌招怪异，回剑一封，桂华生喝道：“你这厮使的莫不是游龙宝剑么？”唐晓澜道：“你既知我使的是游龙宝剑，还不快快撤剑？”桂华生大怒，身形一起，挥剑猛攻。

原来桂华生只知游龙宝剑是凌未风当年传给了周青，却不知周青又传给了唐晓澜的事。后来周青被害，易兰珠曾到中原寻觅此剑，他亦略有知闻，而今见唐晓澜手持此剑，只道他是夺自周青之手的，心道：“此剑乃天山镇山之宝，我何不替易老前辈取回？”交手三五十招，唐晓澜先用追风剑法，抵敌不住，再转用天山剑法中最深奥的大须弥剑式，攻守兼备，这才堪堪能够抵挡。

桂华生见他使出天山剑法，亦已暗暗生疑。唐晓澜虽说曾在天山三年，只因易兰珠专心教他本门剑法，故此他亦仅知有一种达摩剑法，却不知达摩剑法究竟如何，骤遇强敌，一招一式都不放松，更兼冯琳恨桂华生刚才相迫，出手更是毒辣。桂华生心道：“若然他是天山一派，怎会不知我的剑法来历？若说他是周青徒弟，周青也仅晓天山剑法中的追风剑式，不能教出此人。”唐晓澜在天山仅仅三年，外人多不知道。桂华生一时间想不到他会是易兰珠的记名弟子，更兼他在三兄弟中最为好胜，见唐晓澜使出天山剑法，心中想道：“久闻天山、玄女、达摩三种剑法鼎足而三，各擅胜场。我虽曾见过易老前辈练习剑法，却队未有机会试招，今日何不就试它一试，看两种剑法，到底何者较优？”心萌此念，立刻转守为攻，怪招叠出，唐晓澜的大须弥剑

式，使到疾处，周身上下，有如围在一幢光幢之中，而桂华生竟然从剑光缝中穿来插去。

按说天山剑法博大精深，绝不在达摩剑法之下。但桂华生自幼即得父亲传授，比唐晓澜却要略胜一筹，他剑法身法，无一不怪，唐晓澜一急，防不胜防，大须弥剑式，屡屡被他突破，幸而桂华生顾忌游龙宝剑的威力，还不敢太过欺身进逼，是以唐晓澜虽然落在下风，一时之间，却还不致落败。冯琳无极剑法虽高，功力未到，桂华生避弱攻强，钉着唐晓澜绝不放松，冯琳剑走连环，剑尖也未沾着他的衣角。

杨柳青跑了出来，见唐冯并肩作战，唐晓澜竟似豁出性命，拚死相护冯琳，心中颇为妒恨。但见唐晓澜迭遇险招，又禁不住心惊胆战。唐赛花见她出来，怕她上前扰乱，舞刀相迎，与杨柳青也在山坡上打做一堆，两人武艺相差不远，杨柳青冲不过去，唐赛花也打她不退。

两边斗得正烈，唐金峰也从杨家走了出来，唐赛花正想施用暗器，唐金峰叫道：“ 赛花，不准伤她！ ” 唐赛花窒了一窒，杨柳青一冲而过。

这时唐晓澜正在吃紧，忽闻得唐金峰又扬声叫道：“ 桂贤弟，且暂停手，杨老头儿真的死了！ ” 唐晓澜大吃一惊，游龙宝剑险险跌落尘埃。桂华生收势不住，一剑刚刚搠出，略略斜偏，把冯琳的兵刃撩开，杨柳青疾走如风，刚刚扑到，杨柳青自知绝对不是敌人对手，但心中估计敌人不敢伤她，一扑便扑到唐晓澜身上，以身遮掩。

本来桂华生见了唐晓澜的天山剑法，就只是心存试招，无意相害。杨柳青不知就里，救人心急，飞身冲上，劲道甚大。霖雨过后，山路极滑，唐晓澜冷不及防，被杨柳青一撞，双双跌倒，武功高明之士遇险自防出于本能，唐晓澜一跤摔倒，立即运用“ 千斤坠 ” 的功夫将身形稳住，杨柳青却从他的身上一滚而过，从山边的陡坡上直滚下去！

桂华生大叫一声“ 不好！ ” 山坡上一股急流，如瀑布般冲击而下，原来正是山洪突发，疾如奔马。桂华生冲天而起，使出五禽掌法，往下一抓，看看抓着杨柳青的头发，一个洪峰冲来，立刻把杨柳青冲下山底的小湖，身体浮沉几下，便被洪波卷没。

桂华生在半空中一个屈伸，倒纵回来，唐晓澜在地上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耳听冯琳惊叫之声，目睹杨柳青在湖中沉没，立刻一声怒吼，挥剑猛扑，桂华生欲想解释，无奈唐晓澜有如疯虎一般，剑剑凶猛，桂华生运剑防身，精神那容分散。两人转眼之间便斗了二三十招。冯琳挥剑斜攻，也拚了性命，唐赛花叫道：“ 事已至此，爹，你还不动手吗？ ” 唐金峰横了心肠，长袖一卷，上前便拿冯琳。

冯瑛走入杨家，正是唐金峰刚刚走出之际。冯瑛见杨家杂物凌乱，先自吃惊，迳自走入杨仲英往昔养伤的静室，叫了一声“ 杨公公，我回来了！ ” 揭帘一看，人影毫无，但见书案上摆着一封信，写着：“ 唐晓澜仁棣亲拆。 ” 冯瑛吃惊非小，将信放入怀中，冲出房门大叫，杨柳青的小丫环冷冷说道：“ 冯姑娘，你还未拜过灵吗？现在还叫杨公公做什么？ ” 冯瑛一手抓着她的手腕，叫道：“ 你说什么？ ” 那小丫环疼痛难当，又惊又恐，道：“ 老爷早已死了，你刚才不是随小姐到后园谒灵吗？ ” 冯瑛把手一松，急急跑入后园，刚好见着唐金峰的背影飞出围墙，冯瑛无暇追赶，寻到八角亭上，只见大红木棺停在亭中，棺材还裂了一条大缝，细心一看，显见是刚刚给人用掌力震裂的。

冯瑛号淘大哭，猛然想起，适才那背影是去年来寻仇的唐金峰，冯瑛不知杨仲英乃是病死，只道他被唐家的人所害，立刻拔剑出园，奔上山坡。

冯琳本来不是唐金峰的对手，但唐金峰因见杨仲英父女均死，心中歉愧，斗意减弱，而冯琳又是武功繁杂，刁钻异常，唐金峰一双肉掌，竟然擒她不住。冯瑛如飞赶至，大声叫道：“妹妹，把这老贼让给我吧！”唐晓澜却叫道：“瑛妹，这人才是正凶。他杀了你的姑姑，你快来助我！”

冯瑛应了一声，见冯琳对付得了唐金峰，立刻挥剑去助唐晓澜，一出手便是天山剑法中的精妙绝招，斜刺桂华生腰胁的死穴！

桂华生腾地一个翻身，剑如飞风，反臂刺扎，冯瑛身法轻灵，一飘一晃，避招进招，一下子便抢到桂华生右侧。桂华生剑招虽然怪异，却是被她连抢攻势，可是冯瑛也刺他不着。两人瞬息之间，各抢三招。冯瑛一剑紧似一剑，比唐晓澜出手更狠。

本来若是一对一，桂华生比冯唐二人都要略胜一筹，可是如今冯唐双剑联攻，而且又都是宝剑，锐利无比。桂华生施展全身本领，兀自被他们迫得透不过气来。

冯瑛剑招越发催紧，唐晓澜道：“不要用剑杀他，将他也迫下山涧底去！”冯瑛短剑一划，左侧刺他云台穴，右侧刺他章门穴，桂华生迫得连退两步；唐晓澜长剑一挥，划了一个半弧形，上刺咽喉，下削膝盖，又把桂华生迫得退了两步，山洪挟着沙石，滚滚而下，山涧水流湍急，水声轰鸣，桂华生还有几步，便要被迫到山涧悬崖，吓得魂不附体！

唐晓澜抢出一步，游龙剑再向前压，桂华生咬实牙根，横剑力封，冯瑛一剑斜刺，叱道：“去！”双剑合力，桂华生只觉一股极大的潜力推迫过来，不由自己的又退了两步，正在性命俄顷之际，忽见一团白影，赛似风驰电掣，从山脚下直滚上来，随即听得一声清脆的叫声道：“晓澜住手！”声到人到，冯唐两人愕然回顾，两柄剑仍然未肯放松，就在这刹那间，那团白影当中一落，只听得当的一声，三口纠结相交的宝剑，被来人一下挑开。桂华生又喜又惊，睁眼看时，只见面前站着一个少女，笑吟吟的将他的两个“敌人”拉过一边，随即又是一条人影飞奔而来，叫道，“三弟，你还不多谢吕女侠救命之恩？”

桂华生抱剑一揖，道：“来的敢是江南八侠中的吕四娘么？”冒广生道：“不是她还是谁？”桂华生道：“久仰大名，果然名不虚传！”吕四娘笑道：“你们都是一家，打了这许久还不知道么？”唐晓澜忽然流泪叫道，“吕姐姐恕我这次不能听你的话，杨家妹子被他们杀了！”吕四娘大吃一惊，叫道：“什么，杨柳青遇害了么？”桂华生急急分辩道：“杨姑娘是自己跌落山涧，被山洪冲到湖中，我救她还来不及呢！”吕四娘道：“晓澜，你到底看清楚没有？杨柳青是怎么死的？”

唐晓澜适才摔倒地上，站起来时，杨柳青已被山洪冲去，他只见桂华生从山涧上空倒纵回来，故此疑心是他迫死了，听他如此分辨，情急声颤，不似说谎，不敢断定。扬声问道：“琳妹！适才之事，你可看清楚了？”

冯琳虽然憎厌杨柳青，对她适才舍命救人，也颇感动，当下说道：“杨家姑姑虽然不是被他所杀，，但她因舍身救护叔叔，被山洪卷去，推原祸始，说是被他所杀也不算冤赖。他和这个老贼，都是迫死杨姑姑的人！”唐金峰怒道：“你们要追究迫死杨柳青的凶手，我却向谁追究杀害女婿的凶手？好，你们今日恃着人多，我唐老二也不打算活着回四川了，我门唐家也自有人替

我报仇！”

吕四娘望着滚滚洪波，叹了口气，说道：“死者已矣，活着的把这冤仇解开了吧！双方都死了一人，也不必问谁是谁非了！晓澜，你大约也不知道这位兄台的来历。”当下将两方的来历渊源都详说了。唐晓澜见杨柳青委实不是桂华生所杀，叹了口气，道：“好苦命的恩师哪！好薄命的妹子哪！”桂华生歉然赔罪，唐晓澜道，“彼此不知，无心之错，就算了吧！”唐金峰见对方接受和解，也便劝止了女儿，道：“好，我也认命了！”携了女儿，下山便是。冒广生告了个罪，带了弟弟，满不好意思的急急离开。

唐金峰等人走后，唐晓澜如醉如痴，目中蕴泪，看着混浊翻腾的湖水，久久说不出话。他虽然不爱杨柳青，可是对她舍身相救，以至身死，却感到十二万分的难过。吕四娘道，“杨老前辈已死，他家无人，丧事非你主持不可，柳青的尸首你也该打捞回来。”唐晓澜泪如雨下，点了点头。冯瑛道：“杨公公还有一信给你。”唐晓澜揩了眼泪，接过信看，信中写道：“我与你相处十有余年，情逾父子，我今如风中残烛，不及相待，小女柳青，幼失母教，任性骄纵，难配君子。贤契愿相忍则忍之。不愿相忍则另选贤淑，待之如妹，我在泉下亦瞑目矣。”杨仲英这封遗信，原是以退为进的手法，唐晓澜看了，更觉难过。想了一想，忽然拉了冯瑛的手，走到山涧旁，看着滚滚洪波，低声说道：“瑛妹，经了这场变故，我今生今世，再也没心情谈论婚事了，你能谅解我么？”冯瑛皎如朗月的心情，有如蒙上一层阴影。虽然她从未曾想过婚嫁，听了也觉辛酸。当下含泪正容说道：“咱们相交以心，本就不必如世俗之人，谈论婚嫁。杨家姑姑为你而死，你今生不娶，实是应该。我怎会怪你。不但是你，我今生今世也不会再结婚的了！”唐晓澜看她泪光莹然，欲劝无从劝起，只是长长的叹了口气。

唐晓澜和吕四娘等回转杨家，将杨仲英安葬在东平山麓，丧事完后，山洪已退。唐晓澜等又到湖中打捞尸首，在小湖中打捞了半日，却是毫无发现，雇精通水性的人潜下水底察看，也打不着。但却发现这个小湖中有一缺口通向外面的涂河，潜水的人猜想，尸首大概是被洪水冲到外面的淦河去了。正是：死后翻相忆，生前恨事多。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互斗权谋 将军悲失势　自寻了断 长老做凶徒

杨柳青被山洪卷去，连尸体也寻觅不见，唐晓澜内疚于心，安葬了恩师杨仲英之后，便随吕四娘等同往邙山，虽然有冯瑛朝夕相伴，仍是愁怀难释。

其时雍正帝位已固，施用严刑酷法，统治天下，民间义士，在高压之下，起事不易，大都匿迹销声，呈现了暴风雨之前的平静。

与吕留良案有关的首脑诸人，幸亏甘凤池派人通知得快，大半都能逃脱，只是青州周敬舆、襄城黄补庵，以及许多刊刻吕氏书籍与及收藏吕氏书籍的人，都被株连坐罪，或被处死，或被充军，卷起了轩然大波，过了半年，方才渐告平息。

吕四娘甚为恼怒，一日，与甘凤池商议，欲到京城刺杀雍正。甘凤池道：“八妹是女中英豪，人中俊杰，岂不闻君子报仇，十年未晚。目下正是雍正势盛之时，我们还应再隐忍些时，静待机会。”吕四娘叹道：“我岂不知这个道理，只是眼看雍正这厮，肆行暴虐，滥杀无辜，实在抑不住心中气愤。”

甘凤池道：“我前日下山，听到几段关于雍正的故事。且说给你听，你就知道雍正防范的严密了。

“第一件是新科状元王云锦的故事。雍正因为王云锦是他登位之后的第一任状元，甚为看重，满朝文武，见皇帝看重王状元，便纷纷去趋奉他，真个是车马喧嚣，门庭如市。这位王状元官居侍读，甚是清闲。平日除了做做诗写写字外，就是欢喜打纸牌。一日，朝罢归来，王状元和几位同僚又在书房里打牌，忽然一阵风来，把纸牌刮在地下，拾起来查点，却缺了一张，王状元也不在意，吩咐家人换了一副牌再打。到了第二天，王云锦上朝，雍正皇帝忽问他道：‘你在家中平时作何消遣？’王云锦倒也老实，磕头奏道：‘微臣别无嗜好，就是喜欢打打纸牌。’雍正笑道：“朕听说你昨日成了一副大牌，忽然被风刮去一张，可有这事么？’王云锦大为吃惊，匍伏奏道：‘圣上明鉴万里，是有这回事情。’雍正道：‘这张牌找到了没有？’王云锦道：‘没有找到。’雍正哈哈大笑，从龙案上丢下一张纸牌，道：‘王云锦，恕你无罪，抬起头来，你看看这张纸牌，是不是你丢失的那张。，王云锦一看，吓得魂不附体，连忙磕头说是。雍正笑道：

‘你很老实，不曾骗朕。丢失的牌，朕已替你找回来了，你快回家去成局吧。’这件事情过后，满朝文武，无不胆战心惊，私下谈话，也谨慎小心，绝不敢议论朝政。”

甘凤池说完之后，吕四娘道：“这一定是血滴子干的把戏。”甘凤池道：“这还用说？雍正现在把血滴子大为扩充，作为他的耳目。我们入京，必然不似从前容易了。”

吕四娘笑道：“听你说来，这倒是个好消息。”甘凤池道：“雍正防范森严，怎么倒是个好消息？”吕四娘道：“他连自己的大臣也诸多猜疑，不敢相信了。这岂不是真真正正的‘孤家寡人’了么？一介独夫，有何可惧？”甘凤池想了一想，明白了吕四娘的意思，道：“八妹说的是。”接着又道：“雍正对京官只是猜疑防范，对外臣的手段更酷。一些前朝的封疆大吏，撤的撤，换的换，杀的杀，连文官也不能避免。有个残酷的‘笑话’，我再说给你听听。查嗣庭的名字你听过么？”吕四娘道：“查嗣庭是浙江人，两榜出身的进士，有点文名，但却是个利禄薰心的家伙，怎么，他也遭遇了不幸之事么？”

甘凤池笑道：“ 雍正连他也杀了。 ”吕四娘笑道：“ 连查嗣庭这样的效忠朝廷的人也不能保全首级么？ ”甘凤池道：“ 说来真真笑话，查嗣庭今春被命为江西考官，他出了一条考举子的题目叫做‘ 维民所止 ’。孔夫子那套我不懂，听人说这是从四书上摘下来的，很平常的一句话。 ”吕四娘点了点头，甘凤池道：“ 可是雍正却说，‘ 维，字和‘ 止 ’字是‘ 雍正去了头 ’，犯了大逆不道之罪，竟传谕把查嗣庭交三法司审处，查嗣庭吓出病来，死在狱中，仍受戳尸枭示之刑，你说惨不惨？ ”

吕四娘笑道：“ 他越残酷，就越显得他怯懦，我看‘ 雍正去了头 ’的日子也不远了。 ”

甘凤池道：“ 因为外官被撤被换被杀的很多，因此留下了不少空缺。这里又有一个笑话，今年正月十五，大小衙门都放节假，官儿们各自回家吃团圆酒闹元宵去了。内阁衙门里有一个文书，名叫蓝立忠，因为家乡远在浙江富阳，独自留在衙中，买了半斤酒，切了一盘牛肉，对着月儿，独酌叹气。忽然走进一个大汉，问道：‘ 这里只剩下你一个人么？为何叹气？ ’这姓蓝的文书以为他是本衙门的守卫，便邀他对酌，对他说道：‘ 我在这里当一名小小的录事，不知不觉已八年了。这个穷差事真如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出头？今晚眼见别人团圆过节，我却连买酒的钱都是借来的，焉能没有感触。 ’

这大汉道：‘ 你想做官么？ ’蓝立忠道：‘ 焉有不想之理，只是我一无功名资格，二无钱财打点，怎轮到我做官？ ”这大汉喝了一杯酒，道：‘ 你想做什么官？ ’蓝立忠有了几分酒意，捞起袖子，伸手在桌上一拍，说道：‘ 大官我没福份做，我若能做一个广东的河泊所官，心愿已足。河泊所官，官职虽小，那出入口船的孝敬，每年少说也有三五千两。 ’那大汉笑了一笑，便道谢告辞。

第二天，雍正亲传‘ 圣旨 ’，把这名小录事调到广东去做河泊所官，满朝文武无不惊诧，想不到这样芝麻绿豆般的小官，也要劳动他们的皇上特降圣旨。后来，事情传了出来，有人便猜那大汉若不是雍正本人也是雍正的耳目。 ”

吕四娘笑道：“ 这个姓蓝的录事交了‘ 好运 ’了，不过，小人得志，终非好事。 ”甘凤池道：“ 八妹所料不差，这蓝立忠到任之后，果然大肆贪污，留难船只，勒索渔民，无所不为。他是特奉圣旨到任的河泊所官，上司也不敢管他。后来激起渔民公愤，暗地里把他杀了，沉尸河底，让他喂鱼。上司因他平日从不卖帐，对此事也不查究，只是备案了事。可笑他一心求官，却落得死于非命。 ”

甘凤池说了这几段故事之后，叹了口气，又道：“ 蓝立忠不过是小小的河泊所官而已，比他贪污得多的大官，还不知有多少，老百姓却是无可奈何了。 ”

吕四娘道：“ 贪官污吏，杀不胜杀。除非把爱新觉罗氏的皇朝连根拔掉。 ”甘凤他道：“ 难，难。满洲之势正盛，我们这一代人恐怕不及见它覆灭了。 ”吕四娘道：“ 古语有云：丈夫做事，不计成败，我虽一介女流，赴汤蹈火，却也当仁不让。 ”歇了一歇，又道：“ 重光汉室，终我们之生，也许不能目睹，但把雍正杀掉，却未必不能。 ”

甘凤池沉思半晌，说道：“ 八妹一言，启我茅塞。大义所在，当全力以赴，功成也不必在我。我看要驱逐满虏，恢复汉室，非三数人所能为力，李

治前数日说要入四川，因为四川还有他父亲的旧部，与我商议，当时我还不敢同意。因为四川正是年羹尧管辖之地，而李赤心当年残留的旧部，为数甚少。李治若入川活动，危险颇大。现在看来，还是让他去的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冒些风险，也还值得。日内我也想到江南走一趟，拜访一些帮会的首领，虽然还谈不到聚众举事，最少也可令他们不与官府同流合污。”

过了几天，邙山上群雄议计已定，李治与冯琳相偕入川，甘凤池赴江南一带。鱼壳父女与白泰官也重新出海，访寻还剩下来的各岛海盗。唐晓澜伤心未过，却想与冯瑛回天山一次，吕四娘想想也好，便让他们偕行。

邙山的群雄去了一半，剩下吕四娘在山上守护师傅的坟墓，春去秋来，不知不觉两易寒暑，在这两年中，吕四娘日夕练剑，不但把玄女剑法练得出神入化，而且还参考天山剑法与达摩剑法的变化，加以改善增益，比她师傅当年，还要厉害。

两年的时间一霎即过，但外面却起了极大的变化。一日，甘凤池回来，喜孜孜的告诉吕四娘道：“你以前所料之事已经出现，今后咱们只须对付雍正就行了。”吕四娘道：“年羹尧已被雍正除了么？”甘凤池道：“还未被杀，但也够惨的了，他从一等公兼川陕总督竟然一贬就贬去看守城门。”吕四娘虽然料到雍正容不得年羹尧，但却料不到发作如此之快，而且年羹尧被贬去看守城门，更是不能想像的奇事！

甘凤池笑道：“对年羹尧来说，贬他去看守城门，真比被杀还难受。可是他现在还有什么办法，他的兵权已被剥夺了。”当下甘凤他便为吕四娘说年羹尧被贬的经过。

年羹尧自从西征青海回来之后，受封为“一等公”，仍兼任川陕总督，声威之盛，一时无两。年羹尧也忒聪明，自知功高震主，兵权万万不能放手，因此不愿留在北京，自那次皇帝劳军之后，没多久，他便带兵回陕川。岂料雍正比他更聪明，暗中扶植他的副手岳钟琪，由岳钟琪笼络部下，渐渐掌握了军中实权，不久又藉口西康民变，下旨叫岳钟琪带兵平乱，为了怕年羹尧不满，还特别对他解释，说是“割鸡焉用牛刀，癣疥之患，不敢有劳大将。”年羹尧因岳钟琪一向对他奉命唯谨，万万料不到岳钟琪会背叛他。而且他在西安修了宫殿般的府邸，又有美貌如花的夫人相伴，圣旨既然叫岳钟琪去，他也乐得在西安“享福”。

岳钟琪带了一部份的兵力远赴西康，连打败仗，告急文书雪片飞来，雍正便把年羹尧的军队分批调去救援。前线需要增援，年羹尧当然不敢违旨，而且所救的又是自己的部下，更不能不急急发兵。这样的陆续增援，竟然把年羹尧的兵力，调去了十之八九。急得年羹尧在督府里天天骂岳钟琪脓包，几乎想上疏自荐，亲到前线督师。

谁知这正是雍正与岳钟琪所定的计策，连打败仗，完全是故意造成的。到年羹尧的兵力十之八九被调到西康后，立刻转“败”为胜，而圣旨也要岳钟琪“暂时”留镇西康，不回来了。

可笑满朝文武，都不知道雍正的真意，在败讯频传之际，还纷纷弹劾岳钟琪，说他非大将之材，请雍正调年羹尧去。雍正也屡屡下旨“申斥”岳钟琪，故意做给年羹尧看。

满朝文武，都不知道年羹尧已是暗中失势，没有人想到要弹劾他。其时有个大臣叫田文镜，外放做河东总督，他和雍正所宠信的大臣鄂尔泰，李敏达等人乃是莫逆之交，田文镜赴任时，李敏达荐一位邬师爷给他，替他办理

文书。田文镜因为邬师爷是李敏达荐的，对他甚为看重。说也奇怪，凡是邬师爷经手的奏疏，从来不会被皇上批驳，偶有不是他经手的，就受批驳，因此田文镜就更信任邬师爷了。

一日，邬师爷忽然问田文镜道：“明公愿做一个名臣吗？”田文镜甚是奇怪，答道：“这还用说吗？当然愿做名臣！”邬师爷道：“明公既愿做个名臣，我也愿做个名幕。”（幕僚）田文镜道：“你要怎样做名幕呢？”邬师爷道：“请主公让我做件事情，莫来顾问。”田文镜道，“先生要做什么事情？邬师爷道：“我打算替主公上一本奏章，奏章里面所说的话，却一个字也不许主公知道。这本奏章一上，主公便可做成名臣了！”

田文镜见他说得如此肯定，又想起他所拟的奏疏，从来未受过皇上批驳，便大起胆子，让他一试，那晚，邬师爷房中的灯火亮到天明，田文镜也一夜睡不着觉。第二日一早邬师爷把写好的奏章封在大信封里，用火漆封了口，拿来叫田文镜盖上河东总督的大印，田文镜道：“奏章我可以一个字不看，但奏的是什么事情，先生可以透露一二吗？、邬师爷勃然作色道：“主公不敢相信我，那就罢了，我立刻告辞！”田文镜忙道：“先生休要多疑，既然不能透露，我盖上大印就是。”盖印之后，立刻用百里快马加紧，拜摺上京。

奏章送出之后，田文镜患得患失，屡次想问邬师爷，却又不敢，心中颇为后悔拿功名禄位来作赌注，但奏章快马送出，已是无可追回，只好暗中命卫士监视邬师爷，防备他逃走，待奏章有了结果之后，若还无事，那便罢了，若然有事，那便先把邬师爷杀掉。

邬师爷却是声色不露，一如平常。过了七日，邸抄（官报）从京中快马传来，田文镜拆开一看，吓得半死，看完之后，又喜出望外，几乎疑心自己做了一场怪梦！

你道邬师爷写的那本奏章是什么？原来他一本奏章，竟然参劾了两个权倾朝野、声威赫赫的人。第一个劾的是年羹尧，说他潜谋不轨，草管人命，克扣军饷，擅杀提督，种种罪名，不能列举。第二个劾的是国舅隆科多，说他与年羹尧朋比为奸，贪赃枉法，私藏玉碟，图谋不轨，该与年羹尧同罪！若然是给田文镜先知道的话，他纵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上这本奏章！

皇帝看完这本奏章，正中下怀，立刻下令，削去年羹尧的一等公封号，抚远大将军兼川陕总督的职位着岳钟琪代替。但皇帝也还顾忌到年羹尧在陕西还有少许兵力，不敢即行诛戮，所以圣旨又说念他尚有微功，对于兵丁亦尚能操练，叫他回杭州练兵。至于隆科多，则交顺承郡王锡保审问，先削去一切封号官爵，打下天牢。至于田文镜，则传旨嘉奖，说他“赤心为国，不畏权贵，大胆敢言，着令升任两广总督。”邸抄上面写的，就是这几桩事情。

田文镜捧着这快马传来的邸抄，又惊又喜，好半天还是手颤脚震，不能恢复常态。那邬师爷这时才笑吟吟的走了进来，说道：“恭贺主公升官，主公做名臣的愿望已达，我也当告辞了。”田文镜慌忙挽留，邬师爷微笑说道：“幸而皇上见了这本奏章，不加罪责，反而奖赏，否则我也不能生出你的督抚衙门了。”田文镜吓出一身冷汗，料知邬师爷已知道自己前两日的布置，又不便告罪，甚是尴尬。邬师爷又笑道：“这也怪不得主公，若非是我擅用主公的名义，天下也无第二个官员，敢参劾年羹尧和隆科多！”

田文镜这时知道邬师爷必是非常之人，一再道谢，试探问道，“先生有这样大的魄力，田某佩服之至。不知先生以前在什么地方办事，能够这样善体上意，能为人之所不敢为？”邬师爷大笑道：“你已达升官之愿，何必问

我的来历？知道我的来历，对你毫无好处。咱们后会有期，我先告辞了。”田文镜老于宦途，这时心中已然雪亮，知道邬师爷必然是皇上的亲信，连忙取出三百两金子，送他当作“笔酬”。不敢再问，让他辞去。

年羹尧被削去川陕总督与抚远大将军之职，岳钟琪立刻从西康赶回西安，接收印信，岳钟琪作出一副同情的样子，一面用好话安慰，愿为他上奏，代求保全，并拨一百名亲兵，送他南归。年羹尧抑着怒火，大笑说道：“老弟，你善自为之，万勿蹈我的覆辙！我一生戎马，为皇上南征北伐，幸免马革裹尸，至今尚有何足惧？我此次回去，若有危险，也不是你保护得来，你的盛情，我心领了！”双目炯炯，尚有昔日威严，岳钟琪不敢和他再说，慌忙退出。

年羹尧治军多年，自有一班最亲信的将领，这些人和年羹尧祸福相依，而且抱着“烧冷灶”的心情，希望年羹尧他日能够东山再起，便纷纷辞职，随他南下。岳钟琪也不挽留，一一批准。年羹尧带了几十名旧部下和二三百名老兵，前往杭州。不日到了长江北岸的仪徽，仪徵有水旱两途，从水道南下，可达杭州，从旱道北上，可达北京。年羹尧心想自己曾为雍正出过大力，如今已被削了兵权，皇上当可安心，若能面见求情，也许可以得任清贵之职，以保天年，便不即到杭州就任练兵之职，却上奏章要求召见，奏章里有两句道：“仪徵水陆分程，臣在此静候纶音。”这也不过想皇帝回心转意，准他进京面陈之意。岂料雍正反说他存心反叛，要带兵进京逼宫，一面把年羹尧的奏章交吏部审处，一面亲自下谕六部大臣道。

“朕御极之初，隆科多年羹尧皆寄以心曹，毫无猜防，所以作其公忠，期其报效。孰知朕视如一德，伊竟有二心；朕予以宠荣，伊幸为邀结。招权纳贿，擅作威福，敢于欺罔，忍于悖负，彼既视典宪为弁髦，朕岂能姑息养奸那？至其门下趋赴奔走之人，或由希其荐援，畏其加害，急宜改散党与，革面洗心。

若仍旧情，惟务隐匿巧诈，一经发觉，定治党逆之罪。”

一群大臣，见了这道谕旨，知道皇帝绝对不会放过年羹尧了，便你也一本，我也一本，众口同声，说年羹尧罪该万死，雍正也妙，看了许多奏本之后，归纳起来，说根据奏章，年羹尧有十八条大罪，朕今以宽大为怀，每条罪只降一级，于是便连降年羹尧十八级，把一个大将军，贬到杭州去看守城门！

至于隆科多，则因有他的妹子（雍正庶母，被封为太妃。）求皇上饶命，雍正只是恨他以前趋奉年羹尧，及忌他知道自己篡位之事，却料他不能作反，便判他永远监禁，妻子家产，则免于抄没。比起年羹尧来，算不幸中之幸了。

吕四娘听甘凤池说了年羹尧被贬的经过后，沉思有顷，说道：“兔死狗烹，年羹尧活该有今日之报，我们不必去理他了。

七哥，我练了两年剑法，又悟了许多妙理，这趟，你该不会拦阻我入京了吧。”甘凤他知她用意，笑道：“你在山上闷了两年，也该下去走走了。不过，入京大约还要再等些时。”

第二日吕四娘和甘凤池沈在宽联袂下山。（沈在宽时，内功已颇为了得，又从吕四娘习了一些武技，已大非昔日可比了）这且暂按下不表。

且说年羹尧被贬到杭州守城门，无巧不巧，当杭州将军的，不是别人，正是从前在年羹尧手下，当过中军副将，为了劝谏年羹尧杀提督富山之事，几乎也被杀死，后来被罚吹角守夜，在营中当更夫的陆虎臣。雍正把年羹尧

贬到杭州看守城门，实是有意令陆虎臣向他为难。

年羹尧知道陆虎臣镇守杭州，却也不放在心内。到第三日，年羹尧在城门下盘着腿儿，自由自在的晒太阳，城门内外，静寂寂的无人出入。原来杭州人畏年羹尧杀气，知他看守北门，不约而同，都不从北门出入。这时跟随年羹尧的旧部，都已星散，只有一个老兵，还跟在他的身边。这老兵见了三日来如此情形，对年羹尧道：“将军今日虽然受辱，却喜威风尚在，官民人等，都不敢侮慢将军。”年羹尧叹口气道：“唯其如此，雍正就更不会放过我了。

正说话间，忽听得鸣锣开道之声，年羹尧笑道：“要侮辱我的人来了！”叫老兵躲过一边，只见陆虎臣骑着高头大马，卫卒部从，前呼后拥的走出城来。年羹尧淡淡一笑，仍然盘腿坐着，伸了伸懒腰，向着阳光。

陆虎臣见年羹尧如此大模大样，勃然大怒，有心把年羹尧羞辱，便走到他的跟前，冷冷笑道：“年羹尧，你还认得俺吗？”

年羹尧斜睨一眼，道：“原来是你，做杭州将军比做俺的更夫，大约要好得多吧？怪不得你如此得意了！”陆虎臣被他挑起旧恨，禁不住骂道：“年羹尧，你既认得俺，为何不站起来迎接！”年羹尧听了，又是微微一笑，道：“陆虎臣，你要咱家站起来吗？

我站起来不难，但我站起来，你却要跪下了！”陆虎臣哈哈大笑道：“我堂堂的杭州将军，难道还要跪你这个看守城门的官儿不成？”年羹尧道：“你跪过我也不知多少次了，现在我虽然不能叫你再跪我，但你见了皇上或者代表皇上的东西，总该跪下吧？”陆虎臣冷笑道，“这个自然，可是你又不是钦差大臣，还有什么可以代表皇上？”

年羹尧不慌不忙的站了起来，把号衣解开，只见里面所穿的大褂，绣有两条金龙，陆虎臣怔了一怔，只见年羹尧又从怀中取出一个刻有五爪金龙的“万岁牌”来，就摆在他所坐的小凳子上，大喝一声：“陆虎臣，跪！”陆虎臣脸色发青，却不得不向着“万岁牌”跪下，恭恭敬敬的行了三跪九叩之礼。

原来这“盘龙褂”和“万岁牌”，都是年羹尧昔日西征之时，雍正赐与他的。“盘龙褂”是有极大功勋之人才配穿着，但这也还罢了。那“万岁牌”却是代表皇上的东西，见此牌者有如见皇上亲临。以前年羹尧西征之时，雍正为了要结纳他，所以赐他此牌，好让他能号令各省督抚大员，不必请示。在封建皇朝中，这是极罕见的“殊荣”。不过年羹尧以前声威赫赫，各省督抚虽然在官阶品级上有与他平行的，但却无一人敢违背他的意思，他所到之处，督抚大员，都来请安奉承，所以他虽有此牌，却从未用过。雍正此次不许年羹尧入京进见，便连贬他一十八级，以前所赏赐他的东西，包托“万岁牌”在内，却未收缴回来。年羹尧正好拿它来派用场，反而大大的羞辱了陆虎臣一顿。陆虎臣衔恨回衙，连夜修表上奏，参劾年羹尧欺罔僭越，大逆不道，这且按下不表。

当陆虎臣摆驾行到北门之时，城内市民，料知必有一场好戏，虽然不敢行近，却是远远的驻足观望，待陆虎臣被羞辱之后，怒气冲冲的摆驾回衙，他们又一哄而散。年羹尧斜眼一看，淡淡一笑，对外边的喧闹，似乎毫不关心，目光所到，忽见一妙龄少女的背影，在人丛中冉冉而没。这背影酷肖冯琳，年羹尧不觉呆了。

年羹尧本来欢喜冯琳，后来因好事难谐，才娶了蒙古藩王的女儿佳特格

格，佳特格格虽然美貌如花，但到底不及冯琳的文武双全，聪明怜俐，能逗人喜爱。这时，年羹尧目送这少女的背影冉冉而没，不觉忆起了小时候与冯琳在大花园中嬉玩的情景。翘首云天，故园望断，忍不住微叹一声，心中想道：“如果当年我坚不让与当今皇上，虽然没有以后的功名，但这妙人儿却是我的了，与她浪迹江湖，岂不胜似公侯相将？”但这念头在心中一闪即过，随即自己笑道：“大丈夫若不能留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我能有今日，不论成败，史册定已留名，又尚有何恨！”挥袖一笑，又坐在那破旧的小凳子上晒太阳了。

可是，心欲静止却仍不能静止，年羹尧虽然至死不悔，却又不由得不因此而想起妻儿，妻子倒还罢了，对寄托给曾静抚养的儿子却甚是担心，担心自己若然身死之后，曾静未必可靠，旧部也只恐再难找得一人，肯照顾自己的遗孤，思念及此，任是一世之雄，也禁不住黯然神伤。思思想想，不觉金乌西堕，王兔东升，黑夜又悄悄的来了。

杭州北门面向灵隐，遥对钱塘。静夜悄悄，年羹尧犹自独坐城楼之上，只听得城外江潮澎湃，城内隐隐笙歌，猛然想起，再过两日便是中秋，心情更觉落寞。那老兵原是年家家丁，在年羹尧众叛亲离之际，只他尚未肯舍去，这时在更楼内唤道：“将军安寝，老奴代你守夜吧。”年羹尧叹道：“不必了。经我提拔过的人不知多少，想不到今夜只有你我二人相伴。”语声方毕，忽听得有人冷笑道：“年羹尧，不必嗟叹，还有我来探望你呢。”

年羹尧举头一望，只见一条人影，已站在自己面前，却是以前十四贝勒的心腹卫士，与车辟邪同称允禵军中二宝的方今明。只听得方今明冷笑道：“年羹尧，想不到你也有今日！想当年，你以下犯上，替允祯篡位，谋害十四贝勒，我只以为你从此青云直上，备极尊荣，难以奈何你了。却不道允祯今日照样的来收拾你，哈哈，哈！”方今明对允禵愚忠一片，今日成心要来羞辱年羹尧，冷笑之后，复又继以痛骂，将年羹尧的阴狠险毒之事一一数说出来。

年羹尧听他数说，却也毫不动怒，待他数说完后，反哈哈笑道：“你这傻子，你以为十四贝勒就不阴险狠毒么？他用一点小恩小惠来笼络你，就值得你替他卖命，至死不忘？哈，哈！”随口也把允禵狠毒的手段说了几件，例如怎样布置八旗军监视汉军，怎样联络皇子，谋夺帝位等等，许多内中隐秘，都是方今明所不知道的，方今明听得呆了，仍硬着口骂道：“俺主公不论如何，都要比你好得多。”年羹尧哈哈大笑，忽又叹口气道：“你这话没说错，允禵还有你这么一个高明的武士，替他效忠，而我只有一个不中用的老兵，就凭这一点，他是比我强得多了。好，把你的佩刀给我！”方今明退后一步，喝道：“什么？”年羹尧道：“你此来不是为了要杀我吗？我年某曾为百万大军的主帅，这颗头颅不是你配斫的，念你对允禵一片愚忠，年某成全你的心愿，将头送给你吧！”方今明冷笑一声，突然纵身扑上，横掌如刀，向年羹尧面颊便掴。

年羹尧实是毫无自刎之心，他不过想用诈术，骗取方今明的同情，而且就算骗不到时，料想方今明也不对他防备，真是把佩刀递过来时，他就可以一拳将他击倒，发泄一口恶气。岂知方今明并不存心杀他，只是要将他羞辱，这一记名为“鬼王拨掌”，快如闪电，反手打年羹尧的耳光。

这一下虽非年羹尧始料所及，但他到底是名家子弟，少林高手，脚步一旋，早已转出几步，正想反击，忽见又是一条黑影在城墙上陡然出现，高声

喝道：“方今明，你忘了你我昔日之约么？你敢擅自动手伤害朝廷大将，休怪做兄弟的剑下无情！”

来的乃是昔年与方今明同称允禵军中二宝的车辟邪。二人往昔交情甚好，至允禵被年羹尧暗算之后，方今明忠心故主，车辟邪则投顺新君，分道扬镳，各为其主。方今明曾说过“只要你不来捉我，我就不和你动手”的话，可是车辟邪为了卖友求荣，终于和方今明决裂，在雪魂谷中经过一场恶斗，方今明幸得关东四侠相救，方才得免于死。

事隔数年，今宵重遇，方今明听得车辟邪提起前言，不觉勃然大怒，冷笑说道：“亏你还有脸皮提起这话，你我兄弟之情早绝，你若再来拦阻，休怪我手下无情！”车辟邪嗖的一声拔出佩剑，遮在年羹尧前面，却不言语。方今明右足踏前一步，倏地身形一长，一招“双风贯耳”，两拳斜击，车辟邪喝道：“想找死么？”剑锋一圈，反手便戳，方今明斜身分掌，肩头往下一沉，一个“跨虎登山”招式，右脚飞出，斜踢他持剑的手腕，左臂一伸，又用长拳捣他前胸。车辟邪身手矫捷非常，霍地一个“怪蟒翻身”，让过来势，挽了一个剑花，侧身分剑，转锋再戳。

这二人一个是拳术名家，一个是剑术好手，半斤八两，旗鼓相当，转瞬斗了二三十招，不分胜负。年羹尧立在一边，面露笑容，却不上前助拳。方今明猛然想起自己此来的目的，虚晃一拳，峭声叫道：“辟邪，你再听我一言。”车辟邪左手捏着剑诀，剑势似收似发，按剑当胸，听他言语。方今明道：“你求功名，我为故主，彼此有志，我也不愿强你从我。但时至今日，年羹尧已是日暮途穷，你还护着他作甚？”车辟邪冷冷一笑，傲然说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方今明怒火再起，正待进招。年羹尧忽地哈哈笑道：“方今明，你效忠允禵，他效忠于我，真是无独有偶。你问他为何护我，他若反问你时，你又如何？”方今明怔了一怔，倏地跳出圈子，转身便走，车辟邪嘴角噙着冷笑，把剑插回鞘中。

年羹尧微微一笑，上前拍车辟邪的肩膊，道；“患难见人心，到底是你还有点情份！”不料车辟邪肩头一撞，把年羹尧撞得歪过一边，冷笑说道：“你这欺君犯上的罪人，谁对你有情份？你以为我今晚是来救你的吗？哈哈！老实告诉你吧，当今皇上说你太过可恶，要慢慢将你折磨，所以贬你来守城门，叫咱家来瞧你这‘大将军，的窘态。圣上明鉴万里，他早就料到你有许多仇人，怕那些人把你杀掉，倒便宜了你，所以又吩咐我等暗中防备，到紧要关头，才将那些人驱走。圣上说：天下最痛快之事，无过于看你所憎恶之人，在日暮途穷之际，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挣扎无望，呼救无门。你以为圣上不立即诛戮，是有所爱于你么？你当我车某人今日还要做你的奴仆么？哈哈！你也太不自量了！”年羹尧听了，只气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

车辟邪冷嘲热讽，将年羹尧骂了一顿。年羹尧抑着怒火，反问他道：“辟邪，我待你不薄，你在我的帐下，不到三年，我就将你一直保荐到四品卫士，难道就没有一点香火之情么？”车辟邪嘴角一翘，做了个鄙屑的神态，道：“我做的是皇上的官，又不是做你的官，难道你要我谢你的恩典么？现在我已经是三品卫士啦，比你这守城门的小卒，最少要高出十几级，我不要你见面叩头，已经是对你很有情份了，你还能有什么非份之想？”年羹尧忽地哈哈一笑，道：“对极，对极！人向高处，水向低流，当机须立断，无毒不丈夫。是大英雄，便当如此，辟邪，不枉你在我帐下多年，你已经得了我的心法啦！”车辟邪怔了一怔，正想反唇相讥，忽听得又有夜行人的声响，慌忙

跳过一边，躲入城楼暗角。

年羹尧淡淡一笑，道：“又是哪位朋友来了？年某只此一身，要报仇就快动手！”话犹未了，城墙上已跳上五人，为首的是少林寺的印宏和尚，后面的却是关东四侠。

年羹尧面色大变，只听得印宏和尚戟指骂道：“年羹尧你也有今日么？想我少林寺对你恩义如山，你却毒手暗害我的师尊，还带兵烧了嵩山少林寺这千年古刹，我问你，你的心肝是什么做的？”年羹尧道：“要杀便杀，何必多言！”印宏继续骂道：“我的师尊本无大师曾传你武功，你将他杀了，我也几乎遭你害死，按说，我即把你碎尸万段，也不足解我心头之恨！但如今我却不想你速死，你的颈血也不值得污我戒刀，让你所效忠的皇帝，将你处死，更足今天下人称快。”年羹尧道：“那你来做什么？”印宏道：“一来要看你这位大将军今日的‘威风’，二来我要问你，昔日允祯所持的贝叶笺文，是不是假的？”年羹尧道：“是假的，怎么样？那是我仿本空大师的字迹写的，让你们少林寺永远有一个不能清洗的叛徒，也好给武林留个笑柄。”印宏道：“好哇，你如今始吐实了。”年羹尧脸上露出一丝奸笑，道：“你们少林寺知道了又怎样？你们少林寺还能奈何当今的皇上么？”他此际肯说实话，乃是因为已恨极雍正，因此故意出言挑拨，想少林寺的僧人去刺杀雍正。

印宏道：“好，今日我不杀你，但好歹也得在你身上留一些记号。”纵步上前，双指一伸，点向年羹尧双目，年羹尧一个“铁门闩”，将他来势化解，印宏道：“你还敢用少林的手法与我放对！”关东四侠中的陈元霸嚷道：“依我说，把他杀了痛快，印宏师兄，你若嫌便宜了他，待我用分筋错骨手收拾了他吧！”四侠中陈元霸最为鲁莽，不待分说，一爪如钩，觑着年羹尧琵琶骨便抓！

玄风道长忽然叫道：“小心！”猛听得“蓬”的一声，一支蛇焰箭破空而来，就在陈元霸的头上炸开，陈元霸伏地一滚，几乎跌下城墙，只听得有人哈哈笑道，“圣上明鉴万里，果然有少林寺的遗孽和同党来了，你们向年羹尧寻仇，我们也正好张下罗网等君入瓮呢！”说话的是韩重山，他的师弟天叶散人则已截着了玄风的去路！

玄风一声大吼，长剑一翻，铁拐一扫，两手两般兵器，同时发出，天叶散人旋身一闪，呼呼两掌，将玄风震得身形不定，朗月禅师在葫芦里吸了一大口酒，一口酒浪，迎风喷出，却给掌风荡得四处飞溅，有如洒了半天酒雨。韩重山把手一扬，发出两般暗器，用回环钩来取柳先开，用铁莲子打陈元霸的穴道，柳先开号称“万里追风”，焉能给他打中，闪展腾挪，一连避了几次，可是那回环钩转折回翔，柳先开也破它不得。陈元霸轻功较逊，给铁莲子打着，幸他铜皮铁骨，虽然感到穴道上一阵疼痛，却是无事。

韩重山师兄弟的武功比关东四侠高出甚多，四侠中只有玄风敢硬接他们的招数，其他三人却近不了身。印宏叫道：“咱们要问的已经问了，何苦再在此地纠缠，不如走吧！”玄风疾刺数剑，掩护撤退，陈元霸先跳下城墙，朗月禅师喷了两口酒浪，也跟着印宏跳下，玄风一招“举火燎天”，铁拐上撩，挡开了韩重山的辟云锄，跟着纵身下跳。天叶散人身形飞起，用“饥鹰扑兔”的手法，伸手便抓，猛听得头顶上一声呼啸，天叶散人急忙一个倒翻，硬把纵出去的身形撤了回来，冲天一拳，击敌下颚，却听得哈哈笑声，柳先开已从他的头顶掠过，飞下城墙。关东四侠，虽然不是顶儿尖儿的角色，却

是各有独门武功，韩重山师兄弟竟然截他们不住。

天叶散人道声：“追！”与韩重山一同跃下，片刻之后，人声已杳。车辟邪又从城楼暗角处钻了出来。年羹尧道：“皇上痛恨少林遗孽，你为何不趁此立功？”车辟邪冷笑道：“我还要看守你呢！”

年羹尧眉毛一扬，道：“多谢盛情！”忽然作出沉思之状，过了半晌，缓缓说道：“辟邪，我有一事与你商量。”车辟邪道：“你想我放你么？天下之大已无你容身之处了。你废话休提。”年羹尧道：“我岂会强你所难。我实告你，我有稀世的珍宝，想赠送与你。”车辟邪冷笑道：“你有这样好心？我对你何恩？你肯将稀世珍宝送我？”年羹尧道：“我不是白送你的。实不相瞒，我早料到有今日之祸，所以将小儿早已寄托在一个朋友家中，我迟早必死，家产定然抄没，小儿他日长大何以为生？所以想把价值连城的珠宝与你，凭你的良心，变价卖出之后，交回一半与我那位朋友，以便小儿他日得个温饱。”

车辟邪意动，想道：“我出京之时，皇上已将年羹尧家属尽行收禁，独独不见他的儿子，皇上说要斩草除根，还叫我们暗中查访。年羹尧所说的料是实情。我不如假作答允，骗他将藏宝之处说了，那岂不是既可为皇上立功，又可得稀世珍宝。”便道：“这点小事，我车某还可作主。”年羹尧道：“真的？车辟邪道：“于人无损，于己有利，何乐不为？请你将你那位朋友的地址说出来吧。”年羹尧道：“你这样说，我信你了，但隔墙有耳，珠宝也不便露眼，你附耳过来吧！”车辟邪果然走到年羹尧身前，侧耳倾听。不料年羹尧反手一拿，施展无极门的擒拿绝技，一把扣着他的脉门，车辟邪全身瘫痪，动弹不得，年羹尧骂道：“你这狗娘养的，居然敢来欺我！我岂能受你之气！我反正已犯了十八条大罪，再多犯一条，也不怎么。”骈指朝车辟邪胁下一戳，点了他的死穴，车辟邪惨叫一声，登时气绝。

年羹尧冷冷一笑，只听得更楼鼓响，已是四更，周围静得怕人，心道，“今晚来了几批仇人，那老兵难道吓死了么？为何不见他的声响？嗯，今日只有一个老弱残兵还愿意跟随我，我也算倒霉极了！”正想出声呼唤，见车辟邪的尸体横在城墙之上，眼睛犹自睁开，白渗渗的令人恶心，年羹尧性起，一脚将他踢下城墙，忽听得耳边一声“阿弥陀佛”，入耳刺心，年羹尧睁眼一看，吓得魂飞魄散，来的竟是以前少林寺的监寺，而今少林寺的主持弘法大师！弘法大师与少林三老同辈，姜桂之性，嫉恶如仇，就似以前的本无大师一样。年羹尧心道：“少林三老先后亡过，而今是弘法主持，他一定是要用少林家法，惩治我了。”想起少林寺的分筋错骨，闭穴伤残等等惩治叛徒手法，比受凌迟碎剐还要痛苦，不觉胆寒！

弘法大师目光有如利剪，盯着了年羹尧问道：“年大将军，你可还认得老衲么？”年羹尧道：“弟子知罪了！”弘法厉声说道：“谁是你的师尊？你是谁的弟子？少林寺不容你来玷污，无极派也不认你这个叛徒。”年羹尧低首说道：“那么请大师慈悲，赐我一个全尸吧！”弘法大师面挟寒霜，沉声说道：“你自有朝廷明正典刑，何用老衲动手。我来见你，为的是两桩事情，你且听着：第一件是少林三老曾传过你的武功，等于间接助你为恶，这是少林寺的罪过，老衲要为前任主持赎罪，收回你的武功。”说到此处，猛然伸手向年羹尧脑门一拍，年羹尧武功再高，也难躲避，被他一拍，只觉天旋地转，过了好久，才清醒过来，四肢已是绵软无力。弘法大师叹口气道：“如今才收回你的武功已是迟了，但也算了一宗公案，守着了少林历代相传

的规矩。”

弘法大师稍停半晌，又道：“我除了要为前任主持收回你的武功，还要替无极派清理门户。这事本该天山的易老前辈办的，她无暇再到中原，托人告知老衲，请老衲代办，少不得要多费一些手脚。”说到此处，两道寿眉一竖，历声喝道：“钟万堂费尽心血，将你培养成材，你为何勾引双魔，将他害死？像你这等行为，还能见容于武林吗？”年羹尧已知弘法不肯动手杀他，索性闭口不答。弘法续道：“想当年傅青主老先生创立门户，何等艰难，想不到出了你这个万恶叛徒，几乎令无极派至你而斩。幸得无极派还有一个传人，要不然傅青主与钟万堂都死不瞑目。”年羹尧忽问道：“无极派还有什么传人？”弘法道：“不用你管，我受易老前辈之托，前来告诉于你，我已与易老前辈联名，通告武林同道，代无极派清理门户，另立传人，将你驱逐出无极派门墙之外了！”年羹尧淡淡说道：“我性命已是不保，还争持这个么？”弘法大师摇了摇头，怒道：“孽畜孽畜，至死不悟！”倏然拔出戒刀，年羹尧吃了一惊，但觉面前寒光电射，刀风飕飕，那口利刃，就好像在脸皮上刮来刮去一般，只听得弘法大师在耳边说道：“全无廉耻，愧作须眉，略示薄惩，以戒贼子。”刀风倏止，年羹尧张眼看时，弘法大师已不见了。

年羹尧伸手一摸，面上光滑滑的，不但所留的两撇虎须，被剃得干干净净，连眉毛也刮得个一丝不留。年羹尧平生，那曾受过如此奇耻大辱，不觉愤然挥拳，怒声骂道：“弘法贼秃，辱我太甚！”但一拳挥出，立刻感到气喘无力，又不觉叹了口气，颓然坐到地上。

星横斗转，这时已打过五更，朝露晓风，饶有寒意，年羹尧咳了两声，叫道：“王老三，王老三！”王老三是那老兵的名字，叫了两声，不见答应，正在奇怪，忽见那名老兵颤巍巍的从城楼内走了出来，在旗竿的“风灯”映照之下，面色显得一片灰白。

年羹尧道：“王老三，你怎么啦？”这名老兵向年羹尧迎头一揖，怆然说道：“请恕我这名不中用的老兵难以再侍候你了！”年羹尧知道自己与方今明的谈话已被他听到，忙道：“老三，你别多心……”王老三截着说道：“不用说了，今晚我一切都明白啦！小官，枉我曾看着你长大，却从不知道你是一个如此忘恩负德、寡情绝义的人！老主人一生也未曾做过什么恶事，怎么却会得到这样的恶报应，生下你这个败家灭族的逆子，咳，我真替你年家历代祖先不值！”这名老兵说得十分激动，年羹尧气得面色青白，几乎想将他一拳打死，但想到这名老兵也会几手拳脚，而自己武功却已消失，拳头一挥，又立即缩回。

那名老兵叹了一口长气，眼泪簌簌下落，又道：“我服侍了你的老子多年，又服侍了你多年，并曾随你万里长征，出生入死，一未升官，二未发财，也算对得住你年家了。我今日拜辞！”话完之后，向年羹尧一揖到地，从城头上拾级而下，走了几步，忽又回头说道：“你昨日换下的衣服，我已洗净晒千，你自己收拾吧，今朝的早饭我也做好了，以后你自己学着做吧，我这没中用的老仆人拜辞了。”一步一步走下城墙，微微显得有点伛偻的背影，不久就消失在晨光曦微之中。

年羹尧呆若木鸡，额头沁汗，这回才真正尝到了众叛亲离的滋味，只觉天地之大，已无自己可容身之地，茫茫人海，已无再肯亲近自己之人，又想起以后洗衣做饭都要自己干了，更觉“英雄”末路，啼笑皆非。

年羹尧走进城楼，果然见有一锅热饭，这时才发觉自己也饿得软了，胡

乱的把一锅热饭吃完，试试运动四肢，始知自己武功虽然消失，却还有平常人的气力，看着那几块石头泥土搭起的土灶，苦笑一声，自言自语道：“还好，若然连做饭的气力都没有了，岂不更是糟糕？”可是生米怎样才能煮成一锅熟饭，这个年羹尧却不知道，甚是发愁。

曙光渐露，天已黎明，又该是下去看守城门的时候了。年羹尧步出城楼，走下城墙，往日还有老兵相伴，今朝只有自己一人，更觉得凄凉寂寞，平生行事，霎然间一一从心头翻过，一种悔恨之念不觉油然而生，但一忽间又被愤恨的情绪所替代，恨不得把这宇宙连同自己一齐毁灭。

年羹尧走下城墙，打开城门，晓风扑面，随着吹进来的是一声清脆的笑声，只见一个少女笑盈盈的站在城门之外，年羹尧一打开城门，她便说道：“年大将军，你好早啊！”

年羹尧吃了一惊，这刹那，竟疑心自己是在作梦，揉揉眼睛，看清楚了果然是冯琳。年羹尧面上掠过一丝笑意，忽又愤然说道：“冯琳，你也来嘲弄我么？”

冯琳和李治这两年来在四川冒了许多艰险，联络了一些人，后来听得年羹尧被撤职查办，便把四川的基业交给车鼎丰的儿子车哲生主理，两人赶回去想找吕四娘。途中又听得年羹尧连降十八级，被贬到杭州守城门的消息，冯琳这时虽然已是二十岁的大姑娘了，孩子的脾气仍然未改，想起小时候曾与年羹尧同玩的事，又想起年羹尧骗她哄她，想把她送给雍正之事，一时兴起，要到杭州来看看年羹尧，看看这位“大将军”是不是真的在把守城门，李治拗她不过，便替她在门外把风，让冯琳单独去和年羹尧会面。正是：恩怨自随流水去，相逢今已隔云泥。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末路穷途 功名随逝水　荒山古刹 剑气射寒星

冯琳格格一笑，说道，“不是我嘲弄你，是你自己嘲弄自己。人必自侮而人后侮之，这句话难道你还不懂吗？你自作自受，现在还未后悔吗？”年羹尧默然不语，冯琳面色一转，忽然一本正经的说道：“若然你能记着钟恩师的教训，你也不至于有今日！”年羹尧不觉一怔，只听得冯琳缓缓说道：“以前的事，我全都知道了，你家曾收容过我，这一点我该感激。”

年羹尧一怔道：“你都记起来了？”冯琳道：“都记起来了。你小时候也强横霸道，但对我尚还不差。”年羹尧喜道：“是啊！我一向把你当作亲妹妹一样，对任何人都没有对你那样好，你知道就好了。谢谢你来看我，我年羹尧他日纵然碎尸万段，得一知己也可无憾了。”冯琳突然一阵冷笑，旋又沉痛说道：“可是你越大就越坏，坏到不可收拾！哼，你还记不记得，你要把我送给皇帝，好保障你的功名？我不依从，你就暗中偷下毒手害我，不是我的李治哥哥救我，我这条小命早已完了。什么亲妹妹？你不怕引起我的恶心么？”

年羹尧面上一阵红一阵青，低头说道：“嗯，我知错了。”冯琳道：“你对我不好，这也还罢了。最不该的是钟恩师费尽心血，培你成材，你却引狼入室，将他害死！若非你已是难逃一死，我今日便要为本门惩治奸徒！”

年羹尧忽地抬起眼睛，道：“哦，原来弘法大师所说的无极派传人便是你这个小丫头。”冯琳眉毛一扬，道：“怎么，我不配么？”年羹尧道：“你安心做吧。我这么大的富贵功名，全都丢了。难道还会与你争区区一个掌门的位置么？”冯琳双眉紧皱，摇了摇头，道：“我真还未见过至死不悟的人，开口富贵，闭口功名，你口说不在乎，其实在乎得很。吕姐姐曾对我谈论过你，说你本来算得是个人材，只是被‘名利’二字所断送了。我以前还不大懂，现在看来，真真不错。”

两人交谈片刻，天色已经大白，西湖上渔舟晓唱，隐隐传来了采菱的歌声，李治远远的吹了一声口哨，冯琳道：“嗯，我该走了！”年羹尧竖起耳朵，忽道：“谁和你同来？”冯琳道：“你管这个干嘛？”年羹尧道：“是不是那个叫做李治的小子？”冯琳愤然说道：“什么小子？他比你好得多！”提高嗓子应道：“嗯，李治哥哥，我就来了！”

年羹尧面上露出一种奇异的神情，忽然问道：“琳姑娘，你还记不记得，以前咱们的园子里有一个池塘，池塘里养有一对鸳鸯，你小时候，个子不够高，要我抱起你来看池塘里的鸳鸯戏水。”冯琳心中一动，却沉着面道，“你尽说这些无聊的话儿干嘛？”

年羹尧道：“想起这些小时候的事情，我真是后悔得很。”冯琳低声说道：“后悔已经迟了！”年羹尧叹了一口气，作出欲说还休的样儿，冯琳道：“你还有什么话，赶快说吧！我真的要走了。”语调渐转柔和，年羹尧道：“我但愿能再和你同在一处。想我幼读兵书，多少懂得些行军用兵之道，你们他日若举义师，我愿作毛遂自荐。”冯琳心中一动，心道：“年羹尧自是一个将才，若他是真心诚意的话，倒也未尝不可考虑。不如待我和李治哥哥商议，看是如何？”冯琳低首沉思，年羹尧又道：“你不相信我么？”冯琳抬起头来，和年羹尧的眼光触个正着，忽而心中一凛，只觉年羹尧的眼光中似乎含着无限奸诈，丝毫不能令人信赖。年羹尧又叹了口气，道：“嗯，你真是不信我了？”

冯琳道：“你能后悔很好，但这事我不能作主，待我见了吕姐姐后再替你说项。”年羹尧道：“那就不必说了。”冯琳举步欲走，年羹尧又叫道：“琳姑娘，还有一件小小的事情。”冯琳转身道：“什么事情，快说！”年羹尧道：“你不是做了无极派的掌门吗？那么这把剑你应该拿去，这是傅师祖当年用的宝剑，我既被逐出门墙，这把剑不应是我的了。”说得十分诚恳，冯琳心道：“是啊，我本该追缴回师尊的遗物，怎么倒反忘了！”走到年羹尧跟前，伸手接剑。不料年羹尧趁她双手伸出，胸前门户大开之际，倏然骈指一戳，“得”的一声，正正点中她胸口的“璇玑穴”，这“璇玑穴”乃是人身死穴之一，若被点中，立刻身亡。

原来年羹尧自知必死，一切绝望，已近疯狂，恨不得世界和他一同毁灭，尤其听冯琳两次提起“李治哥哥”，更是又妒又恨，心中想道：“这如花似玉的小姑娘，既不能为我所有，我也就不能让她为别人所有。我的武功虽失，点穴的方法却还记得，何不将她杀了，然后再行自刎。”

不料冯琳的穴道虽被点中，却只是身躯摇晃了两下，并不如年羹尧所愿，倒地身亡。原来点穴的功夫，必须配以指头的劲力，力透指尖，才能使敌人的血流突然停止。年羹尧武功已失，只有平常人的气力，而冯琳的内功已有造诣，若然遇着高手，点正穴道，那自是无法挽救，而今不过等于被普通的人，凑巧在穴道上戳了一下，虽然一阵疼痛，却是安全无事。

冯琳被年羹尧出其不意的用力一戳，呆了一呆，立刻明白了这是什么一回事情，气得玉手一扬，拍拍两记耳光，把年羹尧打跌地上。年羹尧目露凶光，“哇”的一声，吐出一口血水，两颗大牙。冯琳气得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久，才迸出一句话道：“你，你，你真是天下最狠毒的人！”伸手取了年羹尧的宝剑，拔出半截，忽又听得李治催走的口哨之声。

冯琳盯了年羹尧一眼，恨恨说道：“我不杀你，你也没有几天活了！”飞身追上李治，李治道：“天色已经大白，太阳也快出来了，你还不走，你看那边已有人来了！”

冯琳默不作声，随着李治飞快出城。一口气跑到郊外，李治道：“不是我不让你和他多说，我想年羹尧既被贬到此处看守城门，雍正这厮说不定会派有高手暗中监视，若有闪失，岂非不值？”冯琳放慢脚步，忽然说道：“李治哥哥，你能原谅我么？”李治笑道：“我若是胸襟狭窄之人，也不让你单独和他见面了。”冯琳面晕红潮，低声说道：“不是这个。我是说，是说……嗯，我老实对你说吧，我今朝在将见年羹尧之时，还有点惋惜之情……”李治不待她说完，便笑着接道：“他本来是个人材，却误入歧途，自寻毁灭，我也为他惋惜呢，还有什么值得提的？”冯琳道：“现在，我却一点也不惋惜他了！”说话之时，面色非常严肃，和她平常顽皮的样子不大相同，她像一下子长成了“大人”，懂得了许多事情似的。李治奇异的看了她一眼，对她的话意，似明白又似不大明白，只轻轻的点了点头，却也不再多问。

冯琳走后，年羹尧捧着被打肿的半边脸，挣扎着坐了起来，这时他胸中空空洞洞的，神经也似乎麻木了。早晨的冷风刮地吹来，年羹尧打了一个寒颤，双手捧着头颅摇了几摇，喃喃说道：“大约我真的错了？”摸摸头颅，向天狂笑，大声叫道：“大好头颅，被人斫去，岂不可惜！”楚霸王乌江自刎，犹是英雄！我岂可不如他？今日是天亡我也，既是必死，我又何必再活着让人凌辱？”双手捧着头颅，突然向城门一头撞去。

头颅未触城门，忽然被人抱着。年羹尧挣扎不得，睁眼看时，却是韩重

山和天叶散人，只见这两人面青唇肿，样子很是难看。原来他们追赶印宏与关东四侠，却遇着弘法大师，一顿禅杖将他们打了回来。

韩重山和天叶散人见年羹尧的样子，更觉难看，韩重山道：“喂，你的胡子和眉毛被谁剃了？我们走了之后，有谁来过？”天叶散人瞥见车辟邪的尸身，也间道：“是谁杀的？是你，还是敌人？”年羹尧哈哈大笑，大叫道：“都死了干净！”韩重山冷笑道：“皇上还不许你死呢！”年羹尧大叫道：“你们不许我做楚霸王？呀！我连楚霸王也不如了！”手舞足蹈，语无伦次，天叶散人道：“年羹尧疯了！”韩重山轻轻一推，年羹尧毫无反抗的力量，倾仆欲倒。韩重山吃惊道：“连武功也没有了！”天叶散人道：“年羹尧既然成了这个样子，咱们还是赶快把他押回京师去吧。”韩重山点了点头，当日就用八百里快马加紧，飞报皇帝，第二日便押他上京，有他二人押解，年羹尧就是想自杀也不成了。只是一路上胡言乱语，有时候呼唤儿子，有时又大叫冯琳。

年羹尧狂性大发之时，冯琳已离开杭州五六十里，冯琳并未料到他会发疯，想起他丑恶的样子，还是觉得一阵阵恶心。李治一点也不问她见年羹尧的经过，只是一路用说话逗她开心，冯琳渐渐也有说有笑了。

李治冯琳此行的路线，是想从浙江西入安徽，折入河南，回转邙山，两人脚程甚快，日头未落，已到天目山区，正转入山路，忽闻得山谷下有呜呜怪啸、暗器嘶风的声音，冯琳叫道：“血滴子！”李治登高一望，道：“原来是关东四侠被围住了！”冯琳看了一看，道：“咦，还有方今明和陈德泰呢，咱们下去救他。”两人拔剑疾奔而下。

原来弘法大师惩戒了年羹尧后，在回程中又打走了韩重山与天叶散人，印宏和尚本来是同关东四侠一同来的，而今事情已了，便和住持同回福建少林，关东四侠则往邙山找甘凤池和吕四娘。

至于方今明和陈德泰则是在途中相遇的，方今明自那次在雪魂谷恶战之后，与陈德泰一道养伤，成为好友，这次方今明来找年羹尧，要为“故主”报仇出气，陈德泰阻他不住，只得赶来接应，方今明被车辟邪赶走，垂头丧气，夜出杭城。陈德泰迎着他问道：“怎么，见着了年羹尧没有？”方今明叹了口气道：“见是见着了，但这个仇我也不再想报了。”陈德泰以为他是吃了败仗伤心，正想出言相慰，方今明道：“年羹尧说得不错，十四贝勒并不值得我为他卖命。”陈德泰奇道：“年羹尧说了些什么？你相信他了？”方今明道：“别的我不相信，他昨晚说的却不容我不相信。”将年羹尧所说的，关于十四皇子的阴狠手段，以“旗”制“汉”等等恶迹转述出来，陈德泰大笑道：“我们以前劝过你，你不听。想不到年羹尧倒做了你的教师了。”方今明颓然不语，这也难怪，他发现了十多年来，他要尽忠的“主子”，竟是全不值得尽忠的人，也就难免伤心了。

两人在路上遇到关东四侠，提到前往邙山之事，方今明慨然说道：“好，我也去！”陈德泰笑道：“你去做什么？”方今明道：“和你们一起去报仇呀。”陈德泰道：“你又说这仇不再报？”方今明道：“这回不是为十四皇子报仇，是为我们汉族自己人报仇呀！我以前恨极雍正这小子，现在也恨极他，但以前之恨和现在之恨又不同了！”陈德泰点点头道：“这个我明白，你不用多说了。”

于是方今明和关东四侠等一行人同往邙山，却不料雍正布置严密，除了派遣韩重山、天叶散人和车辟邪等人监视年羹尧之外，又派有哈布陀率领一

班血滴子在通往杭州的各处要道和山隘险要之处巡逻，两下相遇，众寡不敌，关东四侠这一班人被逼下山谷，凭着地形，负隅恶斗。

哈布陀是清宫的第一流好手，厉害非常，更兼那十多名血滴子也都是上上之选，所用的暗器“血滴子”（血滴子即因所用暗器得名）尤其厉害，玄风等人武功虽高，被困在山谷之中，却是突围不出。

正在吃紧，忽闻得山上一声叫喊，李治冯琳双剑齐下，哈布陀又惊又喜，叫道：“是琳贵人！”将血滴子机括一开，抛出去直取玄风，反身一跃，舞流星锤来捕捉冯琳，冯琳笑道：“你现在还想来欺负我吗？”把手一扬，一柄飞刀，闪电飞去，在半空中与哈布陀所发的血滴予相碰，双双落地，先解了玄风之危，再迎战哈布陀。

冯琳得了无极派的真传，武功已是大非昔比，只见她不慌不忙，宝剑一招“力划鸿沟”，挥了半个弧形，竟然将哈布陀的流星锤荡过一边，哈布陀吃了一惊，心道：“这野丫头怎么敢硬接我的神力？”振臂一舞，流星锤呼的一响，从左到右，拦腰横击，冯琳宝剑一缩往里一粘，又把哈布陀凶猛的攻势解开，哈布陀更是奇异，当下不敢大意，以一锤护身，一锤迎敌，紧迫冯琳。

其实冯琳的功力，还是比不上哈布陀，她接了两锤，胳膊酸痛，幸而所使的乃是傅青主当年所用的宝剑，虽比不上游龙断玉，也是五金的精华所炼，才不至被锤头打折，若然哈布陀一路强攻，冯琳还真抵挡下住。而今哈布陀半攻半守，正合冯琳路数，冯琳的无极剑法刚柔相济，守备得十分严密，更兼冯琳通晓各种旁门的武功，招式奇多，溜滑之极，哈布陀在五七十招之内，竟然奈何她不得。

这时，李治也已跃入敌人丛中，他的剑法乃是白发魔女这一派的嫡传，奇诡辛辣，天下无双，几个照面，就给他刺伤了两名血滴子，玄风等人精神大振，发一声喊，同时反击！

哈布陀被冯琳绊住，血滴子失了主脑，拦敌人不住，玄风左剑右拐，横敲直扫，激战中一剑削掉了一名血滴子的天灵盖，一拐又打折了一名血滴子的胫骨，朗月禅师也用酒浪喷瞎了一名血滴子的眼睛，血滴子纷然大呼，夺路奔走。

哈布陀见不是路，急忙舍了冯琳，镇着阵脚，大声叫道：“放暗器！”霎时间只见满空铁球飞舞，发出惨厉的呜呜怪叫之声，冯琳叫道：“来得好！”左右两手，各发六柄飞刀，将十二个“血滴子”暗器撞落地上，这夺命飞刀，以小克大，借力打力，在半空撞比自己体积大的暗器之法，乃是无极派的独门绝技，当年钟万堂就曾仗过这门绝技脱出血滴子的重围，冯琳施展出来，得心应手，十二个“血滴子”落地，还有几个则分别被玄风李治等打落，可是这样的一阵忙乱，哈布陀也率领那班血滴子退出谷口了。

玄风赞道：“好一个飞刀绝技！”冯琳微微一笑，道：“聊以赎当年误伤之罪。”冯琳初出道时，曾用飞刀误伤过“四侠”中的陈元霸，所以有此一言，玄风大笑道：“这点小事，我们都早已忘记了，亏你还记得！”陈元霸也笑道：“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后辈的英雄儿女，比咱们强得多了。”

一行人谈谈笑笑，同往邙山。玄风问道：“你的姐姐呢？”冯琳道：“她两年前和唐晓澜同回天山去了。”朗月禅师道：“你们两人相貌之似，真是世间少有。若不是你刚才先说了那一番话，我们也不知道你是冯瑛还是冯琳。见了你，我们就想到你的姐姐，可惜她远在天山。”冯琳黯然说道：“我也

想念她呢。可惜路途这么遥远，想托人捎个信也不方便。若然她得知年羹尧失势侍毙之事，不知该如何欢喜呢！”

冯琳可没有料到，冯瑛和唐晓澜这时也正在赶返邙山的途中，不过一个是从西北出来，一个是从浙江西上，彼此的路途不同罢了。

唐晓澜经过了那场大变之后，心中甚是抑郁，回到天山之后，沉默寡言，只是虔心练剑，易兰珠颇感奇怪，私下里也问过冯瑛，冯瑛并不隐瞒，将一切都告诉了易兰珠。易兰珠叹口气道：“我们七剑之中，当年也曾有几位累于情孽，连一代奇侠的凌未风叔叔也不能免。但愿你们将来也像我的凌叔叔和刘郁芳一样，在经过许多劫难之后，化除魔障，不过这种事也勉强不得，老是放在心头，反而苦了自己。”易兰珠是过来人，也不用说话去劝唐晓澜，只专心教他武艺，渐渐将他的心思引开，唐晓澜在天山住了一年多，补习本门的武功，将以前未曾学的，全都学了。

一日，易兰珠将唐晓澜叫来，道：“你的武功，如今已尽得天山心法了，我今正式准你列入门墙，不再是挂名弟子了。”唐晓澜大喜叩谢，易兰珠道：“天山一派，代出英豪，你正壮年，未宜归隐。明日再和你瑛妹下山，往助吕四娘和甘风池吧。”唐晓澜虽是难舍，但想想师傅说的话乃是正理，于是第二日便和冯瑛拜辞师傅，再下天山。

两人间关跋涉，重入中原。唐晓澜虽不似两年前那么忧郁，却仍是拘谨自恃，不敢与冯瑛涉及儿女之情。

走了三个多月，经过大漠流沙，穷山恶水，两人又回到了河南，路上听人谈起年羹尧失势之事，传说纷坛，也不知是真是假，两人心情更急，恨不得立即见着吕四娘。

这日路过嵩山，嵩山上一大片烧焦了的山头，新的树木又已稀稀疏疏的长了起来，抽条发叶。唐晓澜十分感慨，吟道：“枯树逢春犹再发，江山历劫剩新愁。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冯瑛道：“天色晚了，不如就在嵩山歇一宵吧，我也想凭吊一下那烧剩的古刹呢。”

唐晓澜和冯瑛步上嵩山，只见一片瓦砾，被风雨磨洗，已渐渐和山上的泥上混做一回，残砖破瓦不可分辨，上面还长起了青苔。唐晓澜叹道：“千年古刹，付之劫灰，可叹可恨。”冯瑛笑指着瓦砾上的青草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何须慨叹。”两人沿着少林寺的遗址一路走去，在山坡上发现一间烧了半边的破寺，唐晓澜道：“咱们就在这里歇宿一宵吧，嵩山与邙山相距不过三百多里，再走两天，便可到了。”

两人从已崩塌了大半边的后墙，跳入破寺，摸入殿中，忽听得有人问道：“你们是谁？”这声音颤震急促，显得中气不足，但却别具一种威严。唐晓澜推门进去，只见地上烧着一堆火，旁边躺着一个人，面上似带病容，但双眼张开，却是光芒外露，炯炯有神。

唐晓澜道，“我们是过路的客人，先生贵姓？”那人本已欠身半坐，盯了二人一眼，又睡下去，对唐晓澜的话竟不理睬。冯瑛好心问道：“客官可是有病么？”那人眸子半张，道，“我睡意正浓，请你们别打扰了。”冯瑛道，“若然有病，我们随身还带有一点丸散，也许合用。”那人道：“叫你们别罗唆，你们怎么老是爱管闲事？休说我没病，有病也不要你医。”扯过被头，盖过头面，冯瑛见他无可理喻；不再言语。唐晓澜却留神到他头顶上有热气散发出来，吃了一惊，心道：“这人内功深湛，想必是受了暗伤，现在正用内功自疗，咱们真不该去打扰他。”扯了冯瑛一下，两人自在殿角靠

墙歇息。

过了一阵，那人鼾声已起，外面忽又有谈笑之声，唐晓澜一望，只见有两人跨墙而入，不觉啊呀一声，与冯瑛同时站了起来。

来的乃是父女二人，正是曾到杨仲英家寻仇，与冯瑛曾经两度交手的唐金峰与唐赛花。原来自两年前唐金峰接受了吕四娘的调解后。便带女儿到各处散心，最近在朱仙镇收了女婿王敖的遗骨，想带回四川迁葬，今日经过嵩山，路无客店，也寻到这个破刹来歇宿。

唐晓澜见是他们父女，颇感尴尬，恭恭敬敬的问安道：“唐老前辈，你好？”唐金峰鼻子里哼了一声：“好！”唐赛花瞪了他们一眼，手摸暗器囊子，唐金峰低声道：“大丈夫出言必守，他们不是恶意，不准你再多事。”虽说如此，唐金峰自己也是对冯唐二人扳起脸孔，爱理不理，似乎极不愿意和他们攀谈。

唐赛花道：“爹，这里还有一个人。”冯瑛道：“这位客官有病，正在熟睡，别吵醒他。”唐赛花撇了撇嘴，脸儿扭过一边，嘴里咕嘟说道：“谁跟你说话？”冯瑛讨了个老大没趣，赌气再不说话。唐金峰小声对女儿道：“那小丫头说的也有道理，这里不比客店，吵醒了人，不好意思。”眼睛盯着那个“病人”，脸上越来越露出惊诧的颜色。

唐赛花悄声问道：“爹，你看出什么门道来了？”唐金峰道：“此人身怀绝技，绝不是寻常之辈。”正想设法结纳，忽闻得寺外又有脚步之声，只听得一个孩子的声音先叫道：“我不住这个破庙。”接着是“啪”的一声，好像是有人在那孩子的屁股上打了一下，大声骂道：“你还充什么少爷。有破庙你住已经算是好了，难道你还想住宫殿吗？”另一人道：“要住宫殿也不难，总有得你住的，只恐你住不长久。”这人“嘭”的一脚踢开庙门，蓦然发觉里面有人，说话顿然煞住。

唐晓澜冯瑛与唐家父女的眼光齐向外面注视，只见进来两个大人，一色青衣，腰挎朴刀，作武士打扮，带着一个衣着华丽的孩子，孩子约莫有四五岁的样子，生得头角峥嵘，眉清目秀，十分可爱。但却紧闭着嘴，好像受了许多委屈的模样。

那两个青衣武士喝道：“都是些什么人？”唐晓澜答道：“过路的客人。”唐金峰却冷冷说道，“荒山古刹，谁都可以借住，你有你住，我有我住，你管我是什么人！”那两名武士向他横扫一眼，唐金峰傲然冷笑，瞪眼相对，那两名武士见他童颜鹤发，精神健烁，双目炯炯有光，显然是内功极有造诣，相对望了一眼，轻轻骂了一声：“好个利口的老儿！”却也不敢多事。

那“病人”听得吵闹之声，打了一个呵欠，抬起半身，露出头来，看了那两个武士一眼，又睡下去。行在前头的那个青衣武士道：“让开些儿，老爷要烤火！”唐晓澜看不过眼，道：“这是人家生的火呢！”那武士道：“要你多管闲事！”伸手向那“病人”一推，忽地“咕咚”一声，几乎跌入火堆，愤然骂道：

“是什么东西绊了老子一跤？”唐赛花格格的笑个不停，唐金峰道：“强梁霸道，必遭天谴。这叫做活报应，老天爷也有眼睛。”

那名武士大怒，手抄刀把，唐金峰又冷冷说道：“我是泛论，又不是说你，你要动武么？小老儿也愿奉陪！”唐晓澜和冯瑛也都站了起来，那两名武士见唐家父女带着暗器青囊，唐晓澜腰悬的剑匣，又隐隐透着宝光，心道：“这四人都是会家，看来欺负不了。”顿时软了下来，搭仙笑道：“出门人

到处与人方便，何必生这么大的闲气？”在近火堆的地方铺了一张毛毡，和孩子一同躺下。

那孩子见唐家父女与那武士针锋相对，毫不畏惧，甚是高兴，躺下一阵，忽地又跳了起来，猴儿似的一下子跳到唐赛花身边，指着她的弹弓问道：“姑姑，你也会打弹弓吗？前两个月他们刚刚教我，后来又不教了。姑姑你教我好吗？”那两名武士同声叱道：“不准多嘴，快回来睡！”唐赛花对这孩子十分喜爱，回骂道：“小孩子喜欢说话，又不伤了你的皮毛，这么凶做什么？”那武士道：“我管孩子关你什么事？哼，你回不回来？”唐金峰忽问道：“喂，好孩子，告诉公公，这两个人是你的什么人？”

那两名武士眼睛睁得铜铃似的，两人四眼，圆鼓鼓的瞪着孩子，那孩子张开了口，刚说出“他，他们……”几个字，便立即收住，唐金峰叹了口气，道：“好，你回去吧。”唐赛花牵着孩子的手，仍然舍不得放，唐金峰道：“让他回去，不要累他受责骂了。”那孩子本来是活泼泼的，顿然变得萎缩无神，低头鼓气，回到了武士的身边。

唐金峰十分纳罕，心中想道：“这两个武士显然不是孩子的父亲，看这孩子衣裳华贵，倒像是官宦人家的子弟，莫非这两个武士乃是他家的护院或镖师，送孩子到他父亲的衙门去的？但若是这样，这孩子又不应如此畏惧他们，这两个家伙也不应对他如此凶法。”饶是唐金峰见多识广，怎是猜想不透。

也怪不得唐金峰猜想不透，原来这孩子竟是年羹尧的儿子年寿（年羹尧怕他短命，所以给他取了这么一个俗气的名字）。年羹尧托给曾静，又派了两名心腹的武士去监护，用意原是恐防自己失势之后，江湖上的好汉会加害他的儿子，那料欲加害他儿子的却不是江湖上的好汉，而是自己的心腹。

原来曾静自那次在蒲城给吕四娘嘲骂了一顿，良心有愧，回家之后，越想越觉难过，竟然生起病来，年老体衰，缠绵病榻，虽然药石纷投，兀无起色。匆匆过了三年，年羹尧失势的消息传来，曾静抚养看年羹尧的孩子更是担忧。不久，关于年羹尧的消息越来越坏，最后竟听到他连降十八级，被贬到杭州去看守城门，而京中的家属也给收禁了。这时，那两名心腹的武士便生了异心，想把这孩子带到京中领赏，怕曾静不从，对他大施恐吓，曾静本来是个胆小的人，更兼是久病之身，被他们一吓，竟然活活吓死。两个武士便带了年羹尧的孩子，兼程赴京。但他们既怕江湖上的好汉，更怕宫中的卫士半途邀截，抢了孩子领功，反治他们年羹尧党羽之罪。所以一路上也专觅小路行走，希望入京之后，秘密出首。

却不料这晚在古刹投宿，遇着了唐金峰父女。唐赛花青年丧夫，膝下无儿，一见这个孩子，甚是投缘，极为喜爱。孩子被武士唤回之后，便嘀嘀咕咕的和父亲商议，纵恿父亲把孩子抢过来。她的理由是：既然能断定这两个武士不是孩子的亲人，那么就不该让孩子被他们凌虐。唐金峰被女儿说得心动，便想法向那两个武士挑衅。

年寿睡下不久，忽然在梦中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叫道：“不要打我，不要打我！”伴着他睡的那名武土，“啪”一声又打在他的屁股上，骂道：“小猴儿，睡也睡得不安静，谁打你了？”唐金峰一下子跳起身来，喝道：“不要脸的东西，欺侮孩子。你还问谁打他，不是你打他么？”那武士怒道：“好哇，我见你多长几岁，处处让你，你倒管起老子们的闲事了？”

唐金峰冷笑道：“我专管闲事，你怎么样？好孩子过来，公公疼你！”

那名武士勃然大怒，一掌推去，唐金峰早有防备，衣袖一甩，呼的一下，扫到那武士的面上，热辣辣的不啻打了他一记耳光。痛得他哇哇叫道：“老匹夫，你作反了，吃我一刀！”抽出刀来，搂头便斫，唐金峰呼呼两掌，将两名武士一齐迫开，正要出手抢那孩子，忽地里外面响箭呜呜乱响，接着天空现出几道蓝色的火光，唐金峰和那两名武士住手不斗，只听得响箭过后，便是一片嘈杂的人声，那武士叫道：“不好，咱们给强盗包围了！”

唐金峰哈哈大笑，道：“你怕强盗？我保护你！把孩子先交给我！”唐金峰自恃和黑白两道都有交情，提起四川唐家的名头，江湖上有点名气的人无人不晓，是以傲然不惧！

外面的人大声叫道：“是这里了！”只听得“轰隆”一声，寺门立刻撞开，外面黑压压的堆满了人，唐晓澜与冯瑛大吃一惊，为首的竟是清宫的首席武土、西藏红教的第二高手额音和布。

那两名武士见是官军，大喜叫道：“喂，是自己人！”额音和布喝道：“什么自己人，报上名来！”额音和布的手下，有人认得他们是年羹尧的心腹武士，对额音和布说了，额音和布圆睁双眼，一扫殿堂，忽冷笑道：“好哇，你们想作反了，和叛逆勾结一起，是不是想为你们的‘大帅’报仇？”那两名武士急道：“不，不！我们是带年……”“羹尧的孩子”几字还未出口，已给额音和布一手一个提了起来，掷给随从缚了，孩子哇哇哭喊，唐金峰一手抢了过来，抱在怀中。

额音和布一跃进门，喝道：“你这老儿又是何人？”唐金峰翻出绣有唐家标记、青狮为号的暗器囊道：“看你身手非凡，连我的记号也认不得么？”唐金峰死去的那女婿王敖原在公门中当差，他自己和御林军的统领张维也是朋友，许多有名的捕头还是他的后辈，他以为来的是河南巡抚衙门捕盗的公差，所以倚老卖老。不料额音和布来自西藏，连唐家的名头也未听过，听了唐金峰的话，“哼”的一声，反手一抓，向唐金峰便下杀手！

唐金峰左手抱着孩子，右掌往外一挥，噼啪一声，唐金峰身子摇摇欲倒，额音和布小臂一圈，左手一招“弯弓射雕”，直插咽喉，右手屈起五指，迳击天灵盖要害。这两招是红教中的取命绝招，十分厉害，唐金峰的功力本就不如额音和布，且又抱着孩子，更是无法抵敌，他一个“退步横肱”，勉强化解了敌人插向咽喉的招式，头顶天灵盖却暴露在敌人五指之下，看看就要给额音和布击穿！

唐赛花大叫一声，飞身扑上，忽听得呼的一声，两条人影已先自从她身边抢过，还未看清，只听得额音和布哼了一声，唐金峰踉踉跄跄的奔出数步，一跤跌倒地上。

正是：荒山腾杀气，古刹伏危机。欲知唐金峰性命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佳节闹元宵 宫中喋血　御河逃大侠 水底潜踪

唐晓澜与冯瑛双剑出鞘，一掠而上，二人身法快极，后发先至，反抢在唐赛花之前，左右分袭。额音和布迫得回转身躯，连环双掌，解开冯唐二人的攻势，这刹那间，唐金峰已脱出身来，但因震荡过甚，一跤跌倒在地上。

唐赛花这才赶至，失惊问道：“ 爹，你受伤了？ ”唐金峰翻身坐起，左手仍然紧抱着年羹尧的孩子，急声说道：“ 没事。你快替我抱这孩子，紧靠我的身边，千万不可乱动。 ”待女儿接过孩子，立刻盘膝坐在地上，双眼炯炯，似斗场的公鸡一样，注视敌人。

额音和布被冯唐迫退，吃了一惊，心道：“ 这两人剑法又高多了！ ”不敢空手对敌，取出拂尘，一扬一绕，两柄宝剑，竟然都给缠着，迫不近身。额音和布哈哈大笑，那料笑声未毕，忽听得“ 卜勒 ”几声，拂尘竟然断了几根。霎时间寒光疾射，两口明晃晃的利剑，同时迫到面门！

额音和布的拂尘，乃是用西藏牦牛的尾缠绕白金而成，坚韧异常，本来也是一件宝物，更加上额音和布内功深湛，力透拂尘，可软可硬，平时他用这柄拂尘夺取敌人兵刃，确是得心应手，无往不利。但唐晓兰的游龙剑与冯瑛的断玉剑都是削铁如泥，吹毛立断的宝剑，两人虽然一时之间被额音和布的内力迫着，不能移动，但立即便运用天山剑法的“ 柔劲 ”，剑尖微颤，削断拂尘，突围而出。若非这拂尘也是宝物，削断的还不止这几根。

额音和布虽然知道敌人双剑不是凡品，但却料不到如此锋利，一惊之下，双剑已到面门。幸他武功已达登峰造极之境，肩头微动，左掌一挥，冯唐二人被他掌力一震，身形稍歪，剑尖落点斜偏，双剑交插，从他肩头两边穿过，却没有将他刺着！

额音和布带来的卫士发一声喊，纷纷围上，额音和布瞧了一眼，见拂尘被削断的不过几根，冷笑一声，随即喝道：“ 这两个小辈插翅难飞，你们将这庙里的人都给我捉了，仔细搜索，一个也不许漏！ ”卫士们知他不用帮手，便围上去捉唐金峰父女。

唐金峰仍然盘膝坐在地上，若无其事，唐赛花则抱着孩子，坐在父亲身后，她比父亲低半个头，身躯恰恰被父亲遮着，也是动也不动，还低声的哄那孩子，叫他不要害怕。

卫士们见此情形，倒不敢骤然冒进，领头的人骂道：“ 你这老儿，捣什么鬼。 ”唐金峰双眉一扬，目光如炬冷冷一笑，却不答话。这时额音和布又已和冯唐二人斗了六七招，斜眼一瞥，大怒骂道：“ 你们这班脓包，还要等我来动手么？ ”领头的卫士扬刀疾进，至距离唐金峰一丈之处，忽然大叫一声，翻身便倒，在地上惨叫狂嗥。其中有识货的叫道：“ 不好，这是唐家的歹毒暗器丧门钉！ ”话声未完，又有几人倒在地上。

唐金峰冷笑道：“ 这番狗不知我的来历。难道你们也不知么？ ”额音和布带来的卫士满汉参半，汉人卫士中大半知道唐家的来历，有人叫出声道“ 你是唐二先生么？ ”唐金峰傲然说道：“ 你们既知道我的来历，还不乖乖给我滚出去！卫士中有两个是额音和布的徒弟，大声叫道：“ 我不怕你的暗器！ ”各把手中兵刃，挥成一道圆圈，这两人功力甚高，竟把唐金峰打出来的三口丧门钉震落在地，正在洋洋得意，忽然眉心剧痛，惨叫一声，两人四眼，全给打瞎，还有两名跟着扑进的满洲卫士，手腕关节之处突然似给蜈蚣咬了一口，又痛又酸又麻，手上的兵器竟自掌握不稳，　的掉在地上，汉人卫士中

有识货的又惊叫道："决退，这是白眉针！"

四川唐家的暗器天下无双，其中尤以丧门钉和白眉针最为厉害，丧门钉专打人身要害穴道，中暗器的痛楚非常，但却无毒，拔出铁钉，解开穴道之后，仍然可救；那白骨针则细如牛毛，被射中的人并不觉痛，但却含有剧毒，少则三日，多则七天，白眉针便顺着血管进人心窝，无法可救。汉人卫大见他使出这两种暗器，个个心惊，不约而同都退出数丈开外！

满人卫士死伤了几人之后，也都纷纷退后。额音和布叫道："他用暗器，你们不知道用暗器么？哎呀，哟！"原来他正在剧斗之中，这一分心，被冯瑛一剑从他肩头削过，削去了一片皮肉。

白眉针不能及远，卫士们退到数丈之地，纷纷发出暗器，唐金峰大笑道："鲁班门前弄大斧，好，看我的！"改发丧门钉毒蒺藜等份量较重的暗器，又把卫士们再迫退一丈之地，卫士们发来的暗器，射到他的面前已是无力，被他或闪或接，随接随发，片刻之间，地下便撒满暗器，飞刀、飞镖、袖箭、铁莲子、丧门钉、毒蒺黎，什么都有。卫士中又有几人受伤，但仍然与他相持，满空暗器，发个不停！这样一来，虽然卫士们受伤较多，但唐金峰也形势甚危，他暗器上的功夫虽是天下第一，但敌人众多，暗器如蝗，若然稍有疏神，那便不堪想像！

酣斗中，冯瑛听风辨器，见唐金峰形势不佳，疾攻两剑，抽身便退，叫道："晓澜，你用须弥剑法，紧守些时，我去帮忙唐老公公。"唐晓澜道："好，你快去！"剑法一变，游龙盘头盖顶，左右飞舞，霎时间，但见银光匝地，紫电飞空，唐晓澜整个身子就如藏在一幢青色光幢之内，额音和布抢攻数招，有如碰到铜墙铁壁，无法攻进。额音和布大怒，运足内力，连发数掌，唐晓澜人在光幢之内，给震荡得晃个不停，剑法却仍丝毫不松懈，迫切之间，额音和布兀是奈何他不得。

冯瑛抽身一退，脚尖点地，使个"紫燕腾空"的身法，呼的一声，从卫士们头顶飞越，她身上穿有钟万堂所送的防身宝甲，满空暗器碰到她的身上，纷纷落下，一瞬间，她已落到了唐金峰父女的身边。

卫士们见暗器伤她不得，大是惊奇，唐金峰看了她一眼，点了点头，意似甚为感激。冯瑛不惧暗器，把宝剑舞成一道银虹，拦在唐金峰的面前，将敌人发来的暗器纷纷磕落。唐金峰则腾出手来，用丧门钉打敌人的穴道，这一来，又将卫士们迫退数步，双方仍是僵持。

唐晓澜单独对付额音和布，只有防守之功，却无反攻之力，额音和布松了口气，连发数掌，将唐晓澜迫得步步后退，猛然纵身一跃，双掌斜飞，从暗器丛中穿过，满空暗器给他的掌力震得左右纷飞，冯瑛大吃一惊，短剑反手一刺，唐金峰也变了面色，将份量重的毒蒺藜打去，但见额音和布身形一歪，从他们的侧边穿出，头也不回，迳自扑到佛像下面那个"病人"的身边。原来额音和布并不是来捉唐金峰父女，而是从他们身前闯过，要去捉那个"病人"。

佛像下那堆火已经熄灭，火烟刺目呛喉，额音和布冷笑道："贝勒爷，你何苦在这里受罪，还是随奴才回宫去吧！"伸手揭那病人的被盖，忽听得"啪"的一声，额音和布面上着了一下，饶是他练有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面上也热辣辣作痛。额音和布反手拿住了那人的手腕，使劲一拖，那人翻身坐起，大声说道，"好好，我早知允祯不会放过我了，你此来只是为我么？"额音和布道："皇上专诚请贝勒回京。"那人道，"既然如此，你把这对父

女放走吧！”

这一下大出众人意料之外，两方的暗器交锋，也暂时休止下来。唐晓澜凝神注视，只见那“病人”虽是形容憔悴，却自有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仪，猛然省起，这人原来就是自己以前在皇宫中曾经见过面的九皇子允禟。

只听得“卡嗤”一响，额音和布将九皇子的腕骨扭断，将他双手反剪，锁了起来，躬身说道：“只要他们不与我为难，奴才自当遵命。”原来雍正根基已固之后，第一步将众皇子的羽翼剪除，第二步便将以前敢于和自己争夺皇位的兄弟一一借题杀掉，其中九皇子允搪与十皇子允■，精通武功，闻风先遁，额音和布此番千里追踪，所为的就是允禟。至于唐晓澜诸人，不过是偶然碰着罢了。额音和布心想：唐晓澜与冯瑛剑法精妙异常，那老儿的暗器也十分厉害，缠斗下去，只恐反有意外，所以允禟提出，叫额音和布将他们放走，额音和布也便乐得做个顺水人情。

唐金峰大为惊愕，心中暗道：“原来当今皇上这样无情，骨肉尚且相残，何况外人。我以前让女婿在公门当差，即算不死于非命，也断不会有好的下场。注目看时，但见允禟痛得黄豆般大的汗珠，滴了下来，却咬着牙根抵受，不哼一声。额音和布又躬身说道：“时候不早，请贝勒走吧！”

允禟忽地一声惨笑，大声说道：“你们都看见了，但愿今后生生世世，大家都不要生在皇家！”唐晓澜一闻此语，入耳钻心，手按宝剑，便想冲出。冯瑛在他身边低声说道，“你早已不是皇家的人了，我们谁也没有把你当做皇子，身世之恨，早该忘掉。此人以前与允祯争位，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何必为他拼命？”唐晓澜叹了口气，道：“我不是想救他，我，我……”心情复杂之极，难于解释，说了一半，说不下去。

额音和布拉着允禟，缓缓走出，忽有一名卫士指着唐金峰所抱的年寿说道：“禀大人，这是年羮尧的孩子。刚才那两人便是年羮尧的心腹武士。”唐金峰这一惊更甚，望着怀中的孩子，只见这孩子吓得面青唇白，叫道：“公公救我，我不去，我不去！”

额音和布哈哈大笑道：“真是好机缘！”扫了唐金峰一眼，喝道：“兀那老儿，你是年羮尧的什么人？”唐金峰道：”什么都不是。”额音和布喝道：“既然如此，把那孩子给我，饶你不死！”年寿“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唐赛花急道：“爹，不要交给他们。”

额音和布勃然作色，正要发作。忽听得寺外一阵叮叮的铃声，传了进来，接着连声惨叫，冯瑛大喜叫道：“武老前辈来了！”额音和布大怒，跃出寺门，在月光之下，只见一个江湖郎中，右手提着虎撑，左手摇着铜铃，直向自己走来，门外几个把风的侍士都已被他打倒了。

额音和布瞪目喝道：“什么人？给我站着！”来的正是武琼瑶的弟弟武成化，只见他冷冷一笑，道：“好大的架子！你要问我是谁吗？我是替你招魂的使者！”摇起铜铃，叮叮作响。额音和布大怒，呼的一声，左掌推出，武成化身形毫不晃动，哈哈一笑，提起虎撑，迎头便打，额音和布拂尘一绕，将他虎撑缠着，却仍是给他迫退两步。额音和布大惊，暗运内力向旁一扯；武成化也吃了一凉，他的虎撑虽没脱手，但也不能随心所欲，直打过去。两人各运内力相斗，大家都知道碰到了顶尖儿的高手，一时之间，谁也无法奈何。

冯瑛飞步抢出，叫道：“武老前辈，你来得好！”武成化道：“这厮恃着人多，斯负了你么？”冯瑛笑道：“他还没有那么大的能耐。”转面对额

音和布道：“你还要再斗么？”额音和布将拂尘一收，横跃三步，道：“好，彼此罢手，日后再见，我可不饶你了。”冯瑛笑道：“那就以后再瞧吧。”武成化横目扫了额音和布一眼，道：“如此武功，可惜可惜，”额音和布怒道，“什么可惜？”武成化道：“了因的下场，难道你不知道么？”额音和布正是雍正聘来补了因之缺的，闻言一凛，提起拂尘，武成化道：“是不是还要与我打个痛快？”额音和布一言不发，把手一招，带了卫士们疾下山去。允搪被扭断腕骨，支持不住，已痛得晕蹶过去，也被卫士背下山了。

武成化笑道：“我听说你们再下天山，料你们必然要去找吕四娘，却想不到在这里相见。你师父好吗？”冯瑛道：“咱们且先别谈，去瞧瞧唐金峰吧。”武成化道：“唐金峰是谁？”冯瑛道：“一位武林前辈，暗器天下无双。”武成化道：“哦，那是四川唐家的人了，你怎么会认得他？”

边说边走进庙中，只见唐金峰仍然盘膝坐在地上，而色灰白。唐赛花抱着年寿，愁容满面，小声问道：“爹，你怎么了？”唐金峰微微一笑，道：“好在保得这孩子的小命儿。我不中用了，你抱他回去吧。我认他做外孙。”唐赛花泪如雨下，道：“爹，你受了什么厉害的伤吗？咱们药囊中有的是好药。”唐金峰苦笑道：“什么药都没有用，我受了那厮掌力震荡，又苦战了这些时刻，力竭神疲，有如油尽灯枯，哪是药物所能救治？”冯瑛忽接口道：“我就有药物可以救治。”唐赛花大喜，顾不得以前的仇恨，忙道：“那么请你赶快救吧。”唐金峰意似不信，问道：“什么药物？”冯瑛取出一个小小的银瓶，倾出三粒碧绿色的药丸，顿时清香扑鼻，精神为爽。冯瑛将药丸递给了唐金峰，说道：“这个是用天山雪莲配制的碧灵丹，补气旺血，疗毒解伤，最是有效。以你老人家根基之好，得它固本培原，不但性命无扰，武功也不至于有所减损。”

唐金峰将三粒碧灵丹咽下，只觉一股清凉之气，直透丹田，笑道：“天山雪莲，名不虚传，果然是灵丹妙药。”年寿眼瞪瞪的望着唐金峰，冯瑛道：“孩子，你的小命儿，是拾回来了，你知道该怎样道谢吗？”年寿极为乖巧，走下地来，先跪在地上，对唐赛花磕了三个响头，叫了一声“妈妈”。唐赛花喜得眉开眼笑，连道：“乖儿子，乖儿子。”年寿又对唐金峰磕了三个响头，叫道：“公公。”唐赛花笑道：“该叫外公。”唐金峰一笑将他搂入怀中。

唐晓澜道：“这孩子很像他的父亲，聪明得很。”冯瑛道：“但愿他不要全像父亲。”武成化与唐金峰寒暄几句，各道仰慕。武成化看看天色，只见曙光微露，笑道：“我们要先走一步，你再打坐一个时刻，气力便可恢复，恕我们不再陪你了。”唐赛花一再向冯瑛道谢，唐家父女与冯家姐妹之间的仇恨，这才真正解消了。

武成化和冯唐二人在晨光中走下嵩山，武成化道：“你们是赶去邙山吗？”冯瑛道：“正是。我的妈妈也在邙山，你知道吗？”武成化笑道：“你的妈妈已不在邙山了。你要见她吗？”冯瑛惊道：“可是出了什么事情？”武成化笑道：“本来要出事情的，可是现在没事了。雍正这小子好狠，在削了年羹尧的兵权之后，对各地志士搜捕更严，他探出邙山有豪杰啸聚，便派大军围山，幸而吕四娘早得消息，叫我送你的母亲、外公和张天池等人到天山去。”唐晓澜道：“这样安排很好，他们都是半生患难，也该安度晚年了。武老前辈，你在哪儿见着吕四娘的？”武成化道：“在京城附近。吕四娘想入京刺杀雍正，但京都防范极严，一直没机会下手。我本来是想寻找李治的，

遇见了吕四娘，才知他们已去了四川。”冯瑛道：“那么我的妈妈现在哪里？”武成化道：“我们在路上分批行走，我替他们打前站探路，昨晚经过嵩山，他们就在山下一家人家住宿。”冯瑛大喜，当即和唐晓澜去拜见母亲，见面之后，自有一番亲热，不必细表。

冯琳李治与关东四侠等人走了一个多月，到达邙山，但见山上一片瓦砾，不但这几年来所建的房屋都全烧了，连独臂神尼以前所住的尼庵也已荡为平地，众人目瞪口呆，只道是火烧嵩山少林寺的一幕，重演于邙山，冯琳李治尤其着急，忽闻得丛林茂草之间，山禽乱鸣，卜卜飞起，转瞬间半空呼呼声响，只见两只大鹏鸟一黑一白，双翅张开，如磨盘大小，飞了下来，在众人头顶上低飞盘旋，玄风道长叫道：“这是独臂神尼当年所养的两头大鹏，想不到如今还在。”那两头大鹏盘旋一阵，又向山腰飞去，柳先开道：“这两头鹏鸟，甚有灵性，它们可爪裂猛虎，但见了熟人，却从不侵犯。我们到过几次邙山，它们定然认得。看它们这样低飞鸣叫，好像是向主人报讯一般，难道还有人在邙山之上么？”

众人随着大鹏所飞的方向走去，走到山拗峡谷之处，蓦然开朗，但见野花遍地，古槐夹道，对面山峰倒挂下来的瀑布，喷珠溅玉，在丽日照射之下，幻成七彩。玄风道：“从这里过去，就是独臂神尼的墓地了。想必是因这里山势绝险，官军窥望无人，又无房屋，所以就不下来放火了。”说话之间，忽然听得一声长笑，吕四娘与冯瑛突然出现，笑道：“我道是什么人，原来是你们来了。”唐晓澜也跟着走了出来与众人相见，俱都大喜。

吕四娘道：“邙山是上个月被烧掉的，官军见山上空无一人，放火之后，便算了事。我师傅的陵墓得以保存，实是邀天之幸。我料冯琳她们必还要回来，所以独自回山，一来看望陵墓，二来等候客人，想不到却先等到晓澜和冯瑛，然后才是你们。”

各人寒暄已毕，玄风问道：“女侠新自京城回来，可有什么消息么？”吕四娘笑道：“消息是有，不过这消息想必大家都已料到的了。”玄凤道：“可是年羹尧被处死了么？”吕四娘道：“正是。那年羹尧被押回京师之后，杭州将军陆虎臣的弹章也跟着奏上，墙倒众人推，朝中大臣你一本我一本，都是弹劾年羹尧的，把那些弹章所列的罪状总计起来，你们猜猜看有多少？竟然有九十二条之多！”冯琳咋舌道：“嗯，这么多！”吕四娘道：“雍正亲下谕旨，说他有大逆之罪五，欺罔之罪九，僭越之罪十六，狂妄之罪十三，专擅之罪六，贪赎之罪十八，忌刻之罪六，侵蚀之罪十五，残忍之罪四，你们算算看是不是九十二条？”唐晓澜笑道：“你居然记得这样清楚？”吕四娘道：“那道‘上谕’也是妙文，其实对雍正来说，何必如此啰唆，这九十二条大罪合起来不过一条：功高震主而已。可笑雍正还要假惺惺，‘圣旨’下来说，年羹尧犯了九十二条大罪，按律本该凌迟处死，但姑念他平青海有功，着交步军统领监赐自裁，他的父亲遐龄则褫夺爵位，免议处分。可怜那老头儿父凭子贵，无端端做了几年一等公，正在欢喜，忽而经此一场打击，在年羹尧还未被处死之前，己先吓死了。至于年羹尧所有的家产，全被查抄入宫，这更不在话下了。雍正还说他这样处置是宽宏大量到了极点，要年羹尧临死之前，向他上表谢恩。”玄风道：“不是听说年羹尧已疯了吗？他还能写那样的谢恩表？”吕四娘道：“自然有人代写，官书文献，大半都是如此虚假的，有何稀奇？”众人不觉大笑。

吕四娘又道：“年羹尧刚被处死，雍正怕人心不服，所以防范特别严密，

我探过两次皇宫，宫中殿宇如云，根本不知他躲在哪里，第二次探宫时被高手发现，立被围攻，还几乎脱不了身。”玄风道：“刺杀万乘之君，谈何容易！依我的愚见，最少还要多两名轻功绝顶、武功精湛的高手同去，也许还有机会。”

吕四娘笑道：“是呀，所以我才在这里等候你们。冯瑛冯琳这两年武功大进，轻功尤高，就让我们三姐妹去好了。”玄风拍掌笑道：“妙极，妙极，巾帼胜须眉，我们且等着看三侠大显神通，永留佳话。嗯，这两个小淘气呢？”众人一看，不见冯瑛冯琳，吕四娘笑道：“她俩姐妹一定是背着人去说体己儿了，阿瑛——阿琳！”山谷传来回声，冯瑛远远答道：“就来了！”

吕四娘料得不错，她们果然是去说体己的话儿，冯琳把姐姐拉到绿荫深处，悄悄问她和唐晓澜到底如何？冯瑛默然不语，被妹妹问得急了，眼圈一红，嘟着嘴儿答道，“我还是对他如同叔叔一样。”到冯笑道：“不见得吧，我刚才听得你不是叫他叔叔，而是叫他的名字呢！”冯瑛板脸说道：“叫名字又怎么样？反正我今生今世不再嫁人。我就不信，女孩子非得有个男人不成。”冯琳噗嗤一笑，忽然装得很正经的样子，拉着冯瑛的手道：“可是妈妈不相信呢！妈妈随他们去天山，这个你已经知道了。前几天我碰见她，她还问起你们的事情。她说女孩儿家总是要嫁人的，她又说那个唐晓澜，嗯，你那个‘叔叔’为人很好，她还怕你嫌‘叔叔’年纪比你大十多岁，叫我劝你呢！喂，你不听妈妈的话吗？”冯琳装作大人的模样，说得十分神气，冯瑛也给她逗得笑了起来。但随即想到母亲也曾这样劝过自己，可是自己和晓澜之间的事情，连母亲也不便告诉，此段情怀，只能深藏心底，思想起来又不禁黯然。

冯瑛给妹妹问得很是尴尬，幸得吕四娘呼唤，替她解围。一谈起要入京刺杀雍正，大家都精神奕奕。过了半月，吕四娘和甘凤池联络上了，仗着甘凤池的人缘极广，各路英雄，都陆续混入了北京，可是京中防范极严，皇宫又大，也不知雍正住在哪个宫殿，深恐一击不中，反为贻祸。所以人京半年，还是没机会下手。

雍正杀了年羹尧后，也预防会有刺客行刺，不但在宫中遍布卫士，而且连宫廷的一些旧例，如节日可以演戏作乐之类，也全都禁了，自己更是每晚更换宿处，提心吊胆，处处提防。”

可是这样子做皇帝，也委实没有味道。过了半年有多，雍正见太平无事，禁令渐松，时光迅速，冬去春来，过了新年，转瞬又是元宵佳节，雍正的生母本是康熙的一个妃子，如今母凭子贵，做了太后，自是尽情享受，无须说得。这半年来闷在宫中，十分不耐，趁着元宵将到，便要雍正开禁，大大作乐一番。除了原有的内庭供奉，教坊歌舞，可以招来演出之外，还准许近亲贝勒，各各供献节目。雍正一想，与自己作对的兄弟，都已除了，谅剩下的各贝勒不敢再有二心，便顺着母亲的意思，允许开禁。这消息十分秘密，直到元宵前夕，才说给各贝勒听。这却乐坏了一个人。

这人是亲王允瑛，康熙的第十六子。他是雍正同母所生的亲兄弟，在诸皇子之中，年纪最小，所以当康熙在日，他并没有参加夺位之争，因此得以保全首领。

允瑛年轻喜玩，也喜练武，大约在一月之前，有人荐一位武师给他，这武师中等身材，貌不惊人，允瑛不信他有本领，一时高兴和他较量，拳脚刚刚沾身，就不知怎的被他摔倒。此人自称唐龙，不但精于武功，而且长于杂

耍，允瑛十分欢喜，便留他在皇府之中。这次雍正元宵开禁，允瑛问唐龙可有什么戏法花样，唐龙连声答道：“有，有！”马上演出几套，如耍水流星、顶坛子、舞彩绸等等，都比寻常卖艺的人好得多，允瑛大喜，唐龙又要求多带几名助手，允瑛也答应了。

到了元宵晚上，紫禁城中张灯结彩，热闹非常，御花园中搭起戏台，周围坐的都是皇亲国戚，那戏台旁边搭了一个看台，雍正和众妃嫔陪着太后在看台上观赏。

太后对这些杂技百戏，十分欢喜，一看到高兴之处，便叫人赏钱，到了允瑛带来的这一班人上台，太后更是高兴，笑对雍正说道，“你的小兄弟素来欢喜玩耍，且看他又有什么好的？”

只见五个穿着彩色戏服、画了脸谱的人登上戏台，皇太后道：“演什么戏，怎么尽是须生、丑角？”允瑛回道：“不是演戏，是耍杂技。”雍中心中一动，但见两人站在台上，拉手并肩，一人跳了上来，分踏这两人的肩头，又一人跳到这人的肩头，雍正道：“这几人功夫好俊，是玩叠罗汉吗？”话犹未完，只见最后那名短小精悍的汉子一跃而上，头上顶着一个水碗，两手也各拿一个水碗，他微一倾斜，三个水碗都有水溅出，证明碗中盛满了水。但见他双手一抛，两个水碗掷到半空，呼的一声又抛出两条彩绸，就在半空中把水碗缠着，非但头顶上的那碗水滴水不漏，在半空中的两个水碗，也端端正正的落了下来，也不见有一滴水漏出。

就在喝彩声中，那人舞起彩绸，两只水碗盘旋飞舞，越转越疾，皇太后高声叫好，那人双手一松。水碗在他头顶上打了两个盘旋，他一伸手又抓住了彩绸的中段，再舞起来，一边是彩绸飞舞，一边是水碗盘旋，皇太后连连喝采，道：“这比寻常的耍水碗要好看多了。”雍正却凝神细看，并不喝采，忽然问允瑛道：“这几个人原来是你府上的吗？”允瑛正看得入神，未及回答，又见半空中彩绸转折，竟然打出“天下太平”四字，皇太后喜道：“真是神技，赏钱！”太监把两箩银子撒到台上，雍正忽然叫道：“把这几个人拿下来问！”

戏台上碎银如雨，一片叮叮　　之声，杂以众人喝采之声，正自热闹，雍正这一声大喝，大出众人意外，骤然间声音静止，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那个短小精悍的汉子，彩绸一展，呼的一声，两道白光，疾如电射，直向雍正面门飞去。原来在彩绸中竟然裹着两柄锋利的匕首。

雍正早已疑惑，预有提防，他一喝之后，身躯迅即闪入妃嫔丛中，两柄匕首嚓察两声，穿过了两名妃嫔的肩骨，顿时间，骇叫之声纷起，皇太后晕倒台上，众妃嫔乱成一团。就在这霎那间，那汉子身形疾起，飞鸟般的扑上看台，三碗水一齐泼到雍正身上，雍正眼睛睁不开来，只觉寒风劲射，冷气森森，一柄锋利的短剑已经触到背后。

雍正却也十分沉鸷机警，就在这千钧一发、死生俄顷之间，双手一勾，把两名妃嫔挤到身后，那汉子收手不及，眼见两名娇弱的女人鲜血飞溅，又惊又怒，大喝一声，挺剑再扑，雍正已是一个飞身，跳上楼栏。

这汉子哪是什么寻常卖艺之辈，却是江南大侠甘凤池。他混入了允瑛的亲王府中，好不容易才等到这个机会，哪肯放过，虽然明知极险，也紧追不舍，随着雍正跳上楼栏。

与甘凤池同来的那四个人也不是什么耍杂技的助手，而是唐晓澜、李治、白泰官和鱼壳。他们迟了一步，己给看台下的卫士截着，哈布陀舞起流星锤，

韩重山亮出辟云锄，加上其他卫士的堵截，急切之间，哪能闯得出去。

唐晓澜大急，游龙剑扬空一闪，真个是矫如游龙，猛如雄狮， 的一声，火星飞溅，把韩重山的辟云锄削去一片。韩重山叫道：“哼，原来是你，好大胆的叛逆，居然敢到宫中来了！”唐晓澜的宝剑虽然锋利，功力却是稍有不及，被他迫得退后两步。背后一名卫士，舞起混元铁牌，当头便压，忽被李治斜刺一剑，刺入关节，铁牌脱手飞出，打不着敌人，却反伤了自己的一个同伴。

李治的剑法最为奇诡，虚实相反，一出手就是刺向关节要害，在剑光飘瞥中，又有两名卫士中剑倒地。哈布陀飞锤迎敌，人在一丈开外，李治剑短，欺不进去，被他双锤盘旋迫压，腾不出手来。

白泰官见甘凤池追入看台上层的畅音阁，竟如泥牛入海，既不闻厮杀之声，又不见人影出来，大为着急。他发出了一把梅花针，虽然打伤几人，却又给天叶散人赶来，运掌力将他迫着。正在极度紧张之际，忽听见一声大叫，只见那座畅音阁突然塌了一角，一个人流星般的射了出来，“噗通”一声，跌入御河。

白泰官惊叫道：“不好，七哥遇害了！”只听得楼台上哈哈大笑，雍正又走了出来，高声喝道：“甘凤池今已伏诛，朕宽大为怀，其余叛党，弃械投诚，可以赦罪。”鱼壳大怒，喝道：“谁信你的鬼话！”金刃挟风，一刀劈去，将一名卫士，劈为两半，再劈第二刀之时，却被韩重山一锄挡住。

雍正哈哈大笑，叫道：“额音和布出来，替朕将这些叛逆擒下，格杀不论！”只听得一声“领旨！”畅音阁里飞出一人，手挥拂尘，凌空下击，拂尘一展，立刻将鱼壳的厚背斫山刀卷上半空，唐晓澜大吃一惊，游龙宝剑颤锋一抖，使出天山剑法的绝招“大漠流沙”，但见浑身上下，倦起几道剑光，冷电精芒，缤纷飞舞，真如大漠沙扬，疾攻而上，额音和布领过厉害，拂尘不敢与宝剑相触，一沾即走，惊飙闪电般的又绕到白泰官背后，骤下杀手！

白泰官盘龙绕步，滑过一边，骤然反手一掷，喝声：“着！”一把梅花针，银光闪闪，一齐飞到额音和布的面门，白泰官以前为了对付了因，曾在梅花针上下过苦功，梅花针份量极小，不易受力，而他却可打到五丈有余，并可随意刺穴伤目，厉害异常，而今距离极近，以为定可奏效，哪料在银光疾闪之中，额音和布将拂尘一收一卷，只听得嗤嗤乱响，有如炒豆，那么一大把的梅花针，都给额音和布施展最上乘的内功，全部卷去，震成粉屑。

李治见势不好，长剑一抖，疾刺额音和布面上双睛，额音和布拂尘一绕，那知李治的剑明似向左，实是向右，剑锋陡然一转，削到右耳，额音和布一个弯腰，堪堪避过。李治挺剑再刺，猛不防天叶散人斜刺杀出，双掌一推，迅如奔雷，李治身不由己，退了两步，额音和布一个长身，拂尘挟风，呼的一声，又是当头罩下。

正在紧急，忽听得一声清啸，恰似长天鹤唳，曳空而下，天叶散人叫道：“上人小心，又是那贱婢来了！”话声未了，忽听得满园惊叫之中，就在御花园中枝桠刺空的松树梢，疾如飞鸟般的掠下几人，看清楚时，竟是三名少女，衣带飘飘，有如姑射仙人，掠空而降，深宫内院，她们竟能潜伏进来，而且在满园人众，千百双眼睛之下，居然无人发现，只这一份轻身功夫，就已教所有卫士，心寒胆战！

这三人正是吕四娘和冯瑛冯琳，其实，她们的轻功虽然都到了踏雪无痕，去来无迹的地步，但要偷进高手遍布的皇宫，却也不是易事，只因今日元宵，

御花园中演戏，所有高手都调到园中护卫，她们才能神不知鬼不觉的偷偷溜了入来。而额音和布等又正在和唐晓澜诸人缠斗，满园人众，注意力都被吸引过去，谁也没发现她们。

额音和布叫声“不好”，抢先堵截，唐晓澜大叫道：“皇帝在畅音阁里。”吕四娘脚方点地，又再飞起，霎眼之间，又跳上楼栏，扑入阁内，张眼一瞧，渺无一人，吕四娘何等机警，脚一伸入，霜华剑一招“夜战八方”，立即反身飞出，畅音阁内，飞箭如蝗，都给她的剑光削断。

冯瑛冯琳稍后半步，刚好碰上抢来堵截的额音和布，冯瑛短剑一扬，迅如电掣，一招两式，既点面门，又刺胸膛，额音和布身随剑转，拂麈反臂斜飞，麈丝缕缕，有如千百条八爪鱆鱼，一齐抓下，出手之快，无以形容。幸而冯瑛在天山又苦练了两年，深得制敌机先之旨，只见她不慌不忙，以静制动，微微一闪，剑光疾吐，连用“流星赶月”、“飞云掣电”两招，从拂尘之下，骤然穿过，刺他胁下的“期门穴”，额音和布不料冯瑛剑法精通如斯，拂尘一收，掌力外发，只见银光绕处，呼呼风响，冯瑛连用以柔制刚之劲，将额音和布的拂尘削去一缕，但身子也给他的掌力迫得立足不稳，摇摇欲堕。

说时迟，那时快，冯琳剑走斜边，一个旋转，剑势奇妙之极，似是向左，又似向右，刺向额音和布的命门要穴。额音和布浑身横练功夫，只有坎火离水之穴是他致命所在，见状吃了一惊，急运内家真力，倒持拂尘，一招“横驾金梁”，要把冯琳的腕骨击碎，那知冯瑛稳了身形，剑光又到，冯瑛的内功比冯琳强得多，手上拿的又是宝剑，额音和布不敢硬架，再运掌力，反击冯瑛，额音和布的内功又比冯瑛强得多，冯瑛也不敢硬接，斜身滑步，跳过一边，额音和布正待追敌，冯琳的杀手剑法又奔向他的坎火离水之穴，额音和布气得哇哇大叫，却是无可奈何，只得收回拂尘，撤回掌力，防护穴道。

你道冯琳何以这样厉害？原来她早年在四皇子府内，精习各种邪派武功，知道西藏红教的拂穴刺穴之法，这两年又得了无极派的真传，功力大进，对破“横练功夫”的法门，极之纯熟。两姐妹联手合斗强敌，杀得额音和布也微有怯意。

此时吕四娘已跳出了畅音阁，斜眼一瞥，见额音和布与冯家姐妹缠斗不下，也不理他，剑似追风，迳自扑入卫士群中，扬声叫道：“快闯出去，雍正这狗皇帝早已逃了。”唐晓澜道：“甘大侠，他，他……”吕四娘道：“七哥不见踪迹，咱们今日算是折了。”鱼壳须眉掀动，这时他又已抢到一条花枪，向前猛冲，道，“好，杀得一个是一个，咱们替甘大侠报仇。”吕四娘道：“七哥武功既高，人又机智，未必便遭不测。咱们可不能再硬拼下去，冲出去要紧。”她一面说话，手下却毫不放松，剑锋所指，如汤泼雪，将近身的侍卫杀得手断足折，头破血流！

韩重山大怒，跳了上来，辟云锄一招“泰山压顶”，蓦地向吕四娘当头劈下，吕四娘一声冷笑，三尺青锋，斜斜一拍，竟自将韩重山的辟云锄黏出外门，更不换势，手腕一沉，剑招又发，哈布陀叫声，“不好！”急急飞锤斜袭，那料吕四娘身法快到难以形容，哈布陀的双锤，明明已砸到她的头顶，却不知怎的一下子便给她闪了过去，手腕一翻，剑锋斜展，“咔嚓”一声，将韩重山的右手手指，削去两指，辟云锄脱手飞出，恰好碰着一名侍卫，竟自将他拦腰斩断，劈为两截。

吕四娘这几年在邙山苦练，剑法通玄，内功也到了炉火纯青之境，比韩重山已不只高出一筹，韩重山不知，还以为她是当年的吕四娘，心中想道：

“吕四娘剑法虽然精妙，功力却稍逊于我，纵算不敌，也最少可打个一二百招。料敌一差，防敌便疏，所以本来可挡得三五十招的，却在三招之内，便给吕四娘杀伤了。哈布陀见韩重山受伤，大吃一惊，转身便走。天叶散人不敢恋战，也只能掩护师兄退下来了。

哈布陀等三大高手一走，卫士们更是不敢追击，冯瑛冯琳随着闯出，额音和布孤掌难鸣，也不敢追，把手一挥，叫众卫士救死扶伤，自己则急急入宫会见皇帝。

雍正这时已藏入深宫密室，原来他防备极为周密，早在畅音阁内，布好机关，并掘了地道，通到宫内，而且又先叫额音和布埋伏在里面。甘凤池一时心急，追入畅音阁内，吃了暗算，而雍正却从地道走了。

额音和布请内监引入，在密室中谒见雍正，叩头请罪。雍正道：“你救驾有功，何罪之有？朕只恨允瑛这小畜生，竟也敢来暗算于我。”额音和布道，“小亲王未必是有意的。”雍正道：“不管他是有意无意，不能不罚。太后现已救回，现在尚在昏迷之中，你快去将这小畜生唤来，要不然太后醒来，又要啰唆拦阻了。”额音和布垂手应了一声：“喳！”正待走出，雍正又道：“你先叫精通水性的到御河搜索，看甘凤池死了没有？”额音和布道：“他身受箭伤，又吃了奴才一掌，跌下御河，寒冬腊月，水冷如冰，纵他不死，也难以运用内功，冷也冷死他。”雍正道：“话虽如此，还是搜到了尸身，朕才放心。”额音和布又应了一声：“喳。”问道：“皇上还有什么吩咐吗？”雍正想了一想，忽道：“不管有没有搜着甘凤他的尸身，你都叫人到城内去放出谣言，说是甘凤池已被我们捉着了。秘密不可泄漏，至紧至紧！”

皇宫内纷纷扰扰，过了一夜，第二日雍正下令九门大搜，同时在宫内更加紧布置，忙了一日，真正的叛党一个也捉不到，只捉到了一些“可疑的”无辜的平民，甘凤池的尸身也搜不着。雍正正在纳罕，傍晚时分，忽见一个亲信的内监来见，报道：“侯三变求见皇上。”

侯三变乃是叛变出宫的老卫士，额音和布在侧，听说是他求见，怔了一怔，雍正说道：“叫他入来。”额音和布道：“只恐其中有诈。”雍正笑道：“朕正要将计就计，何虞其诈。”问内监道：“他是怎样来的？”那内监道：“他反手自缚，求见内廷总管，说是有一件极机密之事，要说与皇上知道。他还带了一个蒙面人来，说机密就在那人身上。总管不敢作主，请皇上明示。”雍正哈哈笑道：“都叫进来，”

片刻之后，内监将侯三变与那蒙面人带进，雍正厉声喝道：“侯三变，你还有胆来见我吗？”侯三变叩首道：“奴才知道错了，特来将功赎罪。”雍正“晤”了一声，道：“好，很好！朕一向宽大待人，你既有悔过之心，朕当给你自新之路，说吧！”侯三变道：“请皇上摒退左右。”雍正哈哈大笑，道：“你当朕是三尺之童吗？”侯三变道：“若然皇上见疑，请将奴才的琵琶骨穿了。”雍正道：“你倒还爽快，我也不穿你的琵琶骨，免你残废。额音和布，将这两人的武功废掉！”额音和布应了一声，在身上取出一根尺许的长针，银光闪闪，不由分说，在侯三变和那蒙面人的身上各刺三针，随即双手伸开，分别在二人腰上一捏，侯三变一个踉跄，几乎跌倒，那蒙面人也歪歪斜斜，两人额上，都迸出黄豆般的大汗珠，雍正微微笑道：“好，你们现在虽然暂时受苦，却免了残废，以后你们就如常人一般，可以好好的安份过日子了。你们说朕是不是特别宽大，格外开恩。”侯三变叩头道：“奴才谢恩。”雍正挥挥手道：“海■额音和布，你出去吧。”

额音和布悄悄退出。原来额音和布有一种独门武功，能用银针，隔衣刺穴，将敌人的真元之气泄掉，多好武功，也会消失。额音和布又因上次受过冯瑛的教训，（冯瑛穿有护身宝甲，被刺之后，武功仍能保持。）所以刺穴之后，再在他们二人身上一捏，若是武功还在的人，自然会有反应，一试之下，试出他们内劲全无，这才安心走出。

雍正待额音和布一出密室，立即问道：“你有什么机密之事告与朕听。”侯三变道：“机密就在此人身上。”伸手一揭，将那蒙面人的面巾揭开，说道：“皇上可认识此人吗？”雍正微微笑道：“我道是谁，原来是唐晓澜，唐侠士，咱们可是老朋友了！”侯三变道：“皇上可知道唐晓澜的来历么？”雍正又是微微一笑，道：“有什么不知道？晓澜，说起来咱们还不止是老朋友，而且是同胞兄弟呢！你既知自身来历，就好好的在宫中享福，不要再跟那些汉人胡搞了。”唐晓澜与侯三变都是一怔，霎时间，说不出话。

原来雍正在康熙死后，搜查他的秘密，发现他病中的日记，其中有叙述见唐晓澜的经过，对他颇为思念，认为在十几个儿子中，还是这个不能相认的儿子，品格最佳。

因此，雍正对唐晓澜才特别忌恨，这时想用软功套出他的口供。唐晓澜咬牙切齿，大声骂道：“侯老贼，我被你所骗，被你捉到宫中，我恨不得食你之肉！”雍正微微笑道：“你真个要胳膊向外弯吗？那些胡闹的汉人藏在哪里？你说出来，朕立即认你为弟，赐你亲王封号。”唐晓澜闭口不说，雍正道：“当今天下，有谁敢抗朕之命？你要知道允禵允■的下场吗？他们逃出宫廷，被朕擒回，已经化骨扬灰了，宫中有的是现成的炮烙之刑，你是不是也想和他们一样？”扬声叫道：“额音和布，预备炮烙！”随即放软口气，又微笑道：“亲王之号与炮烙之刑，随你选吧。”

唐晓澜低首作沉思之状，良久良久，始抬头说道：“好，我说，我说，这里有一张名单，恰巧我还带在身上，我交给你。”雍正迈前几步，伸手说道：“拿来！”说时迟，那时快，唐晓澜突然反手一拿，闪电般的勾着雍正的手腕，雍正也真厉害，右足一抬，立刻施展少林真传的“连环无影脚”踢他腰胯，这一脚若被踢中，唐晓澜不死也得重伤。就在唐晓澜发难之时，侯三变也和身扑上，这一脚正好踢中侯三变头颅，登时脑浆迸流，死于非命。可是雍正受了侯三变一阻，唐晓澜身手何等快捷，立刻骈指一戳，点中他的穴道。雍正左足刚刚提起，却已软绵绵的踢不出去。

原来侯三变与唐晓澜所使的乃是苦肉计。在大闹御花园之后，侯三变暗中打探，正好听到了雍正所放出的谣言，只道甘凤池真个被擒。众人商议，无法施救，所以才由侯三变定出这条苦肉计来，冒险进宫，准备劫持皇帝。

唐晓澜身上穿有从冯瑛借来的金丝软甲，被额音和布银针刺后，立刻运用易兰珠所传的上乘内功，把劲力收　，又迸出汗珠，额音和布和雍正那么精明的人，竟然被他骗过，至于侯三变则真是武功消失，拼死替唐晓澜挡了一脚，为友牺牲了。

两下动手，有如迅雷疾风，待额音和布冲入来时，雍正已被唐晓澜制服，不能动弹。额音和布这一惊非同小可，只见唐晓澜的宝剑，正横架在雍正的颈项，投鼠忌器，那敢向前。

雍正反而镇静非常，忽然哈哈笑道：“晓澜，你真行！我也早料到你们使的是苦肉之计，却料下到你居然还穿有防身的异宝。我认输了，你要什么，你说出来吧！”

唐晓澜朗声说道：“ 把甘大侠交出来！ ” 雍正说道：“ 好，把朕的命换甘凤池的命，也还值得。额音和布，将甘凤池放回给他。 ” 额音和布应声遵命，片刻之后。果然带进来一人，头扎青巾，露比大半边面孔，额音和布道：“ 甘凤池头受箭伤，又在御河中饮了许多冷水，本该好好将息。你要将他带去，若然有甚不测，可休怪我不早说知。 ”

唐晓澜留神一瞧，在宫灯映照之下，只见那人五短身材，虽然受伤，可是双目还炯炯有神，果然是甘凤池。唐晓澜唤道：“ 甘大哥。 ” 那人应了一声“ 嗯，唐贤弟。 ” 声音嘶哑微弱，唐晓澜想道：“ 他受了重伤，又饮了许多冷水，怪不得如此惟悴，连声音都哑了。 ” 要待上前检视甘凤池所受的伤，又怕雍正乘机逃掉，心中一想，随即说道：“ 你把我们送出宫去，要从靠景山那边的神武门走出。我们一走出门，立刻放你。 ” 雍正道：“ 你说的话他们可肯依么？在神武门外，想必有你们接应的人了。他们欲得朕而甘心，你做得了主么？ ” 唐晓澜怒道：“ 我们可不像你，专作诈骗之行。君子一言…… ” 雍正接口笑道：“ 快马一鞭。好，朕也曾在江湖行走，咱们就依江湖上的规矩办了。 ” 唐晓澜道：“ 你叫一个内监扶着甘大侠走在前头，不准额音和布他们在旁。 ” 雍正笑道，“ 你真多疑。 ” 抛个眼色，道：“ 额音和布，你走开吧。 ” 唐晓澜又道，“ 你们可不许捣鬼，你若想叫额音和布到神武门外去搜查，去伤害我们的人，可休怪我剑下无情。 ” 雍正夷然自若，冷冷说道：“ 可不是吗？朕既被你挟持，你本来就不该再多疑了。 ”

内监扶着那人走在前头，唐晓澜将宝剑架在雍正颈上，毫不放松，从内院走到后面靠景山的神武门，足足走了半个时辰，沿途果然无人搜扰，唐晓澜想道：“ 必是怕太监和卫士见着，不好看相，所以先叫额音和布关照他们避开了。 ” 握紧宝剑，毫无顾虑。

途中甘凤池也曾回头瞧过几次，目光充满感激，却只是微微点首示意，并不出声。到了神武门边，唐晓澜道：“ 甘大哥，你还能走路吗？ ” 甘凤池把手一挥，将那个内监摔了个筋斗，唐晓澜喜道：“ 大哥功力真高，受了重伤，武功还在。 ” 神武门慢慢打开，唐晓澜道：“ 大哥过来，扶着我的肩膀，吕姐姐就在景山之上，咱们出了此门，她就会来接应了。 ” 雍正道：“ 你们还要朕送么？ ” 唐晓澜道：“ 出了门再说。 ” 甘凤池回转了身，慢慢靠近唐晓澜，双手扶着他的肩头，唐晓澜心中酸痛，侧身就他，正想出声慰问，蓦然间肩头剧痛，持剑的手腕也给“ 甘凤池 ” 一把拉开，唐晓澜惊叫道：“ 甘大哥，你干什么？ ” 耳边一声霹雳，那人喝道：“ 谁是你的大哥！ ” 一手抓肩，一手撕腕，雍正哈哈大笑，脱出身来，他的穴道，就在那人靠身之际，用手肘一撞早解开了。

这人哪里是什么甘凤池，却是宫中的一名卫士，只因身材长得颇似甘凤他，所以雍正叫他伪装，这乃是预早伏下之计，唐晓澜只因不能仔细察视，所以被他骗过。

幸而这名卫士并非一流高手，唐晓澜虽然被他出其不意抓着肩头手腕，却也还能挣扎。

雍正脱出了身，大声叫道：“ 快把城门关上！ ” 额音和布、韩重山、哈布陀等人，都从暗黝处跳了出来，原来他们在此埋伏，早已等了多时了。

唐晓澜抱着那人伏地一滚，用“ 三环套月 ”、“ 妙解连环 ” 的招数挣脱出来，主剑一挥，把假甘凤池斩为两段，只见哈布陀手舞流星锤打到，而神武门的大铁门又已慢慢关闭，神武门高达数丈，唐晓澜的琵琶骨已被那人拼

死力抓伤，轻功虽以施展，是再也跃不上去了。

唐晓澜把心一横，豁出性命，回剑迎敌，忽听得“哎哟”一声，关城门的人似是中了暗器，倒了下去，额音和布与韩重山急急跃上城墙，只听得一声清啸，吕四娘与冯瑛冯琳也从外面跳上墙头，关东四侠却从城门杀入。额音和布拂尘一展，挡住了吕四娘的宝剑，叫道：“决落铁闸。”韩重山左手提着辟云锄防身，右手按下铁闸。关东四侠已抢入内面，冯玻冯琳也奔到了唐晓澜的身边。

墙头上万箭齐发，园中埋伏的武士纷纷涌上，箭犹罢了，最厉害的是红教喇嘛所用的喷火筒，筒盖一启，便是呼的一声，一股烈焰喷射出来，所触之处，立即焚烧，这乃是雍正处心积累，埋伏下的。他算定群雄必然冒险来救甘凤池，准备一网成擒，将他们全都烧死。

众人在火焰交叉扫射下腾挪闪跃，又要躲避弓箭，十分危险。冯瑛问道：“你跑得出去吧？”唐晓澜摇了摇头。这时铁闸就将落地，墙头上又站满了弓箭手和钩镰手，关东四侠之中，除了玄风道人与柳先开之外，其他二人轻功较低，估量也不能越墙而出了。

吕四娘一口剑龙蛇飞舞，把额音和布杀得只有招架之功，冯琳把手一扬，三柄夺命神刀齐向韩重山奔去，韩重山是接暗器的能手，见三柄飞刀的打法，非双手齐接不行，只得腾出手来。说时迟，那时快，陈元霸跳入城门，双臂把铁门托着，向上力举，陈元霸有单掌开碑之力，铁闸虽然重逾千斤，竟自给他慢慢的向上托起。玄风与冯瑛朗月等人杀退近身卫士，一齐涌出。冯琳则不停手的发出飞刀，叫韩重山不能再按铁闸。

可是冯琳随身所带的飞刀只有二十四把，唐晓澜与冯瑛走在最后，到神武门边，冯琳的飞刀已经发完。韩重山磔磔怪笑，把手一扬，“呜呜”声响，两柄“回环钩”同时射出，分取冯瑛与唐晓澜，回环钩能回翔转折，厉害非常，冯唐二人被这暗器迫得退身闪避，就在这一刹那，韩重山力按铁闸，陈元霸额现红筋，大叫：“快闯！”冯瑛与唐晓澜双剑交叉一绞，那回环钩飞不出去，立被绞为四截。两人身形疾起，从陈元霸身边掠出，只听得轰隆一声，紧接着两声惨叫，唐晓澜回头一望，只见吕四娘挽着一个人头，奔到身后，连声叫道：“快走，快走！”正是：大内飞头难解恨，雁行折翼最伤心。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三女屠龙 终须消大恨　一番逐鹿 各自缔良缘

众人杀退卫士，越过景山，风驰电掣的奔出北京郊外，在残星明灭、晓色朦胧之际，已到了西山高处，歇了下来，众人才看清楚吕四娘手上提的头颅乃是韩重山。玄风以拐击石，老泪潜流，哭不成声，吕四娘也黯然无语。柳先开哭道：“可惜了我那四弟，虽然杀了这厮，也不足解恨。”吕四娘道：“恨只恨我迟了一步。”唐晓澜更是怨恨自己，道：“若非我受了伤，陈侠士也不会以血肉之躯，去托那千斤铁闸。”朗月禅师道：“元霸四弟舍生取义，也不枉了侠客之名。咱们力抗清廷，有人遇难在所不免，咱们还是想法替他报仇吧。”

原来陈元霸虽然是天生神力，但被韩重山力按铁闸，终于支持不住，就在唐晓澜奔出神武门之际，给铁闸闸为两段。

唐晓澜道：“雍正这厮真是阴险恶毒，陈侠士遭他毒手，甘大侠又是生死莫测，这个大仇不知何日才能报复。”吕四娘收了眼泪，蓦地向天长啸，山中深处，随即发出呜呜响箭之声，一长二短，唐晓澜认得这是吕四娘同门的信号，问道：“白泰官在这里么？”吕四娘道：“他们都在这里。七哥昨日黄昏，已是脱险归来，虽然受伤不轻，却无大碍。”唐晓澜悲痛之中，闻此喜讯，不觉跳起来道：“真的？”他曾眼见甘凤池摔下御河，又眼见额音和布从畅音阁中飞身而出，不信甘凤池能在中了机关埋伏，遇到额音和布这样的强敌暗袭之下，居然还能够逃出性命。

吕四娘纤手一指，道：“你自己看。”只见山腰茅草，无风自开，原来有几个人藏在里面，如今现出身来，可不正是甘凤池、白泰官他们？

众人聚会，唐晓澜听他们谈话，方知经过，原来甘凤池身经百战，机警非常，那日一踏人畅音阁便知有异，立即用掌力震塌一角，饶是如此，身上还是受了几处箭伤，后心也中了额音和布一掌。

甘凤池道：“额音和布的掌力非同小可，我吃了一掌，只觉眼前一片漆黑，几乎给他打晕，摔下御河之后，冷水一浸，反清醒过来。幸而没有人下水来追。”鱼壳道：“那时我们已经在园中混战了。”

甘凤池接着道：“我生长江南水乡，本来通晓水性，可是骨痛欲裂，无力游出，也是命不该绝，我身上带有冷禅以前送给我的长白山老参，本是带在身边，准备救人的，恰好用得着，我嚼了一技人参，索性藏在芦苇丛中水浅之处，运气行血，自己疗伤。过了一个时辰，气力虽然未能完全恢复，但却可以在水中游动了。”唐晓澜道：“御河水道通到外面吗？水底下难道没有阻拦，你怎么游得出去？”甘凤池道：“幸亏一个宫女指点。”唐晓澜诧道：“宫女有这样大的本事，能够下水救你？”

甘凤池笑道：“不是她救我，是我救她。她一点本领都没有，而且，当我发现她时，她已经是快要半死的人了。”唐晓澜奇道：“那是怎么回事？”甘凤池道：“你别心急，听我道来。我本想潜水出去，但游到外面，却见水底布了十几重铁网，我知道内中必然藏有机关，触动不得，正在心急，忽见一条死尸，漂流过来。我游过去一看，只见是一个年纪已老的宫女，我以为她是失足落水的，把她托起，察觉她心头尚暖，便用推血过宫之术，助她呼吸，她苏醒过来，初时还以为我是宫中卫士，惊慌之极，求我赐她‘全尸’。我将身份告诉她，叫她不要害怕。问她因何落水，原来她入宫已经二十多年，还未曾见过皇帝。”玄风道：“有这样的事？”吕四娘道：“杜牧的阿房宫

赋，写秦宫美女之多，说道：‘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她二十年见不到皇帝，还算是好的了。皇宫殿宇连云，宫娥又是如此之多，怎能都见到皇帝。”

甘凤池道，“这个宫娥已四十多岁，照清宫旧例，本就早该遣散出去，让她自行择配，可是她没钱给管事的太监，便没人理她，让她自生自灭。她年纪已大，被派在宫中执役，时常遭受打骂，受苦不过，故此投水自杀。我救了她后，问她可有什么办法出去，她忽然想起二十年前，当她还是年轻貌美之时，曾和一个小太监很好。宫中管理御河的设有专人，那小太监便是在清理御河道处执役的。她还记得那小太监曾经告诉她的一件事，说是御河中有一处引活水入来的，底下留有个缺口，没有铁网拦阻，只有铁闸开关，铁闸每日清晨开一次，他们曾偷偷从那里溜出宫外游玩，只不知现在还是不是这样。我们姑且一试，我托着她游到那里，潜伏等候，到了时刻，便潜下水底，果然铁闸依时开关，我们便轻易逃了出来。我趁着天色还未大亮，到一家富户，偷了一套衣服，又偷了一些银子给她，让她自己逃生。以后的事，八妹都知道了。”

吕四娘道：“后来七哥找到我们，他伤势虽无大碍，但元气大伤，武功未复，因此我叫五哥他们先伴他到西山，然后赶到宫中救你。”

冯琳听得律津有味，忽然拍手笑道：“那么，我们从那儿潜入，岂不是好？”吕四娘摇摇头道：“雍正何等厉害！他发现甘七哥在御河中失踪，不把御河翻了个底才怪，这个漏洞一定给他发觉补好了。而且就算入到里面，也不知雍正藏在何处。我们又不能长住宫中，等候机会，只这样偷偷入去一两次，有什么用？”

冯琳喃喃说道：“不能在宫中久住？”又吟道：“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有了，有了！”吕四娘道：“你这鬼灵精，又有什么鬼主意了？”冯琳说道：“天机不可泄露，我从那个宫娥的事，想到了一个妙法，你附耳过来。”吕四娘听她在耳边悄悄的说，先是‘呸’了一声，继而又点点头道，“你这个小鬼头打的鬼主意也还不错。”面露笑容，把众人弄得莫名其妙。

雍正经了这一声大闹之后，心胆俱寒，后来听得九门提督报道，说是吕四娘这一班人，已经冲出城外，这才稍稍放心，但宫中仍是戒备不懈。

匆匆过了半年，宁静无事，雍正心道：想是这班人知道厉害，不敢来了。朕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却因害怕刺客，不敢寻欢作乐，连在宫中也不敢随便走动，做这皇帝，也没有什么意思。见日久无事，便渐渐活动起来，到各妃嫔内院走走。

清宫旧例，每三年更换一批宫娥，将新的补进来，将旧的遣出去，这便是三年挑选一次“秀女”的由来。“秀女”挑选入宫之后，拔给各嫔妃使用，称为“宫娥”，若然皇帝见着，觉得合意这才赐赏封号，称为“贵人”，“贵人”得宠，再“升”为“贵妃”，但宫中宫娥无数，哪里能一一见到皇帝。

一夕，雍正闲着无事，想起三月之前，曾从各地挑选了一批秀女，不知其中可有好的没有。便叫内监将秀女的名册和画图（每一秀女附有一张画图，以便皇帝按图索骥，所以常有秀女贿赂画工，希望将她的相貌画得好些的事）拿来，随便翻翻，忽见其中一名秀女，相貌颇似冯琳，心中一跳，再细看时，见列有详细的姓名籍贯，乃是南昌一家普通人家的女儿，唤作林芷，不觉心中暗笑：“秀女”由州县选拔，再经钦差验收，最后还要经宫中的内务总管处核对无误，这才放入宫中，哪能有假！而且这名秀女，虽然面貌有些相似，却又那能及得冯琳的国色天姿？想是朕心有所思，以至疑神疑鬼。雍正对画

沉吟，触起当年之事，冯琳娇戆的样子，如在目前，不觉叹口气道：这样的一个人间少有的美人儿，可惜与朕作对。再看一看那唤作‘林芷’的画图，见下面注着：发给翠华宫刘贵人使用。雍正沉吟半晌，掩了画图，叫内监将哈布陀唤来，带着他一同走去。

妃嫔所住的地方，称为“禁苑”，宫中的卫士只能在外面守卫，若非特别奉到皇帝之命，不能进内。雍正叫哈布陀在翠华宫外等候，自己走入宫中。

翠华宫是雍正登位之后改建过的，宫墙内花木扶疏，还有一大片荷塘包在宫墙之内，以前的“冷宫”旧址，就在翠华宫右边，改建之后，也被圈入宫墙之内了。雍正信步走去，但见月色溶溶，清辉匝地，风送荷香，沁人心肺；将到荷塘，忽闻得轻轻叹息之声，荷塘莲叶田田，现出亭亭倒影。雍正放轻脚步，悄悄走近，低声问道，“你是不是新来的秀女，为何叹息？”那宫娥回过头来，雍正心头一震，问道：“你是林芷吗？”见她面貌比画图美得多，但仍然比不上冯琳，脸上还有一颗黑痣。雍正心道：果然相似，若然没有这黑痣，朕真会当她是冯琳了。那秀女回眸一盼，微微笑道：“奴婢正是林芷，不敢有劳皇上亲问。”一笑之下，左边脸上，现出一个浅浅的梨涡。

雍正又是心头一震，退了两步，才再走上前来，伸手拉那秀女，笑道：“你真像一个人。”原来雍正精细非常，冯琳自小在他皇府长大，他已留意到冯琳笑时，是右边脸上现出梨涡，与这秀女刚好是一左一右。

那秀女口中笑道：“像什么人？”待雍正伸手拉时，突然反手一掌，扣住了雍正的手腕，说时迟，那时快，右手双指一戳，点向他面上双睛。这一招是擒拿手杂以刺戳术，厉害非常；敌人若非当场瘫痪，就得两眼俱盲。

幸而雍正武功曾得少林三老真传，做了皇帝之后，也还勤修苦练，就在这变生不测、性命俄顷之间，使出罗汉拳的救命神招，手■向后一撞，霍地一个“凤点头”避了开去，雍正气力较大，变招迅速，那少女擒拿不稳，反被他拖得向前冲了两步，雍正大喝一声，左拳打出，疾若神雷，少林神拳非同小可，莫说被他打中，武功稍低的被拳风激荡，也会震伤。

却不料拳风起处，倩影无踪。那少女的轻功竟已到了炉火纯青之境，她就趁着拳风激荡之际，飘身飞起，人在半空，剑已出匣，就在半空中挽了一朵剑花，凌空下刺。雍正大叫道：“哈布陀快来救驾！”施展神拳招数，边打边退，霎眼之间，避了三招，那少女剑法非常厉害，虽然在儿招之内，未能得手，但剑光飘瞥，恍如天女散花，水银泻地，把雍正的退路，完全封了。

这秀女正是冯瑛，她和冯琳、吕四娘都冒充秀女，进宫来了。原来当上次大闹皇宫之后，冯琳听得甘凤池谈起那投水自尽的宫女，心中一动，想出妙计。秀女三年挑选一次，今年正是挑选之期，有女人家，不论贫富，都纷纷设法逃避，或立即觅婿遣嫁，或贿赂州县，冒名顶替。吕四娘等三人自愿顶替贫苦人家的女儿，听候挑选，以她们的姿色，自然一选就被选上。

她们除了用易容术（早期的化装术），力求变化面貌之外，到了宫中，又故意贿赂画工，请画工不要把她们画得太过与原来的相貌相似。而且，更有趣的是，别的秀女都要求画工画得美些，只有她们三个，却贿赂画工不要画得那样美。她们入宫之后，恰值雍正提心吊胆，防备刺客，无暇寻欢，所以一连三月，她们都没有碰见过皇帝。却不料今晚神差鬼使，雍正自己投到翠华宫来，和冯瑛遇上了。

哈布陀在宫墙外听得雍正呼唤，这一惊非同小可，急急飞上墙头，奔来救驾，忽见花树丛中，人影一晃，一名宫娥现出身来，身法轻灵之极，哈布

陀心中一动，流星锤正待抛出，忽听得呜呜之声，那宫娥双手一扬，两道乌金光芒，劈空射到，这正是冯琳的独门暗器夺命神刀，见血封喉，厉害无比。

哈布陀是宫中侍卫的总管，武功卓绝非凡，身形一闪，双锤一个盘旋，两柄飞刀，都给他反击得飞上半空，断成四截。但虽然如此，他已经被阻了一阻。冯琳身手何等快捷，立即拔剑进招，刺他咽喉。哈布陀一个旋风急舞，双锤环击，却不料冯琳身法刁钻异常，但见她剑随身转，臂随剑扬，一个矮身，就从双锤交击之下，钻了过去，刷刷两剑，扎腰刺腹，狠辣之极。哈布陀大吃一惊。料不到冯琳武功精进如斯，急把左锤盘空一舞，使个“雪花盖顶”，右锤匝地一绕，使个“枯树盘根”，护着全身。冯琳剑法虽然精进，功力却还比不上敌人，被哈布陀双锤一迫，近不了身。

但哈布陀被她所阻，急切之间也闯不过去。只听得雍正连声呼叫，金刃劈风之声，且已隐约可闻。哈布陀大急，双锤一舞，突然把左锤抛出，呼的一声，当胸击去，冯琳知道厉害，闪身急退，哈布陀双锤交于一手，取出两个黑忽忽的圆球，掷上半空，发出怪啸，冯琳知道这是召唤血滴子的信号，心中一动，料知姐姐必然已碰上皇帝，要不然哈布陀不会着急如斯，于是不待哈布陀再上，便寻声觅迹，向雍正呼叫的地方掠去。

哈布陀的轻功却比不上冯琳，百忙中飞出两个血滴子，冯琳头也不回，反手两柄飞刀，就把血滴子打落。正在得意，忽闻得哈哈怪笑，一条庞大的人影，突然从连接宫墙外的柏树上飞了入来，但见一个番僧，披着大红袈裟，宛如一朵火云，掠空而降，来的不是别人，正是额音和布，但见他声到人到，拂尘一展，就把冯琳迫退三步。哈布陀大喜，叫道：“这是皇上所要的人，千万不要放过。”他知道以额音和布的武功，冯琳绝不能逃出他掌握，便迳自去救雍正。

却不料冯琳武功虽然远不及额音和布，但却通晓各种邪派武功，而且她又知道额音和布命门要穴所在，额音和布连进三招，都被她运用猫鹰扑击之技避过，宝剑连环疾刺，上指“离火”，下指“坎水”，额音和布颇有顾忌，一时之间，竟自奈何不得。可是冯琳武功到底与他相去甚远，虽然通晓西藏红教刺穴之法，也是欺不近身。

翠华宫内，冯瑛剑似银蛇，把雍正困在一隅，一剑紧似一剑，看看就要把雍正钉在墙上。哈布陀飞奔赶到，锤似流星，叮　一声，与冯瑛的宝剑碰个正着，发出一蓬火花。哈布陀的铜锤被劈成两半，但冯瑛也给震退三步。哈布陀奋不顾身，挥锤疾进，若论冯瑛这时的武功与哈布陀已不相上下，轻功尤在哈布陀之上，可是她志在雍正，无暇与哈布陀纠缠，剑锋一转，虚进一招，突然飞身掠起，哈布陀一锤击到，但见她身子悬空，弓鞋一踏铜锤，轻如柳絮，竟借着铜锤反击之力，飘在半空，呼的一声，剑光如练，刺到了雍正头上。

雍正机警万分，就地一滚，一个“燕青十八翻”避开。冯瑛飞身一掠，刷刷两剑，跟踪追刺。可是雍正武功，亦非弱者，避开了冯瑛凌空下击之势，立刻挥拳反击，哈布陀也大喝一声，舞锤急上，反封住了冯瑛的去路。冯瑛以一敌二，施展不开，锋芒大减，雍正哈哈大笑，正待乘机窜出，冯瑛冷笑道：“你还想逃吗？你看是谁来了。”雍正竖耳一听，宫墙外人声嘈杂，自远而近，人声中夹着长啸，那是天叶散人的啸声，雍正大笑道：“是朕的卫士来了，你弃剑归顺，朕还可饶你一死，说不定还可封你做贵人。”冯瑛又冷笑道：“你真是死到临头，还不自知，你看这是谁人，是你的卫士吗？”

繁枝密叶之中，忽地一声长啸，一个白衣少女，衣带飘飘，俨若御风而下，雍正一见，亡魂失魄，竟然是吕四娘来了。吕四娘轻功已到出神入化之境，在场诸人，除了冯瑛之外，其他的人，连哈布陀那样武功高明的人在内，也都听不到她的声息。

吕四娘拔剑出鞘，拦住了雍正的去路，仰天笑道：“爹爹，你阴灵不远，女儿今日替你报仇了！”笑声凄厉，雍正毛发皆竖，哈布陀也吓得软了。吕四娘持剑在手，一步一步迫近，哈布陀手提铜锤，立在雍正身边，身躯颤抖，雍正呆若木鸡，盘算不出脱身之计，吕四娘轻功比他高明得多，他若冒险逃命，空门四露，死得更快。

吕四娘持剑一步步迫近，冯瑛也提剑凝神，帮吕四娘封住了雍正的后路。这“内苑屠龙”的一幕看看就要上演，忽听得额音和布喝道：“吕四娘且慢动手，你看这是谁人？”冯瑛惊叫一声，但见额音和布已把冯琳擒在手中，冯琳双手低垂，头搁在敌人肩上，双目紧闭，似乎是已给额音和布点了穴道。

吕四娘一声长叹，这数月来，她含羞忍辱，冒充宫娥在宫中执役，有如婢女，好不容易才等到这大好机会，眼看就可以报国恨家仇，却料不到功亏一篑，被额音和布制着了机先，把自己的人擒为人质。

雍正胆气顿壮，冷冷笑道：“吕四娘你意欲如何？是不是还要与朕见个高下？”吕四娘剑尖下指，愤然说道：“把我们的人还来，饶你不死。”雍正道：“好，额音和布，你把她们送出宫去。哈哈，吕四娘呵，朕少陪了！”向哈布陀打了个眼色，衣袖一摆，就要迈步动身，冯瑛忽道，“且慢！”

雍正瞥她一眼，笑道：“你还待如何？朕已知道你们是姐妹了，你不要你妹妹的性命了吗？”冯瑛道：“你们诡计多端，我信不过，我先要看我的妹妹是否已遭毒手，吕姐姐，你看着这狗皇帝。”雍正道：“好，你去看吧。”冯瑛向额音和布的方向一步步走近，额音和布大笑道：“你是天山易老乞婆的弟子，难道连点穴也看不出么？你看她好端端的几曾有半点伤痕？”提起冯琳在冯瑛面前晃了两晃，冯瑛突然叱咤一声，剑掌齐出！

这一下大出众人意料之外，吕四娘想飞身拦截也来不及。但见额音和布提起冯琳，往前一挡，一缕青光从冯琳颈项旁边穿过，接着是“啪”的一掌击在冯琳身上，吕四娘失声惊叫，忽听得额音和布大吼一声，冯琳的身子如箭离弦，飞上半空，冯瑛刷的一剑，穿过了额音和布的咽喉，顿时血花四溅。额音和布那庞大的身躯在地上滚了几滚，扑通跌下荷塘。

原来冯琳通晓西藏红教的点穴刺穴拂穴等手法，为了对付额音和布，两姐妹早经练习，所以冯瑛一眼望去，就知道冯琳上三路的七个软麻穴都已给额音和布所封，解穴不难，可是要从额音和布这样武功高强的人手中，将所封的穴道一一解开，却是谈何容易。冯瑛本来不敢冒险，但一想到国恨家仇，一想到昌四娘等人多年来处心积虑，好不容易才等到这个好的机会，若然就此被他挟制，岂非尽付东流？天山剑诀之中，有一招叫做“七星聚会”，能在弹指之间，连刺七处穴道，那是须要有最上乘的内功，能把内家真力，透过剑尖，恰到好处，方能办到。冯瑛这两年来在天山苦学，这一招也只不过有七成火候。但在极险之中，已无暇考虑，立即把剑尖刺穴攻击敌人的手法化为指戳解穴的急救之法，剑招则仍是用追风剑法中的迅捷招数，出其不意，剑掌齐施。额音和布万万料不到冯瑛敢这样冒险，百忙中提起冯琳一挡，却正着了冯瑛的道儿，冯瑛一剑疾似追风，在间不容发之际，贴着冯琳的颈项穿过，直取额音和布面上双睛，额音和布武功也真高强，在这剧变仓卒之间，

居然一个低头，双指搭着剑身一引，就把冯瑛的宝剑黏出外门；可是为了应付冯瑛的突袭，额音和布的眼神已被引开，冯瑛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解开了冯琳的穴道。冯琳穴道一解，武功恢复。她本来是被额音和布搭在肩头的，双手下垂，指尖所触，正是额音和布的“坎水”“离火”之穴，立刻乘机一点，破了额音和布的气功，脱身飞起。冯瑛再补上一剑，就此把这西藏红教中的第二名高手，送进阴间。

雍正见冯瑛突施猛袭，吕四娘失声惊叫，注意转移，立刻乘机飞身逃走。却不料冯琳脱身飞出，正巧落在雍正前面，趁势双掌一扑，疾用无极掌法中的“五龙扑面”招数，猝击雍正面门。雍正沉肩缩时，一个“盘龙绕步”闪到冯琳侧面，雍正在拳脚上的功夫，实在要冯琳高强，比冯琳第二招还未出手，他已趁势一扭，扭着了冯琳的胳膊，正想效法额音和布将冯琳擒为人质，突然听到一声惨叫，想是哈布陀已毙在吕四娘剑下。雍正心颤身抖，只觉寒风飒然，面前银光疾闪，吕四娘一下子到了面前，雍正放开冯琳的手，尚待出招迎击，哪里还来得及？吕四娘出手如电，一下扣着他的脉门，令他动弹不得，正在此时，翠华宫外的卫士已潮水般涌进，为首的乃是天叶散人。

吕四娘执着皇帝，大声喝道：“这个暴虐昏君也值得你们为他卖命吗？年羹尧是何等下场？他的心腹卫士又有几人不是死于非命？这些，难道你们还不知道吗？他在生之日，你们或者还要求他、惧他，如今，他就要颈血溅地，一瞑不视，再也不能力福为祸，你们何必还要为他送死？”

吕四娘的声音并不宏亮，但用的是“传音入密”的上乘内功，每字每句，都如金玉锵鸣，刺到每人心里。吕四娘侃侃而谈，话一说完，接着一声凄笑，仰夭叫道：“爷爷，爹爹，所有被这昏君残害的志士仁人，俺吕莹今日为你们报仇了！”剑光一绕，把雍正的头颅割了下来，提在手中，横剑四顾，神色凛然。天叶散人发一声喊，尚待上前，吕四娘厉声斥道：“谁要为这昏君陪丧，请试剑锋！呸，天叶散人，你也是一派宗主，却贪图富贵，效命昏君，不知羞么？念你平生，尚无大恶，快快回山，饶你不死。你若还要动手，请问你的武功比起额音和布与哈布陀如何！”

天叶散人一窒，有十多名血滴子，不知死活，抛出暗器，十几个黑忽忽的圆球，带着呜呜怪响，横空密集飞来，冯琳叫声：“好耍呵！”双手一扬，连发十二柄飞刀，把飞来的血滴子全都撞落。每个血滴子里藏有十二柄匕首，机关打开，飞刀纷纷射出，宛如散下满天刀雨。吕四娘一声冷笑，飞身掠起，穿入满天刀雨之中，就在瞬息之间，连捉了十几柄匕首，闪电般的疾射回去，就在她飞身掠起至落下地来的片刻之间，已连发了十几口飞刀，刚好把那些敢于施放暗器的血滴子全都杀掉。卫士们发一声喊，纷纷跃出宫墙，至于天叶散人则早已逃了。吕四娘一声长笑，与冯瑛冯琳跳上了琉璃瓦面，如飞奔出宫外，这时已是晨鸡唱晓，天将大白了。

十余日后，山东道上，出现了四男三女，三个女的就是名震江湖的“三女侠”：吕四娘、冯瑛、冯琳。那四男的却是甘凤池。沈在宽、唐晓澜和李治。原来自三女侠冒险充秀女，入宫进行报仇之后，群雄都密聚在八达岭上听候消息，待得吕四娘成功归来，将雍正的头颅祭过她的祖父、父亲之后，才各自散去。其中关东三侠到关外游侠，鱼壳父女与白泰官扬帆出海，路民瞻偕李明珠归隐田园，吕四娘与甘凤池本要到邙山重修师傅的陵园，但唐晓澜却有心事未了，邀他们重到山东杨仲英的故居，想最后一次祭扫恩师之墓，然后回转天山。吕四娘与他十几年知交，形同姐弟，分别在即，也觉依依不

舍，便答应和他同走一程。

其时正是凉秋九月，气爽天高，英雄儿女，恩仇事了，畅谈侠义，并辔奔驰，真个是豪情胜概，意气干云，浑忘了仆仆风尘，旅途远近。正在并辔奔驰之间，忽然发现吕四娘与沈在宽，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落后数里。

唐晓澜与甘凤池回头一望，只见吕四娘与沈在宽两匹马儿并在一起，侧身谈笑，缓缓而行，真个是耳鬓厮磨，情深款款。甘凤池微微一笑，叫众人勒紧绳索，放慢马蹄。

沈在宽虔心毅力，等了十年，这时真是心花怒放，喜极忘言。吕四娘嫣然一笑，轻声说道："记得你从前曾集过欧阳永叔的两句词：见了又休还似梦，坐来虽近远如天。现在可还这样想么？"沈在宽道："我现在想到的是这首词的前两句；楚王台上一神仙，眼色相看意己传。不，我现在只羡鸳鸯不羡仙，楚王台上的神仙也未必比得上我如今的欢乐。"吕四娘阵了一口道："你几时学得这样的轻薄了？谁和你'眼色相看意已传'呵？"口角春风，柔情万种，沈在宽心都醉了。良久良久，才微微吟道："但得明珠明又定，一生长对水晶盘。"吕四娘笑道，"书呆子，不要尽吟诗了，你看他们都在望我们呢！"催马赶上，但见冯琳和李治也是在并辔谈心，只有唐晓澜驰出路旁，神情惆怅，冯瑛默默的跟在后面，意态也甚似茫然。

唐晓澜目睹吕四娘与沈在宽亲热的神情，想想自己的一生情孽，不觉伤心。他本来爱极冯瑛，可是有了杨柳青这段事插在中间，任它岁月频更，终是耿耿于心，难于磨灭。冯瑛天真未凿，虽然想下到俗世男女之情，但见他这个样子，也觉情怀惘惘，不知怎样和他开解。

吕四娘心中一酸，催马上前强笑道："小弟弟，你又在想什么了？"唐晓澜道："我真愿是十多年前那不懂事的'小弟弟'，少了现在这许多冤孽。"吕四娘道："往者己矣，来者可追。死者不能复生，你又何必辜负眼前这如花美眷？"唐晓澜道："此情已份随流水，忍对新人忆旧人？我与杨柳青虽然无真情，但她为我而死，叫我如何忘记得她？这心事此生是难于放下的了。你若叫我怀着这样的心情与冯瑛相好，我又怎能对得住她？"吕四娘叹了口气，心病难医，确是无言可以开解。

甘凤池咳了一声，扬鞭指道："你看看，咱们走得好快，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杨老英雄的门前了！"众人一望，但见小坡上遍栽杨柳，柳林掩映露出一角红墙，景物还似当年，只是杨仲英父女却已经没有了。

唐晓澜心酸泪滴，与众人系好马匹，走上山坡，只见那边山坡下面的小湖，又正是湖平水满，骤然想起当日杨柳青被洪波卷走的情景，历历如在目前，更是心头难过。甘凤池忽然"咦"了一声，道："你看门前打扫得好干净，难道里面还住有人么？"冯瑛也觉奇怪，拉着唐晓澜道："我和你进去看看，看看是谁替他老人家打扫门庭？"唐晓澜抹了眼泪，默默无言的推开了门，门开处忽见一个少妇走了出来，唐晓澜不觉面色大变。

这少妇正是杨柳青，她骤然见了唐晓澜，也不觉面色一变，两人呆若木鸡，又惊又喜，良久良久，说不出话来。杨柳青忽然展眉一笑，说道："三年多不见了，你好呵！冯瑛也长得这么高了！"抢前来拉冯瑛的手，神态显得既豪迈，又亲热，唐晓澜不禁大奇，想不到她完全变了！冯瑛喜道："姑姑，那日你被山洪卷去，真叫我们担心，现在可好了，你，你们……"冯瑛得见杨柳青生还，乃是衷心欢喜，这个时间，她全然把自己的私情抛在一边，正想为他们的重逢而庆贺，可是话刚出口，又不知怎样措词，面上飞起一片

红霞，杨柳青忽然笑道：“晓澜，这里还有一个你认识的老朋友。”高声叫道：“锡九，和霞儿出来！”里面应声走出一人，正是当年向杨柳青求婚不遂的邹锡九，他怀中还抱着一个约莫两岁大的女孩子，舞着两只小手，在高声叫道，“叔叔”。

原来杨柳青屋后的小湖，通向外面泺河，无巧不巧，那日杨柳青被山洪卷去，冲到泺河，正好“插翼神狮”邹鸣皋和他的儿子邹锡九，因为听到杨仲英残废的消息，自泺河乘船而下，前来探访老友，将她救起，费了大半天的时间救治，杨柳青才悠悠醒转，可是因为被山洪冲击，受了重伤，只得在邹锡九的船中养病，这时杨柳青心灵受了极大的创伤，不愿再回去见唐晓澜，到养好病时，唐晓澜已经和冯瑛到天山去了。

邹锡九对杨柳青还没有完全忘情，在她养病期间，为她百般看护，杨柳青这几年来觉察到唐晓澜爱的实是冯瑛，在病中思前想后，觉得唐晓澜既无心于己，这痴情眷恋也实在没有什么意思，加之日久情生，在病中尤其易对爱护自己的人发生情意，于是到了病好之后，她和邹锡九的爱苗也已培养起来。唐晓澜以前曾有信给过杨仲英提议解除婚约，杨仲英临死遗言也曾答应让他们自行选择，因之她和邹锡九的婚事便顺理成章，不必再征求唐晓澜的同意了。

这变化大出唐晓澜意料之外，想不到多年来心头上的“死结”，竟然一下解开，而且解决得这么圆满。他情不自禁的握着邹锡九的手衷诚道贺，同时眼角瞟着冯瑛，相思万种，都尽在不言中了。

众人在杨柳青家中住了几日，各各散去。冯瑛冯琳唐晓澜李治回转天山，吕四娘和沈在宽结婚后隐居邛山，习武修文，享尽人间清福。甘风池则成为一代的武学大师，传授了许多弟子。“江湖三女侠”一样飘零身世，却又一样得到最美好的收场。读者诸君想必也一样的为她们感到欣慰了。正是：

似水柔情，如花美眷，千秋佳话人争羡，依人燕子又归来，沧桑变了心难变。

柳絮轻飘，春风拂面，词笺不写文君怨，江南塞外一般同，碧波深处鸳鸯见。

——调寄踏莎行

（全书完）